黎 萨 尔

# 社 会 毒 瘤

陈尧光 柏 群 译

陈尧光 校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José Rizal

NOLI ME TANGERE

根据马尼拉菲律宾教育出版公司1912年版
英译本“The Social Cancer”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作者画像：柳成荫

**社会毒瘤**
**Shèhuì Dúli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6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9}{16}$　插页8

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880

ISBN 7-02-000376-1/I·377　定价4.05元



作者画像

# 译 本 序

凌 彰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亚洲一面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一面进一步瓜分势力范围，实行武力侵略和占领。爱好自由的亚洲各国人民在这生死存亡关头，日益觉醒奋起，不断地进行艰苦卓绝的解放斗争，用血和泪编织了一部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历史。

当时，菲律宾的爱国青年和亚洲各国青年一样，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向西方学习，于是纷纷赴欧洲留学。他们在欧洲受到当时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纷纷投身到民族独立运动中去。何塞·黎萨尔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而且成为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的启蒙思想家和著名文学家。

黎萨尔于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出生在吕宋岛内湖省卡兰巴镇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弗兰西斯科·默尔卡多有中国血统。黎萨尔有九个姐妹和一个哥哥，他排行第七。从三岁开始他就跟母亲特奥多拉·阿伦索学字母，后来进入比尼安小学。八岁就能用他加禄文创作诗歌和短剧，被誉为神童。十岁时，他母亲被诬告企图谋害西班牙军官，被捕入狱两年。母亲的遭遇和周围同胞受压迫的悲惨情景，在黎萨尔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和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种子。

一八七二年，黎萨尔到马尼拉进入阿提尼奥学院学习。这一年，西班牙殖民当局残酷镇压甲米地起义，并且绞死布尔戈斯、戈梅斯和萨莫拉三位菲律宾爱国神父，使黎萨尔又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从此他下定决心，要为民族的存亡而呼喊，而献身。黎萨尔于一八八九年在给奥地利友人布卢门特里特教授的信中说："没有一八七二年，黎萨尔就会成为一名耶稣会会员，而且会写出完全相反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毒瘤》。"黎萨尔在《起义者》的献词中也谴责西班牙殖民者的双手沾满了上述三位爱国神父的鲜血。

一八七七年，黎萨尔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文学士学位后，转入圣托马斯大学学医。一八八二年，他远赴欧洲，先在马德里中央大学攻读医学、文学和哲学，获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开始创作《社会毒瘤》；一八八五年他又赴巴黎学习美术和眼科学；一八八六年转入德国海德堡大学研读历史和心理学；同时运用他掌握的多种语文，研究了欧洲古典文学，并将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名剧《威廉·退尔》和丹麦的安徒生童话译成他加禄文。他十分爱读法国小说家欧仁·苏所写的《流浪的犹太人》，并且向别人表示他要写出如同美国废奴小说家斯托夫人所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小说。果然，黎萨尔于一八八七年二月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在柏林用西班牙文写完了《社会毒瘤》，并在菲律宾同学马克西莫·比奥拉的资助下出版了两千册。

《社会毒瘤》传到菲律宾后，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欢迎，并引起强烈共鸣，人们争相阅读它。同时它也引起了西班牙殖民当局和天主教会的极大惊恐和仇视，被列为禁书。一八八七年七月，黎萨尔返回菲律宾后不到半年就被驱逐出境。一八八九年他在西班牙和一些爱国菲侨创办了半月刊《团结报》，

开展唤起民族觉醒的宣传运动。他在报上揭露西班牙殖民当局和反动教会的种种暴行，有力地驳斥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人民和文化的恶意诋毁，极大地提高了菲律宾人的民族自豪感，对唤起菲律宾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起了重要作用。

一八九二年六月，黎萨尔重返马尼拉并创立第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菲律宾联盟"，提出"把整个群岛统一成强大的民族共同体"的纲领，促进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不久，他便被捕并流放到棉兰老岛的达比丹要塞，长达四年。在此期间，他创办学校、医院和农场，并从事科研工作和诗歌创作，努力为当地人民服务。一八九五年，他根据布卢门特里特教授的建议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申请去古巴当医生，以便摆脱无限期的流放生活。翌年七月他在被批准后不久启程，这期间正巧爆发了"卡蒂普南"武装起义，黎萨尔在途中再度被捕，并被扣上"组织非法团体"和"通过他的写作煽动人民造反"等罪名而被判处死刑，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马尼拉英勇就义。临刑前夕，他写下了长达七十行的绝命诗《我最后的告别》。他在这首感人肺腑的爱国壮歌里倾注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临刑前，他与侨居香港的纯朴美丽的爱尔兰姑娘约瑟芬·布雷肯举行了十分感人而悲壮的婚礼。他和悲伤的母亲、姐妹们告别后，被押往巴贡巴扬广场。清晨七时零三分，他背部中弹倒下时，以非凡的力气向右转，仰望着他热爱的祖国的蓝天和东方初升的太阳。终年三十五岁。

黎萨尔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给世人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有菲律宾"黎萨尔百年诞辰纪念委员会"汇编出版的《黎萨尔文集》八卷，其中包括《回忆与游记》、《黎萨尔通信集》、《黎萨尔诗集》、《黎萨尔散文集》、《黎萨尔杂文集》、《黎萨尔政治与历史

论文集》、《黎萨尔注释的莫尔加所著〈菲律宾群岛的成就〉》和长篇小说《社会毒瘤》及其续集《起义者》。黎萨尔的文学创作打破了菲律宾文坛长期被宗教文学和骑士文学所垄断的局面，使菲律宾文学跨入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新阶段。黎萨尔不愧为菲律宾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颗耀眼夺目的明星。黎萨尔传记的作者、布卢门特里特教授称赞黎萨尔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马来人”。

一八九八年，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国会通过第二二九号法令，规定每年十二月三十日为“黎萨尔纪念日”，这一天全国都要隆重纪念。此后，菲律宾人民尊黎萨尔为民族英雄和国父，把他出生的内湖省改称黎萨尔省，将他的诞生地故居修复为纪念馆，并在其殉难处修建了黎萨尔公园，园内建有黎萨尔铜像、纪念碑和博物馆。他的两部小说《社会毒瘤》和《起义者》也被定为高等院校必读教科书。

《社会毒瘤》(西班牙文原著名叫《不许碰我》)是一部深刻揭露西班牙殖民者种种罪行的控诉书。黎萨尔以幽默讽刺和生动细腻的笔法无情地揭穿了西班牙神父的荒淫伪善和殖民官吏的贪婪凶残，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殖民统治的主要支柱——天主教会。以达马索和萨尔维为首的西班牙神父表面上道貌岸然、讲经布道，暗地里却大搞阴谋、无恶不作，他们草菅人命、奸污妇女、收集情报、镇压起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了维护殖民统治，他们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菲律宾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

圣地亚哥镇的本堂神父达马索是圣方济各会的神父，他利用镇长蒂亚格之妻唐娜庇亚求子心切的心情，劝她到奥班多去参加宗教节日，向圣母求子，并乘机诱奸了她。后来她生下了玛

丽亚·克拉腊。达马索也成了亲生女儿玛丽亚的教父。达马索对爱国青年伊瓦腊极为仇视，先是公开指责他的父亲唐拉斐尔为异教徒，后来唐拉斐尔因失手伤人被捕并死在狱中。达马索不准其遗体埋葬在他的教区，而让人从墓穴掘出，投入湖中。伊瓦腊和玛丽亚自幼相爱并订了婚约，伊瓦腊留学欧洲回来以后，达马索极力破坏他的建校计划，秘密布置爪牙准备在学校奠基典礼时用基石把伊瓦腊压死，幸亏有埃利亚斯暗中相救，凶手才没有得逞。达马索后来又挑起事端，要开除伊瓦腊的教籍，同时萨尔维神父又采取卑鄙手段强迫拆散他和玛丽亚的婚姻，并诬告他策动暴乱，将他逮捕入狱。此外，萨尔维不但残暴地打死七岁的克里斯宾，而且收集情报、镇压起义。他们把被俘的起义者塔西罗严刑拷打后吊入井里淹死。

《社会毒瘤》也是一部真实反映菲律宾人民的深重灾难的血泪史。黎萨尔在书中悲愤地描述了菲律宾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热情地塑造了埃利亚斯这个菲律宾优秀农民的典型，歌颂了他的勇敢与智慧、刚毅与坚强、豪迈和乐观。埃利亚斯的忆苦自述，回顾了血泪家史。他的祖父过去是一家商行的管帐，仓库失火后，被控为纵火犯，受到当众鞭笞、游街示众，后来自杀。其妻和两个儿子以及后来的孙女也相继受害，先后死去，只剩下一个孙儿，就是埃利亚斯。埃利亚斯帮助伊瓦腊清理文件时，碰巧发现控告他祖父为纵火犯的人原来是伊瓦腊的曾祖父。两家本是世仇，但是为了共同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他极力克制自己，不计较私仇，终于牺牲自己来协助伊瓦腊逃亡，表现了菲律宾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和高度觉悟。

小说还穿插描写贫妇茜莎一家的悲剧。她的两个孩子因家贫不能上学，只好到教堂去服役。不料七岁的幼子克里斯宾竟

被神父诬蔑偷钱而被活活打死，十岁的长子巴西里奥吓得逃往外地。茜莎因此被拘捕拷问，又因失去两个儿子，终于发疯，后来倒毙在森林里。她丈夫佩德罗已在参加起义、偷袭兵营时丧生，因此巴西里奥成了可怜的孤儿。

黎萨尔在《起义者》里描写了农民塔勒斯一家辛勤开荒，妻子和长女为此相继病故。然而荒地开垦出来后，却被天主教会霸占，后来儿子塔诺被抽壮丁，塔勒斯本人被绑架，次女胡丽被卡莫拉神父强奸，跳楼身死。塔勒斯的父亲坦当·赛洛气得变成哑巴，最后竟误被当了国民警卫队的孙儿塔诺用枪击中丧命。这一幕又一幕触目惊心的悲剧，构成了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血泪控诉。

《社会毒瘤》在描述人民的苦难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绿林首领老巴勃罗，女儿被神父糟蹋，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老人追述这些悲惨事件时，浑身颤抖着站起来，眼睛里闪着怒火，用手揪着自己的长发，沉痛地说："我至少还有一颗燃烧着复仇烈火的心，我一定要报仇！……我要血战到底，直到死亡，用火和血为他们报仇！"爱国知识分子伊瓦腊原先一直对西班牙抱有幻想，认为菲律宾的幸福"是建筑在与西班牙联盟的基础上的"，所以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教育救国"。但后来他遭受种种迫害之后，幻想破灭，尤其是听了埃利亚斯的忆苦之后，他极为震动，终于觉悟。他对埃利亚斯说："现在，我已经看见侵蚀我们社会的那个可怕的毒瘤……它需要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把它连根挖掉。"又说："我要唤醒那些糊涂的人……我要鼓励他们起来反抗压迫，并且宣布争取自由是一个人永恒的权利！"黎萨尔在《起义者》中进一步提出了"以暴抗暴、以牙还牙"的行动口号，而且通过诗人伊萨加尼之口说出要实现一个人民掌握政权、永

远摆脱剥削制度和人人都参加劳动的理想社会。今天看来，这种社会无疑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黎萨尔通过小说痛苦地探索菲律宾民族解放的道路，并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在《社会毒瘤》中，主人公伊瓦腊"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和复仇者偷袭兵营的城市暴动均告失败。在《起义者》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席蒙批判了"科学救国"、"议会道路"和"把菲律宾变成西班牙的一个省"等错误思潮，并举行了三次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由于当时尚未爆发苏联的十月革命，在菲律宾尚未产生先进的政党等等原因，作者未能提出正确的救国办法。虽然如此，他的小说仍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并总结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确实起了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因此，可以认为黎萨尔的小说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值得强调的是黎萨尔的小说不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富有悲剧的艺术色彩。它雄辩地说明殖民主义是产生悲剧的根源，是社会的毒瘤，而当时教会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愚昧无知也是产生悲剧的重要因素。小说对悲剧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那就是悲剧的产生不是由于神的意志，或由于命运，也不是

由于人物性格的缺陷，或悲剧人物犯了错误，而是殖民主义的反动统治和教会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由于小说揭示了菲律宾民族悲剧的实质，从而引起人们的强烈悲愤和严肃思考。菲律宾民族英雄波尼法秀从事"卡蒂普南"革命运动，也是因为受到黎萨尔小说的影响。可见，黎萨尔小说的悲剧艺术具有多么巨大的感奋人民、打击敌人的力量！

《社会毒瘤》在艺术技巧和人物塑造上也很成功。其中对菲律宾的美丽山川、社会生活、民情习俗、宗教节日的庆祝和游行等场面的具体描写，细腻生动，使人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对于各个阶层各种典型人物的个性和外貌的刻画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除了采用幽默讽刺的笔法来刻画反面人物，作者也借助对话来表现不同人物的阶级地位、性格和思想，并且在辩论性的对话中探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此外，作者还采用对比的艺术手法来渲染一些悲剧情景，例如描写巴西里奥伏在母亲尸体上痛哭时，提到有许多其他儿童正在幸福地欢度圣诞节之夜，用以衬托巴西里奥的悲惨命运，令人产生巨大同情，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

黎萨尔在《社会毒瘤》出版后不久，曾写信告知友人费利克斯·瑞·伊达尔科，书名取义于《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行，意思是"不要碰我"。信中说："这本书所说的事情，如今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人说过；那些事情是如此敏感，以致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去碰它……我把社会情况、生活、我们的信念和希望、意愿和愤懑，以及我们的苦难描述出来；我揭露了伪善……我揭开帷幕，使人了解隐藏在我们政府那骗人的甜言蜜语后面的是什么东西……我所叙述的都是真实的，也是实际发生过的……"黎萨尔在寄给布卢门特里特教授一本《社会毒瘤》时，附上一信说：

“这是第一部毫无偏见和大胆直言的叙述他加禄人的生活的书……我希望你会注意到我的描写和其他作家的描写是何等的不同。政府和教士也许会反对它……我在这部书里对所有关于我们的描写以及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侮辱作了回答。”

《社会毒瘤》出版后，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好评。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十二名菲侨联名给作者写了赞扬信，信中说：“小说的新颖风格可以和卓越的大仲马的小说比美，而且在颓废的西班牙文学时代里出现的这部小说就象一颗宝石，堪称典范……象一位新的摩西一样，你以你的不朽著作给予菲律宾以政治复兴的‘十诫’和挺立在人类面前的尊荣。如果她懂得如何遵循你在小说里所美妙地描述的指示、教诲和忠告，那么，她就会很快地从一个可怜的受奴役国家变成伟大的、自由繁荣的国家，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奥地利人类学家布卢门特里特教授致函黎萨尔，称赞这部小说“是以心血写出来的……不但我，而且你的国家都会因为有你这样爱国的和忠诚的儿子而感到欣幸”。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国文艺科学院第一任主席威廉·狄恩·豪威尔斯高度评价《社会毒瘤》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最强烈的效果是在于它的无可怀疑的真实。”鲁迅先生在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时，也曾多次提到黎萨尔，并且高度评价说，他从黎萨尔的小说里听到“爱国者的声音”、“真挚壮烈悲凉的”声音与“复仇和反抗的”呐喊。

黎萨尔的文学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东方文学与菲律宾文学的瑰丽宝库。它不但是菲律宾人民的，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社会毒瘤》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英译本译出的（英译本的书名是《社会毒瘤》），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

读者了解什么是殖民地社会、什么是殖民主义，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历史，从而加强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促进中菲两国的文学交流和精神文明建设。

# 目 次

# 第一章　一次盛会

一八八〇年十月的最后一天，唐圣蒂亚格·德·洛斯·桑多斯，也就是远近知名的甲必丹①蒂亚格，举行了一次晚宴。虽然他一反常规，直到当天下午才宣布这事，但很快就传遍了毕农多和它附近一带，成为这个地区唯一的谈话资料，就连西班牙旧城也不例外，因为在那个年代，甲必丹蒂亚格是公认的一个最殷勤好客的主人。谁都知道，他的家正象他的祖国，除了商业贸易、新的思想和大胆的主张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来者不拒的。

这次晚宴的消息一经宣布，就象雷鸣闪电，把马尼拉这个地方，由于天主的无穷智慧而创造出来、又由于他的大慈大悲而成倍繁殖的食客、帮闲和寄生虫都轰动起来了。这些人，有的忙着找皮鞋油，有的忙着找纽扣和领带，但所有的人都绞尽脑汁，各自盘算怎样用最亲热的口吻去和主人打招呼，以便造成一种气氛，显得自己和他交情深厚，或先想好一套托词，万一去迟了，该怎样表示歉意。

晚宴是在安禄加大街的住宅举行的。我们虽然已经忘记了它的门牌，但只要它没有给地震震塌，我们还是要设法把它描绘出来，让人们一望而知。我们相信这幢房子的主人不会自己把它拆毁，因为在菲律宾，这种事通常由天主和大自然来完成。事

① 当地人对镇长或做过镇长的人的尊称。

实上，人们相信政府和老天爷订了合同，拆房子的事一向是由老天爷包办的。

房子相当大，式样很普通，大门面对着一条巴石河（有人叫它毕农多河）的支流，它象马尼拉所有的小河一样，充当了各式各样的角色：澡堂是它，阴沟是它，洗衣池是它，钓鱼池是它，交通运输也靠它；如果哪个中国挑水夫觉得方便，它也可以成为喝水用的水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交通最拥挤、人声最嘈杂的地区，在这条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上，一英里左右，仅仅只有一座木桥！桥的一头每年有六个月失修，另一头在其余的六个月里不能通行。情况永远是这样。因此，在整个的炎暑季节里，小马驹就从桥上跳入水中，使得那些在车里打盹、或者对形势的发展感慨系之的、心不在焉的人大吃一惊。

我们在上面讲到的这幢房子，房身比较低矮，线条也不那么整齐。这究竟是由于修建这幢房子的建筑师的眼力不好，或是由于地震和台风使它变了形，这一点，谁也不能肯定。从铺砖的大门口起，一道围有绿色栏杆的宽阔台阶，一级一级地通到大厅。台阶上铺着地毯，两旁是成排的花盆，盆座全是些花样新奇、颜色鲜艳的中国瓷器。客人进门时，没有门房、也没有仆人问他要请帖。既然如此，那么，读者诸君，我们也走进去看看吧。不论是敌是友，要是你醉心于里面灿烂的灯光、嘹亮的音乐、或者那些惹动食欲的杯盘刀叉的声响，有意想看一看在这遥远的、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岛上，这一夜举行的盛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走进去吧。就我来说，如果不因事关重要，我倒很乐于省掉这番叙述之劳，不来描绘这幢房子，但是我们这些人，一般都很象乌龟：人们总是按照它的甲壳来给它分类，评定它的价值，在这一方面，还有其他方面，菲律宾人更是如此，因此，我还得把房子

描绘一番。

我们一上台阶，马上就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厅，这地方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管它叫做“堕落”。这里，就是今天晚上用来奏乐和会餐的地方了。大厅当中摆了一张大桌子，上面堆满了东西，装饰得那么富丽堂皇，使得食客们都预料到有一顿丰美的晚餐，但对那些怕羞的和纯朴的少女来说，却又是一个威胁：她们得和一群面目陌生的人一起度过两个要命的钟头。这些人使用的言语，他们谈话的内容，通常都是非常特别的，局限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

和这些世俗的陈设相反，墙上挂的可都是一些以宗教为题材的彩色绘画。如《炼狱》、《地狱》、《最后的审判》、《义人之死》、《罪人之死》等等。在房间后面，挂着一幅镶在华丽精致的框子里的油画，框子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可能是出于当时最出名的木工阿雷瓦洛之手，框子上面还装着玻璃，画上画着两个老妇人，题字是：“在安蒂波洛受到人们尊敬的、保佑旅途平安与诸事如意的圣母，装成乞丐模样，来探望正在病中的圣洁的、著名的甲必丹娜① 伊内斯。”② 画的格调并不高，也缺乏艺术性。但却画得极其逼真，足可补偿这些缺点。从画上病人那种黄中带青的脸色来看，那位病妇好象已经是一具就要腐烂的尸体了。那些玻璃杯以及和病人长期作伴的其他用具，都画得那么细致，就连里面盛的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看着这些刺激食欲、引起愉快的牧歌情调的绘画，人们也许会想到：这位存心不良的主人，对于他请来赴宴的大部分客人的性格是多么熟悉呀！为了掩饰他的想法，他在天花板下面，吊起了名贵的中国灯，挂起了红、绿、

① 甲必丹的夫人。

② 在安蒂波洛的修道院中有一张与此相同的画。——作者注。

蓝色的毛玻璃灯罩、略为干枯的气生草、没有鸟儿的鸟笼以及他们叫做“勃特特斯”的大肚子干鱼。从大厅里望出去，河这一面的景色被一些中西合璧、奇形怪状的木拱遮住了，人们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一座阳台。台上有棚架，有小亭子，给一些五颜六色的纸灯笼微微地照亮着。

大厅里面，陈设着一架架高大厚重的大穿衣镜，一座座灿烂辉煌的枝形吊灯。客人们就聚集在这里。在一座木台上，放着一架名贵的大钢琴。今天晚上因为没有人去弹奏它，因而更增添了它的身价。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个盛装的漂亮的男人。这人神情严肃，身子挺直，直得就象在他那满戴指环的、僵硬的手指中拿着的那根带穗的手杖一样。他的神情仿佛在说：“哼，你们瞧！看我穿得多么漂亮，我有多么神气呀！”厅内的家具都是些极其精致的东西，也许并不舒适，也不合卫生。但是房主人关心的是炫耀他自己，哪里顾得客人们的舒适和健康呢！他常对客人们说：“痢疾嘛，可怕倒真是可怕，但你坐的是从欧洲运来的西式椅子，这就不是你们每天都能坐到的椅子了。”

大厅里差不多已经挤满客人了。男的和女的各在一边，就和在犹太教堂、天主教堂里一样。女客中有一些菲律宾姑娘和西班牙姑娘。每当她们要张开口来打哈欠的时候，便马上用扇子掩住嘴。她们彼此之间，只是低声细语地说上一两句话。就是有谁想要交谈，也不过三言两语便告夭折了。她们的声音，很象夜静更深时耗子和壁虎发出的声音。这个，也许是由于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圣母肖像，迫使她们不得不保持沉默，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吧。再不然，也许那个时代的菲律宾妇女和一般妇女不一样，就是那副样子。

今天晚上出来接待女客的唯一的女主人，是甲必丹蒂亚格

的堂姐，一个脸儿长得挺甜、西班牙语说得很糟的老太太。每逢西班牙太太小姐们一到，她就送上一盘雪茄烟，和一碟蒟酱，如果来的是菲律宾妇女，她的同胞，她就伸出手去，静等她们亲吻，简直就和天主教堂里的修士一模一样。她全部待客的礼貌，她作主人的方法，便尽于此。这样做了一会儿之后，可怜的老太太感到厌倦了。这时刚好有一个盘子当啷一声跌碎在地上，她就连忙乘机走开，一边走一边还嘟囔着："老天爷，等着瞧吧！你们这些东西！"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男客们呢，自有他们的一套，谈笑得热闹多了。几个军官学校的学生聚集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虽然谈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他们不时地东张西望，向屋子里形形色色的客人们指指点点，毫无顾忌地大笑。和他们相反，有两个穿白衣服的外国人倒背着手，一声不响地从屋里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象在轮船甲板上感到厌倦无聊的旅客。这些客人当中，大发议论、谈笑风生的，要算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的几个人了。其中有两个神甫、两个老百姓和一个军人。小桌上摆着几瓶酒和一些英国饼干。

军人是个年纪相当大的中尉，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看起来活象一个郁郁不得志的阿尔瓦公爵，长久埋没在国民警卫队下级军官的队伍里，得不到升级。他不大说话，可是说起话来简短犀利。两个神甫中的一个，是年纪轻轻的圣多明我会的修士，长得非常漂亮俊秀，温文尔雅，就和他戴的金丝眼镜一样；他态度庄严，和年龄很不相称。这个神甫是毕农多教区的本堂神甫，以前曾经担任过圣胡安·德·莱特朗学院① 的教授，在学院里就

① 原来是一所孤儿教养院，一六四〇年起由圣多明我会接管。

得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诡辩家”的称号了。他的辩才确是无敌的。就在古斯曼① 的子弟们还敢于和教外人士较量辩才的年代里，雄辩家B·德·卢纳也从来没有能难倒他或者使他发窘。锡维拉神甫的理论是这样清明透彻，常常使得对手处于窘态，就象拿着捕野兽的套索去捉鳝鱼的渔夫一样。他很少发言，似乎每说一个字都要斟酌再三。

另外一个神甫，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就完全和他不同了。这人很健谈，而且喜欢比划。他的头发虽然已经开始斑白，但看上去他那结实的身体仍旧保养得很好。他那端正的眉目，锐利的眼光，宽阔的下巴，和魁伟的躯体，看起来很象一个乔装的罗马贵族。人们一看见他的样子，就不由得想起海涅在《流亡的天神》里描述的三个修士② 中的一个来，他每当秋分那一天的午夜在蒂罗尔过湖的时候，总在船夫手里放上一枚冷若寒冰的银币，使那可怜的人害怕得寒毛直竖。但是达马索修士可没有象这些天神那么神秘。他满身都是欢笑。如果说他说起话来语调粗里粗气，就象一个人从来没有机会来矫正自己，深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业已至善至美，无可訾议；那么，他那坦率、欢乐的笑声却会消除这种不愉快的印象。甚至会使我们原谅他在大庭广众之间，露出两只赤脚，一双毛腿。这样的作法，原来只能是在基亚波集市的戏台上，使门迪埃塔③ 发财的。

两个老百姓中有一个是留着黑胡子的矮个子。他身上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鼻子。可是按照鼻子和身子的比例来说，那是不应该属于他的。另一个是个脸色红润的青年，看样子似乎才

---

① 古斯曼(1170—1221)，圣多明我会的创始人。

② 《流亡的天神》里的三个修士系年老的罗马酒神和他的两个仆人装扮的。

③ 门迪埃塔在马尼拉经营了几个儿童剧院和一个游乐场。

到这国家不久。在小桌子旁谈笑风生的，便是他和圣方济各会的修士。

"你等着瞧吧，"修士正在说，"你在这儿待上几个月之后，你就会深信我的话了。在马德里做官是一回事，在菲律宾过活又是另一回事。"

"可是……"

"就拿我来说吧，"达马索修士继续说，提高了嗓子，不让对方开口。"就拿我来说，我在这里吃香蕉和大米，已经吃了二十三年啦，我知道我谈的是什么。请你别对我谈什么理论啦、美词丽句啦等等，因为我深知这些印第安人①。请你注意：当我一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就被派到一个小镇去，那个地方确是很小，可是满镇的人都勤勤恳恳地种庄稼。当时我还不十分懂他加禄语②，可是我很快就开始听镇上妇女们的忏悔了，她们和我能够彼此了解，而且她们越来越喜欢我。三年之后，另外一个较大的镇，因为当地人的神甫去世，出了空缺，我被调到那里去，她们全都哭了，她们送给我大批的礼物，还用乐队欢送……"

"可是，这只证明……"

"等着！等着！别忙着说话！我的后任待的时间比我短，可是在他走的时候，欢送的人和眼泪更多，音乐也更响。虽然他比我更喜欢用皮鞭打人，把教区里的教费也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可是你得让我……"

"这还不算。我在圣地亚哥镇上一住就是二十年，我……离开那里才几个月呢。"

---

①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把信奉基督教的菲律宾人称为印第安人，以表示对他们的轻蔑。

② 菲律宾的国语。

说到这里，他显得又沮丧又愤恨。

“二十年啦！谁也不能否认要了解一个市镇，这时间是足够有余的了。圣地亚哥有六千居民，每一个人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就象他们的妈妈或奶妈一样。我知道这个人跛的是哪一只脚，那个人是哪一只鞋夹他的脚。我知道谁在追求哪个姑娘，也知道她跟多少人恋爱过，他们都是谁。那个孩子的真正的父亲又是谁等等……因为我是听每一个人忏悔的人，他们对我也从不隐瞒任何一件私事。这里的主人圣蒂亚格可以告诉你，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他在那里有很多田地，我也是在那里和他交上朋友的。好吧，你该可以看出印第安人是什么东西了。我离开的时候，送行的只有几个老太婆，和一些第三会会员①……这就是我在那里住了二十年的下场！”

“可是你这番话，我可看不出和废除烟草专卖②有什么关系。”脸色红润的青年趁着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停下来喝一杯雪利酒的时候，壮着胆子说。

达马索神甫听了，大吃一惊，差点儿把酒杯掉在地上。他两眼盯住这青年，话都说不出来。

“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终于十分惊诧地大声喊道，“这和青天白日一样地明白，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的孩子，我这番话就清清楚楚地证明了马德里的那些部长的一切改革，都是极其荒唐的吗？”

现在，轮到这个青年来现出惶惑不解的样子了。坐在一旁的中尉更加皱紧了眉头，矮个子含含糊糊地冲着达马索神甫点

---

① 不进修道院，而在家里过一定的宗教生活的修士和修女。

② 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巴斯科·德·巴尔加斯为了增加税收，在一七八二年通令实行烟草专卖。后在一八八一年废除。

了点头。圣多明我会的修士不置可否，他侧过身去，差不多是背朝着大家坐着。

“你真的这样相信?”年轻人非常认真地问，一边好奇地看着老修士。

“我这样相信？就和我相信福音书一样！那些印第安人真是懒透了!”

“哦，请原谅我插一句。”青年说，压低了嗓门，又把椅子朝前拉了一把，“你说的这番话，很引起了我的兴趣。究竟是当地人真的生来就懒惰呢，还是象有一个外国旅行家所说的那样，我们西班牙人说人家懒惰，其目的就在于为自己的懒惰打掩护，替自己的落后、替自己的殖民制度作辩解呢？当然，他说的是我们别的殖民地，但那里的居民也是这个种族。”

“呸，纯然是嫉妒！你去问问拉陆哈先生，他是挺了解这个国家的。去问问他世界上还有和印第安人一样无知无识、一样懒惰的人没有?”

“说的一点不错，”矮个子肯定地说，他就是拉陆哈先生，“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再也找不出比印第安人更懒惰的人来了，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

“也找不出更恶毒的、更忘恩负义的人了!”

“也找不出更粗野的人了!”

脸色红润的青年，开始忐忑不安地向周围望了一望，他低声地说：“诸位，我们是在一个印第安人家里作客哩。那些年轻的姑娘……”

“你用不着担心，圣蒂亚格就没有把他自己看作印第安人……而且他也不在这里。他就是在这里又怎么样？这些都是初来此地的人的胡思乱想。再等几个月吧，等你参加了许多盛

宴,跳了许多次乡土舞,睡过竹床,饱餐过蒂诺拉之后,你的看法就会改变了。”

“哦,你说的蒂诺拉是不是一种莲子的变种,吃了就会叫人……呃,健忘的?”

“哪里!”达马索神甫微笑着大声说道,“你越来越荒唐啦。蒂诺拉就是小鸡炖南瓜。你来这里到底有多久了?”

“四天。”青年有些发窘地回答。

“你是来担任公职的吗?”

“不是,先生。我是自费到这里来考察这个国家的。”

“哎呀,你可真是个怪物!”达马索神甫大声叫了起来,好奇地盯住这青年。“自费跑到这里干这种傻事!真是不可思议!关于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书可看,而且作者也是有点儿头脑的。让我告诉你,先生,只要有两指宽的脑门,就可以写一部巨著。”

这时,那位圣多明我会的修士突然不客气地插进来了。他说:“达马索神甫,刚才您不是说您在圣地亚哥住了二十年,又说你已经离开那里了吗?请问您对那个市镇满意吗?”

这句话问得是那么自然,口气又是那么随便,但达马索神甫听了,满脸的快活却突然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笑声也停了下来。“不满意!”他冷冷地咕哝说,接着就把身体重重地靠在椅子背上。

圣多明我会的修士用更加随便的口气继续说:“一个住了二十年的市镇,对那地方又熟悉得象自己穿的衣服一样,一旦离开,一定是很难过的吧。我离开卡密林的时候,心里的确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在那里不过才待了几个月。可是上级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叫我离开……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达马索神甫显得满腹心事似的沉思起来,这是在那天晚上

他第一次显示出来的。突然间，他一拳打在椅子的扶手上，大声说："我们要么有信仰，要么没有信仰！神甫要么有自由，要么没有自由！这个国家快要毁灭了，事实上它已经毁灭了！"说完，他又捶了椅子的扶手一下。

大厅里的每一个客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朝着这几个人看。圣多明我会的修士抬起头来，两眼从眼镜底下盯着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两个外国人脸上现出严厉和责备的表情，也暂时停下脚步来看了他们一眼，马上又继续散起步来。

"他发脾气啦，因为你对他不够尊敬。"拉陆哈先生轻轻地在脸色红润的青年耳边说。

"您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您怎么啦？"圣多明我会的修士和中尉一齐开口问，可是语调各自不同。

"难怪许多灾难都来了！统治力量支持异教徒来反抗天主的使臣！"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又继续说，举起两只粗重的拳头。

"您这是什么意思？"中尉皱紧眉毛问，从椅子里抬起半个身体。

"我的意思吗？"达马索神甫放开嗓门，面对着中尉说，"我告诉你我的意思。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我的意思是：当一个神甫把一个异教徒的尸首从教区的墓地里掘出来扔掉，谁也没有权力，就连国王本人也没有权力来干涉他，更不用说惩办他了！可是一个小小的将军，一个闯祸的将军……"

"神甫，将军阁下是代表国王保护教会的总督呀！"中尉大声喊叫，站起身来。

"将军阁下！代表国王保护教会的总督！那又怎么样！"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也站起身来大声喊道，"在别的时代，他就会从台阶上被拖下来，就象教会从前对付那不敬天主的布斯塔门特

总督一样。① 那个时代才真是信仰虔诚的时代。”

“我警告你，我不许你这样说！将军阁下是代表国王陛下的。”

“国王就是骗子！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对我们来说，国王并不存在，除了那位合法的②……”

“住嘴！”中尉威严地大喝了一声，就象他在阅兵场上发口令。“收回你刚才所说的话，要不然，明天我就去报告将军阁下！”

“你去报告吧，现在就去，去呀！”达马索神甫讽刺地说，一面紧握着拳头，向中尉逼近。“你以为我穿了圣袍，我就变得没有胆子了吗？现在就去吧，我还可以把我的马车借给你！”

到此，这场争论就要变得很可笑了。幸而在这个时候，圣多明我会的修士出来解了围。“先生们，”他带着十分适合于修士们的那种鼻音，用命令式的口吻开始说，“你们切不可把各事都混淆起来，也不可生本来就没有可生的气。从达马索神甫所说的话里，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些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言论，哪些是他作为一个神甫的意见。作为一个神甫所发表的话，那是永远也不会使人生气的，因为它们来自绝对的真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说的话来看呢，那就要再一次加以区分了。有些话是发了火才说的；有些是正正经经地讲的，但却不是出自内心；有些则确实是他的心里话。只有最后这一种才能够对之生气。但即使是这一种话，也还要分清楚它是存心说出来的呢，还是一时争论

① 一七一九年，一群修士率领天主教徒把当时的菲律宾总督布斯塔门特打死，因为他坚决向修士会拥有深厚利益的航海贸易征税。

② 斐迪南七世曾颁布一项取消萨立克法（禁止女子继承王位）的法令，并指定他的女儿伊莎贝拉为继承人。西班牙宗教团体认为它不合法，拒绝接受这项法令，而在斐迪南七世逝世之后，支持血统最近的男性后裔唐卡洛斯对王位的要求。参看第81页注。

热烈，脱口而出。如果确实是……”

“锡维拉神甫，可是我，就我个人来说，我恰好理解他的动机。”老军人插进来说。他发现自己快要被纠缠到这许多区分之中，说不定到了最后还要把过错算在他的帐上。“您打算区分出来的那些动机，我倒很明白。原来，达马索神甫不在圣地亚哥的时候，他的助手在墓地里埋葬了一个极可尊敬的人的遗体。是的，先生，是个极可尊敬的人，我过去和他打过多次交道，还在他府上受过招待。他从来没有到教堂里忏悔过，那又怎样呢？我自己也没有去忏悔过呀！可是说他自杀，这是造谣，是诬蔑！象他这样的为人，又有一个十分钟爱、寄以希望的儿子，象他这样一个信仰天主、认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又公正、又体面的人，是决不会自杀的。我只说这些，其余的想法，就不在这里吐露了，”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去向达马索神甫说，“阁下，我不说下去了，你该感谢我才是。”

接着，他掉过脸去，把背朝着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又接下去说：“后来，这位神甫回到镇上去了。他把那位可怜的助手痛骂了一顿之后，又把尸体掘了出来，运到别处去埋葬，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圣地亚哥的居民虽然确实知道这个暴行，但却懦弱怕事，不敢提出抗议。死者在那里又没有亲戚，他的独子在欧洲。可是将军阁下知道这件事了，他是一个正派的人，就要求惩处……因此，达马索神甫被调到另一个较大的城市去。全部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您可以进行您的区分了。”

说完这句，他就转身离开了大家。

“我在无意中引起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很是抱歉。”锡维拉神甫向达马索神甫道歉说，“不过，要是换了一个城市，有所收获的话，毕竟……”

“怎么会有收获呢？在搬动时损失的一切东西怎么算？信件啦，还有……还有放错了的、遗失了的一切东西又怎么算？”达马索神甫插嘴说，他极力想压住怒火，但没有成功，说得结结巴巴的。

渐渐地，客人们恢复了以前的宁静。别的客人进来了。其中有一个神态温和、不惹人厌的瘸腿的西班牙老人，由一个上了年纪的菲律宾妇女搀扶着。她头上卷着发，脸上搽着脂粉，身上穿着欧洲式的长衣，看上去光华灿烂。来客们都上去和他们亲热地招呼。德·艾斯帕达尼亚大夫和他的妻子唐娜维多利娜在我们业已熟悉的人中间坐了下来。一些新闻记者和商店老板彼此招呼之后，就漫无目的地到处走着，不知道做什么好。

“拉陆哈先生，您能告诉我这家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吗？”那个脸色红润的青年问，“我还没有被介绍给他呢。”

“他们说他出去了。我也还没有见着他。”

“这里用不着什么介绍，”达马索神甫主动地说，“圣蒂亚格是个好人。”

“他可没有发明火药①。”拉陆哈说道。

“您也没有，拉陆哈先生，”唐娜维多利娜微带责备地说，一面摇动着扇子。“如果火药是几世纪以前中国人发明的，那个可怜的人儿又怎能发明呢？”

“中国人！你疯了吗？”达马索神甫大叫起来，“别说傻话了！火药是我们修士会——圣方济各会的一个修士，叫做什么什么萨瓦尔斯②的在……哦……七世纪发明的！”

---

① 西班牙谚语：“他绝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② 萨瓦尔斯是卡洛斯运动的一个领袖，这里作者讽刺修士无知。参看第81页注。

“是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唔，他一定是在中国传教的了，这位萨瓦尔斯修士。”老太太回答说，并没有因此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信念。

“也许您说的是施瓦尔兹①吧，夫人。”锡维拉修士说，眼光没有朝着她。

“我不知道。达马索神甫说他是个圣方济各会的修士，我只是重复他的话罢了。”

“好吧，萨瓦尔斯也好，谢瓦斯也好，这有什么关系？差个把字并不会把他变成中国人。”达马索神甫不高兴地回答。

“还有，发明的时间是在十四世纪，不是在七世纪，”圣多明我会的修士用纠正的口气补上一句，象是故意要挫折另一个修士的骄傲似的。

“好吧，差一个世纪或者几个世纪，也并不会把他变成一个圣多明我会的修士的。”

“请您不要生气，”锡维拉神甫微笑着劝他说，“他发明了火药更好，免得你们修士会其他的修士们多一番麻烦。”

“锡维拉神甫，你刚才说火药是在十四世纪发明的吗？”唐娜维多利娜深感兴趣地问，“那是在耶稣纪元以前呢，还是以后？”

这个被问的人很幸运，因为正好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走进来了。

---

① 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德国人，传说他在一三三〇年前后发明了火药。

# 第二章　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

进来的这两个人既不是穿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妇人，也不是带着幕僚的总督，但却引起了全体客人、包括锡维拉神甫在内的注意；并且使中尉从茫然若失的神态中惊醒过来，向前走了两步；又使达马索神甫惊得目瞪口呆；这两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身穿重孝的青年搀着油画上画的那个人罢了。

“你们好，先生们！您好，神甫！”甲必丹蒂亚格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亲着修士们的手，他们连向他祝福都忘记了。圣多明我会的修士老早就把眼镜取下，注视着新来的青年；这其间，达马索神甫脸色苍白，不自然地大大睁着两眼。

“我很荣幸，向你们介绍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先生，他是我亡友的儿子，”甲必丹蒂亚格接下去说，“这位年轻绅士刚从欧洲回来，我刚才就是去接他的。”

青年的名字刚一出口，大厅里就听见了惊呼之声。中尉连向主人问候都忘记了，他连忙走到青年面前，从头到脚向他看了又看。这时候，青年正在和所有的客人们一一寒暄。他周身上下，除了在灯火辉煌的屋中穿一套丧服显得有些特殊之外，其实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尽管如此，他那出众的身材，他的面貌，他的行动举止，处处发出青春健美的气息，显示出心身两面都同样获得健康的发展。在他那坦率、愉快的脸容上，透过美丽的棕色皮肤，可以略微看到一些西班牙血统的痕迹。可能是

由于他长期居住在寒冷地带，两颊略带红润。

“啊！”他惊喜地叫了一声：“这不是我故乡的神甫吗！达马索神甫，我父亲的老朋友！”

大厅里每一个人的眼光，都朝着圣方济各会的修士看，他可是一动也没有动。

“对不起，也许我认错人了，”伊瓦腊补上一句，有些难为情。

“你没有认错，”修士终于说出了话，他的嗓音都变了，“可是你父亲从来也不是我的老朋友。”

伊瓦腊慢慢地缩回他伸出去的手，脸上显得十分惊讶。他转过身去，碰上了正在注视着他的中尉忧郁的眼光。

“年轻人，你是唐拉斐尔·伊瓦腊的儿子吗？”他问。

青年鞠了一躬。达马索神甫从椅子里欠起身子，盯着中尉。

“欢迎你回到你的祖国来！但愿你在这里，比你父亲过得幸福一些！”军官声音发颤、充满了感情地说，“我很了解他，我敢说他是全菲律宾最高尚、最可敬的一个人。”

“先生，”伊瓦腊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回答说，“你对我父亲的赞扬，解除了我对父亲的死因的疑虑。我是他的儿子，但还不知道他是怎样去世的。”

老军人满眼含着泪水，连忙转身走开。青年这才发现他自己是孤零零地站在大厅中央。他的主人已经不见了，他找不着一个人能把他介绍给那些姑娘。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正在极感兴趣地望着他。他踟蹰了一会儿，就坦率而从容地向她们走了过去。

“请允许我，”他说，“违反必须严格遵守的礼法。我离开祖国已经有七年了。这次回来，面对着祖国最美丽的珍宝——姑娘们，我实在控制不住赞美的感情，不由我不来表示敬意。”

可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敢开口回答，他只好退了下来。接

着，他向一群男客那边走过去。大家看见他走过来，便都上来围成一个半圆形。

“先生们，”他向他们说道，“德国有一个习惯，当一个陌生人参加一次宴会，那里又没有一个人替他向在座的人们介绍的时候，他就自动报出姓名，自己替自己介绍。现在，请允许我采用这个办法，并不是我想介绍外国的风俗习惯，因为我们的风俗习惯已经是很美好的了，我这样做，只是迫于需要。我已经对祖国的山川、祖国的女士们表示了敬意，现在，我愿意向祖国的公民、我的同胞们致敬。先生们，我的名字叫胡安·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马格萨林。”

大家一一通了姓名，大多是默默无闻的，在这里并不重要。

“我的名字叫A——，”一个青年冷淡地说，把头微微一点。

“那么，我有幸和一位诗人谈话了。您的作品大大有助于保持我对祖国的热爱。据说您已经不再写诗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那是因为谁也不愿意为了撒谎和作践自己去寻找灵感。我们有一位作家，因为把一个十分明显的真理化成诗句，已经给关进牢房啦。人们可以叫我诗人，可不能叫我傻瓜。”

“请问他说的那个真理是什么？”

“他说的是‘狮子生的也是狮子’。就为了这样一句话，他几几乎被放逐了呢。”陌生的青年人说完就从人群中走开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脸带微笑、穿着本地服装、衬衫上扣着钻石扣子的男人，差不多是跑着走了过来。他一直走到伊瓦腊身边，紧握住他的手说：“伊瓦腊先生！我多么想和你认识呀。甲必丹蒂亚格是我的朋友，我也认识你的可尊敬的父亲。人们都叫我甲必丹梯农，住在唐多，随便什么时候，都欢迎你去玩。我希望你能够光临，明天就到我那边去吃便饭。”他微笑着，搓着

两手。

“谢谢您，”伊瓦腊热忱地回答说，他被这样的热情感动了，“可是明天早晨，我得去圣地亚哥。”

“太不凑巧了！那么，你回来后再请来吧。”

“席摆好了！”一个从大钟餐厅叫来的侍者宣布说。于是，客人们开始就座。但女客们，尤其是菲律宾人的女客们，踟蹰了半天才走进餐厅。

# 第三章　晚　餐

Jele, jele, bago quiere. *

客人们走去入座的时候，锡维拉修士安安详详地迈着步子，看去似乎十分满意，他那薄而高雅的两片嘴唇已经不再带着鄙视一切的神情了，他甚至纡尊降贵地和那个瘸腿的大夫谈起话来。德·艾斯帕达尼亚大夫因为多少有点结巴，只能以一两个单音字回答。圣方济各会的修士窝着一肚子火，边走边踢椅子，他甚至用胳膊把前面的一个军官学校的学生推开。其他的客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笑，盛赞桌上的山珍海味，只有中尉还是那样沉默严肃。唐娜维多利娜正要翘起鼻子，表示轻蔑，突然象一条被踩着的蛇那样激怒起来——原来是中尉踩着她拖地的长裙了。

“你没有长眼睛吗?”她气势汹汹地问。

“长着的，夫人，两只比你的还亮的眼睛。不过说老实话，我正在欣赏你的发髻哩。”那位对妇女不肯献殷勤的军人顶了一句，离开了她。

两位修士好象是出于本能，也许是由于习惯吧，都开始朝首席方向走去。果然不出所料，一场在大学里争夺教席的场面，又

---

* 这是马尼拉和甲美地的西班牙－他加禄混血儿常说的一句“市场行话”，意思是：他嘴里说不要的东西，恰恰是他心里想要的。

在这里展开了。竞争者先是公开地赞扬对方，说他如何如何够格，如何如何比自己优秀，然后才婉转地让人明白，自己的真意恰好相反。等到得不到任命时，便嘟嘟囔囔地说闲话，发牢骚。

“您请，达马索神甫。”

“您请，锡维拉神甫。”

“您是这府上的老朋友嘛……又是去世的主妇的忏悔人……论年龄，论身份……论威望……”

“哪里算得老朋友呢！再说，您是本教区的本堂神甫呀，”达马索神甫酸溜溜地说，但并不把手从椅背上放开。

“那么，恭敬不如从命，”锡维拉修士下了结论，便打算坐到椅子上去。

“我没有下命令！”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反驳说，“我没有下命令！”

锡维拉神甫不再去理睬这些反对的话。当他正要在椅子上坐下时，他的眼睛偶然和中尉的碰上了。按照菲律宾修士的意见来说，尘世的最高官吏，也比修士们的厨子低一头；西塞罗①在希腊的元老院曾说过：“cedant arma togtae”②，而菲律宾的修士们则说：“cedant arma cottae”③。

可是锡维拉神甫是很有教养的，所以他说，“中尉，我们现在是在尘世，不是在教堂。这个荣誉的首席是属于你的。”可是，从他说话的声调来判断，就是在尘世里，这位子实际上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尉呢，也许是不愿卷入麻烦之中，再不然就是想避免坐在两位修士之间，冷冷地拒绝了。

---

① 西塞罗（纪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

② 拉丁文：“武将须让文官”。

③ 拉丁文：“武将须让修士”。

这些争夺座位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主人。伊瓦腊注意到他正在带着满意的微笑，观看这场表演。

“怎么搞的，圣蒂亚格先生，您不同我们一块儿坐吗？”

可是，所有的座位全都有人坐了。鲁克勒斯①竟然在鲁克勒斯的家里吃不到饭。

“坐着吧，不要起来！”甲必丹蒂亚格一手按着青年人的肩头说，“这次宴会，是特别举行来感谢圣母的，感谢她保佑你平安回来。喂！拿蒂诺拉来啊！我点了这道菜，因为你一定有很久没有吃到这道菜啦。”

一只冒着热气的大汤碗给端进来了。圣多明我会的修士喃喃地作起餐前祷告，谁也没有听清楚，不知道该怎么跟着念。他念完以后，便开始布起菜来。可是，不知道是由于他的疏忽，或者是别有原因，达马索神甫得的那一份，只是在大盘汤里漂着一段鸡脖子和一截咬不动的鸡翅膀，还有一堆南瓜。别的客人都吃的是鸡腿子和胸脯肉。特别是伊瓦腊，他得到的尽是大块好肉。圣方济各会的修士看到这些情况，把几块南瓜碾烂，尝了几口汤，就故意铿锵一声扔下汤匙，粗暴地把盘子推到一旁。这时，圣多明我会的修士，正在滔滔不绝地和脸色红润的青年谈话。

“你离开本国有几年了？”在桌子的另一边，拉陆哈问伊瓦腊。

“快七年了。”

“那么，祖国是个什么样子，你大约都忘光了吧。”

“恰恰相反。即使我的祖国看来把我忘掉了，我还是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它。”

① 鲁克勒斯（纪元前约110—前约57），古罗马的一个将军，以举行豪华的宴会著称。

“你说祖国忘掉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得到国内一点消息了。我简直成了一个陌生人，不知道我父亲是怎样死的，也不知道他是几时死的。”

这句话使中尉发出一声叹息。

“那时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打电报回来问问？”唐娜维多利娜问，“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向西班牙打过电报的。”

“夫人，过去两年，我都在欧洲北部，在德国和俄属波兰。”

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开口的德·艾斯帕达尼亚大夫，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说几句话了。“我……我在西……西班牙，认识一个生长在华沙的波……波兰人，名……名叫斯……斯达尼茨基，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你也许见……见过他吧？”他怯怯地问，差不多脸都红了。

“很可能，”伊瓦腊友好地回答，“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可……可是你决……决不会认……认错他的，”大夫得到鼓励，鼓起勇气又接着说，“他长……长了一头金发，西班牙话说……说得糟透了。”

“这些都是好线索，可是不幸，我在那里的时候，只有在几个领事馆里才说西班牙语。”

“那么，你在那里是怎样过的？”唐娜维多利娜问，有些不解。

“夫人，我能说那边国家的语言。”

“你也能说英语吗？”圣多明我会的修士问。他到过香港，精通那里把莎士比亚的语言和中国话夹杂在一起的语言。

“我在英国住了一年，都是和只讲英语的人生活在一起。”

“在欧洲国家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国？”脸色红润的青年问。

“第一是我的第二祖国西班牙，其次，任何一个欧洲的自由国家我都喜欢。”

“你好象走了不少地方，请告诉我们：在你看到的一切事物当中，哪一样是最值得注意的？”拉陆哈问。

“值得注意的？……指哪一方面？”伊瓦腊沉思地问。

“譬如说，关于人民的生活——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它的一般情况和最根本的特点，它的各个方面。”

伊瓦腊在回答之前，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坦白地说，除了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骄傲之外，我对他们的一切都是喜欢的。每次我到一个国家去之前，我总是先设法熟悉那个国家的历史，熟悉那个国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熟悉之后，我就觉得那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了。根据我的观察，每个民族或兴或衰，都是和他们所享受的自由或所抱的偏见成正比，也和他们祖先的牺牲精神或自私自利成正比。”

“难道你就没有看到别的东西吗？”圣方济各会的修士鄙夷地问。自从晚餐一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当然，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食物上去了。“为了学到这一点微末小事，真不值得花费你那么多的钱。这点事连小学生也知道。”

伊瓦腊被他这几句话窘住了。其他客人面面相觑，好象深怕又会发生一场不愉快的争吵。他很想说：“晚餐就要结束，您阁下的肚皮已经填饱啦。”但是他克制下来，没有出口，只是对大家说道：“先生们，我们的前任本堂神甫拿这样不客气的态度对待我，请你们不要感到惊诧。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现在年纪虽然大了，但是岁月看来并不使神甫有所改变。我也喜欢他这种态度，因为这使我想起当年的情况，那时神

甫常到我家里来，和我父亲一起吃饭。”

圣多明我会的修士偷偷地瞧了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一眼，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正在微微地颤抖。伊瓦腊站了起来，又接着说："请允许我告退了。因为我刚到家，明天早晨又要离开，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晚餐主要的几道菜已经吃过，我是不大喝酒的，至于烈酒就更少喝了。那么，先生们，一切为了西班牙，一切为了菲律宾，让我们来干一杯！”说着，他举起刚才一直没有动过的杯子，喝干了一杯。老中尉一声不响地也跟着他喝干了。

“不要走！”甲必丹蒂亚格低声对他说，“玛丽亚·克拉腊就要来了。伊莎贝尔已经去接她了。还有你们教区的新任神甫也就要来了，他是一个圣徒。”

“我明天动身前再来吧。现在我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要办。”说完这话，他就走了。

这时候，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已经恢复了常态。“你看见了吗？”他对脸色红润的青年说，同时，挥动起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汤匙。“这都是由于骄傲的缘故。他们受不了神甫的纠正。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重要的人物哩。把年轻人送到欧洲去就会得到这样的恶果。政府应该禁止年轻人到欧洲去。”

“那个中尉呢？”唐娜维多利娜附和着圣方济各会的修士的话说，“这一整夜他都是愁眉苦脸的。他走了对我们来说倒是件好事——这么大的年纪，才是个中尉！”老太太忘不了中尉对她发髻的讽刺，更忘不了中尉踩了她长裙的褶边。

那天晚上，脸色红润的青年为他的《殖民地研究》辟了一章，这章的题目是：《关于神甫汤盘中的鸡脖子和鸡翅膀能扰乱宴会中的欢乐气氛一事的研究》。在他的笔记里还有如下的观察："在

菲律宾，宴会中最不需要的人，就是举行宴会的主人，因为他们颇有本事，一开头就把主人扔到街上，然后一切都会进行得十分顺利。在目前情况下，不让菲律宾人离开本土，甚至不让他们识字，也许是件好事。”

# 第四章　异教徒和叛乱分子

伊瓦腊在甲必丹蒂亚格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儿，一时决定不下来要到哪里去。几个月来把马尼拉吹得够凉爽的阵阵晚风，似乎也吹散了笼罩在他前额上的淡淡的乌云。他摘下帽子，深深吸了一口气。街上，四轮马车一辆辆疾驰而过，出租马车懒洋洋地走着；来来往往的有许多不同国籍的行人。他漫步向前走去，迈着时快时慢的步子，这表示他思虑重重，要不然，就是无忧无虑。他朝着毕农多广场走去，一边走，一边东瞧瞧，西望望，好象要回忆起当年的这些地方。街道依然是那些旧街道，房屋也仍旧是那些旧房屋，蓝白两色的墙壁有些已经粉刷过，有些企图画成花岗石的样子却又画得不象样儿；那座教堂仍然挂着有照明设备的大时钟。那些中国店铺，依然和从前一模一样，仍旧挂着窗帘，仍旧是铁制的窗格子，其中有一根是他以前学着马尼拉街上顽童们的玩法，在一天晚上扭弯了的，现在还在那里，没有人把它拉直。“一切变得多慢啊！”他低声说了一句，一面走进萨克里斯蒂亚大街。这里，卖冰激凌的小贩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尖声尖气地反复吆喝着：“冰激凌！”到处仍然是那些中国人摆的货摊子以及老太婆卖糖食和水果的小摊，摊子上点着冒烟的煤油灯。

“真太妙了！”他喊了一声，“那个中国人还是七年前的那一个，那个老太婆也和七年前一模一样！说不定我七年欧洲之游原是昨天晚上做的一个梦呢！老天爷，那条人行道仍旧是我离

开时那种没有修理过的样子！”一点不错，圣哈辛托大街和萨克里斯蒂亚大街的转角处，人行道上的石块依然是松动的。

在一个万事动荡中的国度里，偏偏它的城市是这么安定，真是神奇极了。他正在这么玄想的时候，有一只手轻轻地搭上了他的肩头。他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老中尉正在盯住他看，脸上的神色已经不是严峻的表情，也不是经常成为他的特色的皱紧眉头的样子，上面还带着一丝微笑呢。

“年轻人，你要当心啊！记着你父亲的教训！”老军人二话不说，一开口就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对不起，您好象很看重我的父亲。请问您能告诉我他是怎样去世的吗？”伊瓦腊两眼盯着他问。

“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军官问。

“我问过圣蒂亚格先生，他要等到明天才告诉我。也许你是知道的吧？”

“我当然知道。这事谁都知道。他死在监牢里！”

青年倒退了一步，两眼死死盯住中尉。“在监牢里？谁死在监牢里？”

“当然是你的父亲呀，老弟！”军官觉得有些窘困。

“我的父亲……死在牢里……关进了监牢？你在说些什么呀？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你……？”青年焦急地追问，抓住了军官的胳膊。

“我想我并没有弄错。他是唐拉斐尔·伊瓦腊。”

“不错，是唐拉斐尔·伊瓦腊。”青年有气无力地重复了这个名字。

“喏，我以为你都知道了，”军人用十分同情的口气低声说，他已经看出伊瓦腊心里极其难过。“我以为你……但是鼓起勇

气来吧！在这个地方，正直的人都免不了要坐牢的。”

“我只好相信你并不是在和我开玩笑，”青年沉默了一会儿，用无力的声音回答，“你能告诉我他是怎么给关进牢里的吗？”

老人似乎很为难。“我很奇怪为什么府上的事都没有让你知道。”

“他最后一封信是在一年前写的，信上说要是没有接到他的信，也不必挂念，因为他很忙。他叫我继续学习，还……还为我祝福。”

“那么，那封信是他在临死之前寄给你的了。我们埋葬了他快一年了。”

“可是我父亲为什么会成了犯人呢？”

“为了一个非常光荣的原因。请到我的营房去坐坐吧，我一路走，一路告诉你。你挽着我的胳膊。”

两人一路走去，暂时之间，彼此都沉默着。年纪较大的那一位似乎正在沉思，不住地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好象要在那里面寻求灵感。

“你当然很知道，”他开始说了，“你的父亲是省里最有钱的人。一方面有许多人爱戴他，尊敬他，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嫉妒他，憎恨他。我们来到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不幸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好人。我这样说，不单是指你父亲的仇人，也同样指你的一位祖先。世道不断地变迁，上层集团贪污腐化，徇私舞弊，加上旅行方便，费用低廉，就造成了这里的这个局势。只有品质最恶劣的西班牙人才到这里来，即便是来了一个好人，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国家也会把他毁了。因此，你父亲在神甫们和其他西班牙人之中，结下了一批仇人。”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你离开这里几个月之后，你父

亲和达马索神甫之间就发生了纠葛。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可闹不清楚。达马索神甫指责他不去教堂作忏悔；虽然他以前并没有去作过，他们之间仍不失为两个好朋友，这你也是知道的。再说，拉斐尔先生是个非常正派的人，比那些经常去作忏悔的人正派得多，甚至比听忏悔的人都要正派。他为他自己定下了一个严格的道德标准。每次和我谈起这些纠葛的时候，就对我说，'格瓦拉先生，你相信不相信一个犯了罪的人，譬如说，犯了杀人罪的人，只要他去向神甫(其实神甫也是人，他的职责仅在于听了之后保守秘密)一说，只要他害怕死后要下油锅，只要他表现得那样怯懦和无耻，那么，天主就会宽恕他吗？我对天主的看法就不是这样。'他常常说，'在我看来，一件坏事决不能改正另一件坏事，一件罪行也不能由空洞的哭哭啼啼、或向教堂施舍的办法来赎偿。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我杀死一家人的父亲，如果我使一个妇女成为悲痛的寡妇，使快乐的子女成为贫穷无告的孤儿，我能不能让法律把我吊死，或把全部罪行告诉一个有义务为我保守秘密的人，或向最不需要钱的神甫们施舍钱财，再不然，买几张赦罪令，朝朝暮暮地唉声叹气就能使永恒的正义之神满意了呢？那些寡妇孤儿们怎么办？我的良心告诉我，应该代替那个被我杀死的人负起责任，应该尽我一生的力量，去为被我毁坏了的那一家子谋求幸福。即便是这样，又有谁能够代替那死去的丈夫和父亲的爱呢？'这就是你父亲的理论。他就是根据这个严格的标准来行动的。因此，我敢说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人。恰恰相反，他努力用自己的善行来铲除一些据他说是你们祖先犯下的罪行。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说说你父亲和本堂神甫间的纠葛吧……问题是很严重的。达马索神甫在教坛上公开指责了他。他没有指出姓名，倒真是个奇迹，因为象他这样的人是什么

事都干得出来的。那时，我就预料到这事早晚要发生严重的后果。”

说到这里，老中尉又停了一下。“那时候，恰巧有一个当过炮兵的人流浪到这里来了。这人因为又蠢又没有知识，被开除了军籍。他得活下去，但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因为这样做，有损我们的尊严。他设法找到了一个车辆收税员的位置。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没有受过教育，这件事儿不久就给当地的居民知道了。他们看见一个西班牙人不能提笔，不认识字，实在觉得稀奇。于是人人都嘲弄他，缴税的日子便是他们取乐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大众嘲弄的对象，就使他那原来就粗暴的脾气，变得更加乖戾。大家都故意把税单颠倒过来递给他，瞧他费尽气力去看。他只要看见单上有空白的地方，就胡乱画上几个圈儿当作他的签名，这倒也充得过去。人们一面缴款，一面取笑。他忍住气，收取税金，但是满肚里都是火，对谁也不客气。他甚至对你的父亲也恶言乱语起来。

“有一天，他正在一家商店里把一张文件颠来倒去地看着，一个劲儿想把它弄清楚。这时，有一个小学生向他的同伴们打手势，用手指头指着这位收税员发出咯咯的笑声。这家伙听见了，又看见一旁看热闹的人的一本正经的脸上也流露出笑谑的神色。他不由得心中大怒，转过身来就去赶那群小孩子，孩子们一哄而散，嘴里巴、贝、比、勃、布①地乱喊一气。他一时怒火冲天，又因为追赶不上，就把手杖扔了出去，打在一个学生的头上，把他打倒在地。他跑上去踢那倒下来的小孩。当时在一旁看热闹、大笑着的人们，谁也不敢去解劝一下。你父亲不幸在这时候刚

① 西班牙语文教科书第一课的拼音练习。

好经过这个地方。他愤怒地跑上前去，抓住收税员的胳膊，严厉地责备他。当时，收税员无疑正在火头上，他抡起胳臂，可是你父亲比他更快，他使出西班牙人后裔的气力……有的人说是打了他，也有的说只是推了他一下，不管怎么样吧，那人一个踉跄，就在不远的地方倒了下来，脑袋碰在一块石头上。拉斐尔先生赶忙扶起那个受伤的儿童，把他抱到镇公所去。那个炮兵不住地从嘴里流出鲜血，一直没有从昏迷中醒转过来，不多一会，就一命呜呼了。

"果然不出所料，官厅方面插进手来，逮捕了你的父亲。于是，他所有的隐藏着的仇人马上都露了面，假的罪状从四面八方告发了。有人告他是个异教徒和叛乱分子。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被告成一个异教徒都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就更加危险，因为当时的省长是个竭尽全力表示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的人，他和他的属下常常在教堂里高声诵读经文，好让大家都听得见，和他一块儿祈祷。可是被告成一个叛乱分子就比一个异教徒、比一个杀死了三、四个能写会读、精通业务的收税员的人更严重了。这一来，谁也不敢再和他来往。他的书籍、他的报纸都被全部没收。他被控告订阅了《国外邮报》，订阅了在马德里出版的报纸，被控告把你送到德国，被控告保存了一个依法处决的、谋反的神甫的信件和一张照片，以及我也不知道的种种罪名。总之，不管是什么，全都成为他的罪状。甚至作为一个西班牙人的后裔，穿上一件衬衣也有了罪了。如果不是你父亲而是别的人，不论是谁，都有可能不久就得到释放，因为有一个医生写了证明书，证明那个倒霉的收税员是死于中风。可是你父亲的富有，他对法律的信赖，他对一切不公正的憎恨，造成了他的毁灭。我从来是最不愿向人求情的，可这一次我亲自跑到总督（前任的那一

位）那里去了。我极力向他说明，你父亲照顾一切西班牙人，哪怕是移民过来的穷人，也留他们住，给他们饭吃，而且在他的血管里还流着西班牙人的慷慨血液，这样的人是不会搞叛乱的。我拿我的生命担保，我以我的贫穷和军人的荣誉起誓，可是全都白费，我得到的只是冷酷的接待、一个'疯子'的称号，就粗鲁地给撵走了。"

老人停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看见同行的青年正侧转脸听着，一声也不响，就又接下去说，"我受你父亲的委托，办这件案子。我先去找一位菲律宾人的著名青年律师A 先生，可是他拒绝了。'这场官司我不会打赢的。如果我替他辩护，这件事本身就可能给他构成一个新的罪名，他们说不定还会告我一状。去找M 先生吧。他说话有力量，有辩才，又是个顶有势力的西班牙人。'我就照着他的建议去办了。这位有名的律师接下了这件案子，他处理这事挺能干也挺出色。可是你父亲的仇人太多了，有一些还是躲藏着不露脸的。大批大批的假证人出庭作证，他们的中伤诬蔑，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只消辩护律师的一句俏皮话就可以烟消云散的，可是在这桩案件里，反而越来越真，越来越具体了。如果律师利用他们的互相矛盾，揭穿他们的假证，因而粉碎了他们的攻击时，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提出新的罪状。他们控告他非法霸占大片土地，要求他赔偿。他们说他和土匪来往，以免他的收成和牲畜遭受蹂躏。最后，这案子变得如此混乱复杂，到了一年之后，谁也弄不清是怎样一回事。那位省长走了，这回来了一个有正直名声的长官，可是不幸他又只待了几个月。他的后任呢，又太爱好良马名驹，无心管别的事。

"他精神上受的痛苦，他心情上的忧虑，以及在牢房里受的折磨，还有眼看着这么多忘恩负义的事所感到的悲伤，终于摧

毁了你父亲钢铁般的身体，他倒下了，害了一场无药可治的病。等到这案子快要结束，他犯的仇视祖国和杀死收税员的罪名不能成立，就要被法庭开释的时候，他死在牢房里了，死时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我到那里，刚赶上他咽最后一口气。”

老中尉沉默下来，伊瓦腊还是一声不响。这时，他们已经来到营房的门口。军人就停下步来，握住青年的手说：“年轻人，详细的情形，你去问甲必丹蒂亚格吧。现在，咱们再见了，我得赶去值班，照料营房的事儿去啦。”

伊瓦腊满腔激情地默默握了一下中尉那瘦骨嶙峋的手，两眼目送着他的后影，一直到它消逝之后，才慢慢转过身子，向一辆过路的马车招手。“到拉腊饭店。”他吩咐车夫，声音低得几乎无法听见。

“这家伙一定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马车夫心里想，一面挥起他的鞭子。

# 第五章　夜里一颗星

伊瓦腊径直走进他临河的卧房里，倒在一把椅子上，两眼盯住从洞开的窗户展现出来的一片广漠的天空。河对岸那幢房子里，灯火辉煌，一阵阵由弦乐器发出来的轻快乐曲，隔岸飘送过来，传到他的房里。

这青年如果少一点心事，多一点好奇心，有意用他的剧场望远镜看看那边在一片辉煌的灯光中发生了什么事，那他就会给一场神奇美妙、异想天开的场面迷住的。那一类场面，有时也在欧洲的大剧院里出现。在那里，和着管弦乐队发出来的低沉旋律，在无数灯光的照明下，在一片东方情调的金碧辉煌、珠光宝气的背景中，好象有一位穿着轻纱的女神、一位周身围着灿烂灵光的仙女出现了，她显然是脚不沾地、轻轻飘飘地走了过来。她一出现，就百花齐放，舞蹈蹁跹，音乐也响起来了。一群群妖魔鬼怪、神仙精灵、恶魔天使、牧童牧女都纷纷起舞，他们摇动着手中的手鼓，转动着有节奏的回旋，一个个都到女神的面前来，在她脚下放下一些礼物。伊瓦腊如果要看，他还可以看见一位美丽贤淑的姑娘，身穿菲律宾少女们穿的艳服，站在由中国人、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军人、神甫，年老的、年轻的——各种阶层的人们围成的一个半圆形当中。这些人全都在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地动来动去。达马索神甫站在这美人的旁边，满脸笑容，象是感到他的地位和一般人不一样。锡维拉神甫，是的，是锡维拉神

前，在和她谈话。唐娜维多利娜正在把一串闪烁着五色光芒的、彩虹般的珍珠和钻石戴在那位姑娘的美丽头发上。她的皮肤雪白。也许是太白了。每当她抬起俯视的两眼时，人们就可以看到她那一尘不染的灵魂。每当她微微一笑，露出纤小洁白的牙齿来，看的人这才认识到玫瑰只不过是花，象牙也只不过是大象的牙齿罢了。透过围在她雪白美丽的脖子上的菠萝色薄纱，闪出一圈正如当地人所说的，晶莹得象眼睛一样的钻石。在这群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似乎对她的光彩夺目无动于衷。这人是一个年轻的、瘦弱苍白的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他站得远远地瞧着她，象塑像一样一动也不动，差不多连气都没有出。

但是这一切，伊瓦腊都没有看到。他的目光停留在别的东西上了。一间小小的屋子，周围是四堵光秃秃的、污秽的墙壁，一面墙上有个铁格子窗户。在令人作呕的肮脏的地板上铺着一床草席，上面孤零零地躺着一个垂死的老人。老人很艰难地喘着气，把头掉来掉去，老泪纵横，口中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老人孤零零地独自一个儿，可是不时从墙后面传来一声呻吟，或者是镣铐的声响。在很远的地方，正在举行一次欢乐盛宴，简直可以说是狂欢晚宴，一个青年正在纵声欢笑，在烂醉的同伴的掌声和大笑中，把酒浇在鲜花上。老人的容貌很象他的父亲，那个青年就是他自己。老人在眼泪中呼叫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眼前所看见的，便是这些东西。对岸那幢房子的灯光已经熄灭了，音乐声和喧闹声也已经消失了，可是伊瓦腊的耳旁仍然响着他父亲在垂死中呼唤儿子的声音。

现在，沉寂已经笼罩了整个城市。一切似乎都在虚空的怀抱中睡着了。鸡叫的声音和教堂钟楼上的钟声此起彼伏，当中还夹杂着疲惫的哨兵的悲哀的喊声。残月东升，万籁俱寂，就连

伊瓦腊自己由于满怀愁绪或车马劳顿,弄得精疲力竭,现在也进入梦乡了。

只有我们在不久以前才见到的、在舞厅的欢乐人群中一动不动地、一声不响地站着的那个年轻的圣方济各会的修士还没有入睡,他在守夜。他在自己的小房里,把胳膊放在窗框上,又用手掌托住苍白瘦削的两颊,他正在默默地注视着挂在远方黑暗天空里的一颗明星。这颗星后来也暗淡下去,不见了,残月也消失了,可是修士还待在那里,寸步未移。他正在从巴贡巴扬广场和沉睡中的海洋望过去,望着朝雾里那遥远的朦胧的地平线。

# 第六章　甲必丹蒂亚格

##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趁着书中的这些人物还在酣睡，有的又在忙于早餐的时候，让我们来谈谈甲必丹蒂亚格吧。虽然我们从来也没有这份荣幸被他邀请作客，虽然我们急于要叙述重大的事件，但我们却不能够、也不应该把他轻轻忽略过去。

他的个子不高，肤色白皙，一张圆脸，一副肥胖的身躯。因为吃的脂肪十分丰富，恭维他的人说这是他得天独厚，仇恨他的人又断定这是穷人的膏血，甲必丹蒂亚格看去比实际年轻，人家会说他才有三十二、三，最多不过三十五岁。在我们这故事开头的时候，他脸上经常挂着一副道貌岸然的神色。在他小小的圆脑袋上，盖着一头剪得前长后短的漆黑头发。据说在这里面，装着许多有分量的东西。他的两眼小虽小，但不象中国人那样眼角微微向上，也从来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感情。他的鼻子是细长的，但不给人以扁平的感觉。他的嘴要不是过多地抽烟草，嚼槟榔，因而有些走样（这种东西如果塞在半边腮帮子里嚼的时候，就会损坏五官的匀称），那么，他满可以以美男子自居，人们也会同意的。可是，他虽然有这样的坏习惯，他还是把他天然的

---

* 全句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

牙齿，和每颗以十二比索的代价、由牙科医生替他安上的两颗假牙，保持得非常洁白。

他被公认为毕农多首富之一，同时又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庄园主，因为他在潘潘加省和内湖一带以及圣地亚哥都有庄园，这些庄园，特别是在圣地亚哥的那几座，收入与年俱增。圣地亚哥镇上有舒适的澡堂，有著名的斗鸡场，又有许多难忘的往事，是他最喜爱的地方，因此，每年至少也要在那里住上两个月。他在镇里拥有不少的地产，更不用说他和人合伙经营的鸦片烟专卖为他带来的巨额利润了。他还承包了比里比德监狱的囚犯们的伙食，还为马尼拉许多大商行供给马料——当然都是通过合同的。他和一切当权的人关系都很好，为人又聪明，又老练，在投人所好方面，甚至胆子还挺大。菲律宾政府经常都把承揽税收、卖官鬻爵等事给私人办理，在这方面，只有他是一个名叫佩莱斯的人的唯一劲敌。这样，甲必丹蒂亚格的确是个幸福的人，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可能有的幸福，他都具备了。就是说：他有钱，他和天主、和政府、和一般人都相处得很好。

他和天主处得很好，是不容置疑的，几乎就和宗教本身是不容置疑的一样。一个人既然在地上繁荣昌盛，又从来没有直接和天主打过交道，又没有借过钱给他，哪有什么必要去和这位善良的天主过不去呢？甲必丹蒂亚格自己就从来一次也没有祷告过，即使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因为他有钱，他的黄金就替他祷告了。为了祷告，为了做弥撒，天主已经创造了有权有势的神甫；为了做九日敬礼和念珠祈祷，天主在他大慈大悲之下，又创造了替富人服务的穷人——只要花上一个比索，就能找到这些穷人来背诵十六篇《圣礼赞文》，朗读所有的圣书，如果多花上几文钱，甚至还可加上几段希伯莱文的《旧约全书》。万一遇到

很大的困难，需要天主的帮助，可手边又连一支中国红蜡烛都没有，他就去求告他最崇敬的圣徒，向他们许下许多誓愿，使他们非帮他的忙不可，并且还使他们相信他的愿望是非常正当的。

他许愿许得最多，还愿还得最忠实的是那个安蒂波洛圣母，也就是保佑旅途平安与诸事如意的圣母。对于许多其他较小的圣徒，他就不那么守信用，甚至不大礼貌。有时候，在他如愿以偿之后，就把他们给忘了。当然，他这样亏待了人家，下一次再有困难，他也就不去麻烦他们。甲必丹蒂亚格很知道历书上有的是闲散的圣徒，他们在天上也许就是终日逍遥，无所事事。再说，还是安蒂波洛圣母的权柄和力量最大，其他圣母，不管是手拿银杖的，抱着裸体或衣着华丽的小耶稣雕像的，披着圣衣的，拿着念珠或结着圣索的，这些圣母全加起来也赶不上她。他这样尊崇这位圣母，说不定是由于她是个严厉的圣母，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声，并且据安蒂波洛的圣器管理员说，她是十分反对照相的。她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脸色变得漆黑，其他的圣母就比较心软，比较宽容。有些人就宁愿下拜一个专制的君主，而不大喜欢一个立宪的国王，这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或者菲利普二世和亚马多一世不同的命运就足以证明①。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甚至不信教的中国人和傲慢的西班牙人，会在圣母的神殿里下跪；但为什么会有一些神殿的管理人竟然敢盗窃这位可怕的圣母的钱财逃往美国，而且在那里成家立业，这个问题就很难说明了。

在甲必丹蒂亚格住宅的大厅里，有一扇用绸帘子遮住的房门，通向一所小教堂或经堂，这是每一个菲律宾人家都有的。在

---

① 法王路易十六和西班牙王亚马多一世都是立宪国王，前者被杀，后者被废。

那里面，供奉着他的许多家神。这些神像说明他倾向于多神论而不是他不理解的一神论。那里可以看到圣家族的一些圣像，用象牙制成的胸部和四肢、玻璃眼珠、长睫毛、鬈曲的金发，这些都是圣克鲁斯区①的雕刻杰作。而帕科区②和埃尔密塔区③的画家们，就用油画绘出了圣徒们的殉教事迹和圣母的奇迹，一幅是圣露西注视着天空，手里拿的盘子上放着一对眉睫俱全的眼睛，就象在天主圣三的三角标志上、或者在埃及的古墓上所画的那样。一幅是圣帕斯夸尔·拜隆，一幅是穿着粗蓝布衣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他泪眼汪汪地望着幼年的基督。基督穿着总督大人的服装：三角帽子、佩剑、长统靴子，完全和马德里儿童化装跳舞会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一模一样。甲必丹蒂亚格认为这幅画意味着即使天主具有菲律宾总督的权力，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们还是要和玩洋娃娃似的玩弄他。那里还有一幅画，画的是修道院长圣安东尼身旁带着一头猪。在德高望重的甲必丹看来，这头猪也和圣安东尼本人一样地不可思议，因此他从来不敢叫它做猪，只管它叫做“神圣的圣安东尼的生物”。另外一幅是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穿一件咖啡色长袍，长着七个翅膀。在他之下，是只有两个翅膀、但却拿着一只喇叭以补不足的圣文森特；一幅是殉道者圣彼得，他的脑袋被一个跪着的摩尔人用短剑劈开，他旁边是另一个圣彼得，正在把另一个摩尔人的耳朵割掉，这人无疑地就是马勒古④了，他正紧咬着嘴唇，痛得扭动着身体，同时，一只斗鸡正在一个希腊式的圆柱顶上啼叫，拍着它的翅膀——甲必丹蒂亚格从这些画里得出一个结论：杀人的和被杀的都可以

---

①②③ 马尼拉地区名，三个区都在西班牙旧城外面。

④ 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彼得割掉了前来逮捕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

成为一个圣徒。

房间里珍藏的圣像是那么一大堆，谁能一一列举，把他们的善行美德都详述出来呢！那是用一整章的篇幅也讲不完的。可是我们还不应该把一尊四英尺高的彩色镀金的美丽木像、圣迈克尔像默默地放过去。这位大天使咬紧下唇，两眼放光，双眉紧皱，两颊绯红，左手握住一只希腊式盾牌，右手挥舞起一把马来亚短剑，从他的姿势和表情看来，似乎在准备杀死前来朝拜他的信徒，或其他向他走近的人，而不是那头上长角、后面拖尾、一口咬着他少女般的腿的恶魔。

甲必丹蒂亚格深怕奇迹出现，木像真的动起来，所以从来也不敢在这尊圣像的旁边走过。难道不是有许多次，甚至在帕埃特① 的木匠铺里粗制滥造出来的圣像，都现身显圣，把不信天主的罪人们弄得狼狈不堪，给他们以惩罚吗？有几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西班牙有个基督圣像，有一次被请来为一桩爱情的盟约作证时，他真在法官面前点了点头，而另一个基督圣像曾伸出右臂来搂抱圣路特加达。再说，他自己不是还读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吗？里面就讲到有一尊圣多明我的圣像，在西班牙的索里亚诺讲了一次道。不错，圣徒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从他的动作中可以看得出来，至少，小册子的作者是这样看的，他在宣布世界的末日。② 不是也有人报道：利帕镇的露塔圣母一边脸肿了起来，她的衣裙下摆上还沾得有污泥吗？这不就确确切切地证明了圣像们走路时也不把裙子提起来，她们甚至会患牙痛吗？说不定还是为了我们才牙痛的呢？还有，他不是自己也亲眼见过，神甫

---

① 菲律宾内湖省的一个市镇，以制造家具出名。

② 但愿天主不久就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和我们当中所有相信此事的人实现这一预言。阿门。——作者注。

在基督受难日讲道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圣像都一齐动弹起来，一齐点了三次头，因而引起了妇女们以及其他注定要升天堂的敏感人士痛哭流涕吗？例子还要不要再举？我们自己就看见过：讲道的神甫在谈到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块血迹斑斑的手绢给我们看，使得我们差点儿流下虔诚之泪。可就在这个时候，叫我们的灵魂十分悲恸的是，圣器管理员告诉我们说那全是一场玩笑，手绢上的血迹原来是鸡血，他们就在基督受难的这一天杀了一只小鸡，烤来吃了！——圣器管理员吃得可胖呢！甲必丹蒂亚格是个小心谨慎、信仰虔诚的人，当然不去挨近圣迈克尔的短剑。"咱们别去冒这个险，"他常常对自己这样说，"我知道他是个大天使，可是我却不相信他，不，我不相信他。"

他年年都带着管弦乐队，到安蒂波洛去朝拜。他们一共举行了三次九日敬礼，献了许多台感恩弥撒，他献了两台；九日敬礼以外的日子，也是他出钱做弥撒，然后在安蒂波洛圣母曾经沐浴过的著名浴池里洗澡。直到现在，她的信徒们还可以辨认出她的脚印和她在岩石上晾干头发的痕迹。人们一看，就会想到圣母也和那些用椰子生发油的妇女一样晾她的头发，而她的头发却象钢铁或钻石一样硬，她的体重也有一千吨。我们真想看看这个可怕的圣母在那些轻信的人们眼前晃动起她的圣发，把一只脚踩在他们的舌头上或脑袋上。甲必丹蒂亚格就在这里，就在这浴池边上，吃烤猪肉，吃鱼羹，以及其他开胃的菜，他把这看成是他的义务。他献的两台弥撒，每一台花了他四百多比索，但是到头来还是便宜的，因为这样一来，圣母从轮转烟火啦、冲天炮啦、鞭炮啦等等中获得光荣，而这几次弥撒也会使得他在当年之内增加不少利润。

可是安蒂波洛还不是他表示虔敬的唯一场所。在毕农多，在潘潘加，以及在圣地亚哥镇的斗鸡场上，每当他准备在一只斗鸡身上下大赌注时，他就送金币给神甫，为他举行赎罪的弥撒。当年罗马人在每一次战役之前，都要把食物喂给圣鸟吃以卜吉凶，同样，甲必丹蒂亚格也要算一算卦；不同的是，他用的方法是适应当代的时尚和新的真理的。他紧紧盯住蜡烛的火焰、香炉里冒出来的烟、还有神甫的声音，企图从这一切来预测他的运气。他难得输上一两次，这已是公认的事实。要是有一次输了，那不是由于做弥撒的神甫嗓音嘶哑，就是祭台的蜡烛太少，或者油蜡过多，再不就是下的赌注里不小心混进了一枚劣币。这时，教堂里的负责人员就会向他保证，说这种挫折是上天给他的考验，以证实他的忠贞和虔诚。就这样，他受到神甫们的喜爱，圣器管理员的尊敬，卖蜡烛和烟火的中国商人的欢迎，他在今世的宗教圈子里，成了一个很幸福的人。那些有见识的、极其虔诚的人士，甚至要求让他在天廷上获得很大的势力。

他和政府和睦相处，也是不容置疑的事，虽然看起来，这是挺难做到的。他不能够接受什么新的思想，又满足于现有的生活方式，因此，对各个机关里哪怕是最下级的官吏的一切愿望，他都是随时准备予以满足的。火腿、阉鸡、火鸡、中国水果等礼品终年不断。要是他听见有什么人在说本地人的坏话，他这个并不以本地人自居的人就会跟着嚷嚷，说得比他们说的还要难听。如果有人诽谤具有中国或者西班牙血统的混血儿时，他也随声附和，也许因为他自己已经自认是个纯粹的西班牙人了。每逢政府发布新的税收，或者特别摊派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赞成，如果在这些东西后面，他嗅到了又有签订合同或者专卖权的机会，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有一个管弦乐队，随时都准备好在总

督、法官以及其他官员们的命名日或者生日时奏乐庆祝，以及在亲戚们家里有出生、死亡的时候去祝贺或哀悼。老实说，只要是遇有可以打破日常单调生活的机会，他的乐队就立刻出动。每逢这些日子，他就收集许多赞美的诗歌和称誉的颂词，例如"慈悲仁爱的总督"、"英勇刚毅的法官，荣誉在天堂等待着你"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美丽词句。

在富裕的西班牙混血公民的公会里，尽管许多人反对，尽管许多人不承认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他还是当了会长。他在任职的两年期间，穿破了十件大礼服，戴破了十顶大礼帽，用坏了六根手杖。大礼服和大礼帽是到总督府、市政厅和陆军司令部时每次都必须穿戴的。有时在斗鸡场上、市场里、宗教游行的队伍中以及中国人开的店铺内，人们也看见他戴着大礼帽，穿起大礼服。就是在这些地方，戴着大礼帽、穿着大礼服的甲必丹蒂亚格汗流满面，挥动着那根带穗子的手杖，一下指挥这个，一下又安排那个，把一切弄得个乱七八糟，那股活跃劲儿真使人吃惊，那副认真严肃的神气更令人吃惊。

于是，当局都把他当作可以放心的人了。他的性格最好，又温和，又听话，又会奉承；他虽然精通西班牙语，但却从来不读西班牙书也不看西班牙报。老实说，他们对他的看法，正和一个穷学生看一双被自己走路的姿势磨歪了鞋跟的舒适的旧鞋一个样。他的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的格言："愚昧的人有福了"和"有钱的人有福了"都是有道理的。还有那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但据某些人说是错译了的话："光荣归于天上的天主，平安归于地下的善人！"也很适用于他。虽然往后我们还会发现人们想要平平安安地生活，光靠善意还是不够的。

不敬神的人把他看成一个傻瓜，穷人们认为他是个全无心

肝、制造苦难和穷困的残酷剥削者，在他手下的人，又把他看成是个暴君，是个霸王。至于说到妇女们，啊！妇女们呀！从用马来亚棕榈叶搭成的茅屋里，传出咒骂他的流言蜚语，在婴儿的微弱哭声中，还夹着大人们的哀泣和呜咽。被隔壁邻舍用轻蔑的眼光指指点点的年轻妇女，已经不只是一个两个了。这些妇女低着头走路，两颊十分憔悴。可是这类事情并不妨碍他的睡眠，也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扰乱过他的安宁。使他痛苦的只有一个老太婆。这位老太太在虔诚方面确是他的一个劲敌。她从许多神甫那里得到的热烈赞赏和颂扬，是他在最得意的日子里也从来没有获得过的。

老太太从胞兄那里，从表兄、堂兄那里，继承了不少财产，于是甲必丹蒂亚格和这位寡妇老太太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神圣的竞争，这使教会得到好处，正如当时潘潘加的轮船商人们互相竞争，使公众得到好处一样。甲必丹蒂亚格不是对某一个圣母奉献了一根饰有翡翠和黄玉的银杖吗？唐娜帕特罗西尼奥马上就定制一根镶有钻石的金杖！如果在海军游行日①那天，甲必丹蒂亚格叫人搭了一座蒙着褶裥布、挂着镜子和玻璃球和枝形灯架的凯旋门，那么，唐娜帕特罗西尼奥就叫人搭上一座比它长一倍、高出六英尺的凯旋门，挂的饰物还要更为豪华美丽。这一来，他就拿出他的王牌、他的拿手好戏来了，这就是举行带有炮仗烟火的弥撒。这回，唐娜帕特罗西尼奥就只好用没有牙的牙龈咬住嘴唇了，因为她神经极其脆弱，连丁丁当当的铃声都受不了，更不用说花炮的爆炸声了。正当他胜利地微笑着的时候，她已

---

① 每年十月，圣多明我会为它的守护神玫瑰圣母举行庆祝游行，因为他们认为一六四六年西班牙舰队之所以能够战胜荷兰舰队，是由于玫瑰圣母的庇护。

定下了报复之计，从别人给她的遗产里拿出一笔钱，派人去把马尼拉五个修会中最优秀的演说家、大教堂里最著名的传教士、甚至圣保罗会的修士① 都请了来，在节日里向只懂得几句西班牙话的罪人们，以深奥的神学题材讲道。甲必丹蒂亚格说她在讲道时打瞌睡，但是站在她那一面的人答辩说，这次讲道已经付过钱，而且是由她付的，不管是什么事，付钱总是最重要的。最后，她还向教会奉献了三座镀金的银质圣像台，每一台破费了她三千多比索，这才把他完全从这个竞争场里驱逐出去了。甲必丹蒂亚格差不多天天盼望她死，或输上五六场官司，这样他就可以独个儿敬奉天主。但不幸替她照管财产的，都是西班牙最高法院的最好的律师；至于她的健康，她身上没有一处是会受到疾病侵袭的。她硬棒得象一根钢条，她象皮肤上的脓疮一样，死赖在这个辛酸的尘世里；当然，这是为了给人们作出榜样。拥护她的人们都深深相信，她死后就会被列为圣徒，就连甲必丹蒂亚格本人也得到祭坛前面来向她顶礼膜拜。甲必丹蒂亚格对这一切都欣然同意，而且答应一定照办，只要她快点儿死。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年代里，甲必丹蒂亚格的面貌。讲到过去，他原是马拉翁一个甘蔗种植园主的独生子，他父亲钱倒是有的是，可是非常吝啬，对于儿子的教育连一个子儿也不肯花。因为这个缘故，幼小的圣蒂亚格曾经当过一位善良的圣多明我会修士的小厮。这个可敬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并且能够传授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教给了他。等他到达一个幸福的阶段，在同伴中以伦理学家著称，就是说，到他开始学习伦理学的时候，他的保护人就去世了，不久，他的父亲也去世了，因此，

① 圣保罗会的修士是在一八六二年来到菲律宾的。

他不得不停止学习，转而经商。他和圣克鲁斯的一位美丽而年轻的姑娘结了婚。妻子给他带来了社会地位，又帮助他积累了财产。可是唐娜庇亚·阿尔瓦并不满足于只是买卖蔗糖、染料和咖啡，她想自己种植，自己收割，因此，这对夫妇就在圣地亚哥买了地。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结识了达马索神甫，也和当地最有钱的庄园主唐拉斐尔·伊瓦腊成了朋友。

婚后六年间他们一直没有子女，因而他们一心都集中在聚积财富上，使得这种热情几乎成了一种应该指责的野心。庇亚长得很标致，身体结实健康。为了想得一个儿子，虽然她做了九日敬礼；在一些圣地亚哥的虔诚妇女的劝导下，又到塔尔去朝拜过凯赛赛圣母，施舍过贫民；又在五月的中午，在帕基尔镇杜伦巴圣母的宗教游行队伍里跳过舞，可是全都白费气力，一切毫无结果。后来还是达马索神甫向她建议，到奥班多去，在圣帕斯夸尔·拜隆节日跳舞，向他祈求儿子，这才算是达到愿望了。大家都知道奥班多的萨兰沃圣母、圣克拉腊和圣帕斯夸尔能够按照人们的愿望，求儿得儿，求女得女。亏得这个聪明的建议，庇亚夫人不久就有了喜了。可是，天晓得！正象莎士比亚在《麦克白》里所说的那个得到了宝藏后就不再唱歌的渔夫一样，唐娜庇亚有喜以后，马上也失去了一切欢乐，变得忧郁愁闷，再也不见笑容了。人们都说这种反复不定的变化，在她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连甲必丹蒂亚格也这样说。可是一场产褥热终于结束了她的隐忧，她去世了，丢下一个美丽的女婴，由达马索神甫本人作了她的教父。因为圣帕斯夸尔没有按照祈求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他们就给婴儿取名为玛丽亚·克拉腊，以向萨兰沃圣母和圣克拉腊表示敬意，从而也对那位可敬的圣帕斯夸尔表示了沉默的处罚。

小女儿在姑妈伊莎贝尔的抚育下长大成人。这位具有修道院文雅风度的善心老太太，在这篇故事一开头时我们就已经见过了。玛丽亚·克拉腊的早年生活大半是在圣地亚哥度过的，因为那里气候宜人，达马索神甫又是这样疼爱她。

玛丽亚·克拉腊的眼睛不象她父亲的那么小；和她母亲一样，两眼长得又大又黑，睫毛长长的。玩耍的时候，眼神显得快活，带着微笑。可是一旦静下来，就显得忧郁、深沉而且有点儿凄凉了。从小时候起，她的头发就是弯曲的，几乎是金黄色。她的鼻子长得笔直，既不太尖，也不太扁，嘴角上生着一对好看的酒窝，令人想起她母亲那一张可爱的小嘴。她的皮肤细腻犹如葱皮，雪白得就象棉花一样。亲戚中有一些人对她的相貌肤色觉得费解，便只好拿她的端正的小耳朵来解释，认为它们颇有祖父的痕迹。伊莎贝尔姑妈则把她那半象欧洲人的相貌，归之于她母亲唐娜庇亚在怀孕中所抱的种种憧憬，因为她还记得曾有许多次看见她在圣安东尼的圣像前哭泣过。另外有一位表姐妹也抱有同样的意见，不同的只是她所说的又是另外一个圣徒，她认为不是圣母本人，就是圣迈克尔。另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是甲必丹蒂亚格的表兄弟，能够背诵《亚马特》[1]的，又企图在行星的影响中去找寻真正的解释。

大家都把她看成宝贝一样，玛丽亚·克拉腊就在笑颜和热爱之中长大起来了。当她身穿白衣，浓发上戴着百合花和素馨花，衣服背上还插着两只金银制成的小翅膀，手里捧着一对系有蓝色缎带的鸽子，在宗教游行队伍里出现的时候，就连神甫们也都不停地注视着她。事后，她是那么高兴，用她孩子气的天真纯

---

① 西班牙教士亚马特所写的一部经院哲学著作。

朴，讲起来是那么娓娓动听，使得欣喜欲狂的甲必丹蒂亚格只有再三赞美奥班多的圣徒们，又劝所有的人去买美丽的雕像。

在热带地方，十三、四岁的姑娘成熟很快，她们夜里还是一个花蕾，到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开成一朵花儿了。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到处都充满了神秘和浪漫气息，玛丽亚·克拉腊就在毕农多本堂神甫的建议之下，被送进了圣凯赛琳修女院，以便从修女们那里接受严格的宗教训练。她噙着眼泪告别了达马索神甫，告别了唯一的童年伴侣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这个小伙子在不久之后也出国到欧洲去了。在修女院里，要和外界接触，除了修女们的监视，还得隔着两重栅栏才能交谈。她就在那里度过了七年光阴。

唐拉斐尔和甲必丹蒂亚格各有各的打算，在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互相爱慕之后，就同意了他们的婚姻。这个婚约是在年轻的伊瓦腊出国若干年后订下的。当时，他们两个天涯海角，各在一方，处境也各有不同，但是心心相印，都同样快乐地庆祝这门亲事。

# 第七章　屋顶花园之歌

《所罗门歌》*

第二天早上，伊莎贝尔姑妈和玛丽亚·克拉腊老早就到教堂去望弥撒。玛丽亚穿得很雅致，手腕上挂着一串蓝色的念珠，一半也是当手镯用的。姑妈带着眼镜，为的是在领圣体时好读她的《救世经》。神甫刚一离开祭台，姑娘就表示她要回家了。这使她的善良的姑妈大吃一惊，她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她相信她的侄女是虔诚而热爱祈祷的，至少也该和一个修女那样。老太太只好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着，画了一个十字。听着姑妈这些严厉而慈爱的责备，玛丽亚·克拉腊本可用这番话来解释："慈悲的天主会宽恕我的，姑妈，因为天主一定比您更了解姑娘们的心！"

他们吃过早饭之后，玛丽亚·克拉腊等得不耐烦，就去绣一只丝荷包来作排遣。她的姑妈拿起一根鸡毛掸四处掸着，掸去前夜晚上狂欢盛宴所留下来的残迹。甲必丹蒂亚格正在忙着翻阅报纸。每次街上有一点动静，每次有一辆马车经过，都会使得这位姑娘周身发抖，心里怦怦地跳得更快。现在，她恨不得回到那清静的修道院去，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了。在那里和他相见，她

---

* 见《犹太圣经》第三部。

就可以不那么激动了！可是，难道他不是她幼年时代的伴侣？难道她们不是一块儿玩耍、有时还吵过嘴的吗？这一切理由我都用不着说了。要是你们——读者诸君，要是你们曾经恋爱过，你们就一定会了解；如果你们没有，那说来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此中奥秘是不必和局外人谈的。

“玛丽亚，我相信大夫说的话是对的，”甲必丹蒂亚格说，“你应该到乡下去，你的脸色苍白，需要新鲜空气。你觉得到马拉翁去怎样——或者到圣地亚哥吗？”玛丽亚·克拉腊一听说圣地亚哥，脸就羞得通红，一句也回答不出来。

“你和伊莎贝尔马上就可以到修道院去拿你的衣服，和朋友们告告别，”他继续说下去，仍然低着头，“你再也不在那里住啦。”

姑娘感到了一丝儿怅惘，这是我们和曾经过得很幸福的地方一旦长别的时候都要感到的。不过，另一个想法又把这个惆怅之感缓和下去了。

“再过四、五天，等你做好几件新衣服，我们就到马拉翁去。你的教父老早就不在圣地亚哥了。昨天晚上你也许看见那个修士了吧，一个年轻的神甫，他就是那边的新任本堂神甫，还是一个圣徒呢。”

“我认为圣地亚哥更好一些，弟弟，”伊莎贝尔姑妈说，“另外，我们在那里的房子也好得多，节日就快来了。”

玛丽亚·克拉腊听到姑妈这样说，真想去拥抱她。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听见一辆马车停下来了，她立刻变得脸色铁青。“嗯，可不是，”甲必丹蒂亚格回答说，接着，他变了声音叫了起来，“克里索斯托莫先生来啦！”

姑娘的针线从手里掉下来了。她想走开，可是一点儿也动

不了——浑身颤抖得十分厉害。这时，脚步声已经在楼梯上响着，之后，就听见了一个清新的、男子气概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具有一种魔力，使得姑娘马上控制住感情，一下子就躲进了一间摆满圣像的经堂里。甲必丹蒂亚格和他的堂姐哈哈大笑；连伊瓦腊也听见了关上房门的声音。姑娘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紧紧按住怦怦跳动的心房，仔细地听着。她听到了他的声音，听到了那长久以来，只有在梦魂中才能听到的亲爱的声音——他正在问起她哩！她欢喜得不知怎样才好，便向最靠近她的圣像亲了一吻，恰好吻在修道院院长圣安东尼的像上，他正是一个真身和雕像全都充满愉快、也永远使别人感到愉快的圣徒。随后，她又找到门上的钥匙孔，打算看看他，打量打量他。她微笑了。当她的姑妈把她从这个位子拉开的时候，她简直是情不自禁地抱住老太太的脖子，不住地吻了又吻。

"傻丫头，你怎么啦？"老太太终于说出话来，一面从老眼里揩去一滴眼泪。玛丽亚·克拉腊这才害起羞来，抬起一只丰腴的胳膊遮住了眼睛。

"来吧，来收拾收拾，来呀！"老太太疼爱地说，"他正在和你父亲谈你哩。来呀！别让他久等啊！"姑娘乖乖地象个孩子，跟着姑妈走进她的卧室。

甲必丹蒂亚格正在和伊瓦腊谈得热闹，伊莎贝尔姑妈走进来了，半拉着她的侄女儿。她呢，两眼向四处望着，就是不向屋里的两个人看。

两颗灵魂正在交谈的时候，他们用眼睛说话比用嘴唇说话来得更为完美，因为眼里所传出来的言语没有声音，不会损害他们欣喜欲狂的感情。那么，这两对眼睛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在这种时候，两个幸福的人儿互相用眼睛渗透到彼此的灵魂中去，

如果用言语来传达，那言语就显得迟滞、粗鲁、软弱无力了。这就和缓慢、震耳的隆隆雷声和眩目的电光一闪相比一样。就在这一闪之中，表现出已经知道的感情，已经了解的思想。如果要使用言语，也只不过因为支配整个身心、使之充满幸福的心坎上的愿望，有意叫整个身心都来唱起激动灵魂的欢乐之歌罢了。从情人眼里投来的询问，只在一闪之间，马上就看不见了。对于这个眼色，是没有言语可以回答的；要回答么，也只能是一丝微笑，一个吻和一声叹息。

不久，这一对情人就躲开了伊莎贝尔姑妈用扫帚扫起来的灰尘，来到屋顶花园。这里，他们可以在花木深处，无拘无束地谈心了。啊，红色的小丝拍花儿哟！他们唧唧哝哝地到底在谈些什么，使得你频频点头呀？告诉我们吧，你唇色鲜艳、气息芬芳的花儿！还有你，啊，微风哟！你在深夜万籁俱寂之中，在我们原始森林的深处，学到了许多稀奇的曲子，你说说吧！啊，太阳光哟！你是天主在大地上光辉灿烂的体现，你是有形世界中唯一无形的精髓，你来说吧。因为我，我只能叙述单调的平凡事物。但是看来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讲，我只好自己来勉为其难了。

天空一片蔚蓝，吹起了一阵清新的微风，风里还没有玫瑰花的香气，只把葡萄藤上的叶子和花朵吹得微微摆动。丝拍花儿、兰草、干鱼和中国灯笼也都摇晃起来了。船桨打在浑浊的河水中的声音，马车和大车走过毕农多桥时发出的隆隆声音，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可是他们就没有听见老姑母在嘟嘟哝哝地说些什么。原来老太太看见他们坐在那里，便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这样比较好，坐在这里，隔壁邻舍的人全都可以看见你们。"起初，他们谈一些不相干的事，尽找那些空洞而又甜蜜的无聊话说，很象欧洲国家里的那些自夸自赞——这些话，在家里

谈时很愉快也很甜蜜，但如果对外人谈起，就要惹人家失笑或皱起眉头了。

她象是该隐① 的姐妹，当然是醋心很重的，这时就向她的情人问道："你一直都在想念我吗？你在那些大都市里游览，和那么多的美人在一块，始终都没有忘记我吗？"

他呢，也是该隐的兄弟，就极力回避这些问题，运用一些虚言巧语。"我能够忘记你吗？"他一边回答，一边如醉如痴地盯着她乌黑的眼睛。"我能够背叛我的誓言，我的神圣的誓言吗？你还记得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吧？你看见我独自一个人在去世的妈妈身旁痛哭，就走近我来，把那只好久好久连碰一下都不准许的手放在我的肩上，对我说：'你妈妈死了，可是我却从来没有一个妈妈。'于是，你就陪着我哭起来。你很爱我的妈妈，她也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女儿。那时候，屋子外面正下着大雨，闪着电光，可是在屋子里，我好象听见音乐，还在死者那苍白的脸上看见一丝笑容。啊，但愿我的父母能够活着，看见你今天这个样子！当时我握住你一只手，同时也握住我妈妈的手，发誓说，不论天主替我准备下怎样的命运，我都永远爱你，使你幸福。那个誓言从来也没有在我身上成了负担，现在，我再一次向你发誓！

"我能够忘记你吗？你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上。在艰险的旅途中，想到你就增加了力量。在异国的孤寂里，想到你就使我的灵魂得到安慰。欧洲的影响，曾使我国许多同胞消磨了雄心壮志，忘记了祖国的苦难；我对你的怀念，就把这种影响抵消了。在梦里，我曾看见你站在马尼拉的岸上，注视着远方隐蔽在黎明的熹微中的地平线。我听见了那首缓慢悲哀的歌曲，它

① 据《圣经·创世记》第七章：该隐是亚当的长子，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人，曾因嫉妒杀死了他的弟弟。

唤醒了我快要沉沉睡去的情绪，它勾起了我心坎上的回忆，使我想起了我们童年时代的最初几年来，想起了那时候我们的欢欣、我们的游乐、以及你在我们镇上时那些栩栩如生的幸福往事。在我看来，你仿佛就是仙女、精灵、祖国富有诗意的化身，你美丽、天真、可爱、率直。你是菲律宾——这块和母国西班牙各种显著的美德相结合的国土——的真正的女儿，你有一个青年民族的种种值得羡慕的品质。在你身上，你融合了从两个民族承继下来的一切美丽可爱的东西。所以，老实说，我对你的爱和对祖国的爱，也都融合在一起了。

"我能够忘记你吗？不知有多少次，我觉得我听到你弹钢琴的声音，和你说话时的声调。我在德国的时候，每当我在黄昏时分，在充满了德国诗人们奇思幻想和历代神秘传说的森林里漫步，我就呼唤着你的名字，幻想着从幽谷深处升起的薄雾中看见你，或是从飒飒的树叶声里听见你的声音。那时候，农人们正荷锄归来，远远传来他们的歌声，我一听见，就感到他们的声音，似乎和我内在的声音谐合为一，似乎他们是在为你歌唱，从而把我的幻觉、我的梦想都变成真实。有时候，我在山径里迷失了路，夜幕慢慢地降临了——在那边是这样的——我还在徘徊游荡，在松林榉树、以及橡木丛中寻找路途。几点明月的流光，穿过浓密树叶中的空隙，射进来了，我似乎看到了你，一个模糊可爱的影子，站在点点斑斑的月光和阴影之间摇晃着。如果那时候，夜莺偶然发出各种不同的颤音，那我就以为是它看见了你，受到了你的感召。

"我想念过你吗？爱的狂热不仅给白雪以温暖，而且也给寒冰以彩色。意大利那万里无云、一片晴朗的美丽天空，使我想起了你的眼睛。它那风和日丽的景色，使我想起你的微笑。安达

卢西亚平原到处散发着芬芳，洋溢着东方情调，充满着风流事迹、诗情画意，使我想起了你对我的爱情。许多次在迷茫的月夜，在莱因河上划船时，我曾经看见你站在岸上白杨树丛之间，或在洛雷莱的岩石之上，再不然就在河流之中，在静夜里歌唱，仿佛你是一个安慰仙女，被派遣来慰问两岸上那些故宫残堡，解除它们的寂寞凄凉，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怀疑是不是我的幻想又在欺骗我了！”

“我没有象你那样出过远门，我只知道你的家乡、马尼拉和安蒂波洛。”她含着微笑说，可见她对他所说的话全都相信了。“但是，自从和你分手，进入修道院以后，我一直都是想念着你的。只是在听我忏悔的神甫命令我不许这样做的时候，我才暂时抛开你不想了。神甫还罚我念了许多经来赎罪呢。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我们玩的那些游戏，那些争吵。你常常去拣最漂亮的贝壳，到河里去摸些最圆最滑的五颜六色的小石子，我们拿它们做游戏玩。你很笨，老是输，输了我就用手掌打你。可我总是当心着不要打重，因为我怜惜你呀。在那些游戏里，你老做假，比我做得还多，因此我们经常吵架散场。你还记得那一次你真的生了我的气了吗？那次使我难受极了。可是后来我在修道院里想起这桩事情，我又笑了，巴不得有你在一起，再来争吵一次，那我们又可以再和好一次了。有一次，我们跟你妈妈去到一条掩盖在密竹丛下的小溪里沐浴。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呢。两岸长着许多花草，它们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儿，你都用拉丁文或者西班牙文告诉我了，那时候你已经在阿特内奥市立学校上学啦。当时，我一个字也没听，只顾自己去玩，一下追逐针一般细的蜻蜓，一下又去追彩虹色的、贝壳色的成群在花间飞舞的蝴蝶。有时候我试图去捉在河边青苔和石头之间游来游去的小鱼儿，有时候我伸手去吓

它们。有一次你突然不见，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回来后你带来一顶用树叶和香橙花扎成的花冠，放在我的头上，叫我做‘赫洛’①，你自己戴的是一顶用蔓草扎成的帽子。可是你妈妈一手就把我的花冠拿去了，用石头把它砸碎，又用皂荚混在一起，要替我们洗头。你眼中含着泪水，说你妈妈不懂得神话。‘傻孩子！’你妈妈大声说，‘等会儿，你才知道头发闻起来有多香哪！’我笑了，你可是生起气来，不再和我说话。以后那一整天，你都把脸儿绷得紧紧的，我简直想哭。我们回到镇里来的路上，太阳照得热呼呼的，我从路旁摘了几片鼠尾草的叶子，递给你让你插在帽子上，免得头痛。你笑了，握住我的手，我们又和好了。”

伊瓦腊快乐地微笑着，他打开皮夹，从里面取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几片干枯发黑的叶子，发出一股幽香。“这就是你那鼠尾草的叶子，”他说，回答她询问的目光。“这就是你给我的一切了。”

她也从胸前拿出一个白缎子做的小荷包来。“不许碰！”她轻轻拍着他的手掌说，“这是一封告别书哩！”

“是我在出发前写给你的那一封吗？”

“难道你还写过第二封吗，先生？”

“信里我写了些什么？”

“许多花言巧语，一个借钱不想还的人所说的那些借口，”她微笑着回答，借此使他明白这些花言巧语对她是怎样地甜蜜。“你安静些儿，我读给你听。你那些好听的词句我就省掉了，免得你听了受罪。”

她把信高高地举了起来，免得他看见了她的脸，开始读起

---

① 古代希腊文学作品中常常提到的牧女。

来："'我的……'我的什么就不念啦，因为那不是真话。"

她的眼睛顺着句行看下去：

"不管我怎样恳求，我父亲还是希望我去。他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成人了，你必须想想你的将来，你的责任。你必须懂得生活的科学，这是你祖国无法教给你的，那样你将来才能对祖国有用。如果你留在这里，在我的庇护下，在这种做生意的环境中，你是不能学会用远大的眼光看问题的。一旦你失去了我，那你就会成为我国诗人巴尔塔萨尔①所描绘的那样的植物：它生长在水里，只要失掉一点儿水分，碰上一点儿热气，它就会枯萎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差不多是一个男子汉啦，可是你还在哭！'这些责备使我很伤心，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父亲我爱你。我父亲沉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声音发颤地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懂得爱吗？你以为你父亲不爱你吗？你以为他舍得和你分手吗？你母亲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久，今后我就只好独自一人步入老境，走向依靠你的青春来帮助我、安慰我的晚年了。可是我宁愿孤独，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你再见一面。但是你得想一想别的、更重大的事情。你的前途无量，而我的呢，已经快成过去了。你的爱情才刚被唤醒，我的已经快要死亡。烈火正在你的血液中燃烧，我的却已经逐渐变冷了。你还在哭，还在舍不得为着将来，牺牲现在，虽然那对你自己、对你的祖国都是有用的。'我父亲两眼噙着泪水，我就在他的面前跪下了，我抱住他，请他宽恕，我向他保证决心出发……"

听着听着，伊瓦腊越来越激动。她看见他脸色苍白，不住地来回踱着步子，只好停止，不再念下去。

---

① 巴尔塔萨尔（1788—1862），菲律宾用他加禄语写作的诗人。

“你怎么啦？你有什么心事吗？”她问。

“你差点儿叫我忘记了我还有要办的事，我得马上回镇去，明天就是纪念死者的日子了。”

玛丽亚·克拉腊一声不响，只是用两只梦幻般的大眼睛盯住他望了一会儿，接着就摘了几枝鲜花，带着深深的感情说：“去吧，我不再留你了。反正不几天我们又可以见面的，把这几枝花放在你父母的坟前吧。”

几分钟之后，青年由甲必丹蒂亚格和伊莎贝尔姑妈陪同着，走下楼梯。玛丽亚·克拉腊躲在经堂里。

“请你吩咐安登把房子收拾好，玛丽亚和伊莎贝尔就要来了。祝你一路平安！”伊瓦腊跨进马车去时，甲必丹蒂亚格说。马车立刻朝圣加夫列尔广场的那个方向驰去了。

过后，为了安慰正在圣母像前哭泣的女儿，她父亲就对玛丽亚·克拉腊说：“别哭了，点上两支两里亚尔一支的蜡烛吧。一支点给圣罗克①，一支点给保佑旅客的圣拉斐尔。另外，在保佑旅途平安与诸事如意的圣母像前点上灯，如今盗匪那么多，宁可现在花上四里亚尔的蜡烛，和六个库阿多的灯油，也免得以后要花上一大笔赎款。”

---

① 迷信的人认为圣罗克是唐多的守护神，祈求他驱走瘟疫。

# 第八章　回　忆

伊瓦腊的马车从马尼拉繁华地区的一角穿行而过，这里，就是昨天晚上使他感慨万端的地方，可是今天在白日之下，又使他不由自主地笑容满面。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显得忙忙乱乱的。不知有多少风驰电掣的车辆：双轮的、四轮的、各式各样的马车；也不知有多少来来往往的行人：欧洲人、中国人、本地人，每一个人都穿上自己的特殊服装，还有卖水果的小贩、兑换银钱的商人、光着上身的脚夫。街道两旁又是杂货铺，又是小吃摊、饭馆以及各种店铺。街上甚至还有由脸上毫无表情、一切无动于衷的水牛拉着的大车，那些水牛，看起来似乎觉得驮着重荷很有意思，一面走一面还不厌其烦地咀嚼着。这一切喧嚣，这一切杂乱，连太阳本身以及一股股特殊的气味、五色缤纷的色彩等，都在青年的头脑中唤醒了业已沉沉睡去的无数往事。

街道还没有铺起来。接连两个晴天，就会使满街尘土飞扬，使来往行人不住地咳嗽，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可是下一天雨，又会造成一摊摊泥水洼子，到了夜晚，就反映出马车上的灯光，把泥浆溅起来，一溅几码远，溅在来往于狭窄人行道的行人身上。也不知有多少妇女，把她们的绣花鞋失落在这些泥泞里！

这里，还可以看到一排一排的犯人正在修铺街道，他们的头发都剃得光光的，穿着短袖衬衫，裤子只到膝盖，每个人身上都有蓝色的字母和号码。他们的腿上锁着铁链，铁链的一部分裹

着破布以防擦伤，或者也许是免得铁链过分冰凉。他们每两个人锁在一起，头上烤着毒日，炎热和劳累把他们弄得疲惫不堪了，但还要让自己队伍中的一个犯人用鞭子抽打着，驱赶着。这个人也许因为自己具有虐待别人的权力而感到自慰。这些囚犯个个身材高大，脸色阴沉。伊瓦腊从来也没看见过他们露出一丝笑容，使他们的脸开朗一下；可是每当皮鞭嗖的一声落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的眼睛就会火花一闪，或者每当一个过路行人把吸过的雪茄烟头扔给他们时，他们的两眼也会发出光辉。离烟头最近的人，就把它捡了起来，藏在帽子里，其余的仍旧用冷冷的眼光盯住过路行人。

这些敲石块填平水洼子的声音，这些锁在肿脚踝上的沉重脚镣发出来的清脆的丁当声，在马车驰过之后，似乎还在伊瓦腊的耳边停留着。他想起了小时候在他幼小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情景，不禁感到毛骨悚然。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火也似的太阳笔直地照在一辆大车上。车旁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不幸的人，已经没有气了，但两眼还半睁着。另外有两个人正在闷声不响地扎一副竹制的尸架，脸上丝毫也没有露出愤怒、悲哀或者焦躁的表情，因为这正是本地居民共同的命运：“今天死的是你，明天就轮到我了。”他们对自己这么说。人们匆匆走过，谁也不来注意。妇女们走过来，好奇地看上一眼，就又漠不关心地走开——这样的情景太平凡了，已经打不动她们的心了。一辆辆马车走了过去，从漆得光亮的车身上，反射出晴空上火一样的太阳的光辉。只有他，一个刚从乡下出来的十一岁的孩子，只有他深受感动，也只有他，在夜里做了一场噩梦。

那座有名的巴尔卡斯桥，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是一座很好的菲律宾浮桥，尽管有天然的缺陷，尽管随着巴石河的波浪忽高

忽低，而且受到这条河一再的摧残，终于毁在它的手里，但还是起过它最大的作用。圣加夫列尔广场的那些白果树并没有长大起来，仍然是当年那种矮小、弱不禁风的样子。埃斯科尔塔大街看起来也没有以前漂亮了。虽然在以前有一排店铺的地方，现在已经修起了一座堂皇巍峨的大厦，朝街那面还立着一排排刻了女人像的石柱。引起他注意的是新架起来的那座西班牙桥。在河右岸埃斯科尔塔大街的尽头，也就是罗梅罗岛的起点，有一排排围绕在树林和竹丛中的房子，使他想起以前那些清凉爽快的早晨，那时候，他经常划着小船，经过那里到乌利一乌利温泉去。

一路上他遇见了许多马车，由一对对漂亮矮小的马匹拉着。坐在里面的有政府的职员，看来他们正在到办公室去，还在半睡未醒；也有军官，也有中国人，也有表情严肃的修士和教区会议议员。在一辆雅致的四轮马车里，他好象看见了达马索神甫。神甫皱起眉头，表情严峻，可是还没有看清楚，马车已经过去了。现在甲必丹梯农在愉快地向他打招呼了。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坐在一辆轻便马车里急驰而过。

他的马车一走下桥面，马就沿着萨瓦纳大街快跑起来。从左边的阿罗赛洛斯雪茄烟厂传来了女工们敲打烟叶的声音。伊瓦腊回想起自己小时候，一闻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弥漫在巴尔卡斯桥上的强烈烟叶味就感到难受的情景，不禁露出了微笑。雪茄烟厂里女工们那些生动的谈话和敏捷俏皮的回嘴，使他想起了马德里的拉瓦皮埃斯区，那里的制烟女工们，常把警察嘲笑得狼狈不堪。

马车经过了植物园，这地方把他这些愉快的回忆一下子驱散了。对比的恶魔偏偏把欧洲的一些植物园引上了他的心头。在那些国家里，为了让一片叶子长起来，或让一朵花儿开放，都

得费很多人力和大量金钱。他又想起了别的一些殖民地国家的植物园，花草的数量很多，管理得也十分好，而且公众全都可以到里面去游览。伊瓦腊把视线转向古老的马尼拉。它依然围着城墙和壕沟，象一个多病的姑娘，穿起她祖母年轻时候的衣服一样。

接着，他看见了大海，他的视线随着海水消失在飘渺的远方！"对岸就是欧洲，"青年人想道，"是的，欧洲；那里住着可爱的人民。他们不断地努力寻求幸福，早晨还在编织的美梦，到傍晚就幻灭了，然而他们还是很快乐，他们哪怕在危难之中也非常快乐。是呀，在那无边无际的大海的对岸，有一些具有真正精神文明的国家，即使他们并不反对物质文明，也仍旧比那些只崇拜精神文明并以此夸耀的国家，更具有精神文明！"

但是，这些冥想也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了，因为他看见了巴贡巴扬广场① 的小小山丘。这个靠近卢内塔的荒凉土岗子引起他的注意，唤醒了他的回忆。他想起了那个曾经启发他的智力，使他懂得善良和正义的人。不错，那个人留传给他的思想并不算多，可是那些思想却不是毫无意义的重复。它们就是放在进步的光辉灿烂的聚光点下也不会黯然失色。那个人是一个年老的神甫。他临死时的赠言还在伊瓦腊的耳边萦绕着："不要忘记，如果知识是人类的遗产，那么，只有勇敢的人才是它的继承人。"他提醒他说，"我从我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我都尽力传授给你了。我也努力在这些东西上增加一些，尽我所知的都传给后一代。今后，你对于你的后来人也照样做吧。你还可以把它们增加三倍，因为你就要到那些富裕的国家去了。"说完之后，他微笑着加上一

① 西班牙殖民政府处决政治犯的地方，位于马尼拉旧城东郊。本书作者黎萨尔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就在这里被西班牙殖民政府杀害。

句，“他们到这里来寻找财富，那么，你就到他们那里，寻找我们这里没有的另一种财富吧！可是，要记住，闪烁的不一定都是黄金。”过后，这位老人就在那个小山丘上就义了。

回忆到这里，青年喃喃地发出声音说：“不，不管怎么样，祖国菲律宾第一，西班牙的女儿菲律宾第一；母亲西班牙第一！不，命运所决定的事情，不会玷污祖国的荣誉，决不会！”

他没有怎么注意埃尔密塔区——那个从灰烬中重生的火凤凰。以前，那里曾是一片棕榈叶盖顶的房子，现在都变成漆上红漆的波浪形铁板的屋顶，墙壁都是白的或者蓝的了。他也没有注意马拉特，或门前大树成林的骑兵兵营，更没有注意那些居民，或他们那些遮蔽在香蕉树和槟榔树中间、用棕榈叶做屋顶的小屋。这些小屋有的是尖塔形，有的是棱柱形，都是由每户人家的家长，象搭窝一样搭起来的。

马车继续朝前奔驰，不时碰见由一两匹小马拉着的、带篷子的大车。从麻制的马缰来看，这些大车都是从乡下来的。赶车的人看到一辆漂亮的马车走过时，也会朝车座瞥上一眼，不过他们什么也不说，不打招呼就驶了过去。有时候，在热带灿烂阳光的直射下，晒得尘土飞扬的大路上，也会出现一辆由缓慢冷漠的水牛拉着的笨重大车。骑在水牛背上赶车的人唱着悲凉单调的歌曲。歌声一会儿跟干燥的车轮擦在巨大车轴上的吱吱声混在一起，一会儿又和木橇的破旧滑板沉重地拖过尘土飞扬的车辙时的沉闷嚓嚓声相掺杂。牛群正在宽阔的牧场和田野上吃草。白色的水牛鸟安安稳稳地停在水牛背上，陪伴着它们，它们有些正在反刍，有些又满足地、懒洋洋地在嚼着丰盛的青草。远处，几匹小马驹在那儿嬉戏，它们跳跳蹦蹦，跑来跑去的；有一匹鬃毛浓密、英俊健壮的长尾巴种马在后面追赶它们，它不时嘶叫

着，大地在它坚硬的蹄子下颤动。

现在，我们就让这位青年去做他的梦，或者打一个盹吧。因为此刻，不论田野里悲凉的诗意，或者生动的景色，都引不起他的注意了。他正在思索着一些捉摸不定、解释不清的事情，因此对他来说，那照耀在树顶上的太阳已失去了魅力。这时，阳光真是炎热极了，它使得那些脚底长满老茧的乡下人，也觉得地面热得烫脚，只好赶快走路，又使得村子里的居民在白果树下或竹丛的浓荫里歇一歇气，那么，趁着这青年的马车向前奔驰，过竹桥，下陡坡，因为道路不平，就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驶着的时候，我们回头来再谈谈马尼拉城里的事。

# 第九章　地方上的事

伊瓦腊并没有看错，坐在那辆四轮马车里的，确是达马索神甫。他正驶向青年刚刚离开的那座房子。

“你们到哪儿去呀？”神甫向玛丽亚·克拉腊和伊莎贝尔姑妈问道，她们两个正要跨进一辆镶着银饰的马车。神甫满怀心事，他轻轻地拍了拍玛丽亚的面颊。

“到修道院去拿我的东西。”姑娘回答说。

“啊哈！啊哈！我们瞧瞧谁的本事大，我们等着瞧吧。”修士心不在焉地嘟哝着，一面低着头，缓步转身向台阶走去，把两个妇女弄得惊讶不已。

“他一定要讲道了，正在背诵词句呢。上车吧，玛丽亚，不然我们就要迟到啦。”伊莎贝尔姑妈说。

我们不知道达马索神甫是不是在准备讲道，不过，确实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压满他的心头，因为他并没有把手伸出去，甲必丹蒂亚格差不多要跪下去才吻得着他的手。

“圣蒂亚格，”修士开口就说，“我有件要紧事要和你谈，咱们到你的办公室去。”

甲必丹蒂亚格开始不安起来，他心里乱得甚至不知要说些什么才好，可是他照办了，跟着神甫的笨重身子走了进去，神甫关上了门。

趁他们在室里密谈的时候，我们来看看锡维拉神甫在干些

什么。这位精明的圣多明我会的修士并不在他的住宅里，因为做完弥撒以后，他很快就到他那个修会的修道院去了。修道院坐落在伊莎贝尔二世城门里边，它有时也叫麦哲伦城门，这就要看是哪个家族在马德里当权了。他顾不得巧克力的浓郁香味，也顾不得从钱库里传来钱箱和银币的丁当声，就连管帐修士毕恭毕敬地向他敬礼，他也几乎来不及回答，就走到里边，穿过了几条走廊，在一扇房门上敲了几下。

"进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叹息着说。

"愿天主保佑您恢复健康，"年轻的圣多明我会的修士走进去向他致敬说。

一张宽大的扶手椅里坐着一位年老的神甫。干瘦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很象利维拉①所画的圣像。他的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上面的两道浓眉差不多时刻都是紧皱着的，因此更加显得目光炯炯。锡维拉神甫交叉着两只胳膊，站在圣多明我古老的圣衣下面，十分关切地望着他。接着低下头去，静静等候着。

"唉，"老人叹息了一声，"他们劝我去开一次刀，开一次刀哩，埃尔南多，象我这样的年纪还去开刀！这个国家啊，这个要命的国家！接受我这个病的教训吧，埃尔南多！"

锡维拉修士慢慢抬起双眼，盯住病人的脸："那么，您决定怎么办呢？"他问。

"等着死呀！唉，别的我还能办什么？我的苦受得太多了。……我也曾使许多人受过苦，现在我在还债呀！你好吗？来这里有什么事？"

"我来和您谈谈您委托我办的那件事儿。"

---

① 何塞·利维拉（1591—1652），西班牙画家、雕刻家。

“哦！这事怎么样了？”

“呸！”青年用厌恶的口气回答说，一面坐下身子，带着轻蔑的神色掉过脸去。“他们告诉我们的尽是些好听的瞎话。那个年轻的伊瓦腊是个有见识的小伙子。他看去并不傻，我相信他是个好青年。”

“你真的相信？”

“敌对的行动昨晚就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是怎样开始的？”

锡维拉神甫简单地叙述了一下达马索神甫和伊瓦腊之间发生的事，末尾又说，“还有，这个青年就要和甲必丹蒂亚格的女儿结婚。她是在我们的修道院办的学院里受教育的。他有钱，所以不愿树敌，免得去冒损失财产或损失幸福的危险。”

病人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是的，我也是这样看。有那样一个妻子和那样一个岳父，他的全部身心都是我们的了。不然的话，他倒不如公开宣布是我们的敌人。”

锡维拉神甫惊奇地看着老人。

“我的意思当然是为了我们神圣的修会的利益着想。”老人补上一句，吃力地喘着。“我是宁愿接受公开的攻击而不愿接受朋友们那种无聊的赞美和奉承，那才真正是花钱买来的。”

“那么，您以为……？”

老人忧郁地看着他。“你把这个清清楚楚地记在心头，”他喘着气回答说，“人们相信我们一天，我们的权力就能存在一天。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政府就会说：‘人们攻击修会，是因为人们把修会看成是获得自由的一个障碍，既然如此，那么政府就要保护修会。’”

“可是假如政府听信了他们，又该怎么办？有时候，政府

也……”

“决不会的。”

“可是，如果政府贪婪到竟想夺取我们取到手的东西……如果有一个鲁莽的、大胆的……”

“那就让他去倒霉好了！”

两人都静默了一会，病人又接着说道：“再说，我们也需要他们的攻击来保持我们的清醒，使我们看出自己的弱点，以便设法改进。过分的谄媚会使我们受骗，使我们睡大觉，让人们在墙外嘲笑我们。有一天，我们成了嘲弄的对象，我们就要完蛋了，就象在欧洲一样。金钱就不会流到我们的教会里来，谁也不来买我们的圣衣、圣索这一类东西了。我们一旦没有钱，就再也不能够控制人们的良心。”

“但是我们总还有我们的地产，我们的财产。”

“一切都要失掉，就如同在欧洲一样！最糟糕的是我们正在替自己送终。例如说，我们这种没有止境的欲望，每年都在任意增加地租，我在每次修会会议上都对它进行斗争，可是白费气力。这种欲望就会毁掉我们！本地人只好到别的地方去买田地，那里的收益和我们这里一样，或者比我们这里还好。我怕我们已经在走下坡路啦。quos vult perdere Jupiter dementat prius.①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应该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人们已经在唧唧哝哝啦。你们的决定很好：别人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只来保住我们现有的特权。我们不久都要去见天主，就让我们洗手不干了吧……但愿慈悲的天主怜悯我们的软弱！”

“那么您以为租金或税款……”

---

① 拉丁文：“神要毁灭谁，就先叫他成为疯子。”

"咱们别再谈钱了。"病人厌恶地打着手势拦住他。"你说那个中尉曾经威胁达马索神甫说……"

"是呀，神甫，"锡维拉修士微微一笑，打断他的话说，"可是今天早晨我碰见了他，他说他对昨晚发生的事很为抱歉，说葡萄酒把他灌醉了，又说他相信达马索神甫也是一样。'那么，你的威胁呢？'我开玩笑地问他。'神甫，'他说，'要是关系到我们的荣誉，我是说了话要算数的。可是我不是，过去也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因此，至今我才只带两颗星。'"

两人又谈了一会儿别的不关重要的事，然后锡维拉神甫就告辞走了。

不错，中尉并没有到总督府去，可是总督对这一切已经统统知道了。有一次，他正在和他的幕僚谈到马尼拉报纸用彗星和天上的幽灵来影射他、暗暗地讽刺他时，其中有人就把达马索神甫的这件事告诉了他，虽然基本上都是事实，但也免不了渲染一番。

"你是从谁那里听来的？"总督大人含笑问。

"从拉陆哈那里，他今天早晨在办公室里告诉大家的。"

总督又微笑了一下，说："我们不必生女人或修士的气。在我留在这里的期间，我打算和大家和睦相处。因此，我不再和穿长袍的男人争吵了。再说，我知道修会省级会长已经不把我的命令放在眼里了。我曾要求把那个修士调职，作为对他的处罚，可是他们却把他调到更好的市镇去，玩一套正如我们在西班牙所说的'修士们的鬼把戏'。"

但是，等到总督大人身旁已经没有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再微笑，自己对自己叹息着说："如果这里的人不那么笨，我真要给那些神甫大人一点儿颜色看看。不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命

运，那么，我们也只好照着别人做的那样做了。”

在这时候，甲必丹蒂亚格已经结束了他和达马索神甫的谈话，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达马索神甫已经结束了他跟甲必丹的谈话。

“现在你已经受到警告了！”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临别的时候说，“如果你事前和我商量一下，如果我问你的时候，你没有对我撒谎，这一切原都可以避免的，以后不要再跟我耍这些笨花招，相信你的保护人好了。”

甲必丹蒂亚格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一面思索着，一面叹息着。突然，他好象想起了一条妙计，就跑进了经堂，吹熄了为保佑伊瓦腊旅途平安而点起的蜡烛和油灯。“路远得很，现在还来得及，”他喃喃地说。

# 第十章 圣地亚哥镇

圣地亚哥镇几乎紧靠着湖边，四周给牧场和稻田团团围着。这里生产的白糖、大米、咖啡和水果等，不是出口外地，就是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中国人。

每当天气晴朗，小孩们就爬上教堂钟楼的楼顶去玩。那里，布满了薜萝和青苔，显得十分美丽。举眼一看，四周的美景都展开在眼前，孩子们不禁快活得欢呼起来。下面万家屋顶，有沼泽棕榈叶盖的，有瓦片盖的，有波浪形铁板盖的，也有棕榈叶盖的，中间还间隔着丛林和庭园。从这万屋丛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指出自己的家、自己的小窝来。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当作标记：一棵树儿，那叶子稀疏的罗望子树，那结实累累、就象阿斯他特女神或者满胸乳房的埃弗塞斯的狄安娜女神①的椰子树，一株弯了腰的竹子，一棵槟榔树，或者是一棵接了枝的小树等等。再远一点，就是那条河了。一条巨大的蟒蛇，横卧在碧绿的地毯之上。沿着沙石的河道，到处矗立着岩石，把奔流的河水激成了微波小浪。那里，两岸高耸，河道狭窄，岸上长着一些盘根错节、露出根子的树木；这里，河床又成了一个缓慢的斜坡，河面豁然开朗，水流潺潺而下。在更远的地方，有一座建筑在高岸边缘上的小茅屋，它似乎不怕狂风，不怕危立高处，也不怕下

① 阿斯他特是腓尼基人信奉的掌管丰收和生育的女神，也就是希腊人信奉的掌管狩猎和贞洁的月神狄安娜。

临深渊。从它那细细的屋柱看来，仿佛是一只两眼紧盯着一条蛇、就要一口啄下去的巨大的长腿鸟儿。两岸间的交通，就由一座由棕榈树干以及其他还没有去掉树皮的树干结成的便桥联系着。这座桥摇摇晃晃，虽然不安全，但却是一个绝妙的发明，因为可以在上面作健身体操，练习保持身体平衡，我们绝不可加以轻视。老太太们头上顶着篮子渡桥时那种步履艰难的样子，老头儿战战兢兢地走着把手杖掉在河里的那副怪相，都使得在河里洗澡的孩子们乐不可支。

但是，特别引人入胜的，要算在田海中那一片万绿的丛林了，它简直可以称为"林岛"。林中有数百年的参天古木，树干已经中空。它们只有在树顶受了电击，起火后才会死去……据说起的火也是在原地自行遏止，自己熄灭的。林中又有巨石巉岩，时间和大自然就在它们身上裹上苔藓，给它们穿上丝绒外衣。洼地上堆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尘土，由于雨水不断地冲击，鸟雀含来了种子，于是，热带的花草植物，便都茂密地生长在灌木矮林之间。交织着的藤萝蔓草垂帘也似的从树枝上倒挂下来，有些就缠在树木的根上，有些又顺着地面伸延出去，仿佛花神并不满足，还要在花草之上又添花草。树干的裂缝中都长着苔藓和菌藻，还有兰花——这些优雅的客人就绕在好客的树木的密叶上，彼此亲爱地拥抱着。

关于这座森林，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那是乡民们十分敬畏的。其中有一件最可靠、因而知道和相信它的人也是最少的说法，似乎是这样的：当这个镇子还是一大堆破烂的茅屋、那些所谓街道中遍地杂草丛生、野猪和麋鹿在夜里到处出没的时候，有一天，这里来了一个双眼深陷的西班牙老人，他的他加禄语说得相当不错。他在这里巡视了一遭，考察了一遍之后，就询问谁

是这座拥有不少温泉的森林的主人。有些人出来承认了，老头子便用衣物、珠宝和一笔现款，换得了它的主权。可是不久之后，老头子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人们正以为他是被什么人绑架了的时候，偶然一股臭气从附近的树林中传了出来，引起了几个牧人的注意。他们顺着气味跟踪找去，发现了老人快要腐烂的尸体，吊在一棵菲律宾榕树的枝桠上面。在活着的时候，他那深沉空洞的声音、他的深陷的两眼以及干巴巴的笑声，使人十分害怕。可是现在，他自己把自己吊死，更使得妇女们在睡梦中得不到安宁。有些人就把他给的珠宝扔进河中，把衣物也烧掉了。自从他的尸体被埋在那棵榕树下面以后，谁也不肯冒险走近那里。有一个牧人，因为找寻失散了的牲畜回家晚了，说他在那里看见了灯火。有些胆子大的青年走到那里去时，还听见呜咽的哭声。有一个失恋的青年，为了博得他骄傲的情人一笑，同意在那里过夜，而且为了取得凭证，又答应把一根长长的藤蔓拴在榕树树干上。可是这青年就在第二天早上得了急病死了。直到如今，环绕着那地方的传说故事，还有许许多多。

西班牙老头的尸体被发现后几个月，那里出现了一个青年，显然是个西班牙人和当地人的混血种。据他自己说，他是死者的儿子。他在那里定居下来，致力耕种，特别是种植靛青。唐萨图尼诺是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性情却象烈火一般，有时候甚至十分凶暴。可是他精力旺盛，又十分勤勉，他在父亲坟上筑了一道围墙，但是隔了很久很久才去上一次坟。他到上了点年纪之后，才和一个马尼拉的少女结婚，她就是克里索斯托莫的父亲唐拉斐尔的母亲了。拉斐尔打幼年时候起，就成了那一乡的宠儿。他父亲倡导的农作方法，很快就推广起来。新的移民大批大批地涌来，中国人也来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村子，有了本地

的神甫。后来，村子又变成了镇，老神甫去世，达马索神甫来了。

在这期间，他父亲的坟和四周的地仍然原封不动。有时候，一群孩子手拿棍棒，身藏石块，壮起胆子到那里去采番石榴、万寿果、爪哇李等果子。可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正当他们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或者正当他们带着敬畏之心，静静地盯着那根摇晃在榕树枝下的破烂绳子看的时候，就有石块飞落下来；从哪里来的，他们可不知道。这时，孩子们就惊慌地喊着："老头儿来啦！老头儿来啦！"连忙丢下棍棒，扔掉果子，从树上跳下来，急急忙忙地穿过岩石，钻过树丛，拚命逃跑。直到跑出树林很远，才停下脚步；有的气喘吁吁，脸色苍白，有的哭哭啼啼，只有少数几个人哈哈大笑。

# 第十一章　统 治 者

## 分 而 治 之

（新马基亚维利*）

谁是这个市镇的统治者？

唐拉斐尔在世的时候，虽然是镇上最有钱的富翁，占有的土地最多，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受到他的照顾，可是他却不曾走进统治者的行列。他为人很谦逊，并不重视自己对地方所作的贡献，因此在这个镇里，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拥护他的派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当人们看见他遭受攻击时那种举棋不定的样子，大家便都一齐起来反对他了。

那么，是甲必丹蒂亚格？不错，当他来到这个市镇的时候，债户们奏起音乐，设宴招待，大送礼物。他的桌上堆满了最鲜美的水果。如果债户猎到一只野猪或麋鹿，总要送给他四分之一。如果他认为某一个债户的马很漂亮，在半个钟头之后，那匹马就已养在他的马厩中了。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可是人们在背后就嘲笑起他来，私下都管他叫"小斯蒂亚格"。

也许是镇长吧？不是。他只是一个受气鬼。他不能指挥，

---

* 马基亚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了建立和巩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者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只能服从指挥；他不能命令，只能接受命令；他不能驱使，只能受人驱使。尽管这样，他还得为这些别人所下的命令对省长负责，就好象万事都由他自己决定似的。不过有一点也得提到：镇长的职位不是偷来也不是抢来的，为了这个职位，他花了五千比索并受了许多屈辱。但一想到这个职位给他带来的收入，这些代价也就够低廉的了。

那么，可能是天主了？噢，善良的天主既没有搅乱过居民的良心，也没有妨碍过他们的睡眠。至少，他没有叫他们害怕得发抖。如果神甫在讲道时偶尔提到天主，他们就一定会渴望地叹息着说："啊，但愿真有一个天主就好啦！"居民对于善良的天主是不去注意的，因为圣徒们已经使他们够忙的了。对这些可怜的人来说，天主业已变得象那些不幸的帝王一样，他被王公大臣所包围，老百姓只有对这些人才是毕恭毕敬的。

圣地亚哥镇很象罗马，但不是老奸巨滑的罗慕勒斯① 拿耕犁筑起城墙的时代，也不是罗马的后期，流尽了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的鲜血，向世界发号施令的时代，不是的，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罗马，不同的是罗马当年有大理石的纪念碑，有圆形的大竞技场，而我们就只有篱笆编的纪念碑和棕榈叶盖成的斗鸡场罢了。本堂神甫就是梵蒂冈的教皇，国民警卫队长就是奎里纳尔宫中的意大利国王；当然，一切都是棕榈叶和竹子规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这里也和那里一样，不断地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当头头，认为对方是来侵犯他权利的人。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他们每个人的特征。

贝尔纳多·萨尔维神甫，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年轻的、沉默

---

① 传说中的古罗马第一个国王。

寡言的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他的习惯，他的行为态度，都和会里其他修士迥然不同，甚至和他的前任，那凶暴的达马索修士也十分相异。他是个面带病容的瘦个儿，经常愁眉不展，可是对教职克尽己责，对自己的名声也备加爱护。他到职后一个月，几乎全镇的人都加入了可敬的第三会，使得他的对手圣母玫瑰会大为头痛。他看见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四、五件圣衣，每个人的腰里都围着一条苦带，又看见宗教游行队伍中的死尸和鬼魂都穿上粗蓝布衣服，他的灵魂不禁快活得跳起来了。由于出售——我们应该说施舍——为了超度灵魂和打退魔鬼所必需的用品，教堂里的圣器管理长还发了一笔小财。因为大家都知道，魔鬼已经变得那么羞怯，连对一片花布也不敢正视一眼，对绳子上打的结都感到害怕了。可是想当年，正如《旧约·约伯记》上所载的那样，他曾当面违抗天主，怀疑天主的话，他还携带救世主耶稣掠空而过，过后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里，他又携带鬼魂，据说后来还携带过菲律宾人的鬼魂。可是这一切，顶多只能证明我们这个世界有了进步，魔鬼却很落后，或者至少象一切久居黑暗中的东西一样，变得非常保守了。不然的话，我们只好说他就象十五岁的大姑娘那样软弱。

上文已曾提到，萨尔维修士在尽自己的职责方面极其认真，在国民警卫队长看来，简直是太过于认真了。他讲道的时候——他是很喜欢讲道的——所有教堂的门都得紧闭起来。这一点，他很象罗马的尼禄皇帝①。尼禄在唱歌时就紧闭剧场大门，不许一个人溜走。不过修士这样作是为了拯救灵魂，而皇帝只是在腐化它们。萨尔维神甫很少使用拳头，他的部下犯了过

---

① 尼禄(37—68)，罗马著名暴君。

错，他经常都采用现金罚款的办法。在这方面，他和达马索神甫完全不同，达马索神甫惯于用拳头和手杖来解决一切问题，他是怀着最大的善心来施行这种处罚的。但是，对于这，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因为他深信要管理好这些印第安人便只有打，这是一个熟悉情况到能够发表著作的修士，在书里这样说的。而达马索神甫又是一个在书上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的人，尽管许多人都可能有理由来抱怨他的这种轻信。萨尔维神甫虽然很少打人，可是，正如镇上一位以哲人自命的老人所说，他失之于量者就补之以质。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拿这个来责备他，因为斋戒和禁欲已使他的血色减退，使他的神经失调，而且人们都在说，他已变得糊里糊涂了。因此，不管本堂神甫是大吃大喝的达马索神甫也好，还是斋戒禁欲的萨尔维神甫也好，圣器管理员们背上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多大区别。

唯一敢和这个倾向于世俗权力的精神上的权威相抗衡的人，只有我们前面已经提起过的国民警卫队长。只有他，再也没第二个人了。因为妇女们传说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魔鬼竟然去诱惑本堂神甫，给神甫捉住，绑在床柱上，用绳子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关了九天才放它回去。因此，连魔鬼本人见着本堂神甫也要望风而逃。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谁，在听说这件事之后还要和这样的人为敌，那他就活该落得个比愚蠢轻率的魔鬼还要更坏的名声。因此国民警卫队长是罪有应得的。他的妻子是个菲律宾人，已经上了年纪，满脸还涂脂抹粉，人们管她叫慰藉夫人——尽管她的丈夫和另外一些人用别的名字称呼她。国民警卫队长为了这桩不幸的婚姻，自己拿自己出气，喝得烂醉，变成一个酒桶。不然就自己躲在荫凉地方，命令士兵们在烈日下操练；再不然就是打老婆，这干的次数就更多了。他的老婆即

令不是天主派来免除人们罪恶的羔羊，至少也为她丈夫在炼狱里储备了许多折磨——如果他万一会到那里去，不过这是虔诚的妇女所不敢相信的。这对夫妇好象是为了从中取乐，常常彼此相打。他们打得非常出色，还有声乐和器乐伴奏，让四邻免费参观：四只手一齐挥动，一下儿轻柔，一下儿响亮，更有脚上的功夫，五花八门，一应俱全。

每次这些丑闻传到萨尔维神甫耳里，他都微微一笑，画个十字，念一遍《天主经》。他们叫他骗子，伪善者，叫他是卡洛斯党①，吝啬鬼，他仅仅付之一笑，然后念更多的经文。国民警卫队长有一个关于他的小小轶事，每逢有西班牙人来访，他就告诉他：

“你要到修道院去拜访那个假装虔诚的流氓、那个小小的本堂神甫吗？是吧！好，如果他请你喝可可——这我是不大相信的——如果他当真请你喝，就记住这一点：要是他对仆人说：‘胡安，来一杯可可，呃！’那你就放心留下来好了。可他要是说：‘胡安，来一杯可可，啊！’那你就得抓起帽子，赶快跑。”

“什么！”吃惊的客人当然要问：“难道他还会放毒药吗？老天爷！”

---

① 指拥护唐卡洛斯及其继承者为西班牙王的一派。第一个唐卡洛斯是斐迪南七世的弟弟，他根据菲利普五世一七一三年的女子不能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敕令，在一八三三年斐迪南七世逝世后要求继承西班牙王位，因为斐迪南没有男嗣。但斐迪南在位时为了使他的女儿伊莎贝拉能继承他的王位，于一八三〇年恢复了女子继位的权利。于是这个斗争演变成为内战，一八三九年卡洛斯党被击败，一八六〇年斗争又起，但第二个卡洛斯很快即被镇压下去。一八七三年第三个卡洛斯又起来争夺王位。一八七六年王党军队获胜，卡洛斯党人终于被最后肃清。菲律宾当时是在西班牙统治下，说卡洛斯党就是指叛党，是很大的罪名。

“不是，完全不是！”

“那么是怎么回事？”

“他说‘可可，呃！’就是要他煮得又稠又浓；如果说‘可可，啊！’那就是叫仆人煮得又稀又淡了。”

在我们看来，这是国民警卫队长的诽谤，因为人们对许多本堂神甫都讲过这个故事。至少，这也许是修会里特有的情况。

为了给本堂神甫找麻烦，国民警卫队长在他老婆的怂恿下，下令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居民一律不得外出。然后慰藉夫人就声称她看见本堂神甫穿起大罩袍，戴上宽边帽子，一身伪装，在深夜里到处游荡。萨尔维神甫对此也有他的报复方法，他用的是一种神圣的方式。他一看见国民警卫队长走进教堂之后，便若无其事地叫教堂看门人把所有的门都给关上，然后走上布道坛大讲其道，一直讲到圣徒们都闭上眼睛，连他头上象征圣灵的木鸽子都嘟哝着求饶为止。可是国民警卫队长正象所有的罪孽深重的人一样，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作风。每次他都一面离开，一面咒骂，只要抓到一个教堂的看门人或者本堂神甫的仆人，他就把他逮捕起来，痛打一顿，还叫他们去擦营房以及他家里的地板。这些地方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算干净一次。教堂看门人因为没有上工，自然要缴纳本堂神甫给他们规定的罚款。在他申诉原因的时候，萨尔维神甫总是静静地听着，收下罚金，马上把他的山羊和绵羊放到国民警卫队长的花园里去吃草，同时，他自己再去准备一篇更长、更富于教训的新的讲道。不过，这些都只是小小的戏谑，如果两人偶然见了面，彼此还是很有礼貌地握手交谈。

在她丈夫酩酊大醉或者打着呼噜午睡的时候，慰藉夫人无法和他吵闹了，她便穿上一件法兰绒的蓝色衬衣，嘴里咬着一大

根雪茄，在窗口一站。她一看到年轻的姑娘就心里冒火，因此，她站在窗口对过路的姑娘们品头论足，大加挖苦。姑娘们都怕她，只有慌慌张张地匆匆而过，大气不敢出，眼也不敢抬，慰藉夫人有一个大大的美德：她显然从来不照镜子。

以上这些，就是圣地亚哥镇的统治者们了。

# 第十二章　万 圣 节

区别人兽的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恐怕就是活人对逝者的关心了。而且奇而又奇的是，这个特征似乎在越不开化的人中间，越是根深蒂固。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菲律宾古代的人民崇拜他们的祖先，把祖先奉为神明。可是现在，情形恰恰相反，死者已不得不任凭活人摆布。历史家又说，新几内亚人把死者的遗骨保存在匣子里，继续和他们维持联系。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大部分居民，都把厨房中最好的食物，或者死者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拿来上供，还大摆筵席，相信死者会来享受。埃及人建造了殿堂，穆斯林修盖了庙宇。可是这类事情的大师，还要算达荷美人，他们把人心了解得最清楚了。这些黑人知道人是有仇必报的，要让死者满足，再没有比把他生前的敌人，个个都拿来祭在墓前更好的了。他们又知道人很好奇，而且在另一个世界里可能会感到单调，于是每年给他送一封报告时事的信，插在砍掉脑袋的奴隶的皮肤里头。

我们呢，就和其他所有的人有所不同了。虽然在墓碑上也刻有"安息吧，安息吧"等等字眼，但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是安息的，更不用说是宁静地安息了。就是最乐观的人，也都相信他的祖先至今还在炼狱里受火烧炼。如果他自己死后还不至于到更坏的地方去，他就可以在那里和他们再打上许多年交道。如果有人不相信，那就让他在万圣节这天，访问一下教堂和乡下

的墓地。

现在，我们正在圣地亚哥，就让我们去看看它的墓地吧。墓地坐落在一大片稻田的中央，它还称不上一个市镇，不过是死人们居住的一个村子。通到墓地西口的是一条小径，晴天三尺土，雨季可行船。一扇木门和一道半石半竹的围墙把它和活人住的地方隔开了，但是却挡不住本堂神甫的山羊和四邻的猪。它们在坟墓中窜来窜去，到处搜寻食物，用它们的出现来打破那里的寂寥。在这围墙的中央，有一副高大的木十字架，立在石台上。那块刻有 INRI① 字样的铅板，已经饱受狂风暴雨的侵袭，上面的字也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了。十字架脚下，也和真的各各他②一样，乱堆着骷髅和骸骨。这是漠不关心的掘墓人在挖掘坟墓时挖出来堆在那里的。它们大约只好等在那里，并不是等待有一天还可以复活，只是等待野兽前来糟蹋罢了。十字架周围还可看到新近挖掘的痕迹。这里，地面陷成了一个坑，那里又堆成一个小墩。满地杂草丛生，繁密茂盛，上面长着刺人脚踝的浆果。开着星形小花的灌木加强了墓地上的气味，好象这里的气味还不够似的。地上也还零散地长着一些小花朵，它们的名字也和十字架下的骷髅一样，就只有创造者才知道。它们的花瓣带着苍白的微笑，它们的气味和坟墓里的气味并无不同。到处都长满了青草藤萝，它们爬上墙头和壁龛，把原来光秃秃的丑样儿遮住了、美化了。有些地方，它们还深入到被地震震开的裂缝里，把坟墓中令人敬畏的空虚给遮盖起来。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人们已经把牲畜赶走了，唯一留下来的

① INRI 是拉丁文"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

② 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各各他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

只有一只老公猪。这种动物是很难被说服的。它瞪着两只小眼睛，把脑袋从围墙上的一个大缺口缩回来，竖起鼻子，仿佛在对附近祈祷的一个妇人说："别都吃光啦，留一点给我，行不行？"

在一截快要倒塌的围墙附近，有两个人正在掘坟。其中一个是掘墓人，他漫不经心地挖着，就象园丁对待石块和枯枝那样，把掘出来的尸骨四下乱扔；另一个干活比较专心一些，满脸流汗，一面抽烟，一面接连不断地吐唾沫。

"听我说，"他用他加禄语说，"咱们换一个地方挖是不是好一点？这座坟太新了。"

"哪一个坟都是新的。"

"我实在受不了啦！你刚才挖成两半的那节骨头，里面还渗出血来哩——还有那些头发！"

"你可是太神经过敏了！"另一个责备他，"你真象一个文书！要是你和我一样去挖一个才葬了二十天的坟，又在一个下雨的黑夜……灯笼熄了……"

他的伙伴打了个寒战。

"棺材砰的裂开了，尸体掉出来一半，臭气熏天的……假定你还得把它运走……雨打在我们俩的身上……"

"噢！你为什么要把它挖出来呢？"

掘墓人惊诧地看着他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我是叫来干这个活的呀。"

"谁叫你来的？"

掘墓人向后倒退一步，朝着伙伴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你呀，你很象一个西班牙人，因为过后，有个西班牙人也偷偷地问我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拿回答那西班牙人的话来回答你：是那个胖子神甫叫我干的。"

“哦！那么，后来你把那具尸体弄到哪儿去了？”神经过敏的人又追问一句。

“真见鬼！要不是我认识你，要不是我确实知道你是个活人，那我就会说你是那个国民警卫队里的西班牙人变的，因为他也和你问的是一样。好吧，胖子神甫吩咐我把他葬在中国人的墓地里面。可那口棺材真重，中国人的墓地又远……”

“不，不！我可不再挖啦！”另一个惊慌地打断他的话，扔下锄头，从坑里跳了出来。“我已经把一个骷髅砍成两半，我怕它今夜会不让我睡觉的。”老掘墓人看见那个胆小的人画着十字离开，不觉大笑起来。

这时候，许多穿着丧服的男男女女走了进来，逐渐把墓地都挤满了。有些人一面找坟墓，一面互相争执着，好象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又各自走散，每一个人都在自己认为不错的地方跪下来。那些有壁龛供奉死去的亲属的人，就点燃蜡烛，跪下去虔诚地祈祷。四面八方只听见呢呢喃喃的祈祷声，其中有低声的饮泣，也有故意大声的叹息。

一个长着一对晶亮眼睛的小个子老人光着头走进来了。许多人看到他都笑了起来，有些妇女皱起眉头。老人似乎并不留意这些表示，只顾向一堆骷髅面前走去，跪下来一个劲儿在骨头堆里寻找什么。他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把骷髅移开，可是很显然，他并没有找到他所要的东西，因为他蹙起双眉，摇了摇头，向四周看了看，终于站起身子，朝掘墓人走去。掘墓人听见老人对他说话，就抬起头来。

“我在那座十字架脚下，在那堆叶子下面，埋了一个漂亮的骷髅，象椰子仁一样的雪白，还有一副完整的牙齿，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掘墓人耸了耸肩。

“你瞧！”老人加了一句，拿一枚银币给他看，“我只有这点钱了。但是你要能替我找到那个骷髅，我就给你。”

银币的闪光使得掘墓人考虑了一下，然后他瞪着那堆白骨说：“不在那里面吗？不在？那我就不知在哪儿了。”

“你真不知道？等人家还我债时，我还会再给你一些，”老人继续往下说，“那是我妻子的骷髅，如果你替我找到的话……”

“不在那里吗？那我就不知道啦！但是要是你想要，我可以另外给你一个。”

“你真和你挖掘的这座坟一个样子，”老人生气地叫起来，“你简直不知道你扔掉的东西有多大价值。这坟是替谁挖的？”

“我怎么知道？”掘墓人不高兴地回答，“当然是替死人挖的呀！”

“真和坟墓一个样子，一个样子！”老人冷冷一笑，重复地说，“你简直不知道你扔掉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挖吧，挖吧！”他转身朝着大门去了。

这时候，掘墓人已经干完了活，坟两边堆起了两个新挖出来的红土堆。他从宽边凉帽里掏出了一些槟榔，一边咀嚼，一边呆钝地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事。

# 第十三章　风暴的征兆

老头儿离开墓地的时候，小路尽头停下了一辆马车。车身遮满尘土，几匹马也大汗淋漓，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驶来的。伊瓦腊从马车上下来，身后随着老仆，他挥了挥手，马车驶回去了。他严肃静默地转身向着墓地走来。

“我因为病，又因为太忙，所以没能再来。”老仆人胆怯地说，“甲必丹蒂亚格答应叫人在那里修一个神龛，可是我已经在坟上种了一些花儿，又立了一个我亲手雕刻的十字架。”伊瓦腊没有作声。“就在那里，在那座大十字架的背后，先生。”他用手指着，加上一句。这时，他们早已进了大门，走了一段路了。

伊瓦腊全神贯注在他要寻找的地方，因此没有注意到那些认识他的人流露出来的诧异的神情。他们中止了祈祷，好奇地看着他。他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深怕踩着坟墓，每一座坟上的泥土都有凹陷的地方，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从前，他也曾毫不在乎地在它们上面走过去，可是现在，这些坟堆都得加以尊敬了，因为他的父亲也在其中。他一直走到大十字架面前这才停了下来，四下里打量着。他的同伴也站在那里，心慌意乱地在地上寻找着标记，可是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十字架。

“是在这里吧?”他小声地嘟哝着说，“不是，在那里！可是地都给动过了。”

伊瓦腊很难过地看了他一眼。

“是啊，”他又继续说了，“我记得墓旁边还有一块石头，墓穴挖得相当短。那时掘墓人正在生病，只好叫一个农人来挖。我们去问问那个掘墓人，十字架到哪儿去了。”

两人向正在好奇地望着他们的掘墓人那里走去。他看见他们走了近来，便恭恭敬敬地脱下宽边凉帽。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边哪一座坟上面以前立了一个十字架？”仆人问。

掘墓人朝着那边看了看，想了想：“一个大型十字架吗？”

“是的，一个大型十字架。”仆人连忙肯定，同时意味深长地朝伊瓦腊瞟了一眼。伊瓦腊的脸上也泛出了光辉。

“一个雕花的、用藤条扎成的十字架吗？”掘墓人接下去说。

“对，对，就象这个样子！”仆人喜欢得叫喊起来，一面在地上画一个拜占庭① 式的十字架。

“坟墓四周是不是种了一些鲜花？”

“有夹竹桃，有月下香，还有琉璃草，对极了！”仆人非常高兴地补充着，同时递给掘墓人一支雪茄烟。

“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坟，十字架到哪里去了。”

掘墓人搔了搔耳朵，打一个哈欠回答说，“那个十字架么，我已经烧掉了。”

“烧掉了？为什么你把它烧掉了？”

“是那个胖子神甫吩咐我烧的。”

“胖子神甫是谁呀？”伊瓦腊问。

“是谁？当然就是那个拿起大棍子打人的神甫啦。”

伊瓦腊用一只手按住脑门。“可是至少，你能够告诉我们坟

---

① 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395—1453），它的文学艺术都比较发达。

在什么地方吧。你一定记得的。”

掘墓人笑了笑，一面安详地回答说：“可是坟里已经没有尸体了。”

“你在说些什么？”

“是呀，”掘墓人继续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一星期前我才在那里埋上一个妇女。”

“你疯了吗？”仆人叫喊起来，“我们把他埋下去还不到一年哩。”

“一点不错。可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我就把他挖出来了。是胖子神甫吩咐我挖的，又叫我把它移葬在中国人的墓地里。那个尸体挺重，那天夜里又下着雨……”

话没说完，就给伊瓦腊凶狠的目光打断了。他一把抓住掘墓人的一只胳膊，使劲摇晃他：“你那样办了吗？”青年用难以形容的声调逼问他。

“先别生气，先生，”掘墓人吓得脸也青了，浑身颤抖着，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没有把他埋在中国人的墓地里。我自己对自己说：‘和异教徒躺在一起，还不如淹在水里的好。’所以我就把它扔到湖里去了。”

伊瓦腊把两手按住掘墓人的双肩，眼里露出说不出来的表情，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叫了一声：“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奴隶罢了！”接着他就急急忙忙地走开，象发了疯似的，也不管踩的是骨头，是坟堆，或者是十字架。

掘墓人拍着自己的胳膊嘟哝着，“都是死人找来的麻烦！胖子神甫因为在我生病期间，让它下葬了，就用棍子揍了我一顿，这家伙又因为我把它挖出来，差点儿把我的胳膊都扭断了。那些西班牙人就是这样！说不定我还会失掉饭碗哩！”

伊瓦腊急急忙忙地朝前走，眼里带着茫然的神色，老仆人跟在后面，一路哭泣着。这时太阳已经西坠，东方天空抹上了一层浓云。一阵干燥的风，吹得树顶摇摇摆摆的，吹得竹丛叽叽嘎嘎地叫了起来。伊瓦腊光着脑袋疾走，可是他的眼睛里没有泪痕，胸膛里也没有吐出一声叹息。他走路的样子，好象是在逃避什么似的。也许是在躲避他父亲的幽灵吧，不然就是躲避那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他穿过市镇，来到对面的郊区，然后向着他有许多年没有进去过的老房子走去。这座房子四周围着长满仙人掌的墙壁，窗子大开，象是在对他招手，伊兰伊兰树也在欢天喜地地摇曳着它们满开花朵的枝桠，鸽子在花园中央的鸽棚顶上盘旋。

可是青年并没有注意欢迎他回到老家来的这些表示，他的双眼只盯在从对面走近来的一个修士身上。修士正是圣地亚哥的本堂神甫，就是我们前面已曾说过的愁容满面的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国民警卫队长的对头。微风把他的宽边帽檐吹翻过去，蓝布教袍也给吹得紧紧裹在身上，现出身体的轮廓和那双又弯又瘦的大腿。他的右手拿着一根顶端镶着象牙的藤杖。

他和伊瓦腊会面，这还是第一次。等到两个人走近了，伊瓦腊就停下来，从头到脚地打量他。萨尔维神甫躲开他的视线，试图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伊瓦腊稍稍迟疑了一下，就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肩头，用沙哑的声音问："你是怎样对待我父亲的？"

萨尔维修士一看伊瓦腊激动得满面通红，就吓得面色青黄，浑身颤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仿佛瘫痪了一般。

"你是怎样对待我父亲的？"青年又用嘶哑的声音逼问一句。

神甫给那只沉重的手压得逐渐跪倒下去，费了很大的劲才

回答出来，“你弄错了，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没有吗？”青年接下去说，把他按得跪在地上。

“没有，我向你保证！那是我的前任做的，就是达马索神甫。”

“哦！”青年叫了一声，放松了手，无可奈何地拍着他的前额；这才丢下可怜的萨尔维神甫，转身急忙朝他的房子走去。老仆人从后面走上来，把神甫搀了起来。

# 第十四章　塔席奥：疯子还是哲人

这个奇怪的老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以前，他是一个研究哲学的学生，因为服从他母亲的愿望，把学业放弃了，并不是因为没有钱，或者是智力不足。恰恰相反，辍学的原因倒是由于他母亲富有，而他，据说又是一个有才华的人。那位善良的妇人生怕她的儿子成为学者而把天主忘记，因此才命他在两条路中选择其一：要么去当神甫，要么就退出大学。当时他正在恋爱中，于是选了后一条路，和情人结婚了。过后，在一年之内，接连丧了母亲又死了妻子，为了忘忧解闷，他便在书本堆中去寻取安慰，借此也摆脱斗鸡和闲散的危险。他变得这样喜欢钻研，这样喜欢购买书籍，对他的财产毫不过问，因而逐渐地破落下来。有教养的人都管他叫唐安那斯塔席奥，或塔席奥哲人，可是绝大多数的无知群众，却由于他那些奇特的思想和待人接物的与众不同，都叫他塔席奥疯子。

前面已经说过，傍晚势必有一场狂风暴雨。阴霾的天空闪过一道一道的苍白电光，空气异常沉闷，连微风都是酷热的。塔席奥显然已经忘记了他心爱的骷髅，此刻正望着天上的乌云微笑着。他走到教堂附近，遇见了一个人，身穿绒布上衣，一手提着一大捆蜡烛，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带穗的手杖，这就是他当镇长的标志了。

“你好象很高兴呢。”他用他加禄语和塔席奥打招呼。

"对，我是很高兴，甲必丹先生，我高兴是因为我有所期待。"

"哦！你期待着什么？"

"暴风雨！"

"暴风雨？你想洗澡吗？"镇长开玩笑似的问，盯着老人那朴素的装束。

"洗澡？这主意倒不错，特别是刚刚在垃圾堆里跌了一跤！"塔席奥用同样的声调回答，盯着对手的脸，声音里还带有几分傲慢，"可是我期待着的东西比这更好。"

"那么，是什么呀？"

"一阵霹雳，把人打死，也烧掉房子。"哲人认认真真地回答。

"为什么不要求马上来一次洪水呢？"

"我们真该遇到洪水，你我都在内！你，镇长先生，你提着一捆蜡烛，是从中国商店那里买来的。可是连这回在内，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每次新来一个镇长，我都向他建议买避雷针。可是谁都笑我，仍然去买花炮、冲天炮，仍然花钱敲钟。就连你自己，在我建议的第二天，就向中国铸铁匠那里定制了一口献给圣巴尔巴拉①的钟，虽然科学证明，在狂风暴雨中敲钟是很危险的。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一八七〇年比南镇遭受电击的时候，刚刚击中了教堂的塔顶，把钟和祭台都毁了？那时候，圣巴尔巴拉的钟在干些什么呀？"

正在这时，一道明亮的闪电划过长空，吓得镇长叫了起来："耶稣啊，玛利亚啊！约瑟啊！神圣的圣巴尔巴拉啊！"他的脸都青了，连忙画着十字。

塔席奥一阵高声大笑。"你真没有辜负你的守护神。"他一

---

① 有些信奉天主教的人遇到暴风雨，就向圣巴尔巴拉祈祷，迷信她可以保护人免受雷击。

面冷冷地用西班牙语说了这么一句，一面转过身子，向着教堂走去。

教堂里面，圣器管理员们正在布置一个灵柩台，在它周围摆上一圈插在木烛台里的蜡烛。两张大桌子叠在一起，蒙着黑地白条纹的布，布上还东一个、西一个地画着骷髅。

"那是供灵魂的还是供蜡烛的？"老人问。可是他看见那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大约十岁，一个大约七岁，他就不等管理员回答，转身向着他们走去了。

"孩子们，你们愿意跟我来吗？"他问他们，"你们妈妈已经给你们做好一顿配得上神甫吃的晚饭了。"

"圣器管理长不到八点钟不让我们走，先生，"孩子中大的一个回答说，"我还等着拿到工钱去交给妈妈呢。"

"哦！你们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到钟楼去，先生。去为那些灵魂敲丧钟。"

"到钟楼上去！那你们得当心啊！下暴雨的时候，别挨近那些钟呀！"

两个孩子爬上梯子到放风琴的阁楼上去，塔席奥向他们怜悯地看了一眼，这才走出教堂。他又用手搭起凉棚，朝天空望去，嘴里嘟哝着说："现在要是打雷，我又该难过了。"他心事重重地低下脑袋，朝郊外走去。

"你不进来坐坐吗？"从一扇窗子里，有人用西班牙语问他。

哲人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三十或者三十五岁的人，正在向他微笑。

"你在看什么书？"塔席奥问，指着那人手里的书。

"一本新出版的著作：《有福的灵魂在炼狱中受到的磨难》。"那人微笑地回答。

“啊，啊，啊！”哲人换了一个声调叫喊着，一面走进屋子，“作者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了。”

他一走到楼梯顶上，屋主人唐斐利波·里诺和他的妻子唐娜特奥朵莱·比尼亚就走来殷勤地接待他。唐斐利波是镇里的副镇长，又是一个政党——自由党，如果可以这样讲，如果菲律宾的市镇能有党派存在的话——的领袖。

“你在墓地上碰到已故的唐拉斐尔的儿子没有？他刚从欧洲回来。”

“碰到了，我看见他从马车上下来。”

“据说他是去找他父亲的坟的，这个打击对他可真够厉害的。”

哲人耸了耸肩。

“这样不幸的事，难道不叫你动心吗？”年轻的妻子问。

“你很清楚，我就是伴送遗体的六个人当中的一个。当我看见对这样一种暴行谁也不、就连官厅也不说一句话的时候，也是我去向总督请愿的，虽然我一向对善良的人，宁愿在活着时尊敬他，不愿在死后才去崇拜他。”

“那么？”

“但是，夫人，我并不是一个相信世袭君主制的人。由于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中国人的血，我的信念也有一些象中国人。我尊敬一个人，可以因子及父，却不是因父及子。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他自己的行为来受奖或受罚，不应该把别人的功过算在他的帐上。”

“昨天我劝你为你的去世的妻子献一台弥撒，你献了没有？”青年妇人问，换了一个话题。

“没有。”老人微笑着回答。

“太可惜啦!”她露出真诚的遗憾,叫了一声。“人家说,灵魂要游荡到明天十点钟,专等着活人的祈祷呢。又说,在这几天内献一台弥撒,要等于一年中其他日子里的五台,甚至于六台,今天早晨本堂神甫就是这样说的。”

“什么! 那是不是说有一阵子我们不必花钱,我们就应该钻这个空子?”

“但是,朵莱,”唐斐利波插嘴说,“你知道唐安那斯塔席奥并不相信有炼狱。”

“我不相信有炼狱!”老人断然说,从座位里欠起身子。“虽然我也知道一些它的历史。”

“炼狱的历史么!”两夫妇十分惊诧,“说吧,说给我们听听。”

“你们连它的历史都不知道,还要献什么弥撒,谈什么炼狱中的种种磨难呢? 好吧,既然已经开始下雨,而且看样子还要继续下,我们有的是时间来消闲解闷。”塔席奥回答说,现出了思索的样子。

唐斐利波合上手里的书,朵莱在他身旁坐下,下定决心不去相信老人就要说的任何一句话。

老人是这样开始的:“炼狱在救世主降生以前,老早老早就存在的了。按照阿司忒特神甫的说法,它一定坐落在地球的中央;或者按照希拉德神甫告诉我们的那个修士的说法,是在靠近克隆尼① 的什么地方。但是它在什么地方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在那自从创世以来就一直燃烧着的火里,究竟是谁在受烧受烤呢? 炼狱自古以来就存在,这是基督教哲学已经证明了的,它还说,天主自从安息以后,就没有再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了。”

---

① 法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市。

“但是它也许只是可能存在，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吧。”唐斐利波说。

“很对！但我还是得这样回答：它是实际存在的，有人知道它，其中一个就是扎拉苏斯特拉①，或者叫佐罗阿斯特，他写了袄教经典的一部分，又创立了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有一些地方和我们的相似。按照学者们所说，那个扎拉苏斯特拉，至少在耶稣降生八百年以前就很出名了。我说‘至少’，是因为加法列尔在考查了柏拉图、里迪亚的桑图斯、普利尼、赫密普斯和尤多苏斯等人的著作以后，认为那个时期，要比我们的时代早二千五百年。不管怎么样说吧，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扎拉苏斯特拉谈到了炼狱，他还指出怎样躲开它的各种方法。就是说，活人可以用诵读袄教经典、行善等来替死者有罪的灵魂赎罪。不过请求赎罪的人得是死者的亲属，而且只能到第四代。这样赎罪的日子每年都有，每次为期五天。后来，这个信仰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这个宗教的祭司们就借这种机会来赚钱了。他们利用扎拉苏斯特拉所说的那个‘黑暗沉沦、充满悔恨的牢狱’来剥削大众，声称一枚小银币即可使一个灵魂免去一年的苦刑。但是照这个宗教的说法，有许多罪过，如说谎、不忠实、不守信用等等，都可能受到三百年到一千年的磨难，其结果就使那些流氓捞进了无数钱财。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有些情况，很和我们的炼狱相同，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宗教之间是有差别的。”

一道闪亮的电光，跟着一声霹雳，使朵莱吓得跳了起来，她一面画十字一面叫喊：“耶稣啊！玛利亚啊，约瑟啊！我要走了，我要去烧几片圣叶，点几支忏悔的蜡烛去了！”

---

① 古代波斯人信奉的袄教的创始人。

大雨开始倾盆而下。塔席奥哲人看着那个年轻的妇人走了出去，又接下去说："现在她不在这里，我们可以更为理智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了。朵莱虽然有一些迷信，可还是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我不想从她的心里挖掉她的信仰。纯真朴实的信仰和狂热的信教是完全不同的，就象火焰和黑烟、音乐和喧闹之间的差别一样。只有愚人或者聋子才把它们混为一谈。说句体己话，炼狱这个说法很好，很神圣，而且是很合理的。它把过去和现在永远联成一体了。这样，就可以使生命更趋纯洁。弊病就出在滥用这个说法上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天主教教义究竟是从哪里获得这种概念的？它既不见于《旧约全书》，也不见于福音书，不论摩西或者基督，都丝毫没有提到过。《玛喀比书》① 里引用的一段唯一的引文是不充分的。不但如此，这部书还曾被拉奥迪西亚宗教会议宣布为伪经，神圣的天主教会也是到后来才予以认可的。异教里面也并没有类似的说法。维吉尔诗中常被引用的那一节②，可能就是圣格里戈里教皇据以谈论沉沦的灵魂的根据，也是后来但丁在《神曲》里叙述另一个故事的来源，但决不是这种信仰的根子。不论是婆罗门，不论是佛教徒，也不论是埃及人，纵然他们影响所及，使罗马的神话里也有了喀隆神③，也有了地狱等等，但全都没有过这类思想。现在，我不打算谈北欧的宗教，因为那是战士、行吟诗人、猎人们的宗教，不是哲人的宗教。只要他们还在用基督教的形式来保存他们的信仰、甚至保存仪式的时候，

---

① 《圣经外书》的最后两章。

② 指罗马诗人维吉尔（纪元前 70—前19）所写的叙事诗《伊尼德》卷六中关于死后赎罪苦刑的一段描写。

③ 罗马神话中在斯蒂克斯河上摆渡亡魂前往冥府之神。

他们就不可能随着大群游牧民族去掠夺罗马，坐上卡匹托林山上的罗马神殿。这些在迷雾重重的北方兴起的各种宗教，给南方的太阳一照，就都烟消云散了。由此看来，早期的基督教徒是不相信有炼狱的。他们在去世的时候，满怀着幸福的信念，深信不久就可以和天主见面。很显然，教会里头一批神甫谈到炼狱的是亚历山大的圣克列门特，是奥利根以及圣艾雷尼阿斯。这三个人大约是受到扎拉苏斯特拉的宗教的影响，当时这种宗教还在盛行，传遍了整个东方，因为我们到处都读到对奥利根的东方色彩的指责。圣艾雷尼阿斯以基督在地球深处住了三天的事实，来证明它的存在，说那就是在炼狱里住了三天了。从这里他就推论出：每一个灵魂都必须留在这里，直到身体得到复活为止，虽然'Hodie mecum eris in Paradiso'①似乎又驳斥了这种说法。圣奥古斯丁也谈到了炼狱，如果说他没有肯定它的存在，他也并不相信它是不可能的。他以为我们在世上因为犯罪所受的处罚，也许在他界里还要继续受下去。"

"让圣奥古斯丁见鬼去吧！"唐斐利波喊道，"他对我们在这里受的罪还不满足，还要我们继续受下去！"

"是嘛，情形就是这样：有些人相信炼狱，另外一些人又不相信。圣格里戈里虽然在他那句话'de quibusdam levibus culpis esse ante judicium purgatorius ignis credeudus est,'②里，终于承认它的存在，可是一直到一四三九年为止，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到这一年，已经是八个世纪以后了，佛罗伦萨宗教会议才宣布一定有一个净化的烈火，凡是去世时满怀着对天主

① 拉丁文："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见《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② 拉丁文："必须相信，炼狱的火是为一些小罪预备的，在最后审判之前，小罪先在炼狱洗清。"

的爱慕，但还没有在神圣的正义面前尽到职责的灵魂，都要在这火里涤罪除恶。最后，在一五六三年，在教皇派亚斯四世召开的特伦特宗教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发布了以‘Cum catholica ecclesia, Spiritu Santo edocta,’①这句话开始的涤罪法令，作出结论说：做完弥撒以后，活人的祈求、祷告、施舍以及其他虔诚的工作，都是拯救灵魂的最可靠的手段。可是，新教教徒并不信这些，希腊正教的神甫们也不相信。因为他们在《圣经》里找不到根据。他们说我们的责任，死即告终，又说‘Quodcumque ligaberis in terra,’②那句话，并不能解释为‘usque ad purgatorium’③。不过对这一点，可以这样回答：既然炼狱位于地球的中心，它自然而然地要受圣彼得的支配。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是把人们所谈所论的一切都叙述一遍，那我就永远也讲不完了。随便哪一天，只要你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就请到我家里来吧，那里我们可以查考一些书籍，自由自在地静静地谈。

“现在，我得走了。我不懂，为什么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容许夜晚有抢劫的事——而且你们这些当官的也居然不加过问——我很担心我的书籍。如果他们是偷了去读，我并不反对；可是我知道有许多人很想烧掉它们，作为对我的一种慈悲；他们这种慈悲，简直可以和烧毁亚历山大著名的图书馆的哈里发欧默尔④媲美，倒是叫人怪害怕的。有些人认为就因为那些书籍，我已经注定要下地狱了。”

---

① 拉丁文：“当天主教会被圣灵感动了的时候。”

② 拉丁文：“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③ 拉丁文：“直到在炼狱里。”

④ 哈里发是阿拉伯文的音译，原意是“继位者”。穆罕默德有四个继承人，欧默尔（581？—644）是其中第二个。

“但是我还以为你是不相信人会下地狱的呢?”朵莱又走进来,带着微笑地问。她端着一只熏着干棕榈叶子的火盆,叶子冒出一缕轻烟,发出很好闻的香气。

“太太,我还不知道天主要对我怎么办哩,”老人深思地回答说,“我死了之后,我将毫不畏惧地把我自己交给天主。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可是我忽然想起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如果按照许多神甫的说法,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得救,而他们中间得救的也只有百分之五……又从统计的数字来看,——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数字——天主教徒只占世界人口的十二分之一,那么,结果就会是这样:在救世主降生前的无数年月里,就已经有数不尽的人下了地狱。自从天主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了以后,在每一千二百人中,得救的也只不过五个人。哪能有这样的事呢!我宁愿跟约伯抱同样的信仰,和他一块儿说:‘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么?要追赶枯干的碎秸么?’① 不,这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相信它就是亵渎神明!”

“那你究竟希望得到什么呢?天主的正义?天主的至善至美……”

“啊,可是至善至美的天主在创世之前就看见它的未来了。”老人哆嗦着站起身来说,“人嘛,只是创造的一个偶然部分,并不是必要的部分。天主决不可能——是的,决不可能——创造人,为的只是使其中几个人幸福,却使千百万人遭受永恒的痛苦,而且全都由于祖宗传下来的过错,或者是他自己一时的过失!不,如果这是真实的,你不如把你那熟睡的婴儿勒死好了!如果这

① 见《圣经·约伯记》第十三章。

种信仰并不亵渎至善至美的天主，那么，腓尼基人的莫洛克火神——那个只有用活人来祭祀、用无辜的鲜血作牺牲，人们才能免于灾难的凶神，那个肚子里燃烧着从母亲怀中夺去的婴儿的万恶神道，和天主相比，也成为一个软弱的姑娘，一个朋友，一个慈爱的母亲了！”

激怒的疯子——或者哲人——走出了这座房子，也不管天还在下雨，周围一片漆黑，就沿着大街跑去。一道凄厉的闪电，紧接着一阵吓人的雷鸣，使空中充满了致命的电流。闪电照亮了老人，他高举双手，大声喊叫："您是在抗议吧！我知道您并不残忍，我知道我只能称呼您'至善'！"

电光越闪越频，暴雨也越下越猛了。

# 第十五章　圣器管理员

轰隆的暴雷一声紧似一声，在每个霹雳之前，都先来一道眩目的、锯齿形的闪电。看那样子，简直可以说天主正在用烈火写下他的名字，天上那永恒的苍穹也害怕得发抖了。倾盆大雨给悲鸣哀啸的狂风刮向四面八方。这时候，教堂的钟声也响起了它们的哀祷，一声声充满了恐惧。在大自然暂时停息它那任性的怒吼时，只听见钟声连连发出哀鸣，如泣如诉，象是在呻吟。

在教堂钟塔的第二层楼上，有两个男孩子，就是我们已经看见他们和哲人说过话的。小的一个才只有七岁，长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一副胆小怕事的脸容。他把身子缩成一团，紧贴着他的哥哥。哥哥有十岁了，眉目和他十分相象，只是神情比他深沉，比他坚定。

两人穿得很破烂，全身打满了补钉。他们坐在一块木头上，每人手里攥着一根粗绳，绳子的另一端隐没在上面的阴影里。雨点被风吹了进来，打到他们身上，把放在石头上的一小截暗淡的蜡烛都快吹灭了。那块大圆石原是在耶稣受难日，用来在走廊上滚动以制造雷声的。

“拉绳呀，克里斯宾，拉呀！”大的一个向他的小弟弟喊道。弟弟听话地拉起绳来，上面发出一阵微弱的钟响，可是马上就给轰隆的雷声淹没了。

“唉！我们要是在家里和妈妈一块儿就好啦，”小的一个叹

口气说，一面看着他的哥哥，“在家里我就不害怕了。”

大的一个没有回答，两只眼盯住蜡烛，显然在想些什么，已经想得出神了。

“在家里就不会有人说我偷东西了，”克里斯宾又接下去说，“妈妈不会答应的。要是她知道他们打了我……”

大的一个把视线从火焰那里移开，抬起头，紧抓住粗绳子，一股劲儿地拚命拉，一阵响亮的钟声传了出来。

“咱们一辈子都是这样活下去吗，哥哥？”克里斯宾接着说，“我真希望明天生病，我真希望长久地害病，那么，妈妈就会照管我，不让我再到修道院来。那我也不会再被人家叫做小偷，他们也不会再来打我。哥哥，你也一定生我的气了吧。”

“不能这样，”大的一个回答说，“这样我们都要死的：妈妈愁死，我们饿死。”

克里斯宾静了一会儿，又问：“这个月你拿多少工资？”

“两个比索。他们已经罚过我两次了。”

“那么，把他们说我偷了的还掉吧。那他们就不再说我们是小偷了，还了吧，哥哥！”

“你发疯了吗，克里斯宾？那妈妈还有什么吃的呀。那个圣器管理长说你偷了两个金币，要值三十二个比索哩。”

小的一个数着指头，一直数到三十二。“一个指头算一个比索，要六只手再加两个指头呀！”他思索着嘟哝说，“每个比索又是多少库阿多呢？”

“一百六十个。”

“一百六十个库阿多？就是一个库阿多的一百六十倍吗？天啊！一百六十有多少呀？”

“三十二只手，”大的一个回答说。

克里斯宾拚命望着两只小手，“三十二只手，”他重复了一句，“六只手加两个指头，每个指头算三十二只手，每个指头一个库阿多——天啊！该有多少库阿多！我三天也数不完哩！有这么多钱，我们就可以买鞋穿，太阳晒热时买顶帽子戴，下雨时买把大伞；还可以给你和妈妈买吃的、穿的，还……”说到这里，他住了口，又沉思起来。

“现在，我真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偷！”过了一会儿，他喊出了这么一句。

“克里斯宾！”他哥哥责备他。

“别生气！本堂神甫说过，要是钱不见了，他就要打死我。如果我真偷了，我就拿得出来了。不管怎样吧，就是我死了，你和妈妈至少可以有衣服穿。唉，我真是偷了那钱就好啦！”

大的那一个默默地拉着绳索。过了一会，他才叹了一口气说：“我怕的是妈妈知道这事之后，会骂你的。”

“你说她会吗？”小的一个大吃一惊地问，“你告诉她，他们鞭打了我，我也让她看看我背上的鞭痕和撕破了的衣袋。我身上只有一个库阿多，还是过复活节时她给我的，可是本堂神甫昨天也从我袋里拿走了。那个库阿多真漂亮，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看的钱！不会的，妈妈不会相信。”

“如果本堂神甫硬要这样说……”

克里斯宾开始哭了起来，一边抽抽噎噎地哭，一边喃喃地嘟哝着：“那你一个人回家去吧！我不想去了。告诉妈妈说我生了病。我不想去啦！”

“克里斯宾，别哭！”大的一个劝他说，“妈妈不会信的——别哭！老塔席奥告诉咱们，家里预备着好吃的晚饭，在等着咱们呢。”

"好吃的晚饭！我好久都没有吃东西啦。在找到那两枚金币之前，他们什么东西也不给我吃。可是，要是妈妈相信了呢？你得告诉她，那个圣器管理长是个撒谎的家伙，可是本堂神甫偏偏相信他，他们全都是些撒谎的人。他们说咱们都是小偷，因为咱们的爸爸是个流浪汉，他……"

刚说到这里，通向下面的楼梯口上露出了一颗脑袋，这脑袋就象是墨杜萨[①]的头一样，把孩子已到嘴边的话给冻结了。这头又长又窄，上面堆着黑发，脸上戴上一副蓝色眼镜，为的是遮住那只瞎掉了的眼睛。圣器管理长就是这样，惯于不声不响，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你面前。两个孩子吓得浑身冰凉。

"你，巴西里奥，我罚你两个里亚耳，因为你没有及时打钟。"他说，声音空空洞洞的，就象喉咙里没有声带一样。"你，克里斯宾，你今天晚上得留下来，一直等你把偷走的东西拿出来，你才能回去。"

克里斯宾看着他的哥哥，好象在要求他保护。

"可是我们已经得到准许了……妈妈等着我们八点半回家，"巴西里奥胆怯地抗议说。

"你也不准在八点钟回去，你得留到十点钟。"

"可是，过了九点钟，就谁也不许在街上走了，我们家又离这里很远。"

"你打算给我下命令吗？"管理长生气地咆哮说，他抓住克里斯宾的胳膊，想把他拖走。

"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看见妈妈啦，"巴西里奥哀求道，拉住他的弟弟，象是想保护他。

---

① 希腊神话中戈耳工三姊妹中的一个，谁看见了她的头，谁就要化为石头。

圣器管理长一巴掌打开了他的手，把克里斯宾猛地一拉。克里斯宾跌倒在地板上，开始哭了起来。他向着哥哥哭叫道："别离开我，他们要杀死我啦！"

管理长毫不理会，只顾把他拖到楼梯口。他们消失在黑影里时，巴西里奥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侧着耳朵听他弟弟滚下楼梯的声音。接着，就听见重重的一击和几声令人心碎的惨叫，声音越离越远，以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这个孩子踮着脚尖站着，差不多是屏住了呼吸在听，两眼睁得特别大，紧紧握住双拳。"我要在什么时候才会壮得能够犁地呢？"他嘟哝着说，一边急急忙忙地向下面走去。他来到了放风琴的阁楼，又停下脚步来听了听。他弟弟的"妈妈呀！哥哥呀！"的呼喊声愈来愈小，终于随着一声关门的声响，完全隔断了。他站在那里，一边颤抖着，一边冒出汗水；他用拳头堵住嘴，硬把痛苦的呼喊压回去。他毫无目的地向昏暗的教堂四处张望。那里点着一盏油灯，发出鬼火也似的光亮，照亮了停放在正中央的灵柩台。所有的门都关得死紧，窗子前面都有铁栏。突然间他又登上楼梯，重新来到点着蜡烛的地方，爬上了安置着钟架的第三层楼。他从钟舌上解下绳子，然后走下楼梯。他的脸色苍白，两眼发光，但却没有眼泪。

这期间，雨已经逐渐停止，天空开始放晴。巴西里奥把两根绳子结在一起，一头系在栏杆的铁棍子上，也顾不得把蜡烛吹灭，就攀着绳子降落到外面的黑暗中去了。过了一会儿，只听见镇里的一条街上发出盘问的声音，接着响起了两声枪声，可是好象谁也没有受到惊动，一切又复归于寂静。

# 第十六章 茜 莎

夜色茫茫，全村的人都沉沉入睡了。那些有亲人亡故的家族，在祭悼之后，便安然恬静地进入梦乡；因为他们已经唱过安魂曲，做过九日敬礼，又在圣像面前点过许多蜡烛了。有钱有势的人呢，也尽了一天中他们应尽的职责。第二天，他们还要望一个神甫做的三台弥撒，再花上两个比索再献一台。此外，还要为亡人买一张教皇的赦罪令。老实说，天主在苛征暴敛方面，还远远不及人类呢。

可是那些贫穷困苦的人们，那些胼手胝足不得一饱、那些不得不孝敬一般小官吏、军人以求平安过活的人们，就不象一些大概没有尝过贫苦滋味的文雅诗人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睡得那么安稳了。穷人们都是悲惨凄凉、心事重重的，因为在那一晚上，虽然他们并没有背诵多少经文，但却做过不少祈祷——眼睛含着愁苦，心里流着泪水。他们不做九日敬礼，不会唱《应答圣歌》和一唱一和的短诗和祈祷文，这些都是修士们为那些缺乏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人而作的，他们不懂得这些东西。祈祷的时候，他们只是倾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痛哭，也为他们死去的亲人痛哭。那些死去的亲人的爱，就是他们唯一的财宝了。他们嘴上也许说着赞美词，但是心里却是满腔悲愤。祝福穷人的主啊，还有你们这些受苦受难的灵魂啊，你们是喜欢穷人们在粗陋的画像前，在灯心暗淡的光亮下所作的简单的祈祷呢，

还是愿意在血淋淋的基督像以及小小的嘴、水晶似的眼睛的圣母像前点起蜡烛、由神甫机械地背诵拉丁文的弥撒呢？还有你，为受苦的人们而传道的宗教啊，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你的使命是安慰那些受苦受难的被压迫的人，挫折那些趾高气扬的有权有势的人？难道你现在只是满足那些有钱的人、那些能够付钱给你的人的愿望吗？

可怜的寡妇望着睡在她身旁的几个孩子。她正在考虑要不要买赎罪券。为了已故的父母和死去的丈夫灵魂得到安息，她是应该去买的。“一个比索，”她说，“一个比索就是我的孩子们一个星期的幸福生活，一个星期的欢笑和快乐，也就是我一个月的储蓄，一件买给我女儿的新衣，她已经成年了。”“但是，你必须丢掉这些世俗的愿望，”她在布道坛前听见的声音却对她说，“你必须作出牺牲。”是啊，这是必要的。教会不会无代价地为你拯救你的亲人的灵魂，也不会免费发给你赎罪券。你得去买它们。因此，今天晚上你不能睡，你得干活儿。想想你的女儿吧，她穿得那么破烂！赶快去干活吧，天堂可是贵得很的！看来，穷人们是肯定进不了天堂的了。这些念头，一起一伏地就在竹子地板上的粗席和屋梁之间的小天地里飘荡着。屋梁下面，挂着一只来回摆动的摇篮，里面躺着个婴儿。婴儿的呼吸均匀而安详，但却不时在咽唾沫和咂咂嘴唇。他正在做着吃东西的好梦，他那饥饿的肚子觉得他哥哥给他吃得太不够了。

门外，知了单调地唱着歌。在它们那无休无止的歌唱里，还夹着躲在草丛中的蟋蟀的唧唧鸣叫，或是出来觅食的小蜥蜴的啾啾声音。这其间，大壁虎也不再害怕水了，从腐朽树干的空洞里探出头来，发出不吉利的声音，扰乱了这一场音乐会。狗在街上哀号。一听到这些叫声，迷信的人们就相信它们看见幽灵和

鬼魂了。可是不论是狗也好，或者其他的动物也好，都看不见人间的痛苦——而人间的痛苦，却又是那么多！

巴西里奥和克里斯宾的妈妈，住在离城约莫要走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她丈夫是个毫无心肝的人，一个浪荡的赌徒。她很少和他见面，每次见了，又都是十分痛苦的。她只是为了两个儿子才挣扎着活下去。她丈夫为了偿还赌债，逐渐把她仅有的一点首饰都剥夺光了。等到受尽苦难的茜莎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他的嗜好时，他就开始虐待起她来。茜莎生来性格软弱，是个感情多于理智的妇女，她只知道怎样爱，怎样哭。在她的心里，丈夫就是神，两个儿子是他的天使。她丈夫很明白她对他敬爱和畏惧到什么程度，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也就和所有的假神一模一样。他越来越暴虐，越来越残忍，也越来越任性了。有一次他回家来，脸上神色比哪一次都更阴沉。茜莎和他商量，打算把巴西里奥送去学当圣器管理员。他不说是，也不说不，只是继续抚弄着他那只斗鸡，仅仅问了一句孩子是不是能多挣钱。她是不敢坚持她的意见的，不过她的困难境况，以及她想让儿子在镇上的学校里学得能读会写的愿望迫使她提出这个计划，可是她丈夫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天夜晚，时间是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天气已经放晴，入夜那阵暴风雨，这时已经没有一点痕迹，天空上群星灿烂。茜莎坐在一只木凳上，注视着用粗糙石块搭成的壁炉中冒烟的柴火。放在三脚架上的一小锅米饭正在沸腾。几块通红的炭火上还摊着三条干瘪的小鱼，是两个库阿多就可以买到三条的。她一手托着下巴，两眼盯住棕榈枝燃烧时发出来的独特的淡黄色火光。棕榈枝烧得很快，它的灰烬马上就变成白色。这时，她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谜语，脸上便泛起了凄凉的笑容来。那是一个猜水壶

和炉火的谜，有一次克里斯宾对她说的。那孩子说："黑人坐下来，红人朝他看，过了一会儿，呜呜喔喔喊。"

茜莎还年轻，很明显，她曾经一度是很漂亮动人的。她的眼睛很美丽，长长的睫毛，深厚的表情；这和她的性情一样，都遗传给孩子们了。她的鼻子很端正，没有血色的嘴唇弯得可爱。她的肤色，用他加禄语来说是 Kayumanguing—Kaligátan，也就是说，是一种明澈、纯粹的棕色。她虽然正在青春年少，可是生活的苦痛，甚至也许是饥饿，已经开始使她没有血色的双颊深陷下去了。她那一头浓密的头发，平时就使人看了愉快，那是她姿容的一份装饰。现在，即使是没有发夹和梳子，也还是整理得简单利落，这倒不是出于卖弄，而是她一向都有这个习惯。

好几天以来，茜莎一直关在家里，替人家赶针线活，以便尽量早日交货。为了要挣这笔收入，她那天早晨连弥撒也没有去望，因为到城里一去一来，至少得花两个钟头：真是贫穷逼得人犯罪啊！她做完了活，也已经把它们交了出去，可是人家只是答应改天再给钱。那一整天，她满心期待着晚上的欢乐，因为她知道她的两个孩子就要回来了，她已经打定主意，给孩子们一点好东西。她买了一些小鱼，又在她小园子里摘下几个最漂亮的西红柿，她知道克里斯宾是最喜欢吃这东西的。她还向住在半英里外的邻居——塔席奥老人那里讨到了几片干野猪肉和一只鸭腿，这是巴西里奥最喜欢的。她怀着满心希望，煮了一顿雪白的大米饭，这是她从打谷场上一颗一颗地捡来的。老实说，这顿为可怜的孩子们准备的晚饭，真算得是本堂神甫的一顿盛餐了。

但是，不巧得很，她的丈夫回来了，吃掉了她煮的大米饭，吃掉了那几片野猪肉和鸭腿，吃掉了五条小鱼，还把西红柿统统吃光。茜莎对此，一句话也没有说，虽然她感到就好象是自己的肉

给吃掉了一样。他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才想起来问问孩子们。茜莎快乐得微笑了，她决定那天晚上不吃饭，因为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够三个人吃的。做爸爸的不是问起了儿子们的事吗，这使她比吃饭还要高兴。

不一会儿，他拿起他的斗鸡要走了。

"你不想见见他们吗？"她颤抖着问，"塔席奥老人告诉我他们要晚一点才能回来。现在，克里斯宾识字了，说不定巴西里奥还可以带回工钱来。"

最后一句话使得她丈夫停下脚步，迟疑了一下，可是赌神还是占了上风。"那么，给我留下一个比索吧。"说完，他就走了。

茜莎悲痛地哭了起来，但一想到两个孩子，她马上止住眼泪。她又煮上一些米饭，把剩下的仅仅三条小鱼煮熟：让他们每人吃一条半。"他们都一定饿坏了，"她想，"路是那么远，饿着的肚子是不会留情的呀。"

她坐了下来，竖起耳朵注意地听每一个响动，哪怕是最细微的脚步声也不放过：脚步又重又清脆的是巴西里奥；又轻又乱的是克里斯宾——她默默地想着。大雨停了以后，犀鸟已经在森林中叫过好几遍了，可是她的孩子还不见回来。她把小鱼放在锅里热着，走到茅屋门口朝大路探望。为了解除寂寞，她还开始低声地唱起歌子。她的歌声一向是那么甜蜜、温柔，孩子们每逢听着她唱民歌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流下眼泪。可是，今天晚上，她的声音发颤，调子时断时续。她停下歌唱，一心一意地朝着漆黑的夜空瞭望。但是谁也没有从镇上回来——有的只是从宽宽的香蕉树叶上给风吹下来的雨点声。

突然间，路上出现一条拖着什么东西的黑狗。茜莎吓了一跳，捡起一块石头朝它扔去。黑狗叫了一声，跑开了。她并不是

一个迷信的人，可是因为听说过不少黑狗出现预兆不祥的故事，所以，心里充满了恐怖。她连忙关上门，在灯光旁坐下来。黑夜容易叫人疑神疑鬼。一阵胡思乱想就会让周围都充满了妖魔鬼怪。她只好试着祈祷，恳求圣母和天主来保佑她的儿子们，特别是她的小克里斯宾。接着，她连祷词都忘掉了，一心只顾想念她的两个孩子，回想两个孩子的面貌，那两张脸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对她都露出微笑。突然间，她觉得自己的头发都竖立起来了，她疯狂地瞪大了两只眼睛；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她看见克里斯宾站在火炉旁边，就是他往常坐在那里和她闲聊的地方。可是现在，他却一语不发，只是用他两只好象有什么心事的大眼睛盯住她望，一边微微地笑着。

"妈妈，开门呀！开门，妈妈！"巴西里奥的声音在屋外叫喊。

茜莎猛地打了一个寒战，幻象消失了。

# 第十七章　巴西里奥

La vida es sueño.*

巴西里奥刚走进屋内，就一个踉跄跌到他妈妈的怀里。茜莎看见他只是一个人回来，不知怎样就全身都冰凉了。她想说话，可是发不出声音；她想抱住她的儿子，可是浑身无力；她哭也哭不出来。她看见孩子的额头上满是血迹，这才用心碎的声音喊了一句："儿啊！"

"别害怕，妈妈，"巴西里奥宽慰她说，"克里斯宾留在修道院里了。"

"在修道院里？他留在修道院里了吗？他还活着吗？"

孩子抬起头来，两眼望着她。"啊！"她叹了一口气，从悲哀的深渊又爬上欢欣的高峰来了。她流下眼泪，紧紧抱住她的儿子，在他血迹斑斑的额头上吻了又吻。

"克里斯宾还活着！你把他留在修道院里了！但是你又为什么受伤啦，孩子？你跌了一跤吗？"她一面担心地检查他的伤痕，一面问。

"圣器管理长把克里斯宾带走了，他还对我说，不到十点钟，不准我离开，可是那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我就溜了回来。到了镇上，哨兵查问我，我就逃跑，他们开了枪，一颗子弹从我的额上擦

* 西班牙文：人生若梦。

过。我害怕他们捉住我，打我一顿，叫我去擦洗营房，就象对巴勃罗那样，他到现在还病着呢。"

"天主啊，天主啊！"他妈妈喃喃地说，全身都在哆嗦。"您救了他啦！"接着，她就一边去找绷带、清水、醋和一根羽毛，一边继续说下去，"只差一点点，他们就把你打死了，就把我的孩子打死了！这些国民警卫队一点也不替做妈妈的人想想！"

"你要对人说我是从树上跌下来的，以免人家知道他们追过我。"巴西里奥警告他妈妈说。

"为什么克里斯宾要留下来呀？"茜莎替儿子包扎了伤口之后，又问。

巴西里奥踌躇了几分钟，这才两手抱住妈妈，彼此的眼泪交流在一起，一点一滴地叙述了金币不见了的事情，只是没有提到他们毒打他的弟弟。

"我那么好的克里斯宾！他们怎能诬告我那么好的克里斯宾呀！这就是因为我们穷，我们穷人什么气都得受！"茜莎低声地说，泪花晶莹地、呆呆地望着灯光。油灯因为点完了油，已经快要熄灭了。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还没有吃晚饭吧？家里有米饭和鱼呢。"

"我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喝点儿水。"

"好吧，"他妈妈凄然地说，"我知道你是不喜欢干鱼的。我也准备了些别的东西，可是你爸爸来了。"

"爸爸来了吗？"巴西里奥问，本能地仔细看了看他母亲的脸和两只手。

儿子查询的眼光使茜莎心里感到痛苦，因为她对这眼光的含意实在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她连忙加了一句："他来了，问了我许多你们的事，他想见见你们。他的肚子饿极了。他还说，要

是你们一直这样好，他愿意回来和我们一块儿住。”

巴西里奥紧闭着嘴唇发出了一声厌恶的哼声，她的话被打断了。“孩子！”她责备他。

“原谅我，妈妈，”他严肃地回答说，“可是我们三个人——你、克里斯宾和我，不是可以过得好一些吗？您又哭了……我没有说什么呀。”

她叹了一声，又问：“你不想吃了吗？那咱们就睡吧，天已经很晚了。”于是，她关上了茅屋的门，在炉里的几块炭上盖上一些炉灰，以免火全部熄灭，这正象一个人处理他内心的感情：他用生命的灰烬把炽热的内心感情掩盖，他把这东西叫做“冷漠”。这样一来，他的感情就可以不至于在他日常和别人接触之中暴露出来，不至于被人摧残。

巴西里奥小声做完了祷告，就挨着他妈妈躺了下来。他的妈妈还在跪着祈祷。他感到一忽儿冷，一忽儿热，他想起他的弟弟来，就竭力闭上了眼睛。那天夜里，他弟弟本来盼望能睡在妈妈膝上的，可是现在呢，却十有八、九正在修道院里的什么角落里，害怕得哆嗦着、哭叫着。他在教堂塔顶上听见的哭喊，又一次刺进了他的耳朵。但是，精疲力尽的肉体，很快就使他的思想混乱起来，睡幕轻轻地盖上了他的眼睛。

他看见了一间卧房，里面点着两支昏暗的蜡烛。本堂神甫手里拿着藤鞭，满脸阴森地在听圣器管理长报告。管理长用的是一种奇怪陌生的语言，一边说，一边还打着叫人害怕的手势，克里斯宾吓得缩成一团，眼泪汪汪地不住向四周张望，好象在找寻什么人，或者是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本堂神甫转过身来朝着他，气冲冲地喊他过来，藤鞭嗖嗖地响了。孩子跑去躲在管理长的背后。管理长一把捉住他，不让他再跑，好叫本堂神甫把满

腔怒火发泄在他身上。这不幸的孩子不住地抵抗,又是脚踢,又是叫喊,在地上四处滚动,他爬了起来,向前跑了几步,滑了一跤,又倒下来。他用双手去挡住打下来的藤鞭,手受了伤,又赶快缩回去。他一直痛得不停地惨叫。巴西里奥看见他的身子弯来扭去,脑袋撞着地板。他看见了藤鞭,也听见了鞭子嗖嗖的声响。他看见弟弟拚死地站起来了。他痛得发了疯,便向毒打他的人扑去,用牙咬他的手。本堂神甫哎呀一声松开了藤鞭子——管理长抓起一根粗重的棍子,照着孩子的头就是一棍,把他打昏过去——本堂神甫看见孩子倒了下去,就用脚踢他的身体。这时,孩子不再防卫,也不再叫喊,只是顺着地板滚了过去,成了一团没有生命的东西,在地板上留下一摊潮湿的痕迹。

茜莎的声音把他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你是怎么的啦?你为什么哭喊呀?"

"我梦见了……啊,天主啊!"巴西里奥喊了一句,坐起身来,满身都是汗水。"只是一个梦!妈妈,告诉我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只不过是一个梦!"

"你梦见了什么?"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坐着擦干眼泪,揩去了身上的汗水。茅屋里一片漆黑。

"一个梦,一个梦!"巴西里奥又轻声地重复着。

"告诉我你梦见了些什么吧,我睡不着了。"等他再躺下去之后,他的妈妈说。

"好吧,"他低声说,"我梦见了咱们去捡稻秆子……在一个田野上,那里开着许多花儿……妇女的篮子里都装满了稻秆……男人的篮子里也装满了稻秆,小孩们也是……我只记得这些,妈妈,以后的事我就记不起来了。"

茜莎是不相信梦的，所以她不再追问下去了。

"妈妈，今天晚上我想起了一个计划，"巴西里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什么计划？"她问。茜莎无论对谁都是很谦逊的，甚至对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认为他们的判断比她自己的正确。

"我不想再去作一个圣器管理员了。"

"什么？"

"你听着，妈妈，你听听我所想的。今天，死了的唐拉斐尔的儿子从西班牙回来了。他会象他的父亲那样也是一个好人。那么，妈妈，明天你去把克里斯宾带回来，取回我的工资，告诉他们我不再当圣器管理员了。等我的伤一好，我就马上去找唐克里索斯托莫，要求他雇用我，替他照看牲口和水牛——我已经长得够大了。克里斯宾就跟着塔席奥老人念书。他不拿鞭子打人，他是个好人，虽然本堂神甫说他不是。现在，咱们还害怕神甫干吗呢？他还能把咱们弄得更穷吗？您也尽可放心，妈妈，那个老头子是个好人。我常常在教堂里看见他，每当四周没有人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祈祷，这是真的。所以，妈妈，我再也不去当圣器管理员了。挣的钱是那么一点点，就是那一点点也都给罚款罚光了。大家都在抱怨。我要去做一个牧人，当心着好好地干，让雇主喜欢我。说不定他还会叫我去挤牛奶，给我们点牛奶喝……克里斯宾又是那样喜欢喝牛奶的。要是雇主看见我工作努力，也许会给咱们一条小牛，谁知道呢！那咱们就可以好好照料它，把它养得和家里那只母鸡一样肥。我还可以到树林里去摘果子，拿着它和我们园子里的蔬菜一块儿到市上去卖，那咱们就有钱了。我还可以去张网罗，设陷坑，捕捉些鸟雀和麝猫什么的。又到河里去捕鱼，等到我再长大些，就去打猎。我还可以砍些柴

火，或是卖掉，或是送给牛主人，那他们对我就会感到很满意。等我能够犁田的时候，我就请他给我一块田来种些甘蔗或是玉米。那时候，您就不必做针线活做到深更半夜了。以后每逢节日，我们都会有新衣服穿，我们也会有肉和大鱼吃。将来我们都能过得自由自在的，每天都见得着面，一块儿吃饭。塔席奥老人说克里斯宾很聪明，那咱们将来就送他到马尼拉去学习。我愿意拚命干活来供给他。这不是很好吗，妈妈？说不定他将来会学成一个医生，您说呢，妈妈？"

"除了说好，我还能说什么呢？"茜莎一边说一边拥抱她的孩子。可是，她留意到孩子的计划竟没有把他爸爸考虑在内，她又偷偷地滴下眼泪。

巴西里奥还在滔滔不绝地继续谈他的计划，说时带着一种象他这样年纪的人所具有的、只看到好的一面的信心。茜莎对他所说的一切全都表示同意——看来，一切都是光明的。

睡魔又一次朝孩子疲倦的眼皮上压下来了。这一回，安徒生童话里的梦神向他撑开了他那把画着愉快的图画的美丽雨伞。现在，他看见的是他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在树林里摘蕃石榴以及其他水果。他们从一根树枝攀到另一根树枝，轻盈得就和蝴蝶一样；他们又钻进洞穴里，看见发光的石头；他们还在泉水中洗澡，水底的砂子都是金砂，石块都象嵌在圣母冠上的宝石。鱼儿在那儿歌唱，嬉笑。树木朝他们弯下桠枝，上面满结着金色的果子。他瞧见了一棵树上挂着一口钟，钟上系有一根打钟用的长绳。绳子的一头还拴着一头牛，牛角之间有一个鸟窝，钟里面坐着克里斯宾。

就这样，他继续不停地做梦，而他的妈妈却怎样也不能入睡，因为她的年龄和他不同，也没有奔跑过一个钟头。

# 第十八章　苦难的灵魂

萨尔维神甫做完最后一台弥撒的时候，已是早晨七点钟左右了。他在一个钟头之内做了三台弥撒，虔诚的妇女们都说："神甫一定病啦。一向那么从容文雅的样子都看不见了。"

他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脱下了祭衣，也不对任何人看一眼。"留神点儿！"那几个圣器管理员互相悄悄地说，"咱们要倒大霉了！又要来一大堆罚款了，全都是那哥俩惹出来的。"

他离开了圣器室，上楼走进了他的住所，在门厅里有七、八个妇女坐在长凳上等着他，还有一个男人在那里来回地踱着。一看见他进来，几个妇女就站起身子，其中一个赶忙挤上前去，想去吻他的手，但是这位神圣的人物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把她在中途止住了。

"你是不是丢了一个里亚尔了，守财奴？"那妇人受到这样的接待，心里很不高兴，便嘲笑地大声说，"竟然对我这个修女会的会长露法修女都不伸出手来！"那确是一件前所未闻的怪事。

"今天早晨他连忏悔室都没有去，"一个掉了牙的老太婆席帕修女说，"我原来想去作忏悔，好去领圣体，求天主赦免我的罪孽。"

"唔，我真替你难过。"一个神情坦率的年轻妇女说，"这个星期我挣得了三张全大赦令，都献给我的丈夫的灵魂了。"

"你做得不好，胡安娜修女。"那个生气的露法修女说，"一张

全大赦令就够把他救出炼狱的。你不应该浪费那些神圣的赦罪令。你该照我的办法做。”

“我以为是越多越好，”胡安娜修女微笑着回答，“可是，请告诉我，你是怎样做的。”

露法修女并没有马上回答。她先要了一块槟榔，放在嘴里，两眼盯住全神贯注地听她开口的听众，一面嚼着槟榔。然后，向身旁吐了口唾沫，这才开始讲了起来：“我嘛，一个节日也没有白白度过！自从加入修女会以后，我已经挣得了四百五十七张全大赦令，可以免罪七十六万零五百九十八年。这些我统统都记录在案，因为我是喜欢把帐目弄得一清二楚的。我不愿意欺骗别人，也不愿意别人欺骗我。”

说到这里，露法修女又停下来仔细地咀嚼了一会儿。妇女们都羡慕地望着她，只有那个正在走来走去的男子带着几分轻蔑的神气说：“那么，露法修女，今年我比你还多挣了四张全大赦令，比你多一百多年哪，而且没有做多少祷告。”

“比我还多？比六百八十九张全大赦令还多，比九十九万四千八百五十六年还多吗？”露法有些不高兴了。

“一点不错。多了八张全大赦令，一百十五年零几个月。”那男子说，他的脖子上挂着念珠，身上披着肮脏的圣衣。

“那也没有什么稀奇！”露法只好承认，承认自己输了。“你是个专家嘛，全省第一的专家！”

那个受了奉承的男人笑着又接下去说：“我比你挣得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几乎可以这样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也在挣赦罪令哩。”

“那么，那些赦罪令，你是怎样处置的，先生？”四、五个声音同时发问。

“哼！”那男子骄傲地打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回答说，“我把它们全都扔掉了！”

“这我可不敢恭维了，先生。”露法抗议说，“你浪费了赦罪令是要下炼狱的。你当然知道，本堂神甫说过，每说一句废话就得受四十天火刑，每浪费一根线就是六十天，每溅掉一滴水就是二十天。你是要到炼狱去的。”

“唔，我也有法子出来。”佩德罗修士怀着无比的信心回答说，“我从火焰里救出来的灵魂是那样多！我使他们成为圣徒的又是那样多！何况，就连在articulo motis①，要是我愿意，我至少也能挣到七张全大赦令，在我临死的时候还能拯救别的人。”说着，他骄傲地大踏步走开了。

露法修女转过头来对其余的修女们说：“无论怎样，你们还是得照着我的样儿做。因为我一天也不浪费，我的帐记得清清楚楚。我不愿意骗人，也不愿意受别人欺骗。”

“那么，你是怎样做的？”胡安娜问。

“你们一定得照我的办法做。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我挣了一年的赦罪令，我就在我的帐本上记下来，同时说：‘最神圣的天父和圣多明我啊，请您们看看炼狱里是不是有谁需要恰恰一年的赦罪令——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然后我就掷银币：如果落下来的是正面，就是没有，如果是反面，那就表示有人需要了。我们假定落下来的是反面吧，那我就写下‘付清’，要是落下来的是正面，我便把赦罪令保存下来。我就用这个办法，把赦罪令分成几批，一百年一批，全都仔细地记在帐本上。可惜的是不能把它们象银钱一样——存起来生利息，要是能那样办，就可以拯救更

① 拉丁文：“临终的时候”。

多的灵魂了。请你们相信我，照我的样子做吧。”

“唔，我的办法比你的还要好。”席帕修女说。

“什么？还要好？”露法大吃一惊地追问说，“决不可能！我的办法已经好得无以复加了！”

“你先听一听，你就会信服的，露法修女。”老太婆用气恼的声调说。

“你是怎样做的，说给我们听听！”其他的妇女一齐嚷道。

老太婆首先隆重地咳了几声，然后郑重其事地开始说：“你们都很知道，只要说‘Bendita sea tu pureza’和‘Señor mío Jesucristo, Padre dulcísimo por el gozo’，① 每一个字母就可以挣得十年……”

“二十年！”“不，没这么多！”“只有五年！”几个声音插进来了。

“多几年或者少几年有什么关系呀。我说的是每当一个仆人打碎了盘子、玻璃杯或是茶杯的时候，我就叫他捡起碎片来，每一块碎片，哪怕是顶小顶小的碎片，我都罚他念一篇祷文。我用这方法挣得的赦罪令，全都拿去拯救灵魂。在我们的家里，除了猫儿之外，是统统知道这个办法的。”

“可是这些赦罪令都是仆人们挣的，不是你挣的呀，席帕修女。”露法反对说。

“那我的茶杯、盘子什么的，又是谁花钱买的呢？仆人们都很愿意用这个方法来赔偿他们打破的东西，对我也很适合。我是从来不打他们的，只不过有时掐一把，或是在脑袋上敲一下罢了。”

---

① 西班牙文：“贞洁的人有福了”和“我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最亲爱的天父”。

“我就照你这样做！”“我也照样！”“我也是！”妇女们都嚷了起来。

“可是，如果盘子只破成两三块，那你挣的就不会多了。”执拗的露法又说。

“呸！”老太婆席帕答道，“反正他们念过祷文。我把碎片粘在一起，我就不吃亏了。”

露法修女没有别的可说了。

“请允许我提出一点疑问，”年轻的胡安娜怯生生地说，“诸位对于天堂啦、炼狱啦、地狱啦等等都怪熟悉的，我得承认我一点儿也不懂。我常常在九日敬礼的经文和其他经书里读到这样的指示：三遍《天主经》，三遍《圣母经》和三遍《荣福经》就……”

“唔，就怎么样？”

“我想知道的是这些经该怎么念法：是连续念三遍《天主经》，三遍《圣母经》和三遍《荣福经》呢，还是一遍《天主经》，一遍《圣母经》，一遍《荣福经》合在一起念，念三次？”

“当然是合在一起念三次……”

“对不起，席帕修女，”露法插嘴进来，“应该用另外一种念法。你不能把男性和女性混在一起呀。《天主经》是男性的，《圣母经》是女性，《荣福经》是属于儿童的。”

“呃？对不起，露法修女，《天主经》、《圣母经》和《荣福经》就好比米饭、肉和酱油一样……圣人们是要一口吞的。”

“你错啦！你将会明白：照你那样祈祷就永远也得不到你所求的东西了。”

“照你那种方法念，做过九日敬礼之后，也将什么都得不到。”老太婆席帕说。

“谁得不到？”露法问，站起身来。“不久以前，我丢了一头小

猪，我就向圣安东尼祷告，结果找回来了。过后，我把它卖了一笔大价钱。哼！”

“是吗？难怪你的一位邻居说，你把她的猪给卖了。”

“谁呀？不要脸的东西！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说到这里，那位专家只好插进来恢复秩序，因为这时候谁也顾不得去考虑什么《天主经》，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猪的事。“喂，喂，修女们，请你们不要为一头猪的事吵闹起来。《圣经》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吗？异教徒和新教徒并没有因为天主把他们的一群猪赶到河里，就和天主吵起来啊。我们都是基督教徒，而且还是圣母玫瑰会的会员。我们能为一头小猪说些难听的话吗？咱们的对头，那些第三会的会员会怎样说呀？”

听到这番明智的话，同时，也害怕第三会会员会说些什么，大家都不作声了。专家看见大家服服帖帖的，感到十分满意，又改变口气，接下去说：“本堂神甫快要召见咱们了。咱们得告诉他，昨天他提出来的三位讲道人，我们选了哪一位。是选达马索神甫，还是马丁神甫，还是那位副本堂神甫。我不知道第三会会员们选定了没有，但咱们必须现在决定。”

“副本堂神甫吧，”胡安娜怯生生地小声说。

“嗯！副本堂神甫不会讲道，”席帕说，“还是马丁神甫好些。”

“马丁神甫吗！”另外一个妇女又轻蔑地叫了起来，“他连嗓音都没有。达马索神甫比他好。”

“对啊！”露法叫了一声，“达马索神甫当然会讲道了！他看去象一个喜剧演员！”

“可是我们不懂他说的话。”胡安娜悄声地说。

“那是因为他说得太深奥啦！既然他讲道讲得很好……”

话还没有说完，茜莎头上顶着一只篮子走进来了。她朝几

个修女敬过礼，便走上了楼梯。

“她走进去啦！咱们也进去吧！”大家叫喊着。

茜莎登上楼梯时，感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她不知道应该对神甫说些什么才能平息他的怒气，也不知道能提出什么理由来替她儿子辩护。那天早晨天刚一亮，她就到园子里摘了些最好的蔬菜，把它们和香蕉叶、鲜花一块儿放在篮子里。过后，她又到河堤上找水田芥，她知道本堂神甫是很喜欢吃水田芥凉拌菜的。她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也不叫醒她的儿子，便顶着篮子动身往镇上走来。现在，她登上楼梯了，尽可能地不让脚步发出声响，留心听着，盼望能听见一声她十分熟悉的、清脆的、孩子气的声音。可是她一直走到厨房，一路上什么也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她走进厨房之后，把每一个角落都看一看。佣人们和圣器管理员对她十分冷淡，简直连她打招呼都没有理睬。

“这些菜放在哪儿？”她问，并不计较他们对她的态度。

“那儿，哪儿都行！”厨子吼了一声，对她连看也不看，只顾忙着拔一只阉鸡的羽毛。

茜莎小心翼翼地把蔬菜和水田芥放在桌子上，上面再摆上鲜花，这才朝一个似乎比厨子容易接近的佣人，陪着笑脸问：“我可以和神甫说一句话吗？”

“他病了。”那人悄声回答。

“那么，克里斯宾呢？你知道他是不是在圣器室里？”

佣人似乎感到惊诧，他皱起了眉毛。“克里斯宾么？他不是在你家里吗？你是说他没有在家？”

“巴西里奥在家，可是克里斯宾在这里。”茜莎回答说，“我想看看他。”

“是的，他是在这里的。可是后来他偷了许多东西逃走了。今

天一清早，本堂神甫就叫我去向国民警卫队报告了。他们一定已经到你家里去搜捕那两个孩子啦。”

茜莎两只手捂住耳朵，张开嘴想讲话。可是她只是动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养的两个好儿子！”厨子大声说，“很明显，你是一个忠诚的妻子，但两个儿子却都那么象父亲。你当心点儿，别让小的赛过老的！”

茜莎失声痛哭起来，倒身坐在一张凳子上。

“别在这里哭！”厨子大喝一声，“你不知道本堂神甫在生病吗？滚到街上去哭吧！”

这个不幸的母亲差不多是给推下楼梯的。这时，那些修女也正在往下走，一边发着牢骚，猜测着本堂神甫害的是什么病。茜莎只好把脸埋在手里，抑制住哭声。她走到街上，六神无主地朝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好象是下了决心似的，迅速地走开了。

# 第十九章　小学校长的困难

El vulgo es necio y pues lo paga, es justo
Hablarle en necio para darle el gusto.

——洛佩·德·维嘉*

在群山环抱之中，湖水以大自然惯有的虚伪姿态，宁静地酣睡着，看见它那风平浪静的样子，谁也看不出前天夜晚风雨交加时，它是怎样地波涛汹涌，和暴风雨的愤怒互相呼应。天刚发亮，第一道曙光从湖面上反射过来，惊醒了粼粼的湖水，我们就看见在远处，差不多是在地平线上，一些大大小小的渔船的灰色影子。独木小舟上的渔民们正在拉网，大一点的船只正在扬帆。在略为高出水面的地方，站着两个身穿重孝的人，正在那里俯视着湖心。其中有一个是伊瓦腊，另一个是个其貌不扬、满脸忧郁的青年。

"这就是那个地方，"青年正在说，"你父亲的尸体就是从这里给扔进水里去的。这就是那个掘墓人带领格瓦拉中尉和我来的地方。"

伊瓦腊亲切地握住青年的手，青年又接下去说："你一点儿

---

* 洛佩·德·维嘉(1562—1635)，西班牙诗剧作家。上面那句话是西班牙文，意思是：普通人都是些傻瓜，因为他们花了钱，为了取悦他们，剧中人讲话就得象傻瓜一样。

也用不着谢我。你父亲给我的好处太多了，我唯一能做的事，仅仅是伴着他的遗体到墓地去。我初到这里来的时候，举目无亲，也没有拿着什么介绍信，就和现在一样，既没有名气，也没有钱财。我的前任丢下学校去做烟草买卖去了。就只有你父亲照顾我，替我找到一所房子，为我准备下学校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时常到各班看看，还向那些勤勉的贫苦学生分送图片、书本和纸张什么的。可是，这一切也和所有的好事一样，没有多久，就都完结了。"

伊瓦腊脱下帽子，好象默祷了一会儿。之后，他转身向他的同伴说："你刚才说我父亲曾帮助过那些贫苦的孩子，是吗？那么，现在呢？"

"现在嘛，他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读点书就读点书。"青年回答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不好意思到学校来。"

"你的学校里现在有多少学生？"伊瓦腊停了一下，颇感兴趣地问。

"名册上倒有二百多，可是实际来上课的不过二十五个人上下。"

"怎么会这样呢？"

小学校长凄然一笑，回答说："说来话长啦，也很沉闷。"

"请你不要以为我只是出于好奇。"伊瓦腊严肃地回答说，一边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我相信实现我父亲的遗志比为他痛哭更适当，比替他报仇要好得多。如今，神圣的大自然已经成了他的坟墓了，他的仇人是老百姓和一名修士。老百姓呢，他们是愚昧无知的，我原谅他们。我也原谅修士，因为

宗教能提高社会道德，我希望它受到尊敬。我很愿从赋予我生命的人那里受到精神感召，因此，我很想知道这里在教育工作上遇到的障碍。”

“先生，”小学校长说，“如果你能实现已故的令尊那些美好的计划，祖国将会永远纪念你的！你想知道教育事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吗？好吧，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充实的资助，教育永远也搞不出什么名堂。首先，就算是有了学生，可是由于缺乏适当的设备以及其他更为吸引学生的东西，就把他们读书的兴趣打消了。据说在德国，一个农民的儿子就在市镇的学校里读八年书。可是在这里，在效果这么差的学校里，谁又肯花费哪怕是一半的时间呢？他们读西班牙文，写西班牙字，背诵西班牙文选，有时还背整本整本的书，可是一个字都不了解。从这些学校里，我国的儿童能得到些什么益处呢？”

“你既然看出毛病，为什么不设法去改正它？”

小学校长忧郁地摇了摇头。“当穷教员的不光是要抵抗偏见，还得抵抗某些势力。第一，学校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校址，不应该象我现在不得不做的那样——在修道院底层，在神甫的马车旁边上课。孩子们都是喜欢高声朗读的，自然而然就要扰乱神甫的安宁，他常常暴跳如雷地下来大声斥责，在他生病的时候就更别提了，有时甚至于对我也骂上几句。你知道，在这种处境之下，谁也没法教书，谁也没法念书。因为孩子们看见老师受人辱骂，不敢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他们就不会尊敬老师了。为了让孩子们听他的话，为了行使他的职权，当老师的就得有威望，有名誉，有道德力量，并且还得有一定的行动自由。

“我再告诉你一些更悲惨的情况吧。我曾经想进行一些改革，可是却遭到他们的嘲笑。为了要改革那些我刚才告诉你的

毛病，有一次我曾企图教孩子们讲西班牙话。因为除了政府有明文规定之外，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于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我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光教单字和成语，不去管那些冗长的语法。我打算等他们懂得语言之后，再教他们语法。学了几个星期后，有几个最聪明的孩子几乎能够听懂我说的话，也能说几句话了。”

小学校长住了口，仿佛在犹豫，然后好象下定决心，又接着说下去：“我不应该对过去的伤心事感到羞耻，因为不管是谁，处在我那种地位也会和我一样做的。刚才我已说了，开头还不错，可是过了几天，当时的本堂神甫达马索神甫就派圣器管理长来把我叫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惟恐让他久等，便马上跑上楼去，向他行了一个礼，又用西班牙语问了早安。他对我的招呼，只是伸出手来，可是当我要吻他的手时，他又把它缩了回去。他不答理我的问安，只是嘲弄地高声大笑。当时我感到非常窘迫，因为圣器管理长还在旁边。一时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神甫还是不停地大笑，我站在那里注视着他。后来，我开始有些不耐烦了，眼看就要做出什么轻率的行动，因为要做一个好基督教徒，和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我正打算问他一个问题，他却突然从嘲笑转为侮辱，讥刺地说，‘哦，原来是 buenos dias①，嗯？ buenos dias！你会讲西班牙话，那多好呀！’接着他又纵声大笑。”

伊瓦腊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你笑啦，”小学校长说，自己也跟着笑了一下。“可是我得承认，当时我一点也不想笑。我仍然站在那里——感到浑身的血

① 西班牙语：“早安”。

都涌上头来，脑袋里轰的一声，仿佛受到雷劈一样。本堂神甫似乎离开我老远老远的。我想走向前去回答他，可是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这时，圣器管理长走过来挡在我们中间了。达马索神甫这才站起身来，用他加禄语对我讲：'别打算去借别人的好衣裳来装门面啦。你安份点儿，讲你自己的方言吧，别把西班牙语糟蹋了，那种语言不是给你们讲的。你知道那个叫西鲁拉的教员吗？西鲁拉大字不识，可是他也在办学校哩。'当时，我真想拉住他，可是他已走进他的卧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所有的仅仅是那点微薄的工资，要拿到手还要得到本堂神甫的批准，老远地跑到省城去领，我能怎么样呢？在宗教上和政治上，本堂神甫在镇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有修会撑腰，有钱有势，政府也怕他三分，谁都想接近他，听他的话，相信他，尊重他；这样的人我能够有什么办法去反对他呢？虽然他侮辱了我，我还是只好一声不响，因为我要是还了嘴，他就会撤我的职，那时我就只好放弃自己选择的职业了。我这样做，对教育事业也不会有一点好处，只会让它遭受损失。因为人人都会站在本堂神甫那一边，咒骂我，责备我狂妄、傲慢、虚荣，说我是一个毫无教养的坏基督教徒。即使不是这样，也要骂我反对西班牙，是个叛乱分子。现在当小学校长的，人们对他并不期望有学识，有热忱；人们要求的是他逆来顺受，卑躬屈节，无所作为。要是我做了违背自己的良心和见解的事，那只有请求天主宽恕我了。可是我生在这里，我得在这里谋生，我得供养我的母亲，所以我只有听天由命，就象一具浮尸，随便浪头推到哪里就是哪里。"

"这些困难是不是就此使你心灰意懒了呢？从那以后，你就是这样生活的吗？"

"那次事件如果能够使我警惕起来就好了！要是我的困难

只到此为止也就好了！从那时候起，我的确讨厌起我的职业，也曾想和我的前任一样，改行另就。因为怀着厌恶和羞耻的感觉去进行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痛苦的，而且每天在学校里，都使我想起那次侮辱，使我难过好几个钟头。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不能对我的母亲说出真话。我只能对她说，她三年辛苦换来的我这个职业，如今使我感到十分幸福。我必须使她相信这是最光荣的职业，工作是愉快的，前程似锦。使她相信我克尽职责带来的全是友谊，人们全都尊敬我，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如果不这样做，我也不能消除痛苦，反而会使我母亲伤心。那不仅没有一点儿好处，反而成了一种罪过。因此，我就这样待下去，努力振作起来，挣扎着当我的小学校长。”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再继续说：“从我遭受那么野蛮的侮辱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检查自己，这才发现我事实上是非常无知的。于是我就日以继夜地学习西班牙文，学习跟我的职业有关的一切东西。老哲人借给我一些书籍。此外，凡是我能弄得到手的东西，我都读了，也都仔细思考了。随着我东一点、西一滴地获得的新思想，我的观点也改变了。以前许多事情我是那样看的，现在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以前我只看到对的地方，现在我看到了错的一面；过去我认为是错的许多事物，现在我又认为是对的。举一个例来说，体罚自古以来，就是学校里一个显著的特点。一直到现在为止，人们都认为是使学生读书的唯一有效方法——我们也这样相信——可是我发现它对孩子们的进步并没有一点儿帮助，反而是极大的障碍。我深信做学生的如果随时都在担心着挨打或别的惩罚，要他正常地开动脑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沉着的孩子，害怕和恐怖也会使他坐立不安。小孩子的想象力除了非常生动活泼而外，又非常敏锐。概念是要由脑

子来接受的，所以内部和外部都必须保持平静。精神得宁静，身体得健康，心情得舒畅，而且还得愿意接受。所以我认为别的都在其次，首先我应该培养孩子们的自信、自尊和安全感。不但如此，我还认识到孩子们每天看见鞭笞，就会毁掉他们的同情心，也使他们丧失一切做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可是世界上一种强大的力量。同时，也使他们丧失了羞耻之感，这也是难以恢复的一种感情。我还注意到每当一个学生挨打的时候，他就从别的学生挨打中找到安慰。他听见别的学生哀哭，自己就满意地微笑了。至于鞭打别人的人，起初他也许是极不愿意下手的，可是不久，他的心肠就变硬了，以后甚至喜欢这个残酷的任务。过去的事使我毛骨悚然，我很想改变一下这些旧制度来拯救现在的儿童。我努力使上学读书成为一件他们喜爱的、高兴的事。我很想把初级课本不再成为一册浸透了童年眼泪的记过簿，而是一个就要向他们揭露奇妙秘密的友人；使教室不再是一个忧伤之处，而是一个令人心神爽快的地方。因此，我一点一点地废除了体罚，把体罚用具全部从学校拿走，用竞赛制度和培养个人的自尊心来代替它。如果有一个学生荒废了他的学业，我就指责他不愿意读书而不是缺乏能力。我设法使他们感到自己的能力比实际上具有的还要强，这样，就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正象一个人有了信心，就能做出显著的成绩。在开头的时候，这种改变，似乎是行不通的，许多孩子都辍学了。可是我坚持下去，注意到他们的智力正在一步一步地提高，来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也越来越勤了。同时，也注意到如果有一个学生当众受到表扬，那他第二天就会加倍地努力学习。

“不久，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不打学生。本堂神甫把我叫了去。为了避免又一次争吵，我就用他加禄语和他草草地打了个招呼。

这一次，他对我却是非常严肃的。他说我正在把孩子们引上毁灭之路，说我做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说我没有尽职，说什么不打不成才，说什么圣灵说的‘不流血，读不好书’等等。他对我引用了许多古代的格言，好象这些话一经古人说过，就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照那样说，古人想象出来的、在宫廷庙宇里雕刻着的那些奇神怪兽，我们就都应该相信真有其物了。最后，他还教训我以后要小心谨慎，恢复旧制度，不然，他就要向省长报告我的劣迹。这还不算，我的麻烦并没有就此告终。过了几天，有几个学生的家长跑到修道院里来了。我用尽了全部的耐心和克制，才算对付过去。他们一开头就提起旧事，说那时候当教员的都是德高望重的人，教书都是按照祖辈传下来的教法。‘那时候嘛，才真是圣贤的时代，’他们说，‘他们不吝惜鞭子，才把弯曲的树干打直。他们不是毛孩子，都是有经验的老人，头发灰白，神态严肃得很。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唐卡塔利诺，这个学校的创办人，他平常打学生，一打就起码打二十五大板。结果呢，他的学生都成了哲人，做了神甫。说起来，这些老人都比我们有价值得多啦，是呀，先生，比我们有价值得多啦！’有些人还嫌这种委婉的骂法不过瘾，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我再照我的办法干下去，他们的孩子就会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们就只好让孩子退学了。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没有正确判断力的青年，因此和他们争辩毫无用处。只要我能长上几根白发，什么代价我不愿意出呀！他们还引用了本堂神甫的权威说法，引用了这个人、那个人的说法，甚至把他们自身也抬出来作为例子，说什么要不是挨了老师们的鞭子，他们什么也不会学到。这其中，只有少数人对我表示了一点点同情，使我减轻了一点在这场幻灭中所感到的悲哀。

“鉴于这一切，我只有放弃我的办法了。那是我经过千辛万

苦之后，刚刚才开始产生结果的。第二天，我绝望地把鞭子带回学校，重新又开始了那一套野蛮的措施。孩子们是我唯一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刚刚开始喜欢我，可是这一来，舒畅的神色消失了，他们的脸上又笼罩起忧伤。虽然我尽可能不用鞭子，就是用的时候也尽量打得轻一些。但是孩子们还是深深地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都沮丧了，哭得很伤心。我十分不忍，心里虽然痛恨那些愚蠢的家长，可是我还是无法把我的怒气，发泄在这些牺牲在家长偏见下的受害者身上。他们的眼泪象火一样煎熬着我，我的心快要从胸膛里迸裂出来了。那一天，我等不到下课，就离开学校，回到家里独自痛哭了一场。我这种易感的性情，也许在你看来很奇怪，但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你就会懂得的。唐安那斯塔席奥老人对我说：'家长们要打孩子吗？为什么他们不打打自己呢？'结果，我病倒了。"

伊瓦腊深思地倾听下去。

"我的病刚一好，就回到学校去了。我发现学生只剩下了五分之一。好学生在一恢复旧办法的时候就跑掉了，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躲开家里的劳动。这些孩子没有一个露出高兴的神色，也没有一个祝贺我恢复健康。我的病好不好对他们是无所谓的。也许他们还宁愿我继续病下去，因为我的代理者虽然对他们打得更凶，可是很少到学校来。其他给家长逼着来上学的孩子，又都天天逃学。他们的家长责备我纵坏了他们，为了这，把我骂了又骂。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在我病中来探望过我的学生。他是一个乡下妇女的儿子，因为被送去当圣器管理员，没有再来读书。圣器管理长说，圣器管理员不准上学，否则就得撤职。"

"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你的新学生了？"

“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回答说。“不过,在我生病的时候,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本堂神甫换了。因此,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再一次作了努力,免得孩子们把全部的时间都浪费掉,让他们从鞭笞之中,尽可能得到一些好处,至少对他们产生一些良好结果。我想了又想,我的愿望是:即使他们不会爱我,他们也会从我那里得到一些益处,因而将来想到我时少带一些怨恨。你是知道的,在差不多所有的学校里,用的教科书都是西班牙文,只有教义问答才是用他加禄语写的,而且是按照本堂神甫所属的各种修会而各不相同。这些书一般都是些九日敬礼经、颂歌以及《阿司忒特神甫教义问答》等等。学生们从其中学得的信仰,大约和从异教徒书中学到的差不了多少。用西班牙语教书,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可是要把这许多书翻译成为他加禄语,也同样是办不到的,因此我就试着从一些有用的他加禄文作品里,挑出几段短小文章来作为代替,譬如说奥滕西奥一费利沙的《礼仪论》啦,有关农业的手册啦等等。有时候,我还译了些浅近的作品,例如巴拉内拉神甫的《菲律宾群岛史》。我把它口授给学生,有时加上一些我自己的见解,这样他们就能在笔记上记下来了。因为没有地图,我就把在首都看到的一个省份的地图描摹下来,再利用地上的方砖画一些简单的地图,使学生们对于这个国家得到一些概念。这一次,闹起来的是妇女们,男人只是在旁边笑笑,他们认为这不过又是我玩的新花样。新来的本堂神甫把我叫去,虽然他没有责备我,但他说我首要的职责是注意宗教教育。在学习这些东西之前,孩子们必须经过一次测验,证明他们都已记熟了圣餐礼、颂歌和基督教的教义。

“因此,现在我的工作,就是使孩子们变成鹦鹉,死记着许多他们一个字也不懂得的东西。现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学会

了圣餐礼和颂歌了。不过到学习《阿司忒特神甫教义问答》时，我担心会劳而无功。因为大多数学生都分不清楚问句和答句，也并不了解它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这一代将这样做到死，还没出生的一代又将跟着我们走老路。而在欧洲，人们却将谈论如何取得进步。”

“我们也不要这么悲观，”伊瓦腊说，“副镇长已经给我送来一张请帖，他请我去参加在镇公所召开的一个会议。谁知道呢？说不定你这些问题可以在会上得到解决。”

小学校长怀疑地摇着头回答说：“那你就会瞧见，他们对我讲的那番计划，也不过和我的计划一样，将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可是且不管它，我们还是等着瞧吧！”

# 第二十章　镇公所会议

镇公所的大厅，大约有十二到十五米长，有八到十米宽。粉墙上挂满了多少有点儿丑恶下流的木炭画，画上还有说明，把画的意义给补充出来。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有十二、三支老式打火枪，整整齐齐地靠墙摆着，夹在一些生了锈的长刀和短剑之中，这就是镇警察的武器了。在大厅的一头，挂了一幅西班牙国王陛下的肖像，用肮脏的红帷布半掩着。肖像下面是一个木制的讲台，台上放着一把旧椅子，歪歪斜斜地张着它那断了的两臂。椅子前面是一张木桌，上面斑斑点点，尽是墨迹，还有用刀子划的或是刻的许多题词和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就和学生们常常光顾的德国酒店里的桌子一样。另外，还有一些长板凳和破烂椅子，这房间里的家具就是这些了。

这是圣地亚哥镇举行会议的大厅，进行审判的法堂，又是用刑的地方。现在，本镇及所辖各村的官吏都聚集在一起了。年老的人和年轻的人各不相混，因为他们互相怀有敌意。他们代表着保守派和自由派。他们的争执，在各镇都具有无法妥协的性质。

"镇长的行动完全叫我放心不下，"自由派的首领副镇长唐斐利波正在对他的朋友们说，"他把经费开支的问题推迟到最后才提出讨论，完全是一个狡猾的阴谋。你们得记住，我们只有不到十一天的时间了。"

“他还到修道院去，和正在害病的本堂神甫商量。”一个年轻人说了。

“那没关系，”另一个青年说，“我们已经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些老头提出来的计划不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

“我相信不会，”唐斐利波插嘴说，“因为我将亲自提出老头儿的计划！”

“什么？你说什么？”他的听众们吃了一惊地问。

“我是说如果我第一个发言，我就把对手的计划提出来。”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我把它留给你们去提。”唐斐利波带着微笑回答说，又转身向着一个年轻的区长① 说道，“等我提的被否决了之后，你就提出来。”

“你的意思我们就不懂了，先生。”听众们说，带着疑惑的眼光看着他。

“听我说，”自由派的首领低声地向挨近他的几个人继续说，“今天早上我遇见了塔席奥老人，老头子对我说：‘你的对手恨你，比恨你的意见还要厉害。如果你愿意某一件事作不成，那你就亲自把它提出来好了。虽然它比主教戴的法冠还有用处，可是它是会被否决的。等他们否决了，你便在整群人当中挑一个不常露面的人把你想提的提出来。你的对手为了羞辱你，就会把它通过。不过，你们得保守秘密。’”

“可是……”

“因此，我将把对手的计划提出来，把它夸张到可笑的程度。呀，伊瓦腊先生和小学校长来了。”

---

① 一区约有五十户人家。区长是那个区的首领和收税官。

两个青年分别向两群人打了招呼，但却没有加入他们任何一边去。过了几分钟，镇长满脸厌恶地走了进来，他就是我们昨天看见的挟着一捆蜡烛的那个人。他一走进厅里，喊喊喳喳的声音就都停止了。每个人都坐了下来，屋子里逐渐呈现出一片静默。他在国王的画像下面坐了下来，咳了四、五声，用手在头上和脸上摸了几下，把两肘搁在桌上，接着又缩了回去，再咳了几声，重又把刚才的动作整个儿重复一遍。

“诸位先生，”他终于结结巴巴地开始讲了，“我很冒昧地请你们到这里开会……呃哼！呃哼！本月十二日，我们就得庆祝保佑我们的圣徒——圣地亚哥的节日了……呃哼……今天是初二……呃哼！呃哼！”说到这里，一阵缓慢的干咳，打断了他的发言。

这时候，从元老席上站起了一位四十来岁、态度傲慢的人。他就是那位富有的甲必丹巴西里奥，他和伊瓦腊的父亲唐拉斐尔正好相反，他坚持说自从圣托马斯·阿佺纳斯逝世以后，世界就没有再向前进展，而在圣约翰·列特兰离开人世之后，人类就一天天往后倒退了。

“各位先生，请允许我对这样一件有趣的事讲几句话。”他开始说，“虽然在座的各位里面，有人比我有更多的权利首先发言，但是我还是要先讲，因为我认为在这些事情上面，首先发言的人并不就是最重要的人，正如最后发言的人并不就是无足轻重的一样。除此以外，我要讲的是一件重要得不能不谈的、也不是可以留到最后来谈的事，因此，我才希望首先发言，以便给予这件事以应有的重视。因此，我请各位允许我在这次会议上首先讲话。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著名人士，譬如现任镇长先生；前任镇长先生；我的德高望重的朋友、当过镇长的唐巴伦廷；我的竹马

之交唐胡利奥；我们鼎鼎大名的警察队长唐梅尔乔，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人物，今天都到会了。我请求各位，准许我在其他人发言之前先说几句话。我这个卑微的请求，不知可不可以荣获大会的许可？”

说到这里，他淡淡地一笑，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说吧，我们洗耳恭听！”刚才提到的那些大人物和一些认为甲必丹巴西里奥是个大演说家的人说。老人们十分满意地一边咳嗽，一边搓手。巴西里奥用一条绸手绢揩去了额上的汗，就接下去说：

“现在，承各位厚爱，对不足道的我如此加惠，允许我在到会人士还没有发言之前，先讲几句，那我就利用各位的慷慨惠赐，来说几句话。在想象中，我仿佛是站在庄严神圣的罗马元老院里（在那些幸福的年代里，它被称为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1]），可惜的是这些幸福的年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我谨向 Patres Conscripti[2] 建议，正如博学的西塞罗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也会建议的那样，鉴于所余时间不多，而所罗门[3] 又曾说过，‘时间就是黄金’，我谨向大会建议：关于这件重要事情，每一位都应简单、明确、扼要地各抒己见。”

说完，这位讲演者就坐了下来，心里对于自己所说的这几句感到十分满意，又看见全厅的人都在凝神静听他的说话，不觉有些飘飘然。在他坐下之前，不免怀着优越感先向坐在角落里的伊瓦腊扫了一眼，又向他的朋友们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好象在说：“嘿，我讲得不错吧？”朋友们对他这两次的表情也作了反应，大家都朝青年人盯着，希望他们嫉妒得要死。

---

① 拉丁文：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

② 拉丁文：议员们。

③ 所罗门（纪元前 973—前933），以色列国王，以聪明、富有著称。

"现在，哪一位发表他的……呃哼！"镇长开了口，可是一连串的咳嗽和喘息，打断了他的话。

大厅里静默无声。从这点来看，谁也不愿意自认是被邀请的古罗马元老院的议员，因为谁也没有站起身来。于是，唐斐利波抓住这个机会，站起来发言了。这时，保守派都挤眉弄眼，彼此示意。

"诸位先生，我来说说自己对节日费用的估计。"他开始说。

"我们反对。"一个患肺病的老头子立刻说，他是个最顽固的保守分子。

"我们投票反对！"另外的人附和着。

"各位！"唐斐利波尽量不让自己露出笑容来喊了一声，"我还没有宣布我们青年要提出来的计划哩。我们有十分把握，相信这个伟大的提案要比我们对手所想出的、或者是所能设想的任何计划都要受到欢迎。"

这几句妄自尊大的开场白，十分激怒了保守派，使他们在心里赌咒发誓，一定要反对到底。

"我们预计，要开支三千五百比索。"唐斐利波接着说，"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够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是本省或者邻省到现在为止，任何节日庆祝都比不上的。"

"呃哼！"一些不相信的人咳起嗽来。"甲镇是五千，乙镇是四千，呃哼！瞎吹牛！"

"听我说，各位先生，我会使你们相信的。"这个没有被吓倒的讲话人又继续说下去，"我提议在广场当中造一座戏台，费用是一百五十比索。"

"那怎么够！得花一百六十比索呀。"一个公认的保守派反对说。

“记录下来，秘书先生，建造戏台用二百比索。”唐斐利波说了，“我又建议从唐多约请一个喜剧团到这里来，在七个晚上接连演出七场。每一夜以二百比索计算，共计一千四百比索。秘书先生，记下一千四百比索。”

听了这话，元老们和青年们都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另外，我还提议举办一次盛大的焰火；可不是那种小孩和老姑娘们喜欢的小花小炮，决不要这类东西。我们要的是大花炮，冲天响。我提议要二百个大花炮，每个两比索，两百个冲天响，也是每个两比索。这些东西就请马拉翁的焰火制造工人来做。”

“唬！”一个老头子嘟嘟囔囔地说，“一个两比索的花炮吓不倒我，也聋不了我！为什么不买三比索一个的？”

“记录下来，两百个花炮，两百个冲天响，一共一千比索。”

保守派再也按捺不住了。其中有几个就站了起来，凑在一起低声议论。

“另外，为了使到本镇来观光的客人，知道我们肯花钱，也很富裕，”发言人朝那群低声议论的老人们扫了一眼，提高嗓子继续说，“我建议：第一，在两天的节日里聘请四位主持人①；第二，刚才甲必丹巴西里奥提到过罗马的西塞罗，我们就照和西塞罗同时代的人，一个叫席拉所做的那样，每天向湖里投进二百只炸鸡，一百只阉鸡，四十只烧猪。”

“对呀，就和席拉一样。”受到恭维的甲必丹巴西里奥重复了一句。

满座的人越来越感到诧异了。

---

① 节日中被指派来担任司仪的人，负责为节日准备大量的娱乐节目。因此，主持人指派得越多，节目就越丰富。

"节日里许多有钱的人都要来参加，每人都带着成千上万的比索，带着最强最勇的斗鸡，还有纸牌，我提议把斗鸡场开放十五天，把营业执照发给所有的赌场，准许开放……"

座上的青年们以为他发了疯，都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老人们热烈地争论着。

"最后，我们也不可忽略了精神上的享受……"

大厅里全是嘁嘁喳喳的和叫喊的声音，把他说话的声音完全盖住了，整个房间里闹成一片。

"不行！"一个最顽固的保守派大喊一声。"我决不让他自鸣得意地来支配整个节日，不行！我要求发言！我要求发言！"

"唐斐利波骗了我们啦！"自由派的人喊道，"我们投票否决他。他已经跑到老人那一边去了，我们投票反对他！"

镇长更是不知所措，他并没有设法恢复秩序，只是坐等秩序自己恢复。

镇警察队长要求发言，得到许可后他却没有开口，又坐下去了，现出十分狼狈和羞惭的样子。

这时，幸好保守派中最为稳健的甲必丹巴伦廷站起来说话了："我们不能同意副镇长的提案，因为它看来是太浮夸了。那么多的花炮，那么多的夜戏，只有象他那样能够每夜不睡觉地听着爆炸声响而不变成聋子的年轻人才需要。我已经征求过在座几位高明人士的意见了，他们都一致不赞成唐斐利波的提案。我说的对吧，各位先生？"

"对，对！"青年们和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青年们听见一个年老的人这样说话，都感到高兴了。

"我们要四个主持人作什么用呢？"老人又接着说，"把炸鸡、阉鸡和烧猪投进湖里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隔壁邻舍会骂我

们‘瞎吹’！可是事后我们却不得不斋戒六个月！什么席拉，什么罗马人，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请问，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过什么节日吗？至少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张请帖，而我呢，你们是看得见的，已经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了！”

“罗马人住在罗马，教皇就在那里。”甲必丹巴西里奥低声提醒他。

“这我就明白了！”老头子泰然自若地大声说，“他们把节日变成了大年夜，教皇就命令他们把食物都扔进海里，免得他们犯罪。可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提案是不能容许的，是行不通的，简直是荒谬绝伦！”

受到了这样强硬的反对之后，唐斐利波只好把提案撤回了。现在，他们的首要敌手已被击败，就连坚决不妥协的最顽固的人也都安静下来，袖手旁观了。这时，一个年轻的区长起来要求发言。

“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人，居然敢于在这么多受到尊敬的、年高德重、遇事深谋远虑的人面前讲话，是要请求各位原谅的。但是，刚才雄辩的演说家甲必丹巴西里奥曾经要求每一个人都发表他的意见，那么，就让这个权威的发言作为我的借口，允许我说一点无足轻重的意见吧。”

保守派的人都满意地点了点头，彼此交谈着：“这个年轻人讲得有道理。”“他很谦虚。”“他的话有说服力。”

“可惜的是他还不很知道怎么运用手势，”甲必丹巴西里奥说，“不过，来日方长！他没有研究过西塞罗，他还年轻啊！”

“各位先生，”青年又接下去说了，“如果我向你们提出一个方案或者一个计划，那我决不敢奢望你们会认为它是十全十美，或者你们会予以接受。但当我再一次恭请在座各位进行判断

时，我愿意向我们的长辈证明我们的思想永远是和他们一致的。因为我们认为刚才甲必丹巴西里奥以那么动人的雄辩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也正是我们的思想。”

“说得好！说得好！”受到奉承的保守派人都叫了起来。甲必丹巴西里奥向发言人比着手势，示意他该怎样站，怎样挥动他的胳膊。场中唯一无动于衷的只有那位镇长，他显得六神无主，再不然就是心不在焉；老实说，他好象两者都是。青年更加热情洋溢地继续说：

“各位先生，我的计划简单说就是这样：创作一些跟我们天天看到的那种普普通通的玩艺有所不同的新戏，力求不让收集到的金钱流出本镇，不让它们浪费在焰火上面，把它们都花在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处的事情上。”

“说得对！”青年们同意了。“我们要的正是这个！”

“好极了！”老人们又补上一句。

“象副镇长提议的那样，上演一个星期喜剧，我们从这里面能够得到些什么？我们从波希米亚国王和格拉纳达国王的故事里能得到什么？这些故事只不过讲国王们下令砍掉他们女儿的脑袋，或者把她们放在大炮里轰掉，变来变去，也不过把大炮变成宝座罢了。我们不是国王，但我们也不是未开化的人；我们没有大炮，如果我们照着这些人去做，他们就会把我们绞死在巴贡巴扬广场上。那些参加战争、在战场上和王子们乱砍乱杀的公主们，或是那些好象被鬼迷住、独自在深山幽谷里徘徊的公主们，她们到底算什么呀？喜爱妇女的甜蜜和温柔是我们的天性，一想到要去握一个少女沾满鲜血的手，即令沾的是我们那么憎恶的摩洛人或者是巨人的血，我们也会害怕得发抖的。对动手打妇女的男子，不管他是王子、骑士或者是粗野的乡下人，我们

都认为是个卑鄙的坏蛋。那么，为了改正我们的缺陷和过错，发扬我们的优良品质，在舞台上表现一些我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岂不比演这些胜过一千倍吗？”

“对啊！对啊！”他的一派里有人叫喊。

“他的话说得不错。”几个老头子沉思地低声说。

“我简直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甲必丹巴西里奥也悄声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那些顽固分子问。

“这很容易，”青年回答说，“我带来了两出戏剧，深信在座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以他们高尚的趣味和权威的见解，一定会认为是赏心悦目的。一出名叫《选举镇长》，是个五幕散文喜剧，作者现在就在场。另一出需要演出两个夜晚，是一个带有讽刺性的九幕幻想剧，名字叫《马里昂·马吉岭》①，作者是本省一个最优秀的诗人。现在，有关节日庆祝的筹备，已经拖延了不少日子，我们担心剩下的时间不够，因此，我们已经私下找好了演员，让他们记熟了剧中人物的台词了。我们希望再有一个星期的排练，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全熟悉各自扮演的角色。各位先生，这样办，不光新鲜，有益，又合乎情理，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省钱。我们用不着添置衣装，穿我们的日常衣服就行了。”

“剧场的租金由我来付！”甲必丹巴西里奥热情地喊。

“你们要是需要警察，我就把我的人借给你们！”镇警察队长高叫着。

“还有我……还有我……如果需要老头子的话……”另一个满脸得意地说。

---

① 马吉岭是贝湖南边的一座火山，许多有关这座山的传说都以一个名叫“马里昂·马吉岭”的女巫为主角。

“同意！同意！”许多声音同时喊了起来。

唐斐利波热泪盈眶，激动得脸都白了。

“他是气得流泪的，”顽固分子想，于是他也高声叫喊，“同意！不用讨论了！”他看见自己雪了恨，敌人已被彻底击败，感到十分满意，便开始赞扬起青年的计划来。

青年又接着讲下去：“收集到的钱可以拿出五分之一来颁发几种奖金，譬如发给最好的儿童、最好的牧人、农民、渔夫等等。我们还可以在河流和湖泊中举办划船比赛，在岸上举行赛马，我们还可以举办爬滑竿以及其他老乡们都能参加的各种游戏。鉴于我国悠久的风俗，我也不反对放一些烟火；轮转焰火和花火楼台是很美丽很悦目的，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放爆竹，象前一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有两班乐队，就能够给我们以充分的欢乐气氛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乐师与乐师之间的那些争执和敌视。这些可怜的音乐家们，是以他们的劳动来使我们的节日庆祝添加喜气的，他们来时常常活象参加比赛的斗鸡，可是事后只领了菲薄的报酬，饿着肚皮离开了；有时候甚至鼻青眼肿，身上带伤。我们拿着剩下来的钱，就能够建起一栋小小的校舍，因为我们是不能等待天主从天而降，替我们盖造的啊。我们现在有的是漂亮的斗鸡场，可是我们的孩子却几乎是在本堂神甫的马房里上课，这种情况未免太悲惨了。以上所说的，就是我的计划的一个轮廓，至于细节，就请大家共同商订吧。”

说完，大厅里起了一阵欢畅的议论声，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赞成这个青年提出的方案。

还有少数几个人低声地说：“新办法！新办法！想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咱们暂且通过它，让那个家伙丢脸。”别的人又说，那个家

伙指的是唐斐利波。

等到大厅里恢复宁静时，全场都同意了，只缺镇长的批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正在满脸流汗，坐立不安。他用手在额角上擦了一遍，终于结结巴巴地用软弱无力的声音说："我也同意，只是……呃哼！"

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凝神屏息地听他说。

"只是什么呀？"甲必丹巴西里奥问。

"非常赞成，"镇长又重复一句，"那就是说……我不赞成……我是说……我赞成，但是……"说到这里，他用手背揩了揩眼睛，"但是本堂神甫，"这可怜的人儿接着说，"本堂神甫要的不是这个。"

"庆祝节日是我们花钱呢，还是本堂神甫花钱？他出过一文吗？"有人用尖声喊道。大家都向着发问的方向看去，原来是哲人塔席奥。

唐斐利波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盯住镇长。

"本堂神甫要的是什么呢？"甲必丹巴西里奥问。

"唔，神甫要的是六队宗教游行队伍、三次讲道、三台大弥撒，如果还有余款，就从唐多请人来演一出喜剧，幕间休息时还带歌唱表演。"

"我们不要那个。"青年们和一些老头子都说。

"本堂神甫要，"镇长又重说一遍，"我已经答应他一定照办了。"

"那么，你干吗召集我们到这里来呢？"

"为……为的是好告诉你们呀！"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呀？"

"我是想告诉你们的，各位先生，可是甲必丹巴西里奥发了

言，我没有说话的机会。本堂神甫所说的话，我们一定得遵办。”

“一定得遵办。”几个老头子也附和着说。

“一定得遵办，不然，省长就要把我们全都关进监牢。”另外几个老头愁眉苦脸地说。

“好吧，遵照他的话办，就让你们自己来举办节日庆祝好了。”青年们大声叫着，站起身来，“我们把捐款都撤回去。”

“所有的款项都已收齐啦。”镇长说。

唐斐利波走到这位官员面前，恨恨地对他说：“为了要办一件好事，我牺牲了自尊心。可是你却为了一件坏事，放弃了你个人的尊严。你把一切都弄糟了。”

伊瓦腊转身对小学校长问道：“在省城里，你有没有什么事要我办？我马上就要到那里去了。”

“你到那里有事吗？”

“我们在那里有事哩！”伊瓦腊神秘地回答。

在回家的路上，唐斐利波咒骂着自己的运气不好，塔席奥老人就对他说：“这要怪我们！人家把一个奴才给你们当首脑，你们没有提出抗议。我呢，我这个傻瓜，简直忘记了这件事！”

# 第二十一章　一个母亲的故事

Andaba incierto——volaba errante,

Un solo instante——sin descansar.*

——阿雷约斯

茜莎朝着她家的方向跑去，心里迷迷茫茫地象一团乱麻。这情形是我们每当遭遇不幸、失去保护、连希望也落空的时候就会产生的。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周围的事物，一切都似乎越来越黑漆一团，如果看见远处有一线微光，我们就会朝着它跑，跟着它跑，哪怕路上横着一道万丈深渊也不去管它了。这位母亲要去救她两个儿子，做母亲的遇着关系到儿子的事，就什么也肯去做。她拚命地朝前奔跑，恐惧和不祥的感觉在后面追逐她。他们是不是已经逮捕了她的儿子巴西里奥了？她的孩子克里斯宾逃到哪里去了？

当她走近她的小茅屋时，她看见园子的篱笆上面露出了两顶士兵的帽子。这时，要说出她心里的感觉，是根本不可能的：她简直什么都忘记了。她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人的胆量，他们就连对镇上最有钱的人也敢于怒目而视。现在，她和孩子们都被控是小偷，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的呢！国民警卫队不是人，他们

* 西班牙文：迈着蹒跚的脚步，不停地到处寻找，一直朝前走啊，片刻也不停留。

是国民警卫队；他们既不理睬人们的哀告，也看惯了眼泪。

茜莎本能地抬起眼睛向天空望去。天上，正以无比灿烂的光辉微笑着。在那透明的蓝空上，飘浮着几片棉絮也似的白云。她停了下来，想控制住全身的颤抖。那两个士兵正要离开房子，他们身旁没有别的人，因为除了她喂养的一只母鸡，他们什么也没有捉到。她感到呼吸稍为舒畅一些，精神也振作起来。"他们多好呀！多好的心肠呀！"她喃喃地说，高兴得流下眼泪。那两个士兵只要放掉她两个孩子，即使把她的房子烧掉，她也会千遍万遍地为他们祝福的！她怀着感激的心情，又望了望天空。一行白鹭——菲律宾的轻云——正掠空而过。她恢复了信心，继续往前走路。她快要靠近那两个可怕的人时，就放眼四下瞧瞧，装出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故意没有看她的母鸡。母鸡正在咯咯地啼叫着求救。她走过他们身旁，正打算跑开，可是为了谨慎，又把脚步放慢下来。

她还没有走上几步，就听见后面一声粗暴的声音朝她叫来。她打了个寒噤，装作没有听见，继续走她的路。他们又叫了一声，这次可是大声吼叫了，还夹着一些下流话。她只好转过身子向着他们，禁不住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两人中，一个朝她招了招手。茜莎机械地走了过去，吓得舌头麻木，嗓子也发干了。

"你要说实话，不然我们就把你绑在那棵树上，枪毙了你。"两人中有一个吓唬她说。

女人凝视着那棵树。

"你是那两个小偷的娘吧，不是吗？"另一个问。

"小偷的娘！"茜莎机械地重复了一句。

"你儿子昨晚带给你的钱放在哪儿了？"

"喔！钱……"

“别不认帐，那只有罪加一等，”另一个加上一句，“我们是来抓你两个儿子的，大的一个逃掉了，你把小的那个藏在哪儿？”

一听这话，茜莎松了口气，答道：“先生，我已经有好几天没看见克里斯宾啦。我以为今天早上可以在修道院里看到他，可是他们只告诉我……”

两个士兵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其中一个大声说，“把钱交出来，就放你走。”

“先生，”那不幸的女人恳求说，“我的儿子即使是饿饭也不会偷东西的，因为我们都已经饿惯了。巴西里奥连一个库阿多也没有带给我。请你们去搜吧，如果搜出来哪怕是一个里亚尔，那就随你们怎样处置都行。我们穷人并不全都是小偷啊！”

“那么，”士兵狠狠地盯住茜莎的两眼，慢慢地命令说，“你跟我们走。那样，你的两个儿子早晚总得找上来，把偷去的钱交出来的，走吧！”

“我……我跟你们走吗？”茜莎喃喃地说，她不禁倒退了一步，惊恐地盯住他们穿的军装。

“为什么不？”

“啊，可怜可怜我吧！”她哀求着，快要跪下去了，“我太穷了，拿不出金银财宝来献给你们。我仅有的一点东西你们已经拿走了，就是那只鸡，我原来打算拿去卖掉的。房子里要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只管拿走好了，只请你们让我安安静静地留在这里，让我死在这里吧！”

“走！不走不行，你不痛痛快快地走，我们就把你捆起来。”

茜莎哭起来了，可是那两个人丝毫无动于衷。“至少，让我在你们前面远一点儿走吧。”她哀求说，那时他们已在蛮横地抓住她，推着她往前走了。

两个士兵似乎也有几分感动，他们在一旁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从这里到镇上，你可能会逃走的，你就在我们中间走。到了镇上，你可以走在前面，离我们二十步的地方。可是你得当心，不准耽搁，不准走进店铺里去，也不准停下来。走吧，快一点儿！"

她的哀求和她的争辩全都白费，她的保证也毫无用处。士兵们说他们已经过于让步，已经要受到连累了。她走在两人当中，感到羞愧得要死。一路上固然是没有人往来，可是空气呢，白昼的阳光呢？真正羞愧的人感到到处都是眼睛。她用披肩遮住了脸，盲目地朝前走动，一边为自己遭到的屈辱吞声饮泣。她曾经遇到过不幸，也知道受到万人、甚至自己丈夫的唾弃是个什么滋味，可是直到现在，她都认为自己是有体面的，受尊敬的。直到现在，她都是用怜悯的眼光去看那些打扮得妖妖艳艳、镇上人都知道是军人情妇的女人们。可是现在呢，她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她们还要低一头了。

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原来是一群骑着瘦弱小马的男人和妇女，每个人的两旁都有两只篮子挂在马背上。这些人是运送鲜鱼到内地各个城镇去的。过去，他们经过她的小茅屋时，常常会有些人向她要口水喝，还送给她几条鱼。如今，这些人经过她的面前，就好象在打她，在踩她的一样，他们的眼光，不管是怜悯的也好，轻蔑的也好，都一样穿过了她的披肩，刺痛她的脸。这一群人过去以后，她才叹了口气，揭开披肩，看看离镇上还有多远，从那里到镇门口的哨所，还得经过几根电线杆子。她觉得那段距离从来也没有这样长过。

道路旁边有一丛茂密的竹林，从前，她曾经在它的浓荫下休息过；就在那里，她的情人帮她提着装水果蔬菜的篮子，对她谈

得那么甜蜜。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就象是一场梦！她的情人随后成了丈夫，又做了区长，可是灾难也就从那时开始找到她的头上来了。太阳照得炎热起来了，那两个士兵问她要不要在那里休息一会儿。“谢谢，不要！”妇人吃惊地回答。

快进镇的时候她更加感到毛骨悚然了。她四下里转动着愁苦的眼睛，可是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有的只是大片大片稻田，一条小小的灌溉渠，和几棵矮树。那里没有悬崖断壁，连一块能让她把身体撞成碎片的岩石都没有！现在，她后悔为什么要跟那两个士兵跑这么远了。她怀念流过她茅舍旁边的那条深深的河流，两岸高耸，乱石嶙峋，那将是死得多么痛快的地方呀。可是，一想起她那两个儿子，特别是生死不明的克里斯宾，于是在她漆黑一团的夜里，又一次透出一线光明，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喃喃叨念道：“以后……以后……我们到森林的深处去过活吧。”

她擦干眼泪，试着装出一副安详的样子，转身向着那两个押送她的士兵，用一种象是抱怨，又象是叹息，象是恳求，又象是责备，由悲哀凝成的声音低声说：“现在，我们到了镇上了。”就连那两个士兵似乎也受了感动，他们打了个手势来回答她。她竭力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快步往前走去。

正在这时候，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来了，告诉大家大弥撒已经结束。茜莎连忙加快脚步，以免碰到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要躲开他们是办不到了。她苦笑着对两个熟人打了个招呼，她们只是用挖苦的眼光瞥了她一眼。为了避免再受屈辱，她只好两眼盯住地面，可是说也奇怪，她还是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跤！人们看见她，都停下脚步，一边盯着她，一边小声交谈。尽管她低垂着两只眼睛，但这一切她都看到，也都感觉到了。

她听到后面有个妇女，扯开了嗓门，用粗野的声调在问："你们在哪里捉住她的？钱找到了吗？"问话的这个女人没有披围巾，也没有穿外衣，穿一条黄绿相间的裙子，和一件蓝纱衬衣。从她的服装看去，一眼就知道是士兵的情妇。茜莎觉得好象挨了一个耳光，因为这个女人当着大众揭了她的底。她抬起眼睛，想面对面地充分接受这些人对她的轻蔑和憎恨，可是人们好象隔得老远老远。她迷迷惘惘地走着，连自己都不知道两脚是不是踩在地上，但是她感觉到他们阴森的目光，听到他们窃窃私议。

"喂，这里走！"一个押解她的士兵大喝了一声。她突然掉转身躯，就象一部坏了机件的机器一样。她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一心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她看见了一扇门，有一个哨兵站在那里，她正想闯进去，可是一个更为严厉的声音把她叫住了。她蹒跚地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接着就感到自己的肩头给士兵们推了一下。她闭起眼睛，向前走了两步，就一跤跌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她先是两腿跪地，然后半跪半坐着。一阵阵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的呜咽，使她全身都在颤抖。

现在，她已来到兵营之中，和士兵、妇女、猪和鸡等在一起了。男人们有些正在缝衣服，他们的情妇就拿这些人的大腿当枕头，躺在长凳上，一面抽烟，一面无精打采地望着天花板。其他的一些妇女，在帮着男人们擦洗勋章和武器，嘴里哼着黄色歌曲。

"看来小鸡已经逃掉了，你们只捉到了老母鸡！"一个女人对刚刚进来的人们说，不知道她指的是茜莎，还是那只仍在咯咯啼叫的母鸡。

"唔，母鸡总是比小鸡值钱的。"那个女人看到士兵没有开口，就自己接着说。

“上士在哪儿?”有一个士兵用十分厌恶的声音说。“已经向队长报告了没有?”

大家把肩膀一耸，算是回答了他的问话。因为谁也懒得去打听一下这个可怜的妇人的命运。

西莎蜷缩在角落里，把头藏在两只胳膊当中，披散着蓬乱的头发，呆呆痴痴地在那里待了两个钟头。到了中午，国民警卫队长才得到报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驳回本堂神甫的控告。

“呸！那个卑鄙的修士又玩什么花招了，”他一面说，一面下令把这女人放走，不准任何人再去过问这件事。“如果他要想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那就让他求圣安东尼，或者去向教皇的使节申诉好了。让她滚蛋！”

结果是西莎给他们极其粗暴地推出了营房，因为她自己动也不动。她发现自己来到街上以后，就本能地连忙朝着她的家跑，光着头，披着发，一双眼睛直盯着遥远的天边。这时，太阳当空，也没有半点云彩来遮住它那灼热的圆盘；微风过处，轻轻吹动了道路两旁的树叶，鸟雀们都躲在树枝的阴影里，一动也不动。

西莎终于走到她的茅屋，闷声不响地走了进去。她里里外外地来回跑了一阵，这才赶到塔席奥老头的家里，敲了敲门，可是老头儿出去了。这不幸的女人只好再回到自己的家来，开始大声叫喊着巴西里奥和克里斯宾的名字，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静静地听着。她听见的只是她自己的回声，再就是屋旁河里潺潺流水和簌簌竹叶的声响，此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她爬上岩石，走下峡谷，又去到河边，不住地叫喊。她的两眼带着阴森可怕的目光转动着，一下闪出灿烂的光芒，一下又和暴风雨晚上的天色一样；看那样子，简直可以说理智的光辉已在摇曳不定，眼

看就要熄灭了。

她又回到茅屋里来，坐在前晚躺过的草席上。抬眼一望，正好看见面临悬崖的那堵竹篱笆顶上，缠着从巴西里奥的衬衣上撕下来的一块布。她跑去一把拿在手里，在阳光下仔细检查。布上面有些血迹，可是她没有看见，她走到篱笆外边去，继续在灼热的阳光底下，把它举起来又放下去地端详着。她似乎觉得阳光还不够强，周围的一切愈来愈暗淡了。她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视着太阳。

她依旧在各处走动，又是叫，又是哭，谁听见都会吓一大跳，因为她的声音已经古怪得不象是从普通喉管里发出来的嗓音了。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就象有千万个阴魂鬼怪御风而来，旋风用它那无形的翅膀和它们相搏击，发出了呼呼声响。这时，如果你住在一栋荒凉孤零的破旧房子里，你就会听见许多呻吟，许多叹息。虽然你会对自己说，那不过是刮过高楼断壁时发出来的飕飕风声，但它却使你汗毛直竖，身不由己地颤抖起来。然而母亲的哀号比起这种风雨之夜的神秘声音就更加悲怆凄凉了。黑夜降临了。也许是上天有意赐给她几个钟头的睡眠，好让天使用她那肉眼看不见的翅膀，轻轻掠过她的青黄的脸面，从她的记忆里把愁苦揩掉。也许是这类痛苦太大了，脆弱的人类受不了，上天慈悲，就用它那“忘却”的灵药来为她医治。不管怎样吧，到了第二天，茜莎已经到处游荡，又唱又笑的，跟田野森林中的所有生物谈笑起来了。

# 第二十二章　光和影

自从发生了上述事件之后，又过了三天。这三天中，圣地亚哥镇什么都不做，一心一意地筹备过节。大家满怀高兴，盼望着即将到来的各种娱乐，同时，纷纷议论，窃窃私语。有些人在说镇长的坏话，另外一些人批评副镇长，还有一些在骂那些年轻的人。遇事总要挑剔、总要责骂的人，总是有的。

玛丽亚·克拉腊在她姑妈伊莎贝尔陪伴之下，一来到圣地亚哥，就引起了很多的谈论。大家因为喜欢她，又羡慕她的美丽，所以见她来了，都非常高兴。但同时，对于萨尔维神甫的态度失常，又感到了诧异。向他忏悔的教徒们都说："他在听忏悔或者做弥撒的时候，常常变得心不在焉，也不大和我们谈话。他的身体更瘦，比往常更加沉默了。"厨师也发现神甫一刻一刻地瘦下去，抱怨他对自己做的菜肴不肯赏光。但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却是这一件事：晚上修道院点着不止两支蜡烛，可是萨尔维神甫却到一家人家——玛丽亚·克拉腊的家去访问！虔诚的妇女们在胸前画着十字，但仍然继续议论下去。

伊瓦腊曾经从省城打了电报来欢迎伊莎贝尔姑妈和她的侄女，可是却没有说明他不在圣地亚哥的理由。许多人都以为他已经坐牢，因为他在万圣节那天下午，对萨尔维神甫的态度欠佳。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在他的未婚妻家门口下车时，神甫也刚好到达，他向神甫恭敬地打了招呼，于是，这些议

论更达到了高峰。

这时候，茜莎和她两个儿子的事，已经被忘得干干净净了。

在桔子树和伊兰伊兰树之间，有一个美丽的安乐小窝，这就是玛丽亚·克拉腊的家。如果我们进去看看，我们就会惊动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正靠在前临湖水的窗前，遮在发散幽香的鲜花和薜萝的荫影之下。他们正在轻言细语地谈着，声音比簌簌作响的树叶声还要温柔，比飘浮在花园的香味还要甜蜜。那正是湖里的精灵趁着天快要黑，伸出她们喜气洋溢的脑袋来注视落晖，唱着歌儿送落日入睡的时候。据说，这些精灵的眼睛和头发都是蓝色的，头上戴着白色和红色的水草；有时候，从泡沫里显露出她们那优美均匀、比泡沫还要白的身体；又说每当天已全黑，她们就开始她们的游戏了。她们弹奏出来的尽是些神秘不可思议的歌曲，和风吹自鸣琴奏出来的一样。但是，还是让我们转到那两个年轻人的身上来，听完他们的谈话吧。这时，伊瓦腊正在对玛丽亚·克拉腊说：

"明天天亮之前，你的愿望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今天晚上，我将把一切都准备好。"

"那我就写信去请我的女朋友来啦。可是请你设法不要让本堂神甫来。"

"为什么？"

"因为他好象总是在监视我。他那双深沉忧郁的眼睛使我很不舒服。每当他盯住我看，我就觉得害怕。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啊，他说的老是一些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梦见过我母亲的信。我真的相信他已经半疯了。我的朋友席楠和我的干姐安登，都说他有些神经病，因为他既不吃喝，也不洗澡，只是在黑暗中过活。请你一定设法叫

他不要来吧！”

“我们是不能不请他的，”伊瓦腊沉思地回答说，“我们的风俗要求这样做。他是你家的客人，对我又是十分有礼貌。上次省长找他商量我对你说过的那桩事时，他满口称赞我，一点儿也没有为难。不过，我看得出你对这事是很认真的，那就请你放心吧，他决不会和我们乘同一条船去。”

这时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响，原来是本堂神甫来了。他嘴上挂着一丝勉强的笑容。“好冷的风呀，”他说，“要是着了凉，通常要到热天才会好哩。你们不怕着凉吗？”说时声音有些发抖，两眼转过去望着遥远的天际，不再看那两个年轻人。

“正好相反，我们倒是觉得今天夜里很愉快，微风吹得舒服极了，”伊瓦腊回答说，“这几个月又是秋天又是春天。有些树叶凋落了，但是花儿一直都在盛开。”

萨尔维神甫叹了一口气。

“我觉得这两个季节结合得真够好，没有寒冷的冬天夹在当中。”伊瓦腊接下去说，“二月里，树上的花骨朵儿就开了花，到了三月，我们就有成熟的果子吃了。等到炎热的日子一来，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

萨尔维神甫微微笑了一笑，开始谈起日常琐事来：他谈到天气，谈起镇上的情形，又谈到庆祝节日的事。玛丽亚找了一个借口，走开了。

“我们谈起庆祝节日，请允许我邀请你参加我们在明天举行的一次庆祝宴会。我们和一些朋友打算在森林里来一次野餐。”

“在哪里举行？”

“年轻的姑娘们希望在附近的森林里，靠近那棵古榕树的一条小溪旁边举行。所以我们要一清早就动身，免得太阳晒。”

神甫想了一下，这才回答说："这邀请太诱人了，我接受你的邀请，证明我对你并无丝毫怨恨。不过我得迟到一会儿，要等我尽完了我的教职以后才到。你们这些自由自在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几分钟后，伊瓦腊为了要去准备明天野餐的事，就离开了。外面，夜色一片昏黑，他走到街上，有一个人向他走来，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一礼。

"你是谁？"伊瓦腊问。

"先生，你不晓得我的名字。"那陌生的人回答说，"可是我已经等候你两天了。"

"有什么事吗？"

"先生，没有一个人可怜我，大家说我是个无赖。我失掉了我的两个孩子，我的妻子又发了疯。每个人都说我罪有应得。"

伊瓦腊一边仔细地端详着这个人，一边又问："你找我做什么？"

"求你可怜可怜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儿。"

"我现在有事。"伊瓦腊回答说，"如果你愿意，就和我一道走，告诉我你的遭遇。"

那人道过谢，两人很快就在昏暗的大街上消失了。

# 第二十三章　捕　鱼

蓝蓝的天上，群星还在闪烁，鸟雀还在枝头安眠，这时就见一群嘻嘻哈哈的人，点着通常叫做“胡厄佩斯”的火把，一路穿街过巷，向着湖边走去。这群人当中有五个姑娘，她们走得很快，彼此手拉着手，或者用胳膊互相搂着腰。她们后面是几个老年的妇女，和头上巧妙地顶着食品和菜肴篮子的女仆。看到这些少女容光焕发的笑脸，看到微风吹动她们浓密的黑发和宽褶的衣裙，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就是玛丽亚和她的四个女友——一个是嘻嘻哈哈的席楠，一个是端庄凝重的维多利亚，一个是美丽的伊黛，一个是腼腆体贴的美人聂楠，那么，我们还会误认她们是在白昼到来之前赶快走开的夜的女神呢。这几个姑娘正在谈得高兴，她们哈哈地笑着，我捏你一下，你掐我一把，彼此在耳边悄悄说上几句，然后又放声大笑起来。

“你们会把睡着的人都吵醒的，”伊莎贝尔姑妈责骂她们，“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没这样吵过别人。”

“那是因为你们起不了这样早，那些老年人也不那么爱睡懒觉。”小席楠回了一句。

暂时之间，她们都沉默下来，随后又试着压低声音说话，可是不久就忘乎所以，整条大街又充满了她们年轻响亮的声音。

“对他要做出不满意的样子来，别找他说话，”席楠正在给玛丽亚·克拉腊出主意，“你要责备他，那他才不敢染上坏习惯。”

“别太挑剔了。”伊黛反对说。

“要挑剔，可别傻里傻气的！在订婚期间，就得使他听话，因为等到结婚之后，他就会为所欲为啦，”小席楠又给了忠告。

“这种事你懂些什么呀，孩子？”她的表姐维多利亚责备她。

“嘘！别出声。他们来了！”

一群青年男子点着巨大的竹子火把，走了过来，他们庄严地和着六弦琴的琴声走着。

“这声音活象是叫化子弹六弦琴。”席楠又大笑了。

两群人会合的时候，姑娘们这一边的态度，倒是十分严肃，一本正经，好象她们从来就不知道发笑似的。男人那一边呢，可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他们问了六句话，只得到三句回答。

“湖水平静吗？你们想今天会是个晴天吗？”母亲们问。

“别害怕，夫人，我游泳游得很好，”一个单薄的瘦长青年回答说。

“我们应该先去望一台弥撒再来，”伊莎贝尔姑妈搓着两手，叹了口气说。

“那也来得及的，夫人。阿尔维诺在神学院读过书，可以在船里作弥撒，”另一个青年指着刚才说话的那个瘦长青年说。阿尔维诺生就一副滑稽面孔，这时就摆出了虔诚的架式，摹仿起萨尔维神甫的神态来。伊瓦腊虽然照旧保持着他那严肃的态度，也和大家一块儿乐开了。

一行人来到海滨一看，妇女们都不禁发出了惊叹和喜悦的声音。原来在他们面前，摆着两只拴在一起的大木船，周围扎得五彩缤纷，用鲜花、树叶以及五颜六色的花布装饰着。在临时搭成的船篷底下，吊着许多小纸灯笼，另外还有各种鲜花和水果。伊瓦腊为妇女们准备下舒适的座位，上面铺着毯子和座垫，就连

大大小小的船桨也都装饰一新。在那只装饰得更为华丽的木船里，放着一架竖琴，几只六弦琴和手风琴，还有一只牛角制的喇叭。在另一只木船里，几座泥巴做的炉灶烧得正旺，是用来沏茶、煮咖啡和做姜汤等饮料的。

“这条船坐女的，那条船坐男的，”母亲们一上船就吩咐下来，“姑娘们，安静点儿，别动来动去的，不然咱们就要翻船了。”

“你们都先画一个十字吧，”伊莎贝尔姑妈向大家忠告说，自己作了一个榜样。

“难道就只有咱们待在这里吗？”席楠做了一个鬼脸，问道，“难道就只是咱们这些女的？”她母亲掐了她一把，算是回答。

两只船慢慢离开了湖岸，灯笼的亮光反映在平静的湖水里，同时，东方的天空上，第一道曙光也开始出现了。自从母亲们定下了分坐的办法后，一群人变得沉默了，那些年轻的男女好象都在沉思默想。

“小心点儿，”前神学院的学生大声对另一个青年说，“把脚紧紧踩住下面那个塞子。”

“什么？”

“塞子说不定会掉出来，水就要钻进来了。这条木船有不少窟窿哩。”

“哎呀，船快要沉啦！”惊吓的妇女们喊了起来。

“别害怕，夫人和姑娘们，”前神学院的学生安慰她们，让她们不必惊慌，“你们坐的这条船不碍事。船里只有五个洞，而且并不很大。”

“五个洞！我的天主！你打算把我们淹死吗？”吓坏了的妇女们喊了起来。

“顶多只有五个，夫人和姑娘们，都不过这么大小，”那个前

神学院的学生安慰她们，用食指和大拇指作了一个圆圈。"只要把塞子踩紧，就不会掉出来。"

"圣母玛利亚啊！水钻进来啦！"一个老太太大声喊道，她觉得自己已经打湿了。

霎时，船上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有些人大喊大叫，有些人打算跳进水中。

"踩紧那个塞子！"阿尔维诺重复着说，指着姑娘们坐的地方。

"在哪儿，在哪儿？主哟！我们不会踩！你发发慈悲，快过来吧，我们不会踩！"吓得惊惶失措的妇女们哀求说。

这样一来，青年男人中有五个人只好爬到另一只船上去，好让那些心惊胆战的母亲们安静下来。可是，说来也巧得很，刚好是每一个姑娘身边都是危险的地方，所有母亲的附近却连一个危险的窟窿也没有！更奇怪的是坐在玛丽亚身旁的是伊瓦腊，坐在维多利亚身旁的是阿尔维诺，等等。这时，担惊受怕的母亲们业已恢复平静，倒是那一些年轻人安静不下来。

湖水十分平稳，鱼栏已经相离不远，时间又还很早，大家决定放下桨，先吃一顿茶点。这时，黎明已经到来，他们把灯笼吹熄了。

"一早起来，在望弥撒之前喝一碗姜汤，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甲必丹娜梯卡说，她就是那个嘻嘻哈哈的席楠的母亲。"阿尔维诺，你喝一点儿姜汤，吃一块米糕，就会知道连你这样的人也想祷告的。"

"我正要祷告哩，"阿尔维诺回答说，"我正在打算忏悔。"

"不，"席楠说，"喝点咖啡，好让你想些高兴的事。"

"我马上就喝，因为我是有些儿发愁了。"

“别喝咖啡，”伊莎贝尔姑妈忠告他说，“喝点茶，再吃几片饼干。人们都说茶是安神的。”

“我也要喝点茶，吃些饼干，”那柔顺的青年回答，“幸而这些饮料都不象天主教那样，以为只有自己才能救世。”

“可是，你能够……”维多利亚开口了。

“能再喝一点可可，是吗？我想是能的，既然咱们就快要吃早饭了。”

清晨的光景美丽极了。天光水色合成一片，河水是那么清亮，一切东西都显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一点儿阴影；一切是那么光辉灿烂，色彩鲜明，就象我们在一些海洋风景画上所感觉到的那样。这时，迎面吹来阵阵微风，船上的人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心情愉快。就连满肚子都是小心谨慎、时时发出告诫的母亲们，现在也互相说笑起来了。

“你还记得吗？”一位老太太对甲必丹娜梯卡说，“你还记得我们还没出嫁的时候，有一次到河里洗澡的事吗？好几只用香蕉杆编成的小筏子，满载着各种各样鲜果和香花顺流而下。那些小筏子上都插着小旗子，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

“还有，我们回来的时候，记得不？”另一个不让她说下去，插嘴进来。“咱们发现几座竹桥都给拆毁了，只好涉水而过。那些流氓！”

“是啊，我记得我宁可弄湿我的裙子下摆，也不让我的脚踝露出来，”甲必丹娜梯卡说，“因为我知道在岸上的树丛里，有人正在窥视我们哩。”

有几个姑娘听到了这些回忆，就挤眉弄眼地笑着；另外一些只顾专心谈她们的话，并没有加以注意。

只有一个负责掌舵的男子，一直都保持缄默，没有参加他们

这一切玩乐嬉笑。他是个体格健壮，眉目生得引人注意的青年：一对大而忧郁的眼睛，一副闭得紧紧的嘴唇。满头又长又乱的黑发，垂到粗壮的脖子上。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粗布衬衫，人们可以从衬衫的褶纹里看出他的一身肌肉是十分发达的，足以帮助他那两只强壮的胳膊操纵起那长大难使的船桨，就象挥动一支笔杆一样。这副船桨就是用来掌握两只木船方向的舵盘了。

玛丽亚·克拉腊不只一次看见他对自己望着，可是每次他都连忙把视线转到遥远的山峰或者岸上去了。这年轻的姑娘看见他孤孤单单的，觉得可怜，便递给他几片饼干。那舵工感到意外地盯了她一眼，但也只是一刹那。他接过一片饼干，谢了一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此后，就谁也没去注意他了。这群年轻人的俏皮话和欢笑声并没有引起他脸上的肌肉稍微动上一动。就连那嘻嘻哈哈的席楠给别人掐了一把，皱起双眉，马上又恢复了快快活活的老样子，也没有使他露出一点笑容。

吃完了一顿便餐之后，他们就取道向鱼栏划去，有两个彼此距离很近的鱼栏，都是属于甲必丹蒂亚格的。在远处，可以看见几只苍鹭站在竹竿顶上，仿佛在沉思默想。一群他加禄语叫做“卡拉威”的白色鸟儿正在四下飞翔，它们用翅膀掠过水面，刺耳的鸣声响彻天空。两只木船刚一驶近，那些苍鹭便飞开了，玛丽亚·克拉腊两眼随着它们，目送它们向邻近的山峰飞去。

“这些鸟儿是不是在山上筑窝的？”她问舵工说，倒不是想知道，毋宁是想让他说几句话。

“大概是的吧，夫人，”他回答了，“可是直到现在，谁也没见过它们的巢。”

“它们有巢吗？”

“我想它们一定有的，不然！它们就太不幸了。”

玛丽亚·克拉腊并没有注意到说这话时他那悲凉的声调。“那么……”

“据说，夫人，”那奇怪的青年回答道，“那些鸟儿的窝是看不见的，又说谁要是弄到一个窝，它就有力量使自己也变得看不见。正象人们的灵魂只有在眼睛的纯洁的镜子里才看得见一样，它们的窝也只有在水的明镜里才看得见的。”

玛丽亚·克拉腊变得忧郁和沉思起来了。这期间，他们已经来到第一座鱼栏，一个上了年纪的渔夫把船系在桩子上。

“等一下！”伊莎贝尔姑妈对渔夫的儿子说，他已经把鱼网绑在一根粗竹竿上，正要爬上鱼栏的平台。“我们得先把煮鱼的菜汤弄好，这样鱼儿一从水里出来就可以放进汤里。”

“好一个仁慈的伊莎贝尔姑妈！”那个前神学院的学生大声说，“她一刻也不忍心让鱼离开水！”

玛丽亚·克拉腊的干姐姐安登，尽管生就一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面孔，但却是个出名的做菜好手。她就动起手来，准备一锅用大米和蔬菜做的汤。几个小伙子也许是急于讨好，都来碍手碍脚地帮她的忙。其余的年轻姑娘就忙着洗菜和切菜。

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等着看活捉鲜鱼，看它们在网里扭动着身子。为了排遣时光，美丽的伊黛把竖琴拿了出来。她不光是弹得好，而且手指也长得很美。年轻人都拍掌喝采，玛丽亚·克拉腊还吻了她一下，因为竖琴是本省最流行的乐器，在这种场合尤其适宜。

“维多利亚，给我们唱那支《结婚赞歌》吧，”母亲们请求说。男人们表示反对，有一副好歌喉的维多利亚也说嗓子沙哑了。原来这支《结婚赞歌》是支动人的他加禄歌曲，唱的是婚后的烦恼和操劳，丝毫没有提到婚后的快乐。

于是，他们请玛丽亚·克拉腊唱。但是她不同意，说她唱的全是些悲哀的歌。但是她这个推脱被驳回了，她也就不再推辞。她拿起竖琴来，先弹了一曲短短的序曲，便用圆润颤动、充满感情的声音唱道：

祖国的一切无限美好，
生活在那里多么幸福；
微风轻轻掠过河岸，
爱情减轻了死亡的痛苦。

在娘温暖的怀中睡醒，
柔软的手臂抱着娘颈；
天真地连连和娘亲吻，
微笑的眼睛充满了爱情。

祖国的一切无限美好，
为国捐躯，死也死得幸福；
没有娘，没有爱，没有家啊，
微风也变得凄厉愁苦。

歌唱完了，歌声消失了，琴声也听不见了，可是大家还在静静地听着，谁也没有鼓掌喝采。年轻的姑娘们都眼泪盈眶，伊瓦腊似乎特别伤感。青年的舵手一动不动地眼望着远方。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雷鸣也似的巨吼，使得妇女们都吓得尖叫起来，连忙用手掩住耳朵。原来那个前神学院的学生正在鼓起全身气力，吹动他的号角。一下，全船又恢复了以前的那种欢乐气氛，泪水模糊的眼睛也亮起来了。

“你是不是想震聋我们的耳朵，你这个异教徒？”伊莎贝尔姑妈喊道。

“夫人，”这个罪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曾经听说，莱因河岸上有一个穷苦的吹号人，因为吹号，才娶了一个有钱的高贵姑娘呢。”

“一点不错。就是那个萨金根的吹号人！”伊瓦腊大声说，他忍不住也加入了这场重新恢复的欢笑。

“听见了吗？”阿尔维诺说下去，“现在，我也想试试有没有这样的运气。”说着，他开始用更大的劲儿，去吹动那只洪亮的号角，还把它凑近那些看上去似乎最伤感的姑娘们的耳朵旁边。这样一来，可以想象到，立刻引起了一场小风波，母亲们掐他，拿起她们的软底拖鞋打他，最后才算把他制住了。

“哎！哎！”他摸着疼痛的胳膊抱怨说，“菲律宾和莱因河岸怎么隔得这样远呀！O tempora!O mores!①有些人就得到好处，有些人就得挨打！”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连庄重的维多利亚也笑了。一向眉开眼笑的席楠悄悄地对玛丽亚道：“你多幸运呀！要是我能唱，我也一定要唱的！”

安登终于宣布，汤已经烧开，可以接待客人了。于是，那年轻的渔夫便爬到鱼栏较窄的那一头去。如果鱼儿们懂得意大利文，我们倒可以在那里写上一行字：“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 entrante.”②因为鱼儿一旦游到里面，就再也不会活着出来了。这一部分鱼栏就象一个圆形的空桶，上面有个平台。人

---

① 拉丁文：时间哟！习俗哟！

② 意大利文：“进此门者，莫存希望。”这是写在地狱门口的字句，见但丁的《神曲》。

从平台上用一只小网，就可以捞起里面的活鱼。

“如果在那里用鱼竿钓鱼，我是再也不会感到厌烦的。”席楠说，想到就要出现的光景，高兴得颤抖起来。

大家都在一旁守望着，有的甚至相信他已经看见鱼儿在小网中扭来扭去，露出它们闪闪发光的鱼鳞来了。可是，那年轻的渔夫把鱼网往上提时，却不见有一尾鱼跳出来。

“里面一定是满满的，”阿尔维诺悄声说，“这里有五天没人来过啦。”

渔夫把网提起，但是里面连一条鱼也没有。网中的水滴下去时，映着阳光，亮晶晶的，发出嘲笑的声音，仿佛在嘲弄他白费气力。大家发出一片诧异、不快和失望的叫喊。年轻的渔夫再一次放下网去，结果仍然和先前一样。

“你是个外行，”阿尔维诺一边说，一边爬上去，从渔夫手里接过网来。“现在，你们瞧着吧！安登！把汤锅预备好！”

可是，显然阿尔维诺也是个外行，提上来的还是空网。大家对他齐声大笑。

“别那么大声嚷嚷，嚷得鱼儿们都听见了，就不进网了。这只网一定是破啦。”可是，一经检查，鱼网的网眼全都是好好的。

“把网给我吧，”伊黛的情人雷昂说。他先察看了鱼栏，确定没有问题，又检查了鱼网，也觉得很满意。然后他就问：“你们确实知道有五天没人来过吗？”

“千真万确！上次来的那天正是万圣节的前夜。”

“好吧。要不是这湖出了鬼怪，我就能捞出些东西来。”

雷昂把竿子沉到水里，马上他的脸上现出大吃一惊的神色。他一言不发地把视线转向那座大山，把竿子在水里四下搅动。接着，他也没提起竿子，就低声地说：

“是条鳄鱼!”

“鳄鱼!”每个人都重复了一声，这两个字就在一片惊诧恐惧之中，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那里。

“你刚才说的什么?”他们问。

“我是说我们捉住一条鳄鱼了，”雷昂又说了一遍，把竿子重的一头沉下水去，继续说。“你们没听见那声音吗?那不是沙子，那是坚韧的皮革，是鳄鱼的背脊呀。你们没看见这些桩子摇晃得多厉害?它虽然给夹住了，但仍在拚命地撞这些桩子。等一等……还是条大鳄鱼哩，它的身体差不多有一英尺宽。”

“我们怎么办?”有人问了。

“捉住它!”有人怂恿说。

“老天爷!谁去捉呀?”

谁也没有自告奋勇跳到里面去，因为水太深。

“我们应该把它绑在船尾，拖着它凯歌而归。”席楠提议说，“好大的胆子!把我们要吃的鱼都吞了!”

“我还没看见过活的鳄鱼哩，”玛丽亚·克拉腊低声说。

舵手站起来了，拿起了一根长绳，敏捷地爬上平台，雷昂给他让出了一个地方。到此刻为止，除了玛丽亚·克拉腊之外，谁也没有注意过他，现在，大家都称赞起他那健壮的身体来了。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他纵身就往水里跳，尽管众人齐声叫喊，他还是跃入水中。

“把这把刀带去!”克里索斯托莫拿出了一把宽刃的托莱多刀向他喊道。可是他已经跳进水里，深渊已经神秘地合拢了。

“耶稣!玛利亚!约瑟!”老太太们叫了起来，“这下要出乱子了!”

“不要害怕，夫人，”老船夫说，“要是省里有人能干这样的

事，那就是他了。”

“他叫什么名字？”她们问。

“我们管他叫‘舵手’，他是我从没看见过的一把好手，只是他并不喜欢这一行。”

湖水翻滚沸腾，鱼栏不住摇晃，仿佛在深水处正在进行着一场格斗。船上，谁也不说话，差不多连呼吸都忘记了。伊瓦腊紧握住利刃刀柄的手不住地颤抖。

格斗似乎结束了，青年的脑袋伸出水面，大家一阵喝采，老太太们的眼睛里噙满泪水。舵手拿着绳子的一端爬了上来。他一来到平台，就动手往上面拉。不久，那头怪物也出现在水面上，它的脖子和前腿都给绳子捆了两道。正如雷昂所说，是一条大鳄鱼，身上有斑点，背上长着绿色苔藓，就象人的苍苍白发。它象一条公牛那样大吼大叫，用尾巴猛烈抽打鱼栏或把它插进栅柱里；同时还张开它巨大的嘴，露出又长又尖的牙齿来。那舵手独个儿往上拉着，谁也没有想到去帮他一下。

鳄鱼一拉出水面，躺在平台上面，舵手就一脚踏在它的身上，用两只强有力的手，迫使它的嘴巴合拢，想结结实实打几个结，把它的嘴巴捆住。这时，鳄鱼使出它最后的气力，弯起身体，用它又重又凶的尾巴狠狠往平台上一拍，居然挣开身子，纵身跳入水中，连捉它的人也一起拖了下去。大家吓得齐声惊叫。可是如同闪电一般，另一个人跳入水中。他跳得那么快，几乎谁都来不及看清他是伊瓦腊。玛丽亚·克拉腊没有立即昏倒，只是因为菲律宾的妇女还没有学会这一套。

着急的观众眼看着湖水变了颜色，给鲜血染成一片殷红。那个年轻的渔夫手里拿着他的宽刃刀跳下水去，后面跟着他的父亲。可是他们刚刚钻进水里，克里索斯托莫和舵手就重又露

出水面，紧紧抓住那条爬虫的尸体，鳄鱼整个白色的肚子都给剖开了，那把刀子仍旧插在喉管上。

众人的欢欣是无法描述的，十几只手一齐伸出来把两个年轻人拉了上去。老太太们又是欢笑，又是祈祷的，简直乐得忘乎所以。安登忘记了她的汤已经煮开了三次，汤水冒出来，把火都弄熄了。众人当中只有玛丽亚·克拉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伊瓦腊并没有受伤，那个舵手也只是左胳膊上给抓破了一点。"你救了我的命，"他对伊瓦腊说，伊瓦腊正在拿毯子裹住自己的身体。舵手的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些悲伤。

"你的胆子太大了，"伊瓦腊回答说，"下次可别再和性命开玩笑啦。"

"要是你再不出来……"脸色还很苍白、浑身发抖的玛丽亚·克拉腊喃喃地说。

"要是我没有上来，你又跟着我下去，"伊瓦腊按照自己的想法补足了她没有说完的话，"那么，我就和我的家人在湖底深处团聚了！"他并没有忘记他父亲的遗骨也在那里。

老太太们不想再去看另一个鱼栏了，她们想回去，说这天一开头就不吉利，说不定还要出乱子。

"全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望弥撒就出来了。"一个老太太叹了一声说。

"可是我们出了什么乱子呢，夫人？"伊瓦腊问，"看来倒霉的只有那条鳄鱼呀。"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前神学院的学生总结说，"这条倒运的爬虫在它罪孽的一生里，从没有望过弥撒——至少，在那些常常进教堂的许多鳄鱼里面，我一次也没有看见有它。"

于是，两只船又朝着另一个鱼栏的方向驶去。安登只好再一

次准备起她的菜汤来。现在，太阳已经老高，一阵微风吹了过来。浪花在鳄鱼的尸体后面卷起，正如一位菲律宾当代诗人所说的那样："在泡沫的山峰上，闪烁着柔和绚丽的阳光，"乐声又响了起来。伊黛弹起竖琴，男人们各以高低不同的技巧，拉起手风琴，弹起六弦琴。其中该考第一名的要算阿尔维诺了。他简直是在抓，不是在弹，每次不是走调，就是脱板，再不就是忘记了乐谱，随心所欲地换上一个完全不同的调子。

到了第二个鱼栏，大家都有些胆战心惊，许多人生怕在那里会遇见那条死鳄鱼的配偶。可是，大自然在任何时候都是好捉弄人的。这次，每一网下去都打上了满网的鱼。伊莎贝尔姑妈就来监督大家挑拣鱼，又吩咐留下一些在鱼栏里作为诱饵。"把它全部捞空是不吉利的。"最后她说。

随后，他们就驶向岸边，到属于伊瓦腊的古木苍苍的森林里去。他们来到一条清溪旁边，在树荫底下、花朵丛中，临时搭起一个帐篷，就在那里吃早餐。四周充满了音乐，火堆里冒出缕缕炊烟。水在锅子里愉快地沸腾着，发出喃喃的声音，好象是在安慰那些可怜的鱼儿，或是在讽刺它们。那条鳄鱼的尸体还在随波翻滚，一会儿露出它破裂的白肚子，一会儿又露出了它那斑斑点点的绿色的背脊。这期间，天之骄子的人们却继续着他们的吃喝玩乐，对于这个在婆罗门和素食主义者看来是兄弟相残的事件，完全无动于衷。

# 第二十四章　树林里

一早，的确是一大清早，早得有些不合乎他往常的习惯，萨尔维神甫就已做过弥撒，又在几分钟内，替十二、三个有罪过的灵魂洗净了罪孽。然后，他读了收到的几封封口严密、打有火漆的信。看来，这些信使得这位可敬的本堂神甫吃不下东西了，因为他竟让那杯可可变得冰凉。

“神甫要生病了，”厨师在煮另一杯可可时议论说，“好几天都没吃东西啦；我在他桌子面前摆了六盘菜，他连两盘都很少动。”

“那是因为他睡得太不好了，”另一个仆人回答说，“自从他换了卧房，就天天都做噩梦。他的眼睛越陷越深，身体越来越瘦，颜色也越来越黄了。”

说老实话，萨尔维神甫的样子，确是叫人看了难受。他甚至动也不动那第二杯可可，也没有尝一下有名的宿务甜糕；他只是心事重重地在宽敞的大厅里来回地踱着，不时地把放在瘦骨嶙峋的手里揉来揉去的来信重新看看。最后，他叫人套上马车，收拾了一下，就吩咐驶到树林去。在那棵闹鬼的大树附近，他们正在举行野餐。

到了树林边上，神甫就打发车子回去，独自一个人取道走进树林。一条在密林里艰难地开辟出来的幽暗小径，通到由几条温泉汇成的溪流（马吉岭山坡下的溪流大都是这个样子的）。

溪流两岸点缀着各种山花野草，虽然还没有拉丁学名，但毫无疑问，都是为各种金色的昆虫、大大小小的蝴蝶以及无数金光闪闪的甲虫所熟悉的。这些蝴蝶，有的蓝金交织，有的黑白相间，有的五彩缤纷，有的虹斑点点、闪闪发光，有的翅膀上缀着红珠绿玉。这里，古木苍苍，四周寂静，打破这一片沉寂和神秘的，只有昆虫的嗡嗡声，蟋蟀日夜不息的唧唧声，以及鸟雀的啁啾声，还有就是树上的朽木枯枝落下时撞着周围的枝叶发出来的清脆声响。

神甫在浓密的矮树丛里，漫无目的地徘徊了好一会儿，他避开那些挂着他的袍子、想挽留他的荆棘，绕开那些从泥土里伸出来、使他这不惯于走这种地方的游客每走一步都要绊跤的树根。突然间，他的脚步被一阵清晰的欢笑声拖住了。声音好象是从溪流里发出来的，而且越来越近。

"我就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那样的鸟巢，"一个甜蜜悦耳的声音说，神甫一听，就知道说话的人是谁。"我很想能够看见他，而他却看不见我。那我就能到处跟着他了。"

萨尔维神甫躲在一棵大树背后，全神贯注地偷听起来。

"这是不是说你想用神甫对待你的方法去对待他呀?"一个笑着的声音说，"他到处都在盯着你呢。当心点儿，嫉妒会叫人消瘦，眼圈儿发青的。"

"不，不，不是嫉妒，那只是纯粹的好奇。"那银铃般的声音回答说，同时，笑着的声音也重复着说，"是的，是嫉妒，嫉妒!"说着，发出了哈哈的欢笑声。

"如果我嫉妒，那我就不自己隐身，反而要使他隐身了。这样，可以使得谁都瞧不见他。"

"那岂不是连你也看不见他了，多不好呀。最好的办法是如

果我们找到了那个鸟巢，我们就把它献给本堂神甫，那样，他就可以看住我们，不必让我们也看见他，你说对不对？”

“我可不相信那些苍鹭的巢，”另一个声音插进来说，“可是，如果有朝一日我要嫉妒，我是能够盯住别人而不让人家看见我的。”

“你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许是象一个 Sor Escucha① 那样做吧？”

谈起学生时代的往事，又一次引起了一阵欢笑声。

“你们也都知道我们怎样把她给骗了，那位 Sor Escucha！”

萨尔维神甫从他藏躲的地方看见了玛丽亚·克拉腊、维多利亚和席楠三个人，一起沿着小溪的边缘涉水走着。她们眼睛盯住晶莹的溪水，正在寻找苍鹭神秘的窝巢。溪水一直湿到她们的膝盖，因此，她们穿的游水裙把每个人身上优美的曲线都显露出来了。她们的头发松松地披散着，裸露出两只胳膊，穿的是鲜艳的宽条子衬衫。这三个姑娘一边寻找她们无法找到的东西，一边就采摘岸边的花草。

这位宗教界的阿克泰翁站在那里，脸色发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那圣洁的狄安娜②。他两只眼圈发黑的眼睛炯炯发光，贪婪地盯住了那双雪白好看的胳膊、优美的脖子和胸脯。同时，那双在溪水里嬉戏的纤小红润的脚，在他那如饥似渴的心灵里引起了一阵奇异的感觉，在他灼热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些新的念头和幻想。

三个动人的身体，在溪流转弯处的竹丛背后消失了，她们那

① 西班牙文："偷听修女"，她们专门偷听在修女院里学习的女孩子的谈话。

② 阿克泰翁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猎人，因窥看了出浴的狄安娜女神，女神将他变为一头雄鹿，被他自己的一群猎狗咬死。

些刻薄的冷嘲热讽也听不见了。萨尔维神甫如醉如痴，歪歪倒倒，浑身大汗地从他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他滚动着眼珠向四下里张望。他停了下来，好象有什么事委决不下，接着向前走了几步，似乎想跟着那三个姑娘走，但又掉转身躯，沿着溪岸去找参加野餐的其余的那些人去了。

走不多远，他看见溪流中央有一个类似浴室的地方，周围遮得严严密密的，上面装饰着棕榈叶子、鲜花和飘带，还用一簇茂密的竹叶搭成了一个顶棚；从它里面传出了女人的快乐谈笑声。再走上几步，他又看见了一座竹桥，竹桥的那一面有些男人在河里洗澡。附近是一群仆人，在临时搭成的炉灶周围，忙着拔鸡毛，淘大米，烤小猪。对岸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帆布帐篷，一半绑在老树干上，一半绑在新打的几根桩子上。帐篷底下聚集着一群男人和妇女，其中有国民警卫队长、副本堂神甫、镇长、副镇长、小学校长以及许多镇上的重要人物，就连席楠的父亲甲必丹巴西里奥也来了。他和已故的唐拉斐尔是老对头，曾经打了不少年的官司。伊瓦腊对他说：“我们在一个法律问题上有所争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敌人。”因此，那位著名的保守派演说家就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还送来三只火鸡，派来几个仆人供伊瓦腊使唤。

本堂神甫一到，大家——包括国民警卫队长也在内——都恭恭敬敬地接待他。“哎呀，神甫阁下，您到哪儿去了？”队长看见神甫脸上的伤痕，又看见他的长袍上带着树叶和枯枝，就问道，“您摔了一跤吗？”

“不是，我迷了路了，”萨尔维神甫回答说，同时低下眼睛端详他的袍子。

仆人们拿来了一瓶瓶柠檬水，剖开了许多绿色的椰子，以便

洗澡的人从水里上来时喝点椰子汁，吃点比汁还白的椰子肉，来恢复恢复精神。另外，所有的姑娘还得到一串用阿拉伯素馨花穿成的花环，其中交织着玫瑰和伊兰伊兰花，使她们飘垂的发鬈平添了一股香气。这一群人，有些坐在地上，有些躺在挂在树枝上的吊床里。又有一些就在一块平坦宽阔的岩石旁边玩，岩石上面放着纸牌、棋盘、小册子、贝壳以及小石子等等。

他们把那条鳄鱼指给本堂神甫看，可是他似乎并不关心，直到大家告诉他那一条刀痕是伊瓦腊下的手，他才注意起来。这时候，那个出了名的无名舵手早已不见，因为他在国民警卫队长到来之前就走了。

玛丽亚·克拉腊终于和她的女伴们洗完了澡，一起回来了。她是那么鲜艳，就象清晨初开的一朵玫瑰花，美丽的花瓣上还闪烁着露水，亮晶晶的和钻石一样。她的第一个微笑是对伊瓦腊发出的，看见了萨尔维神甫，眉间就现出第一道阴影。神甫也注意到这一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现在，正是吃午餐的时间。本堂神甫、副本堂神甫、镇长、副镇长以及其他贵宾们都就了座，伊瓦腊坐了主位。母亲们是不让男人和年轻姑娘共桌而食的。

“这一回，阿尔维诺，你可不能象在船里那样，创造那些窟窿了。”雷昂对那个前神学院学生说。

“什么！你说的什么呀？”母亲们问。

“夫人，那两条船是完整无缺的，就和这盘子一样，”雷昂解释说。

“耶稣啊！这个坏家伙！”伊莎贝尔姑妈笑着说。

“你们查到袭击达马索神甫的凶手没有？”萨尔维神甫问国民警卫队长。

“什么凶手，神甫阁下?”队长隔着喝光了的酒杯，盯着修士问。

“什么凶手！当然是昨天下午殴打达马索神甫的那个人啊！”

“殴打达马索神甫?”好几个声音问。

副本堂神甫似乎微微地笑了一笑。萨尔维神甫接着说:“是的，达马索神甫此刻还躺在床上呢。据说，凶手可能就是把你扔进泥潭去的那个埃利亚斯，队长先生。”

不知是由于羞愧或者是由于喝了酒，队长的脸涨得通红。

“当然我以为，”萨尔维神甫用开玩笑的态度又接着说，“你当国民警卫队长的一定已经接到报告了。”

军人咬着嘴唇，嘟哝了几句笨拙的托辞，谈话就被一件事打断了。原来突然之间，来了一个消瘦苍白、一身破烂的妇女。谁也没有注意到她是几时来的，因为她来得毫无声息，要是在夜里，还会把她当作一个鬼魂呢。

“拿点儿东西给这个可怜的妇人吃吧，”老太太们喊道，“喂，到这里来！”

那个奇怪的妇人并不理睬，仍然朝着本堂神甫坐的桌子走去。他掉过脸来，认出了她，把手里的餐刀掉在地上。

“给她一点东西吃吧，”伊瓦腊吩咐说。

“夜里怪黑的，孩子们不见了，”到处漂泊的妇人喃喃地说。可是她一看见想向她说话的国民警卫队长就吓了一跳，连忙向树林里逃跑了。

“她是谁呀?”伊瓦腊问。

“是个不幸的妇人，因为害怕和忧愁变成了疯子，”唐斐利波回答说，“她已经疯了四天了。”

“她的名字叫茜莎吧?”伊瓦腊关心地问。

“你的士兵把她逮捕了,”副镇长恨恨地对国民警卫队长说,“因为她两个儿子犯了点什么事,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押着她走遍全镇。”

“什么!”队长喊了起来,掉过脸对着本堂神甫,“她不就是你那两个圣器管理员的母亲吗?”

本堂神甫点了点头。

“他们失踪了,谁也没有去查访一下,”唐斐利波严厉地看了镇长一眼,补上一句。镇长垂下了眼睛。

“把那个妇人找回来,”克里索斯托莫吩咐仆人们说,“我答应过要想办法查出她两个儿子的下落的。”

“他们失踪了,你是说?”队长问,“你的圣器管理员失踪了,神甫?”

本堂神甫喝干了面前的酒,又点了点头。

“哎呀,神甫!”队长喊了一声,讥刺地哈哈笑了,他想到这下可以小小地出一口气,心里颇为高兴。“神甫阁下丢失了几个比索,就一早把我的上士叫了起来,去找寻它们——两个圣器管理员丢失了,神甫阁下却半句话也没有讲……还有你,镇长先生……你必须承认……”

说到这里,他又哈哈一笑,不再说下去,把手里的汤匙插进一只野蕃瓜的红瓤子里。

本堂神甫心慌意乱地,也没想清楚就回答说:“因为我得为那些钱负责呀。”

“回答得真好,可敬的灵魂的牧师!”队长嘴里塞满了食物插进来说,“回答得真是好极了,神圣的人!”

伊瓦腊想把话岔开,不让他们再说下去,可是萨尔维神甫竭

力忍住了气，勉强带着微笑说："先生，你知道人家对那两个孩子的失踪说了些什么吗？不知道？那就去问一问你的士兵吧！"

"什么！"队长喊了一声，脸上一切愉快的神色都不见了。

"人家说，在他们失踪的那个晚上，听到几声枪响哩。"

"几声枪响？"队长重复了一遍，望了望满座的客人，大家都点了点头，表示神甫所说的事一点儿不错。

萨尔维神甫慢吞吞地用极其尖锐的讽刺回答道："瞧，你不但没有能够捉住犯人，也不知道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你却摆出一副传教士的面孔，教训别人该怎么做。当然，你知道这句谚语：'傻子对于自己的家事比聪明人对别人的家事知道得更清楚。'"

"诸位！"伊瓦腊看见队长脸色发青，便插嘴说，"关于这件事，我想谈谈我的一项计划，听听各位的高见。我打算请一位高明的大夫来治疗这个发疯的妇女，同时，在各位的帮助和指导下，努力去寻找她的两个儿子。"

仆人们没有找到那个发疯的妇女，空着手回来了，桌上的谈话转到了别的题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大家用完了午餐，仆人们端来咖啡和茶，老老少少的客人三五成群地各自散开。有的去下棋，有的去玩纸牌。姑娘们对于将来都感到好奇，便选择了"算命轮盘"的游戏。

"来吧，伊瓦腊先生，"甲必丹巴西里奥心情舒畅地叫了一声，"我们为一桩事情打了十五年官司了，在最高法院里还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判决。咱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在棋盘上解决它。"

"那太好了，"青年回答说，"请您略等一等，国民警卫队长要走啦。"

听说有这样一场比赛，所有会下棋的老人都围到棋盘边来，

因为这一定是一场有趣的比赛，就连那些不会下棋的人也到旁边来参观。可是，老太太们却去围住了本堂神甫，打算和他谈谈关于灵魂方面的问题。不过萨尔维神甫显然认为时间和地点都是不适当的，因而他的回答也含糊其辞，他的忧郁腻烦的眼睛，故意躲开那些向他提问的人。

棋赛开始得十分隆重。“如果这盘棋下成了和局，那就是说这场官司不再打下去了。”伊瓦腊说。

比赛正在进行的时候，伊瓦腊接到了一封电报。读后，他两眼里放光，脸色苍白。他把电报放在衣袋里，对那群青年望了一望。那些年轻人仍在又笑又嚷的向运命之神提出问题。

“将军！”青年叫道。

甲必丹巴西里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国王藏在王后的后面。

“吃王后！”青年又叫，他把一个用卒保护着的车去威胁王后。

甲必丹巴西里奥设法保护王后；又因为王后后面还有国王，也不能把王后退走，就要求思索一下。

“行！”伊瓦腊同意了，“我正有点事儿要和那边的一群年轻人讲讲。”他站起身来，跟对手说好，他可以考虑一刻钟。

伊黛拿着那张圆牌，上面写下四十几个问题，阿尔维诺拿着答案书。

“胡说！不是这样！”席楠喊道，快要哭出来了。

“什么事呀？”玛丽亚·克拉腊问道。

“你想一想看，我问：‘什么时候我才会变得聪明些？’我掷了骰子，可是这个坏蛋神甫却从书里得到这样的答案：‘要等到青蛙长出头发来的时候。’你想这是什么话？”她一边说，一边向正

在哈哈大笑的前神学院学生做了个鬼脸。

"谁叫你问这样的问题呢?"她的表姐维多利亚说,"你要那样问,就得到那样回答,那不是活该!"

"你来问一个问题吧,"她们对伊瓦腊说,把轮盘递给他,"我们商量好了,谁得到最好的答案,其余的人就送他一份礼物。我们一个个都问过了。"

"谁得到最好的回答?"

"玛丽亚·克拉腊,玛丽亚·克拉腊呀!"席楠回答说,"我们不管她同意不同意,逼着她问:'你的情人是不是忠实的,始终如一的?'书上的回答说……"

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羞红了脸的玛丽亚·克拉腊伸开两手,捂住席楠的嘴,使她无法说下去。

"好吧,把轮盘给我,"克里索斯托莫说,微笑了一笑,"我的问题是:'我目前的事业是否会获得成功?'"

"问得多没趣!"席楠喊道。

伊瓦腊掷下骰子,照着数目查出了页数和行数。

"梦终归是梦,"阿尔维诺念道。

伊瓦腊拿出电报,用颤抖的手把它打开了。"这回你们的书可说错啦!"他欢喜地大声说,"你们看:'建校方案已获批准。讼胜。'"

"那是什么意思?"大家问。

"你们不是说得到最好的回答的人,就要得一份礼物吗?"他问,激动得声音都在发抖,一边小心地把电报撕成两半。

"是呀,是呀!"

"那么好吧,这就是我的礼物。"他一边说,一边把半张电报递给玛丽亚·克拉腊。"我要在镇上给男孩子和女孩子建一所

学校，这所学校就是我的礼物。”

“还有那半张呢？”

“那半张给得到最坏的回答的人。”

“给我，那就给我吧！”席楠喊道。

伊瓦腊把另外的半张给了她，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这是个什么意思呀？”她问，可是那个快乐的青年已经走得老远，回去下他的棋去了。

萨尔维神甫心神恍惚地走到这一群年轻人的跟前。玛丽亚·克拉腊揩去了快乐的眼泪，哈哈的笑声停了下来，谈话声也消失了。本堂神甫默默地盯住这些年轻人，他们也静静地等候着，等他先说话。

“这是什么？”他终于发问了，捡起那本书，翻动着书页。

“这是《算命轮盘》，一本游戏的书。”雷昂回答说。

“你们难道不知道，相信这些东西是犯罪的？”他一面责备他们，一面怒冲冲地把书页撕碎。

大家发出了诧异和愤怒的喊声。

“没有得到人家的同意，任意处理别人的东西，犯的罪过更大，”阿尔维诺站起身来反驳说，“神甫，这样做等于抢劫，天主和人都是禁止的！”

玛丽亚·克拉腊紧攥着两只手，眼泪汪汪地盯着那本残书；这本书在几分钟之前还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幸福。

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萨尔维神甫并没有回答阿尔维诺，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那些随风飘荡的碎页，它们有的飘进了树林，有的落入水中。过后，他两手捧着脑袋，晃晃悠悠地走开了。他停下脚步来跟伊瓦腊谈了几句话，伊瓦腊陪着他走到一辆供客人使用的马车跟前。

“走得好，那个败兴鬼，”席楠嘟囔着说，“他那张脸孔好象在说：‘别笑，你们的罪孽我全知道。’”

伊瓦腊把礼物赠给了他的未婚妻之后，心里十分高兴，下起棋来也不加以思索，对于棋子的位置，也不细心检查了。因此，甲必丹巴西里奥的棋势虽然陷入窘境，但由于这年轻人走了许多马虎的步子，结果成了和局。

“这就决定了，我们言归于好了！”甲必丹巴西里奥诚恳地大声说。

“是的，我们言归于好了，”青年也重复了一句，“不论法院怎样判决。”两人殷勤地彼此握了手。

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桩双方都早已厌倦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而感到庆幸。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一个国民警卫队的上士带着四个士兵，拿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出现了。他们突然来到，搅乱了大家的欢乐气氛，妇女们都惊怕起来。

“不许动，谁都不许动！”上士喊了一声，“谁动一动，我们就开枪！”

命令虽然是那么威风严厉，但伊瓦腊还是站起身来，走近上士，“你有什么事吗？”他问。

“马上给我交出一个叫埃利亚斯的犯人，就是今天早上给你们当舵手的那一个。”上士用恫吓的声音回答。

“一个犯人？那个舵手？你们一定是弄错了，”伊瓦腊回答说。

“没错，先生，这个叫埃利亚斯的，最近被人控告打了一位神甫……”

“哦，就是那个舵手吗？”

“就是他，根据报告就是他。伊瓦腊先生，你容许坏人参加

了你的宴会。”

伊瓦腊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十分轻蔑地回答说，“我的行动，没有必要向你报告！我们的宴会是谁也欢迎参加的。如果你来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桌上占一个座位，正如你们的队长一样；两个钟头之前，他还和我们在一块儿哩。”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上士咬着他的胡子梢，想到他们毕竟人多势众，便叫士兵们四处搜查，特别是到树林里去搜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舵手的年龄和相貌。

唐斐利波对他说：“要注意，纸上写的这些年龄和相貌，本地人十有九个都是符合的。别乱来呀！”

过了一会儿，那些士兵回来了，报告说他们并没有找到一只形迹可疑的独木船，也没有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上士听了，叽咕了几句，就照来时的样子走开了——照着国民警卫队的样子！

大家纷纷议论，发出各种问题，刚才的欢乐气氛又逐渐恢复了。

“原来把国民警卫队长扔进泥潭里去的，就是那个埃利亚斯，”雷昂若有所思地说。

“那是怎样发生的？是怎么回事？”那些好奇心更重的人问。

“据说，在九月间的一个下大雨的日子里，国民警卫队长在路上遇着一个扛着一捆柴的人。道路非常泥泞，路边那条窄窄的通路，窄得只容得下一个人。据说国民警卫队长非但没有勒住他的小马，反而用靴刺催马前进，还喝令那人让路。看样子那个人因为肩上扛着沉重的东西，不愿退回去，也不想深陷在烂泥里，他就仍然往前走。队长生起气来，想把他打倒。可是那个人

却从柴捆中抽出一根木柴，猛力在小马头上敲了一下。他打得那么凶猛，小马摔倒了，把背上的人也甩进泥潭。他们还说那人安安详详地走他的路，一点也没有理会后面朝他射去的五颗子弹，那是队长跌得浑身烂泥，气得发了昏，向他发射的。队长从来不认识那个人，因此人们就猜想说不定就是那闻名已久的埃利亚斯，他是几个月前来到本省的，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在好几个镇里都有过类似的行为，所以国民警卫队都知道他。

“那么，他是个土匪了？”维多利亚发着抖问。

“我想不是。据他们说，有一次一批土匪正在人家里抢劫，他还和他们搏斗过呢。”

“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象是个罪犯。”席楠说。

“不错，可是他看上去太忧郁了。整个早上，我没看见他笑过一次。”玛丽亚·克拉腊沉思地补了一句。

下午过去了，回家的时间到了。他们在落日的余晖中离开了森林，默默地走过伊瓦腊祖先的神秘的墓地。之后，又活泼轻松地恢复了他们的欢笑，他们谈得那么热烈，头顶上的树枝是轻易听不到这许多声音的。树木显得很忧郁，盘在树上的藤蔓前后摇摆着，好象在说：“再见吧，青春！再见吧，一日的梦境！”

现在，他们点燃大把大把的火炬，伴着六弦琴的乐声，一路向镇里走去了。一行人越走越小，等走到快有人烟的地方时，火光熄灭了，歌声消逝，六弦琴也沉默下来。既然你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兄弟当中，那就把面具戴上吧！

# 第二十五章　在哲人家里

第二天，伊瓦腊巡视了他的田地之后，便走到塔席奥老人的家里来。院子里一片寂静，就连在屋檐间穿梭的燕子也很少啼鸣。古老的墙壁上长满青苔，窗子四周围着长春藤。这座房子静静的没有一点儿声息。

伊瓦腊小心翼翼地把马拴在一根柱子上，轻轻地穿过清洁整齐的院子，几乎是踮起脚尖走过去的，他走上了台阶，看见门开着，便走了进去。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老人正趴在桌子上，好象在写些什么。四周壁上，在几张地图之间，挂着昆虫和植物的标本；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和手稿。老人工作得那么专心，简直就没有注意到有人走进来，直到那青年由于怕打搅他，正想抽身退出，他才发觉了。

"哦，你来了？"他问，脸上现出异乎寻常的表情，盯住伊瓦腊。

"对不起，"青年回答说，"您正忙着呢……"

"我正在写点东西，可那并不急，我正想休息一会儿。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太需要了，"伊瓦腊回答说，向前走了几步。"可是……"

他向桌子上的书瞥了一眼，不觉吃惊地喊了起来，"怎么，你在翻译象形文字？"

"不是的，"老人回答说，一面请客人在椅子上坐下。"我不

懂埃及文，也不懂得哥普特文。可是我却懂得一点这种文字的写法，所以我在用象形文字写哩。”

“你用象形文字写！为什么？”青年又喊道，简直不相信他刚才听见的和看见的东西。

“因为现在谁也看不懂啊。”

伊瓦腊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心里想这老头子是不是真的疯了。他急忙把书检查了一下，看看老人说的是不是真话。书面上，他看见了整整齐齐地画着些动物、圆圈、半圆形、花儿、脚、手、胳膊等等，以及诸如此类的形象。

“既然你不要人家看得懂，那为什么你又要写呢？”

“因为我不是为现代的人写的，我是为后代的人写的。如果现代的人能够看懂，他们就要把我花费毕生心血的这些书稿统统烧掉。可是将来能够辨识这些文字的人，必定是富有智力的一代，他们会了解我，并且会说，‘在我们祖先的黑暗时代里，毕竟不是所有的人全都是昏睡的！’正如宗教上那些奇奇怪怪的仪式的神秘性，曾经保护了许多真理，免于受到教士们的摧残一样，这些古怪文字的神秘性也会保护我的作品，不让愚昧无知的人破坏它。”

“那么，你用的是哪一种语言呢？”伊瓦腊停了一下，又问。

“我们自己的语言，他加禄语。”

“能用象形文字写出来吗？”

“要是描画起来不麻烦，——这是很费工夫又很需要耐心的——那就几乎可以说比用拉丁字母还更适合。古埃及语的母音跟我们的一样。举例来说：我们的o音只是用在字尾，和西班牙语的o音不同，它是介于西班牙语o和u之间的音。埃及语和我们的一样，没有西班牙语的e音，但有我们语中的ha和kha 音，而用

于西班牙语中的拉丁字母，就找不到这些音了。拿 mukha这个字作例，”他指着书继续说，“我画一条鱼来表示 ha的发音，就比用拉丁字母h表示来得更为正确，这个字母在欧洲有几种不同的读法。要表示一个弱气音，例如hain这个字，它的h发音比较弱，我就按照母音的强弱，画一个狮子的头，或者画三朵莲花来表示。此外，我还能表示出在西班牙语拉丁字母中所没有的鼻音。我再说一遍，要不是很难于把它们画得准确，我们甚至可以采用这些象形文字。这种困难，也逼得我只好用语简练，只讲一些必要的话。当我的中国和日本客人不在的时候，这项工作就成为我的唯一消遣了。”

“你的中国和日本客人？”

“你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我的客人就是那些燕子呀。今年少了一只，一定是被中国或日本的一个顽皮孩子捉去了。”

“你怎么知道它们是从这些国家来的？”

“那还不容易？几年前，在它们飞走之前，我在每一只燕子的脚上都缚上一片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菲律宾’，我以为它们一定飞不了很远，又因为英语几乎是附近各地都可以懂得的。过了几年，一封回信也没有带回来。最后，我请人用中文写上，果然到下一年的十一月里，它们带来了回信，我已经把上面的字请一个中国人翻译出来了。一个是从黄河岸边带来的问候，另一条，据那个中国人猜测，一定是用日语写的。不过，我只管谈论这些，把你的时间都浪费了，我还没有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来和你谈谈，”青年说，“昨天下午……”

“他们捉住了那个可怜的人了吗？”

“你是说埃利亚斯？他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那位国民警卫队的女神了。”

“国民警卫队的女神？那是谁呀？”

“就是国民警卫队长的老婆嘛，你没有请她参加你们的野餐会。昨天早上，你们捉住鳄鱼的事就传遍了全镇。国民警卫队女神的机警是不亚于她的恶毒的，她一猜就猜到那个舵手一定就是把她丈夫扔进泥潭，也是殴打达马索神甫的胆大的人。送给她丈夫的报告她是全部看过的，因此，他刚一回到家里，醉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她就向你报复，马上派上士带着士兵去给你们捣乱。你要当心呀！夏娃是个善良的女人，是天主自己创造的，而这位慰藉夫人听说可是个坏蛋，从哪里来的就谁也不知道了。要作一个善良的妇女嘛，就必须是，至少在一个时期里是个处女或者是个母亲。”

伊瓦腊从皮夹里取出一些文件，微微地笑了一笑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向你讨教，我还记得他总是说，亏得遵从了你的指点。现在，我正想开办一桩小小的事业，那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说到这里，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他的建校计划，这是作为一件礼物赠给他的未婚妻的，又把他在马尼拉拟定的一些计划摊开给大吃一惊的学者看。

“我希望你告诉我，要保证这桩事业获得成功，应该首先争取镇上的哪一些人的同情。你很熟悉这里的人，我呢，刚刚回来，在我自己的祖国里，差不多和陌生人一样。”

塔席奥老人泪眼蒙眬地察看着摆在他面前的那些计划。“你打算做的事正是我一向的梦想，一个可怜的狂人的梦想！”他激动地大声说，“现在，我劝告你的第一件事，就是决不要再来跟我商量。”

青年惊诧地望着他。

“因为凡是通情达理的人，”他讽嘲地接下去说，“就会把你

也看成是个疯子。凡是思想和他们不一致的人，他们都看成是疯子。因此，他们认为我是个狂人。我倒是很感谢他们的，因为有朝一日他们认为我恢复了正常的时候，我牺牲一个正常人的名誉来换取的小小自由就要被他们剥夺了。再说，谁又知道他们做得对不对呢？我并不按照他们的规律生活，我的原则和理想和他们的不一样。在他们之间，镇长享有明智的声誉，因为他只会给神甫们端可可，忍受达马索神甫的怒火，因此他现在有钱了，他能够影响镇上同胞的小小命运，有时候他还大谈其正义公平。'那人很有才干，'一般俗人都说，'你瞧他是怎样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伟大人物的。'可是我呢，我继承了财产、地位，我读过书，但是现在我穷下来了，连最微末可笑的官职也得不到一个，于是大家就说：'他是个傻瓜！他不懂得怎样生活！'本堂神甫给我取个绰号'哲人'，好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吹牛大王，专门卖弄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对我一点也没有用处。说不定我真是一个傻瓜，他们倒是些聪明的人——谁知道呢？"

老头子摇了摇头，仿佛在把那些念头驱逐出去，然后又接下去说："我劝告你的第二件事是你去和本堂神甫、和镇长、和一切当权的人商量。他们给你出的主意都会是些要不得的、愚蠢的或者是毫无用处的。可是商量并不是照办，只是你得做出个样子来，好象你已经接受了他们的主意，并且已经照办了。"

伊瓦腊思索了一会才回答说："你说得很对，可是要照着办就难了。难道我必须在伪装掩盖下实行我的计划吗？既然真理用不着向错误借用外衣，一桩高尚的事业就不能不顾一切向前迈进吗？"

"赤裸裸的真理是谁也不喜欢的！"老头子回答说，"你这种

说法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只是在年轻人梦想的世界里才行得通。就说那个小学校长吧，他在真空里挣扎奋斗，他以孩子般的热情追求至善之物，可他得到的却是嘲弄和讥笑。你刚才也说过你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个陌生人，这是真的。你来到这里的头一天就伤害了一位修士的虚荣心，那位修士在人民眼中是个圣徒，在他的同行里是个贤士。但愿天主保佑，别让这走差了的一步已经妨害了你的未来！不要因为圣多明我会和圣奥古斯丁会的修士全都对粗布袍子、草绳腰带以及粗陋鞋袜①深恶痛绝，不要因为圣托玛斯学院的一位博士有一次提起了教皇因诺申特三世的话（他说，圣奥古斯丁教会的会规，与其说是对人，不如说是对猪更适用些），你就相信他们不会通力合作来证实一个传教士说过的话：'最不足道的助理修士，也比拥有全部兵力的政府有力得多！'Cave ne cadas！②不过具有巨大力量的还是黄金——金牛犊曾经多次把天主从他的宝座上撵了下来，从摩西的时代起就是这样！"

"我倒没有这么悲观，在我看来，祖国的生活也没有这样危险，"伊瓦腊微微笑了一笑，回答说，"我相信这些担忧多少有些夸大了，我希望在那方面不至于遇到严重的阻力就能实现我的计划。"

"如果他们向你伸出了手，你就会成功；要是他们不伸出手来，那就办不到了。只要修士紧一紧腰带，或者抖一抖袍子，你的全部努力就会在他家墙上撞个粉碎。头一天镇长答应你的东西，第二天他就会找一个借口全部收回。没有一个母亲会让她的子女上你的学校，那时，你的全部辛苦就会得出相反的结

① 指圣方济各会的修士。

② 拉丁文：小心跌跤。

果——以后凡是希望办一点有益于公众的事业的人，都要心灰意懒了。”

“可是，”青年回答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修士有你所说的那样大权势。就算有吧，还有明智的人士和政府站在我这边。政府的意图是好的，目标是远大的，它是真为菲律宾人民的好处着想的。”

“政府！政府！”哲人喃喃地说，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不管它怀有多么强烈的愿望，想为国家本身以及母国的利益，使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也不管有这个官员或那个官员，想起了几位信奉天主教的君主那种宽宏大量的精神，赞成那种精神，可是政府对一切都是不闻不问，也不作任何决定，万事全凭本堂神甫或修会的省级会长摆布。政府深深相信它的安危得完全依靠他们。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因为他们支持它，一旦他们不再支持它了，它就会象失去支柱的木偶一样垮下来。他们用人民起义来恫吓政府，又用政府的权势来恫吓人民。这样就造成一种情况，就象胆小的人走到阴森的地方，把自己的影子当作鬼魂，把自己惊叫的回声当作鬼怪的声音。只要政府一天不直接治理国家，它就一天摆脱不掉这种监护，它的处境也就象胆小的孩子，一听见教师的声音就发抖，老是乞求教师的垂怜。政府从来就没有梦想过一个美好的未来；它只是一只胳膊，修道院才是头脑。由于这种惰性，政府只好让人家拖进一个个深渊，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影子，它的权力受到破坏，既软弱，又无能，只好把一切事务都交到唯利是图的人手中。把我们政府的制度，和你去过的那些国家的制度相比……”

“哎！”伊瓦腊插嘴说，“那就要求过高了！我们还是满足于我国人民不象别的国家的人民那样痛苦，那样抱怨吧，这得感谢我

们的宗教，和统治者的宽大。”

“我国人民不抱怨，是因为他们不敢说话，他们不起来行动，是因为他们都在昏睡。你说他们不那么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见他们心里是怎样地流血。不过，总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些的，你会听见他们的抱怨，到那时候，那些从愚昧无知和狂热信仰中吸取力量的人就要灾祸临头了！那些喜欢欺骗，在夜里偷偷摸摸，以为别人都在熟睡的人就要大祸临头了！一旦白昼的光辉照出了黑夜鬼怪的原形，反应就会非常强烈。强压下去的叹息是那么多，一点一滴聚集起来的毒液是那么多，几百年来受到镇压的力量是那么大，这些都要显露出来，一齐爆炸！那时候，那些由被压迫人民不时提出来要求清算的血债，那些历史为我们保存在血腥篇幅上的血债，将由谁来偿还呢？”

“天主、政府和宗教都不会容许有这一天！”伊瓦腊回答说，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动，“菲律宾人民是信仰宗教、热爱西班牙的。菲律宾人民会明白国家在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弊病是有，不错，缺点是有，我们不能否认。但是西班牙正在努力推行一些改革，来纠正这些弊病和缺点，她正在制订计划，她不是自私自利的！”

“这个我知道，这正是它最糟的地方！从上面来的改革，到了下层就一笔勾销了，因为大家都不干好事，又因为，比如说吧，有的人急于发财，而人民又愚昧无知，什么事都点头赞成。如果没有一个热忱的政府来监督执行，对于那些小暴君的专横又不容许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来表示反对，那么，一纸皇家敕令，是改正不了弊病的。计划仍旧只是计划，弊病仍旧还是弊病罢了。心满意足的官僚们也就万事不管，心安理得地睡他们的大觉。不但如此，如果偶然间来了一个思想开明、抱负远大的高级官员，在

他背后，就会有人叫他做傻瓜；在他当面，他就会听到这些话：‘阁下不了解这个国家，阁下不了解印第安人的性格，阁下这样办就会把他们毁掉，阁下最好还是信托某某人。’那位阁下呢，他果然不了解这个国家，因为他到现在为止，一直以为菲律宾是在美洲，而且他也有和别人同样的短处和弱点，因此，他也就相信这些话都是真的了。阁下还记得为了谋得现在这个职位，他曾流了不少汗，吃的苦就更多了，而且仅仅只能干三年，自己也越来越老了，那么，必须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将来，不是什么空洞的理想，就是说：在马德里要有一幢还过得去的住宅，在乡下要有一所舒适的别墅，还要有一笔可观的储蓄，足够他在首都过豪华的生活——这些，就是他必须在菲律宾找到的东西了。我们不能希望奇迹出现，我们也不能要求一个求财而来、发财而去的局外人来关心这个国家的福利。试想一个对老百姓素昧平生、在地方上无亲无故、对地方毫无感情的人，人民对他感恩戴德还是诅咒痛恨，这和他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要感到名声可贵，就必须让它在我们亲人的耳朵里、在我们的家庭中、在埋葬我们的国土内回响。我们希望名声能够在我们坟墓上面翱翔，用它的呼吸来温暖我们冰冷的枯骨，使得我们死后总还剩下点什么。可是这些东西，没有哪一样我们能够献给那些前来决定我们命运的人。而且最糟糕的是他们刚刚开始懂得他们的职守，就要离开了。不过我们谈得离了题了。”

“在回到正题以前，我得先弄明白一些事，”青年激动地插嘴说，“我承认政府不了解人民。可是我相信人民更不了解政府。官员中是有饭桶，甚至有坏蛋，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可是其中也有好的。如果他们一事无成，那是因为群众都是些懒惰的、对自己切身的事漠不关心的人。不过，我不是来跟你讨论这个问

题的，我是来向你求教的，你说我应该向那些可笑的偶像低头……”

“不错，我还要重复一遍，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你要么低头，要么让人家砍掉你的头。”

“要么低头，要么让人家砍掉你的头！”伊瓦腊沉思地重复了一句，“这可真是进退两难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爱我的祖国和爱西班牙是矛盾的吗？为了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就得败坏一个善良的基督教徒的品质，出卖一个人的良心，有这种必要吗？我爱我的祖国菲律宾，因为它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幸福，也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爱他的祖国。我也爱西班牙，我祖先的故土，因为不管怎样，菲律宾的幸福和将来都要仰赖于它，现在如此，今后也如此。我是个天主教徒，我保存着祖先信仰的纯洁性。我就看不出为什么在我能够抬起头来的时候要把头低下去，在能够打败敌人的时候要向他们投降！”

“那是因为你想播种的那块田地捏在敌人的手里，你没有反抗他们的力量。你必须先亲亲他们的手，为的是……”

青年不让他说下去，就十分激烈地叫喊起来说：“亲亲他们的手！你忘记了他们伙在一起，杀死了我的父亲，还把他的遗体从坟墓里扔出去！我是他的儿子，我可没有忘记。我是顾念教会的名声，才没有报仇！”

老学者低下头去。“伊瓦腊先生，”他慢慢回答说，“如果你还保存着这些怀念，这也是我不能劝你忘记的，那么，我请你丢下你正在着手的事业，用别的办法来为你的同胞谋福利吧。你这个事业需要别人来办，因为要使它成功，光靠热忱和金钱还不够；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还需要自我牺牲、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心。因为播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地上长满了杂草。”

伊瓦腊认识到这番谈话的价值，但还是不愿意罢手。他的心里念念不忘玛丽亚·克拉腊，他对她的诺言必须实现。

"除了这个难于办到的办法之外，你能介绍一点别的办法吗？"他低声地问。

老人挽着他的胳膊走到窗子跟前。外面正在吹起一阵凉风，预兆北风不久就要来临。窗外的庭园和附近的森林连成一片，看起来就象一个大花园。

"瞧那枝满载鲜花和骨朵儿的纤弱花秆，我们为什么不能象它那样呢？"老哲人指着一枝美丽的素馨花说，"风吹来了，使劲摇晃它，它就低下头去，好象是在保护顶在它头上的那些珍宝。如果花秆还是挺得笔直的，它就要折断了。它的花就会给风吹散，它的骨朵儿也会枯死。风过之后，花秆又直立起来，洋洋得意地卖弄它的珍宝。谁会去责备它在必要时低一下头呢？再看那边那株巨大的库庞树，它庄严威武地晃动着亮晶晶的树叶，老鹰就在那里筑巢。当它还是一枝嫩弱的幼苗时，我把它从森林里采回来，费了好几个月功夫，用细竹条子撑住它的茎。如果我在它长大成树、充满活力的时候，才把它移植过来，它就不会成活。因为还没有等到它把根长牢，还没等到它适应环境，还没等到它吸收足够的养分来维持它高大的躯干，风早就把它吹倒了。因此，你从欧洲到这个不毛的国土来，如果你不去找靠山，不向他们低头，你也会完蛋的。你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孑然一身，孤高绝俗，可是地却在颤动，天空布满乌云，你的家庭之树又是易于触电的。那么，你单枪匹马地去和整个恶势力进行斗争，那不是英勇，只是鲁莽罢了。舵手一看见刮起风暴，便把船驶向港口躲避风浪，这谁也不会责备他。枪弹飞来的时候弯下身去，并不是懦弱——要是去硬碰，就只能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可是这种牺牲，能不能产生我所期望的结果呢？”伊瓦腊问，“修士会不会相信我，忘掉我对他的无礼呢？人们会不会为了教育事业，冒着和修道院争夺国家财富的危险，真诚地帮助我？难道他们能够假装友好，表面上做出维护的样子，背地里却又打击、伤害、暗中破坏，以便比从正面攻击还要更快地削弱它吗？照你刚才所推测的那些情况看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老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沉思了一会才说：“万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万一事业失败了，想到你已经做了人家期望你做的事，这对你也是一个安慰。而且这样做总会有一些收获的。你总算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总算播下了种子。在狂风暴雨使尽了威风之后，总会有一些谷子躲过灾祸，残留下来，它们生长了，使品种免于绝灭，以后又给故去的播种者的儿孙们充当种子之用。你的榜样，就会鼓励那些不敢作开路先锋的人。”

伊瓦腊把这些道理思考了一番，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老人的话虽然悲观，可是其中却有不少真理。

“我相信你！”他紧紧握住老头子的手激动地说，“我来向你请教并没有白费。今天我就去求本堂神甫谅解。不管怎样，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他一定是个好人，他们不会都象害我父亲的那个人一样。除此之外，我还得发动他的善心，去为那个不幸的疯妇人和她的两个儿子做一点好事。我把我的信心都寄托在天主和人们的身上了！”

他向老头子告辞，骑马走了。这悲观的老哲人一边目送他远去，一边喃喃地说：“现在，我们要来瞧瞧运命将要怎样展开那出在墓地开始的戏了。”可是，这一次他可是大错而特错了——那一出戏老早就开始了！

# 第二十六章　节日前夕

这天是十一月十日，正是节日的前夜。整个市镇摆脱了它习以为常的单调生活，无论是人家、教堂、斗鸡场或田野，都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活跃气象。窗户上挂满了旗帜和五颜六色的帷幔。到处人声喧哗，音乐响亮，空中回荡着欢笑。

在铺着绣花桌布的小桌子上，姑娘们摆设了许多色彩鲜艳的玻璃盘子，里面盛着用本地水果制成的各种甜食。院子里，母鸡咯咯地叫，公鸡喔喔地啼，母猪也在呼噜呼噜地乱哼哼，它们全都被人们这些欢乐喧闹吓着了。仆人们端着美味的菜肴和银制的刀叉进进出出。这里，人们因为打破盘子，发生了吵闹；那里，人们又因为来了一个土气的乡下姑娘，发出了哈哈的笑声。到处只听见有的人发号施令，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嚷大叫，有的议论纷纷，有的胡乱猜测，有的煽动别人——一切都是乱糟糟，闹嚷嚷，形成了一片混乱。所有这一切努力，这一切劳累，都是为了招待客人，不论是陌生的也好，熟识的也好，以前曾经来过的也好，以后不会再来的也好，都一律款待。这样，那些偶然来临的客人、外国人、朋友、仇敌、菲律宾人、西班牙人、穷的、富的，便都可以心满意足、高兴而去了。热心款待的主人，甚至不要求他们道一声谢，也不要求他们在醉饱以前或以后不损伤一点主人家的东西！那些曾经到过马尼拉、比他们邻人多见过一点世面的富翁们，就买了啤酒、香槟、烈性饮料、果子酒以及从欧洲来

的食物，可是他们自己却一点也不尝，一滴也不饮。

他们的桌上摆满了丰富豪华的东西。正中是一个做得很逼真的人造菠萝蜜，上面插着牙签，是犯人们在休息时候精心刻出来的。在这个牙签台上，他们在这个地方刻了一把扇子，在那个地方又刻了一束花、一只鸟、一朵玫瑰、一片棕榈叶或是一根链子。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同一块木头上雕刻出来的。工匠们是被迫的劳动者，工具只是一把钝刀，工头的声音便是他们的灵感了。在这个牙签台的周围，摆着无数玻璃水果盘子，上面，橘子和其他水果堆成了尖尖的小山，甚至还有芒果，虽然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另外，还有许多大盘子，盘子里铺上色彩鲜艳的穿孔花纸，上面摆着火鸡、欧洲和中国做法的火腿，还有一个大肉饼，做成神羊或圣灵的形象。在这一切东西之间，放着一瓶瓶开胃的泡菜，里面奇形怪状地装饰着槟榔花以及其他果子和蔬菜，全都切得很雅致，用糖浆贴在瓶边。

世代相传的圆玻璃灯罩都擦得干干净净，灯罩上面的黄铜装饰品也擦得亮晶晶的，洋油灯上的红罩子也拿下来了；它们整年用红罩子罩着，为的是不招苍蝇和蚊子，但同时也就不能拿来照明。灯下的三棱形玻璃垂饰荡来荡去，相碰时发出悦耳的歌声，它们一会儿把光线遮断，一会儿又曲折地反射出去，反映在雪白的墙上，成了五颜六色的彩虹，仿佛它们也在参加这次节日的欢乐。孩子们就在四周追逐墙上的影子，他们有时跌了一跤，打碎了玻璃灯罩，可是整个的欢乐气氛并不因此就受到影响。如果是在别的日子里，他们的小圆眼睛里就会噙着眼泪，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和这些名贵的灯一起，姑娘们的女红也从深藏的地方出头露面了，例如用钩针织的围巾、绒毯以及假花等等。许多古老的

玻璃烟灰碟也出现了。碟子上画着小湖，湖里有小鱼、鳄鱼、贝壳、海藻、珊瑚，还有各种颜色的鲜亮石子。碟子上面堆满了雪茄烟、香烟以及姑娘们灵巧的手指制成的小槟榔。屋子里的地板亮得和镜子一样，门边都挂着菠萝纱和麻纱做成的彩条。窗口上就悬着各色花灯，有的是玻璃罩，有的是纸罩，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都有。屋内摆满了花草，花盆都放在中国瓷器花座上。就连圣像和圣物也打扮起来了，他们身上的灰尘业已掸净，玻璃匣子也擦得透明铿亮，上面还挂着花环。

街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搭起一座新奇华丽的竹子牌楼，当地人管它叫"新卡板"，它们的形式各有不同，上面装饰着一束束卷曲的刨花。孩子们只消看见这些牌楼，心里就乐开了花。靠近教堂门口，在游行队伍必经的地方，搭起了一座很值钱的大型天篷，下面用竹竿撑住。孩子们就在下面嬉戏，跑着，爬着，跳着，把他们应当留在节日里炫耀的新衣服都撕破了。

在广场上，用竹子、马来棕榈和树枝搭成了一座舞台，从唐多来的喜剧演员就要在这里大显身手，跟神灵比赛，看谁最能显示奇迹。在这里从马尼拉来的著名演员马利亚尼托、查那奈、巴尔维诺、拉蒂亚、卡瓦哈尔、叶莺、李塞利亚等人也将登台唱歌和跳舞。菲律宾人是喜欢看演出的，而且特别喜欢戏剧，但是他们听歌唱、看舞蹈和看戏时，总是静静地欣赏，从不鼓掌叫好也不喝倒彩。如果表演的节目不合他的心意，他就嚼嚼槟榔，或者轻轻离开，绝不打扰那些看得入神的人。只是有时候，有些庸俗的人，一看见男演员和女演员互相拥抱或接吻，就大声吆喝起来，不过从来也不超过这个限度。以前，演出的只有戏剧。本地的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一定有一个小丑，每隔一分钟，一定有一场武打，还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变化；可是自从唐多的艺人们开始

每十五秒钟就有一场武打、有两个小丑和更多的惊人场面以后，他们就把本省的同行打垮了。镇长非常欣赏这一类玩艺儿，因此，在本堂神甫同意之下，他选了一出有魔术和焰火的戏，名字叫《比拉多王子》，又叫《从罪恶的洞里救出来的囚徒》。

从教堂钟楼里不时发出欢乐的钟声。也就是它们，在十天之前还曾经那么凄凉地悲鸣过。焰火和爆竹在空中不断爆炸，那个制造焰火的菲律宾人，不知从哪里学来这一套手艺，一样一样把他的本事显了出来，有火牛、城堡焰火、灌满热气的纸气球、冲天响、火箭等等。

现在，从远处传来了悠扬的音乐。小孩子们没命地直向城郊奔去，去迎接乐队；原来他们已经请了五个管乐队，还请了三个管弦乐队。属于那个法院书记的帕桑汉乐队固然必不可少，而圣佩德罗·德·图纳山乐队也不可少。因为当时，这个乐队是由奥地利的音乐大师、流浪汉马利亚诺下士指挥的。据说，他的指挥棒一挥，就可以出现和谐的音乐和很大的名气。音乐家们都称赞他的丧礼进行曲《杨柳》，可是深惜他没有受过音乐教育，因为以他那样的天才，很可以为他的祖国带来荣誉。这些乐队奏着生动活泼的曲子走进镇来，后面跟着一群衣衫褴褛或者是半裸着身体的孩子，孩子们有的穿起他哥哥的衬衣，有的又穿上他父亲的裤子。乐队一停，他们就已经记熟了吹奏的曲子，十分熟练地哼起来，或者用口哨吹着，还发表他们的意见。

这时候，载着亲戚朋友、异乡人士以及赌徒们的各种各样的马车也到达了。赌徒们都带着他最精悍的斗鸡和钱袋，准备在绿台布上或者是斗鸡场里碰碰运气。

“国民警卫队长每夜可以拿到五十比索，”一个矮小圆胖的人，在新到的客人耳边悄悄说，“甲必丹蒂亚格一定会来的，他们

玩纸牌，他还要做庄家哩。甲必丹霍亚金带来了一万八千比索。这里还会有轮盘赌，中国人卡洛斯要带着一万比索来做庄家。从塔纳万、利帕以及八打雁还有圣克鲁斯①各镇来的人下的尽是大注。规模不小呀，是的，先生，规模真不小！但是，请用一点可可吧！今年，甲必丹蒂亚格不会象去年那样把我们赢个精光啦，因为他只花了三场感恩弥撒的钱，而我却得到一个椰子仁避邪符。您府上都好吗？”

“很好，谢谢你，”客人回答说，“达马索神甫好吗？”

“达马索神甫早晨讲道，晚上和我们在一起玩。”

“好极了！那就没有危险啦。”

“放心，我们都放心好了！那个中国人卡洛斯也会慷慨解囊的。”说到这里，那个圆胖的人作出数点金币的样子。

住在镇外的老百姓，那些佃户，穿起他们最考究的衣服，把养得肥肥的鸡、野猪、鹿和野禽送到地主的家里去。有的在大车上装了木柴，有的装着水果、凤尾草和森林里极罕有的兰花；有的又带上装饰门口的宽叶比加花和火红的昙华花。

但是最活跃、最热闹的地方，还是在离伊瓦腊的家不远的一块高地上。那里，有铁器敲打石头的声音，有锤子敲打铁钉的声音，有斧头砍削房梁的声音，在这一片铿铿锵锵的金属声里，还可听见滑车的吱吱声和人们的大叫大嚷。一群工人，正在地面上挖开一条又深又宽的沟渠，另外一些工人就把从镇上石矿里搬来的石块排列起来。车子一车一车地在卸货，沙土一袋一袋地堆积着，绞盘和起重机也都安装好了。

---

① 圣克鲁斯是内湖省的首府，并不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圣克鲁斯，那是马尼拉市内的一个人口众多的重要地区。塔纳万、利帕和八打雁都是八打雁省的城镇，省会是八打雁。

“喂，伙计们，加油干呀！”一个聪明伶俐的小老头喊了一声，他拄着一把挂着测锤的铜头尺子，权当拐杖。他就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名叫胡安。他是个建筑师，又是泥水工、木工、油漆工、铁工和石工，有时还是个雕刻工人。“今天就得完工！明天咱们不做活了，后天要举行仪式，加油干吧！”

“把那个洞打好，让这个圆筒正好装在里面。”他对一些正在打磨一块又大又方的石块的石工说，“咱们的名字将要保存在圆筒里边。”

每一个新走到这块地方来的人，他都把已经说过一千遍的话对他重说一次：“你知道我们在建造什么吗？是一所学校啊，一所模范学校，和德国的一样，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图样是一个大建筑师设计的，我……我就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一点不错，先生，您仔细瞧瞧，建成之后就是一座皇宫，它有两个侧楼，一边是男学生的，一边是女学生的。您瞧这儿，正中央是一个大花园，有三个喷水池；那儿，在林荫路的两侧有许多小块土地，好让孩子们在休息的时候耕耕种种，利用好每一分钟，不至于浪费光阴。瞧这几个喷水池有多深呀，三公尺七十五公分哩！这座建筑物还要修贮藏室、地窖以及禁闭室，那是为不用功的学生修的，就靠近游戏场，关在里面的人可以看见用功的孩子玩得多么高兴。您瞧见那块大空地没有？将来那就是赛跑和露天运动的草地。还有为小姑娘修建的花园，里面有长凳，有秋千，有可以在那里跳绳的便道，有喷水池，有鸟笼子以及其他等等。这地方建起来之后真是太美了！”

接着，胡安想起他日后就要得到的名气，不禁搓起手来。到那时候，别地方的人就会跑来游览，也会问道：“是哪一个大建筑师建筑的呀？”大家当然就会说：“你不知道吗？难道你没有听见

过胡安的名字？那你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了？”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从这头走到那头，把一切东西检查了又检查。

“我看，这些木材太多了，架一座起重机似乎用不了这些。”他对一个脸色灰黄的工头说，“有三根用来作三角架的大梁，再有三根用来做支柱，我想就够啦。”

“没关系！”那脸色灰黄的人笑了一笑回答说，笑得很特别。“我们用的材料越多，效果也就越好。整个起重机看上去就会显得漂亮些，也显得重要些。他们看见了就会说，‘工人们确实费了不少力气啊！’你等着瞧吧，我架起来的起重机会有多么漂亮！架好之后，我还要在它上面插起旗帜，用花儿和叶子扎成的花环来装扮它呢。那时候，你就会说你雇用我雇对了，伊瓦腊先生也会表示十分满意了！”说到这里，那人咯咯地笑了起来。胡安也不由得跟着笑了笑，点了点头。

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有两座凉亭，当中用盖着香蕉叶的棚架把它们连接起来。那里，小学校长带着三十多个男学生正在编织花冠，把一些旗帜绑在裹着白布的细竹竿上。

“当心把字写工整了，”他对正在写标语的孩子们说。“省长要来，很多修士也要来。说不定连此刻正在省里的总督也要来哩。要是他们看见你们写得一笔好字，也许会夸奖你们的。”

“会给我们一块黑板吗？”

“那可说不定，不过伊瓦腊先生已经从马尼拉订购了一块了。明天就要来一批东西，作为奖品发给你们。把那些鲜花仍旧浸在水里吧，明天早上我们再来扎花束。你们可要再多带一些花来，桌子上要摆满鲜花，花儿是悦目的。”

“明天早上，我爸爸要带一些睡莲和一篮子阿拉伯素馨花来。”

“我爸爸已经送来三车沙子了，没有要一个钱。”

“我伯伯答应由他付一名教员的工资。”甲必丹巴西里奥的侄儿补上一句。

的确，这个计划从各方面都得到了帮助。本堂神甫要求做它的赞助人，而且在奠基的那一天，他还要亲自来祝福。这个典礼预定在节日的最后一天举行，作为它最隆重的一项仪式。就连副本堂神甫也腼腼腆腆地向伊瓦腊提出，在学校完工之前，凡是教徒献弥撒时付出的钱，全部捐献给学校。不但如此，甚至那个富裕而又节俭的露法修女也当众说，如果经费不够，她可以到别的城镇募捐，只要有人担负她的旅费和生活费用。伊瓦腊对所有这些人表示感谢，但回答说：“我们修建的并不是什么巨大的建筑物，因为我既不富有，这座建筑物也不是一座教堂。再说，我也没有打算花别人的钱来建造它。”

那些年轻的人，从马尼拉到这里来参加节日的学生们，都不胜钦佩地盯着他，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榜样；可是，事情差不多总是这样，每当我们想摹仿伟大人物的时候，我们所摹仿的只是他们的癖好，甚至他们的缺点，因为舍此而外，我们再也无能为力了。因此，许多羡慕伊瓦腊的人就只注意到他怎样打领带，另外一些又注意他的领子的式样，还有不少人注意他的上衣和背心上有几颗钮扣。

塔席奥老人悲观失望的预感，看来是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伊瓦腊有一天把这个看法告诉了他，这个悲观的老人就回答说：“请你记住巴尔塔萨尔的诗句吧：

‘归途如遇笑脸迎，
笑里藏刀要小心。’

巴尔塔萨尔是个诗人，同时也是个思想家。”

这样，就在日落之前的苍茫暮色里，种种事情正在逐渐形成。

# 第二十七章　黄昏时候

甲必丹蒂亚格的家里也大事铺张，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了。我们是知道这位主人的，他喜欢排场面子，他以自己是个马尼拉人而感到骄傲自豪，这些心理使他势必要以自己的豪华富丽来让地方人士自愧不如。另外，使他认为必须压倒别人的，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女儿玛丽亚·克拉腊来了，他的未来的女婿也来了，这个未来的女婿正在把众人的注意力集于他一身。

事实上，马尼拉一家最严肃的报纸，已经在第一版上为伊瓦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向他学习！》。全篇堆满了恭维称赞，也作了一些劝勉。文章里称他是："很有教养的青年绅士和非常富有的事业家。"文章写了两行之后，又说他是"大名鼎鼎的慈善家"。文章第二段说："他是米内尔瓦的学生，曾远赴母国，向文艺科学的真正发源地致敬。"再下面一点，又称他是"非律宾的西班牙人"。甲必丹蒂亚格心里燃起了慷慨施舍的热情，很想照他的样子也来一下，心里盘算是不是要独自出钱来修一所修道院。

几天以前，玛丽亚·克拉腊和伊莎贝尔姑妈暂住的房子，运来了大批的装着欧洲名酒和食品的箱子、很多大镜、绘画以及玛丽亚·克拉腊的钢琴。甲必丹蒂亚格也在节日开始的头一天到达了。女儿吻他的手时，他给她一个镶有钻石和翡翠的美丽小金盒子，里面是一片从圣彼得的捕鱼船上弄下来的小木片，那条船曾是救世主乘坐过的。

他第一次接见他的未来女婿时，是再殷勤不过了。两人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谈到那所学校。甲必丹蒂亚格要把它命名为“圣方济各学校”。“相信我，”他说，“圣方济各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人。如果你把它命名为‘初等教育学校’，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别的不说，谁是‘初等教育’呢？”

玛丽亚·克拉腊的几个朋友来请她一起去散散步。女儿向甲必丹蒂亚格请求许可，他对她说：“早一点回来，你知道达马索神甫刚到，他要来我们家吃饭呢。”

之后，他又转过身来向着伊瓦腊（他这时已经变得思虑重重了）说：“你也和我们一块儿吃吧，你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了。”

“我当然十分高兴，可是我得回去，怕有客人来看我。”青年结结巴巴地说，一边避开玛丽亚·克拉腊的视线。

“那就把你的朋友也带来好了，”甲必丹蒂亚格诚恳地回答说，“在我家里，经常都有的是食品。再说，我很希望你和达马索神甫做个好朋友。”

“那个嘛，有的是时间，”伊瓦腊答道，勉强笑了一笑，一边准备陪着姑娘们走。

他们走下楼梯，玛丽亚·克拉腊走在维多利亚和伊黛的中间，后面跟着伊莎贝尔姑妈。客人们都恭恭敬敬地让开了路。玛丽亚·克拉腊的美貌真是惊人极了；她脸上的青黄颜色已经完全消失，如果说她眼睛里还有些怅惘，她的嘴角唇边似乎尽是微笑了。这个快乐的年轻姑娘，带着少女的温柔，一路招呼她的朋友，她们是她童年的旧交，如今却成为她幸运的青春的仰慕者。还不到两个星期，她就恢复了坦率、信心和孩子般的爱说爱笑的脾气。在修道院狭窄的墙壁之间，这些似乎都冻结了。她简直就象一只刚从蛹里化飞出来的蝴蝶，一眼就认得出所有的花朵，

只消展一展翅，在阳光里暖和一下身子，就能够使它摆脱一切在蛹里形成的僵硬。这种新生的活力，处处都在她身上表露出来。她看见的事物，无一不善，无一不美。她在流露出爱的情感时，总是带着少女的高洁，除了纯洁的念头，什么也不会浮上心来，也不懂得佯羞假赧有什么意义。别人逗她的时候，她也会蒙住脸，可是眼睛里依然含笑，全身感到一阵轻微的颤抖。

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已经点上灯了。在乐声嘹亮的街道上，也点起了用竹子和木头仿照教堂式样制成的火炬。人们站在街上，就可以透过窗子看见里面的人在摆满鲜花和乐声悠扬的大厅里，正和着钢琴、竖琴或者是管弦乐队的乐曲跳舞。街道上挤满了中国人、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有的穿起西式服装，有的穿着本地的衣服。还有端着肉、端着鸡的仆人们，穿着白衣的学生们，男的、女的，来来往往，大家挤来挤去，你推我攘，把自己陷在被马车撞倒的危险境地。那些马车，虽然有赶车的大声喊叫，但也很难通过。

在甲必丹巴西里奥的家门口，有几个年轻妇女在招呼玛丽亚·克拉腊她们几个人，邀请她们进去。席楠从楼梯上跑了下来，她那快活的嗓音，使得大家再也不好推辞了。“上来坐一会儿，好让我也能和你们一起走，”她说。“在这里和许多不认识的人一块儿，他们光是谈斗鸡和纸牌什么的，真叫我烦死啦。”

他们走进了一个挤满客人的大房间。有些人立刻走上前来招呼伊瓦腊，因为他现在已经名满全城了。所有的人都出神地盯住美丽的玛丽亚·克拉腊。几位老太太一边嚼着槟榔，一边低声说：“她真象圣母啊！”

他们只好在那里喝了些可可。自从野餐那天起，甲必丹巴西里奥已经成了伊瓦腊的密友和拥护他的人了。他从伊瓦腊给

他女儿席楠那半张电报里，得悉伊瓦腊事前已经知道法院的判决是对他有利的。因此，他不愿意别人比他还宽宏大量，就几次想取消他们在棋盘上的决定，可是伊瓦腊不肯，于是他提议把他可能花费在打官司上的费用拨给新设的学校，用来支付一名教员的工资。不仅如此，这位演说家还使尽了他所有的雄辩，去说服别的打官司的人放弃他们过分的要求，他对他们说："请相信我：一场官司即使打赢了，最后连一件衬衫也不会剩下。"可是谁也不听，虽然他连罗马人的话也引用了。

我们那一群青年喝过了可可之后，还得留下来听本地钢琴家的演奏。"我在教堂里听他弹奏的时候，"席楠指着钢琴家大声说，"我真想跳舞，可是现在他在这里弹奏，我又觉得要祷告了，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出去吧。"

"今天晚上你不想和我们一块儿玩玩吗？"他们正要离开时，甲必丹巴西里奥附在伊瓦腊的耳边说，"达马索神甫要作庄呢。"伊瓦腊笑了一笑，含糊地摇摇头，当作回答。

"那是谁呀？"玛丽亚·克拉腊看了一下跟在她们后面的一个青年，向维多利亚问道。

"他是……他是我的一个表哥，"她有些不自在地回答。

"那一个又是谁？"

"那不是我的表哥，"席楠嘻嘻哈哈地插嘴说，"那是我伯父的儿子。"

他们走过本堂神甫住宅的门口，那里也并不冷清。席楠看见里面灯火辉煌，禁不住喊叫起来。原来这些古色古香的灯盏，萨尔维神甫为了节约煤油，是从来不许点的。里面，修士们迈起方步，嘴里含着粗大的雪茄烟，他们的头也随着步子一点一点的。还可以听见他们高谈阔论、哄堂大笑的声音。和他们在一

起的俗众，从所穿的欧式服装看来，大概都是省里的官吏和职员。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地摹仿修士们的一举一动。玛丽亚·克拉腊认出那个圆胖的达马索神甫正站在整洁的锡维拉神甫的旁边。闷声不响、神秘莫测的萨尔维修士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他在发愁哩，”席楠说，“因为他在盘算着这么多的客人该要花费多少。可是你们瞧着吧，他自己可不会破费一文，出钱的都是那些圣器管理员。他的客人经常都是由别人出钱招待的。”

“席楠！”维多利亚责备她。

“自从他把那本《算命轮盘》撕了以后，我看见他就受不了。我再也不到他那里去做忏悔了。”

在所有的房子里，只有一幢房子没有灯光，窗户全都关上了——那就是国民警卫队长的屋子。玛丽亚·克拉腊觉得很诧异。

“那个巫婆！那个老哲人管她叫国民警卫队的女神的巫婆，”任性的席楠又叫了起来。“她和咱们的游乐有什么相干？我想她正在怒气冲天呢！可是只要来一场霍乱，你们就会看见她举行宴会了。”

“唉，席楠！”她的表姐又一次责备她。

“我对她一向就看不惯，特别是她派了国民警卫队来搅乱了咱们的野餐以后。如果我是大主教，我就把她嫁给萨尔维神甫——你们想想看，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瞧瞧她是怎样用尽方法去逮捕那个舵手，他跳进河里去，只不过是想讨好……”

她没有能说完这句话，因为正在这时候，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出现了一场很少见的情景：一个瞎子正在那里和着六弦琴唱起歌来。瞎子穿得十分褴褛。他头戴一顶用棕叶编成的宽边帽，身穿一件破烂上衣和一条象中国人穿的那种宽大裤子，好多地

方都撕破了。脚上拖着一双破旧凉鞋。他的脸容被宽边帽子的阴影遮住，看不清楚，可是从那阴影里却时隐时现地闪出两道火热的光芒。他把一只扁平的篮子放在地上，然后倒退几步，嘴里发出一些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声音。他一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就象他和那一群人都在互相回避似的。有几个妇女走到篮子面前，把水果、鱼和大米等放进篮内。等到再也没人走近，从阴影里又发出更为忧郁的、可是却没有那么可怜的声音，也许那就是表示感谢的声音了。然后他提起篮子，走到别的地方去，又在那里重新表演一次。

玛丽亚·克拉腊猜想其中必定有什么悲惨的故事，便十分关心地打听起这个怪人的遭遇来。

“他是个麻风病人，”伊黛告诉她，“四年前他才得上这个病的。有人说那是因为他侍候他的母亲给传染上了，又有人说那是因为他长期地关在阴湿的牢房里面。现在，他住在靠近中国人墓地的田野上，同谁也没有来往，因为谁都怕传染，躲开他。你最好去看看他的家！那是一间东倒西歪的木棚子，风吹雨打的时候，就象针穿过布一样。别人家的东西，都禁止他接触。有一天，一个小孩儿掉进一条浅水沟去了，正好他从那里走过，他就把小孩救了出来。孩子的父亲向镇长告了一状，镇长下令在大街上鞭打这个麻风病人，打完以后，还叫烧掉那根藤鞭子。真是怕人极了！当时，那个麻风病人转身就跑，鞭打他的人在后面追赶，镇长连声叫嚷：‘你好好记住这个教训！淹死了也比染上你的麻风病强！’”

“这能是真的吗？”玛丽亚·克拉腊低声说。她一声不响地走到那个可怜的人的篮子旁边，把她父亲给她的小金盒扔在篮子里。

“你这是干什么呀？”她的朋友们问。

“我没有别的东西，”她回答说，勉强笑了一笑，想借此遮掩她的眼泪。

“他拿了你的小金盒去有什么用呢？”维多利亚问，“有一次，人家给了他一点钱，可是他却用一根木棒把钱推开了。既然谁也不去接受从他那里来的任何东西，他拿钱又有什么用呢？你给他小金盒，就象小金盒能够填饱肚子似的！”

玛丽亚·克拉腊羡慕地盯着那个卖食品的妇女，耸了耸肩。麻风病人走到篮子跟前，他捡起了那只镶着宝石的闪闪发光的小金盒，跪在地上，在小金盒上亲了一亲，然后脱下宽边帽子，把额头埋在这个少女踏过的尘土上。玛丽亚·克拉腊用扇子遮住了脸，用手绢揩拭眼睛。

麻风病人好象在那儿祷告，这时来了一个穷苦的妇人，她披散着一头长发，在火炬的光亮底下，一眼就认得出来，她正是那个发了疯的茜莎，全身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麻风病人觉得她的手触到了他，就惊叫一声，跳起身来。可是叫旁边看热闹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她竟然拉住他的胳膊说道：

“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祷告吧！今天是万灵节！那些灯火都是人的灵魂！我们来为我的儿子祈祷吧！”

“把他们拉开！把他们拉开！那个疯婆子会传上麻风病的！”一群人都齐声呐喊，可是谁也不敢接近那两个人。

“你看见钟塔里的灯光吗？我的儿子巴西里奥正从一根绳子上滑下来！你看见修道院里的灯火吗？那是我的儿子克里斯宾啊！可是我不能去看他们，因为本堂神甫病了，他有好多好多金币，这些金币不断地丢失！祷告吧，我们来替神甫的灵魂祷告吧！有一次，我给他送去了最好的果子，因为我院子里满是鲜

花。我有两个儿子！我有一个花园，我种花，我有两个儿子！”

说完之后，她松开了手，转身走了，一边还唱着：“我有花园和鲜花，我有两个儿子，一个花园，无数鲜花！”

“你为那个可怜的妇人做了些什么了？”玛丽亚·克拉腊问伊瓦腊。

“什么也没有做！最近，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镇上一直没有找到她，”青年回答说，露出几分窘态，“还有，我也太忙了。可是你不用为这件事操心。本堂神甫答应帮我的忙，只是劝我要十分机智，十分小心，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国民警卫队。本堂神甫对她这件案子极其关心。”

“国民警卫队长不是说过，他要派人寻找她的儿子吗？”

“不错，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在有点儿……喝得醉醺醺的。”

他的话刚刚说完，就看见那个疯妇人给一个士兵领着，不，毋宁是拖着走了过来。西莎正在拚命挣扎。

“你为什么要抓她，她犯了什么法啦？”伊瓦腊问。

“啊，你难道没有瞧见她惹起了多大一场乱子吗？”那位保卫公共治安的人回答。

麻风病人连忙拾起篮子跑了。

玛丽亚·克拉腊想回家去；她觉得意兴索然，再也欢笑不起来了。“原来也有不幸的人呀，”她喃喃地说。当他们来到她家的门口，她的未婚夫推说有事，不愿进去，这更增加了她的忧愁。玛丽亚·克拉腊走上楼去，心里想：过节的时候，还要招待许多陌生人，这些节日真是无聊透了！

# 第二十八章　通　信

Cada uno habla de la feria como le va en ella.*

在节日的头一两天，本书的人物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记，我们本来也很乐意把它们略过去，直接谈节日的第三天、也就是最末一天的事。可是有一些外国人士也许想知道一下菲律宾人是怎样庆祝他们的节日的，因此，在这一章里，我们就忠忠实实地复述几份通讯，其中之一是马尼拉一家著名报纸的特派记者写的，这家报纸一向都是以笔调严肃、态度认真，受到人们的尊敬。通讯里面自然免不掉有一些轻微的笔误，那就请读者们加以改正好了。这家体面报纸的那位名特派记者是这样写的：

“编辑先生，尊贵的朋友：目前本镇正由德高望重的圣方济各会的神甫们，举办一个宗教节日庆祝大会。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也从不敢希望在各省能够看见这样庄严宏伟、这样令人感动的宗教节日。

“到会的真是人山人海。在这里，我很高兴地看到几乎是住在本省的全体西班牙人。我还看到三位来自八打雁省的圣奥古斯丁会的神甫和两位圣多明我会的神甫。这两位神甫中，有一位就是埃尔南多·锡维拉神甫。他的光临，替这个市镇增添

* 西班牙文：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感受来谈论这个节日。

了荣誉，是镇上光荣的居民们应该永志不忘的。我又看见了很多来自甲美地和潘潘加地方的绅士，许多从马尼拉来的财主以及许多乐队——其中有属于法院书记唐米格尔·格瓦拉的那队艺术水平很高的帕桑汉乐队——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和本地人，中国人怀着好奇心，本地人怀着虔诚心，一齐眼巴巴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让他们看一看庆祝节日的滑稽可笑、揣摹扮演、抒情叙感、瞬息万变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宏伟场面。为了这次演出，广场中央已经搭好一个巨大宽敞的舞台了。

“节日前夜，就是十号那天晚上，庆祝节日的发起人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吃完饭已经是九点钟了。这时，所有的西班牙人和修道院里的修士们，都被阵阵的乐声所吸引。乐队吹吹打打，后面跟着黑鸦鸦一片群众，噼噼啪啪的爆竹火箭声响，真是惊天动地。这一群人由镇上的头面人物率领着，一齐来到修道院，陪送我们到准备好的地方去看戏。这样的盛情厚意，我们是不能不接受的，虽然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宁愿在睡神怀里躺下来，让我的四肢休息一下。由于B镇的镇长替我们准备的马车摇晃得十分厉害，我的四肢感到又酸又痛。

“于是，我们和他们聚在一起，去找我们的同伴，那些人正在本地一个虔诚的富翁唐圣蒂亚格·德·洛斯·桑多斯家里吃饭。本堂神甫、尊敬的贝尔纳多·萨尔维修士，尊敬的达马索·贝尔多拉加斯修士（他曾经被一只渎亵神明的手所伤，现在托天之福，已经恢复健康了），还有尊敬的埃尔南多·锡维拉修士，再就是德高望重的塔纳万的本堂神甫以及其他一些西班牙人，都是这位菲律宾大财主家里的贵宾。在那里，我们不仅有幸得以瞻仰主人的豪华和高雅，这在本地人中已是难能可贵的了，而且也瞻仰到那位美丽富有的女继承人。她在她那精美的钢琴上弹

出德国和意大利最优美的作品，显示出她不愧是圣赛西利亚的高足，弹得是那么精湛熟练，使我想起音乐大师加尔维斯来。使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却偏是那么谦恭，一点不露才华，使得对她只有赞美的社会没有机会来赞赏。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应该遗漏的，就是主人款待我们的香槟和各种美酒是那么丰富，那么名贵，真不愧是个著名的事业家。

“现在我们看戏了。演员们都是你早已熟悉的，如象拉蒂亚啦、卡瓦哈尔啦、费南德斯啦等等。他们的妙技，也只有我们才能领会，因为观众没有教养，一点也不懂。查那奈和巴尔维诺演得很好，不过声音有点嘶哑。巴尔维诺出了一次错，可是总起来说，从他们认真表演的态度来说，他们都是值得赞赏的。本地人最高兴的，是那出用他加禄语表演的戏了，尤其是镇长，他兴奋得搓着双手告诉我们说，在和劫走公主的巨人对打的一场武打里，没有让公主也来参加，真是太可惜了。照他的想法，要是公主也来加入战斗，尤其是戏中的巨人，如果也象《十二武士》里的费腊古斯一样，全身只有肚脐眼是唯一致命的弱点，戏就会更加精彩了。尊敬的达马索修士，以他一贯善良慈悲的心肠，赞成了这个意见，还补上一句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公主发现巨人的弱点，然后给以致命的一击。

“我用不着告诉你，在我们看戏的时候，菲律宾人罗斯蔡耳德的殷勤招待，一直是无微不至的。冰淇淋、柠檬水、甜酒、各式各样的点心都大量地在我们之间送来送去。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就是那位著名的、很有教养的青年唐胡安·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没有出席。你知道，由于他的乐善好施正在兴建起来的一座大厦，明天就要由他主持举行奠基典礼了。这位佩拉约斯和埃卡诺斯的尊贵的后裔（我已得悉他的父祖中有一

位出生于我们英勇高贵的西班牙北方省份，说不定就是麦哲伦或者列嘉斯皮① 的伙伴）因为身体略有不适，整天都没有露面。他的名字已是众口皆碑。大家提到他时用的尽是些只能形容西班牙以及象我们这样真正西班牙人的光荣的词句。我们从来不隐瞒我们的血统，不论我们的血统是怎样混杂。

“今天，在早上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一次极为动人的场面。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平安圣母的节日，由圣母玫瑰会主持庆祝。明天就是恩主圣地亚哥的节日了，节日的庆祝由可敬的第三会主办。在怎样虔诚地侍奉天主方面，这两个会是有竞争的。他们间的这种虔诚已经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变成神圣的争吵了。象刚才发生的那场争论，究竟应不应由众望所归的传教士，即人们经常提到的达马索神甫来布道，就是一个例子。达马索神甫明天要在圣灵教堂传道，大家推测，这将是一件传布宗教而又富于文艺色彩的大事。

“刚才我说，我们看到了一场很有启发和极为动人的场面。有六个虔诚的少年，其中三个诵念祷文，三个充当助手。他们从圣器室里走出来，俯伏在圣坛下面。接着，由主持仪式的尊敬的锡维拉神甫吟诵‘主呀起来’——这就是环绕教堂的游行就要开始的信号了——他的声音既庄严又充满了宗教的热情，这是受到大家公认和赞美的。‘主呀起来’通过之后，镇长身穿礼服，手执高大的银十字架，在前带路，身后跟着四个手捧香炉的侍从，在他们的后面就是高高的一座银制大烛台、市政人员、身披绫罗的圣多明我的圣像，在他的后面就是平安圣母了。圣母穿着一件镶有银边的华丽蓝袍，是虔诚的前任镇长，他就是那位足资表

① 列嘉斯皮（1510？－1572），西班牙军人，曾在一五六四年率领舰队侵略菲律宾。

率、为人赞美的唐圣蒂亚格·德·洛斯·桑多斯奉献的。所有这些圣像都安放在银色的车子上。圣母后面，是西班牙人和神职人员。主持仪式的神甫由区长张开一把华盖保护着，队伍的末尾是一排尊贵的国民警卫队。一大群本地人极其虔诚地手持点燃的蜡烛，在队伍两边排成两行，这我想也用不着介绍了。乐队奏起了宗教的进行曲，爆竹和轮转焰火齐鸣。这些仪式在真诚的善男信女心中激起的谦恭和热忱，他们对平安圣母的纯洁伟大的信仰以及我们这些有幸生在西班牙圣洁无瑕的旗帜下的人们，在主持仪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庄严肃穆、虔敬热情的态度，真叫人赞美钦佩。

"游行一完，弥撒就开始了，由乐队和演员唱诗班伴唱。尊敬的马努埃尔·马廷修士在读完福音书之后，就登上了讲坛。他是从八打雁省来的一位修士，他用纯粹西班牙语讲的布道绪言，马上紧紧抓住了整个听众、尤其是西班牙人的心，大家都凝神静听，惟恐漏掉了一个字。他说得很有力，很流畅，我们心里全都充满了非常热烈的感情。每当他提到我们的圣母和可爱的西班牙、特别是在话中插进一些红衣主教莫内西洛先生[1]的思想、当然也是所有西班牙人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只有用'非常热烈'四个字来形容。

"做完礼拜，我们就和本镇的头面人物以及其他知名人士，一起走进了修道院。在那里，我们荣幸地受到尊敬的萨尔维修士特有的高雅、体贴和丰盛的款待。我们面前摆着雪茄和丰富的午餐，这是庆祝节日的发起人准备的，让所有感到需要的人来满足一下肚子。

---

① 西班牙的一个红衣主教，曾在一八六九年的西班牙议会中，坚决反对新宪法赋予一切宗教以自由的权利。

“那一整天，为了使节日过得快活、使西班牙人喜欢热闹的特性能够保持下去的各种条件，都准备得十分齐全。在这样的日子里，想要抑制他们的兴致是不可能的。参加的人有时唱歌跳舞，有时又玩一些简单快活的游戏，游戏的性质是那么剧烈，又那么高尚，一玩起来，就把所有的忧愁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消有三个西班牙人聚在一起，就足以把那里的乌云愁雾驱散。在许多人家里，人们都在唱歌，跳舞。邀请我们去晚餐的那位富有教养的菲律宾富翁家里，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吃的那顿晚饭，当然是丰盛精美的，简直就是卡纳人结婚大宴或者是卡马卓①的结婚大宴的翻版，但规模还要大，内容还要丰富。桌上的佳肴名菜，都是在马尼拉一个著名餐厅的厨师指导之下烹调的。正当我们享用的时候，乐队奏起了和谐美妙的旋律。主人家里的那位美丽的姑娘，穿着当地妇女的盛装，挂着一串钻石，一如既往，成了整个宴会的女王。她那双玲珑的脚受了点伤，不能参加跳舞，我们所有的人都从心底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即使从她别的优点来判断，这位年轻的姑娘也一定会跳得象仙女一样美妙。

“省长今天下午来到这里，为的是亲自参加明天的典礼，他听说伊瓦腊先生欠安，就对这著名的地主表示了问候。据报告，蒙天主的慈悲，他现在已略好一些了。

“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庄严的游行，这件事我留在明天的信里再谈。因为除了爆竹声响，扰得我心烦意乱，把我几乎弄成聋子以外，我也累了，急于想睡了。因此，趁我在睡神的怀抱里——毋宁说在修道院的一张帆布床上——休息的时候，我祝你，尊贵

---

① “卡马卓之婚礼”是《堂吉诃德》中的一段插曲，叙述一个名叫卡马卓的人在举行一场极其丰盛的结婚大宴之后，他的新娘却被人骗走了。

的朋友，晚安，我们明天再见，明天就是那伟大的节日了。

你的亲爱的朋友　特派记者。

圣地亚哥，十一月十一日。”

那位著名的特派记者，写的就是这些。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甲必丹马廷写给他的朋友路易斯·齐基托的信：

“亲爱的乔伊：你能快跑，就赶快跑来吧，这里的节日庆祝，确有一些玩艺儿。你想想看，甲必丹霍亚金快要输光了。甲必丹蒂亚格三次把他的赌注增加了一倍，每次都是翻头一张他就赢了。因此，房子的主人甲必丹马努埃尔想到他的头钱，高兴得发了狂，笑得把身体越缩越小。达马索神甫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赢过一次，气得用拳头打碎了一盏灯。以前在比南的一个节日和在圣克鲁斯的石柱圣母节赢了我们钱的那位领事，也把这些钱在斗鸡场里和牌桌子上输个精光。

“我们都期望着甲必丹蒂亚格会把他的未来女婿，就是唐拉斐尔的富裕继承人带来和我们见面，可是好象他很想学他的老子，连到也不到一下。这太可惜啦，看来他以后再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了。

“中国人卡洛斯用他的轮盘赌赢了很大一笔钱。我疑心他身上藏着什么东西，大约是磁铁之类，因为他一直在喊头痛，脑袋上还缠起绷带。每当轮盘的轮子逐渐缓慢下来，他就俯身下去，几乎碰着轮盘，装出在仔细观察的样子。我可信不过他，因为这一类的故事，我是知道得很多的。

“再见吧，乔伊。我的斗鸡成绩不错，我的内人也很快乐，玩得很痛快。

你的朋友　马廷·阿里斯托瑞纳斯。”

伊瓦腊接到了一封香气浓郁的信，是玛丽亚·克拉腊的干

姐姐安登在节日的第一天晚上交给他的。信上说：

“克里索斯托莫：

“上次见面以后，又过了一天多了。我听说你得了病，我为你祷告了，还点了两支许愿的蜡烛，虽然据爸爸说，你的病并不重。昨天晚上和今天一天，都有人请我去弹钢琴，参加跳舞，使我厌烦死了。以前我还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么多讨厌的人！要不是达马索神甫和我谈谈说说，告诉我许多事情，我真想关上自己的房门睡大觉去。你害的是什么病，请来信告诉我，我会请爸爸去看你的。现在，我请安登去替你沏沏茶，她对沏茶是很内行的，恐怕比你的佣人还要高明呢。

玛丽亚·克拉腊。

“又及：如果你明天还不来，我也不去参加典礼了。再见！”

# 第二十九章　早　晨

天刚一亮，乐队就奏起轻快的曲子，把疲乏的人们从梦中唤醒。一天的生活和活动又重新开始了。钟楼上响起了钟声，爆竹也开始震响。这是节日的最后一天，是庆祝的正日子。大家都抱着莫大的希望，甚至比前一天的还要大。可敬的第三会的教友们来得很多，数目超过了圣母玫瑰会的修女，因此，他们都沾沾自喜，脸上露出笑容，心里相信他们能够叫对手丢脸。他们还从中国商人那里买了大批大批的蜡烛，因而那些中国商人得了一笔很大的进款，竟然考虑接受洗礼。不过有的人却说，他们想接受洗礼，与其说是因为笃信天主教，毋宁是因为他们想娶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妻子。对于这，那些虔诚的妇女们又说："即便是这样吧，这么多的中国人一下子都结了婚，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们就是不信天主教，他们的老婆也会改变他们的。"

人们都穿起最漂亮的衣服，从保险柜里拿出全部珠宝。所有的骗子和赌徒全都光光彩彩地穿着钻石扣子的绣花衬衫，挂着沉甸甸的黄金链条，戴着白色的麦秆草帽。只有那位老哲人一如往常，照旧穿起他那件深色条纹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来的薄麻衬衣，一双宽大的鞋子，戴上一顶灰色的宽边呢帽。

"你看来越发忧郁了！"副镇长向他说，"难道你不希望我们有时也快活一下吗？让我们掉眼泪的事儿是那么多。"

"快乐可不是瞎胡闹，"老头子回答说，"这是每年一次毫无

意义的放荡行为！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我们却偏偏要毫无目的地乱花钱。当然，其中道理我是明白的。这就是那老一套的狂吃滥饮，借酒浇愁。”

“你知道，我的看法和你一样，不过，”唐斐利波一半说笑，一半认真地回答，“不过我虽然有这样看法，但谁斗得过镇长和本堂神甫呢？”

“那你辞职好了！”老头子直截了当地回了一句，说完转身就走了。

唐斐利波怔怔地站在那里，目送着老人的背影。“辞职！”他低声地说，一边向教堂那面走去。“辞职！是呀，要是它是一个光荣的职务，而不是一个负担，我就会把它辞掉。”

教堂门前铺着石板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全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挤在那里，从宽大的门道里穿进穿出。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粉气花香，还有线香和香水的气味，附近放起了爆竹、火箭以及蛇行焰火，使得妇女们跑躲叫喊，小孩子们放声大笑。一个乐队在修道院门口奏乐，另有一个乐队做了本镇官员们的护送伴奏，其他一些乐队就吹吹打打地在各处游行。这些游行的队伍上空，只见旌旗招展，迎风飘扬。缤纷斑驳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嘹亮的旋律和爆竹声响又震耳欲聋。教堂的钟声，也在这个时候一声接一声地响个不停。到处都有马车在来往走动，有时候马受了惊，便跳跃起来，高高举起前蹄——这一切景象，虽然没有包括在节日庆祝的节目里面，但本身就洋洋大观，既可免费参观，又能够赏心悦目。

为了庆祝这个节日，发起人按照福音书中那个举行盛宴的人的所作所为，派了几个仆人到大街上去寻找可以邀请的客人。他们几乎是强迫人家去吃喝可可、咖啡、茶水和甜点心。说是邀

请，却往往到了强迫的地步。

这一天还预定要做一台大弥撒，主持大弥撒的神甫，要穿上法衣来加强庄严的气氛。前一天已经做过一次，而且那位尊贵的特派记者已经描述过了。不同的只是今天这台弥撒由萨尔维神甫主持，本省省长以及许多西班牙人和知名人士都要来听达马索神甫讲道，因为他在本省极负盛名，就连在萨尔维神甫讲道时吃过苦头的国民警卫队长也要参加，借此表示他的善意，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也想为过去受到的灾祸取得一些补偿。

达马索神甫的名气是如此之大，那位特派记者事先就给他的报馆编辑写好了报道：

“在记述昨天经过的拙文里已曾预告的那一件事，今天果然发生了。我们万分荣幸，能够听见尊敬的达马索·贝尔多拉加斯修士的讲道。他过去曾经是本镇的本堂神甫，由于成绩显著，最近调到一个较大的地区任职。这位声名显赫的神圣讲演者登上神圣的布道坛，作了一次最感动人心的、最渊博的讲道。所有到会的善男信女无不迫切地希望他那生花的妙舌涌出永生的泉水。听了讲道以后，大家都大彻大悟，惊叹莫名。这位西班牙的波隋埃① 的特点，一向是以思想崇高、想象大胆、措辞新奇、谈吐高雅、姿态自然、妙趣横生、意念泉涌著名的。因此，他不仅在开化了的西班牙人中，甚至于在粗野的本地人以及在机敏的‘黄帝子孙’里面，也赢得了他应有的鼎鼎盛名。”

可是，这位自信颇深的特派记者，却差一点不得不抹掉这些话。原来达马索神甫在头一天夜里伤了风，因为他在唱了几首轻快的歌儿之后，吃了三盘冰淇淋，又看了一会儿戏。由于不

① 波隋埃（1627—1704），法国天主教的主教，以善于讲道著称。

适，他原想辞去这个替天主发言的任务，可是要另找一位熟悉圣地亚哥的生活和奇迹的，一时又不得其人。不错，本堂神甫倒是很熟悉这些，但他的职责是主持这台弥撒，其他的修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达马索神甫的嗓音已经好得无以复加，这篇讲道的文章又是他自己写的、自己背熟了的，要是他自己不亲自来发表这篇极其动人的演说，那就真是太可惜了。因此，他的前任管家便替他沏了柠檬茶，用油膏和橄榄油擦了他的胸膛和脖子，按摩了他的全身，然后用温暖的衣物把他裹住。他喝了几杯用生鸡蛋冲和的酒，整整一个早上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用早点，只喝了一杯牛奶和一杯可可，吃了十来片饼干。他一向吃惯了的炸鸡和半块干酪端上来时，他都英勇壮烈地拒绝了。因为管家说干酪里含有盐份和脂肪，可能会加剧他的咳嗽。

“这一切都是为了赞颂上天拯救我们的！”可敬的第三会的教友们一齐叫了起来，她们听到神甫作了这些牺牲，深为感动。

“但愿我们的平安圣母惩罚他！”圣母玫瑰会的修女们又悄悄地说，她们因为神甫倒向敌手那一边，再也无法饶恕他了。

八点半钟的时候，游行队伍在帆布华盖的荫影下出发了。除了一桩奇景而外，一切都和前一天没有两样：可敬的第三会里比较老的会员和一些打扮得象老太婆的姑娘们，都一齐穿着长袍，穷人穿的是粗布料子，有钱人穿的是绸料，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圣方济各会长袍，因为尊敬的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们，穿这种衣服的人最多。所有这些神圣的服装都是真货，都是从马尼拉的修道院里运来的。在那里，这种服装可以用捐款的名义，按照规定价格——如果允许用商业的名词来表示的话——出钱，就可以买到；当然，这个定价只能抬高，不能减低。别的服装在马尼拉修道院和圣克拉腊修道院里也有出售。这些服装，不但有一个特点：

可以取得许多赦罪令，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衣服越是古旧，越是破烂，越是不能派用场，它就越发高贵。我们在这里记下了这件事，为的是在虔诚的读者中，也许有哪一位需要这种神圣的纪念物；或者在欧洲那些买卖破烂的商人当中，有哪一个精明的人，想运一批肮脏破烂的衣物到菲律宾来，以便赚笔大钱，因为它们按照破烂的程度，可以卖到十六比索一件或者更多。

阿尔卡拉的圣地亚哥圣像，由一架稀有的刻花银板的彩车载着。这位圣徒披着一件镶有金边的缎子斗篷，虽然相当瘦削，但胸膛却是象牙制成的，因此，尽管他浓密卷曲的前刘海活象黑人的头发，神采却是凛烈庄严的。

我们尊敬的圣方济各，和昨天一样，跟在圣母后头，只是这一次走在华盖下面的修士，已经换成了萨尔维神甫，不再是那个举止高雅、态度潇洒的锡维拉神甫了。但是，如果说萨尔维神甫还缺少漂亮的姿态，那他可是有足够的宗教虔诚。他走路的时候，半弯着腰，两眼朝地，双手意义深长地交叉着。撑华盖的还是那几个区长。他们浑身是汗，但却心满意足地看到自己身兼数职：既是半个圣器管理员，又是献捐的收集员，又是罪孽深重的穷人们的赎罪者，结果，当然也就是为了别人的罪过而牺牲自己鲜血的基督了。身穿法衣的副本堂神甫手捧香炉，从一辆彩车走到另一辆彩车，香炉内香烟缭绕，不时钻进了本堂神甫的鼻孔，使得他更加严肃，更为庄重。

队伍就这样缓慢地、沉着地和着爆竹声、歌声以及跟在彩车后面的乐队吹奏的宗教旋律徐徐前进。发起人一边跟着队伍走，一边散发蜡烛；他散发得那么起劲，参加游行的人们都得到充分燃料，足够打四夜纸牌的。载着圣母的彩车经过时，看热闹

的观众就虔诚地跪下来，一个劲儿地念诵圣经和颂歌。彩车来到一幢房子面前停下了。房子的窗户装饰得十分华丽，里面站着省长、甲必丹蒂亚格、玛丽亚·克拉腊、伊瓦腊以及好些西班牙人和年轻的姑娘们。萨尔维神甫这时刚好抬起眼睛，可是一点也没有表示他在向他们打招呼或者表示他已认出他们来了。他只是笔直地站着，因而他的法衣披在两肩上面，更显得潇洒优美。

大街上窗子底下站着一个眉目娟秀的青年妇人，全身重孝，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她一定是一个奶妈，因为她手里的孩子长得皮肤白皙，满头金发；而她的肤色却是棕色的，而且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婴儿一看见本堂神甫，便伸出两手，天真烂漫地笑了起来。笑声止后，又结结巴巴地喊："爸爸！爸爸！爸爸！"年轻的奶妈吓得浑身颤抖，连忙用手捂住孩子的嘴，惊惊慌慌地跑开了，婴儿一路哭叫着。

存心不良的人都彼此眨巴着眼睛，目睹刚才那幕情景的西班牙人也露出微笑，这其间，萨尔维修士原来苍白的脸色已经变得通红了。不过，人们猜错了，因为本堂神甫并不认识那个妇人，她不是本镇的人。

# 第三十章　教　堂　里

在这间人们奉献给万物的创造者作为住家的宽大的库房里，从头到尾都挤满了人。他们互相推搡、碰撞和挤压。有少数人想走出去，可是大多数却想拥进来，彼此一挤，就听见哎哟连天，屋子里充满了喊痛的呼号。就连站得老远的人，也伸出胳膊，想把手指头去沾一沾圣水，可是刚要沾着，又被蜂拥而来的人给推开了。这里，听见了抱怨的声音；那里，一个妇女被人踩了一脚，正在骂什么人；可是人们仍然继续向前挤去。因为全镇的居民，再加上过客都在水中洗过，圣水到了现在，已经变成泥浆了。有一些年老的人，好不容易挤上去把手指头在圣水里沾了一沾，就虔诚地，虽然相当困难地把圣水涂在自己的脖子上、头顶上、前额上、下巴上、胸膛上以及肚子上，信心十足地认为这样一来，他们身体上的这几个部分就已经圣化，今后再也不至于害脖子僵直、头痛、肺结核或者消化不良等症了。年轻的人呢，也许是没有这些病痛，也许是根本就不相信这种神圣的预防药，因此只把指尖在水里沾一沾——这样做，也只是为了堵住那些虔诚的人的嘴——假装在前额上画一个十字，画的时候当然不让指头触着前额。“说不定真是圣水，可以保佑你万事如意，”一些年轻妇女无疑会这么想，“就是颜色太……！”

在炎热的天气和人群发散出来的汗臭里，想要透一口气是很困难的。但是讲道的人也并不是白白受罪，因为这场讲道花

了镇上二百五十比索。塔席奥老人就曾说过："讲一次道要二百五十比索！一个人一次就拿到这么多钱！全体喜剧演员连演三夜，也不过比你多拿两倍！毫无疑问，你该是很有钱的了！"

"这和戏有什么关系？"可敬的第三会的神经过敏的领导人疾言厉色地问，"戏是使灵魂下地狱的，讲道却能叫它们进天堂！他要是索取一千比索，我们也会照付，而且还要对他感激不尽的。"

"到底是你说得对，"老哲人回答说，"就我来说，听讲道至少比听戏有趣得多了。"

"我对听戏丝毫不感兴趣！"领导人怒火冲天地说。

"这话我相信，因为你对这两方面都是一窍不通！"说完，这个不诚不信的老人就走开了，一点也不理睬那生气的领导人在后面辱骂他，还对他的前途说了一连串肮脏的预言。

大家挤在那里等候省长来临，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哈欠连天，他们不停地挥动扇子、帽子和手绢，想扇起一点风儿。小孩子又哭又叫，几个教堂的圣器管理员只好忙来忙去，把他们赶出圣堂。这个行动，使得圣母玫瑰会那个诚实而又迟钝的领导人发生了这样的感想："救世主说过，'受苦的孩子到我这里来吧，'这话是有的，不过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不哭不喊的孩子。"

一个穿着粗蓝布衣服、名叫普台修女的老太婆，正在责骂跪在她身边的六岁孙女儿："死丫头，注意听着，一会儿你就要听到象耶稣受难日那天听到的讲道啦！"说着，老太婆掐了小孙女儿一把，让她好激发起虔诚之心。小孙女儿愁眉苦脸地拉长鼻子，皱起两道眉毛。

有些人蹲在地上，靠在忏悔室旁打起盹来。一个老头儿睡得点头点脑的，这时，普台修女正在一边祷告，一边很快地数念

珠，她终于相信他的方式是对上天的意志表示尊敬的更为虔诚的方式，便也逐渐逐渐地跟他一样打起瞌睡来了。

伊瓦腊站在一个角落里，玛丽亚·克拉腊跪在圣坛附近，那是本堂神甫特意叫圣器管理员替她清理出来的。甲必丹蒂亚格穿起大礼服，坐在首长席的一条长凳上。不认得他的小孩们看了，还以为他是一个镇长，都不敢和他挨近。

好不容易，省长和他的幕僚来了。这一行人从圣器室走了出来，在下面铺有地毯的几把华丽椅子上坐下。省长穿着全身官服，戴上卡洛斯三世的绶带，还佩着四、五枚勋章。大家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看呀！"一个乡下人叫了一声。"一个国民警卫队员穿起小丑的服装来了！"

"笨蛋！"旁边的人插嘴说，同时用胳膊触了他一下，"那是我们昨天夜里在戏上看见的比拉多王子呀！"

这位省长在公众的眼睛里，竟然升了几级，变成制服巨人的神仙王子了。

弥撒一开始，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已经睡着的也被钟声和歌手们洪亮的歌声吵醒。萨尔维神甫虽是十分严肃，脸上也露出得意之色，因为在他手下当执事和副执事的，正是两位圣奥古斯丁会的修士。这两个人一轮到自己歌唱的时候，都唱得很好，多少带着一些鼻音和一些听不清楚的发音。只有他自己声音有点儿颤抖，有时还唱走了调，知道他的人们，听了都感到非常诧异。不过当他虔诚地朗诵"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他的动作仍然是准确的、优美的。他微微地偏着头，两眼望着天。香炉中烟雾缭绕，任何人看见他吸取烟气的样子，都会说江湖郎中所断言的那些话是对的，就是说，烟雾在鼻孔里通过一层筛骨，直

接到达脑子。因为他挺直身子，把头仰向后面，然后走向圣坛中央。他走动的姿态是那么威严庄重，使得甲必丹蒂亚格看了，觉得他比前天夜晚的那个中国演员还要高贵庄严，虽然那个演员当时扮演的是一个皇帝，满脸搽粉，腰悬饰有流苏的宝剑，挂着一副硬如马鬃的长须，脚登高底靴子。“用不着怀疑，”他心里想，“我们一个本堂神甫就比所有的皇帝都庄严伟大得多了。”

最后，众人期待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了，达马索神甫要登坛讲道了。三位修士，正如那位尊贵的特派记者将要报道的那样，带着教化众生的神气就了座位，省长和其余有地位的人也跟着坐下。音乐停止了。

刚才还是闹闹嚷嚷的，突然一下众音齐止，把我们那位上了年纪的普台修女惊醒过来，原来她在乐声掩护之下，早已发出鼾声。她很象塞希斯孟多或者《睡美人》中的厨师，醒过来头一件事，就是在孙女儿的脖子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因为那女孩子也睡着了。孩子叫喊起来，可是一看见有一个妇女正在满怀悔恨、诚心诚意地捶着胸脯，她也就马上得到安慰，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尽力把自己安顿得舒舒服服的，没有长凳可坐的人就坐在地板上，或者蹲着。

达马索神甫由两个圣器管理员在前引导，后面又跟着另一位手捧厚本经书的修士，一路穿过层层听众走了过来。他走上旋梯，身影一下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那圆圆的脑袋重又出现，接着而来的是他的肥胖脖子，然后就是他的身体。他站在布道坛上先轻轻咳了几声，然后满怀信心地向四周看了一看。他看见了伊瓦腊，便眨了眨眼，意思是让大家知道，他在祈祷的时候决不会忘记那个青年的。他用满意的眼光看了看锡维拉神甫，又用蔑视的神色瞧了瞧昨天讲过道的马廷神甫。等到这些都做

完了，他才慢慢转过身来，对同来的伙伴说："准备好，兄弟！"同伴就打开了那本厚书。

但是他的这番讲道，值得另起一章来叙述。听众中有一个青年，正在学习速记，又是一个极其崇拜大演说家的人，把他的讲道全部记下来了。多亏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菲律宾那个时代的一次神圣的讲道，在这里提供给读者。

# 第三十一章　讲　道

达马索神甫开始了他的讲道，先是慢慢地低声说："'Et spiritum bonum dedisti, qui doceret eos, et manna tuum non prohibuisti ab ore eorum, et aquam dedisti eis in siti.① 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魂教训他们，未尝不赐吗哪② 使他们餬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 这句话是天主通过伊斯德拉斯的嘴讲出来的，见第二卷第九章第二十节。"

锡维拉神甫吃惊地望着讲道者。马努埃尔·马廷神甫的脸色发青，心里很不舒服——这些话比他讲的高明！不知道达马索神甫因为注意到这些，还是因为嗓子还有些嘶哑，总而言之，他把双手搭在讲坛的栏杆上，又咳了好几声。圣灵正好在他的头顶上面，刚刚油漆一新，洁白干净，嘴和脚都是玫瑰色。"最尊敬的先生（对省长），最神圣的修士们，基督教徒们，信仰耶稣基督的兄弟们！"

讲到这里，他庄严地停了一下，再一次向听众们扫视了一遍。看到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似乎觉得很满意。

"讲道的头一部分用西班牙语，后一部分用他加禄语；loquebantur omnes linguas.③"

---

① 拉丁文，意思同下句。

② 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食之物。

③ 拉丁文："用各种语言说话。"

他把客套话说完，也停顿够了之后，就极其尊严地朝着圣坛伸出右手，同时，两眼盯着省长。然后慢慢地把两臂交叉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但是突然由静而动，把头往后一仰，朝大门作了一个手势，用他的手掌在空中一挥，挥得是那么有力，圣器管理员以为是他在下命令，连忙把大门关上。国民警卫队长心里有些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是走好还是留下好。就在这个时候，讲道者发出了强大响亮的声音，开始讲起来了。一点不错，他的老管家确是精通医药的。

"圣坛光辉灿烂，大门宏大宽阔，空气是媒介，从我嘴里涌出的神辞圣语，就由它传播四方！那么，就请你们全心全意地聆听天主的圣语，以免它们落到岩石上，让地狱的鸟雀前来啄光；以便你们能够象一颗神圣的种子，在我们尊贵的、纯洁的父亲圣方济各的田地里生根发芽！啊，你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哟，你们这些被摩洛人迷住灵魂、作了俘虏、坐着肉体和尘世的大船，在永生之海里横行的人哟，你们这些带上贪婪和淫欲的镣铐的人哟，你们这些在穷凶极恶的撒旦的奴隶船上做苦工的人哟，在这里，请你们用真诚忏悔的目光，瞻仰那从恶魔的束缚中把灵魂救出来的他，瞻仰那无所畏惧的基甸，瞻仰那无比英勇的大卫，瞻仰那无往不胜的天主教的罗兰，瞻仰那天上的国民警卫队吧，它比世上现有的或将有的所有国民警卫队加在一起还要强大！（这时，只见国民警卫队长皱起了眉头）是的，国民警卫队长先生，还要强大！他除了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之外，别无其他武器，就击溃了地狱中永远存在的土匪，征服了魔王手下的一切部队，要不是因为灵魂不灭，他已经把他们永远消灭了！这位天主创造的奇人，这位使人惊叹的天才，就是那有福的阿尔卡拉的圣地亚哥。如果我可以作一个比喻——因为比喻这东西，正如别人也说过

的那样，有助于使我们理解不容易理解的事物，那么，我就可以说这个伟大的圣人仅仅是一个兵士，一个由我们神圣的父亲圣方济各从天上派来的强大队伍中的服务员，这个队伍我也荣幸地参加，蒙天主恩典，当了一名中士或者上士！”

那位特派记者称之为“粗野的印第安人”的那些听众，从这段讲话里什么也没有听懂，只是听出了“国民警卫队”、“土匪”、“圣地亚哥”以及“圣方济各”等几个词儿。因此，他们看到国民警卫队长歪扭着脸，又看见讲演者的姿势好象在和人吵架，就得出结论，以为讲演者正在责备他没有捉住土匪，圣地亚哥和圣方济各将被派来参加这一任务。这是合情合理的，已经被马尼拉修道院里的一幅画证明了。画上，圣方济各仅仅用一条腰带，就击退了在西班牙人发现群岛初期中国人的入侵。因此，这批虔诚的人十分高兴，感谢天主为他们派来了援助。他们深深相信，一旦土匪肃清，圣方济各也会消灭国民警卫队的。于是，他们更以双倍的注意力去听讲道，达马索神甫这时又接着说下去了：

“最尊贵的先生：伟大的事物，即使是和渺小的事物并列，也还是伟大的；渺小的事物即使是和伟大的事物并列，也还是渺小的。这句话，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可是历史在一百次之中，仅仅说中了一次，因为历史是人写的，人呢，又易于犯错误，就象西塞罗说的：‘errarle es hominum①，’我们国家里也有人说：‘张口就是错，’其结果，就是有很多深奥的真理都没有载入史册。这些真理，最尊贵的先生，是由圣灵用最高的智慧说出来的。他的智慧是那么高深，人类的头脑从古代贤明的教士——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和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我们这个罪孽深

① 拉丁文：犯错误是人之常情。

重的时代，从来没有理解过。这些真理怎样说的呢？就是渺小的事物并不永远渺小，它们是伟大的，不仅是和渺小的事物并列起来看，而是和天上地下、大气云层、海洋太空、生命死亡等最大的事物并列在一起，也是伟大的！”

“阿门！”可敬的第三会的领导人喊了一声，在自己身上画一个十字。

他这套修辞学的辞藻，是在马尼拉从一个著名的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达马索神甫想用来吓唬一下他的听众。老实说，连他的提辞人都被他这许多伟大的真理弄得迷迷糊糊，不得不踢他一脚，提醒他不要离题太远。

“你们很容易看清楚……”提辞人在后面提示他说。

“你们很容易看清楚这一永恒的哲学真理所具有的明确而又有力的证据！你们很容易看清楚美德的太阳，我说太阳，不说月亮，因为月亮在夜间照耀，那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在盲人的世界里，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也成了国王；在黑夜里，一点光亮、一颗小星也能照耀——因此，最伟大的价值就象太阳那样，即使是在青天白日里也能光芒四射；我们的兄弟圣地亚哥就是如此，他就在许多最伟大的圣徒之中，也是光辉灿烂的！这里，在你们不诚不信的心目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天主的杰作，故意混淆世上伟大事物的杰作，是啊，教友们，这是很明显的，对谁都是明显的，明显的呀！”

有一个人站起来了。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躲进一间忏悔室去。他是个卖酒的批发商人，正在瞌睡，梦见一队警察要他拿出专卖执照来，这他可是没有。我们可以断定，在讲道结束以前，他决不敢走出那藏身的地方。

“平凡谦恭的圣徒呀，你的木十字架（圣地亚哥圣像拿的可

是银的)、你的朴素的长袍，使我们的父亲、我们的老师、伟大的圣方济各获得荣誉。我们在全世界，在偏僻的远方，在城市里，在乡镇上，繁殖你神圣的种族，不论是黑种或者是白种(省长屏住了呼吸)，我们忍受艰苦，甘愿牺牲，我们是你的充满信仰、为宗教而战的神圣的种族(啊！省长吐了口气)，我们使世界保持安定，不让它堕入地狱的深渊！”

他的听众，甚至包括甲必丹蒂亚格在内，都逐渐打起哈欠来了。玛丽亚·克拉腊根本就没有听，因为她知道伊瓦腊就在近旁，因此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瞧着那只轮廓很象小水牛的、象征福音派传教士的公牛，心里老是想念着他。

“人人都应该熟记《圣经》，熟记各个圣徒的身世。如果你们做到这一点，我就用不着向你们讲道了，啊，罪孽深重的人们！你们应该知道象《主祷文》那样重要和必不可缺的东西。可是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忘记了，生活得象新教徒或者异教徒一样，他们象中国人一样，不尊重天主的使臣。可是这对你们只有更坏，啊，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哟，你们已经走上毁灭之路了！”

“什么话，达马索神甫，你说的是什么话！”中国人卡洛斯咕哝着，怒冲冲地看着讲道者。达马索神甫仍然顺嘴说去，发出了一连串呼号和咒骂。

“你们到死也不会悔悟的，啊，异教徒们！即使今生，天主也要用牢房和监狱来惩罚你们！妇女们不和你们接近，统治者要把你们统统绞死，以免撒旦的孽种在天主的葡萄园里繁殖起来！耶稣基督说过：‘若是百体中的一体叫你犯罪，就砍下来丢到火里……’”

说到这里，达马索神甫忘记了讲词，也忘记了他的美丽辞句，开始有些胆怯了。伊瓦腊也感到很不自在。他四下里看看，

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可是教堂里挤得满满的。玛丽亚·克拉腊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她正在分析一幅有福的灵魂在炼狱里的图画，画中男男女女都披着兽皮，头戴主教冠、头巾等等，他们全都在烈火中烤烧着，用手抓住了圣方济各的腰带，那条腰带虽然经受着这样大的重量，但并没有折断。坛上的讲道者只顾信口开河，提辞人已经失去了原来讲道的头绪，有三大段长长的讲词他都跳过去了，牛头不对马嘴地给气喘吁吁的达马索神甫一个错误的提示。

"啊，罪人们哟，你们谁愿意去舔那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的脓疮呀？谁愿意去？愿意的举起手来！没有谁愿意！这我也知道。只有象阿尔卡拉的圣地亚哥那样的圣徒才愿意去。他把所有的脓疮都舔干净了，然后对大为震惊的一位兄弟说：'这样，这个病人就可以好了！'啊，基督的大慈大悲！啊，无可匹敌的榜样！啊，美德中的美德！啊，无可比拟的范例！啊，纯洁无瑕的创造奇迹的人！"他又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长串喊叫，一边喊，一边忽而交叉起双臂，忽而抬起，忽而放下，好象他想飞翔，再不然就是想把鸟雀吓跑。

"临死之前，他用拉丁语讲了话，可是他并不懂得拉丁语！多么的神奇哟，啊，罪人们！不管你们学什么，不管你们因为学习挨过多少打，你们也不会说拉丁语的，到死也不会！说拉丁语是天主的恩赐，因此教堂都用拉丁语！我也说拉丁语！难道天主还会对他钟爱的圣地亚哥吝惜这一点安慰吗？他还能不讲拉丁语就死去，天主会让他死去吗？不可能的！要是这样，天主就不是公正的，他就不成其为天主了！因此，他说了拉丁语。这是个事实，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可以作证！"

在结束这篇绪论的时候，他说了下面这一番话；这是他费尽

心机、但事实上却是从一位大作家席尼瓦多·德·马斯那里抄袭来的："因此，光辉的圣地亚哥，我们教会的荣誉，我向您致敬！您是美德的典范，光荣温顺，高贵谦恭，敦厚中有刚毅，雄烈中有节制；您心地宽大，满怀友爱与同情，神圣耿直，充满信念与忠诚；您易信而诚实，坚贞而深情，谨慎而善于保密，艰苦而有耐心；您勇敢含蓄，所望不奢，胆大坚决，顺从听命；您谦逊而自尊，热情而公正；您多才多艺，彬彬有礼，机敏伶俐，仁慈虔诚，沉默谦虚，疾恶如仇；您辛勤而贫穷，皆因遵从教义，您秉性忠诚，对敌信守诺言；您慷慨而不浪费，活跃而不急躁，节俭而不吝啬，天真机灵，主张改革而又合乎情理，漠然处世而又孜孜好学；天主创造了您，使您体会到神圣爱情的极乐！请帮助我把您的伟大、您的名字歌颂得比星斗还高，比环绕您足下的太阳还亮吧！请帮助我，所有你们这些人，用背诵《圣母颂》来吁求天主赐给我们以充分的灵感吧！"

所有在场的人一齐跪倒，响起了一片喃喃的声音，活象千万只蜜蜂在那里嗡嗡鸣叫。省长吃力地弯下了一条腿，露出厌恶的神色摇了摇头，国民警卫队长在一旁铁青着脸，看上去象是有些悔悟。

"该死的本堂神甫！"从马尼拉来的两个青年当中的一个咕哝着说。

"别做声！"他的同伴劝告他，"别给他的女人听见了。"

在这时候，达马索神甫并没有背诵《圣母颂》，而是在责骂他的提辞人为什么偏偏把三段最精彩的讲词给漏掉了；同时，他吃了两块蛋糕，又喝了一杯白葡萄酒，确信从其中能够获得灵感，比从所有的提辞人那里获得的还要多，不论那些提辞人是木雕的鸽子也好，是肉身的一个漠不关心的修士也好。

接着，他开始用他加禄语讲道了。那个虔诚的老太婆又重重地打了她的孙女儿一下，孩子很不高兴地惊醒过来问："到了哭的时候了吗？"

"还没有哩，啊，你这个小坏蛋！可是别再睡啦！"善良的老祖母回答。

讲道的第二部分——用他加禄语讲的这一部分——我们仅仅大致记了一点；达马索神甫用这种语言讲道时，事先并没有写好底稿，只是信口说出，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他加禄语讲得很好，而是因为他认为菲律宾人并不懂什么叫修辞，所以他不怕在他们面前胡说八道。至于对那些西班牙人讲道，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他听人家说过修辞学上的规则，听众中可能有些是进过大学的，说不定那位省长就是。因此，在讲道前他就写好了讲稿，经过修改和润色，然后熟记在心，又在事前预习过好几天。

谁都知道，那天在场的听众没有一个人听懂他用他加禄语讲了些什么。正如露法修女所说，听众的理解力太低，讲的又太高深，大家白白地等了一阵，也等不着机会哭，那个有福的老太太的坏蛋孙女儿因此又睡着了。虽然如此，这一部分却发生了比第一部分更重大的后果，至少对某一些听众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在后面便可以看到。

他的他加禄语带着很重的西班牙语音，他说的第一句话听起来仿佛是"基督的兄弟们"，接下去便是一大串无法理解的词句。他讲到了灵魂、地狱，讲到了"尊敬的守护神"，讲到有罪的印第安人，也讲到有德行的圣方济各会的神甫们。

"真见鬼！"那两个不敬神的马尼拉人当中的一个对他的同伴说："他说的我一点也不懂，我要走了。"可是门都是关着的，他便穿过圣器贮藏室走了出去，使满堂的人大为愤慨，特别是那个

讲道者，他连脸都气青了，话还没有说完就停了下来。有些人以为又要听到一次猛烈的咒骂，可是达马索神甫只是用眼睛把那个犯罪的人送出门外，便又继续讲他的道了。

这回他发出了对时代的诅咒，他责备这个时代缺乏崇敬，对于宗教越来越漠不关心。这个问题似乎是他的拿手杰作，因为他讲得很有力量，透彻清楚。他又讲到那些不去做忏悔的罪人，那些在监牢里不作圣礼就死去的罪人，那些受诅咒的家族，那些自高自大、趾高气扬的混血杂种，那些年轻的学者和小小的哲学家，那些讼棍，那些一钱不值的学生等等。很多人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当他们要想嘲笑他们的敌人时，因为脑子里再也想不出别的方法，就用一些轻蔑的绰号来加在对方身上，骂完别人，他们也就感到快活了。

这些话伊瓦腊都听见了，他也明白这些话是指什么人说的。他表面上仍然保持平静，抬眼望望天主，看看当权的人物，可是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些圣像，至于省长呢，他早已睡着了。

这其间，讲道者的热情又增加了好几分。他谈起当年的盛况，那时候每一个菲律宾人一见到修士，便要脱下帽子，跪在地上恭吻修士的手。“可是而今，”他补上一句说，“你们仅仅脱下你们的宽边草帽或者呢帽，那是为了不弄坏你们梳得油光滑亮的头发才歪歪戴着的，你们认为只说一声‘你好，神甫，’就足够了。还有一些认识几个拉丁字的傲慢之徒，因为在马尼拉或者欧洲读过书，就相信自己有权握修士们的手，不再去亲吻它们。啊！最后审判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世界正如许多圣徒们所预言的，就要毁灭了，天火、石头、灰烬就会下落如雨，来惩罚你们这些傲慢的人！”他一再告诫大家，决不可以效法这样的“野蛮人”，应该去仇恨他们，躲避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置身于宗教

之外。

"你们听圣令是怎样说的！一个印第安人在街上遇着本堂神甫的时候，他应该弯下头来，伸出脖子好让他的主人去踩。如果本堂神甫和印第安人都是坐在马上，印第安人就停住马，恭恭敬敬把帽子脱下来；最后，如果印第安人骑马，本堂神甫却是步行，那么，印第安人就得下马，直到本堂神甫叫他继续走路，或者是本堂神甫已经走得老远，他才能再骑上马去。这就是圣令上说的话，不遵从的人就得逐出教堂。"

"要是骑在水牛背上又怎么办？"一个小心谨慎的乡下人问坐在他旁边的人说。

"那你就全速前进！"邻座回答说，他是一个诡辩学者。

讲道者虽是那么大喊大叫，挥手舞臂，许多听众还是睡着了，再不然就是心不在焉，因为这些讲道从来就是这么千篇一律的。有些虔诚的信女，也曾企图为那些恶人们所犯的罪过叹息流泪，但全都白费了，她们得不到别人的支持，只好作罢。就连普台修女也在想着别的心事。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瞌睡得前仰后合的，直跌到她身上来，把她的衣服也压皱了，这个善良的妇人就拿起她的一只木屐，连连把他打醒，一边喊着："滚开，你这个野蛮人，你这个畜生、魔鬼、水牛、野狗、下地狱的！"

自然，这件事惹起了一场骚扰。讲道者停下来，皱起眉头，对这场巨大的丑事吃了一惊。他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用拳头捶着讲坛，发出咆哮。他这一举动发生了预期的效果，那个老太太虽然还在骂不停嘴，但已放下木屐，还一再画着十字，虔诚地跪了下来。

"啊……！啊……！"愤怒的修士终于喊出声来了，他一面交叉双臂，一面摇着头。"我讲了一早晨道就为的是这个么，你们

这些野蛮人！在这里，在天主的家里，你们竟敢争吵、咒骂，你们这些无耻的人！啊……！你们什么也不尊敬了！这就是这个时代奢侈放纵的结果！这就是我刚才对你们讲的，啊……！”

于是，以此为题，他又讲了半个钟头。省长发出鼾声，玛丽亚·克拉腊也打起盹来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无法驱走睡魔，因为她再没有可研究的图画或者圣像、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使她散心了。对于伊瓦腊来说，这些话语和讽喻也不再使他放在心上。他此刻心里想着的是一所盖在山顶上的小屋，玛丽亚·克拉腊正在屋旁花园里。就让那些住在山下市镇上的人们混混沌沌地活下去吧！

萨尔维神甫把圣坛上的钟敲了两次，可是这仅仅是火上添油，达马索神甫反而变得固执起来，一个劲儿把讲道拖长下去。锡维拉修士咬着嘴唇，几次三番地扶正他的金边眼镜。只是马努埃尔·马廷修士一个人，看上去对讲道颇为欣赏，因为他脸上露着笑容。

但是，到了最后，天主也说“够了”，讲演者精疲力竭，从讲坛上走了下来。大家一齐跪下来感谢天主。省长揉了揉眼睛，伸出一只手臂，啊的一声，深深打了一个大哈欠。弥撒又进行下去。

等到众人都跪下来，修士们也低下脑袋，大家唱起了 lncarnatus est①的时候，有个人在伊瓦腊的耳边悄悄地说：“放基石的时候，不要离开修士，不要走进土坑，也不要走近那块石头——这是生命攸关的事！”

伊瓦腊回头一看，原来是埃利亚斯，他刚一说完这几句话，就在人丛中消失了。

---

① 拉丁文：化身为人。

# 第三十二章 起重机

那个脸色灰黄的人果然照着他答应的话做了。为了把那块沉重的大理石吊下去安放在地基的坑道上，他架起了一部远非普通的起重机所能比拟的极其华丽的机器。胡安本来只要求做一个简单的三脚架，在它顶上安上一个滑车就行了。可是现在架起来的不仅是一部起重机，而且还是一件装饰品，一件富丽堂皇的装饰品。这个错综复杂的木架子有八米高，由四根粗大的木柱子埋在地下作为骨架，上面用两根交叉的大梁把它们联在一起，再用钉子钉牢。但是钉子只钉进去五、六分，大概是因为这部起重机只是临时用一下，便于将来拆卸。从木架子向四面伸延的巨缆使得它看起来十分坚固、壮观，木架顶上挂着五色缤纷的彩旗、一串串的小三角旗，还有用鲜花和绿叶编成的非常精巧的大花环。

在木柱、花环、彩旗的阴影里，木架子的顶端吊着一个很大的、用许多缆索和铁钩子系牢的三轮滑车。滑车光滑的沟槽里又穿着三根最粗的缆索。在这三根缆索下面，就是那块光滑的大石块了。石块当中凿了一个洞，和已经在下面放好的那方石块上的洞正相吻合。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准备放一批记载当代史实的文献，诸如报纸、手稿、钱币、勋章之类的东西，大约是要把它们传之后代。这几根粗缆索绕过架子底部一个同样大小的滑车，然后通到一个绞盘的凸轮上，绞盘用沉重的大木料牢牢

固定在地上。这架用两个曲柄来转动的绞盘，通过一系列齿轮能够把一个人的力量增强一百倍，尽管速度是相对地降低了。

“你瞧，”那个脸色灰黄的人转动着曲柄说，“你瞧，胡安老板，我一个人就能把这块大石头提上放下。这架起重机装得那么灵巧，要上要下我都可以随意调整，要它高一时就高一时，要它低一时就低一时。只要我在这里掌握住，沟底下的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两块石头对齐放好。”

胡安不能不带着惊叹的神情看着这个说话的人，这个人脸上露出他特有的古怪的微笑。好奇的观众也都你一言我一语地称赞起这个人来了。

“这套本领是谁教给你的？”胡安问。

“我父亲，我已故的父亲，”对方回答说，仍然带着他那特有的古怪的微笑。

“那么你父亲又是谁教的呢？”

“是唐萨图尼诺，他是唐克里索斯托莫的爷爷。”

“我不知道唐萨图尼诺……”

“哦，他懂的东西可多啦！他不只善于揍他手下的工人，让他们在毒日里曝晒，还有法子把睡着的人弄醒，把醒着的人弄睡。到时候你就会看见我父亲教给我的本领了，你等着瞧吧！”

说到这里，那个人又微笑了，笑得那么古怪。

在一张铺着波斯花毯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铅制的圆筒，里面装着那些准备放到那个墓穴般的埋藏洞里去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厚边的玻璃匣，里面能装一具千年木乃伊，并能为后代保存一些对历史的记录。

老哲人塔席奥正在走来走去，他自言自语地低声说．“今天开始动工的这座大厦，也许有一天会变成一座古老的建筑物，经

历许多沧海桑田的变迁之后——或者是由于大自然的侵蚀，或者是由于人为的破坏——变为一堆废墟，在这堆废墟上长起了藤蔓和苔藓。以后，岁月又摧毁这些藤蔓和苔藓，把这座废墟的灰烬随风吹散，从历史的篇幅中把它抹去，也抹去了摧毁它的人们的姓名，其实，这些人是谁，人们早已忘记了。今天存在的人类也许都已埋在地下深处或全都尸骨无存了，仅仅由于一个矿工的十字镐偶然一凿，在这块石头上迸出火星，这才发现了这些埋在地下的秘密和谜一般的事物。也许以后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民族中，有些学者也会象今天的埃及考古学家那样，孜孜不倦地研究这种以为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的文化遗产，却没有想到它们竟会经历这样长长的黑夜。也许会有一位聪明的教师用一种那时全人类通用的语言，对他的只有五、六岁的学生说：'先生们，我们对于从地下深处挖掘出来的这些东西已经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察，辩认出了一些符号，翻译出了一些文字，现在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断定这些都是属于人类野蛮时期的东西，属于我们通常认为无可考证的那个时代的东西。总之，先生们，为了使你们对我们祖先的落后状况有一个近似的概念，我只需向你们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从前居住在这里的人，不仅承认君主，而且为了解决自己政府中的一些问题，他们还得跑到地球的另一端去；这就好象身子想移动一下，就得去和在地球另一端的脑袋去商量一样荒诞，而这个地方，今天很可能已经沉到海底去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诞事儿，不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但从前一定是有过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那些人（我简直不敢称他们为人！）的周围环境的话。在那个原始时代，人类仍然，至少他们自己认为是这样，和他们的造物主直接联系，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他派来的一些代表，一些不同于一般人的

人，人们用“M·R·P·”① 这几个神秘的字母来称呼他们。这几个字母的意思，我们的学者各有解释，意见很不一致。据我们这儿的语言学教师（他只能算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语言学家，因为他只会一百种不完备的古代语言）说，“M·R·P·”② 可能是“非常有钱的地主”的意思。这些代表是一些半人半神，他们学问渊博，品德高尚，而且都是口才卓越的雄辩家。尽管他们具有无上的威信和权力，他们却从来不犯哪怕是一点点错误，这个事实更使我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与众不同。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我的看法正确，那么我还有一个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而且日益得到了证实的根据，这就是：这些神秘人物只要说几句话，就能使天主降临人间；天主只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他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有时候甚至还让普通人也这样做。③’”

这位怀疑论者的老哲人把他这些意见和其他看法，借未来的堕落人类的嘴，一齐都说出来了。也许老塔席奥错了，这是很可能的，不过还是让我们书归正传吧。

两天前小学校长和他的学生呆在里面的那两座小亭子，现在摆着丰盛美味的食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学生们的桌子上没有一瓶酒，只摆着许多水果。在那联接两座小亭子的凉棚里，设有乐师席，桌子上堆满了糖果和蜜饯以及许多为公众解渴的水瓶，在所有这些东西的上面，都装饰着鲜花和绿叶。小学校长在凉棚附近为小学生们安了一根涂过油的、练习爬竿用的竿子，

① 西班牙文“Muy Reverendo Padre”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意思是：“最尊敬的神甫”。

② 西班牙文“Muy Rico Propietario”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意思是：“非常富有的地主”。

③ 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基督教徒领圣餐时，所领的圣餐代表耶稣基督的血和肉。

放了几个跳栏，另外还挂着许多做各种游戏用的盆盆罐罐。

为了躲避灼人的炎日，人们有的跑到树荫之中，有的躲在凉棚之下，因此穿着鲜艳服装的人群越来越集中了。男孩子们为了看仪式看得更清楚，都爬到树上或石头上去，借此弥补了他们个子矮小的缺陷。他们带着羡慕的目光瞧着那些打扮得干净整齐的小学生们，这些小学生都坐在指定的地方。小学生的父母，那些可怜的乡下人，看见自己的孩子几乎和本堂神甫和省长一样，坐在铺着白桌布的桌子旁边吃东西，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光是想想这一点，就足以忘掉饥饿，象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以后会由父亲说给儿子，儿子说给孙子，一代代地传下去的。

不久，就从远处传来了音乐声，乐队的前面走着一群人，有老有少，穿着各种颜色的服装。那个脸色灰黄的人变得不安起来了，他从上到下地把他那架起重机打量了一遍。一个好奇的乡下人跟着他的眼睛转，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人就是埃利亚斯，他也观看典礼来了。他戴着一顶菲律宾当地人戴的宽边草帽，穿了一身粗布衣服，使人几乎认不出是他来。他占的位置很好，差不多就在绞盘旁边，洞口的边缘上。和乐队一同来的有省长、镇上的官员、所有的修士（只有达马索神甫没有来）以及政府机关里面那些西班牙籍职员。伊瓦腊正在和省长交谈，在他针对省长大人身上的勋章和授带说了几句措辞得体的恭维话以后，省长就变得非常友好了，因为喜欢炫耀贵族气派的虚荣心，正是省长大人的一个弱点。甲必丹蒂亚格、国民警卫队长和其他一些富有的著名人士走在打着绸阳伞、穿戴得十分考究的少女群中。后面跟着萨尔维神甫，他和往常一样，仍是一语不发，满腹心事。

“凡是有助于公益的事，你都可以指望我的支持，”省长对伊

瓦腊说，“无论你需要多少经费，我都一定拨给，或者让别人向你提供。”

他们越走越近，这个年轻人觉得心跳得更厉害了。他不由得对矗立在那里的那个奇怪的木头架子瞥了一眼。他看见那个脸色灰黄的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并且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会儿。他看见埃利亚斯也在那里，不禁吃了一惊，埃利亚斯意味深长地向他眨了眨眼睛，意思好象是要他记住在教堂里给他的警告。

典礼开始了，本堂神甫披上他的祭衣，那个独眼的圣器管理员捧着《圣经》，一个小修士拿着洒圣水的刷子和圣水壶。站在周围的人都脱下帽子，肃然无声。四周是那么沉静，尽管萨尔维神父读经的声音很低，仍然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这其间，已经有人把手稿、报纸、勋章和钱币等等放在玻璃匣子里，然后把玻璃匣子放在铅筒里，在外面把它密封起来。

“伊瓦腊先生，请你把匣子放进去吧，本堂神甫在等着呢。”省长悄悄地在这个年轻人的耳边说。

“我很乐于遵命，”青年答道，“不过这就侵犯了公证人光荣的职权了。公证人得对此宣誓呀。”

公证人严肃地捧起匣子，走下铺着地毯的台阶，一直走到坑底，十分庄重地把匣子放到石洞里。之后，本堂神甫拿过圣水刷子，把圣水洒在石头上。

接着，每个人都要铲一铲胶泥抹到坑底的那块大石头上面，以便把吊在半空中的另一块石头合上去时，把它们牢牢粘好。伊瓦腊拿过一把泥刀递给省长，那把宽大的银泥刀的侧面刻着日期。但是省长先用西班牙语讲了一番话：

“圣地亚哥的居民们！我对主持这次典礼感到十分荣幸。

这个典礼的重大意义，即使我们不说，大家也是清楚的。我们正在这里建立起一所学校，学校是社会的基石，是一本记载民族发展的书籍。我们只要参观一下一个民族办的学校，就可以说出它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圣地亚哥的居民们！感谢上帝吧，他赐给了你们神圣的修士。感谢西班牙母国政府吧，她坚持不懈地在这些她保护下的富饶小岛上传播文明！感谢上帝，他大慈大悲地把这些谦虚的教士派到你们这里，来开导你们，把神的话告诉你们！感谢政府，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为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子孙作出牺牲。

"现在，这座非常重要的建筑物的第一块基石已经受过祝福了。我作为本省的行政长官，谨以上帝眷佑的西班牙国王陛下的名义，以声名显赫的西班牙政府的名义，并在它纯洁无瑕、无往不胜的旗帜下，为这个工程奠基，破土兴建这座学校！圣地亚哥的公民们，国王万岁！西班牙万岁！修士们万岁！天主教万岁！"

人们齐声高呼："万岁！万岁！"还加上一个"省长大人万岁！"

乐队开始奏乐，省长庄严地在乐声中走下坑去，铲了几刀胶泥抹在石头上，然后又带着同样的庄严姿态从下面走上来。职员们一齐热烈鼓掌。

伊瓦腊又拿过一把泥刀递给了本堂神甫，他盯住伊瓦腊看了一会儿，才慢慢走了下去。走到一半的时候，他抬头望了望那块悬吊在粗缆绳上的大石头，但也只看了一眼，就又继续走下去了。和省长一样，他也往石头上铲了几刀胶泥。这次鼓掌的人更多了，因为除了职员们而外，又加上了修士们和甲必丹蒂亚格。

萨尔维神甫似乎在找寻什么人，好把手上的泥刀交给他。他

犹豫不决地望着玛丽亚·克拉腊，最后改变了主意，把泥刀递给了公证人。公证人就殷勤地把泥刀递给玛丽亚·克拉腊，但她微笑着谢绝了。所有的修士们、职员们以及国民警卫队长全都先后走下去了，甲必丹蒂亚格自然也不例外。只有伊瓦腊一个人没有下去。省长正要命令那个脸色灰黄的人把上面那块石头放下去时，本堂神甫想起了伊瓦腊，他便以开玩笑的口吻，装出十分亲密的样子对这个年轻人说：

"你自己不打算下去铲上一刀胶泥么，伊瓦腊先生？"

"那我岂不成了自己做饭自己吃了吗？"伊瓦腊同样以玩笑的口吻回答。

"去吧，去吧！"省长一边说，一边轻轻地往前推他，"不然我就不发放下石头的命令，我们大家只好站在这儿，站到世界末日了。"

在这样可怕的威胁之下，伊瓦腊只好顺从了。他放下那把银制的小泥刀，换了一把大铁泥刀（一些观众看到他这个举动都微笑起来），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去。埃利亚斯瞪圆眼睛盯着他，眼里的表情是那么难以形容，简直可以说，他整个灵魂都集中在那双眼睛里了。那个脸色灰黄的人目不转睛地望着脚下的深坑。伊瓦腊很快地望了一眼吊在头顶上的那块大石头，又很快地看了看埃利亚斯和那个脸色灰黄的人，这才对胡安说："把胶泥递给我，再上去给我另外找一把泥刀。"他的声音听起来微微有些颤抖。

现在只有这个年轻人独自站在那里了。埃利亚斯不再看他，却把眼睛紧紧盯着那个脸色灰黄的人的手；那人蹲在深坑上面，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伊瓦腊的一举一动。那帮职员这时正在向省长祝贺，恭祝他作了一次很好的演说，在这些低微的语声中，可

以清楚地听见泥刀刮在石头上的声音。

突然间轰隆一声，起重机底部的滑车飞了起来，接着就是绞盘，象攻城用的撞车一样，撞在笨重的木柱上。木架摇晃了，缆索断了，一眨眼间整个木架子坍了下来，发出了怕人的巨响。地上冒起一团烟尘，人群发出恐怖的叫喊，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开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向沟边奔去。玛丽亚·克拉腊和萨尔维神甫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吓得面无人色，呆呆地动也不动，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等到烟尘略略消散之后，大家才看见伊瓦腊站在横梁、柱子和缆索之间，一边是绞盘，一边是大石块，那块大石头在猛然下落的时候把一切东西都砸得粉碎。这个青年手里仍然握着泥刀，两眼带着惊恐的神色望着倒在他脚下、一半被埋在木料下面的人。

“你还没有被砸死！你还活着！我的天主，你倒是说话呀！”几个职员又是害怕又是关切地叫喊说。

“真是奇迹！真是奇迹！”有些人嚷道。

“快把这个倒霉的人拖出来！”伊瓦腊仿佛才从梦中惊醒似的喊道。

玛丽亚·克拉腊听见他的声音，觉得全身的力量一下都不知哪里去了，身子一软就昏倒在朋友的怀里。

当时一片惊慌骚乱。大家叽叽喳喳议论着，有的指手划脚，有的跑来跑去，跑进坑里，又跑上来，所有的人都吓得失魂落魄。

“压在下面的是谁呀？他还活着吗？”国民警卫队长问道。

众人一看，原来就是方才那个操纵绞盘的脸色灰黄的人。

“把工地的负责人抓起来！”省长好容易说出了第一句话。

人们检验了尸体，把手放到他的心口上，心脏已经停止跳

动了。石头砸在脑袋上，鼻子、嘴和耳朵都流出血来。人们在他的脖子上还发现了几处奇怪的伤痕，后颈有四个很深的凹印，对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凹印，使人感到仿佛有一只铁手牢牢地钳住了他。

修士们都热烈地祝贺这个青年，一一和他握手。那个给达马索神甫当过提辞人的、外貌谦逊的圣方济各会的修士，眼睛里含着泪水喊道："天主真是大公无私，天主真是大慈大悲啊！"

"刚刚我还站在那儿呢！"一个职员对伊瓦腊说，"如果恰巧是我最后一个下去，那我就完蛋了！"

"真是吓得我寒毛直竖！"另一个脑袋已有些光秃的人说。

"幸亏遇到这桩事的是你，不是我。"一个老头子浑身哆嗦着说。

"唐帕斯夸尔！"有几个西班牙人责备他说。

"因为这个年轻人没有死，我才这样说，要是换了我，就是不被砸死，事后想起来也一定要吓死的。"

但是伊瓦腊已经走得老远，去打听玛丽亚·克拉腊的情况去了。

"伊瓦腊先生，别让这件事打扰了我们的节日。"省长说，"感谢天主，死者既不是教士也不是西班牙人！我们真得为你的脱险表示祝贺！想想看，要是石头真的砸到你身上！"

"事前就有预兆了，就有预兆了！"公证人大声说，"我早就说过！伊瓦腊先生走下去的时候就很勉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死的只不过是个印第安人！"

"典礼继续进行！奏乐！哀伤又不能使死人复活！"

"我们应该马上进行现场调查！"

"把书记官找来！"

“把工地的负责人抓起来！把他铐起来！”

“把他铐起来！奏乐！把负责人铐起来！”

“省长先生，”伊瓦腊真挚地说，“既然哀伤不能使死者复活，那么，把这个还不知是否有罪的工地负责人抓起来更是无济于事。我愿意替他作保，请您至少不要在这种日子逮捕他。”

“那好吧！但是可别再让他搞第二次鬼了！”

各种各样的传说开始传播起来了。大家都公认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应归功于萨尔维神甫所属修士会中的圣徒，也应归功于他的教区，可是神甫却并不怎么高兴。也有人还添枝添叶地说，在什么都坍下来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一个身穿圣方济各修士会黑袍的人走下坑去，毫无疑问，那就是圣地亚哥了！大家也注意到伊瓦腊望了弥撒而那个脸色灰黄的人却没有，一切还不是和太阳一样的清楚吗！

“瞧见了吧！你还不愿意去望弥撒呢！”一个母亲教训她儿子说，“要不是我揍了你，逼着你去望弥撒，你现在也就象那个人一样给装在车子上，抬到镇公所去啦！”

那个脸色灰黄的人，说得更确切些，他的尸体，确实被裹在一张席子里，送到镇公所去了。

伊瓦腊赶回家去换衣服。

“一开始就不吉利，唉！”老塔席奥走开时说。

# 第三十三章　自由思想

伊瓦腊刚刚换好衣服，正在作最后的修饰，就有一个仆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个乡下人要求见他。他以为是他的一个工人，便吩咐把来人领到他的书房里去；这间书房同时也是他的藏书室和化学实验室。他走进去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个严肃、神秘的埃利亚斯。

那个舵手看见伊瓦腊惊诧的样子，便用他加禄语说："你救了我的命，我还没有完全报答你，你一点也用不着感谢我。相反地，我是来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的。"

"说吧！"年轻人也用他加禄语回答；对舵手那副严肃的样子有些不解。

埃利亚斯先盯着伊瓦腊的眼睛望了一会儿，然后才说："在法庭调查这桩神秘事件的时候，请你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我在教堂里曾经预先警告过你。"

"你放心好了，"青年显得有些不高兴的样子说，"我知道他们正在搜捕你，可我不是告密者。"

"咳，这并不是为了我，一点儿也不是为了我！"埃利亚斯有些激动和傲慢地大声说，"我是为你着想。我是谁也不怕的。"

伊瓦腊越发感到诧异了。这个从前做过舵手的乡下人的这种口气是他没有听到过的，和他的身份地位似乎有点不大相称。"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用询问的目光盯住这个神秘的人问道。

"我不是在说谜语，我尽量地把话说得明白。为了使你比较

安全，最好是让你的敌人认为你在事前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防备。”

伊瓦腊倒退了一步问道：“敌人？我有敌人？”

“我们都有敌人，先生。从最小的小虫到人类，从最穷困低贱的人到最有钱有势的人，都有敌人！仇恨是生活的法则！”

伊瓦腊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然后喃喃地说：“你不是个舵手，也不是个乡下人！”

“无论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你都有敌人，”埃利亚斯没有理睬这个青年的话，又接下去说，“你正在从事一件伟大的工作，你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你的父亲和祖父都有仇敌，因为他们是有血性的人，在生活中最遭人忌恨的不是作恶的罪犯，而是正直的人。”

“你知道我的敌人是谁吗？”

埃利亚斯想了一下，最后回答说：“我知道有一个，他已经死了。昨天晚上，我听到他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谈话，那人以后就挤在人群中不见了。从那几句话里，我发现他们正在设计谋害你。他说：‘他可不会象他父亲那样给丢到水里喂鱼，你明天等着瞧吧。’这两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仅是因为话中的意思，更因为说这话的那个人在几天之前，曾跑去见工地上的负责人，要求让他来指导安放石头的工作。他替自己吹嘘了半天，但是并没有要很高的报酬。我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断定他一定怀有什么恶意，不过心里老是觉得我的揣测有些道理，因此我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趁你不能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预先给了你一个警告。以后的事情你自己都看到了。”

埃利亚斯说完之后，伊瓦腊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只顾沉思着，最后才大声说道：“可惜那个人已经死了！不然的话，还可

以从他嘴里知道一些情况。”

“如果他没有死，他也会从盲目的人间法律那双抖颤的手中逃脱。天主判决了他，天主把他处死了，就让天主作我们唯一的审判者吧！”

克里索斯托莫注视着埃利亚斯那双强壮的胳膊上的伤痕。“你是不是也相信奇迹？”他微笑地问，“你知道，大家议论纷纷的，真是个奇迹啊！”

“我要是相信奇迹，我就不相信天主了。我就相信一个人造的天主，相信人确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位天主。”这个神秘的舵手庄重地回答说，“可是我相信天主，我感到他的存在，已经不止一次了。就在整个起重机塌倒下来，眼看着就要毁灭所有站在它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了那个罪犯，他就站在我的旁边。可是他被砸死了，而我却安然无恙。”

“你！原来是你……”

“对，是我！就是他干完这桩伤天害理的事情，企图逃走的当儿，我一把抓住了他，我看见他犯罪。我要对你这样讲：让天主作人类唯一的审判者；只允许他来掌握生杀大权，任何人也不要妄想僭夺他的地位！”

“可是在这桩事情上，你……”

“不！”埃利亚斯猜到了对方想要反驳他的话，就打断他说，“这是两回事。一个人要杀死别人，或者要毁灭人家一生的时候，他都是站在安全之地，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执行他自己的判决，他的判决到头来也可能是错误的。可是我，在把犯人放在他一手为别人安排的危险境地的同时，却和他冒着同样的危险。我没有处死他，而是让天主的手来惩罚他。”

“那么，你不相信会有偶然的事了？”

“相信偶然就和相信奇迹一样，都是先假定天主不能预知未来。什么叫偶然呢？那就是事先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什么叫奇迹呢？那就是否定自然法则，推翻自然法则。怎么能够设想，支配着整个宇宙运转的大智大慧的神，还有这样两个严重的缺点：缺乏预见和自相矛盾！”

“你是什么人？”伊瓦腊再一次带着敬畏的神情问他，“你过去念过书吗？”

“我只有完全信赖天主，因为我早已对人失去了信心。”这位舵手说，他对伊瓦腊的问话避而不答。

伊瓦腊觉得自己很了解这个遭受迫害的青年。他否定了人类的法律，拒绝承认人类有审判自己同胞的权力，他反对残暴，反对某些阶级骑在另一些阶级头上。

“可是，无论人间的法律有什么缺陷，你也要承认它，因为法律是必要的。”伊瓦腊反驳说，“尽管天主在人间有着许多代表，可是他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明白地宣布他的判决，来解决我们出于激情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纷争。人类有时候要对同胞进行审判，这是必要的，也是公正的。”

“是的，这是为了行善而不是为了作恶，是为了纠正错误，为了改善现状，而不是为了破坏；因为如果人类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他们没有力量挽回他们所造成的恶果。不过，”他改变了语气说，“我不擅长这种辩论，我不再耽搁你了，他们在等着你呢。别忘记我方才告诉你的话——你有敌人。为了我们祖国，请你多加小心。”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什么时候我可以再见到你？”伊瓦腊问。

“你什么时候想见我，什么时候需要我的帮助，你就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我。我还欠着你的情呢。”

# 第三十四章 宴 会

宴会正在进行，省里的头面人物齐聚在那座经过装饰的亭子里。桌子的一头坐着省长，另一头坐着伊瓦腊。他的右边坐着玛丽亚·克拉腊，左边坐着公证人。出席宴会的还有甲必丹蒂亚格、国民警卫队长、镇长、修士、政府中的西班牙籍职员以及几位年轻的小姐太太们，座位的次序不是按照官职大小排列，而是随便坐的。宴会在十分活跃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信差拿着一份电报进来找甲必丹蒂亚格。不用说，甲必丹蒂亚格当然首先向大家告了罪，请求允许他拆阅，大家自然也都说“请便”。这位尊贵的甲必丹先是皱起眉头，接着扬起眉毛，面孔变得苍白，最后匆匆折起电报，光辉满面地站起身来。

“各位先生，”他慌慌张张地宣布说，“总督大人今天下午要光临寒舍。”说完，手里拿着电报和餐巾拔腿就跑，连帽子也没戴。

客人们在背后又是叫喊，又是询问，就是叫一声“土匪来啦”也不会比这时更加混乱了。“喂，等一等！”“他什么时候来呀？”“告诉我们呀！”“总督大人！……”可是甲必丹蒂亚格已经跑得老远了。

“总督大人要到这儿来，还要下榻在甲必丹蒂亚格家里，真是怪事！”一位先生大声说道，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女儿和未

来的女婿还坐在席上。

“这个住处挑选得再好也没有了，”那位未来的女婿回答说。

修士们面面相觑，仿佛在说：“总督又在玩他的鬼把戏了，这明明看不起我们，按说他应当住在修道院里的啊。”因为修士们全都这么想，所以谁也没有出声，谁也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我昨天就听说了，”省长说，“可是那时候总督大人还没有完全决定。”

“省长先生，你知不知道总督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国民警卫队长不安地问。

“确切的日子我不知道。总督大人一向是喜欢作惊人之举的。”

“又来了几封电报。”

这些电报是给省长、国民警卫队长和镇长的，内容完全相同。修士们注意到其中并没有一封是直接给本堂神甫的。

“各位先生，总督大人将于下午四点到达这里！”省长郑重地宣布说，“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吃完这顿饭。今晚我们就要和普路同①共进晚餐了！”最后这句话说得十分轻松愉快，就是在德摩比雷隘口迎敌的里翁尼达斯②也都望尘莫及。

席上又恢复了一般的谈话。

“我发现我们那位伟大的传教士没有来。”一位长得并不惹人讨厌的西班牙籍职员怯生生地说，他直到宴会开始还没有开过口，在整个一上午，他这是第一次说话。

所有了解克里索斯托莫的父亲的历史的人，都动了动身子，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冥王。

② 古希腊斯巴达王。公元前四八〇年，波斯人大举入侵希腊，里翁尼达斯带领斯巴达的三百壮士迎战于德摩比雷隘口。

眨了眨眼睛，好象在说："滚你的吧！屁也不懂就……"但是一位比较忠厚的人说："他一定是很累了。"

"很累？"国民警卫队长喊道，"他准是累得精疲力尽了，就象当地人说的，累垮啦。你们听他那篇讲道有多长吧！"

"那篇讲道精彩极了——简直是无与伦比！"公证人说。

"真有气魄……真是高深！"那位新闻记者添上一句。

"象那样长篇大论，说得滔滔不绝的，真得有一个象他那样强的肺。"马努埃尔·马廷神甫说。这位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只肯承认他有一个强健的肺。

"他的词汇也丰富极了！"萨尔维神甫补上一句。

"你们知道不知道伊瓦腊先生的厨师是本地最好的？"省长不愿意听他们说下去，就插嘴说。

"这话诚然不错，不过伊瓦腊先生美丽的芳邻却不肯赏光，她几乎连一口菜也没有尝。"一位西班牙职员说。

玛丽亚·克拉腊涨红了脸。"谢谢这位先生对我的关心。"她羞怯地结结巴巴地说，"不过……"

"不过您的光临就已经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了。"善于对妇女献殷勤的省长接过来说。然后，他转过头去对着萨尔维神甫高声说：

"神甫，我发现您今天一整天都是那么沉默，好象在想什么心事似的。"

"省长先生真是善于观察，"锡维拉神甫意味深长地说。

"这是我的习惯，"那个圣方济各会的修士支支吾吾地说，"我比较喜欢听别人谈话，自己可不大喜欢说话。"

"您一向非常持重，要打，就要打赢。"国民警卫队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可是萨尔维神甫并没有把这句话当作玩笑，因为他回答的时候眼睛发出怒火。“队长当然知道得很清楚，若论输赢，在这些日子里，输赢最大的并不是我。”

队长哈哈大笑，故意装做不懂的样子，避过了这一击。

“可是，先生们，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谈起什么赢呀输的来了，”省长插嘴说，“让光临我们宴会的这些温静贤淑的年轻太太小姐们怎样看我们呢？我认为，年轻的女性好比是午夜中的阿奥利亚竖琴——我们必须凝神倾听，才能让她们那美妙动人的声音把我们的灵魂带到至高无上的理想天国去！”

“大人变成诗人啦！”公证人兴高采烈地喊道，他和省长干了一杯。

“这实在是情不自禁，”省长擦了擦嘴唇说，“良机倒不一定使人作贼，可是却能使人作诗。我年轻的时候写了一些诗，而且的确写得不错。”

“这么说，大人原来是抛弃了文艺女神，爱上了忒弥斯女神①了。”我们那位惯于捕风捉影的、或者善于制造神话的新闻记者正正经经地说。

“那么你要我怎么办呢？我一直梦想要把社会上的各种职业都尝试一下。昨天我采花和唱歌，今天我手持正义的法杖，为人类效劳，明天……”

“明天，大人到了生活的冬令，就会把法杖扔进火中取暖，当一个内阁大臣去了。”锡维拉神甫说。

“是的……嗯！不……做内阁大臣并不完全是我的最高理想，任何一个向上爬的人都可以当上内阁大臣。但如果在西班牙北部有一座避暑的别墅，在马德里有一幢邸宅，在安达卢西亚

① 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

也有一些过冬的房产……在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安居下来，怀念我们的可爱的菲律宾。伏尔泰①曾经说过，'我们和这个民族在一起生活，为的是自己发财致富，为的是污蔑他们。'这句话可就用不到我身上了。"

省长引用的是法文原文，那些政府中的西班牙籍职员以为他在说一个什么笑话，都表示欣赏地大笑起来。一些修士也跟着笑了，他们还不知道省长所说的这个伏尔泰，就是他们经常咒骂和要把他打入地狱的那个人。可是锡维拉神甫是知道的，他板起了脸，认为省长说了一些异端邪说，说了些不虔敬的话。

在另一座亭子里，孩子们正在老师的照管下吃饭。那个时代的菲律宾的孩子们是相当害羞而不是吵吵闹闹的，他们在桌子上和当着别人的面的时候，所犯的过错一般不是做了什么，而是忘了应当做什么。但是这一群孩子却相当吵闹。例如说，某个孩子用错了餐具，旁边的孩子就纠正他，从而发生一场嘁嘁喳喳的争吵，双方都有支持人。有的说应当用羹匙，另外一些又说应当用刀子或叉子。由于谁也不承认谁是权威，就发生了天主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那种神学家们莫衷一是的争论。这时，孩子的父母们相互眨着眼睛，作着手势，你捅捅我，我捅捅你，乐得嘴都合不拢来。

"啊！"一个乡下女人对一个在自己装槟榔的小竹筒里做蒟酱的老头说，"不管我丈夫怎么反对，我也一定要让我的安多伊当神甫。不错，我们很穷，可是我们可以多干一些活，必要的话，我们去讨饭都行。总会有人愿意出钱把穷人家的孩子培养成神甫的。从来没说过谎的马特奥修士不是说过，赛克斯塔斯教皇小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具有颇大影响，他反对天主教，故为天主教会所憎恶。

时候是八打雁的一个放牛娃吗？你瞧，你瞧瞧我的安多伊，他那张脸多么象圣文森特啊！"这位慈爱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两只手攥着一把叉子，乐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我的天哪！"那个老头说，一边嚼着蒟酱，"要是安多伊当了教皇，我们就要都到罗马去了……嘻，嘻！我身子还很结实，可是倘若我活不到那个时候……嘻，嘻！"

"你放心吧，老爷爷！安多伊不会忘记你教他编过筐子。"

"你说得对，彼特拉。我也相信你儿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至少也得是个主教。象他这样一学就会的人我还从来没见过哩。是啊，等他有一天当了教皇或是主教，为了自己散散心，给他的厨子编筐子的时候，他会想起我来的。他一定会为我的灵魂祈祷的——嘻，嘻！"好心的老头子怀着这种希望，又在他的小竹筒里做第二口蒟酱。

"要是天主听见我的祷告，我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就对安多伊说：'孩子，把我们所有的罪过都免了，送我们进天堂吧！'那时，我们就不用祷告，不用斋戒，也不用再买赦罪令啦。如果儿子当了教皇，你愿意犯多少罪，就可以犯多少罪了！"

"明天叫他到我家里来，彼特拉，"老头满怀热情地大声说，"我教他编雪茄烟盒子！"

"咳！老爷爷，你说的是什么糊涂话呀？你以为当了教皇，还得要自己劳动吗？本堂神甫，仅仅是个小小的本堂神甫，也只是在做弥撒的时候才作点事，把身子转过来移过去的！等到当了大主教，那就连身子也不转了，因为大主教是坐着做弥撒的。至于教皇，教皇做弥撒的时候是躺在床上的，手里还摇着扇子！你在想些什么呀？"

"没想什么，彼特拉。我只是想，他要是能学会编雪茄烟盒

子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靠卖帽子和香烟盒过活，不用去乞讨，象这里的本堂神甫那样，每年都要用教皇的名义向人募化了。看见一位圣徒穷成那个样子，我总觉得怪可怜的，所以我总是把我积攒下来的钱全部捐出来。”

这时候，另一个乡下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说：“库马瑞①，我决定让我的儿子将来当一个大夫，再没有比当大夫更好的啦！”

“当大夫！你这是哪儿的话，库巴瑞，”彼特拉反驳说，“世界上还有比当本堂神甫更好的吗？”

“本堂神甫，呸！本堂神甫？当大夫挣不少的钱，有病的人也都崇拜他，库马瑞！”

“对不起！本堂神甫只要身子转上三、四转，嘴里念上两句‘煮鱼儿咸腌’②就能吃天主的肉，到手许多钱。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就连女人也不例外。”

“那么大夫呢？你知道大夫是干什么的吗？当大夫的能够看到女人身上所有的地方，还能给年轻的姑娘摸脉哩！我真愿意当一次大夫，哪怕只当一个星期也好。”

“可是本堂神甫呢，你以为本堂神甫就看不见你的大夫所看见的那些地方了？他比大夫还强得多，‘最肥的小鸡，最胖的大腿，都是给本堂神甫预备的’，你知道这句老话吧！”

“那又怎么样！难道说大夫吃的是咸干鱼吗？难道他们的手都粘满了盐吗？”

“本堂神甫不象你的大夫那样，什么脏东西都用手去抓！本

---

① 库马瑞（Cumare）和下面的库巴瑞（Cumpare）是西班牙文“Comadre”和“Compadre”之误，意思是朋友或邻居。

② 在做弥撒时神甫常念的一句话“主与尔偕焉”之误。

堂神甫有的是产业，他工作的时候有音乐给他伴奏，还有圣器管理员在一边侍候。"

"可是听人忏悔呢，库马瑞？那不也是他的工作吗？"

"那哪里能算工作呢！我也愿意听听每个人的忏悔！我们要想打听出隔壁邻舍有什么事儿，就得费尽心机，累得满头大汗，可是本堂神甫只要往那儿一坐，别人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他。有时候他睡着了，可是只要他对我们祝福那么两、三次，我们就又成了天主的儿女！我要能在四旬斋①当一晚上本堂神甫，那该有多好呀！"

"那么布道呢？你可不能说那不是工作。你瞧瞧那位胖子神甫今天早上流了多少汗呀！"乡下人反驳说，感到自己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

"布道？布道也叫工作？你越说越奇怪了！我倒很愿意站在讲坛上讲上半天，骂这个，骂那个，谁也不敢回嘴，而且还有钱拿。要是那些对不起我的人都跪在下面望弥撒，哪怕只让我当一个早上的本堂神甫，我也要乐死了！你瞧！达马索神甫因为老在骂人打人，现在变得多么胖呀！"

的确，这时达马索神甫正好蹒跚地走了过来。他脸上带着微笑，但是笑得那么不怀好意，伊瓦腊一见，竟忘记了正要说什么。除了伊瓦腊之外，所有的人都带着惊诧的神情和神甫打招呼，表示欢迎。这时，大家正在吃最后一道冷品，杯子里的香槟酒冒着气泡。

达马索神甫一看见玛丽亚·克拉腊坐在克里索斯托莫的右边，脸上的微笑就变得不自然起来。他在省长旁边的一把椅子

---

① 从复活节前四十日开始，所有的天主教徒每年都要在这个期间到神甫那里去忏悔自己的罪过。

上坐了下来，在意味深长的静默中开了口："你们在讨论什么，先生们？接着讨论吧！"

"我们正在干杯，"省长回答说，"伊瓦腊先生列举了所有在这桩慈善事业中给予他协助的人，正说到建筑师，您就……"

"唔，我对于建筑完全是个外行，"达马索神甫打断省长的话说，"可是我觉得建筑师和聘请他们的那些傻瓜都非常可笑。你们看，我们市镇的教堂是我设计的，建筑得非常完美。这是一位下榻在修道院里的英国珠宝商人有一天对我说的。设计一座房子只要有两指宽的脑门就够使了。"

"话虽然这么说，"省长看见伊瓦腊一语不发，便接过来说，"但是要建筑某一类房子，譬如说这所学校，就非得有一位专家不可。"

"去你的专家吧！"神甫带着讥诮的语气高声说，"只有傻瓜才需要什么专家！连当地的印第安人都会自己盖房子。一个人要是不懂得怎样砌四面墙，在上面加个顶，那简直就成了连印第安人都不如的野蛮人了。学校也不过是一座这样的房子！"

客人们都望着伊瓦腊；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但是他装作继续在和玛丽亚·克拉腊说话的样子。

"可是您应当考虑到……"

"你们看，"这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拦住了省长的话，继续说道，"我们那位其笨无比的助理修士不是盖了一所又好又漂亮又省钱的医院吗？他逼着工人们拚命干活，一天只给他们八个库阿多，就连从外地来的工人也只拿这样多。他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和那些一天给工人们三、四个里亚尔、把他们都惯坏了的傻瓜和小杂种可不一样。"

"您是说，他一天只给他们八个库阿多吗？这是不可能的事

儿！"省长打算扭转话题。

"是的，先生，一切愿意做一个好样的西班牙人的人们都应该学他的样儿。你们也看到了，自从苏伊士运河通航以来，这里堕落成什么样子。从前，在我们必须绕道好望角的时候，既没有这么多游手好闲的无赖从外地跑到这里来，也没有那么多人从这里跑出去变成了无赖。"

"可是，达马索神甫……"

"你们对印第安人的为人都是很清楚的，一个印第安人只要学会几个字母，他就要自封为博士！那些跑到欧洲去的小人……"

"可是，您听我说！"省长打断了神甫的话，他对这种挑衅性的谈话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事到头来总有报，"修士又接着说，"天主对这些事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见。甚至在今世，这种混帐东西的父亲也受到了惩罚，他们死在监狱里……哈！哈！哈！我们简直可以说，他们没有别的地方……"

他的话没有能够说完，原先一直脸色煞白地盯着他看的伊瓦腊，一听到他含沙射影地说到自己的父亲身上，便猛地跳起来，对准他的脑袋就是一拳。修士倒在地上，昏过去了。满座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谁也没有上前拦阻。

"站开！"年轻人惊心动魄地叫了一声，一边操起一把锋利的餐刀，一只脚踩住了修士的脖子；倒在地上的达马索神甫这时刚刚清醒过来。"要命的就站开！"

这个年轻人就象疯了一样。他浑身颤抖，眼睛瞪得老大，眼珠子威胁地扫视着。达马索修士好不容易爬了起来，可是被这个青年揪住他的脖领一阵摇晃，又双膝点地地跪了下去。

“伊瓦腊先生！伊瓦腊先生！”有人结结巴巴地喊道。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挨近那把闪亮的刀子，连国民警卫队长也不敢过去。他们知道这个年轻人力气很大，也知道他现在的心情。大家都好象瘫痪了一般。

“你们全都站着别动！刚才你们一声不吭，现在静静地听我说话！我是竭力避免这一步的，可是天主把我领上了这条路——那就让天主来作我们的审判者好了！”年轻人急促地喘着气说，他的一只铁手抓住了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修士正在徒劳地想挣脱出来。

“我的心跳得很平静，手也把得稳。”他向周围扫视了一眼说，“你们当中有谁不爱自己的父亲？有谁是在极大的耻辱中出生，对自己的父亲怀着憎恨的呢？你看见了吗？你明白为什么大家保持沉默？你是个和平天主的教士，可是你满嘴教义道德，一肚子邪恶贪婪。你不懂得什么叫做父亲，不然你也会想到你自己的父亲了！在你所瞧不起的这满座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象你这样下贱！该宣判你的死刑！”

周围的人以为他要杀人，上前动了一动。

“走开！”他又用威胁的声调喊道，“怎么，你们担心我会用他的肮脏的血沾污我的手吗？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我的心跳得很平静吗？走开！你们听着，教士和法官们，你们这些自认高人一等和具有特权的人们听着：我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问问在座的这些尊敬他的人吧。我父亲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为了我、为了他的祖国牺牲了自己。他的家随时都敞开着门，他的餐桌随时都准备着食物，他接待所有来请他帮助的过路人和流浪者！他是个基督教徒，一生行善。他从来不压迫无依无靠的人，也从来不欺侮处境困难的人。对这个家伙，他也打开大门，请他坐在

餐桌上，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可是这家伙是怎样报答他的呢？他诽谤他，迫害他，利用他的宗教神圣职权煽动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反对他。他污辱他的遗体，糟蹋他的名誉，甚至在他长眠地下之后还不肯放过他！现在，他还不满足，又来迫害他的儿子！我一直远远地躲着他，避免和他见面。你们大家今天早晨都听见了，他在教堂里出言不逊，亵渎圣坛，利用群众的轻信来攻击我。可是我一直保持缄默！现在，他又追到这里来向我寻衅。我出乎你们大家意料之外，一声不响地忍耐着，可是他得寸进尺，竟污辱做儿子的最神圣的记忆。在座诸位，教士和法官们，你们当中有谁见过你们年迈的父亲为你累得精疲力尽，为你的幸福而忍受别离的痛苦，当你身在异邦的时候，他却孤独一身，卧病在狱，渴望你的拥抱，渴望你的安慰，终于忧伤而死呢？你们当中又有谁的父亲在死后还要受到别人的侮辱，当你到他的墓上去祷告的时候，发现他的墓穴是空的呢？没有吧？你们都不说话，这就是说，你们判处了他死刑！”

他举起手来，就在这一刹那间，一位姑娘闪电似的插到两个人中间，伸出纤细的手抓住了他那只准备复仇的胳臂。她是玛丽亚·克拉腊。伊瓦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眼神好象疯了似的。渐渐地他那抓得紧紧的手指松了开来，让那个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和手中的刀子一齐跌落在地。然后，他双手捂着脸，从人群中间跑了出去。

# 第三十五章　议论纷纷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全城。起初，大家都不敢相信，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于是人们都惊叹起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评论起这件事。

“达马索神甫死了。”一个人说，“他们把他拖起来的时候，他满脸是血，连气也没了。”

“但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可是这不过刚够还清他的债罢了！”一个年轻人高声说，“瞧他今天早晨在修道院里干的那些事情——简直叫人不知道说他什么好。”

“他干了些什么事儿？又动手打他的副本堂神甫了吗？”

“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儿？快告诉我们呀！”

“你们没看见那个西班牙的混血儿在他讲道的时候从圣器室里走出去了吗？”

“不错，我们看见了。达马索神甫也注意到了。”

“是啊，讲完道之后，他就把那个小伙子叫了去，问他为什么正在讲道的时候离开。小伙子回答说：‘我听不懂他加禄话，神甫。’‘那么你为什么要开玩笑，说我讲的是希腊话呢？’达马索神甫吼叫起来，给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小伙子也还了手，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后来才被人拉开了。”

“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一个学生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赞成这个圣方济各会修士的行为，”另外一个人说，

“不应该把宗教当作一种惩罚或是苦行强加在别人身上。可是打了这个小伙子却使我感到有点儿高兴，因为我认识他，他出生在圣佩德罗·马卡蒂，说得一口很好的他加禄话。而现在却希望别人把他当作一个新近从俄国来的外国人，他以不懂自己祖先的语言为荣。”

“真是物以类聚！”

“虽说是这样，可是我仍然要对达马索神甫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议。”另外一个学生大声说，“保持缄默就是表示赞同这种行为，这种事儿今后也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任何人身上。我们又要回到尼罗皇帝的时代了！”

“你错了，”另外一个人说。“尼罗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而达马索神甫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教士罢了。”

老一辈人又有不同的看法。正当他们在郊外的一间小屋里恭候总督驾临的时候，镇长说：“要断定谁是谁非，可不是容易的事。可是如果伊瓦腊先生再慎重一些……”

“也许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达马索神甫能有伊瓦腊先生一半慎重就好了！”唐斐利波插嘴说，“糟糕的是他们俩换了个个儿——年轻人的举止象个老年人，而这个老头子倒象个年轻人。”

“你是说，除了甲必丹蒂亚格的女儿之外，谁也没有动一动，谁也没有走过去把他们拉开吗？”甲必丹马廷问道，“没有一个修士拉架，连省长也没过去劝阻吗？咳！这太糟糕了！我可不愿意作那个年轻人，大家都怕他，就再也不会原谅他了。真是太糟糕了，咳！”

“你真的这样想吗？”甲必丹巴西里奥好奇地问。

“我希望，”唐斐利波说，和甲必丹巴西里奥交换了一下眼色，“我希望人们不会抛弃他。我们不应忘记他一家以前做过的

事，以及他现在打算要做的事。万一人们吓得不敢开口——这是很可能的，至少他的朋友……"

"可是，先生们，"镇长插进来说，"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不管发生什么事，修士总是有理的！"

"他们所以总是有理，是因为我们总是承认他们有理。"唐斐利波不耐烦地说，他特别加重了"总是"这两个字的语气。"让我们也有一回理吧，那我们以后就好说话了。"

镇长抓了抓头皮，抬眼望着屋顶，用埋怨的语气说道："唉！这些血气方刚的人！你们好象还没认清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国家里，还不了解你们的同胞。修士们有钱有势，又都齐心，可是我们却是一帮穷鬼，一盘散沙。你要是不信，你就去替伊瓦腊先生辩护，看看人们会怎样背弃你吧。"

"对！"唐斐利波生气地喊道，"只要你这么想，只要你把胆怯当成谨慎，这种情况就会永远存在。你们对可能产生的坏事考虑得过多，对应当做的好事却又想得太少。正是因为人们缺乏自信，胆小怕事，人人都只顾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我们才这么软弱！"

"好吧，那么你就先顾别人，看他们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怎样把你丢下不管吧。'先顾己而后顾人'这句俗话你没听说过吗？"

"你不如说，懦弱先从自私开始而以耻辱告终！"副镇长愤怒地说，"今天我就向省长提出辞呈，我当这个对谁也没有用的、被人笑话的职位也当厌了。再见吧！"

女人们的看法却又是另一样。

"唉！"一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叹了口气说，"年轻人总是这样！要是他那个好妈妈还活着的话，她会说什么呢？我一想到我那性子暴躁的儿子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我真羡慕他的母亲，我儿子

要是干出这种事，我伤心也伤心死了！”

“那我倒不会，”第二个女人说，“万一我那两个儿子干出这种事，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

“你说什么，甲必丹娜玛丽亚！”头一个女人紧攥着两手说。

“一个儿子能这样维护爹娘的名誉，我听了很是高兴，甲必丹娜蒂奈。要是有一天你做了寡妇，听见别人糟蹋你的丈夫，而你的儿子安东尼奥却低着头一声不响，你会怎么说呢？”

“那我就不给他祝福！”第三个女人，露法修女大声说，“不过……”

“不给他祝福？那怎么行呢！”软心肠的甲必丹娜蒂奈打断了她的话，“一个做母亲的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相信我非死不可……我可能再也不要看见他了。甲必丹娜玛丽亚，你说呢？”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了，”露法修女说，“我们不能忘记，动手打神圣的神甫可是犯了滔天大罪的。”

“父亲的名誉要更神圣！”甲必丹娜玛丽亚说，“谁也不能亵渎这种神圣的记忆，就是教皇也不能，更不用说达马索神甫了。”

“说得也对！”甲必丹娜蒂奈喃喃地说，她对这两个人的见解都很钦佩。“你们怎么能想出这样高明的见解呢？”

“可是这是要被赶出教会，堕入地狱的呀！”露法修女嚷了起来，“倘若我们在死后堕入地狱，那么在世上要荣誉和名声有什么用呢？什么事情都会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被赶出教会，侮辱基督的使者，这样大的罪孽只有教皇才能赦免！”

“要人敬重父母的天主会赦免他的，天主不会把他逐出教门！我可以告诉你们，要是那个小伙子到我家里来，我一定招待他，和他谈话，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就会挑他做女婿。你相信

好了，露法修女，一个好儿子一定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甲必丹娜玛丽亚说。

“我可不这么想。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你说得似乎有理，我还是宁愿相信本堂神甫。最重要的是拯救自己的灵魂。你说呢，甲必丹娜蒂奈？”露法修女说。

“哦，你叫我怎么说呢？你们俩都有理——本堂神甫是对的，可是天主也一定是对的。这我不知道，我是个愚蠢的女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叫我的儿子别再上学了，因为人家都说，有学问的人是得不到好死的。圣马利亚啊，我的儿子还想到欧洲去呢！”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叫他待在家里——要更多的学问有什么用呢？反正明天或后天我们都要死的，有学问和没学问都一样，要紧的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叹了口气，抬起眼睛望着天空。

“要是我的话，”甲必丹娜玛丽亚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我象你那么有钱，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出国。他们年纪都还轻，将来总要长大成人的。我已经老了，活不了多久了，我们只能在来世见面了，所以该让做儿子的比老子志气高，可是留在我们身边，他们到老也还是个小孩子。”

“噢，你的想法多怪呀！”甲必丹娜蒂奈惊奇地握着双手说，“你准是在养你那两个孪生儿子的时候没受什么罪吧。”

“正是因为我在养他们的时候受了不少罪，我才不管家里多穷也要把他们抚养成人，我才不愿意吃过千辛万苦，到头来只让他们成为半瓶醋。”

“依我看，你并不象天主吩咐我们的那样爱你的儿子。”露法修女声调有点严厉地说。

“对不起，母亲爱儿子，各有各的爱法。有的母亲爱她们的儿子是为了自己，有的母亲爱她们的儿子是为了他们。我是后一种人，我丈夫就是这样教导我的。”

“甲必丹娜玛丽亚，”露法修女好象是在讲道似的说，“你这些想法可都是不合教义的。我劝你加入圣母玫瑰会、圣方济各会、圣利塔会或圣克拉腊会吧。”

“露法修女，等我先做好人的姊妹，再去做圣徒的姊妹吧。”她微笑着说。

为了结束这一章，也为了让读者顺便听一听纯朴的乡下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现在到广场上去看看吧。在广场的大凉棚下面，有几个乡下人正在聊天，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盼望自己儿子将来当大夫的，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我最感到遗憾的就是那所学校盖不成了，”他说。

“为什么？”站在他周围的人关心地问。

“我的儿子当不成大夫，得做一辈子赶车的了！这所学校盖不成啦！”

“谁说这所学校盖不成？”一个长得身粗体壮，宽脸庞、窄脑门的人问。

“我说的！白种人神甫说唐克里索斯托莫是个‘班乱分子’①，所以学校开不成了。”

大家都面面相觑，“班乱分子”对他们说来可是个新名词儿。

“这不是个好字眼吧？”那个粗鲁的乡下人大着胆子问道。

“这是基督徒之间彼此骂得最厉害的一个字眼！”

“比什么‘笨驴’和‘捣乱分子’还要坏吗？”

---

① “叛乱分子”之误。

“要只是这样倒好了！别人不知骂过我多少次‘笨驴’和‘捣乱分子’，可是我连肚子都没疼过一回。”

“总不会比国民警卫队长骂的‘印第安佬’更坏吧?”

那个说自己儿子将要当一辈子赶马车的乡下人面色变得更加阴郁，另一个人正在若有所思地搔着脑袋。

“那一定和国民警卫队长老婆说的‘报告警察’差不多，比这还厉害的就只有说你‘往圣饼上吐唾沫’了。”

“咳，那比在耶稣受难日往圣饼上吐唾沫还要厉害，”对方郑重其事地回答，“你该记得‘嫌疑分子’这个词儿吧，一个人被叫做‘嫌疑分子’，那就是够让国民警卫队把他驱逐出镇，或是关进监牢。可是‘班乱分子’比这个字眼还要厉害得多。我听电报员和书记官说，要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甫或是一个西班牙人管一个基督徒，譬如说我们，叫‘班乱分子’，那就好比对你念‘纸绳上帝’和‘锡制洋锁’① 一样。所以只要他们说你是‘班乱分子’，那你就最好去忏悔一下你的罪过，把欠的债还清，因为这等于说你上绞架上定了。你知道，电报员和书记官都是消息灵通的人，他们一个用电线说话，一个懂得西班牙文，他的工作，就只是摇笔杆儿。”

大家一听都吓坏了。

“哼！我可绝不能让别人叫我‘班乱分子’！”那个乡下人紧紧攥着拳头发誓说，“我宁可被迫穿一辈子鞋，喝一辈子他们叫做啤酒的那种肮脏东西，也不能让他们这样叫我。哼！我要是象唐克里索斯托莫那么有钱，懂西班牙话，又能象他那样利落地用刀叉吃饭，就是再有五个本堂神甫我也不放在眼里！”

---

① “纸绳上帝”应为“至圣上帝”，“锡制洋锁”应为“息止安所”，是天主教神甫在为死者灵魂祈祷时所念的两句经文。

“下回我要是再抓住国民警卫队员偷我的鸡，我就要管他叫‘班乱分子’，然后马上到教堂去忏悔。”一个乡下人临走时低声说。

# 第三十六章　第一片乌云

甲必丹蒂亚格家里比一般所想象的还要混乱。玛丽亚·克拉腊只是不停地哭泣，无论她的姑妈和她的干姐姐安登怎样劝说，她也不肯听。她的父亲已禁止她再和伊瓦腊往来，要等神甫赦免了他，不逐他出教门以后，才许他们再见面。正在准备恭迎总督的甲必丹蒂亚格，这时已被召到修道院去了。

"别哭了，孩子，"伊莎贝尔姑妈一边用柔软的鹿皮拭着亮晶晶的镜面，一边说："他们会收回逐出教门的命令的，我们要写呈文给教皇，给教会捐上一大笔捐款。达马索神甫只不过昏倒了，并没有死。"

"别哭啦，"安登轻声说，"我来想办法让你和他见面。要不是人们有可能犯罪，要对神甫忏悔干什么呢？无论作了什么事，只要对本堂神甫一说，就没关系了。"

最后，甲必丹蒂亚格总算回来了。她们望着他，想从他脸上给她们的许多问题找出答案，可是这张脸是令人失望的。这个可怜的人满身是汗，他擦着额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事情怎么样了，圣蒂亚格？"伊莎贝尔姑妈焦急地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又用手抹去了脸上的一颗泪珠。

"我的老天爷，你倒是说话呀！事情怎么样了？"

"正象我所担心的那样，"他眼睛里噙满泪水，终于迸出了这

句话，"全完了！达马索神甫命令我解除他们的婚约，否则今生和来世我都要受到诅咒。他们说的全都一样，连锡维拉神甫也是这样。我不能让他到我家来，可是我还欠着他五万多比索呢！这话我对神甫们说了，可是他们一点也不考虑。他们问我：'你愿意舍弃哪一样，是五万比索，还是你的生命和灵魂？'唉，圣安东尼，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我早知道就好了！别哭啦，女儿，"他转过来向哭着的姑娘说，"你一点也不象你母亲。除了生你的那一回之外，她从来没哭过。达马索神甫跟我说：他有一个刚从西班牙来的亲戚，要你嫁给他。"

玛丽亚·克拉腊用手捂上了耳朵，同时伊莎贝尔姑妈尖声叫了起来："圣蒂亚格，你疯啦？这时候还跟她提起别的男人！你以为你的女儿换一个情人就象换一件衬衫那样方便吗？"

"我也是这样想的，伊莎贝尔。唐克里索斯托莫很有钱，而西班牙人结婚就是为了钱。可是你要我怎么办呢？他们威胁我说也要把我逐出教门。他们说，不光是我的灵魂，就是我的肉体也很危险——我的肉体，你听见没有，我的肉体呀！"

"可是你这样只能让你的女儿更加伤心！大主教不是和你是朋友吗？你为什么不给他写封信呢？"

"大主教也是个修士，他和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玛丽亚，你别再哭啦。总督就要到了，他还要见你呢，看你把眼睛全哭红了。唉，我满以为今天晚上可以过得很快活的！要不出这件倒霉事儿，我原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人人都要羡慕我！安静些吧，我的孩子，我比你还要不幸，可我也没有哭。你还可以另外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而我——我就要损失五万比索了！唉，安蒂波洛圣母呀，保佑我今天晚上交点好运吧！"

一阵拍手喝采声、辚辚的车声和马蹄声，再加上军乐队奏起

了皇家进行曲，这一切都表明菲律宾总督大人驾到了。玛丽亚·克拉腊连忙跑回自己房间里躲了起来。可怜的姑娘，一双粗鲁的手，正在拨弄着她那纤弱的心弦！当屋子里人声喧哗、靴声橐橐、四面八方回响着命令声、军刀和马刺声的时候，这位柔肠寸断的少女正跪在德拉洛许①的一幅圣母像前。圣母的神情画得那么凄凉孤独，也只有那位画家才能想象得出，仿佛她从儿子墓地上回来时被他亲眼看到似的。但玛丽亚·克拉腊这时想的并不是这位母亲的悲痛，而是她自己的悲哀。她的头低垂胸前，两手放在地板上，很象一朵被暴风雨摧残了的百合花。多少年来所梦寐以求的未来，这个从幼年就孕育在心中、在青年时代逐渐形成的美梦，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一道命令就要她把它从脑子和心灵里完全抹掉！这足以使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使一个人完全丧失理性。

玛丽亚·克拉腊是个孝顺的女儿，也是个善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不仅是逐出教门的决定吓坏了她，而危及她父亲安全的神甫们的威胁也要求她牺牲自己的爱情。现在，她才感到了爱情的伟大力量，这是她以前所没有想到的。它仿佛是一条静静地流着的大河，两岸开满了馥郁芬芳的鲜花，河底下铺着细沙子，水面上风平浪静，看上去好象静止不动。但是，突然间河床变得狭窄了，嶙峋的大石块挡住去路，百年老树横倒下来，变成了障碍物——于是，河水猛涨，汹涌澎湃，咆哮翻腾，泡沫四溅，直向大石撞去，然后奔流而下，流入深渊！

她想祷告，可是谁又能在绝望中祷告呢？人们只是在心里怀着希望的时候才向天主祷告，一旦希望破灭，对天主就只剩

---

① 德拉洛许（1797—1856），法国著名画家。

下怨恨了。“我的天主啊，”她从心坎里发出呼喊，“你为什么让他这样孤立，你为什么不准别人爱他呢？你并没有拒绝他享受你的阳光和空气，也没有对他遮住你的天空！可你为什么不肯给他爱情呢？一个人看不见蓝天，没有空气和阳光还可以活，可是没有爱情——他就活不下去了！”

这些凡人听不见的呼声能够传到天主的宝座跟前吗？能够叫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圣母听到吗？这个生下来就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少女，竟向那个只懂得女儿和母亲之爱的纯洁心灵，倾诉这些人世间爱情的苦恼。她在绝望之中，向那个被神化了的女性形象，那个人类最理想的最美的女性形象伸出了求援之手，向基督教创造的、诗一般的形象，那个集女性两个最美的方面（处女和母亲）于一身而又没有女性的痛苦的、我们称之为圣玛利亚的形象伸出了求援之手！

“妈妈，妈妈啊！”她泣不成声地呼喊道。

正在这个时候，伊莎贝尔姑妈来把她从痛苦中拉开了，因为有些朋友和总督想见见她。

“姑妈，你对他们说我病了，”姑娘惊慌地恳求说，“他们又会要我弹琴唱歌了。”

“你父亲已经答应他们了。你要让他丢脸吗？”

玛丽亚·克拉腊站起身来，眼睛望着姑妈，把一双美丽的胳膊向后一甩，喃喃地说：“噢，要是我有……”

但是她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她开始打扮起来，准备出去会客。

# 第三十七章　总督大人

“我要和那个年轻人谈谈，”总督大人对他的一个副官说，“他使我很感兴趣。”

“已经派人去找他了，将军。这儿另有一个从马尼拉来的年轻人，一定要求见。我们告诉他说，大人没有时间会客，大人不是来接见客人，而是来视察本镇和检阅游行队伍的。可是他回答说，大人向来都有时间主持正义……”

总督诧异地转身向着省长。“如果我没弄错，”省长微微鞠了一躬说，“这人就是今天早晨为了讲道的事和达马索神甫发生冲突的那个青年了。”

“又是一个？这位修士是打算闹翻全省呢，还是把自己看成是这里的统治者呢？把那年轻人带进来。”总督生气地在客厅中踱来踱去。

大厅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全都是西班牙人，其间杂着圣地亚哥和几个邻镇的文武官员，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有的在相互交谈，有的在争论。除了达马索神甫之外，所有的修士也都聚在这里，等着向总督致敬。

“总督大人请各位神甫稍候一下。”副官说，“进来吧，年轻人！”那个把他加禄语当成希腊话的马尼拉青年面色灰白，哆哆嗦嗦地走了进来。

大厅里的人们都吃了一惊。总督竟然让修士们等候，他一

定是发很大的脾气了！锡维拉神甫说："我没有什么要和他谈的，我在这儿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也是这样说，"一位圣奥古斯丁会的修士说，"我们走吧？"

"探听一下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岂不是更好？"萨尔维神甫说，"我们应当避免闹得满城风雨的，我们应当能够提醒他对……对宗教的责任。"

"请吧，各位神甫。"副官把那个不懂希腊话的年轻人送了出来；青年满面春风，甚为满意。

带头进去的是锡维拉神甫，萨尔维神甫、马廷神甫和其他神甫都跟在后面。见了总督，他们一齐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只有锡维拉神甫，就是在弯腰的时候也带着一种傲慢的神情，萨尔维神甫正好相反，几乎是一躬到地。

"你们当中谁是达马索神甫？"总督劈头就问，他既没有请他们坐下，也没有问候他们一声，更没有用这帮权贵所习惯的那种好听的言词和他们说话。

"达马索神甫没有来，阁下，"锡维拉神甫用同样冷淡的口吻回答说。

"大人的仆人染病在床不能前来，"萨尔维神甫恭恭敬敬地说，"我们特来欢迎总督大人驾临，并向大人请安，这是国王陛下所有的善良臣民和每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尽的义务。现在，我们谨代表大人那位可敬而不幸的仆人……"

"哼！"总督打断他的话，脸上带着不自然的微笑，把椅子的一条腿在地上旋转着。"如果我这个大人所有的仆人都象可敬的达马索神甫这样，那我宁可自己来伺候我这个大人了！"

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挨了这当头一棒，不仅身子动弹不得，就

连心也停止跳动了。

“各位请坐吧！”总督缄默了一会儿，声调略微缓和了一些。

这时，甲必丹蒂亚格穿着大礼服，踮着脚尖轻轻走了进来；他一手领着玛丽亚·克拉腊，她显得非常羞怯和有些踌躇。虽然如此，她还是姿态优美、彬彬有礼地向总督鞠了一躬。

“这位年轻小姐是令爱吗？”总督惊讶地问。

“是的，将军大人，也是您的①。”甲必丹蒂亚格庄重地说。

省长和副官们都瞪大了眼睛，但是总督一点也没有失态，他握着姑娘的手，和蔼地说：“小姐，做父亲的能有象你这样的一个女儿真是好福气！我听到了大家对你的尊敬和赞扬，很想见见你，并且为你今天下午的卓绝行为表示谢意。他们把整个事情都报告我了，我向国王陛下的政府呈报的时候，一定把你的高贵行为也呈报上去。现在，请允许我以国王陛下的名义（我是陛下在这个地方的代表，陛下希望他忠顺的臣民都能安居乐业），也以我个人的名义，以有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女儿的父亲的名义，向你表示感谢，并且要建议政府给你奖励。”

“大人……”玛丽亚·克拉腊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总督猜到了她想要说的话，就接着说：“我知道，小姐，你的良心是安宁的，你满意于同胞们对你的称赞，这样的信心，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报酬，我们不应该要求更多了。可是，也请允许我有机会来证明正义女神懂得惩恶同时也懂得奖善，她并不是一个瞎子！”他意味深长地高声说了最后两个字。

“唐胡安·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先生听候大人吩咐！”副官大声报告说。

---

① 按照西班牙的礼仪，当主人把某件东西呈献给对方时，习惯上总要加上一句“这是您的”。甲必丹蒂亚格做得太过火了。

玛丽亚·克拉腊打了个寒战。

“啊!”总督大声说,“小姐,我希望在我离开本镇之前还能再见到你,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谈。省长先生,等我和伊瓦腊先生单独谈完话以后,请你陪我一块儿散散步。”

“大人,”萨尔维神甫恭顺地开口说,“伊瓦腊先生已经被逐出教门了。”

总督打断了他的话:“我感到遗憾的幸而只是达马索神甫略有不适,我诚恳地希望他完全恢复健康,象他这样高龄,要漂渡重洋,回到西班牙去养病,恐怕是不太愉快的。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了!现在,愿天主保佑各位神甫身体健康!”

“现在完全取决于他了?”他们退出来的时候,萨尔维神甫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倒要看看谁先回西班牙去!”另外一个圣方济各会的修士说。

“我马上就离开这儿,”锡维拉神甫恼恨地说。

“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省区去,”圣奥古斯丁会的修士们说。圣多明我和圣奥古斯丁会的修士们都感到非常气愤,为了一个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他们竟然受到如此的冷遇。

在大厅里,他们遇见几个小时前设宴款待他们的伊瓦腊,但彼此都没有打招呼,只是对看了一下,眼光里所说的话可就多了。修士们走了以后,省长便过来亲热地和他打招呼,这时恰好副官走进来找这位青年,因此他们没有时间再谈什么。伊瓦腊在门口遇见了玛丽亚·克拉腊,两个人也彼此看一眼,眼里也传出了许多要说的话,但和修士们眼里传出来的就完全不同了。

伊瓦腊穿着一身重孝,虽然他感觉到修士们来到这里,对他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但仍然从容不迫地向总督深深鞠了一躬,总

督向前迎上了几步。

“伊瓦腊先生，我非常高兴和你握手。请允许我不拘形式地接待你。”总督带着明显的满意神情打量着这个青年。

“大人，这样的厚意……”

“你这种惊奇的样子使我很难过，这说明你事前并不希望我会很好地接待你，那就是对我的公正感有所怀疑了！”

“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国王陛下的微末臣民来说，大人，您这盛情的接待不是公正，而是一个恩典。”

“好，好，”总督自己坐下来，同时用手示意请伊瓦腊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咱们先开诚布公地谈一下。我对你的行为非常满意，你准备兴建一所学校这桩善举，我已经奏闻国王陛下，请求颁赐给你一枚勋章。假如你事先让我知道，我一定会高兴地来参加这次典礼，说不定就能够防止发生这桩不愉快的事情。”

“大人公务繁忙，”这位青年说，“象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我觉得不值得去烦扰大人。再说，我首先应该向本省的长官呈报。”

总督带着满意的神情点了点头，接着用更加亲切的口气继续说：“关于你和达马索神甫的纠纷，你不用害怕也不必怨恨，只要我在这个岛上一天，他们就不会碰你一根寒毛。至于逐出教门的事，我可以到大主教那里去给你说说。因为我们必须适应环境，在这里不象在西班牙半岛或是在文明的欧洲那样，对这种事情可以在众人面前付之一笑。不过，今后你还是慎重一些的好。你已经和教会结下仇，他们有钱有势，是必得加以尊敬的。但是，我会保护你的，因为我喜欢好样的儿子，看到他们珍视自己父亲的名誉，我心里感到十分高兴。我也爱我的父亲，老实说，上帝保佑，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儿！”

接着他赶快换了话题，问道："我听说你刚从欧洲回来，到过马德里吗？"

"是的，大人，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也许你听说过我的家庭吧？"

"在我荣幸地被引荐给尊府的时候，大人刚刚离开西班牙不久。"

"那么，你怎么没带一封介绍信来见我呢？"

"大人，"伊瓦腊欠了欠身说，"因为我不是直接从西班牙来的，而且，大家对大人的称颂使我感到一封推荐信不仅毫无必要，甚至是对大人的一种侮辱。因为所有的菲律宾人都是受到您照管的。"

这位老军人的嘴角上浮起了一阵微笑，他仿佛在字斟句酌地慢慢回答说："你这样想对我太过誉了，这个嘛……倒也理应如此。不过，年轻人，你真得知道我们在菲律宾担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啊。在这里，我们这些老军人样样都要过问，事事都得管，我们又是国王，又是国务大臣、国防大臣、司法大臣、财政大臣、农业大臣以及其他等等。最难办的是，一切事情我们都得请示千里之外的母国政府，他们批准或是批驳，都是根据那边的情况……有时就瞎干一气。我们西班牙有一句俗语说得好：'万事要管，一事无成。'而且，我们通常都是初来时对这里一无所知，及至刚刚摸到一点头绪，却又被调走了。对你，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说假话有什么用呢。就是在西班牙，虽然各部门都有自己土生土长的大臣，又有报纸和舆论，还有反对党的坦率批评，使它睁开眼睛，了解情况，但还是不能尽善尽美，还是有许多缺点。我们在这里，既没有这些保障，又有一个强大的耍阴谋诡计的对手，而事情竟没有完全弄得一团糟，实在是一个奇迹。我们

政府的工作人员并非不想把工作做好，可是我们不得不借助别人的眼睛和手来工作，这些人我们并不了解，他们可能并不是为祖国服务，而是为他们个人的利益服务。这不是我们的错，是环境使然的……自然，修士们给我们不少帮助，但光靠他们是不够的。你使我很感兴趣，我希望我们政府目前制度中的缺陷不要来阻碍你。我不可能去照顾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不可能都来找我。我能对你有所帮助吗？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伊瓦腊想了一下，说：“大人，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国家繁荣幸福，这是要由西班牙母国和本国同胞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两者之间，就以这种万世不易的联系永远团结在一起。因此，我所要求的，只能在政府经过多年苦干，进行了具体改革之后才能实现。”

总督用锐利的目光对他注视了几秒钟，伊瓦腊坦然地承受了。“在这个国家和我谈话的人当中，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有骨气的！”总督激动地说，把手伸给了伊瓦腊。

“大人只看见那些在城里混日子的人，要是您去访问一下住在乡镇小茅屋里的那些被诬蔑的人，您就会看到真正有骨气的人了，如果存心忠厚、生活简朴就能够称为一个有骨气的人的话。”

总督站起身来，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伊瓦腊先生，”他突然停住脚步，年轻人也站了起来。“也许我在一个月内就要离开这里了。你所受的教育和你的思想都不适合在这个国家生活。把你的财产都变卖了，收拾行李，跟我到欧洲去吧，那里的气候对你要合适一些。”

“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大人的这番好意。”伊瓦腊感情激动地回答说，“但是我必须留在我祖先生活过的这个国

家里。”

“你不如说他们葬身的这个国家倒更切合实际！相信我吧，也许我比你更了解你的国家。啊，我想起来了，”他改变了语调说，“你就要和一位可爱的姑娘结婚了，而我却把你拖在这里！去吧，到她身边去吧，请她父亲到我这儿来，这样你可以更方便些。”他笑着说，“可是不要忘记了，我要请你陪我一块儿去散步呢。”

伊瓦腊鞠了一躬，退了出去。总督这才把副官叫来，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很满意，今天，我算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同时做正直的西班牙人又做热爱祖国的菲律宾人①。今天，我也让那些神甫看到我们并不都是他们手中的傀儡。这个年轻人给了我一个机会，不久我就要和这帮修士算一次总帐。可惜的是，这个青年早晚有一天会……把省长请来吧。”

省长立刻来了。他一走进来，总督就对他说：“省长先生，为了避免重演你今天中午亲眼见到的那场风波——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因为它有损政府和所有正直的西班牙人的声誉——我郑重地把伊瓦腊先生托付给你，好让你帮助他实现他的爱国计划，并且使他今后不遭受任何外来的打击，不论是谁，也不论是什么借口。”

省长明白这番话的含意，鞠了一躬来掩饰自己的狼狈。

“把我这个命令转达给负责该区的国民警卫队长，同时调查一下这位队长有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关于这方面的怨言我可是听到不止一次了。”

甲必丹蒂亚格拘谨而严肃地走了进来。“唐圣蒂亚格，”总

① 这里所说的菲律宾人并非指菲律宾土著居民，而是指在菲律宾生长的西班牙移民。

督用亲切的口吻说道，“方才我祝贺你好福气，有一个象德·洛斯·桑多斯小姐这样的女儿，现在再让我为你未来的女婿向你祝贺。一个最贤淑的闺秀，确是应该配一个菲律宾最优秀的公民的。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办喜事吗？”

“大人！”甲必丹蒂亚格拭着额上的汗珠，结结巴巴地说。

“哦，我明白了，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如果你找不到别人证婚，我很愿意做他们的证婚人。过去我参加过很多婚礼，都叫我感到恶心，我很想借这一次来摆脱一下那种心情。”总督转过身来对着省长加上最后这一句。

“遵命，大人。”甲必丹蒂亚格回答说，脸上现出可怜的微笑。

伊瓦腊几乎是跑着去找玛丽亚·克拉腊的，他有那么多话要对她说。听见房间里有喧笑的声音，他便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

“谁呀？”是玛丽亚·克拉腊的声音。

“是我！”

里面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但是门却没有打开。

“是我呀，我可以进来吗？”年轻人站在外面说，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里面依然没有声音。接着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来到门口，从钥匙孔里传出席楠轻轻的快活的声音：“克里索斯托莫，我们今天晚上要到剧院去。你有什么话要说，写信给玛丽亚好了。”

脚步声和来时一样迅速地退回去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伊瓦腊慢慢离开门口，沉思地小声说。

# 第三十八章　游　行

夜幕降落，家家户户窗口上的灯笼都点亮了，第四次游行在教堂的钟声和照例的鞭炮声中开始了。总督大人接受邀请，在两名副官、甲必丹蒂亚格、省长、国民警卫队长以及伊瓦腊陪同下，步行到镇长官邸去观看游行。国民警卫队员和政府的官员们走在前面，替他开道。镇长的官邸门前已经搭起了一座台子，准备在上面唱“乐”①，用以歌颂保护众生的圣徒。

伊瓦腊倒不想来听这种近乎诗体的颂歌，他宁愿在甲必丹蒂亚格的家门口观看游行，因为玛丽亚·克拉腊和她的几个女友都留在家里。可是总督要来听唱“乐”，因此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一会儿就可以在剧院里见到她的。

三个圣器管理员戴着手套，抬着一座银烛台走在游行队伍

① “乐”是遇到节庆大典或对某个显贵人物表示敬意时吟唱的一种韵文。唱“乐”的人装扮成西班牙骑士模样，斜倚在放在台子当中的一把椅子上，做睡觉状。随后幕后的歌者开始用当地方言唱出一种非常哀伤的调子，于是睡觉的那人醒来，用手势表示自己好象听到了或是梦中听到了什么声音。接着他转身重新睡下，歌者复唱一遍那种哀伤的调子，他又醒来，起身表示听见了什么声音。如此重复数次，最后他表示相信这歌声是宣布那个被祝贺的人来到了，于是他开始唱“乐”来赞美那个被祝贺的人物。这人所扮的角色类似马戏班中的小丑，所吟唱的内容无非是歌功颂德之词，另外再穿插一些改头换面的历史故事，有时荒诞不经，如说亚里士多德为了探测大海深度跳入海中淹死了；普里尼为了要研究火山里面的火而跳进了火山口。唱词都是当地人编写的，他们当中有许多诗人。

的前面，后面跟着一队由老师带领的小学生，接着便是许多男孩子，手里拿着长短不一的竹竿，上面挑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纸灯笼。灯笼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爱好来装饰的。这些提灯的都是四郊的乡下孩子，他们很高兴接受大人们交给他们的这项差事。灯笼由孩子们自己设计，自己糊成，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经济能力，在灯笼上装饰皱边和小缌子。灯笼里点上蜡烛，如果他们有朋友或亲戚当圣器管理员，就用教会里的蜡烛，如果买得起，就用一支象中国人在供桌前点的那种小红蜡烛。

国民警卫队员，那些法律的维护者，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照顾着不使队伍中断，不让人群拥挤。他们挥动棍子，及时地狠狠打在人们的身上，尽力给游行队伍增加荣耀，增加光彩。一切都是为了开导人们的灵魂，显示宗教的尊荣。国民警卫队正在不取分文地四下分送他们那净化灵魂的棍棒时，另外有人也在不取分文地把大大小小的蜡烛分给大众，对挨了棍棒的人表示慰问。

“省长先生，”伊瓦腊低声问，“他们打人为的是惩罚过错呢，还是为了自己取乐？”

“你说得对，伊瓦腊先生，”总督听见了这句问话，便回答说。“凡是从别的国家来到这里的人看到这种野蛮的行为都要感到惊讶。这种情况应当禁止。”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出现的圣像是施洗的约翰①。看见他那个样子，简直可以说我们救世主的这位堂兄弟在人们中间的威望并不太高，因为虽然他的腿和脚很象一个少女的，脸象一个隐士，可是他被安顿在一座木台上，又被一群用蜡烛和未点燃

① 据《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施洗的约翰是与耶稣同时代的一个先知，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兽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在旷野中传道，他曾为耶稣施洗。

的灯笼武装起来的、在那儿打着玩的孩子们遮住了。

"多不幸的圣徒啊！"塔席奥哲人咕哝着说，他正在街上看游行，"虽然你是传布天国福音的先驱，虽然耶稣基督也曾在你面前躬过身，可是也没有用了！你的虔诚和正直对你毫无用处，你活该为了真理和你的信仰而死，这一切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因为他们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功绩。与其做一个在旷野中声嘶力竭地宣讲天国福音的、口若悬河的先知，不如做一个在教堂里布道的口才拙劣的神甫，这就是你在菲律宾得到的教训！如果你吃的是火鸡而不是蝗虫，穿的是绸缎而不是兽皮，如果你曾经加入一个修士会……"

这位老人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口，因为圣方济各过来了。"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他带着嘲讽的微笑继续说道，"这位圣徒坐在车子上，我的老天，多漂亮的一辆车子啊！多少蜡烛，多少玻璃灯笼！我从来也没见过你周围这么灯火辉煌的，季奥万尼·贝尔纳多内①！多响亮的音乐啊！你死后，你的信徒们听的又是另一种音乐了！不过，可敬而谦逊的祖师啊，如果你现在复活了，你所能看到的只是堕落的科托纳的埃里阿塞斯②。如果你的信徒认出了你，他们一定会把你关进监狱，说不定你会遭到和斯派瑞的斯扎里阿斯③相同的命运哩。"

乐队后面是一面大旗，上面画的还是这位圣徒，但是长着七个翅膀。旗子由穿着粗蓝布衣服的第三会的男会员举着，他们用哀怨的声调大声地做着祷告。随后，令人不解地来的却是抹大拉

---

① 圣方济各会的创始人圣方济各名叫季奥万尼·贝尔纳多内。

② 圣方济各的弟子，早期圣方济各会的实际领导人，后为教皇开除出教。

③ 斯派瑞的斯扎里阿斯因号召改革，在狱中被杀。

的圣玛利亚①，她打扮得非常漂亮，一头浓密的头发，绸衣服上装饰着亮闪闪的金箔，一只戴着戒指的手捏着她的菠萝纱②的绣花披肩。她的周围灯火辉煌，香烟缭绕，她的眼泪是用玻璃珠做的，泪珠反射出焰火的彩色，一方面给游行增加了奇幻的景象，同时也使得这位犯过罪的圣徒一会儿流的是绿眼泪，一会儿是红眼泪，一会儿又是蓝眼泪。街道两旁的人家一直到圣方济各过来的时候才点起灯，施洗的约翰没能享受到这份荣耀，他匆匆忙忙地就走过去了，仿佛他觉得在这一伙打扮得金光闪闪、珠光宝气的圣徒中只有自己披着兽皮，因而感到羞愧似的。

"那就是我们的圣徒！"镇长的女儿对她的客人们大声说，"我为了好进天堂，把所有的戒指都借给她了。"

手里举着蜡烛的人全都围着台子停下来，准备听唱"乐"。那些天上的圣徒们也停下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想听，也许是抬着他们的人想听。抬着圣约翰的那些人等得不耐烦了，商量了一下，便一齐蹲下来，把他撂在地上。

"国民警卫队要骂的！"一个人反对说。

"哼，在圣器室里他们还把他扔在蛛网尘封的墙角上哩！"

于是，圣约翰被撂在地上，变成了人群中的一员。

抹大拉的圣玛利亚继续出发以后，妇女们便加入了游行的行列，她们和男人不同，走在前面的不是年轻姑娘，而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姑娘们一直排到圣母的宝车跟前，圣母像后面是头上张着华盖的本堂神甫。这种排列是达马索神甫发明的，他说："圣母喜欢的是少女，不是老婆子！"许多虔诚的老太太听了这话

---

① 据《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抹大拉的圣玛利亚是一个被耶稣治好的魔鬼附身的女人。

② 用菠萝叶的纤维织成的一种纱。

都皱起了眉头，可是圣母并没因此改变了她的喜爱。

紧跟在抹大拉的圣玛利亚后面的是圣地亚哥，但他似乎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他和早晨跟在圣方济各后面时一样地满脸愁容。他的车座由六个第三会的女会员拖着——不知为了什么，也许是由于生病时发下什么誓愿，她们一个劲儿地拖着他往前走。圣地亚哥在台子前面停下来，等待人们向他致敬。

可是，还得等圣母的车子。走在圣母车前的姑娘们打扮得象幽灵一样，儿童们看见都十分害怕，婴儿吓得哭起来。但是在这个黑成一团的袍子、兜帽、肩带和修女的面纱中，在这些发出单调的、带着鼻音的祈祷声里，也还有十二个全身白衣，头戴花冠、卷着头发的姑娘，她们就象破烂堆里的一束白素馨花或鲜阿拉伯素馨花一样，眼睛里闪出和身上的项圈同样的光芒。她们好象是被妖魔镇住了的小精灵，紧紧牵着系在圣母车上的宽蓝带子向前走动，看去很象牵着司春女神车子的白鸽子。

现在所有的圣像都凝神静气地停了下来，彼此挤在一起，来听台上的朗诵。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那张半开半闭的布幕，最后，才从大家的嘴里一致发出一声惊佩的叹息。这一声是值得发出的，原来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男孩子，长着翅膀，穿着马靴，肩佩绶带，身扎腰带，头上还戴着一顶有羽饰的帽子。

“这是省长呀！”有一个人大声喊道。但是这位神童对这个比拟并没有在意，并且开始用镇长一模一样的姿态朗诵起一首诗来。

但是，我们又何必把他——这个镇长的可怜的小木偶——用拉丁语、他加禄语和西班牙语所吟诵的那些诗句都记录下来呢？读者们已经欣赏过达马索神甫今早的讲道了，我不愿意用过多的神奇作品来惯坏他们。再说，如果我提出一个和他争雄的

人来，这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可能会对我有意见，这也绝不是象我们这些生来就爱好和平的人所希望的。

过后，游行队伍又继续向前移动了，圣约翰又踏上了他悲伤的旅途。圣母一来到甲必丹蒂亚格家的门口，就从里面传出了那首天使长作词的圣歌① 向她致敬。一个温柔悦耳、如怨如诉的声音和着钢琴唱起了古诺② 的《圣母颂》。游行队伍的乐声不再响了，祷告声停了下来，就连萨尔维神甫也止住脚步。歌声颤抖着，变得十分凄楚，它所表示的不光是问候和致敬，还有祈祷和抗议。

伊瓦腊站在窗子下面听着歌声，心里感到一阵恐怖和悲哀。他了解那个苦难的灵魂在歌声中所表达的感情，可是他不敢深追这种哀伤的原因。他心思重重、面色阴郁地转过脸来望着总督。

“你跟我一块儿吃饭吧，”总督对他说，“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谈一下那两个失踪的孩子的事情。”

“难道是我引起的吗？”年轻人喃喃地说，机械地跟在后面，视而不见地望着总督的背影。

---

① 《圣母颂》的歌词用的是《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和四十二节天使长对圣母马利亚说的两段话。

② 古诺（1818—1893），法国作曲家。

# 第三十九章　慰藉夫人

为什么国民警卫队长家里的窗扉总是紧闭着的？游行队伍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为什么不见那位墨杜萨、也就是国民警卫队的女神那张男性的脸和她那件法兰绒衬衣？是不是慰藉夫人自己知道她那布满青筋（里面好象流的不是血而是醋和胆汁）的脑门够多么难看，她那紫红的嘴唇叼着一支粗大雪茄是多么怪模怪样，她那一双忌妒的冷眼多么可怕，因而偶尔心动，发了慈悲，不愿用自己的可怕容貌来破坏人们的快乐？啊，真要谢谢她的黄金时代①才能有的这种慈悲之心！房子外面既没有挂旗子，也没有挂灯笼，正象席楠说的那样，它所以这样阴森森的，正因为全城都在欢乐。要不是门口有踱来踱去的哨兵，看上去就象是一座没有人住的空房子。

乱七八糟的客厅里点着一盏黯淡的灯，使得窗子上那挂满蛛网和落了厚厚一层灰尘的贝壳发出珍珠色的亮光②。屋子的女主人按照她那懒惰的习惯，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打盹。她的打扮和往常一样，那就是说打扮得其丑无比：头上包着一条头巾，下面稀疏地露着几绺纠缠在一起的头发，在一件原来一定

---

① 希腊神话把人类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和平富足、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其次是充满奢侈的白银时代，第三是充满纷争战乱的黄铜时代，最后是没有正义的堕落的黑铁时代。

② 菲律宾有些人家用薄贝壳当作玻璃安装在窗子上。

是白色的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蓝法兰绒衬衫，下面褪了色的裙子上显露出她那干瘪大腿的轮廓。她把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一个劲儿地抖动着。她嘴里吐着一小团一小团的烟雾，她睁开眼睛望着哪个方向，就不胜厌烦地把烟向那个方向喷去。要是唐佛郎西斯科·德·卡尼亚马克①在这个时候看见她，那他一定会把她当作当地的土人酋长或是散布瘟疫的恶魔，然后用特别为她创造的市井俚语来评论一番，来点缀他的这个发现。

这天早上，她没去望弥撒，倒不是因为她自己不想去，恰恰相反，她本来打算到人群中去显露一番，听听讲道的，可是她的丈夫不让她去。和往常一样，他在禁止她出去的时候，总加上几句咒骂和侮辱，还威胁着要用脚踢她。国民警卫队长知道他老婆穿得叫人笑话，打扮得象一个"丘八情妇"，因此他不愿让她到那些生人和来自京城的人物面前去丢丑。可是她并不懂得这个意思，总觉得自己长得漂亮动人，象女王一样的仪态万方，说到打扮，比玛丽亚·克拉腊还要俏丽，还要光彩夺目。玛丽亚·克拉腊只不过围了一条围腰②，她却穿着飘飘的长裙。由于这样，国民警卫队长只好对她进行威胁："你给我呆在家里，不许出去，不然我就一脚把你踢回你他妈的娘家！"慰藉夫人自然不愿在靴尖下滚回娘家，但是她在考虑报复。

这位夫人的黑脸，就是在涂脂抹粉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引起人和她亲近的念头。这天早晨，仆人们对她更是提心吊胆，特别

---

① 唐佛郎西斯科·德·卡尼亚马克曾经写过好几部关于菲律宾的著作，其中一部名为《菲律宾回忆录》(Recuerdos de Filipinas)，是由许多篇随笔和杂感汇集编成的。该书有些地方抨击了岛上的西班牙人的品德和行为，并且揭露了政府的管理和修士的制度的阴暗面。

② 围腰是一块黑布或花边，一般是镂空或绣花的，系在腰上，有儿分象围裙。这是菲律宾妇女，特别是他加禄族妇女当中的一种特殊装饰。

是看见她默不作声地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好象在盘算着什么恶毒可怕的阴谋。她的眼睛闪着逼人的寒光，好似一条被人捉住就要被踩死的毒蛇，眼里带着一种蛊惑的、令人憎恶的、残酷的神情。哪怕是极小的一点点过错，或是一点点响动，都要招来她的无比恶毒的辱骂。仆人们没有谁敢答腔，因为一向她解释便又罪加一等。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谁来招惹她——她的丈夫作客去了——她心里憋满了一肚子火，全身的细胞好象充斥着电流，随时都可以在一场仇恨的风暴中爆发。她周围的一切好象刮过第一阵飓风以后蜷缩起来的花儿，因此她没遇到什么阻碍，也找不着什么借口和事情来发泄她的怨气。士兵和仆人们都躲得她远远的。为了避免听到外面的欢乐声，她吩咐把所有的窗子都关了起来，并告诉门口的哨兵，不许放任何人进来。她头上紧扎着一块头巾，仿佛是怕脑袋爆炸似的。虽然太阳还很高，她却让人把屋子里的灯点了起来。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茜莎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被逮捕起来，关在营房里。当时国民警卫队长不在，所以这个不幸的女人只好孤独可怜地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在营房里过夜。第二天国民警卫队长见到了她，在这种混乱的日子里，怕她不安全，又怕她惹起一场不愉快的纠纷，便关照士兵们好好待她，给她些东西吃。这个疯女人就这样在营房过了两天。

这天晚上，不知是由于营房就在甲必丹蒂亚格的公馆近旁，使她听到了玛丽亚·克拉腊的哀伤的歌声，也不知是由于其他的回忆使她想起了古老的民歌，茜莎也用她那柔美忧郁的嗓音唱起童年时代家乡的歌谣来。士兵们听见她的歌声，都变得沉默不语，这歌子唤起了他们对堕落以前的日子的回忆。慰藉夫人

也在百无聊赖中听到了茜莎的歌声，她听说了唱歌人是谁之后，想了一下，然后让人把她立刻带到她面前来。一丝淡淡的微笑掠过她那枯干的嘴唇。

茜莎态度从容地走进屋子，她既没有露出惊讶，也没有表示害怕，她好象不知道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贵妇人或是这座房子的女主人。这可伤了这位女神的虚荣心，她是要人家对她尊敬，对她害怕的。她咳嗽了一声，用手示意让士兵走开，然后她取下丈夫的皮鞭子，用阴险的声调对这个疯女人说："来，magcantar icau①！"

茜莎当然听不懂这样的他家禄话，这反倒平息了这位墨杜萨的怒火，因为这位夫人有一点可爱的特性，就是她不愿意懂得他加禄话，至少表面上要装作不懂的样子，她认为尽量把他加禄话说得非常糟糕，便可以显得自己是一个她所常说的真正的"Orofea"②。她的本事的确很高，如果说她宰割了他加禄话，那么不论就文法或发音来说，西班牙话的命运在她嘴里也好不了多少——尽管她的丈夫以及板凳和靴子等等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她。

她在学某些西班牙字上所花费的气力要比商波利昂③在辨认古代象形文字上所费的气力还要大，"Filipinas"（菲律宾）这个字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她结婚那天，在行完婚礼跟她的丈夫（他那时还只是一个下士）说话的时候，她提到了"皮力宾"。下士觉得自己有责任纠正她，于是在她头上敲了一记说："念腓力宾，婆娘！别那么蠢！你不知道你他妈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应当

① 他加禄话"Magcanta—ca"之误，意思是"唱吧！"

② 西班牙文 Europea 之误，意思是"欧洲女人"。

③ 商波利昂（1790—1872），法国的埃及学家。

念‘腓力宾’，是从‘腓力普’这个字来的吗？”

这个女人当时正沉湎于新婚燕尔的甜蜜幻想中，想做一个温顺的妻子，便念了声“腓勒宾”。下士觉得她有进步，差不多了，便又在她头上敲了几记，呵斥道：“婆娘，你不会发‘腓力普’这个音吗？记住，你应该知道这个国王，唐腓力普——五世……念‘腓力普’，然后加上字尾nas，这个拉丁字尾是‘印第安人的岛屿’的意思。——这就是你他妈的这个国家的名字！”

当时还是一个洗衣妇的慰藉夫人摸了摸头上被打疼的地方，有点不耐烦地重复念道：“腓一力一普，腓力一笨，腓一力一笨，腓力宾，对了吧？”

下士心里一亮。真的，怎么会是“腓力宾”，而不是“腓力笨”呢？两者必居其一，要么叫“腓力笨”，要么就管“腓力普”叫“腓力皮”！于是当天他很慎重地把这个问题撂在了一边，等离开妻子以后便去查书。他简直惊讶得要死：他擦了擦眼睛——让我看看——慢慢的，别忙。啊！菲一律一宾，菲律宾！所有的书上都是这么写的。他和他妻子两个人都不对！

“这是怎么回事？”他自言自语说，“难道历史还会撒谎吗？书上不是明明说阿隆索·萨阿维德拉是以皇太子唐腓力普的名字给这个国家命名的吗？那么怎么会写得不对呢？会不会这个阿隆索·萨阿维德拉是个印第安人呢？”

他带着这种怀疑去请教那个想当神甫的年轻中士戈梅斯。中士对这位下士连正眼也没瞧他一眼，嘴里吐出一股浓烟，装腔作势地说：“在古时候这个字念‘腓力皮’，而不念‘腓力普’。但是自从我们现代人法国化以后，我们觉得‘力皮’这两个音太难听，因此有教养的人，特别是在马德里——你从来没到过马德里吧，是不是？——便把‘力皮’改成‘力普’了。这就是说，做一个

现代人。”

这位可怜的下士从来没到过马德里——这就是他不明白这个谜的原因：到马德里就可以见多识广啦！“那么，如今应当……”

“应当按古音念，老兄！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按古音念‘菲律宾’！”戈梅斯轻蔑地大声说。

尽管下士是位很糟的语言学家，却是一个好丈夫。凡是他刚刚学会的东西，也必须让自己妻子知道，因此他继续教导她：“康索拉，你他妈的这个国家的名字你是怎么念的呀？”

“我怎么念？按照你教我的那么念呗：腓力丁！”

“我拿椅子砸你，你这个……！昨天你按现代人的念法念得倒比你今天念的好些，可是现在应当按古人的念法，念腓律……我的意思是说应当念‘菲律宾’！”

“你别忘了我不是什么古人！你在想些什么呀？”

“先别管这个！念‘菲律宾’！”

“我不念。我不是古代的老婆子，我还不到三十岁呐！”她回答说，一边卷起袖子准备战斗。

“念，你这个……不然我就拿这把椅子砸你！”

慰藉夫人一见他真的举起了椅子，想了一下，便粗声粗气地结结巴巴念道：“腓力—腓律—菲力……”

乒乓！噗通！椅子飞了过来，这堂课便在一阵拳打脚踢、胡抓乱打里收了场。下士揪住她的头发，她牙齿不好没法咬他，只好抓住他的山羊胡子。他大叫一声，放开了手，又向她求饶。血开始流了出来，一只眼睛变成了红眼睛，一件衬衫被撕得粉碎，身体的许多部分都显露了出来，只是“菲律宾”还没有。

往后一谈到语言问题，就要发生类似的事件。下士一边注

意着她在语言学上的“进步”，一边悲哀地估计：再过十年，他的床头人就完全不会说话了，果然，他的估计变成了事实。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她还懂得他加禄话，还能够说上两句西班牙话，勉强叫人听得懂，但是到了现在，也就是我们的故事提到她的这个时候，她已经什么话都不会说了。她已深深地习惯用各种信号来表示她的意思——她的这些信号发得那么响亮，给人的印象又是那么深刻——就是伏拉普克世界语①的发明者也望尘莫及！

所以，茜莎幸好听不懂她的话，这使墨杜萨眉头舒展了一些，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毫无疑问，她不懂他加禄话，她是个“欧洲女人”！

“小鬼，用他加禄话告诉她，叫她唱歌！她不懂我的话，她不懂西班牙话！”

这个疯女人听懂了勤务兵的话，开始唱起《夜曲》。慰藉夫人最初带着鄙夷的神气听着，但是这种神情渐渐从她的嘴边消失了。她始而凝神倾听，继而变得庄重起来，甚至显出沉思的样子。茜莎的歌声、歌词表达的情感以及歌的旋律都感动了她——她那颗干枯凋萎的心也许正渴望着一场甘露。她完全听懂了这首歌的意思，词中“从裹上夜大衣的天空落下了忧郁、寒冷的小雨”仿佛也落在她的心田上。“在白天炫耀自己美丽、争夺人们赞赏和满怀虚荣的残花，随着黄昏的来临感到懊悔，她清醒过来了，她挣扎着向天空抬起她那垂下的花瓣，想寻找一块阴影把自己隐藏，她只求悄悄死去，躲开见过她当日盛况的日光的嘲笑，免得看见往日的荣华不过是春梦一场。她祈求降落一滴甘露以安慰她的哀伤。夜莺离开寂寞的窝巢，离开那古树窟

① 一八七九年德国人约翰·马丁·舒耶尔创造的一种世界语。

窿，扰乱了这旷野的孤寂……”

“别唱啦，别再唱啦！”她激动地站起身来，用地道的他加禄话喊道，“别唱啦！这歌叫我难受死了。”

疯女人不再唱了。那个小鬼不由得脱口喊道：“哎呀！她讲起他加禄话来啦！”他站在那里带着赞叹的神情望着他的女主人。她发现自己露了马脚，觉得羞愧难当。但是她的性格和一般女人不一样，羞愧变成了愤怒和仇恨，她把这个不懂事的小鬼赶出门去，一脚把门关上了。

她烦躁不安地摆弄着皮鞭子，在屋子里转了几圈之后，突然在这个疯女人面前停了下来，用西班牙话对她说：“给我跳舞！”可是茜莎没有动。

“跳舞！跳舞！”她用阴险的声调重复说。

疯女人用困惑不解、毫无表情的目光望着她。队长夫人先抬起茜莎一只胳臂，又抬起她另一只，把它们摇晃了一阵，可是没有用，茜莎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接着她自己开始跳动起来，摇摆着身子，一面示意茜莎学她的样子。远远传来了一阵游行队伍乐队所奏的庄严肃穆的进行曲，但是慰藉夫人却疯狂地按照她自己心里另一种乐声扭动着。茜莎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眼睛中流露出好奇的目光，苍白的嘴唇上还浮现出淡淡的微笑，她觉得这位太太跳得怪有意思的。慰藉夫人好象有些羞惭，她突然停了下来，举起鞭子——这条鞭子是小偷和士兵们见了就胆寒的，它是乌兰哥①制造的，后来又由国民警卫队长用铁丝缠起来加过工——说道：“现在该你跳了——跳呀！”

她举起鞭子，先在疯女人的赤脚上轻轻抽了一下。茜莎脚

---

① 菲律宾八打雁的塔纳万地方的一个小村子，以制造马鞭闻名。

一痛，脸上马上失去笑容，连忙抬起手来保护自己。

“啊哈，你还是动起来了吧！”她带着残酷的快乐神情喊道，手里的鞭子也跟着从“慢板”转为“活泼的快板”。

受到鞭笞的茜莎痛苦地叫了一声，马上抬起脚来。

“你就得给我跳，你这个印第安人……”鞭子嗖嗖地飞舞着。

茜莎倒在地板上，两手护着膝盖，睁大眼睛望着这个折磨她的女人。落在她肩膀上的狠狠两鞭子使她又爬了起来，这时，这个不幸的女人不仅是在哭喊，简直是在嚎叫了。她那单薄的衬衫被抽得稀烂，身上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老虎一看见鲜血就要兽性大发，慰藉夫人看见了血，劲头就更大了。“跳，你他妈的，跳呀！你他妈的混蛋！”她吼叫着，“跳，不跳就抽死你！”她一手抓住茜莎，一边抽她，一边自己扭动起来。

疯女人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只好照着她的样子，胡乱地挥动起胳臂。她的教师弯起嘴唇，露出满意的微笑，这是女米非斯托非勒斯①得到了天才学生时的微笑，其中包含着仇恨、轻蔑、戏谑和残忍，就是一声魔鬼的大笑，也不能比这个表现得更丰富。

她完全沉醉在这种快乐的景象中，连丈夫回来都没有发觉，直到他砰地一声踢开了房门才惊动了她。国民警卫队长脸色煞白，满面阴沉，他一看清她在屋子里干的事情，就杀气腾腾地瞥了她一眼。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带着嘲弄的笑容朝他望着。

队长尽量温和地用手扶住这个奇怪的舞女的肩头，让她停

---

② 米非斯托非勒斯是德国诗人歌德所写《浮士德》一书中的魔鬼。

了下来。疯女人叹了口气，慢慢地倒在洒着她自己的鲜血的地板上。

沉默继续着。队长呼呼地喘着粗气，妻子带着疑问的目光望着他。她拾起鞭子，用平静、温和的声调问道："你怎么啦？连声晚安都没说。"

队长没有理睬她，只把小鬼叫了来，说："把这个女人带走，叫玛尔塔给她另外拿一套衣服换上，好好照看她。你去给她找点吃的，弄一张好床铺。注意不许别人虐待她！明天我们就要把她送到伊瓦腊先生家里去。"

之后，他小心地把门关上，拴好，这才走到妻子跟前，捏紧拳头对她喊了一句："你是在找死！"

"你怎么啦？"她问，站起身来，从他身边走开。

"我怎么啦！"他象打雷似的吼道，又咒骂了一声，把一张满篇潦草字迹的信纸举到她跟前。"这是不是你写给省长的，说我接受了贿赂准许赌钱，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打死。"

"你试试看！只要你有这个胆子，就不妨试试！"她回答说，发出一声冷笑，"要打死我得是个比你有种的人！"

他听到了这句侮辱的话，可是也看到她手中的鞭子。他从桌子上操起一个盘子朝着她的脑袋扔过去，但是她早已习惯于这种战斗，便急忙往旁边一闪，盘子撞落在墙上，砸得粉碎。跟着又是一只茶杯和一个小碟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胆小鬼！"她叫嚷起来，"你敢过来吗？"为了进一步激怒他，她还向他啐了一口唾沫。

队长简直气疯了，他大吼一声，正待向她扑过去。可是她却快得惊人，劈头就是一鞭子，然后奔进里屋，猛地把门关上，上好门闩。他又痛又怒，咆哮着随后追来，结果撞在门上，撞得他连

声咒骂，暴跳如雷。

“你这个断子绝孙的老母猪！开门，开门，不开我就砸碎你的脑袋！”他大吼大叫，在门上拳打脚踢。里面没有回答，只听见在地板上拖动椅子和箱柜的声音，好象她正在用家具来筑成防线。踢门声、咒骂声把整个屋子都震动了。

“你敢进来！你敢进来！”一个愤恨的声音在里面喊道，“只要你把鼻子伸进来，我就开枪打掉它。”

逐渐逐渐地他的怒火好象平息下来了，只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

“到街上去冷冷你的脑子吧！”那个女人还在不停地嘲弄他，看来她已经全部完成了防御准备。

“我对天发誓，只要抓住你，就是天主也救不了你啦，你这头母猪！”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是你不让我去望弥撒的！是你禁止我去尽我的宗教责任的！”她用她特有的讥讽口吻说。

队长戴上帽子，略略整了整身上的衣服，就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去。但是不一会儿，他又脱掉脚上的鞋子，轻手轻脚地走回屋里来，仆人们对这种吵闹早已习以为常，不再感兴趣，可是这回队长脱掉鞋子却是件新鲜事儿，这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彼此挤眉弄眼的。队长靠近这个“神圣的港口”，在一把椅子上一声不响地坐下来，耐着性子等了半个多钟头。

“你真的走了，还是仍然在外头呀，老山羊？”里面一次又一次地问，每次换一个形容词，声音也越来越高。最后她开始把家具一件一件地搬开。他听着里面的响动，露出了笑意。

“小鬼，队长出去了吗？”慰藉夫人大声问。

队长对勤务兵作了个手势，他回答说：“是的，太太，他出去

了。”

她欢天喜地地哈哈一笑，拉开门闩。她的丈夫慢慢站起来，门开了一道缝……

一声尖叫，接着是一个人摔倒的声音，咒骂、嚎叫、下流话、殴打和嘶哑的喊声混成一片，在那间漆黑的屋子里，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

勤务兵走进厨房的时候，对厨子作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厨子说：“你要倒霉了。”

“我？全镇的老百姓都要倒霉！她只问我他出去没有，可并没问我他又回来没有呀！”

# 第四十章　公理和强权

晚上十点钟。黑暗的天空升起了最后几支无精打采的焰火，一些新近灌进烟和热气的气球依旧飘荡在天上，闪闪熠熠，仿佛是刚出现的星星。其中有几只带着焰火的气球烧着了，威胁着下面的房子，因此在屋脊上站着一些男人，他们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拿着头上裹着破布的长竹竿。他们的黑黑的影儿在朦胧的晴空上清楚地凸现出来，好象一些自天而降的妖魔，下来观看人间欢乐的景色。许多稀奇古怪的焰火布满天空——什么车轮子啦、碉堡啦、黄牛和水牛啦等等——它们的美丽和壮观是圣地亚哥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现在，人们又成群结队地涌向广场，赶去看最后一场戏。在焰火的照耀下，寻欢作乐的人群给照得五颜六色的。孩子们打着火把在草地上寻找没有响的炮仗和其他还可以拿来玩的焰火残屑。但是不久，剧场里就奏起了音乐，戏要开演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空地。

大戏台点得灯明火亮。有的灯挂在各个柱子的周围，有的从屋顶上吊下来，有的在地板上堆成一个一个的尖塔。一个国民警卫队员负责管理这些灯火，他一过来照看灯火，人群便向他喊叫和吹口哨："他又来了！他又来了！"

幕布前面，乐队的乐师们有的正在调弦定音，有的在试奏一下曲子的开头。他们背后就是观众席了。正如我们的新闻记者

在通讯中所描写的那样，一排排椅子上坐着当地的显贵、西班牙人和阔绰的游客。其余的地方挤满了普通观众，他们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有的肩膀上扛着板凳，倒不是为了坐，而是为了弥补他们身材的不足。没有板凳的就大声吵嚷表示抗议，那些惹起众怒的人只好马上跳了下来。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好象没那么回事儿似的又站在凳子上了。

满场中只见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有的在喊，有的在叫，有的哈哈大笑，一个“老鼠屎”的花炮点着了，一个焰火升了起来——大家都尽其所有来增加这一场嘈杂喧闹。这里，一张板凳的腿断了，立在上面的人翻倒下来，惹得观众大笑。他们都是从老远地方跑来看热闹的，如今却被别人看了热闹。那里，有人为了一个座位发生争吵。再过去一点儿，又听见打碎玻璃器皿的响声，原来是安登来了，她两手小心地捧着一大托盘食物和饮料，刚好撞上了想利用机会来看她的情人。

因为镇长喜欢打牌，演出就由副镇长唐斐利波主持。他正在和老塔席奥谈话：“我有什么办法？省长不答应我辞职呀。他问我：‘你是觉得没有力量担任你的职务吗？’”

“你怎么答复他的？”

“‘省长先生，’我说，‘一个副镇长的力量无论如何微小，也和所有其他的权力一样——它是从上面来的。国王的力量来自人民，人民的力量又来自天主，这正是我缺少的，省长先生。’可是他连听都不愿意听，只对我说，等过了这个节日我们再谈。”

“那么，只好求天主保佑你了！”老人说，准备离开。

“您不看戏了吗？”

“谢谢，不看了！那些梦呓和胡说，我自己都可以编造！”哲人带着讥讽的微笑回答，“不过，现在我想起来了，你难道就从来

没有注意到我们人民的特性吗？他们都是善良和平的，可又爱看武戏和血腥的打斗；他们是民主的，却又崇拜帝王公侯；他们不信宗教，却又被奢侈的宗教排场弄得穷困不堪。我们的妇女都有温柔的性格，可是，一看见公主舞动长枪，就乐不可支。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唔……”

他刚要说下去，玛丽亚·克拉腊和她的朋友们就来了，谈话给打断了。唐斐利波迎上前去，把她们领到座位上。在她们后面又来了本堂神甫、一个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和几个西班牙人。修士后面跟着一群人，有些人是喜欢跟在修士后面的。“愿天主在来世也酬偿他们吧！”老塔席奥走开时自言自语地咕哝说。

第一出戏是查那奈和玛丽亚尼托合演的一出滑稽短剧。所有的观众都把眼睛和耳朵转向戏台，只有萨尔维神甫一个人例外，他到剧场的唯一目的好象就是来监视玛丽亚·克拉腊的。玛丽亚呢，忧郁给她的美丽增添了一种圣洁、动人的风采，不由人不神魂颠倒地望着她，这原是容易理解的。但这个圣方济各会的修士那深深藏在凹陷眼窝中的眼睛，却丝毫也没有神魂颠倒的样儿。在他那阴郁的目光中可以看到的只是一种绝望的悲哀——就象该隐从远方眺望着母亲给他描述过的欢乐的天堂！

伊瓦腊走进剧场时，短剧差不多已经演完了。他的出现引起了一阵营营的低语，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和本堂神甫的身上。可是这个年轻人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从容沉着地和玛丽亚·克拉腊以及她的朋友们打了招呼，便在她们旁边坐了下来。

唯一和他说话的是席楠，她问：“你看焰火了吗？”

“没有，小朋友，我得去陪着总督呀。”

“啊，那真是太可惜了！本堂神甫一直和我们在一块儿，对

我们讲了一大堆堕入地狱的故事——你想得到吗！——把我们吓得要死，好让我们不去欣赏焰火，你想得到吗！”

本堂神甫站起身来，向唐斐利波走去，两个人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谈话。前者显得很激动，后者却不慌不忙地低声说话。

“很抱歉，请原谅我不能遵命，神甫。”唐斐利波说，“伊瓦腊先生是捐款最多的人之一，只要他没有扰乱这里的秩序，他就有权利坐在这儿。”

“可是使善良的基督徒都感到丢脸，不就是扰乱秩序吗？这简直是把狼放进了羊圈子。你要为此对天主和政府当局负责！”

“凡是出于我个人意志所作的一切我都是负责的，神甫。”唐斐利波微微欠了一下身子说，“可是我职权有限，无权干预宗教上的事务。那些不愿意和他接触的人可以不和他说话，伊瓦腊先生并没有强要别人对他怎么样。”

“可是这会引起危险，喜欢玩火的人总会自焚其身。”

“我可看不出有什么危险，神甫。总督和省长，我的上司们，和他谈了一下午的话，我没有权力去教训他们。”

“如果你不把他赶出去，我们就离开这里。”

“非常抱歉，我不能把任何人赶出剧场。”

本堂神甫对自己所作的这个要挟感到有些后悔，可是话已经说出口了，他只好对他的伙伴作了个手势，那人恋恋不舍地站起身子，两个人走了出去。跟着他们走的一伙人也都随着他们走出，一边用仇恨的眼光望着伊瓦腊。

交头接耳的低声议论增加了。一伙人走到这个年轻人面前，对他说：“我们支持你，不用理睬他们。”

“你们说的‘他们’是指谁呀？”伊瓦腊惊诧地问。

“就是方才离开这里，不愿和你接触的那伙人。”

“离开这里不愿和我接触?”

“是啊,他们说你被开除出教门了。”

“开除出教门了?”这个青年惊愕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环顾了一下,看见玛丽亚·克拉腊把脸藏在扇子后面。“难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他最后大声喊道,“难道我们还是在黑暗的中古时代吗? 怪不得……”

他向年轻姑娘们走了过来,把声调缓和一下,说:“对不起,我忘记了我还有一个约会。过一会儿我再回来送你们回去。”

“先别走!”席楠说,“叶莺马上就要跳‘云雀舞’了,她的舞跳得美极了。”

“不行,小朋友。但我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人声更加嘈杂了。

叶莺浑身打扮得新奇夺目,她说了一声“Da usté su permiso?”① 卡尔哈尔回答了一声:“Pase usté adelante.”② 就在这当儿两个国民警卫队员走到唐斐利波面前,命令他停止演戏。

“为什么?”副镇长惊讶地问。

“因为我们的队长和他的老婆刚才打了一架,睡不着。”

“那就告诉你们队长,我们是得到省长许可的,本城谁也没有权力干预,就是镇长也没有,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呢。”

“不管怎么说,戏得停演!”两个士兵又重复了一遍。

唐斐利波背过身去,两个士兵就走了。为了不打扰大家的欢乐,这件事他对谁也没说。

这幕轻松的喜剧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了。接着比拉多王子出现在舞台上,他要求和俘获他父亲的摩洛人决一死战。这

---

① 西班牙文:“您答应吗?”

② 西班牙文:“您进来吧。”

位英雄声言要一刀把他们的脑袋全都砍下来，打发他们去见阎王。但是准备迎战的摩洛人很幸运，就在这时，剧场内一阵大乱，乐队突然停止演奏，乐师们纷纷扔掉手上的乐器，跳上戏台。勇敢的比拉多王子没有料到这一着，以为他们是摩洛人的同盟军，便丢下剑、盾，抱头而逃。摩洛人一见这样勇敢的基督徒都逃跑了，觉得学他的样子没什么不对，便也跟着跑了。一下子满场都只听见哭喊声、叫苦声、祈祷声和咒骂声。大家你推我挤地争着逃命。灯火全熄了，灯笼被抛到空中。"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有人大声喊，"失火啦！失火啦！强盗来啦！"另一些人喊道。女人和孩子们哭嚎着，到处一片混乱，板凳和观众都一齐滚倒在地。

这场骚乱是两个手持木棒的国民警卫队员引起的；他们为了阻止演出，便用木棒把乐队的乐师打跑。幸而副镇长还有几个挂着老式军刀的警察，在他们的协助下，经过战斗，终于把两个国民警卫队员抓住了。

"把他们押到镇公所去！"唐斐利波喊道，"小心别让他们跑了！"

这时伊瓦腊已经回来寻找玛丽亚·克拉腊。姑娘们紧紧地围着他，一个个吓得面色煞白，浑身发抖，伊莎贝尔姑妈不停地念着拉丁文的连祷。

等到大家从惊恐中稍稍安定下来，又听到引起这场骚乱的原因，都气愤得不得了。石块象雨点般地向那两个被警察押着往外走的祸首打去，甚至有人提议放火烧掉国民警卫队的营房，把慰藉夫人和队长一块儿烧死。

"他们只会干这种事儿！"一个女人伸出两臂，紧攥着拳头叫嚷说，"他们只会在镇里捣乱！他们只敢追打老实人！城外有的

是土匪和赌棍，他们敢去吗？把他们的营房烧掉！”

一个人捶打着自己的胳臂，要求神甫给他作忏悔。从翻倒的板凳下面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是一个可怜的乐师。台上挤满了演员和观众，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装扮成《抒情诗人》一剧中的莱奥诺的查那奈，正在用世俗的言词和装扮成小学校长的拉蒂亚说着话。叶莺裹着绸披肩，紧紧挨住比拉多王子，巴尔维诺和摩洛人正在竭力安慰那些多少受了一点伤的乐师们。有几个西班牙人从这一堆人钻到那一堆人当中，向他们大发议论。

一大群人正在聚集起来，唐斐利波似乎看出了他们想要干什么，便赶忙跑过去加以劝阻。“不要扰乱社会秩序！”他喊道，“我们明天去问个清楚，我们会得到公正处理的。我保证我们会得到公正的解决！”

“不行！”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道，“他们在卡兰瓦也干过这种事，政府也答应过要公正处理，可是省长什么也没做。这回我们要亲自动手！到兵营去呀！”

副镇长劝说无效，群众仍然坚持着敌对的态度。他向四下张望，想找个人来帮助他，他一眼看到了伊瓦腊。

“伊瓦腊先生，帮我个忙吧！别让他们去。我去找两个警察来。”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为难地问，可是副镇长已经走远了。他望着周围的人群，自己也不知道找谁好，突然间，他看到了埃利亚斯，这人正站在旁边，冷眼看着这场骚乱。

伊瓦腊向他奔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臂，用西班牙话对他说：“看在天主份上，如果你能办得到，就做点什么吧！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舵手一定听明白他的意思了，因为他钻进了人

群，一下就不见了。只听见人群中传来激烈的争论和喊叫声。过了一会儿，人群渐渐散开，人们的态度也不再象刚才那么激愤了。说实在的，人们散得正是时候，因为国民警卫队已经全副武装，上着刺刀跑出营房了。

与此同时，本堂神甫又在干什么呢？萨尔维神甫并没有上床安歇，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前额靠在窗帘上，眼睛注视着外面广场。他不时发出一声压抑的叹息，要不是屋里灯光太暗，也许还能看见他的眼睛里满含泪水。就这样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

广场上的骚乱把他从怅惘中惊醒过来。他带着惊恐的目光望着骚动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也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一个仆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向他报告外面的情况。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在这片喧嚣混乱中，流氓是会利用这种纷乱的情况和妇女的柔弱的。人人都只顾自己逃命，没有人想到别人。叫喊不会有人听见，也没有人注意。女人晕过去了，被打倒在地上，在黑夜的掩蔽下，惊慌和恐惧使人们再也顾不得什么羞耻——何况他们又彼此相爱呢！他仿佛看见克里索斯托莫抱起晕倒的玛丽亚·克拉腊，奔向黑暗中不见了。想到这里，他三脚两步跑下楼梯，也不戴帽子也不拿手杖，象一个疯子似的奔向广场。在那里，他遇到了几个西班牙人，正在申斥那些国民警卫队员。他向姑娘们方才所坐的地方看去，发现座位已经全都空了。

"神甫！神甫！"那几个西班牙人喊他，可是他连睬也不睬，又一直向甲必丹蒂亚格的住宅跑去了。到了那里他才松了一口气；他从窗口看见了宽敞的前厅里的玛丽亚·克拉腊仪态万方、轮廓柔美的可爱侧影，也看见了端着杯子和玻璃器皿的姑妈。

"啊！"他轻轻地说，"看来她只是受了一场虚惊。"

这时候，伊莎贝尔姑妈关上窗子了，玛丽亚·克拉腊的优美身影看不见了。本堂神甫从屋前走开，根本没去注意那些人群，他的眼前只浮现出一个呼吸均匀的、憩睡着的少女的美丽身影，细长弯曲的睫毛遮着眼睑，象拉斐尔画的圣母的睫毛一样，小嘴微微露出笑意，整个容貌洋溢着童贞、纯洁和天真无邪。她那衬托在雪白的床单中间的面庞就象白云里的一个小天使的面孔。神甫所想象的当然不止于这些——可是谁又能把一颗火热的心所想象的一切都写出来呢？

也许，只有我们那位报馆通讯员有这种本领，他叙述了这次节日及其有关的事件之后，是这样结束的：

“千谢万谢，我们必须感谢最可敬的贝尔纳多·萨尔维神甫的及时和积极的干预，他没有戴帽，也没有拿手杖，不顾任何危险，奔走于激昂愤慨的暴民之间，仅凭他使人心悦诚服的妙舌，以一个和平宗教的传播者经常具有的庄严和威望，平息了众人的愤怒。这位德高望重的教士以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毅然放弃了只有心地象他那样光明磊落的人才能享有的香甜美梦，赶去保护他的羊群，使他们不受丝毫损伤。圣地亚哥的居民决不会忘记他们勇敢的神甫这种崇高行为，也永世不会忘记他的大恩大德！”

# 第四十一章　两次拜访

伊瓦腊心事重重，无法入睡。不安的心情在夜间更加突出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合眼，便在他那孤独的小屋里工作起来，好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些问题。天已经亮了，他还在制造各种化合物，一边把竹屑和其他的物质放在里面，然后再把它们放入标有号码的密封瓶子里。

一个仆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个看样子象是从乡下来的人求见。“请他进来吧。”伊瓦腊说，连头也没回。

埃利亚斯进到屋里，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啊，是你呀！”伊瓦腊看见是埃利亚斯，便用他加禄话喊道，“对不起，让你等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是你。我正在作一个重要的实验。”

“我不想打扰你，”这位年轻的舵手回答说，“我来的第一件事是问问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在八打雁替你办，我马上就要到那边去了。其次是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伊瓦腊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甲必丹蒂亚格的女儿病了，”埃利亚斯平静地继续说，“不过并不严重。”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伊瓦腊声音微弱地嘟哝说，“你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吗？”

“发烧。现在，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吩咐……”

“谢谢你，我的朋友，没别的事。祝你一路平安。可是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太唐突，就不必回答。”

埃利亚斯鞠了一躬。

“昨天晚上那场骚乱你是怎么平息下去的？”伊瓦腊问，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很简单，”埃利亚斯态度十分自然地说，“这伙闹事的人带头的是两兄弟，他们的父亲是被国民警卫队打死的。有一天，他们也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落入国民警卫队的手里，我很幸运地把他们救了出来，两个人都很感激我。昨天晚上我和他们一说，他们就把其余的人劝走了。”

“那么，父亲被打死的那两兄弟……”

“结果也会和他们父亲一样的，”埃利亚斯声音很低地说，“祸不单行，全家人一个也跑不了……被雷劈的树整棵都要化为灰烬的。”

伊瓦腊听了这话之后，沉默不语了，埃利亚斯悄悄走了。等到年轻人发现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失去了他在舵手面前那副冷静和沉着，满脸悲痛地喃喃地说：“我，是我让她受苦的啊。”

他匆匆地穿好衣服，走下楼梯。一个身着孝服、左颊上有一大块疤痕的个子矮小的人谦恭地向他行了一个礼，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有什么事吗？”伊瓦腊问。

“先生，我叫鲁卡斯，昨天在学校被砸死的那个人是我的兄弟。”

“啊，我很替你难过。那么？”

“先生，我想知道您打算赔偿我兄弟家里多少钱？”

“赔偿？”年轻人重复了一句，不由得露出了厌恶的神情，“这我们以后再谈吧。今天下午你再来一趟，我现在还有要紧的事情。”

“您只要告诉我一声，您愿意给多少就行了。”鲁卡斯坚持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这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我没有工夫。”伊瓦腊不耐烦地又对他重复了一遍。

“您现在没有工夫，先生？”鲁卡斯愤愤地说，把身子挡住年轻人的去路，“您连为死者考虑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吗？”

“你今天下午再来吧。”伊瓦腊竭力克制住自己说，“我现在要去探望一个病人。”

“哦，为了病人您就忘了死人，对吗？你以为我们穷就……”

伊瓦腊看着他，不让他说下去：“别惹我发火！”说完，他就走了。

鲁卡斯站在那里，带着充满仇恨的神情望着他的背影。

“一眼我就看出，你就是把我父亲绑在毒日下曝晒的那个人的孙子，”他咬着牙喃喃地说，“你和他流着同样的血。”

接着，他换了口气，又补充了一句：“可是，假如你能多给些钱——那我们就可以变成朋友！”

# 第四十二章　艾斯帕达尼亚夫妇

节日过去了。和往年一样，镇上的人们发现他们更穷了。他们干活、流汗，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劳。他们没有真正得到过快乐，没有交上一个新的朋友，一句话，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换来的只是一场铺张浪费的游乐和一场苦恼。可是这又算什么呢，明年又得照样来一次，再过一个世纪也还是一切照旧，这是个风气啊。

甲必丹蒂亚格的家里，笼罩着一片愁云。所有的窗子都关闭着，屋子里的人轻手轻脚地行动，只有在厨房里人们才敢用平常的嗓门说话。全家的灵魂——玛丽亚·克拉腊病倒了，她的病情反映在每个人的脸上，因为一个人的内心总会在一个人的脸上反映出来的。

“你认为哪样比较好？伊莎贝尔，是捐给东纳桑十字架一笔慈善金呢，还是捐给马塔洪十字架？”那位忧愁的父亲低声问，“图纳山十字架会长大，马塔洪十字架能出汗——你认为哪个更神奇？”

伊莎贝尔姑妈想了一想，摇了摇头，嘟嘟囔囔地说：“长大；长大比出汗当然是更大的奇迹。我们大家都出汗，可并不是每个人都长个子呀。”

“说得对，伊莎贝尔。可是要知道，出汗——普通做板凳腿的木头会出汗——这个奇迹也不能算小。我看，最好是给两座

十字架都捐上一笔钱，这样，两个都不会见怪，玛丽亚的病也就能好得更快些。屋子都收拾好了吧？你也知道，一会儿和大夫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从来没有来过的绅士，是达马索神甫的一个远亲。一切你都要料理好。”

两个堂姊妹席楠和维多利亚在餐厅的另一头忙着，她们是来陪伴病人的。安登正在帮她们擦一套银制茶具。

“你知道艾斯帕达尼亚大夫吗？”玛丽亚·克拉腊的干姐安登好奇地问维多利亚。

“不知道，”维多利亚回答说，“我只听到甲必丹蒂亚格说他的诊费比别人高。”

“那他准是个有本事的医生！”安登大声说，“给唐娜玛丽亚动手术要钱多的那个大夫，就是个有本事的大夫。”

“傻话！”席楠反驳说，“要钱多的大夫不一定就有本事。就拿格瓦拉大夫来说吧，他胡乱给人动手术，送了人家母子两条性命，过后还向那个死了妻子的丈夫要五十比索。问题在于会要钱！”

“你怎么知道的？”她的堂姊用胳臂肘碰了她一下问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个穷苦的伐木工人，死了老婆，又破了家，因为省长大人跟那位大夫是朋友，就逼着他拿出一笔钱。他到圣克鲁斯去的路费还是我父亲借给他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①

一辆马车驰到门口停了下来，打断了她们的谈话。甲必丹蒂亚格后面跟着伊莎贝尔姑妈，跑下台阶去迎接客人：唐提武西奥·德·艾斯帕达尼亚大夫、他的太太唐娜维多利娜·德·洛

---

① 在卡兰瓦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作者注。

丝·瑞耶斯·德·德·艾斯帕达尼亚博士夫人和一个面容可爱、风度翩翩的西班牙青年。

唐娜维多利娜穿着一件绣花的宽大绸袍，戴一顶上面插着一只几乎被红蓝缎带压扁了的大鹦鹉的帽子。脸上的粉和路上的灰尘混合在一起，似乎更加深了她脸上的皱纹。和我们在马尼拉看见她时一样，她依旧挽着她那跛脚丈夫的胳臂。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堂弟唐·阿尔方索·李纳瑞斯·德·艾斯帕达尼亚，"唐娜维多利娜指着她们那位年轻伙伴说，"他是达马索神甫一位亲戚的教子，曾任过各位部长的私人秘书。"

这位青年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甲必丹蒂亚格几乎想要吻他的手了。

他们的许许多多的箱子和旅行袋由仆人们扛了进去，甲必丹蒂亚格自己领着他们到为他们准备好了的房间。趁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见过一面的这对夫妇。

唐娜维多利娜是一个已经过了四十五个冬天的女人，可是按照她的数学计算方法，这只等于三十二个夏天。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个美人，正象她自己常说的那样，也曾经一度长得"细皮嫩肉"的。但是她在自我陶醉的年代，对于许多爱慕她的菲律宾人老是瞧不上眼，因为她的芳心已经放在另一个民族的身上了。她拒绝把她的小白手递给任何男人①，这倒并不是出于对男人不信任，因为她曾经不止一次把非常值钱的珠宝首饰交给过许多外国和西班牙的冒险家。在我们的故事发生六个月之前，她才实现了她的最美丽的梦想——她终生的梦想。和这

① 意思是拒绝嫁给任何人。

个梦想相比，就是她年轻时所憧憬的幻梦，甚至甲必丹蒂亚格在她耳边悄悄说出来的、或者是用小夜曲对她唱出来的山盟海誓，都是微不足道的。不错，这个美梦实现得比较晚了一些，可是她懂得“晚些总比没有好”这句西班牙谚语，并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虽说唐娜维多利娜的西班牙话讲得很糟，却比萨拉戈萨①的奥古斯廷娜更象一个西班牙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也是她最爱说的一句俗话，可是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同时说出这两句话。②

她在人世的大海中撒了一网又一网，希望能找寻到她夜夜向上苍祈求的情郎，就这样度过了她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个青春时代之后，终于只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倘若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三十一岁，而不是三十二岁——按照她的算法，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么她就会把命运赐给她的恩赐原封退回，去等待另一个比较更合她心意的人物。可是既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且她又急需一个丈夫，万不得已，她只好迁就一些，嫁给了一个流落在外面的埃斯特雷马杜拉③的穷小子了。他好象是一位现代的俄底修斯，在世界许多地方流浪了六、七年，最后终于在吕宋岛上受到了殷勤的款待，还找到了一个凋萎了的卡吕普索④做他的夫人。这个名叫提武西奥·艾斯帕达尼亚的不幸的家伙年纪虽然只有三十五岁，可是看上去却象一个老头

---

① 西班牙的一个大城市，该城曾于一八〇八至一八〇九年在帕拉福克斯率领下英勇地抵抗了法国人的围攻。奥古斯廷娜在战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被称为“萨拉戈萨的女郎”。

② 这两句话暗示她的婚姻并没有满足她的愿望。

③ 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包括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两省。

④ 据希腊神话：伊塔刻国王俄底修斯经过长久流浪，来到俄古癸亚岛，被女仙卡吕普索捉住，强迫他在那里住了几年。

子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他比芳龄只有三十二岁的唐娜维多利娜还是要年轻一些。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可是不便说出来。

唐提武西奥到菲律宾来，是到海关来当一名小职员的，可是他时运不济，不仅一路上晕船晕得死去活来，还摔断了一条腿，供职还不到两个星期，身上分文不名，又被海关当局解雇。他在这次远渡重洋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不愿空着两手回到西班牙去，因此他决定找点事儿干。西班牙人的自尊心使他不能干体力活。尽管这个可怜的家伙只要能正正当当地混碗饭吃，是什么都愿意干的，但西班牙人的声誉不允许他这样做，可是这种声誉并不能使他免于饥饿。

最初，他靠几个西班牙同胞接济，但他是一个心地耿直的人，寄人篱下的这口饭不是好吃的，因而他非但没有长胖，反而日渐消瘦了。他既无手艺，又无钱财，更没有门路，几个想摆脱他的同胞便劝他冒充医生，到外省去走江湖。起初他拒绝了，因为虽说他曾经在一家医院干过几天事，却什么也没学会，他在那里的工作只是掸掸椅子上的灰尘和生生火炉。可是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朋友们很快就说服了他，解除了他在良心上的顾虑，最后他终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到外省去了。开始时，他只给几个病人看病，按照良心的吩咐，索取很少的诊费，可是后来就象萨马尼哥所说的那位年轻哲学家一样①，他的诊费逐渐高起来了。这样干了不久，他居然成了一位鼎鼎大名的医生。要不是马尼拉的卫生当局得悉了他的诊费高得惊人，又引起了他

① 萨马尼哥（1745—1801），西班牙寓言家。他曾用英国诗人波普的一首诗来阐述他所谈到的一个年轻哲学家的思想："罪恶是一个形状可怕的怪物，只要看见她就会使人痛恨；但见多了，对她的尊容习惯了，就会始而容忍，继而可怜，终于拥抱她。"

的同行竞相索取高价，他很可能就此发起迹来。不少人和不少医生都去为他说情。“老兄，”他们对那位热心公益的负责卫生事务的官员说，“抬抬手让他过去吧，等他挣上六、七千比索以后，他就可以回西班牙去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再说，他欺骗的都是那些印第安傻瓜，你又何必多管闲事呢？谁叫他们自己不当心呢！他是个可怜虫，不要砸了他的饭碗，做一个好心肠的西班牙人吧！”这位官员确是个好心肠的西班牙人，他同意对这件事装聋作哑。可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入人们的耳朵，人们不再信任他，因此转眼之间他就失了业，发现自己又不得不去为每天的面包奔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从一个和唐娜维多利娜很熟的朋友那里听到这位小姐的可悲的处境，也听到她的爱国精神和她的菩萨心肠。唐提武西奥就象看见了一线青天，立刻请那人为他引见。

唐娜维多利娜和唐提武西奥见了面。“tarde venientibus ossa，”①要是他懂得拉丁文的话，他一定会这样说。她已不是一个“还过得去的女人”，而是一个“过时的女人”了。她那浓密的头发只剩下象大葱那样细的一绺，据服侍她的使女说，她不仅满脸皱纹，而且连牙齿也活动了。她的眼睛也有毛病，不论看离得多近的东西，也总要眯缝起眼睛。唯一没有改变的只有她的性格。

经过半小时的谈话，他们相互取得了谅解，彼此认可了。她自然愿意嫁一个不象他那么跛脚，不象他那么口吃，不象他那么秃头，不象他那么缺牙，说起话来不象他那么唾沫四溅，而是一个——如她所常说的——“精力旺盛”和“家世相当”的西班牙

① 拉丁文：“来晚的只能啃骨头”。

人，可是这样的西班牙人早已不来问津了。她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在画家笔下，机会是个秃子，她坚信唐提武西奥就是机会的化身（他由于不幸的遭遇，很早就秃了顶）。而且，女人到了三十二岁有谁还不遇事三思呢？

在唐提武西奥这一方面，一想起他的新婚蜜月，他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哀愁，但他乐天知命地笑了笑，用对饥饿的回忆来安慰自己。他从来不是一个野心勃勃、自命不凡的人，他的要求很低，胃口有限。但是，他那在此以前尚未动过情的心，曾经幻想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女神。在他年轻的时候，当他劳累了一天，吃过一顿简单的饭食，在粗硬的床上躺下以后，入睡时经常梦见一个微笑的温柔少女。以后，烦恼和饥饿一天比一天增加，时光也飞快地过去，诗一般的梦想没有成为事实。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希望遇到一个勤快善良的女人，能够给他带来一笔小小的妆奁，在他劳累了一天以后给他一些安慰，并且不时和他吵吵嘴（是的，他曾经认为吵嘴是一种乐趣）！可是他不得不到处流浪，不是为了飞黄腾达，只是寻求一个供后半辈子餬口的简单生计。后来他听信了海外同胞们的鬼话，动身到菲律宾来。到了这时，他的现实主义又变成了希望娶一个高傲的西班牙混血女郎，或一个眼睛漆黑、身穿绸袍、面戴薄纱、浑身珠宝的印第安美女，她愿意把她的爱情、四轮马车以及她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他刚来到马尼拉时，满以为他的梦想可以实现，因为他在鲁内塔和马莱孔所看到的那些坐在银色马车里的年轻姑娘们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看他。可是以后他失业了，西班牙混血女郎和印第安姑娘都成了泡影，他又费了很大气力创造出一个寡妇的形象，自然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寡妇！因此，当他看到自己的梦想只实现了一部分的时候，他感到很悲哀，但他带着天生的达观心情对自己说：“这

些全都是梦想，一个人在世上是不能依靠梦想生活的！”他用这种想法来解除他的顾虑：不错，她用米粉搽脸，但结婚以后他可以让她改掉这种习惯；她的脸上有许多皱纹，不过他自己的外衣也打着许多补钉；她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老婆子，专横跋扈，象个男人，可是饥饿不更可怕，更专横，更自负吗？不管怎样，他幸而生就一副好脾气，可以应付一切，而爱情也会使一个人的性格变为温和的啊；她的西班牙话说得很糟，不过他自己也说得并不高明，这是他被解雇时海关当局告诉他的。再说，就算她是一个丑陋可笑的老婆子，这对他又有什么妨碍呢？他自己就是跛脚，缺牙，秃头的嘛！唐提武西奥宁愿背起她这个包袱，不愿由于饥饿而使自己成为大家的包袱。每当有些朋友拿这件事和他开玩笑时，他就回答说：“你们给我面包，叫我傻瓜好了。”

唐提武西奥是那种连一只苍蝇也不愿伤害的人。他为人和蔼，对谁也不怀恶意。要在早年，他可以当一名很好的传教士。他来到菲律宾，并没有象他大部分同胞那样，不消几个星期就确信自己高人一等，无比重要。他从来不会仇恨，也不能发现一个革命党。他看见的只是些苦难重重的可怜虫，为了不让自己比他们更苦，就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掠夺。在他被控冒充医生，险遭处罚时，他既不气愤也不抱怨。他认为这个指责是公正的，他只是回答说：“我总得活下去呀！”

这样，唐提武西奥就娶了唐娜维多利娜，说得确切一点，唐娜维多利娜娶了唐提武西奥。他们到圣安娜去度蜜月。但是就在他们新婚之夜，唐娜维多利娜犯了严重的肠胃病，唐提武西奥衷心感谢天主，同时表现得十分温存体贴。可是几天以后，他照了照镜子，望着自己光秃的牙床，只好惨然一笑，至少他又老了十岁。

唐娜维多利娜对丈夫非常满意，她给他订做了一副精致的假牙，把城里最好的裁缝找来给他添置衣装。她又订购了马车，派人到八打雁和阿尔拜去买最好的马，甚至还要他养两匹跑马，以便参加比赛。在改造他的同时，她也没有忽略自己。她换下本地服装，改穿欧洲人的衣服，用假鬈发代替了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侨民的简单发式。可是袍子穿在她身上实在太不成样子，弄得四邻议论纷纷，打破了宁静的生活。

她的丈夫出门时从来不走路，因为她不愿意让人看出他是个瘸子，但他只肯带她到僻静的地方去孤零零地兜一兜风。她对此很不满意，因为她想在公共场所让众人瞻仰一下她的丈夫。但考虑到他们正在蜜月期间，她没有吭声。蜜月快要度完的时候，他和她谈起搽米粉的事，他告诉她搽米粉显得又假又不自然。唐娜维多利娜眉头一皱，瞪起眼睛瞧着他的假牙。他不敢再言语，她看出了他的弱点。

她在丈夫的姓前加了一个"德"字，因为这用不着花一文钱，还能够显得门第高贵，所以她签名时就写成"维多利娜·德·洛丝·瑞耶斯·德·德·艾斯帕达尼亚"。她对"德"这个字简直着了迷，不论是印名片的老板还是她的丈夫，都不能把这个字从她的脑子里抹掉。"如果我只写一个'德'字，那么别人可能就会以为你没有这个字了，你这个傻瓜①！"她对丈夫说。

不久她认为自己要做母亲了，于是逢人就说："下个月德·艾斯帕达尼亚和我就要回西班牙半岛去了，我不愿意把我们的

---

① 按西班牙的习惯，女人出嫁后用丈夫的姓，在丈夫的姓和自己的名字之间加一个"德"（"属于"的意思），如果丈夫原来在姓前面就有一个贵族用的"德"字，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德"，可是维多利娜为了显示她丈夫是个有身份的人，坚持不肯省掉一个"德"字。

儿子生在这个地方，让人家叫他革命党。"她无止无休地和别人大谈未来的这次西班牙之行，她背熟了途中所要停泊的各大港口的名字，所以听她谈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要去看看苏伊士运河中的地峡——德·艾斯帕达尼亚认为它美极了，德·艾斯帕达尼亚是个曾经游历过全世界的人。""我很可能不再回到这个野蛮人的岛上来了。""我生来就不适合住在这种地方——亚丁或赛德港对我要更适合一些——从我做姑娘的时候起我就是这么想的。"唐娜维多利娜和那些把世界分成西班牙和美洲（或者叫做中国）的那些聪明人不同，在她的地理概念中，只把这个世界分成菲律宾群岛和西班牙两部分。

她的丈夫知道这都是些无知的蠢话，可是为了避免挨骂，或者又给她提起他的结巴来，就一句话也不说。她为了增强自己即将产生的幻想，变得喜怒无常，打扮得花花绿绿，戴满了花朵和缎带，穿着睡衣出现在埃斯科尔塔。但三个月过去，梦幻破灭了，现在，既然没有理由再担心儿子会变成一个革命党，她也就放弃了西班牙之行的打算。她去请教了医生、收生婆和年长的女人，可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她曾经拿圣帕斯夸尔·拜隆开过玩笑，惹得甲必丹蒂亚格很不高兴。她也不愿意求助于任何圣徒。因为这个缘故，她丈夫的一个朋友对她说：

"请您相信我，太太，在这个讨厌的国家里，您是唯一的strong—spirited① 的人。"

她笑了笑，可是她不懂 strong—spirited 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她问了丈夫。

"亲爱的，"他回答说，"据……据我所……所知，最强烈的

---

① 英文，在这里，意思是"很有志气"，她丈夫把它解释为"强烈的气体"。

气……气体就是……是阿摩尼亚。我……我的朋……朋友一定是……用一个比……比喻的说法。"

从此以后，一有机会她就说："在这个讨厌的国家里，打个比方说，我是唯一的阿摩尼亚。这是西班牙的一位高贵的绅士N·德·N先生对我说的。"

不论她说什么，他就得照办，她的丈夫已经完全被她捏在手心里了。他呢，也百依百顺，因此就变成了一条她抱在膝上的哈巴狗。如果她不顺心，就禁止他出门，要是她动了真气，就把他嘴里的假牙拿走，让他一连几天脸上丑得怕人。

有一天，她忽然心血来潮，认为她的丈夫应当是一个内外科兼治的大夫，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亲爱的，你……你是要我去坐牢吗？"他不胜惶恐地问。

"你真笨！这事交给我好了。"她说，"你并不是真的给人看病，我要人家称你为大夫，称我为大夫太太，懂吗？"

第二天，罗多雷达①就接到一项订货，要在一块黑大理石上刻上："各科专家德·艾斯帕达尼亚大夫"。家里所有的佣人都要用新头衔称呼他们，同时，她又增加了头上的鬈发，加厚了脸上的米粉，身上更添了无数的花边和缎带，对那些丈夫的社会地位不如她丈夫的贫苦、不幸的女同胞，更加轻蔑地看待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份一天比一天高，照这样下去，不到一年的工夫，她简直能相信自己是一个下凡的天仙。

可是，这些美妙的想法并不能阻止她一天比一天衰老，一天比一天可笑。甲必丹蒂亚格每逢看见她，想起自己曾经向她求爱未成，便总要送一个比索到教堂里去为自己献一台感恩弥撒。

---

① 圣克鲁斯卡里埃多大街上的一家大理石店铺。

虽说如此，因为她丈夫有百病专家的头衔，他对他还是十分尊敬的。每当唐提武西奥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两句话时，他总是恭而敬之地听着。为了这个缘故，又因为这位医生的身价比别的都高，轻易不肯出诊，所以甲必丹蒂亚格选中了他，请他来给女儿看病。

至于年轻的李纳瑞斯，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唐娜维多利娜准备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她曾打算从西班牙半岛找一个人来给她管理家产，因为她不信任菲律宾人。她丈夫想起了在马德里的一个学法律的侄子，这个后生是被认为全家最有出息的人。他们便写信给他，还预先寄去了路费，等到她梦幻破灭，他已经在途中了。

这就是刚刚到达的三位客人。他们正在吃着点心，萨尔维神甫走了进来。艾斯帕达尼亚夫妇原来就和他认识，他们把羞红了脸的、年轻的李纳瑞斯，连带他所有的头衔介绍给神甫。

他们很自然地谈起了正在卧床调养的玛丽亚·克拉腊，接着又谈到了他们的这次旅行。唐娜维多利娜没完没了地评论着外省人的习俗：他们用沼泽棕榈盖的房屋啦、他们的竹桥啦等等，当然也没忘了向这位神甫提到她和这位或那位大官以及其他门第高贵的上流社会人士如何熟识，以及他们如何喜爱她。

“如果你们早来两天，唐娜维多利娜，”在谈话稍稍间断的时候，甲必丹蒂亚格插嘴说，“你们就会在这儿见到总督大人了，他就坐在那把椅子上。”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总督大人坐在这儿！在您家里？这不可能！”

“我告诉您，他就坐在那把椅子上。要是您早来两天……”

“咳，真可惜，克拉丽妲① 为什么不早一点生病呢！”她十分

① 克拉腊的爱称。

激动地嚷了起来，然后转向李纳瑞斯，"你听见了没有，侄子？总督大人到这儿来过！德·艾斯帕达尼亚不是对你说过吗，你去的不是什么贫贱的印第安人家，现在你瞧，他说的不假吧？你知道，唐圣蒂亚格，在马德里和我们这个侄子来往的都是部长和公爵，他还在埃尔·康帕纳里奥伯爵家作过客呢。"

"是拉·托雷①公爵，维多利娜，"她的丈夫纠正她说。

"反正都是一样。要是你对我说……"

"达马索神甫在他的镇上吗？"李纳瑞斯打断了她的话向萨尔维神甫问道，"我听说那地方就在附近。"

"他就在这儿，一会儿就来了。"本堂神甫回答。

"我真高兴！我有封信要交给他，"这位青年大声说，"即使我没有到这儿来，没有遇到这个好机会，我也要专程去拜访他的。"

这时，"好机会"却突然来了。

"德·艾斯帕达尼亚，"吃过点心以后唐娜维多利娜说，"我们去看看克拉丽妲吧？"然后又对甲必丹蒂亚格说："这完全是看您的面子，唐圣蒂亚格，完全是看您的面子啊！我丈夫平时只给上流社会人士看病，即使是这样，即使是这样……他和这里的那些医生不同！在马德里，他只给上流社会人士瞧病。"

他们来到卧病的姑娘的房间。因为怕风，窗户关得很严，屋子里就差不多象夜晚一样，只有安蒂波洛圣母像前面点着两支小蜡烛，发出昏暗的亮光。她的头上敷着用科隆香水打湿了的手帕，身子严实地裹在雪白的被单里，被单上的许多皱褶显示出她少女身材的轮廓。这位姑娘躺在细纱和菠萝纱帐子下面的黑檀

---

① 这是在玩弄字眼，康帕纳里奥意思是"钟楼"，托雷的意思是"塔楼"。

木床上。她的头发散在她那鸭蛋脸的四周，越发显出了她近乎透明的苍白，只有那双忧郁的大眼睛还有点儿生气。她的两个女伴坐在她的旁边，安登手里拿着一束月下香。

德·艾斯帕达尼亚摸了摸她的脉，看了一下舌头，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摇摇脑袋，说："病……病不轻，不……不过还……还能治……治好。"

唐娜维多利娜得意地望着站在周围的人。

"早晨服牛奶浸苔藓，药用蜀葵糖浆，另加两丸狗牙药丸！"德·艾斯帕达尼亚开了药方。

"放心吧，克拉丽姐！"唐娜维多利娜走到姑娘床边说，"我们会把你治好的。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堂弟。"

李纳瑞斯正在出神地望着那双动人的眼睛，它们好象在寻找什么，唐娜维多利娜提到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听见。

"李纳瑞斯先生，"本堂神甫把他从梦中唤醒，"达马索神甫来了。"

来的果然是达马索神甫，他面色苍白，神态忧郁。他一下床，第一个要探望的人就是玛丽亚·克拉腊。他已经不是往常那个精力饱满、充满自信的达马索神甫了，现在，他变得沉默寡言，显得有几分迟疑的样子。

# 第四十三章　阴　谋

达马索神甫也不和屋子里的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这个有病的女孩子的床边，抓住她的手，两眼含泪，带着难以形容的温存对她说："玛丽亚，我的女儿，你可千万不能死呀！"

害病的姑娘睁开眼睛，带着迷惘的神情望着他。所有认识这位圣方济各会修士的人，都想不到他会有这样温柔的感情，谁也不相信在他那粗俗的外表下面竟然还有一颗跳动的心。他说了那几句话之后，再也说不下去了，就象小孩子似的哭着离开女孩子的床边，走到阳台外边玛丽亚·克拉腊心爱的葡萄架下，尽情发泄了他的情感。

"他多么爱他的教女啊！"在场的人都这么想。这当儿，萨尔维修士一动不动地默默凝视着他，轻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

等到达马索神甫稍稍恢复平静以后，唐娜维多利娜这才给他介绍了李纳瑞斯，青年恭恭敬敬地走到他面前。达马索神甫一声不响，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接过他递来的信看了起来。但他显然没有弄清信的内容，因为他问道："你是谁呀？"

"我是阿尔方索·李纳瑞斯，您的姐丈是我的教父。"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

达马索神甫把身子往后一仰，又把这个青年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站起身来。"原来你就是卡利科斯的教子！"他喊道，"过来，让我拥抱你！前几天我就接到你的

信了。原来就是你呀！方才我没认出你来……这是不难解释的，我离开祖国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呐……方才我竟没认出你来！”达马索神甫伸出他那结实的胳臂紧紧地拥抱了这个年轻人。不知是因为不好意思呢，还是因为被他抱得透不过气来，李纳瑞斯的脸涨得通红。

这一阵热情的欢迎过去之后，达马索神甫问了卡利科斯和他的妻子的近况，年轻人一一作了回答。达马索神甫又问："那么，卡利科斯要我给你什么帮助呢？"

"我想，他在这封信里总会提到一点吧。"李纳瑞斯又口吃起来。

"在这封信里？让我看看！不错，不错！他要我给你找个差事和物色一个妻子。啊哈！找个差事，找个差事……这好办！你认识字吗，能写作吗？"

"我在大学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

"活见鬼！这么说你是个专打官司的！你可真不象，看起来你倒象个忸忸怩怩的大姑娘。这反而更好！不过，给你找个妻子……"

"神甫，这我并不着急。"李纳瑞斯十分尴尬地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达马索神甫已经在前厅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地走动起来了，他嘴里嘟哝着："找一个妻子！找一个妻子！"现在他不再是刚来时的那样忧郁，也没有方才的那种喜悦，而是带着一种极为严肃的神情，好象陷入了深思。萨尔维神甫站得远远地瞧着他们。

"没想到这事会使我这么伤脑筋，"达马索神甫喃喃地说，"可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走到李纳瑞斯面前，提高了嗓门对

他说："来，孩子，我们去和圣蒂亚格谈谈。"

李纳瑞斯脸上变了颜色，听凭这位教士把他拉走了。教士一面走，一面盘算着什么。现在轮到萨尔维神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了，他仍然是往常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一声"您好"，使他从单调无聊的走动中停了下来，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鲁卡斯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你有什么事？"本堂神甫用目光问他。

"我是过节那天被砸死的那个人的哥哥，神甫。"鲁卡斯带着哭声说。

本堂神甫往后退了一步，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哦？"

鲁卡斯使劲挤下一滴眼泪，用手帕抹着眼睛。"神甫，"他又带着哭声说，"我去找过唐克里索斯托莫，请他给我点赔偿。第一次他把我轰走了，说他一个钱也不给，说由于我亲爱的苦命的弟弟的过失，他差点儿也送了性命。昨天我又去找他，可是他到马尼拉去了。他留下五百比索，仿佛那是给我的周济，叫我以后别再去找他。啊，神甫，我那可怜的兄弟只值五百比索……五百比索！啊，神甫……"

最初，本堂神甫带着惊愕的神情注意地听他讲，一边微微翘起嘴唇，对这场滑稽戏露出鄙夷和嘲讽的微笑，要是鲁卡斯注意到他这种表情，一定会飞快跑走了的。

"那么现在你来干什么？"他问，一边背转过身去。

"啊，神甫，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告诉我应该怎么办。神甫一向是善于替人出主意的啊。"

"谁告诉你的？你又不是这里人。"

"全省谁不知道神甫您呢。"

萨尔维神甫怒气冲冲地走到他的面前，指着外面对吃惊的

鲁卡斯说:“滚出去! 去感谢天主没让唐克里索斯托莫把你送去坐牢! 给我滚出去!”

鲁卡斯忘记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咕哝着说:“我以为……”

“给我滚出去!”萨尔维神甫激动地大声嚷道。

“我想见一见达马索神甫。”

“达马索神甫没工夫。你给我滚蛋!”这位本堂神甫再次专横地命令道。

鲁卡斯嘴里嘟囔着走下楼去:“又是一个这样的人……既然他不肯出大价钱……出钱最多的……”

听到本堂神甫的高声嚷叫,所有的人,甚至达马索神甫、甲必丹蒂亚格和李纳瑞斯,都跑来了。

“一个蛮横的无赖跑来讨钱,又不愿意干活。”萨尔维神甫解释说,拿起帽子和手杖回修道院去了。

# 第四十四章　一次良心的审查

这位害病的姑娘在床上度过了许多漫长的白昼和烦恼的夜晚。玛丽亚·克拉腊做完忏悔之后，又病重了。她在昏迷中只是叫着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的名字。她的女伴、父亲和姑母都守在她的床边。甲必丹蒂亚格给所有灵验的圣像都捐了钱，作了布施，他还许愿献给安蒂波洛圣母一根金手杖。最后，玛丽亚·克拉腊终于开始慢慢地有规律地退烧了。

德·艾斯帕达尼亚大夫一直没有换过他的处方，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药用蜀葵糖浆和牛奶浸苔藓居然奏了效。唐娜维多利娜对丈夫是那么满意，甚至有一天他踩了她的衣裙，她都没有按照她的法律，采取拿走他的假牙的严厉惩罚，仅仅嚷了一声："你要是不瘸，我看你还得踩我的紧身胸衣呢！"其实，这是她从来没有穿过的东西。

一天中午，席楠和维多利亚来探望她们的女友，本堂神甫、甲必丹蒂亚格和唐娜维多利娜一家人刚好在餐厅里一面吃午饭一面聊天。

"我说，为这件事我真是非常难过，"大夫说，"达马索神甫想来也是十分难过的。"

"你说他们要把他调到什么地方去？"李纳瑞斯问本堂神甫。

"塔亚巴斯省。"本堂神甫漫不经心地答道。

"玛丽亚·克拉腊要是听到了，一定会难过死的，"甲必丹蒂

亚格说，“她爱他就象他是她的父亲一样。”

萨尔维修士看了他一眼。

“神甫，我认为，”甲必丹蒂亚格又接着说，“她的病全是节日的那场风波引起的。”

“我也这么想，我认为你不让伊瓦腊先生来看她是做对了，不然，她的病还要加重。”

“要不是我们，”唐娜维多利娜插嘴说，“克拉丽姐恐怕早已在天上赞颂天主了。”

“阿门！”甲必丹蒂亚格觉得他应当喊这么一声。

“我的丈夫没有地位更高的病人，这真是你的运气，不然的话，你就只好去请别的医生了。这里所有的医生都是不学无术的。我的丈夫……”

“我方才已经说过了，”本堂神甫打断她说，“我认为由于玛丽亚·克拉腊做了忏悔，她的病才有了转机。清白的良心比什么药都有效。我倒不是否认科学的力量，特别是外科，可是最有力量的还是一颗清白坦然的心！你打开教会出版的书籍看一看，就会发现有多少病仅仅是做了一次彻底的忏悔就好了。”

“对不起，”被惹恼了的唐娜维多利娜反驳说，“忏悔的力量，哼！忏悔治得了国民警卫队长老婆的病吗？”

“太太，外伤不是良心医治得了的。”萨尔维神甫板起了面孔回答说，“不过，一次彻底的忏悔，就不会使她再挨上象今天早上的那一顿打了。”

“活该！”唐娜维多利娜继续说，就象她根本没听见萨尔维神甫的话，“那个女人太放肆了！在教堂里她什么也不干，只是一个劲儿地死盯着我。一看就知道她出身微贱。上个星期天，我本打算问问她，我脸上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可是谁又愿意降低身

份去跟一个贱人说话呢？”

本堂神甫也只管往下说自己的，好象全然没有听见这番议论一样：“相信我，唐圣蒂亚格，要想使你女儿的病痊愈，明天最好让她领临终圣餐。我把祭坛带到这儿来。我想她也许没有什么事要忏悔的，可是如果她心里有什么事，今天晚上我可以来。”

“我真不明白，”唐娜维多利娜趁萨尔维神甫稍一迟疑的当儿，立刻插了进来，“怎么会有男人肯娶这样的丑八怪。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什么出身。她心里嫉妒得要命，难道还不清楚吗？一个国民警卫队长能挣几个钱呢？”

“那么，圣蒂亚格，就请你告诉令妹，替这位有病的姑娘做好明天领圣餐的准备吧。今天晚上我来赦免她的轻微的罪过。”

看见伊莎贝尔姑妈从病人房间走出来，他便改用他加禄话对她说：“替您的侄女准备好今天晚上做忏悔。明天再让她领临终圣餐。这样她会好得更快些。”

“可是，神甫，”李纳瑞斯鼓足勇气怯生生地问道，“这样您该不是认为她有死的危险吧？”

“不用你担心，”本堂神甫看也没看他一眼，“我要做的事情我自己清楚，我已经不知帮助照看过多少病人了。再说，愿不愿意领圣餐将由她自己来决定。不过，你可以看到，她会说愿意的。”

甲必丹蒂亚格立刻答应一切照办，伊莎贝尔姑妈又回到了病人的房间去了。玛丽亚·克拉腊仍然睡在床上，面色苍白，非常苍白，她的两个女伴坐在床边。

“再吃一片吧，”席楠轻轻地说，从一个小玻璃瓶中取出一片白药片来递给她，“大夫说等你感到耳朵里嗡嗡响的时候，才停止吃这种药。”

"他没再写信给你吗?"生病的姑娘低声问。

"没有,他一定很忙。"

"他捎过什么话吗?"

"他只是说,他打算设法请大主教取消开除他出教门的决定,所以……"

姑妈走了过来,她们的谈话便没有继续下去。

"好女儿,本堂神甫关照你准备做忏悔呢,"伊莎贝尔姑妈说道,"你们两位离开她吧,好让她先审查一下她的良心。"

"可是她忏悔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呢!"席楠反对说,"就是我这个没有病的人,也不至于那么老有罪呀。"

"哎呀!你没听见本堂神甫说吗,有德行的人一天还要犯七次罪呢!来吧,你要哪本书?是'Ancora'、还是'Ramillete'、'Camino Recto para ir al Cielo'①?"

玛丽亚·克拉腊没有回答。

"啊,你可千万别累着了,"好心的姑妈安慰她说,"让我来念经文,你只要想一想你的罪过就行了。"

"写信告诉他,叫他不要再怀念我吧,"在席楠向她告别的时候,玛丽亚·克拉腊轻轻在她耳边说。

"你说什么?"

姑妈又走了过来,席楠只好没听明白女友的意思就走了。这位好心的姑妈把一把椅子搬到灯前,在鼻子尖上戴上眼镜,然后翻开一本小册子。"注意听,姑娘。我从十诫念起。我慢慢地念,你好在心里默想。有没听清楚的告诉我一声,我好再念一遍。你知道,只要是对你有好处的事,我是永远不会嫌麻烦的。"

① 西班牙文:"锚"、"花束"和"天国之路",是天主教帮助教徒在忏悔前审查良心的三本小册子的书名。

她开始用单调的鼻音一段一段地念起经文来。每念完一段就停半天，好让姑娘有时间回忆她的罪过，进行忏悔。

玛丽亚·克拉腊呆呆望着前面。伊莎贝尔姑妈念完了第一诫“除天主外，不可拜其他的神”之后，便从眼镜上面望了望她，看到她那满脸忧思的样子，感到很满意。她虔诚地咳嗽了两声，又停了半天，才开始念第二诫。这个善心的老太太诚心诚意地念着经文，念完了注释之后又看了看侄女；克拉腊慢慢地把头扭了过去。

“唉！”伊莎贝尔姑妈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可怜的孩子和‘不可以天主圣名发虚誓’这一条没有关系。咱们往下念第三诫吧。”

小册子对第三诫作了分析和注释。念完一条条人们可能触犯的事例以后，伊莎贝尔姑妈又向床那边望了望。这一回，她抬起眼镜，擦了擦眼睛，因为她看见侄女把一条手帕拿到脸上去，好象是在揩眼泪。

“唉！可怜的孩子有一次听讲道的时候睡着了。”说后又把眼镜放回到鼻子尖上，“现在咱们来看看，你没有好好守安息日，是不是没有孝敬父母。”

于是，她用更加缓慢和更重的鼻音念起第四诫来，认为这样可以显得更庄严，就象她看见许多修士所做的那样。伊莎贝尔姑妈从来不曾听过战栗教徒① 布道，否则她一定也会全身颤抖的。

她念经文的时候，生病的姑娘不止一次地用手帕擦眼睛，她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急促。

---

① 即教友派信徒，其创始人乔治·福克斯(1624—1691)曾嘱其信徒曰：“听了上帝的话就应战栗”，因而被称为战栗派(Quaker)。

“多纯洁的灵魂啊!”老太太暗自想道,“她对每个人都是那么温柔,那么顺从!我犯的罪过比她多,可是我从来就没能真心掉过眼泪。”

接着她开始念第五诫。她每读完一段以后,停的时间更长,鼻音也更重了(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她念得那么专心致志,连侄女发出的压抑的哭声也没有听见。直到念完对行凶杀人罪过的注释后停下来时,她才注意到这个罪人的呜咽。于是她在念下面的那几诫时,声调变得极其庄严,竭力使人敬畏,因为她看到她的侄女仍然在哭泣。

“哭吧,姑娘,哭吧!”她走到床前来说,“你越哭得厉害,天主就越会早些宽恕你。悔罪时感到悲痛要比只是悔罪强得多了。哭吧,姑娘,哭吧!你不知道我多么高兴看见你哭哩。你还可以捶捶胸;但别太使劲儿,你还病着呢。”

可是,玛丽亚·克拉腊仿佛只有在神秘的气氛里,在孤独之处,她的悲痛才会加重,她看见别人在瞧着她,便一点点地停止了呜咽,擦干了眼睛。她既不说话,也不回答姑妈,老太太依旧一个劲儿地往下念。不过,听她念经文的人既然停止哭泣,伊莎贝尔姑妈的热情也就消失了。等她念到最后两条诫文时,她开始困得打起哈欠来,这大大妨碍了她发出瓮声瓮气的鼻音。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不会相信。”事后,这位善心的老太太想道,“和我们大家正好相反,这个姑娘象个大兵那样犯了头五诫,从第六诫到第十诫却连一点小罪过也没有犯①!今天的

① 按天主教十诫的次序,第一诫是除天主外,不可拜其他的神,第二诫是不可以天主圣名发虚誓,第三诫是当守安息日,第四诫是当孝敬父母,第五诫是不可杀人,第六诫是不可男女私通,第七诫是不可偷盗,第八诫是不可做假见证,第九诫是不可贪恋他人妻,第十诫是不可贪恋他人财物。

世界真是完全变啦！”

于是，她在安蒂波洛圣母像前点了一支大蜡烛，在玫瑰圣母和石柱圣母像前点了两支小一点的蜡烛，又特地把一座大理石的十字架挪到一边去，表示这些蜡烛不是为它点的。德拉洛切圣母也没有份儿，因为她是个谁也不知道的外国人，伊莎贝尔姑妈就从来没听说她显过什么奇迹。

那天晚上在做忏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愿意尊重这种秘密。但只知道这次忏悔时间拖得很长，伊莎贝尔姑妈远远地守护着侄女，她注意到本堂神甫不是把耳朵对着生病的姑娘，倾听她的忏悔，而是把脸朝着她，好象他只是在凝神注视着她那美丽的眼睛，想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或是猜出她的心思一样。

萨尔维神甫从姑娘的房间走出来的时候面色惨白，紧闭着嘴唇。看他那紧皱着的、汗湿的眉头，你会以为做忏悔的是他，而且没有获得赦免。

“耶稣啊，玛利亚和约瑟啊！”伊莎贝尔姑妈叫喊道，一面在胸前画十字来驱逐一个不祥的念头，“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谁还能摸透这些女孩子的心思啊？”

# 第四十五章 被迫害者

月光穿过浓密的树叶，投下朦胧的亮光，在这迷茫的夜色里，有一个人迈着缓慢的脚步，小心翼翼地在森林中行走。他仿佛在寻找道路，口里不时吹着奇怪的调子，远处也有个什么人以同样的声音应和他。他侧起耳朵仔细地听了一会，然后向传来声音的那个方向走去，最后他终于克服了夜间穿过原始森林的无数困难，来到一小片空地上，这里正迎着一片上弦月的清光。四周高耸着郁郁苍苍的山岩，形成了一个荒芜的圆形剧场，空地中央，到处是披着大自然的翠绿外衣的圆石，其中散乱地横着新近伐倒的大树和烧焦了的木头。

这位不知名的来客一走到这里，就有一个人突然从一块大岩石后面跳出来，手里握着左轮手枪，“你是谁?”他用他加禄话恶狠狠地问，同时扳上了枪机。

“老巴勃罗在你们这里吗?”来人并不直接回答，也没有现出一点恐惧的神色，而是用平静的声调反问他。

“你是问我们的首领吗？不错，他在这儿。”

“那么请你转告他，就说埃利亚斯拜访他来了。”这位不速之客回答说，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神秘的舵手。

“你就是埃利亚斯吗?”这回对方恭敬地问了，他向他走过来，但仍然用左轮手枪对着他。“那么，请跟我来!”

埃利亚斯跟在这人后面，走下一个很深的地洞。这位向导看

来很熟悉路径，一路上预先告诉他什么时候下坡，转弯，什么时候弯腰低头。不久他们就来到一间半明不暗的地洞，里面点着松明，有十几个面孔肮脏、满身泥污的带着枪的大汉，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时断时续地交谈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阴郁，头上缠着血污的绷带，两只胳膊放在一块当做桌子的大石头上，目光深沉地凝视着那几支松明。那些松明一个劲地冒着烟，却只散发出极为黯淡的光亮。要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土匪窝，看着老人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们还会以为自己是置身在乌高里诺吃他儿子尸体前夕的"饿塔"中呢。①

这些人看到埃利亚斯和向导走进来，都半抬起了身子，但那位向导作了个手势，又看到这个陌生人没有带武器，他们又放心地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那个老人慢慢地转过头来，看见了态度沉静的埃利亚斯，他脱下帽子站在一旁，带着悲伤的神情，注视着老人。

"你到底来了，"老人认出这个年轻人以后，眼睛微微一亮，喃喃地说。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年轻人摇着头，用压抑的声音说道。

老人一声不响地低下头，对其余的人作了个手势，那些人打量了一眼舵手的魁梧结实的身材，便站起来走了出去。

---

① 乌高里诺是十三世纪意大利比萨城的贵族。他被鲁杰罗·乌巴迪尼大主教击败之后，和他的两个儿子、两个侄子被囚禁在瓜兰迪的一座塔中，活活饿死。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里写到他看见乌高里诺。乌高里诺对但丁叙述了他和他的儿子被活活饿死的凄惨经过，他的话中有"我暗中摸索他们（他的儿子）的尸体，在他们死后的两天中我还呼唤他们的名字，后来那饥饿的力量胜于悲哀"。有人认为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乌高里诺后来饥饿难忍，竟至食孩子的尸体，也有人认为这句话是说他最后不是死于悲哀，而是死于饥饿，所以这句话有两解。本书作者用的是前解。

“是啊！”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老人对埃利亚斯说，“六个月前，当你在我家里避难的时候，是我可怜你。现在我们的地位换了个个儿，是你可怜起我来了。可是你先坐下，告诉我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十五天前我听说了你的不幸遭遇以后，”年轻人眼睛望着松明，开始用很低的声音慢慢地说，“我就立刻跑出来挨着山头寻找你。我几乎走遍了这两个省。”

“为了不使无辜者流血，”老人接着说，“我不得不离开。我的敌人不敢再露面了，我碰到的只是几个和我素无冤仇的可怜虫。”

埃利亚斯好象要从这个老人的阴沉面孔上看出他的心思似的，稍稍停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我来跟你商量一件事。陷害我的那一家人，现在连一个活着的也找不到了，所以我决定离开我住的那个省，迁往北方那些独立的异教徒部落中去。你愿不愿意放弃现在这种生涯，和我一起走呢？你的儿子死了，我愿意做你的儿子。我没有家，我愿意认你做我的父亲。”

老人摇了摇头，说：“象我这样年岁的人，如果还决定铤而走险，那是因为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象我这样一个把青春和壮年的全部时间都花费在为自己和儿子的前途辛勤劳动的人，象我这样对上低声下气、事事委曲求全、不辞劳苦、只求平静的人——当岁月已经把他的热血变冷了，已经死到临头了，还肯舍弃他的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那是因为他经过再三考虑，知道在这世上不会有安宁平静而平静安宁也不是最高的幸福。为什么还要跑到异乡去苟延残喘呢？我曾经有家有业，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人家都信服我，尊敬我。可是现在，我已经是一棵被砍光了枝叶的大树，一个无家可归的亡命徒，象一头在树林里受人追

逐的野兽。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就为了一个人糟蹋了我的女儿，为了她的弟兄追究了这个人的无耻丑行，就为了这个人有上帝使者的头衔，能够高高骑在他的同胞的头上！可是尽管如此，我，她的父亲，活到这把年纪遭受这样的侮辱，却宽恕了这种罪恶，因为我谅解年轻人的激情，理解他们一时的冲动。再说，在这无可弥补的损失前面，除了保持缄默，保住剩下的东西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可是那个坏蛋害怕自己早晚会遭到报复，便想弄死我的两个儿子。你知道他干的事情吗？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假称修道院遭到抢劫，把我的一个儿子说成是同伙？他无法陷害我的另一个儿子，因为他当时正在别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动了什么样的酷刑？这你当然知道，他们在所有城镇中用的刑罚都是一样的！我，我亲眼看到他们用绳子系住我儿子的头发，把他吊起来，亲耳听见他的惨叫，听见他叫我。可是我这个胆小怕事的人，没有杀人的勇气，也没有自杀的勇气！你知道吗？他们没有找到一点证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诬告。本堂神甫受到处分，被调到了另一个城市，可是我的儿子就因为这次酷刑给折磨死了。我的另一个儿子，我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不象他的父亲那样胆小怕事，因而迫害我们的人仍不放心，害怕他会找他报仇，于是借口他没有身份证①（当时他身上恰好没有带着这东西），让国民警卫队把他抓了起来，用各种方法来侮辱他，刺激他，折磨他，一直逼得他自杀为止！我呢，我把这么多的耻辱都忍受下来了，如果说我做父亲的没有保护自己儿子的勇气，那么我至少还有一颗燃烧着复仇烈火的心，我一定要报仇！不满现

① 一八八三年菲律宾旧有的"贡赋"制度被取消，代之以一种个人累进税。证明已经纳过这种税的证件也作为身份证明书用。政府当局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这种证件，凡是拿不出来的可以当场予以逮捕。

状的人都聚到我这里，敌人正在为我增添力量。有一天，当我觉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我就要下山到低地①上去，点起复仇的烈火，结果我这一生。这一天总会来的，不然就是没有天主了！”

老人浑身颤抖着站起来，眼睛里闪着怒火，用手揪着自己的长发，用一种深沉的声音说：“该死啊，我真该死。我捆住了儿子复仇的双手——是我杀死了他们！如果我让那有罪者毁灭，如果我对上帝和人间的公道不那么深信，那么，我现在还会有儿子——也许他们是亡命之徒，可是我毕竟还有儿子——他们决不至于死于酷刑！我生来不配做一个父亲，所以我失去了他们！我真该死啊，我活到这么大岁数，竟不认识自己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但是，我要血战到底，直到死亡，用火和血为他们报仇！”

这位不幸的父亲在万分悲愤之中扯掉了缠在头上的绷带，把额头上的一处伤疤又揭开了，一股鲜血流了出来。

“我尊重你的悲伤，”埃利亚斯说，“我了解你要报仇的愿望。我也和你一样，可是为了不伤害那些无辜的人，我宁愿忘记自己的不幸。”

“你可以忘记，因为你还年轻，没有失去一个儿子，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不会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你看见这个伤口吗？为了不杀害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可怜的警察，我宁肯让他砍我一刀。”

“可是你要知道，”埃利亚斯沉默了一会说，“这样做，你会给不幸的老百姓带来可怕的灾难。如果你亲手报了仇，那么你的敌人一定会进行残酷的报复，不是对你，也不是对那些武装起

① 可能指的是塔纳万或帕特罗斯。——作者注。

来的人，而是对和平的群众进行报复，和以往一样，他们又要受到连累——这要造成多少冤案啊！”

“让老百姓学着保护自己吧，让每个人都自己保护自己吧！”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我在你幸福的时候认识了你，那时候你给了我很有益的忠告，现在你能允许我……”

老人交叉两只胳臂，准备倾听。

“先生，”埃利亚斯小心地选择着字眼继续说，“我碰巧有机会为一个年轻人帮了一点忙，这个青年家道富有，为人慷慨，心地高尚，他希望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幸福的国家。人们说这个年轻人在马德里有一些熟人——这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和总督大人是朋友。让我们引导他关心不幸的人们，使他成为传达人民疾苦的喉舌，你觉得怎么样？”

老人摇了摇头：“你不是说他是个富有的人吗？有钱的人只知道关心如何增加他们的财富，高傲和浮夸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一般说来，他们都是有保障的，尤其是在他们又结识了有权有势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当中谁也不会来多管闲事，过问不幸者的疾苦。这我最清楚，因为我以前也是个有钱的人！”

“但是，我所说的这个人和其他的有钱人不一样。他为了追思他父亲的名声而遭受过侮辱，他又是一个不久就要成家的青年，他正在为他的未来，为他的孩子们的未来幸福着想。”

“这么说，他就要作一个幸福的人罗——幸福的人是不会为我们的事业进行斗争的。”

“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是会为我们的事业进行斗争的。”

“也许！”老人坐了下来回答说，“即使他同意把我们的呼声转达给总督，而且能在西班牙的议会中找到肯为我们讲话的议

员，你以为正义就能得到伸张吗？”

“我认为在采取暴力手段之前，先让我们这样试一试。”埃利亚斯回答说，“你一定会感到惊讶，怎么我，另一个不幸者，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竟向你，一个年迈苍苍的人，建议采取和平手段。但这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和专制的暴君一样，同样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灾难。遭殃的是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老百姓。”

“要是我们一事无成呢？”

“相信我吧，我们会取得一些成就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们果真一无所获，如果他们对我们的要求真的置之不理，对老百姓的呼吁充耳不闻，那时候我就听你的差遣！”

老人热情地拥抱了这个年轻人。“我接受你的建议，埃利亚斯。我知道你说话算话，你一定会来找我的，我将帮助你为你的先人复仇，你也将帮助我为我的儿子——象你一样的两个儿子——复仇！”

“可是，先生，在这期间你不能采取暴力行动，这点你能答应我吗？”

“那么在这期间你也一定要把人民的怨恨转达上去，他们的怨恨你是知道的。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你的回音？”

“四天以后，你派一个人到圣地亚哥的海滩上去，我把从我寄予莫大希望的那个人那里所得到的消息告诉他。如果他接受了我们的要求，那他们就会主持公道。如果他不接受，我就第一个在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中献出我的生命。”

“埃利亚斯不会死，在老巴勃罗报了大仇倒下去以后，他就要继他之后担当首领。”老人在把这个青年送到地洞外面时最后说。

# 第四十六章　斗 鸡 场

为了使安息日的下午过得神圣，菲律宾人一般都到斗鸡场去，就象西班牙人到斗牛场去一样。斗鸡这种嗜好传入这个国家已经有一百来年的历史了，它是菲律宾人的恶习之一，比中国人的吸鸦片还要普遍。穷人走到那里，就尽其所有，孤注一掷，希望毫不费劲地变成富翁。有钱的人到那里，是用花天酒地和献感恩弥撒花不了的钱来取乐开心。他们赌的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对斗鸡爱护得无微不至，简直比对亲生儿子和继承人还要关心，所以我们对此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规定只要是在广场中，在假日里（大概是为了好让大家都可看到，鼓励大家来效尤吧？）从做大弥撒到日暮（共八个小时）的这段时间内举行，政府都是允许的，而且多少还加以鼓励，既然如此，我们就到那里去看看我们所熟悉的几个人吧。

除了一些细小的区别之外，圣地亚哥的斗鸡场和其他城镇中的斗鸡场没有什么不同。它一共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入口，是一个长二十米宽十四米的巨大的长方形建筑。一头是大门，通常有一个老太婆在那里收入场费。政府从这笔每个人都要付出的款项中收取一部分，加起来每年达好几十万比索。据说政府就用这笔钱（这是罪恶为了畅行无阻而付出的贿赂）来兴建规模宏伟的学校，修桥筑路以及颁发鼓励农业和商业的奖金。坏事竟然产生了这样好的结果，真该受到祝福！在这第一部分建筑

里，聚集着售卖蒟酱、雪茄烟、蜜饯和其他食品的小商贩，拥挤着跟随父兄而来的孩子们，大人们就在这里仔细地把人生的秘密传授给他们。

这一部分连着一个面积稍大一些的另一部分，它类似剧场中的休息室，观众在比赛开始前就聚集在这里。大部分的斗鸡也在这儿，用绳子缚着，绳子的一头，用一块骨头或硬木片固定在地上。赌客、斗鸡迷以及那些专门缚铁距的人也都聚集在这里，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决定输赢的大小，考虑下哪一只鸡的赌注，没有钱赌的就向别人告贷，他们也在这里咒天骂地，赌咒发誓，大声说笑。这一个在抚摸他的斗鸡，用手抚摸它那美丽光泽的羽毛，那一个又察看和数它腿上的鳞片。每个人都在详谈他们斗鸡的过去战绩。

在这里，你还可以看见许多哭丧着脸的人，手里倒提着啄掉了羽毛的死鸡。这些东西几个月来都是它们主人的宠儿，白天黑夜地受到抚爱和关怀，在它们身上曾寄予了那么令人心醉的希望，可是现在却成了一具死尸，只能卖上一个比塞塔①，再不然就只好加上生姜，炖熟了在当天晚上吃到肚子里。真是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②！赌输了的人回到家里，或是输光了钱或是没有了鸡，家里等着他的是焦急的妻子和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几个月来的黄金美梦，几个月来从黎明到日落的煎熬，一切辛勤劳苦，结果只剩下一个比塞塔，一团烟火消散后剩下的一点点灰烬。

在休息室里，就是一个笨蛋也会指手划脚地参加议论，那些最喜欢随便下结论的人也会认认真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掂掂鸡

① 西班牙的一种小银角子，等于五分之一比索。

② 拉丁文：人间富贵如浮云！

的重量，检查一下鸡的体力，或是拉开鸡的翅膀、摸摸鸡的肌肉。到这里来的人有的衣着讲究，前后左右跟着一群来给他们的英雄捧场的同伙。有的衣着破旧，肮脏的面孔上已经带有恶习的烙印，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那些有钱人的动作，记住他们赌的是哪一只鸡，这些人的口袋可以空空如也，但欲望却永远也不会满足。这里，每一张面孔都是精神百倍、兴致勃勃、充满热情的，你看不到那种无精打采、冷漠迟钝、沉默不语的菲律宾人。你简直可以说，他们都渴极了，就是沼地的泥水也会抢着去喝。

从休息室进去，就是被称为“轮子”的竞技场了。这地方四面围着竹桩，地面一般比其他两部分要高一些。后面一排排逐渐增高的观众席（也可以叫它为赌客席，因为在这里，观众也就是赌客），几乎一直高达屋顶。在斗鸡的时候，这些座位上挤满了男人和孩子，他们汗流满面地叫呀、嚷呀、吵架呀，甚至咒骂天主——幸而还没有任何女人堕落到这种地步。显赫人物、阔佬、有名的赌客、斗鸡场老板和裁判人，全都坐在“轮子”里面。公鸡就在十分平坦的地上进行决斗，命运之神从这里把欢乐或眼泪、盛宴或饥饿分配给各个家庭。

一进门我们就看见了镇长、甲必丹巴勃罗、甲必丹巴西里奥，还有鲁卡斯——那个脸上有块疤、为他兄弟的死那么悲痛的人。

甲必丹巴西里奥走到一个城里人面前问道：“你知道甲必丹蒂亚格要带来的是哪只鸡吗？”

“不知道，先生。今天上午他带来了两只鸡，其中有那只曾经咬败了领事的‘塔利圣’的‘拉斯加’。”

“你认为我的‘布立克’能斗得过它吗？”

“没问题！我愿意拿我的房子和我的衬衫来下注！”

这时候甲必丹蒂亚格来了，他的打扮和一般有钱的赌客一样，上面穿一件广东亚麻布衬衫，下面一条毛料裤子，头上戴着宽边草帽。他的后面跟着两个仆人，捧着“拉斯加”和一只特大的白公鸡。

“我听席楠说，玛丽亚的病一直在好转，是吗？”甲必丹巴西里奥问道。

“已经退烧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

“昨天晚上你输了吗？”

“多少输了点儿。我听说你赢了。我想看看在这里能不能赢回来。”

“你打算用‘拉斯加’斗吗？”甲必丹巴西里奥看着那只鸡，把它从仆人手中接过来。

“那……要看有人下注没有了。”

“你准备赌多少？”

“顶少也要一赔二。”

“你看见过我的‘布立克’吗？”甲必丹巴西里奥又问，把一个手里提着只小公鸡的仆人叫过来。

甲必丹蒂亚格把这只鸡察看了半天，掂了掂它的分量，看了看它爪子上的鳞片，然后把它递回去问：“你准备赌多少？”

“你赌多少我就赌多少。”

“一赔二，赌五百，怎么样？”

“一赔三怎么样？”

“好，就是一赔三！”

“等这一盘斗完了，咱们下一盘就开斗！”

好奇的观众和赌客七嘴八舌地传开了这个消息：两只有名的斗鸡要决雌雄了，两只鸡各有战史，各有一个英雄的名声。大

家都很希望看看这两只名鸡，察看察看它们，然后发表许多看法，作种种预言。

这期间，嗡嗡的人声越来越高，场子里更加混乱，“轮子”的门打开了，座位上挤满了人。熟练的管事提着这两只公鸡走进了斗鸡的围场，一只白的，一只红的，全都武装齐备，只是缚在爪上的铁距还套着套子。有的人喊：“压白的！”“压白的！”也有的喊：“压红的！”结果还是压白鸡的人多，它是大家的宠儿；红鸡是没有希望得胜的。

国民警卫队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他们穿的不是那身显赫的军队的制服，可也不是穿便服。他们是这样打扮的：上面是一件被掉色的制服上衣染蓝了的衬衫，下面是带有红条的粗蓝布裤子，头上戴着军帽。这身打扮和他们的行为很相称。他们一面下赌注，一面执行任务，他们制造混乱，又大谈其维持秩序。

这当儿，观众们叫呀，喊呀，挥舞着胳臂，把他们的银元拿出来弄得丁当乱响。他们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摸最后一个银角子，如果没有了便下空注，答应输了就变卖水牛或是地里的青苗。这时有两个年轻小伙子，显然是兄弟俩，正在用贪婪的目光紧紧盯着下注的人。他们在周围走来走去，嘴里怯生生地咕哝着什么，谁也没加理会。他们的面色变得越来越阴沉，彼此不时交换一个悻悻的、颓丧的眼色。鲁卡斯在一边偷偷地望着他们，脸上露出恶意的微笑，把手中的银元弄得哗啦哗啦响。他走到他们身边，眼睛注视着“轮子”里面，大声喊道：

“五十，二十赔五十，压白的！”

兄弟俩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早就跟你说过，”哥哥咕哝道，“不该把所有的钱全都压上。要是你听了我的话，现在我们还能有点钱来压红鸡。”

弟弟怯生生地走到鲁卡斯身边，碰了碰他的胳臂。

“啊，是你呀！”鲁卡斯故作惊奇地回过头来说，“你哥哥接受我的建议吗？再不然，你们想和我赌一注吗？”

“我们把钱都输光了，还拿什么来赌呢？”

“那么，你们接受我的建议喽？”

“他不干！既然你是认识我们的，如果你肯借给我们一点钱……”

鲁卡斯抓了抓头皮，拉了拉衬衫，回答说：“不错，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塔西罗和布鲁诺，两个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知道你们的勇敢的父亲是被那些当兵的每天抽一百鞭子抽死的。我也知道你们不想为他报仇。”

“别管我们的事！”哥哥塔西罗打断了他的话，“那会惹起麻烦的。要不是因为我们有个妹妹，我们早就上绞架了。”

“上绞架？他们只能吊死那些懦弱的胆小鬼，那些没钱没势的人。再说，附近就是大山嘛。”

“二十赔一百，压白的！”一个从他们旁边走过的人喊道。

“借给我们四个比索吧，三个，两个也成。”弟弟向他央求，“我们很快就加倍还你。斗鸡马上就要开始了。”

鲁卡斯又搔了搔头。“嗨！这钱不是我的。是唐克里索斯托莫交给我转给那些愿意替他做事的人的。可是我已经看出，你们不象你们的父亲——他可真是条汉子——胆小鬼没有资格来寻欢作乐！”说完，他转身就走，在离开他们不远的地方站了下来。

“就依他好了，有什么关系？”布鲁诺说，“枪毙和吊死反正都一样，咱们穷人就是这个命。”

“你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妹妹怎么办呢？”

这时候，斗鸡场里已经打扫干净，决斗就要开始了。嘈杂的人声平静下来，场子中间只剩下了两个斗鸡者和专门缚铁距的人。裁判员发出了信号，那个专门缚铁距的人立刻除去了距套，纯钢的距片发出逼人的光芒。

这兄弟俩沮丧地一声不响地走近斗鸡场，直到前额都抵在栏杆上。一个人走到他们旁边，对着他们的耳朵叫道："Pare①，十赔一百，压白的！"

塔西罗傻里傻气地瞧着那人，布鲁诺用胳臂肘捅了他一下，他哼了一声。

斗鸡者用纯熟的技巧轻轻捉住斗鸡，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受伤。全场鸦雀无声，观众一下子好象都变成了可怕的蜡像了。斗鸡者把一只公鸡送到另一只公鸡前面，按下它的头，让另一只鸡啄它，挑起它的怒火。然后同样地又让这只鸡来啄那一只。这是因为在每一次决斗中，不论是对巴黎鸡还是菲律宾鸡，都必须绝对公平。之后，斗鸡者再把它们的头抬起来，让它们靠得很近地对看，这样，两只被激怒的小动物就可以彼此看见啄掉自己羽毛的是谁，必须和它决斗的是谁。它们目不转睛地一个盯住一个，小圆眼睛里闪烁着怒火，脖子上的毛都竖了起来。时机已经成熟了，斗鸡者把它们放到地上，彼此隔开一段距离，给它们一片开阔的战场。

两只鸡慢慢地向前走去，可以清楚地听到鸡爪子踏在硬土上的声音。大家全都屏声敛气，没有人说一句话。两只公鸡昂起头又低下去，仿佛是在打量对方，随即发出一阵鄙夷、轻蔑的声音。双方都看见了对方爪子上的寒气逼人的雪亮刀片。危险使它

---

① 西班牙文 compadre 之误，意思是"朋友、邻居、老乡"。

们兴奋起来，彼此直向对方冲去，但在相隔一步距离的地方又停住了，目不转睛地对瞪着，全身羽毛倒竖起来。就在这时，一股热血冲上了它们的小脑袋，怒火爆发了，两个便带着本能的勇猛扭在一起。它们喙对喙、胸口对胸口、铁距对铁距、翅膀对翅膀地互相搏斗着，但都巧妙地躲过了对方的攻击，只被啄落了很少的几根羽毛。它们又再一次对峙着互相打量：突然间白鸡腾空而起，挥舞着它那致命的尖刀向对方扑去，红鸡两腿一蹲，脑袋一低，白鸡扑了个空。它害怕对方从背后攻来，两脚刚一着地，便迅速地掉转身子，面对着它的敌手。红鸡疯狂地向它进攻，白鸡沉着应战，它真不愧是观众们的宠儿。全场的人都提心吊胆、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场战斗的发展，只是偶尔有人不知不觉地发出一声惊呼。

地面上已经散满了染着鲜血的红鸡毛和白鸡毛，但战斗并没因此结束，菲律宾人按照政府的规定办事，战斗必须到有一方死亡或掉过尾巴逃跑才告结束。地上满是鲜血，战斗更加激烈，可是依旧胜负难分。末了，白鸡用尽全身力气狠命向前扑去，一刀戳在红鸡的翅膀上，正好插在骨缝中间。不过白鸡自己胸脯上也受了伤，双方都流血过多，显得十分虚弱了。两只精疲力尽的斗鸡，紧紧贴在一起喘息着，一动不动，直到白鸡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两腿抽搐着作垂死的挣扎。红鸡立在它的旁边，翅膀上插着白鸡爪上的尖刀，它的腿也慢慢地弯了下去，轻轻闭上眼睛。

裁判员按照政府颁布的规则，宣布红鸡为胜利者。全场发出一声狂叫，表示对这个裁决的欢迎，这声均匀而拖长的欢呼传遍了全城。远处的人一听到这声狂叫，就知道胜利者必定是一只原来被大家认为没有胜利希望的斗鸡，不然欢呼就不会这么经久不息。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要是一个小国战胜

了一个大国，就一定会形诸笔墨，代代传颂。

“你看见了吧！”布鲁诺沮丧地对哥哥说，“要是你听了我的话，我们现在就能有一百比索了。这全都怨你，我们身上一个钱都没有了。”

塔西罗没出声，只是环视着四周，好象在寻找什么人。

“他在那儿，在和佩德罗说话，”布鲁诺说，“他正在给他钱，可真不少啊！”

的确，鲁卡斯正在往茜莎的丈夫手里数银角子。随后两个人又鬼鬼祟祟地说了几句，便各自走开，看样子双方都感到很满意。

“佩德罗一定是答应了，我们应该决定一下啦。”布鲁诺叹了口气说。

塔西罗仍旧是面色阴沉、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用衬衫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哥哥，”布鲁诺说，“要是你再不决定，我可要答应了。下一盘一定还是‘拉斯加’赢，这规律是永远不变的①，我们不该放过任何机会。下一盘我要压上一注。管它呢！我们反正要给父亲报仇。”

“等一等！”塔西罗说，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弟弟的眼睛，两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惨白。“我和你一块儿去。你说得对，我们要给父亲报仇。”但他还是迟疑不决，再一次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你还等些什么呀？”布鲁诺不耐烦地说。

“你知道下盘是谁和谁斗？值得吗？”

---

① 这是斗鸡场中的一种迷信，认为第一盘是什么颜色的鸡斗胜了，以下几盘获胜的也一定是同颜色的鸡。因此认为，这一局红鸡赢了，下一局比赛中红羽毛的“拉斯加”也一定会是胜利者。

“如果你这么想，那就不值得！你没听人说吗？甲必丹巴西里奥的‘布立克’对甲必丹蒂亚格的‘拉斯加’。按照规律，一定是‘拉斯加’赢的。”

“哦，‘拉斯加’！那我也压上一注。可是让我们先去打听确实了。”

布鲁诺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但仍然跟着哥哥走了。塔西罗仔细地察看了那只公鸡，把它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考虑来考虑去，又问了许多问题。这个可怜的家伙拿不定主意。布鲁诺又焦急又愤怒地瞧着他。

“你看见了它后爪旁边的大鳞片没有？你看见了那对爪子没有？你还要怎么样？再瞧瞧那两条腿，张开它的翅膀！你瞧见大鳞片上面裂开的鳞片没有，还有那一对鳞片？”

塔西罗根本就没注意听弟弟的话，仍然继续察看那只斗鸡。金币和银元的响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我们再去看看那只‘布立克’。”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

布鲁诺气得又跺脚又咬牙，但还是服从了哥哥。他们往另一堆人群走去，他们正在那里给一只将要进入斗鸡场的公鸡作准备：给它挑了一个铁距，把缚铁距的红丝带打上蜡，然后又仔仔细细地揉搓。塔西罗带着忧郁的眼神很仔细地瞧着这只鸡，好象他瞧的不是斗鸡，而是未来的什么东西。他用手摸了摸额头，用沉闷的声音问弟弟：“你打定主意了吗？”

“我？早就打定了！我不用看这两只鸡就打定主意了！”

“可是我们那可怜的妹妹……”

“呸！难道你没听见他们说头儿是唐克里索斯托莫吗？你没看见他和总督一起散步吗？咱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要是咱们被打死了呢？”

“那又有什么关系？咱们的父亲也是给鞭子抽死的呀！”

“你说得对！”

兄弟俩这才在许多人群中寻找鲁卡斯。但当他们看到他，塔西罗又停住了脚步。“不！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这样做，我们只有给毁掉的！”他喊道。

“你要走，你就走好了！我一个人干！”

“布鲁诺！”

不幸的是，这时有一个人向他们走来了，说：“你们要下注吗？我压‘布立克’！”

兄弟俩谁都不答话。

“我们赌少一点！”

“赌多少？”布鲁诺问。

这个人开始数他的比索。布鲁诺屏住呼吸望着他。

“我有二百比索。四十赔五十吧！”

“不行，”布鲁诺坚决地说，“你再……”

“好吧！三十赔五十！”

“加一倍，怎么样？”

“好。‘布立克’是我的保护人的，我刚赢了钱。六十赔一百就六十赔一百！”

“行！我去拿钱。”

“可是注子要放在我这儿，”那人说，他看到布鲁诺的样子，心里不太放心。

“怎样都成，”布鲁诺回答说，他相信自己的拳头，接着就转过身来对哥哥说，“就是你不干，我也要干。”

塔西罗想：他爱自己的弟弟，也喜欢赌钱，他感到不能丢开弟弟，于是只好咕哝着说：“干就干吧！”

他们向鲁卡斯走去；他看见他们向他走来，脸上露出笑容。

“先生！”塔西罗喊道。

“什么事？”

“你打算给我们多少钱？”兄弟俩一起问道。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如果你们答应找一帮人去偷袭兵营，我给你们每个人三十比索，给你们的人每人十比索。如果得手，每个人给一百比索，你们俩加一倍。唐克里索斯托莫有的是钱。”

“就这样！”布鲁诺大声说，“把钱给我们。”

“我就知道你们有胆量，和你们父亲一样！这边来，别让害死他的那些人听见我们的话。”鲁卡斯指了指那些国民警卫队员说。

他把两人带到一个角落里以后，一边数钱，一边对他们说：“明天，唐克里索斯托莫就带着武器回来了。后天晚上八点钟你们到公墓去，我再把最后的布置告诉你们。你们有很充裕的时间去找人。”

他们离开了他之后，兄弟俩好象掉了个过儿——塔西罗很沉着，布鲁诺很不安。

# 第四十七章　两位夫人

就在甲必丹蒂亚格赌赛他的“拉斯加”的时候，唐娜维多利娜正在城里游逛，打算看看懒惰的印第安人是怎样居家过日子和经营土地的。她尽量打扮得高贵华丽，把所有的缎带和花儿都缠戴在她的绸袍子上，为的是让那些地方上的人刻骨铭心，知道在他们和这位优越的贵妇之间有着多么大的距离。她一手挽着瘸子丈夫的胳臂，在当地人惊愕的目光下昂首阔步地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她的堂弟李纳瑞斯留在家里没有出来。

“这些印第安人住的小棚子简直丑陋极了！”她皱起眉头说，“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不过这也真得要印第安人才合适，瞧他们多没有礼貌，多傲慢呀！看见我们来，连帽子都不摘！你给我象本堂神甫和国民警卫队当官的那样，照脑袋给他们来几下——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学点儿礼貌！”

“要是他们还手呢？”德·艾斯帕达尼亚大夫问。

“那要你这个男子汉来干什么！”

“可……可是，我……我是个瘸……瘸子呀！”

唐娜维多利娜很不高兴，因为大街是没有铺石头的土路，她的衣裾上沾满了尘土。不但这样，他们遇到了一些年轻妇女，这些人从他们身旁经过时垂下了眼睛，没有象她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去欣赏她那身华丽的衣装。席楠和她的堂姐乘着一辆豪华的

马车驰过去了，车夫竟然毫不客气地喊了一声："Tabi!①"喊声是那么不可反抗，她只好跳到路旁，嘟囔一句："瞧那赶车的简直是个混蛋！我要告诉他的主人，让他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佣人。"

"咱们回家去！"她对丈夫命令道。他害怕她发作起来，便乖乖地掉转拐杖，照她的话办了。

在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警卫队长，彼此打了个招呼，这又增加了唐娜维多利娜不高兴的心情，因为队长非但没对她的服饰说上一句恭维话，甚至好象还带着嘲弄的神气打量着她那身打扮。

"你不该和一个小小的队长握手，"队长走过去之后，她对丈夫说，"你倒摘下了帽子，可是他的手几乎还没有碰着帽檐呢。你简直不知道怎样保持自己的身份！"

"可是，他……他是这里的头……头儿！"

"那和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们是印第安人吗？"

"你说得对。"丈夫附和着说，不愿和她争辩。

他们走到那位队长的住宅前面来了，慰藉夫人正站在窗口，和平常一样，穿着法兰绒上衣，抽着雪茄。因为房子不高，两位夫人就彼此用眼睛打量着对方。唐娜维多利娜瞪起眼睛盯着慰藉夫人，那位国民警卫队的女神从头到脚地把她看了一遍，然后撇起嘴掉过头去，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这一下，唐娜维多利娜再也忍不住了。她撇下丈夫，独自走到窗口，站在这位队长夫人面前，气得浑身直打哆嗦，话也说不出来。慰藉夫人慢慢回过头来，再一次不慌不忙地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然后又往地下啐了一口，这一回的神气比上一回更加轻蔑。

---

① 菲律宾的马车夫招呼行人让道的吆喝声。

“你怎么啦，夫人？”她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太太，你干什么这样瞧着我？是不是你嫉妒我？”唐娜维多利娜终于说出了话。

“我，我嫉妒你？我，嫉妒你？”女神拉长了声音说，“不错，我嫉妒你头上的那些小卷毛！”

“走吧，太太！”医生极力劝说，“别……别理她了！”

“我要教训教训这个不要脸的臭婆娘。”妻子回答说，用力把他一推，差点使他来个嘴啃地。接着她又转过身去对着慰藉夫人。

“你别忘了你是在和谁说话！”她吼叫起来说，“别把我看成乡下佬，我也不是当兵的婊子！在马尼拉，小小的队长就不用想进我家的大门，只能在外面等着！”

“啊哈，Excelentisima Sañora①！小小的队长不能进你家大门，可是瘸子——就象这个瘸子——却能进去。哈，哈，哈！”

要不是唐娜维多利娜脸上抹着胭脂，人们就会看到她的脸涨得通红了。她想向她的敌人扑过去，但被门口的卫兵拦住了。这时候，街上围上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

“听着，象我这样的上等人和你说话已经降低了我的身份。——你要不要给我洗衣服？我多赏给你几个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个洗衣服的吗？”

慰藉夫人愤怒地挺起身子，这几句话刺痛了她。“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吗？滚你的蛋吧，我丈夫早就告诉我啦！夫人，至少我只嫁过一次，可是你呢？一定是饿慌了，捡人家的剩菜残汤，你是个拾破烂的，是破烂都要！”

---

① 西班牙文：最尊贵的夫人。

这一箭正射中了唐娜维多利娜。她挽起袖子，捏紧拳头，牙齿咬得格格响。“下来，老母猪！”她咆哮道，“我非撕烂你那张臭嘴不可！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婊子，丑八怪！”

站在窗口的女神立刻不见了，不大工夫只见她挥舞着丈夫的皮鞭子，奔下楼来。

唐提武西奥哀求似的在她们中间调停着，可是要不是国民警卫队长刚好到来，两个人就会揪打起来了。

“太太们！唐提武西奥！”

“你好好管管你的女人，给她买两件象样的衣服吧。要是你口袋里一个钱都没有，那就去抢老百姓好了——这是你们的本行嘛！”唐娜维多利娜大喊大叫地说。

“我来啦，夫人！您怎么不来撕我的嘴呀？尊贵的太太，原来你只会说，只会吹牛！”

“太太！”国民警卫队长激怒地对唐娜维多利娜嚷道，“幸亏你是个女人，要不然，我真要踹你个稀烂，连你脑袋上的那些小卷毛、缎带子统统踹光！”

“我说，队长先生！……”

“滚开！你这个走江湖的骗子！你不配穿裤子！”

两个女人比划着手，用种种刁钻古怪的言词互相辱骂，彼此糟蹋，把所有藏在她们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抖搂出来。四张嘴同时叫嚷，揭露出许多可能有损某些阶层声誉的底细，因此，我们就不再把他们嚷叫的那些话在这里发表了。街上看热闹的人，虽然对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不能完全了解，但是看着这样的场面却十分高兴，巴不得他们会演出全武行。可是很不幸，偏偏本堂神甫跑了来，安定了秩序。

“先生们！太太们！这太不象话了！队长先生！”

“你来干什么，你这个伪善的家伙，卡洛斯党！”

“唐提武西奥，把你的太太拉走吧！夫人，你别再说啦！”

“你应该和那两个抢劫穷人的强盗说去！”

逐渐，所有骂人的形容词都用完了，两对夫妇在大众面前也丢尽了脸，他们这才一边骂着一边威胁着慢慢走开。萨尔维神甫在这两对夫妻之间奔来跑去，更给这个场面添了生气。这时候，要是我们那位通讯员朋友也在场就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马尼拉见总督去！”怒不可遏的唐娜维多利娜对丈夫说，“你白当男人啦！白花钱买裤子给你穿啦！”

“可是，太太，你……没看……看见那些队……队员吗？我是个瘸……瘸子呀！”

“你非得提出要用剑或是手枪和他决斗不可，要不然……要不然我就要……”唐娜维多利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那嘴假牙。

“亲爱的，可是我从来没拿过……”

她没容他把话说完，便劈手从他嘴里掏出那副假牙，丢在街上用脚踩得粉碎。

这样，他们一个快要哭了出来，一个怒气冲冲，一同回到家里。李纳瑞斯正在跟玛丽亚·克拉腊、席楠和维多利亚谈话，他全然不知道这场吵闹，一看到两位亲属的这副模样，不由得不安起来。玛丽亚·克拉腊倚坐在一张安乐椅里，四周塞了一大堆枕头和毛毯，她看见医生的这副以前没见过的脸相，大吃了一惊。

“堂弟，”唐娜维多利娜开口说，“你得马上向那个国民警卫队长提出决斗，不然……”

“为什么？”吃惊的李纳瑞斯问。

“你马上去提出决斗，不然，我就向大家揭你的底。”

“可是，唐娜维多利娜！”

三位姑娘相互看了一眼。

“我告诉你！队长侮辱了我们，把你的底也揭了！他那个丑婆娘拿起一根鞭子跑下楼来，可是他，这个东西竟忍受了这种侮辱——他还是个男人呢！”

“嗳呀！”席楠嚷了起来，“原来他们跟人家打架了，我们却没有看见！”

“队长连大夫的牙都打掉了！”维多利亚说。

“我们今天就动身到马尼拉去。你留在这里向他提出决斗，不然，我就要告诉唐圣蒂亚格，说我们对他说过的话全是假的，我告诉他……”

“唐娜维多利娜，唐娜维多利娜！”李纳瑞斯脸都青了，走到她面前打断她说，“你先冷静一下，你不能……”然后又低声加了一句：“你不能胡来，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正在这个时候，甲必丹蒂亚格从斗鸡场上回来了。他满脸愁容，唉声叹气地走进屋里，原来他的“拉斯加”已经打了败仗。可是唐娜维多利娜并不容他有时间来悲痛，她简短可是骂不绝口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她尽量把自己说得十分光彩。

“李纳瑞斯要去找他决斗，你知道吗？要是他不去，你就不要把女儿嫁给他，决不能答应他！如果他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他就不配得到克拉丽妲！”

“原来你打算嫁给这位先生啦？”席楠向姑娘问道，她那双可爱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以前我知道你很谨慎，可不知道你是个容易变心的人。”

玛丽亚·克拉腊脸色惨白得象蜡一样，欠起身子，惊恐地望着父亲，望着唐娜维多利娜，又望着李纳瑞斯。李纳瑞斯涨红了脸，甲必丹蒂亚格低下了眼睛，只有那位太太却继续往下说：

"克拉丽妲，记住我的话：千万别嫁给一个不配穿裤子的男人。那只会受人侮辱，连狗都要欺负你！"

姑娘没有理睬她，只转过脸来对她的女伴说："扶我回房去，我自己走不动。"

她们扶着她从安乐椅中站起来，用丰腴的胳臂搂着她的腰。她把她那大理石般的脸靠在美丽的维多利亚的肩上，向自己房间走去。

当天晚上，这对夫妇就收拾好东西，把一张好几千比索的收费单交给了甲必丹蒂亚格，第二天一清早，他们便坐了他的马车上马尼拉去了，把复仇的任务交给了腼腆的李纳瑞斯。

# 第四十八章　谜

**Volverán las oscuras golondrinas.**

——贝凯尔*

正如鲁卡斯所预言的，伊瓦腊第二天就回来了。他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拜访甲必丹蒂亚格家，为的是去看望玛丽亚·克拉腊，告诉她大主教已经调解了他与教会之间的纠纷，还带回来了一封大主教本人写给本堂神甫的亲笔信。伊莎贝尔姑妈听了非常高兴，因为她很喜爱这个年轻人，不赞成她的侄女和李纳瑞斯结婚。甲必丹蒂亚格出门去了。

“进去吧，”老姑妈用她那不高明的西班牙话说，“玛丽亚，唐克里索斯托莫又获得了天主的欢心了。大主教恢复他的教级（教籍）啦。”

可是这位年轻人在门口就站住了，微笑冻结在他的嘴唇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阳台上，玛丽亚·克拉腊的身边站着李纳瑞斯，正在整理花束上的花朵和叶子，地上散乱地放着一些玫瑰花和阿拉伯素馨花。玛丽亚靠在一把大椅子上，一副颜色苍白、满脸哀思的样子，手里摆弄着一把和她那纤细的手指一样洁白的象牙扇子。

---

* 古斯塔伏·亚道尔佛·贝凯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上面那句话是西班牙文，意思是：黑燕子一定会回来。

伊瓦腊一出现，李纳瑞斯的脸一下就青了，玛丽亚·克拉腊双颊涨得通红。她想站起来，可是没有气力，只好垂下眼睛，让扇子从手中掉到地上。暂时之间，大家都一声不响，难堪地沉默着。之后，还是伊瓦腊移步向前，用颤抖的声音低低地说："我刚一回来，就马上跑来看你。你比我想象的好得多了。"

姑娘好象突然变成了哑巴，她没有说话，也没有抬起眼睛。

伊瓦腊把李纳瑞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那个腼腆的青年傲慢地让他盯着。

"你没想到我会来吧，"伊瓦腊慢吞吞地说，"玛丽亚，请原谅我，我没有让人通报就进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向你解释。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对吧。"

说到最后这句话时，他用眼睛盯了李纳瑞斯一眼。姑娘抬起了一双无限纯洁、充满哀愁的美丽眼睛望着他，神情是那么千求万恳，又是那么动人，使得伊瓦腊心乱如麻，说不下去了。

"我明天可以来看你吗？"

"你知道，我这方面是永远欢迎你的。"她有气无力地答道。

伊瓦腊退了出去，表面上很镇静，但脑子里却象一阵狂风暴雨，心里也象放了一块冰。他方才看到和感触到的，简直没法理解：是怀疑他吗，还是厌恶他，还是变了心了？

"唉，毕竟是个女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漫无目的地信步来到正在大兴土木的学校工地。工程已经很有进展了。胡安手里拿着尺子和线铊，在许多工人中间忙来跑去，看到伊瓦腊走来，便跑过来和他打招呼。

"唐克里索斯托莫，您到底回来啦！我们全等着您呢。您瞧这墙，已经一米多高了，过不了两天就可以砌到一人高啦。我选用的都是最结实最耐久的木料：莫拉弗、唐根、伊皮尔、朗吉尔；

并且又去采购了最名贵的木料：丁德萝、马拉塔背、宾萝和纳拉来作最后一道细活。您要不要去看看地基？”

工人们见到伊瓦腊，都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胡安在一旁唠唠叨叨地作解释。“这是我自作主张添加的管子，”他说，“这些地下管道通到三十码以外的一个污水坑，可以利用坑里的污水浇园子。这是原来计划里没有的，您不会不高兴吧？”

“完全不会，我同意你所做的，并且还要向你祝贺。你是个真正的建筑师。你这套本事是跟谁学来的？”

“自己琢磨的，先生。”老人谦虚地说。

“哦，让我先告诉你，免得回头忘了——请转告那些可能有所顾忌或者不敢和我说话的人，我已经恢复教籍了。大主教还请我吃了饭。”

“先生，我们谁也没有去注意什么开除不开除教籍。我们这些人全都是被开除教籍的。达马索神甫本人也是，可是他照旧吃得肥头大耳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真事，先生，一年以前他用棍子打了副本堂神甫，他也和他一样是个修士呀。先生，谁管什么开除教籍不开除教籍呢？”

伊瓦腊在盖房子的工人中间看见了埃利亚斯，当他随着众人向他行礼的时候，向伊瓦腊使了个眼色，表示有话要和他说。

“胡安先生，”伊瓦腊说，“请把工人的名单拿来给我看看好吗？”

胡安离开之后，伊瓦腊向埃利亚斯走过去，他正独个儿把一块大石头搬上双轮大车。

“我想和你谈几个钟头的话，先生，如果你赏光，请在今天傍

晚到湖边上我的小篷船① 里来。”年轻人点了点头，埃利亚斯便走开了。

胡安把名单拿了来，伊瓦腊白费气力地看了一遍，上面并没有埃利亚斯这个名字！

① 菲律宾的一种小独木舟，这种小船船舷外边装有支桨架，上面还有竹子船篷。

# 第四十九章　被迫害者的声音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伊瓦腊走上停靠在湖边的埃利亚斯的小船，他看来心绪很不好。

“先生，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约你到这儿来。”埃利亚斯郁郁不乐地对伊瓦腊说，“我很想坦率地和你谈谈，才决定这样做，这里不会有人偷听，我们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回到岸上。”

“不，朋友，”伊瓦腊勉强地笑着回答说，“你得把我带到那个镇上去，就是从这儿可以看见教堂的那个地方。我遇到一件倒霉事，不得不这样做。”

“一件倒霉事？”

“对了，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碰见了国民警卫队长，他硬要跟我结伴走。我想起你来，记得他是认识你的。为了摆脱他，我只好骗他，我要到那个镇上去。我必须在那儿待上一天，因为明天下午他要到那儿找我。”

“你考虑得很周到，谢谢你。不过你就是让他陪你一块儿走也不要紧。”埃利亚斯神态自若地回答说。

“那你怎么办？”

“他不会认识我的，他只见过我一次，就是那一次他也没有机会认清我的面貌。”

“我真是倒霉！”伊瓦腊想起了玛丽亚·克拉腊，叹了口气说，“你要跟我谈什么？”

埃利亚斯看了一下四周。这时他们已经远离湖岸，太阳也落下去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在菲律宾没有所谓黄昏，黑影很快地伸延，天际出现了一轮明月。

“先生，”埃利亚斯十分严肃地说，“我给你带来了许多苦难人的愿望。”

“苦难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埃利亚斯把他和绿林首领的谈话简单地叙述了一遍，只是没有提老人的怀疑和威胁。伊瓦腊聚精会神地听着，埃利亚斯讲完之后，有很长时间谁也没有出声，过后还是伊瓦腊首先打破了沉默。

“那么他们要求……”

“他们要求政府对军队、宗教和司法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也就是说，他们要求政府象慈父一样地对待他们。”

“改革？什么样的改革？”

“比方说，更多地尊重个人的尊严，更好地保障人身安全，减少军队的权力，削减那些易于滥用职权来胡作非为的团体的特权。”

“埃利亚斯，”年轻人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我怀疑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菲律宾人，因为你的思想、行为和其他人太不同了。我说的话你会明白的，就是说目前的情况再怎样不完善，如果改变它，就会变得更糟。我也许能够买通我在马德里的朋友，让他们出来说话，我甚至可以去见总督，可是我的朋友们不会得到一点结果，总督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去实现这么多的新奇措施。我决不打算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因为我十分了解，这些组织固然有它们的弊病，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候还是非有不可的。它们就是所谓‘必要的恶’。”

这番话埃利亚斯万没料到，他抬起头来，惊讶地望着伊瓦腊。“这么说，你也相信‘必要的恶’喽？”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道，“你认为，为了行善就必须作恶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它就和必须用猛药治病一样。现在，这个国家好比是一个患慢性病的机体，政府看出，如果要治好它的病，就必须采取这种手段，你可以说它严酷，说它猛烈，但却是有效的，必需的。”

“先生，医生如果只想消灭或抑制症状，而不去研究病因，或者知道病因而不敢对症下药，那他就是一个庸医了。国民警卫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恐怖和暴力来压制罪恶。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达到目的，或只是偶尔获得一次成功。你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真理：只有在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改进品德必不可少的条件之后，才能够对个人采取严厉手段。在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人民和政府并不团结，所以政府应当对人民宽容一些。这不仅因为宽容政策是必要的，也因为个人得不到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得不到政府的充分的指导，他们不能负太多的责任。不但如此，再借用一下你的比喻来说吧，政府针对这个国家的疾病所下的药，破坏性是那么大，反而损害了这个机体的健康部分，削弱了它的活力，使它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蚀。难道说增强机体的不健康的部分，稍稍减缓一下猛烈的药性，不更合理吗？”

“可是削弱国民警卫队就会危及城镇的安全。”

“城镇的安全！”埃利亚斯恼怒地喊了起来，“各镇设立国民警卫队已经将近十五年了，可是请看，我们仍然有土匪，仍然听见他们洗劫城镇，拦劫公路。抢劫继续存在，为非作歹的人也并没有销声敛迹。犯罪的风气到处盛行，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遭

殃的却是城镇中的和平居民。你可以随便问问一个正直的人，看看有没有谁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制度，认为它是政府对人民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不是一种欺骗和虐政，它那令人发指的行径所带来的损害比罪犯的暴行更为严重。罪犯们的暴行固然严重，但毕竟是不常见的，而且人们还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可是对于那些合法的暴力的折磨，他甚至连抗议的权利也没有。如果说这种危害并不严重，它们可是继续不断地发生，也受到政府的支持。在我们人民当中，这种制度造成的是什么样一种后果呢？它使人们噤若寒蝉，造成人民之间的隔阂，大家都生怕为了一点点小事遭受惩罚。这种制度只注意形式，不去看事情的实质，而这正是腐败无能的第一个象征。一个人只要忘了携带身份证，就要戴上手铐，就要挨打，也不管他可能是一个规矩体面的公民。上层人物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老百姓向他们弯腰行礼，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甚至在黑夜里也得这样。他们的下级便争相效法，对乡下人虐待敲诈，当然，干这种事是不难找到借口的。他们丝毫不考虑家庭的神圣性。不久前在卡拉姆巴，他们打破窗户，闯进一个和平居民的家里，而户主是帮助过、接济过他们队长的人。人身谈不到保障，他们需要打扫营房和住宅的时候，就出去随便抓一个不敢违抗他们的人来，叫他干上一天活。你还要我往下说吗？在这次的节日中，明令禁止的赌博公开进行，但为政府当局所允许的庆祝晚会却遭到了他们的暴力破坏。人民是怎样看待这些事情的，你也亲眼看到了。他们忍气吞声，盼望人世间还有公道，可是得到了什么呢？啊，先生，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维持治安’……”

“我同意这里面是有弊病的，”伊瓦腊回答说，“可是为了它们带来的益处，我们就容忍这些吧。这种制度可能并不完美，但

请相信我，它引起人们的畏惧，因而遏止了罪犯的增加。”

“你不如说它反而使罪犯增多了，”埃利亚斯纠正他说，“在没有国民警卫队之前，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所有的罪犯都是为饥饿所迫。他们打家劫舍、拦路行劫都是为了生存，一旦免于穷困，他们就洗手不干了。仅仅依靠那些贫穷勇敢的城镇警察就足以把他们赶走，这些警察，在我国的作家笔下，遭受那么多的恶意诽谤，他们唯一的权利是死，他们的任务是战斗，他们得到的酬报只有嘲笑。但现在，已经出现终生行劫的土匪了。一桩过错、不人道的惩罚、对这种暴虐的反抗、对残酷的刑罚的恐惧，这一切就把他们永远屏于社会之外，判定了他们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国民警卫队的恐怖手段把他们悔过的大门关死了，他们成了法外之徒，在山里为自卫而战，比他们所嘲笑的士兵勇敢得多。结果呢，我们一手造成的弊端，我们却无法消灭。你记得德·拉·托雷总督采取的措施所取得的成就吧。①他对那些不幸者颁布大赦令之后，证明了在山林里的那些人还都是人，还都希望返回家乡。只有人民都变成奴隶，山中无法藏身，政府能够在每一棵树背后都安上一个哨兵，只有奴隶的身体里除了胃和肠子再没有其他东西，那时候恐怖主义才会有用。一旦他们不顾一切，为了自己的生存起来战斗，感到自己的胳臂坚强有力，自己的心怦怦跳动，全身满怀仇恨，到了这时，恐怖主义又怎么可能扑灭这股火焰呢？它只能火上添油罢了。”

“埃利亚斯，我真被你说得有些迷惑了，要不是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对的了。可是请你注意这个事实——先别生气，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例外——你看一看要求

---

① 德·拉·托雷于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一年任菲律宾总督。他对犯法的人颁布了一道赦免令，并创立了国民警卫队，大部分吸收的都是这些人。

实现这些改革的都是些什么人：几乎都是罪犯，或者是正踏上这条路的一些人！”

“是的，他们是现时的和未来的罪犯。可是他们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因为他们的和平生活遭到了侵犯，他们的幸福遭到了破坏，他们那最珍贵的情感受到了损伤，当他们要求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时候，却终于看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先生，如果你认为只有罪犯们才要求公道，那你就错了。你不妨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挨门挨户去访问一下，听听每个人藏在心里的悲叹，你就会知道国民警卫队干的坏事，即使不超过它所制止的，至少也要一般多。难道我们能说所有的老百姓都是罪犯吗？如果说所有的老百姓都是罪犯，那么我们又何必保护一部分罪犯不使他们受其他罪犯的伤害呢？为什么不把他们统统消灭掉呢？”

“这里一定存在着一个我目前还没有看出的问题，理论上一定有什么错误，使得实施起来出了乱子，因为在母国西班牙，这个组织过去表明、现在仍然表明非常有用。”

“这点我不怀疑。可能西班牙的国民警卫队组织比较完善，人员比较好；也可能是在西班牙需要这种组织，而我们菲律宾却没有这种需要。当他们要剥夺我们某种权利时，就以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作为借口，当他们要把什么东西强加在我们身上时，他们就完全不顾这些了。请你回答我，先生，为什么其他国家——它们都比菲律宾更靠近西班牙，照理说应当比菲律宾更象西班牙一些——没有建立这种制度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火车抢案比较少，他们在大都市中的骚动、凶杀以及暗杀事件也比较少呢？”

伊瓦腊低下头去，深深思索了一阵，然后抬起头来回答说：

“朋友，这个问题可得认真研究。如果我经过调查研究，证明这些怨言都是很有根据的，那我将写信给我在马德里的西班牙朋友，因为在西班牙议会中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但是在目前，请你相信我，政府得有一支足够的武装力量来维持它的尊严，行使它的职权。”

“是的，如果政府和人民处于战争状态，那是需要这样。可是为了政府本身的利益，不应当使人民感到他们和政府当局互相对立。即使你说得对，即使我们认为在人民心中建立威信是次要的，宁愿使用暴力，我们也应当慎重从事，看一看我们把这种无限的力量、这种职权交给什么人。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那些无知无识、满脑情欲的人，那些没有道德修养、没有经过原则考验的人，就等于在一堆手无寸铁的人群中把武器交给一个疯子。退一步说，就算你是对的，政府需要一种武器，那么就应该让它慎重地挑选这种武器，让它挑选品格高尚的人来做它的工具。既然政府授予自己职权，不愿由人民来授予它职权，那它至少应当知道如何行使这种职权。”

埃利亚斯说得非常激动，非常热烈，他的声音颤抖着，眼睛也闪闪发光。接着是一阵严肃的沉默。小船无人划动，仿佛在水面上静止了。碧蓝的天空上，一轮明月光辉灿烂地照射着，远远的湖岸上闪烁着点点灯火。

“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吗？”伊瓦腊问。

“他们要求改革教会，”埃利亚斯用忧郁失望的声调回答，“那些不幸的人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反对……”

“反对教会吗？”

“先生，反对压迫者。”

“难道菲律宾人民忘记了教会为他们作过多少好事吗？难道

他们忘记了应当万分感激的那些人吗？那些人把他们从异端邪说中拯救出来，给了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护他们，免得他们受到暴政的伤害。..这都是对我们祖国的历史缺乏了解的结果！”

十分惊讶的埃利亚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先生，”他用严肃的声调回答说，“你责备这些人忘恩负义。我就是那些受难者之一，我来为他们说几句话。恩惠如果要被承认为恩惠，必须是无私的。我们先不谈传教工作和基督教的慈悲；我们也把历史暂时放在一边，且不问西班牙对于曾给全欧带来了《圣经》、信仰和天主的犹太民族干了些什么；也不问她对给她以文化、对她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把她从在罗马和哥特人统治下濒于毁灭、陷于麻木的民族精神中唤醒过来的阿拉伯民族干了些什么。你说西班牙把我们从异教邪说中拯救出来，给了我们真正的宗教信仰。你所谓真正的信仰是不是就是那些外在形式？你所谓的宗教是不是就是那种法带、肩衣的交易？你所谓的真理是不是就是我们天天都在听说的那些奇迹和神鬼的传说？难道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法律吗？如果说只是为了这些东西，天主大可不必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必对他这样感恩不尽。迷信老早老早就已经存在了——必要的只是把它条理化，抬高它所贩卖的货色的身价！

“我知道你一定会说，不管目前我们的宗教存在着什么样的缺点，至少它比我们以前所信奉的宗教要好一些。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可是我们为此所付的代价太大了，为了它，我们放弃了我们的民族特性，放弃了我们的独立；为了它，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城镇和最肥沃的土地送给了那些教士，现在我们仍然通过购买宗教用品，把我们的积蓄捐献给他们。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样东西，我们为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没有欠谁的债。

"如果你所谓的他们对我们的保护，是指的免受西班牙领主①的欺压，我原可以回答你，正是由于这些教士，我们才落到西班牙领主的手里。可是不，我不这样说。我知道指引第一批传教士到我们海岸来的是虔诚的信仰和对人类的真诚的爱，我知道我们应当感激这些高贵的心灵。我也知道在那时候，西班牙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无论是在平民中还是在军人中，都有各式各样的英雄。可是，难道说因为他们的祖先有德行，我们就应当忍受他们这些堕落的后代的欺压吗？因为他们曾经对我们作过巨大的贡献，我们就不该阻止他们虐待我们吗？这个国家并没要把他们赶走，仅仅是环境改变了，出现了新的需要，要求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

"埃利亚斯，我和你一样地热爱我们的祖国，对她的愿望多少也知道一些。我仔细地听过你所说的这一番话了，可是，朋友，我们对事物都是带着感情来看的。我觉得在这里，改革的需要比别的地方要小一些。"

"先生，"埃利亚斯十分绝望地伸出两臂，"在你的家庭遭到那样的不幸之后，你还认为菲律宾没有改革的必要，这是可能的吗？"

"哦，想到菲律宾的安全，想到西班牙的利益，我已把个人和个人的不幸忘记了！"伊瓦腊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为了保全菲律宾，让修士们继续保持目前的地位是适当的。我们国家的幸

---

① 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在侵略战争中立有"功勋"的西班牙军人都在菲律宾分得了领地。每块领地上包括一千左右当地居民。居民要向领主纳贡，领主有保护他们和向他们提供宗教教育的责任。但事实上，领主向当地居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早期来到菲律宾的一些修士曾经指责过这些领主的贪婪和残酷的行为。

福，是建筑在与西班牙联盟的基础上的。”

伊瓦腊说完之后，埃利亚斯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容忧郁，眼睛也失去了光泽。“不错，传教士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了，”他回答说，“可是你真的相信，靠这些修士就能保全菲律宾么？”

“是的，唯有依靠他们。这是所有研究菲律宾的学者的共同看法。”

“啊！”埃利亚斯失望地喊了一声，把桨往小船里一放。“我没想到你对我们政府和人民的估价会这么低。你为什么不诅咒他们呢？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只有在外人的干预下才能平安过日子，如果用欺骗的手段才能使老百姓听话，如果政府不知道如何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只是靠了谎言和欺诈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如果是这样，请问你会怎么想呢？请原谅我，先生，如果我们政府还为此沾沾自喜，那它真是太蠢，是在走向毁灭。我谢谢你的盛情，现在您希望我把您送到哪儿？”

“不，”伊瓦腊说，“我们再谈下去。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它弄清楚究竟谁的见解正确。”

“对不起，先生，”埃利亚斯摇了摇头说，“我没有说服你的口才。虽然说我受过一点教育，可是我到底是个印第安人，我过的生活在你看来是危险的，我的话在你看来也是可疑的。那些持相反意见的都是西班牙人，因为是西班牙人，尽管他们说得浅薄荒唐，但是他们的声调、他们的头衔、他们的出身都会使他们的话神圣不可侵犯，具有那么大的权威，我根本不想和他们争辩。再说，当我看到象你这样一位热爱自己祖国、父亲长眠在这片平静的湖水下面、本身又受到攻击、侮辱和迫害的人，虽然拥有渊博的知识，却不顾这一切，仍旧抱有这种见解时，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看法有些怀疑了，开始认为也许我们错了。我得去告诉那

些信赖人类的苦难者，让他们去信赖天主，信赖自己的力量。我再一次谢谢您——请告诉我，您准备在哪儿上岸。”

“埃利亚斯，你这番辛辣的话打动了我，我也怀疑起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在这个民族中长大的，我对他们的要求可能不了解。我的童年是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度过的，我在欧洲长大成人。我的观点都是从书本上得来，我所知道的只是书本上面的东西。那些还藏在阴影里、那些书本上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我就毫无所知了。可是我和你一样地热爱我们的祖国，不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爱他在那里生长、在那里长眠的国家，也不仅是因为我的父亲这样教导我，同时也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印第安人，因为我的最珍贵的怀念是以我的祖国为中心的。我爱我们的祖国，也因为她现在和将来都将赐给我幸福！”

“我呢，是因为它给我灾难，”埃利亚斯喃喃地说。

“是啊，朋友，我知道你受了苦，你很不幸，这些都使你对前途感到悲观，影响了你对事物的看法。因此，我对你这些不满，事先就有所谅解。如果我能知道你的动机，了解一些你过去的遭遇……”

“我的不幸另有一个来源。如果我知道说出我的遭遇能有些用处，我早就告诉你了。因为我并不想保守秘密，再说这也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听了以后，说不定会改变我的看法。你知道，我并不太相信理论，宁愿接受事实的指导。”

埃利亚斯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先生，那我就把我的身世简单地和你谈谈。”

# 第五十章　埃利亚斯的身世

“大约在六十年前，我的祖父住在马尼拉，在一家西班牙商号里管帐。他当时年纪很轻，结了婚，有一个儿子。一天夜里，不知什么原因，仓库失火了。火势蔓延到老板的住宅，一连烧毁了许多幢房子。损失很大，当然总得找个替死鬼，那个商人便去控告了我的祖父。无论他怎样申辩也是白费气力，他穷，请不起有名的律师，结果被判处当众鞭笞，在马尼拉游街示众。这是在臭名昭彰的‘caballo y vaca’①刑罚还没有废除之前不久的时候，这种刑罚比死刑还要可怕千百倍。那时，除了他的年轻妻子之外，所有的人全都不理他了。祖父被绑在马上，后面跟着一大群冷漠的看热闹的人，每到一条大街的拐角，就在许多宣扬仁爱慈悲的天主教堂附近，当着众人，当着他的同胞挨一顿毒打。这个终生蒙受耻辱的可怜的人，流尽鲜血、受尽痛苦，哭号得声嘶力竭，满足了人们的欲望之后，这才被人从马上解下来，因为他已经不省人事了。要是他死了，倒也好了！但残酷的是他偏偏给释放了。他的妻子那时正怀着孕，为了照顾躺在床上的丈夫和可怜的儿子，枉自挨家挨户地去乞讨，去找工作，可是谁又肯相信一个纵火犯和名誉扫地的人的妻子呢？这样，这个妻子只好去卖淫了！”

伊瓦腊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

① 西班牙文：马和牛。

“啊，不要激动！到那时候，卖淫已经不会损坏她的名誉，也不会玷辱她的丈夫了。对他们来说，还谈得上什么名誉和耻辱呢。丈夫养好创伤以后，便带着妻、儿躲到本省的山区中。他们在山里过了几个月，困苦潦倒，寂寞孤独，所有的人都厌恶他们，躲避他们。妻子生下一个病弱的婴儿，幸而这个孩子不久就死了。后来，我的祖父没有他妻子那样的勇气，受不了这种困苦的煎熬，又眼瞧着生病的妻子得不到照料和帮助，在绝望之下，就上吊死了。他的儿子当时还太小，照顾在病中的母亲很困难，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尸体腐烂下去，直到臭味四散，才被别人发现。这回，大家又说她丈夫是她害死的，本来嘛，一个坏女人又当过婊子，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如果她赌咒发誓，他们就说她发的是假誓；如果她哭泣，他们就说她在做戏；如果她向天主呼吁，他们又说她亵渎神明。虽说这样，他们看见她怀孕在身，总算大发慈悲，决定等到她生养之后再施鞭刑。你知道，修士们是怎样竭力散布着这样一种观点：只有用鞭子才能管住印第安人。你看一看加斯帕耳·德·圣奥古斯丁修士所写的那些话吧！①

“一个遭到这样判决的女人，是要诅咒她产下婴儿的那个日子的，它除了延长她的痛苦，还破坏了做母亲的一切情感。不幸的是，那婴儿的身体十分结实。两个月后，她给处了刑，使得那些

① 加斯帕耳·德·圣奥古斯丁修士在一六六八年来到菲律宾，一七二〇年写了谈论“岛上印第安居民”的性格和风俗的一封信，这封信流传甚广，而且为其他作者所广泛引证。他在这封信里，对当地人民大肆诬蔑和攻击，其中最有名的对句是：

El bejuco crece
Donde el indio nace,

意思是：印第安人所居之处，均盛产藤鞭；天主教的教士最喜欢引用这个对句。

认为要这样做才算尽了职责的人们深深满意。她在山区再也过不上平安日子，就带着两个儿子逃到邻省，在那里过着野兽般的生活。别人憎恶他们，他们也憎恶别人。大的一个孩子虽然吃尽了苦头，仍然记着他童年时代的快乐，因此他刚刚成年，就去当了强盗。不久，巴拉特这个血腥的名字就传遍了各省，一听到这个名字，谁都害怕，因为他为了复仇，到处杀人放火。小的一个生性温和，和他母亲一样，对这个奇耻大辱已经认命，两个人就靠林子里的产物过活，身上穿的是过路人丢掉的破烂衣裳。她已经没有姓名，人家都管她叫'罪犯'、'婊子'和'挨过鞭打的女人'。他呢，众人都认为不是他父亲生的，因为他性格温和，决计不是一个纵火犯的儿子，而且，怀疑一个印第安女人的道德，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终于有一天，那个大名鼎鼎的巴拉特落在政府当局的手里了，他们逼他招认了他的全部罪行，又逼他母亲承认没有好好教养他。一天早晨，小儿子出去寻找母亲，她到丛林里去采蘑菇，没有回来。他在大路旁边的一棵木棉树下找到了她。母亲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两眼直瞪着，紧攥着的两手埋在血污的泥土里。他不由得抬起头来顺着死者瞪着的方向望去。树枝上挂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他哥哥的血淋淋的人头！"

"我的天主！"伊瓦腊不禁喊了起来。

"我的父亲当时可能也喊了这么一声，"埃利亚斯冷漠地说，"他们把这个大盗的尸体分成了几块，身子埋掉了，四肢分别悬挂在几个镇上。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卡拉姆巴到圣托马斯去，路上你还可以看见一棵枯梅子树，那上面曾经挂过我伯伯的一条腿，腿腐烂了，大自然使这棵树枯萎了，不再生长，也不再结梅子了。其余的肢体也是这么处理的，至于头，因为是全身最主要

的部分，也最容易认清，所以就把它挂在他母亲的草棚子附近！”

伊瓦腊垂下了头。

“小儿子象一个受到诅咒的人那样逃走了，”埃利亚斯继续说，“他翻山越岭，从这个城镇逃到那个城镇，一直跑到一个再也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才停下来，在塔亚巴斯省的一个有钱人家里当雇工。他的勤勉和温顺，使得所有不知道他过去历史的人都对他抱有好感，他又省吃俭用，居然攒下了几个钱。那时他还很年轻，自以为他的不幸已经成为过去，便梦想着一个幸福的未来。他有一副讨人喜爱的面孔，他的青春，加上他不大得意的境况，使他赢得了镇上一个少女的爱情。可是他不敢向她求婚，害怕自己的身世会被别人发觉。可是爱情的力量压倒一切，他们发生了关系。为了挽救这位姑娘的名声，他只好冒着一切危险，正式向她求婚。女家一查他的身世，他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暴露出来了。姑娘的父亲是个有钱人，对他提出控告。他丝毫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他承认了一切，结果是关进了监牢。那位姑娘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这两个孩子是在暗地里抚养大的，人们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父亲早已死了。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两兄妹还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故去，他们也根本没有想追问自己的身世。那时，外祖父很有钱，因此，我们的童年是相当幸福的。我和妹妹在一起长大，我们俩再也没有其他亲人，又是双胞胎，彼此确是相依为命地互相爱护。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耶稣会办的学校去读书，为了妹妹能和我常常见面，她也被送进康科尔迪娅学校①。我们受完了这段短短的教育之后，因为我们只希望从事农业，便回到家里，继承了外祖父的遗产。有

① 一个西班牙-菲律宾妇人在一八六八年为当地菲律宾人建立的一座女学校，在马尼拉郊区圣安娜附近。

一个时期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家里有许多奴仆，田地的收获也很丰盛。我的妹妹不久就要和一个青年结婚了，她很爱他，他也同样爱着我的妹妹。

“那时候我是心高气傲的，有一回为了金钱上的事和一个远亲闹翻了。一天，他当面说出了我的暧昧的家世和可耻的出身。我以为那完全是诽谤，要求他赔礼，或者是拿出证据来。盖子揭开了，里面的腐烂东西重又翻了出来。全部事实使我惊慌失措，把我给压垮了。这还不算，还有使我们更加伤心的是：我们有一个老佣人，已经在我们家待了多年，不管我怎么任性胡来，他都是百依百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有时别的仆人对他欺凌嘲弄，他也只是流泪叹息，从不反抗。我不清楚我的亲戚是怎样知道这个人的，他通知法院把这老头传了去，逼他说出真情：原来这个常常挨骂的、对小主人忠心耿耿的老佣人竟是我的亲父亲！我们的快乐日子结束了，我丢下财产，我的妹妹失去了未婚夫，我们和父亲一起离开本城，避居他乡。父亲想到他也是我们遭受不幸的一个原因，不久就郁郁而死了。他去世之前，把这一段惨痛的经历全部告诉了我。

“现在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了。她常常以泪洗面，就在这样巨大的忧伤里，她仍然没有忘记过去的爱情。眼看她从前的情人和别的姑娘结了婚，她没有抱怨，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我只能看着她憔悴下去，没有办法安慰她。一天她突然不见了，我到处寻找，到处打听，但总也打听不出她的下落。大约过了六个月以后，我才听说在她不见的时候，正好湖水泛滥，在卡拉姆巴湖边的一处稻田中发现了一具少女的尸体，可能是溺死，也可能是被人谋害的，因为人们说在她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刀子。地方官在四乡贴了布告，可是没有人去认领尸体，也没有人去报告有姑娘

失踪。根据人们日后对我描述的她的打扮、身上的穿戴和装饰、美丽的容貌和一头浓发，我知道那一定就是我那苦命的妹妹。

“从那以后，我四处漂泊，从这一省跑到那一省。我的名声和我的身世在群众中流传，他们把我说得神出鬼没，有时对我进行诋毁，可是我只管干我的，很少去注意这些。这就是我的简单的历史，一部辛酸的历史。”

埃利亚斯默默地划着桨，不再说话了。

“你说政府司法部门应当尽力奖励好人，教育罪犯，借此对人民作出好事。”克里索斯托莫低声说，“你并没有说错，只是这不可能实现，只是乌托邦！哪儿去弄这么多钱、这么多新的人员呢？”

“那么，要那些自称传播和平、友爱的教士干什么？难道说在孩子的头上洒洒水，给他吃点盐①，会比在一个罪犯的蒙昧心灵里，唤醒天主赐予世人照亮通往幸福之路的光明，更值得称道吗？难道说陪伴一个罪犯走上绞台，会比引导他走改恶从善的艰苦道路更符合人道吗？他们不是也养活了许多密探、刽子手和国民警卫队吗？这些事情不仅是肮脏卑鄙，而且也费不少钱哩。”

“朋友，虽说我们有这样的愿望，但不论是我还是你，都没有力量实现的。”

“是啊，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你可以把人民的事业担负起来，和人民在一起，听听他们的呼声，为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对大家宣传热爱祖国的观念。”

① 天主教在给婴儿施洗时，除了用水沾湿婴儿的头以外，还要把一小点盐放在他的嘴里。

“人民要求的东西在目前不可能实现，我们必须等待。”

“等待！等待就意味着受苦！”

“如果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权的人就会笑我的。”

“可是如果人民都支持你呢？”

“不！我决不会带领群众用武力索取政府认为不便答应的东西。要是群众果真进行武装暴动，那我就要站在政府一边，因为我的同胞不应该是暴民。我希望我的国家繁荣富强，所以我建立了一所学校，我要通过教育，通过逐步改革来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光明就没有路。”

“没有斗争也不会有自由！”埃利亚斯回答说。

“问题是我根本不想要那种自由！”

“问题是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光明，”舵手激动地说，“你说你对你的国家不大了解，这一点我相信。你看不见正在酝酿着的斗争，你看不到天际已经升起乌云。斗争已经在思想领域中展开，接着就要在战场上见面，那就要染满鲜血了。我听到了天主的声音——那些反对它的人活该倒霉！历史不是为他们编写的！”

埃利亚斯完全变了个人。他光着头站在那里，月光照在他那刚毅的脸上，显得神采奕奕。他甩了一下头上的长发，又继续说：

“你没看到一切都快要醒过来了吗？我们沉睡了几百年，但晴空一声霹雳①，我们复活了。从那时起，我们心中就产生了新的抱负，这些抱负今天是分散的，有一天它们要在天主的指引下汇合起来。天主不曾让别的民族失望过，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因

① 在拉·托雷统治菲律宾期间，一八七二年在甲美地军械库发生了一起暴动。三个当地教士布尔哥斯、戈梅斯和萨莫拉被控参加了起义，被判处死刑。同时还有许多马尼拉的著名人士遭到流放。

为天主的事业就是争取自由的事业！”

他说完这段话以后，接着是一阵严肃的沉默；小船在水波的推动下，不知不觉已靠近岸边。

埃利亚斯首先打破沉默说：“那么，我怎么回复派我来的那些人呢？”他说话的声调和方才不同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对他们的不幸处境十分同情，可是他们必须等待。我们不能以恶治恶，对我们的不幸，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一部分责任。”

埃利亚斯没再说什么，只是低着头把小船一直划到岸边，这才向伊瓦腊告别说：“先生，谢谢你对我的赏光。现在，为您着想，请您今后把我忘掉吧，无论我处于什么境地，您都不要再表示认识我。”

说完，他划动小船，对着湖岸上的一片矮树丛划过去了。他默默地划完了这一段距离，显然什么也无心去看，只是呆呆地望着船桨溅起来的水珠，它们就象千千万万颗银光闪闪的钻石，一下飞溅起来，一下又落到水里，落下去以后，就神秘地消失在蔚蓝的浪花中了。

他一划到树丛的阴影下，就从黑暗中钻出一个人，向小船走来。“我怎么回复首领呀？”那人问道。

“你告诉他说，只要埃利亚斯活着，他一定遵守他的诺言。”他忧郁地说。

“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入伙呢？”

“等你们首领认为已经到了危急关头的时候。”

“好吧。再见！”

“如果我那时还活着的话！”埃利亚斯低声补充了一句。

# 第五十一章　交换条件

腼腆的李纳瑞斯坐立不安，十分焦愁，他刚刚收到唐娜维多利娜的一封信。信文如下：

“亲爱的直（侄）儿：

“我西（希）望在三天之内德（得）到你的小（消）息：是你打死了国民警卫队长，还是队长打死了你。我要让那个出（畜）生受到惩法（罚），一天也不让他多活。要是你过了这七线（期限）还没有向他提出绝（决）斗，我就告诉唐圣蒂亚格，说你根本没当过西班牙部长的米（秘）书，没有跟吃人生番开过王（玩）笑，也没有和唐阿塞尼奥·马提内斯将军在一起吃过饭。我就告诉可拉力旦（克拉丽妲），这全是片（骗）人的，以后我一个钱也不再给你；如果你向他提出绝（决）斗，我便答应你一切要求。一切要看你是不是向他提出绝（决）斗了。我今（警）告你，你不得借口推脱，也不得托言（拖延）。

爱你的审（婶）母

维多利娜·德·洛丝·德·德·艾斯帕达尼亚

星期一晚七时”

事情十分严重。他非常了解唐娜维多利娜的脾气，知道她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要想和她讲道理，那好比和一个硬说你藏有私货的税警讲诚实和礼貌一样；要想央求她，那是白费唇舌；要想欺骗她，那就更危险。看来除了提出决斗之外，是没有第二

条路可走了。

“可是怎么去说呢？要是他看见我就动起武来呢？”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去了，正好碰见他和他的太太在一块儿，又怎么办？谁肯给我当副手？本堂神甫，还是甲必丹蒂亚格？当初悔不该听她的话，这个老虔婆！弄得我缠在这团乱麻里，吹牛扯谎，丢尽了人！那位年轻小姐对我会怎么看呢？这就是胡吹当过所有部长的秘书的报应。”

这位心地善良的李纳瑞斯正在自言自语，萨尔维神甫走进来了。这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甚至显得比平日更加消瘦，更加苍白了，但眼睛里却闪着异样的光芒，嘴边上挂着古怪的微笑。

“李纳瑞斯先生，就您一个人吗？”他一边向客厅走，一边招呼李纳瑞斯。从客厅半敞着的门里飘来钢琴的声音。李纳瑞斯脸上勉强露出笑容。

“唐圣蒂亚格在哪儿？”神甫又问。

这时甲必丹蒂亚格过来了，他吻了一下本堂神甫的手，接过他的帽子和手杖，脸上一直露出幸福的笑容。

“来吧，来吧！”神甫嘴里嚷着走进客厅，李纳瑞斯和甲必丹蒂亚格跟在后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马尼拉的来信，证实了伊瓦腊先生昨天带来的那封信上的消息是确实的。因此，唐圣蒂亚格，问题已经解决了。”

由两位女友左右陪伴着坐在钢琴前面的玛丽亚·克拉腊半立起身子，但重又坐了下去。李纳瑞斯面色苍白，眼睛瞧着甲必丹蒂亚格。甲必丹蒂亚格垂下了眼睛。

“这个年轻人看来很可爱，”本堂神甫又接下去说，“起初我把他错看了——他是有点儿火暴——但他事后很知道怎样补过，所以我们不能再对他有什么意见了。要不是因为达马索神

甫……”

说到这里，神甫迅速地瞟了玛丽亚·克拉腊一眼，她正在听着，两眼仍然注视着乐谱，席楠却高兴得了不得，在一旁顽皮地捏了她好几下。要是只有她一个人，她一定会跳起舞来的。

“达马索神甫怎么啦？”李纳瑞斯问。

“达马索神甫说过，”这位神甫又接着说，眼睛一直望着玛丽亚·克拉腊，“作为给她施洗的教父，他不答应……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如果伊瓦腊先生肯向他道歉，我相信他一定肯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玛丽亚·克拉腊站起身来，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就由维多利亚陪着回到她自己的卧室去了。

“要是达马索神甫不肯原谅他呢？”甲必丹蒂亚格低声问。

“那得由玛丽亚·克拉腊自己决定了。达马索神甫是她的父亲——我是说精神上的父亲。不过我想他们会取得谅解的。”

正在这时候，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伊瓦腊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伊莎贝尔姑妈。一看见他，大家的感受各自不同，甲必丹蒂亚格对他亲切地招呼，简直不知道是笑好还是哭好。伊瓦腊对李纳瑞斯深深鞠了一躬。萨尔维修士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伊瓦腊，他的态度是那么友好，使这位青年不由得十分惊讶。

“用不着惊讶，”萨尔维神甫说，“我正在称赞你呢。”

伊瓦腊谢过他，然后向席楠走去，她马上孩子般地一连气问：“你一整天都到哪儿去了？我们都在问，你这个从炼狱里赦出来的人到哪儿去了？我们大家都谈论着这件事儿。”

“你能告诉我你们谈论的是什么吗？”

“不行，这是个秘密，等没有别人的时候再告诉你。现在你先说说你到哪儿去了，看看我们谁猜得对。”

“不行，这也是一个秘密，但是如果他们几位不见怪的话，我可以单独地告诉你。”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请便，请便！”萨尔维神甫大声说。

席楠想到就要听到一个秘密，满心欢喜，她把克里索斯托莫带到客厅的尽头。

“告诉我，小朋友，”他问道，“玛丽亚生我的气了吗？”

“这我不知道，可是她说你最好把她忘掉，说完她就哭起来了。甲必丹蒂亚格要她嫁给那个人，达马索神甫也是如此，可是她没表示愿意，也没表示反对。今天早上我们谈起你的时候，我说：‘要是他和另外一位姑娘谈情说爱去了呢？’她回答说：‘但愿他能如此！’说完就哭起来了。”

伊瓦腊面容变得严肃起来。“你告诉玛丽亚，就说我要单独和她谈谈。”

“单独和她谈谈？”席楠皱起眉头，盯着他望。

“是的，单独。不，倒不是只限于我和她两个人，但是不能有那个人在场。”

“这事不大好办，不过不用发愁，我去告诉她好啦。”

“你什么时候给我回话？”

“明天一早你到我家来吧。玛丽亚不愿独自一个人住，所以我们都来陪她。维多利亚和我每夜轮流陪她睡，今晚又轮到我了。可是，我问你，你还没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呢。你想不告诉我就走吗？”

“好吧！我到洛斯·巴尼奥斯镇上去了一趟。我打算搞几处椰子园，开一个榨油厂，和你父亲共同经营。”

“就是这点事儿吗？这算什么秘密！”席楠高声嚷了起来，声音好象一个受了骗的债主。“我还以为……”

“别嚷！你可别把这事宣扬出去！”

“我才不高兴给你去宣扬呢，”席楠翘起鼻子回答说，“如果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就会告诉我的朋友，可是去购买椰子树！椰子树！谁关心椰子树什么的呀？”说完就匆匆地跑到她的女伴那边去了。

几分钟后，伊瓦腊看到大家的情绪愈来愈低，便告辞走了。甲必丹蒂亚格脸上露出又喜又悲的神情；李纳瑞斯察言观色，默不作声；本堂神甫装出一副兴致很好的样子，说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几位姑娘没再露面。

# 第五十二章　死人牌和影子

月亮隐藏在密密层层的乌云背后，一阵阵预示腊月即将到来的冷风在通往公墓的狭窄小道上刮着，吹散枯叶，扬起尘土。三个人影正在公墓大门的门洞里低声交谈。

“你对埃利亚斯说了吗？”一个声音问。

“没有，你知道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可是他应该跟我们一起干，唐克里索斯托莫救过他的命。”

“我也是为这个才加入的，”第一个声音说，“唐克里索斯托莫在马尼拉时找了大夫，治好了我老婆的病。我就管修道院那边，好和本堂神甫算一笔旧帐。”

“兵营归我们，好让国民警卫队知道知道，我们的父亲不是没有儿子。”

“我们有多少人？”

“五个，五个足够了。不过唐克里索斯托莫的手下人说我们有二十个人。”

“如果我们不能得手呢？”

“嘘！”

在朦胧的夜色中，一个人影沿着篱笆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他不时停下来，好象在回头张望。他这样作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他后面二十来步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影比前面的那个更大更黑，可是两脚点地时是那么轻，每当头一个人影

停下来回头张望时，他就一下子不见了，好象突然钻到地里去了似的。

“他们在跟我呢，”前面那个人轻声说，“会是国民警卫队吗？是不是圣器管理长跟我撒谎了？”

“他们说好在这里等我的，”后面那个人心里想，“一定出了什么岔子，而弟兄俩却瞒着我。”

头一个人影终于来到了公墓的大门口，已经候在那里的三个人迎上去。

“是你们吗？”

“是你吗？”

“我们得赶紧散开，他们已经钉上我了。明天你们就可以拿到武器，时间是明天晚上，口号是：‘唐克里索斯托莫万岁！’走吧！”

三个人影在石墙后面消失了。刚刚来到的那个人把身子藏在大门的门洞里，静静地等候着。“我倒要看看跟我来的这个家伙是谁。”他心里想。

后面那个人影小心翼翼地走近了，他停下脚步，向四下张望。“来晚啦，”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他们还会回来。”

外面开始下起蒙蒙细雨，看样子一时还停不了，于是他也想躲进门洞里去。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撞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你是谁？”后来的那个人厉声问。

“你是谁？”另一个人冷冷地回答。接着两个人都不响了，竭力想辨别出对方的声音和面容。

“你在这儿等什么？”那个厉声说话的人问。

“等到钟敲八下，和鬼玩牌。今天晚上我要赢点东西。”另一个声音自自然然地说。“你呢？你来干什么？”

“我——我也是为这个来的。”

“哼！太好了，那我就不孤单了。我身上带着牌，等钟敲头一下我就下注，第二下我就发牌。哪张牌一动，哪张就是鬼的牌，不过得由我们来给他们签牌。你带牌来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

“这很简单，你给鬼发牌，我指望他们替我打牌。”

“可是如果鬼不干，你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办法呢？死人赌钱还没作兴强迫呀。”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带武器了吗？你拿什么和鬼打架？”

“用我的两只拳头，”身材比较高大的人说。

“咳，他妈的！现在我想起来了——只是在有一个活人的时候，鬼才肯来赌钱，可现在我们是两个活人。”

“真的吗？那我可不愿意走。”

“我也不愿，我没钱花了。”身材比较瘦小的人回答，“这样吧，我们用牌来决定，谁输了谁走。”

“就这么办。”另一个有点不高兴地同意道。

“那么我们进去。你身上带着火柴没有？”

他们走了进去，在昏暗中寻找合适的地方，不大工夫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容下两个人的壁龛。那个个子较小的人从他的宽边草帽里拿出几张纸牌，另一个划着了一根火柴，在火光下，两人睁大眼睛互相望着，但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看，显然彼此都不认识。可是我们却是认得的：那个身材较高、嗓音深沉的人是埃利亚斯；那个个子较小、脸上有道伤疤的是鲁卡斯。

“签牌！”鲁卡斯叫道，眼睛一直盯住对方的脸。他把壁龛里

的几根人骨头推到一边，发了一张爱司，一张贾克。

埃利亚斯一根接着一根地划着火柴，“我压贾克！”他说，拿起一块脊椎骨压在那张牌上面。

“好！”鲁卡斯大声说。发到第四或第五张牌时，又发了一张爱司。“你输了，”他加上一句，“走吧，让我好加注。”

埃利亚斯二话没说，站起身来就走，转眼之间便隐没在黑暗之中。

几分钟以后，教堂的大自鸣钟打了八点，宣布这正是鬼魂出没的时间。可是鲁卡斯并没有按照迷信的作法邀请谁来赌钱，也没有去拜访死人。相反的，他摘下帽子，嘴里咕哝了几句祷词，又在自己身上连连画着十字，那种虔诚的样子，就象也在这同一时刻做祷告的圣母玫瑰经会领导人一样。

蒙蒙的细雨整整下了一个晚上。到了九点钟，街上已是一片漆黑，冷冷清清的没有什么行人了。规定每家要挂的椰子油灯，也只能照亮它周围的一小圈地方，仿佛只是为了把夜晚衬托得更加黑暗。教堂附近有两个国民警卫队员在大街上来回地踱着。

“真冷！”其中一个用带着比萨扬①口音的他加禄话说，“我们一个圣器管理员也没抓到，看来队长家的鸡窝是找不到人去修理了。他们全都给那个死了的圣器管理员吓跑啦。这差事真腻味透了。”

“我还不是一样，”另一个回答说，“没有抢人的，也没有闹事的。谢天谢地，幸好听说埃利亚斯在城里。队长说，谁抓住了他，就可以三个月不挨鞭子。”

---

① 菲律宾的主要民族之一。

"啊！你记得他的长相吗？"那个说话带比萨扬口音的人问。

"当然记得！身材，据队长说是个高个子，达马索神甫又说是中等个儿；皮肤，棕色；眼睛，黑色；鼻子，普通；胡子，没有；头发，黑色。"

"有什么特点？"

"黑衬衫，黑裤子，是个打柴的。"

"啊哈！他逃不出我手心的！我现在好象已经看见他了。"

"就是他和另外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我也不会认错。"

说着，两个士兵继续在街头巡逻。

借着街灯的亮光，我们又可以看见两个人影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一声有力的吆喝："Quie'n vive?"① 使他们停了下来。前面的那个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España!"②

哨兵一把抓住他，把他拖到一盏灯下面去看，原来是鲁卡斯。但是两个士兵好象不放心地相互望了一眼。

"队长没说过他脸上有疤。"那个比萨扬人低声说，"你到哪儿去？"

"去为明天定一台弥撒。"

"你没看见埃利亚斯吗？"

"我不认识他，先生，"鲁卡斯回答说。

"我没问你认不认识他，笨蛋！我们两个人也不认识他。我问你看见他没有。"

"没看见，先生。"

"听着，我告诉你他是什么模样：身材，有时候高，有时候中等；头发和眼睛，黑色；脸上其他部分，平常。"那个比萨扬兵士背

① 西班牙语：什么人？

② 西班牙语："西班牙！"

诵道，"你该认得出他来了吧？"

"认不出，先生。"鲁卡斯傻头傻脑地说。

他们把他一推，说："那么快滚！畜生！笨蛋！"

"你知道为什么队长说埃利亚斯是高个子，本堂神甫又说他是中等身材吗？"那个他加禄士兵沉思地问。

"不知道。"比萨扬人回答说。

"因为队长看见他的时候，自己是趴在坑里的，本堂神甫却是站着看见他的。"

"你说得对！"那个比萨扬人大声说，"你真有才能，可是你怎么会来当国民警卫队的呢？"

"我并不是一直就干国民警卫队的，我从前是个私贩子。"他加禄人带着夸耀的语气说。

另外一个人影使他们转移了注意力。他们同样向这人吆喝了一声，把他揪到灯光底下。这回真的是埃利亚斯了。

"你上哪儿去？"

"先生，我在找一个人，他打了我的兄弟，还威胁他。这人脸上有一道疤，他叫埃利亚斯。"

"啊！"两个国民警卫队员大叫一声，十分惊愕地相互看了看，连忙向鲁卡斯刚刚消失的方向——教堂跑去。

# 第五十三章　IL BUON DÍ SI CONOSCE DA MATTINA*

第二天一清早，全城就传遍了头天晚上公墓里发现了许多火光。可敬的第三会的领导人说那是点燃的蜡烛，还说出了那些蜡烛的形状和大小，虽然他不能确定蜡烛的准确数目，但肯定超过二十。圣母玫瑰经会的席帕修女想到偏偏让敌对修士会中的会员独个儿夸耀他看见了这个神圣的奇景，心里很不服气，因此，虽然她并不住在公墓附近，也宣称她曾经听到了哭泣和呻吟。甚至她还从这些哭声中辨别出他们都是谁，要是在别的时候，她就要……可是基督教徒以慈悲为本，她不仅宽恕了他们，并且还为他们做了祷告，同时也没有宣布他们的名字。由于这一切，她立刻被人称为圣徒。露法修女的耳朵本来不怎么好使，可是她不甘心席帕修女听见了那么多，她竟什么也没听见，于是她也对人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灵魂——不光是死人的，甚至还有活人的灵魂——这些受苦的灵魂恳求她送给他们一些经她仔细登记、十分珍藏的赦罪令。她还能把亡灵的名字告诉那些有关的人家，只向他们多少要一点布施，以便在教皇需要时好呈献给他。有一个放牛的小家伙竟敢说他只看见一点点火光和两个戴宽边草帽的人。他为了这几句话，挨了一顿嘴巴和臭

---

* 意大利文：一天的天气取决于早晨。

骂。他虽然赌咒发誓说他讲的是实话，又说还有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水牛可以作证，但也没有用。“你以为自己比修道院长和修女们还知道得多吗？你这个共济会会员①！邪教徒！”大家狠狠地瞪他、责问他。本堂神甫走上讲坛，满腔热情地讲起炼狱，许多人又把深藏的银比索拿出来献弥撒。

但是，我们且丢开这些受苦的魂灵，去听听唐斐利波在老塔席奥寂寞的家里和老人的谈话吧。这位哲人（叫他疯子也可以）病了，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起床，被一种迅速恶化的病弄得十分衰弱。

“老实说，你辞职照准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向你祝贺。先前镇长毫不知耻地拒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时，你提出辞职是对的，可是如今，你正在和国民警卫队进行斗争，这样做可就不太合适了。在战斗的时候，你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不错。可是司令官自己都投降了，我还留在岗位上干什么？”唐斐利波回答说，“你知道，第二天早上，镇长就把我抓来的几个国民警卫队员放了，而且拒绝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没有上司许可，我能做什么呢？”

“单靠你一个人，当然是什么也办不了；可是和其余的人联合起来，你就能干很多事。你应当趁这个机会为其他的城镇树立一个榜样。在镇长那种可笑的权力之上还有人民的权利呢。这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惜你把它放过了。”

“我有什么力量去反抗那些利益集团的代表呢？就拿伊瓦腊先生来说吧，他也向群众的迷信低头了。你以为他真相信开除出教门这种事吗？”

---

① 天主教一向视共济会为异端。

"你们的困难各有不同。伊瓦腊先生想播下良种，因此他不得不退让妥协，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材料。你的使命是鼓动斗争，因而就需要力量和采取主动。不但这样，这个斗争也不应当只看作是对镇长的斗争，我们应当对所有滥用职权、搅扰人民和不尽职责的人作斗争。你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今天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国家了。"

"你是这样想吗？"唐斐利波问。

"你难道还没有感觉到吗？"老人回答说，从床上坐了起来，"啊，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见过去，没有研究过欧洲移民、外来新书以及我们青年人留学欧洲所带来的影响。你去把这些情况考查一番，比较一下吧。不错，圣托玛斯学院依然存在，仍然拥有一批学识最丰富的教授，某些学者仍然埋头于训诂考证，专心于经院哲学的繁琐研究。可是现在在哪里你还能找到象我们当年那些热中于形而上学的青年呢？他们受的是旧式教育，终生躲在偏僻的角落里，绞尽脑汁孜孜不倦地钻研诡辩法，可是始终也没弄明白什么是'存在'的属性，或是解决了'本质'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高不可攀的概念使我们把主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存在和我们自己的个性都忘记了。你看看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眼界多么广阔，他们对事物多么感到兴趣，他们学历史、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以及各种语言——我们当年只要听说这些科目都会吓得要死，好象它们都是些异端邪说。当年最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也曾说过，这些科目跟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和三段论法的规律比起来是不足道的。可是人们终于认识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他们不再分析他们的天主，不再去研究那些不可捉摸的东西，不再去给自己脑子里的玄想制定规律。他们认识到，他们继承的财富是广大的世界，他们有力量支配这个世界。他们厌倦

了那些毫无用处和好大喜功的研究工作，开始低下头来，仔细观察他们周围的事物。你看，今天在我们中间涌现了多少诗人！大自然各式各样的神明也渐渐对我们打开了她的宝库，开始用微笑来鼓励我们的努力了。实验科学已经结出了第一批果实，他们的发展只是时间问题。今天的司法人员受的是新的法学教育，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在我们笼罩着阴影的法庭中发出了光辉，这表示出事态在起变化。你到那些学术中心去看看，听一听青年人的谈话吧！当年在学校里我们只听到什么圣托玛斯、苏阿雷斯、亚马特、桑切斯① 以及当时的一些偶像的名字，如今在校墙内响起的是另一批人的名字。尽管修士们在讲坛上大骂世风日下，可是就跟卖鱼的抱怨买主苛刻贪婪一样，一点儿也没用！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卖的货色已经腐烂发臭了。修道院扩大了下面的组织，想去阻止这股新思潮，但也是白费。神灵走啦！树根可能削弱大树下面的其他植物，可是它不能剥夺那些象鸟一样飞向天空的生命。”

哲人兴奋地说着，两眼闪闪发光。

“虽说这样，新苗还很弱小，”唐斐利波表示怀疑地说，“如果一下子什么都搞，那么我们花了巨大代价取得的进步就可能会被扼杀。”

“扼杀！谁来扼杀它？难道人，这种软弱的侏儒能扼杀时代和行动生育的强壮婴儿——进步吗？他几时得过手？他曾经想用偏见顽固，用绞架火刑扼杀进步，结果只有加速它的成长。‘E pur si muove.’② 当年圣多明我会的修士们强迫伽利略声明地球不会转动的时候，他说了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同样应

① 他们都是经院学派的神学家。

② 意大利文：“可是它确实是在转动。”

用在说明人类的进步上。自然，有些人的意志被摧残了，有些人牺牲了生命，但这无关紧要，进步并没有停止。人们倒下了，从他们的血泊中又诞生出新的、生气蓬勃的第二代。你瞧，就连报纸本身，尽管它多么想后退，现在也向前跨进了一步。就是那帮圣多明我会的修士们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不得不模仿他们的死对头耶稣会的作法。他们在修道院里举行宴会，建立小剧院，还作起诗来。因为尽管他们崇信十五世纪，他们却不是傻子，他们看出耶稣会是对的，他们自己将来也要投身到他们所培养的年轻一代人的生活里去。”

“那么，照你的看法，耶稣会是跟上进步潮流的了？”唐斐利波惊异地问，“那他们为什么还会在欧洲遭到反对呢？”

“我要象一位老经院哲学家那样回答你，”哲人又躺了下来，用起先的幽默口吻说，“和进步潮流一起走可以有三种方式：走在它的前面，走在它的旁边和跟在它的后面。第一种是进步的领导者，第二种是跟着走，第三种就是拖着走了，耶稣会就属于第三种。他们倒是很愿意当领导的，可是他们发现进步的力量太猛，还有其他趋势，于是只好退缩了，宁愿跟在后面，免得被粉碎，或被孤零零地抛在阴暗的路旁。说起来，我们菲律宾落在进步车轮的后面至少有三百年了。我们才刚刚从中世纪露出头来。因此，虽然耶稣会在欧洲已经成为反动的了，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还是代表着进步。菲律宾靠了它才有了关于自然科学（这是十九世纪的灵魂）的初步知识，正如我们靠了圣多明我会的修士们才有了经院哲学一样。经院哲学尽管有利奥八世的大力支持，还是归于死亡，因为常识已经作出判决、加以唾弃的东西，无论哪一个教皇也是无法恢复的。

“可是，我们扯到哪儿去啦？”他改变了语调，“哦，我们在谈

目前菲律宾的情况。是的，我们——其实我应当说是你们，因为我这一代人是生活在黑夜中的，我们的日子就要结束了——现在正进入一个斗争的时期。这是过去与未来的斗争，过去一面恶毒咒骂、一面拚死地抓住摇摇欲坠的封建堡垒；未来呢，随着灿烂的曙光，已经从远方传来它的凯歌，从其他地方带来好消息了。将来是谁倒下去，埋葬在颓垣败壁的废墟下面呢？”

说到这里，老人停了一停。他发现唐斐利波正在深思地凝视着他，于是他微微笑了笑说：“我差不多可以猜到你在想什么。”

“真的吗？”

“你在想我很可能是错了，”他露出一丝苦笑，“今天我正在发烧，我也不是永无差错的。特伦斯说过：‘homo sum et 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①再说，如果一个人可以随便做梦，那么为什么不在一生最后的时刻做一场快乐的梦呢？我一生就是在梦中度过的啊！你想对了，这是一场梦！我们的青年想的只是谈情说爱，纸醉金迷。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欺骗姑娘，破坏人家的贞操，却不愿在国家的安危上动一动脑子。我们的妇女呢，又只顾照料教堂，关心教士，却忽略了自己的家庭。我们的男人专心作恶，只是在下流无耻的勾当中才是英雄。我们的儿童成长在愚昧无知之中，养育在陈规俗套之内。我们的青年毫无理想，虚度年华。而我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只能给青年人作出坏的榜样。我是多么愿意了此一生啊！Claudite iam rivos pueri!②”

---

① 特伦斯（纪元前185—前159），罗马喜剧家，这是他说过的一句名言：“我是一个人，没有一件关系到人类的事情是我不感兴趣的。”

② 拉丁文：“让幕落下吧！”这是罗马诗人维吉尔写的一句诗。

“你不需要吃点药吗?”唐斐利波问，想改变一下话题，刚才这一番话，使得老人的面容变得阴暗了。

“将死的人是不需要吃药的，你们这些留在世上的才用得着它。请告诉唐克里索斯托莫，叫他明天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要紧的话对他说。几天之内我就要离开了。菲律宾是在一片黑暗之中!”

唐斐利波又和老人谈了一会儿，然后带着严肃和沉思的神情离开了病人的屋子。

# 第五十四章　秘密暴露

Quidquid latet, adparebit,
Nil inultum remanebit.*

晚祷的钟声响了，一听到这神圣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停止走动，放下工作，摘下帽子。赶着牛从地里回来、嘴里哼着小调的农民，也喃喃地祷告起来；大街上的妇女们在身上画着十字，故意动着嘴唇，免得别人怀疑她们的虔诚；有一个男人不再去抚摸他的斗鸡，念起奉告祈祷，祈求好运；这当儿，在房子里的人都高声祷告。除了逐渐消逝的“圣母马利亚”的声音而外，一切响动都停下了。

可是，本堂神甫却连帽子也没戴，急冲冲地穿过大街，这引起了许多老太太的愤慨，更叫她们愤懑的是他朝着国民警卫队长的房子奔去。信仰诚笃的妇女想起了这时候应当停止嘴唇上的振动，过去吻神甫的手，可是萨尔维神甫却理也没有理她们。今天晚上，他可没有兴致来把他那瘦骨嶙嶙的手，放在他的基督教徒的鼻子上，以便——正如慰藉夫人所见到的那样——遇有漂亮的青年妇女躬身接受他的祝福时，好装作没事人似的伸下手去在她们胸上摸上一把。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占据了

---

* 拉丁文：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见《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他的心，才使他这样忽略了自己的和教会的利益！

事实上，他的确是三脚两步就奔上楼梯，迫不及待地敲打国民警卫队长的房门。队长满面怒容地开了门，身后跟着他的夫人，她那笑容使她活象一个被打入地狱的罪人。

"啊，神甫，我正要去找您呢。您那只老山羊……"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允许它到处乱跑，弄坏人家的篱笆。如果它再跑来，我一定要用枪把它打死！"

"这得看你能不能活到明天了！"气喘吁吁的本堂神甫一面走向客厅，一面喊道。

"什么，你认为那个骨瘦如柴的娃娃会把我打死吗？我一脚就把他踢翻了！"

萨尔维神甫向后退了一步，禁不住看了一眼队长的脚，"你说的是谁呀？"他声音颤抖地说。

"除了那个要求相隔百步，用手枪和我决斗的混蛋之外，还有谁呢？"

"咳！"本堂神甫叹了口气，然后补充说，"我是来和你谈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的。"

"别再提什么紧急的事情了！又是象那两个孩子一类的事吧。"

如果屋子里不是点的椰子油灯，灯罩上也没有盖满尘土，国民警卫队长就会看到本堂神甫那惨白的脸色。

"这回可是件严重的事，它关系到我们的生死。"萨尔维神甫轻声说。

"一件严重的事情？"队长重复了一声，脸刷地变白了。"那个娃娃枪打的很准吗？"

"我不是说他。"

"那你是说谁?"

修士指了指门,队长照他自己的方式把门关上(就是说给它一脚),因为他发觉自己的两只手是多余的,没有两只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门外传来一声叫嚷和咒骂。"禽兽,你把我脑门儿都撞破了!"他的妻子叫了起来。

"你说吧。"他若无其事地对神甫说。

萨尔维神甫盯着他望了一会儿,然后用传教士那种带着鼻音的嗡嗡声说:"你没注意到我是跑着来的吗?"

"不错,注意到啦!我以为你丢了什么宝贝呢。"

"听我说,"本堂神甫也不去理会队长的挖苦,继续说下去,"我不做晚祷就离开了教堂,自然是有重大的理由的。"

"嗯,出了什么事啦?"国民警卫队长问,用脚点着地板。

"别着急!"

"那你自己为什么这样慌张呢?"

本堂神甫走近一些,带着神秘的样子问: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队长耸了耸肩膀。

"那么你承认,你完全不知道这事喽?"

"你是不是要谈埃利亚斯昨天晚上把你的圣器管理长干掉的事儿?"对方反击说。

"不,我要谈的不是这些事,"本堂神甫不高兴地说,"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

"那么,他妈的你就快说吧!"

"别忙,"修士带着轻蔑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说,"现在你又一

次看到我们教士是多么重要了，一个最低微的普通修士就抵得上一团兵，要是一个本堂神甫……”

接着他就用神秘的语调低低地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暴动阴谋！”

国民警卫队长吓得跳了起来，满面惊慌地盯着修士。

“是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的可怕的暴动，就在今天晚上动手。”

“就在今天晚上！”队长喊了一声，推开本堂神甫，跑去拿挂在墙上的手枪和军刀。

“我去抓谁？告诉我去抓谁？”他喊道。

“你先安静一下！多亏我办事果断，我们还来得及。他们要到八点钟才动手。”

“我把他们统统都枪毙掉！”

“听我说！今天下午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我可不能宣布，因为这是她在忏悔时说出来的秘密）来找我，把这件事全都说了。今晚八点钟，他们要偷袭国民警卫队的营房，抢劫修道院，夺取警察的巡逻艇，把我们西班牙人全都杀光。”

国民警卫队长吓得目瞪口呆。

“那个妇女就只告诉我这些。”本堂神甫补上一句。

“她没再说别的吗？我去把她抓来！”

“我不能同意这种做法，要知道，忏悔室是仁慈的天主的宝座。”

“管他妈的什么天主和慈悲！我要逮捕她！”

“你发昏了！你应当做的事情是作好准备。不动声色地把你的士兵集合起来，埋伏好，派四名国民警卫队员给我来保护修道院，同时通知管理巡逻艇的人。”

“巡逻艇不在这儿。我去请求别的地方派兵来。”

“不用，那样暴乱分子就会知道了，就会罢手了。我们必须做的是当场逮捕，逼出口供——我的意思是说，你来逼供，我作为一个教士，是不能干这种事的。听着，这可是你得十字章和星章的好机会。我只要求你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消息是我预先通知你的。”

“我一定承认，神甫，一定承认——说不定你也会得到主教的职位呢！”满面生辉的国民警卫队长说，眼睛瞧了瞧军装上的袖口。

“那么，你答应给我四名便衣了，呃？你可要小心谨慎，今天晚上八点钟，天上就要落下大批勋章啦。”

就在本堂神甫和国民警卫队长谈话的时候，一个人沿着大路朝伊瓦腊的住宅跑去，急急忙忙地跑上台阶。

“你的主人在家吗？”埃利亚斯问一个仆人。

“在实验室里工作。”

原来，伊瓦腊正在心焦地等待着约会时间的到来，好去向玛丽亚·克拉腊进行解释，为了排遣这段时间，就在实验室里工作起来。

“哦，是你呀，埃利亚斯？”他大声说，“我正想着你呢，昨天我忘记问你雇用你祖父的那个西班牙人叫什么名字了。”

“先别谈我的事儿，先生……”

“你瞧，”伊瓦腊继续说，并没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激动，一边把一块竹片放到火焰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种竹子是不燃烧的。”

“别管竹子的事了，先生，现在要紧的是你赶快收拾文件，立刻离开这里。”

伊瓦腊惊讶地看着他，看到埃利亚斯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

便放下了手上的竹片。

“把对你不利的东西全部烧掉，在一个钟头以内，躲进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伊瓦腊半天才说出话来。

“把你的全部贵重东西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去……”

“为什么？”

“把你给别人或别人给你的信统统烧掉……因为就是最清白的话也会遭到歪曲……”

“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儿！我刚刚发现了一桩阴谋，人家要向你栽赃，把你毁掉。”

“阴谋？谁搞的？”

“我还没有查出主谋者是谁，阴谋是我刚才从一个受骗的家伙那里听到的，有人雇用他去干这桩事，我没能劝住他。”

“可是他……他没告诉你雇用他的人是谁吗？”

“告诉我了！他要我发誓保密，才对我说雇用他的人是你。”

“天啊！”伊瓦腊十分骇然地喊道。

“先生，一点也用不着怀疑了。事不宜迟，这个阴谋很可能今晚上就要发动。”

伊瓦腊两手抱住头，眼睛呆呆地盯住前面，好象没有听见他的话。

“这件事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了，”埃利亚斯接着说，“我迟了一步，不知道为首的是什么人。你走吧，先生，为了你的国家，你走吧！”

“我逃到哪儿去呢？她今天晚上还等着和我见面呢！”伊瓦腊嚷道，他想起了玛丽亚·克拉腊。

“随便逃到哪个城镇去都行。逃到马尼拉去，躲到一位官员的家里。但必须是这样一种地方，使他们无法诬赖你指挥这次暴动。”

“如果我去向政府报告呢？”

“你做一个告密者！”埃利亚斯喊起来，向后退了一步，两眼盯着他，“那你在暴动者的眼中就成了一个叛徒，一个懦夫；别人也会把你看成软骨头。人们会说这全是你布置起来讨好政府的。人们会说……”

“那怎么办呢？”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把和你有关的文件统统烧掉，躲到别处，静候结果。”

“玛丽亚·克拉腊怎么办？”年轻人喊道，“不，我宁愿死！”

埃利亚斯拧着双手，说：“好吧，那么，至少你得躲开这场灾祸，并作好准备，好在他们诬告你时为自己辩护。”

伊瓦腊慌乱地向四周望了一下。“那么帮我一下忙吧。那边那张写字台里都是我家的信件，把有关我父亲的信件挑出来，也许那些信会牵连我。你看看下面的签名。”

说完，这个不知所措的青年开始翻箱倒柜，整理起文件来。他匆匆地把信件看了看，有的撕掉，有的放在一边，又拿下书架上的一些书翻阅起来。

埃利亚斯也做着同样的事，即使不象伊瓦腊那样慌乱，也和他同样紧张。他忽然停下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把手里的一张纸翻来倒去地看了又看，然后颤声问道：

“你们家和唐彼得罗·伊瓦腊门迪亚熟识吗？”

“那还用说！”伊瓦腊回答说，一边打开一只箱子，拿出一叠文件，“他是我的曾祖父。”

“唐彼得罗·伊瓦腊门迪亚是你的曾祖父?”埃利亚斯重问了一遍,脸色变得铁青。

“是啊,”伊瓦腊心不在焉地说,“我们把姓简化了,它太长啦。”

“他是巴斯克人吗?”埃利亚斯向他走过来。

“不错,是巴斯克人……可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伊瓦腊惊讶地问。

埃利亚斯攥紧拳头,把它抵在额上,眼睛瞪着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看到对方脸上的神情,不由得退后一步。“你知道唐彼得罗·伊瓦腊门迪亚是谁吗?”埃利亚斯咬着牙问,“唐彼得罗·伊瓦腊门迪亚就是那个诬告我的祖父、弄得我们家破人亡的恶棍。我一直在寻找这一家,现在天主把这个秘密揭示给我了!现在咱们来算一算帐吧!”

埃利亚斯抓住克里索斯托莫的胳臂,把他一阵摇晃,他恐怖地直勾勾地盯住埃利亚斯。埃利亚斯用悲愤、发颤的声音说:“你好好地看看我,看看我这个受尽千辛万苦的人……你倒活着,活着。有钱,有家,有声望……你倒活着,活着!”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跑到悬挂武器的地方,操起一把匕首。可是刚一拿起,就又放下了,他象疯子似的盯住一动不动的伊瓦腊。

“我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喃喃地说,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 第五十五章　灾　祸

甲必丹蒂亚格、李纳瑞斯和伊莎贝尔姑妈正在饭厅里吃晚饭，因此就是在客厅里也能清楚地听到杯盘的响声。玛丽亚·克拉腊说不饿，就和嘻嘻哈哈的席楠一起坐在钢琴旁边，席楠正在她的耳朵边说着悄悄话。这当儿，萨尔维神甫一直惴惴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踱着。

老实说，这个患病刚好的姑娘并不是不饿，不是的，她是在等候一个人的到来，她要趁李纳瑞斯——她的阿耳戈斯[1]去吃饭的时候会见伊瓦腊。

"你等着看吧，那个幽灵非得呆到八点钟不可，"席楠悄悄地说，指的是本堂神甫，"八点钟他就要来了。我看本堂神甫准是爱上李纳瑞斯了。"

玛丽亚·克拉腊惊愕地望着她的女伴，席楠一点也不在乎，仍然喋喋不休地继续说那些可怕的话。"哦，我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示意他还不走，他是想给修道院节省灯油！你知道吗，自从你病了以后，他就把一向点着的两盏油灯给省掉了？瞧他那盯着人看的样子，瞧他那副尊容！"

正在这时候，屋子里的一座时钟当当地敲了八下。本堂神甫打了个冷战，在角落里坐下来。

---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有一百只眼睛，这里指时刻守望着的人。

“他来了！”席楠喊了一声，掐了玛丽亚·克拉腊一把，“你没听见他的脚步声吗？”

教堂的钟声嗡嗡地敲了八下，大家都站起来做祷告。萨尔维神甫有气无力地用颤抖的声音做了祈祷，但因为每个人各有心事，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不安。

祷告刚一做完，伊瓦腊就进来了。这个青年不仅是衣着上带着重孝，脸上也十分颓丧。他这副样子，使得玛丽亚·克拉腊不由得站起身子，向他走近一步，问他是怎么了。就在这当儿，外面响起了枪声。伊瓦腊站住了，眼睛转动着，说不出话。本堂神甫已经躲在了一根柱子后面。从修道院那面一次又一次传来枪声和爆炸声，接着就是人群的呐喊和奔跑声。甲必丹蒂亚格、伊莎贝尔姑妈和李纳瑞斯来回乱跑，嘴里不断地喊着：“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安登跟在他们后面，手里挥着烤叉，向玛丽亚·克拉腊跑来。

伊莎贝尔姑妈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念“Kyrie eleyson①”。甲必丹蒂亚格面色惨白，浑身颤抖，叉起一块鸡杂，眼泪汪汪地供在安蒂波洛圣母像前。李纳瑞斯含了一嘴食物，拿着一把有鞘的小刀当武器。席楠和玛丽亚·克拉腊相互抱在一起。只有克里索斯托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面色苍白，仿佛变成了石像。

外面的叫喊和搏斗继续着，人们乒乒乓乓地关窗子。不时传来一声枪响。

“Christie eleyson！②圣蒂亚格，你快许愿吧！把窗关上！”伊莎贝尔姑妈呻吟着。

---

① 拉丁文：天主怜悯我等。

② 拉丁文：基督怜悯我等！

"五十个大爆竹，外加两台感恩弥撒！"甲必丹蒂亚格赶忙说，"Ora pro nobis!①"

逐渐地大家都沉默下来，屋里一片寂静，可是很快就被国民警卫队长的声音打破了，他一边跑，一边嚷："神甫，萨尔维神甫，快出来！"

"Miserere!② 国民警卫队长找你做临终忏悔呢。"伊莎贝尔姑妈大声说。

"队长受伤了吗？"李纳瑞斯连忙问，"啊！！！"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还没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神甫，出来呀！不用再怕了！"国民警卫队长继续喊着。

面无人色的萨尔维神甫终于大着胆子从藏躲的地方钻出来，走下台阶。

"暴徒们把国民警卫队长给杀啦！玛丽亚、席楠，赶快回屋去，把门拴上！Kyrie eleyson!"

伊瓦腊也转身向外面的台阶走去，尽管伊莎贝尔姑妈在他背后一个劲儿喊叫："别出去，别出去！你还没有得到赦免呢！"他还是走了。这位善良的老太太是他母亲的好朋友。

伊瓦腊离开了这座房子。周围的一切景物好象都在旋转，地也在摇动。他的耳朵嗡嗡直响，他拖着沉重的双腿，晃晃悠悠地向前走。鲜血、火光和阴影交替着浮现在他眼前，虽然月光很亮，他在空荡荡的凄凉的大街上仍不时绊在石块和木头上。

在军营附近，他看到许多士兵，枪上全都上了刺刀，在兴奋地交谈着，谈得那么起劲，他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都没有发觉。从镇公所里传来了喊叫、咒骂和打人的声音，其中国民警卫队长

① 拉丁文：为我等祈祷！

② 拉丁文：发发慈悲吧！

的嗓门盖过一切："把脚枷起来！把手铐起来！谁敢动一动，就开枪打死他！上士，布上岗哨！今天谁也不许走动，就是天主也不行！上尉，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伊瓦腊加快脚步，跑回家去，他的仆人们正在焦急地等着他，"给我备一匹最好的马，然后你们就都上床安歇去！"他吩咐说。

走进书房，他立刻收拾好一只旅行袋，打开铁保险柜，把里面的钱全部取出，装在几个口袋里。然后他收拾好金珠宝石，拿下一张玛丽亚·克拉腊的照片，带了一把匕首和两支手枪，走到放着仪器的小橱跟前。

就在这时候，门上响起三下沉重的敲门声。

"谁？"伊瓦腊用阴沉的声调问。

"开门，以国王的名义，我命令你马上开门，不然我们就要打进来了。"一个人用西班牙话厉声说。

伊瓦腊朝窗口看了一眼，眼睛闪着亮光，他扳上手枪的枪机。但是他马上又改变主意，放下手枪，走去开了大门，这时，他的仆人也刚好赶到。三个国民警卫队员立刻抓住了他。

"以国王的名义，你被捕了。"上士说。

"什么罪？"

"到那里他们会告诉你，我们不能说。"

年轻人略一沉吟，也许是不愿让国民警卫队看出他有逃跑的准备，就拿起帽子说："从命。我想这事儿只消几个钟头就可以解决的。"

"如果你答应不逃跑，我们就不绑你，队长给你这个优待。但如果你想逃跑……"

伊瓦腊跟随他们走了，仆人们一个个都十分惊惶。

在这段时间里，埃利亚斯又在干什么呢？他从克里索斯托莫家里出来以后，象一个神经错乱的人那样漫无目的地奔跑着，在万分激动中，穿过田野，来到森林里。他躲开城市，避开灯光——甚至月光也叫他心烦，于是他钻进森林中神秘的浓荫里。他在密林深处奔跑着，时而停下脚步，时而跑上人迹罕至的小道，时而把身子靠在树干上，时而给矮树丛挂住衣衫。他朝镇上望去，在月光的沐浴下，城镇沿着湖边展开在他眼前。鸟儿们从睡梦中被他惊醒，四处乱飞；大蝙蝠和猫头鹰发出难听的叫声，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瞪着圆圆的眼睛注视着他。可是埃利亚斯既没有听见，也没有注意它们。他心里只是觉得家里那些满怀愤恨的幽灵正跟在他后面，他看见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那个可怕的篮子，里面盛着巴拉特的血淋淋的人头，就象父亲对他描述过的那样。每走过一棵树根，仿佛都要绊上他祖母的尸体。他仿佛看见在树荫中摇曳着身败名裂的祖父的腐朽的骷髅——这些骷髅、尸体和血淋淋的人头都在他背后喊："软骨头！软骨头！"

埃利亚斯跑下山岗，来到湖边，心情激动地沿着湖岸奔跑。远远地在湖水中央，月光凄迷得象团云雾，他觉得看见一个鬼魂升了起来，冲霄而去——那正是他的妹妹，胸口上满是鲜血，散乱的头发随风飘荡。他在沙滩上跪下来，伸出两臂喊道："你也在咒我呀！"

之后，他两眼盯着那团云雾，慢慢站起身，朝水里走去，好象在跟着什么人似的。他走过慢慢向下倾斜的沙滩，远离了湖岸。水已经深到腰部，可是他好象被迷住了，只顾跟在鬼魂的后面继续往前走。现在水没过了他的胸口了……突然传来一排来复枪声，幻影不见了，年轻人清醒过来。夜里十分寂静，空气密度较

高，枪声分外清楚。他停住脚步，思考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是站在水里——在湖水宁静的涟漪上面，他还能够看出渔家小屋的灯火。

他回到岸上，动身向城里走去，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城里去干什么。街上冷冷清清的，家家户户都关了门，就连平时通夜吠叫的狗也吓得躲起来了。月光清辉四射，更增加了四周的凄凉和孤寂。

他怕碰到国民警卫队，便躲开大街，穿过人家的院落和花园，取路前走。在一家人家的院子里，他仿佛看到两个人影，可是他也不去管它，只顾翻过篱笆，跳过围墙，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到达镇上的另一头。他朝着克里索斯托莫的住宅走去，刚到门口，就看见仆人们聚在那里，正在悲痛主人的被捕。

埃利亚斯听说之后，假装转身回去，其实是绕到房子的背后，跳过围墙，从窗口跳进伊瓦腊的书房；伊瓦腊点燃的蜡烛还在屋子里燃烧。他看到散乱的书籍和文件，发现了那些武器、珠宝和几口袋钱。他脑子里想象着伊瓦腊当时被捕的情景，眼看着面前许多可能连累伊瓦腊的文件，他决定把它们收集起来，从窗口扔出去，把它们埋掉。

可是，他朝大街上一望，看见有两个国民警卫队员正在向房子走来，刺刀和帽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文官。他当机立断，把那些文件和几件衣服在屋子当中堆到一起，又从一盏灯中把油泼在上面，然后点着火。他匆匆忙忙地把两支手枪插进腰带时，看见了玛丽亚·克拉腊的照片，他犹豫了一下，把它塞进一只口袋里，然后提着这几个口袋，从窗口跳进了花园。

他干得非常及时，那两个国民警卫队员已经来到大门口，正

在夺门而入。“让我们进去搜查你们主人的文件!”文官吼道。

“你们有搜查证吗？没有就不能进来。”一个老仆人回答说。

那两个士兵用枪托把他推开，径直奔上楼梯。就在这当儿，房子冒起浓烟，书房里吐出长长的火舌，把门窗包住了。

“失火了!失火了!”两人一边大声叫喊，一边冲进屋里尽力抢救。可是火势已经蔓延到了那间小实验室，烧着里面的易燃物品，逼得两个国民警卫队员只好折回。火舌呼啸着，一路遇着什么就烧掉什么，把过道也烧断了。大家从井里提来水，一面大声呼救，可是全都白费，因为这所住宅是和其他人家隔开的。大火蔓延到所有的房间，一团团滚滚浓烟直冲云霄。不一会儿，整所房子都落在火海里，风在热气中越来越加强，更加助长了火势。外面，有几个庄稼人跑来了，但他们只能干瞪着这场大火，眼看着这幢多年来历尽风雨的古老住宅变成灰烬。

# 第五十六章　谣言和信仰

这个惊慌了一夜的城镇终于看见了黎明。军营和镇公所附近的街道依然冷冷清清，两边房屋也仿佛里面没有住着人。虽是如此，一扇木板窗子终于咣啷一声打开了，从里面伸出一个孩子的头，它转过来转过去，向左右张望。接着就是啪的一声，皮鞭落在柔软的肉体上，孩子皱起面孔，闭上眼睛，缩进去了。窗子砰地一声重又关上。

可是总算有人作出了榜样。那扇窗子一开一关的声响当然惊动了四周的人家，果然，过了不久，另一扇窗子也慢慢推开了，小心翼翼地从屋里探出一个满脸皱纹、没有牙齿的老妇人的头来，她就是那个在达马索神甫讲道时引起那么巨大骚乱的普台修女。世界上最好奇的莫过于小孩和老太太，前者是想知道一些新东西，后者是想回想一些旧事情。

显然没有人用拖鞋打普台修女，因为她一直皱起眉头望着远方。接着她咳嗽了一下，吐出一口痰，在身上画了个十字。这时候，对面房子的另一扇窗子也怯生生地打开了，露出了露法修女。她就是不愿别人上当，也不愿意上别人的当的那个人。她俩彼此盯了一会儿，微微笑了笑，打了几个手势，又各自在身上画了十字。

“Jesús，①夜里好象是做了一场感恩弥撒，多漂亮的爆竹

① 拉丁文：耶稣啊。

呀！"露法修女发表她的意见。

"自从巴拉特那次抢劫以后，我还没见过这样一个晚上呢。"普台修女回答说。

"打了多少枪啊！有人说是老巴勃罗的队伍。"

"土匪吗？哪儿的话！说是镇警察队和国民警卫队打起来了，所以唐斐利波被抓起来了。"

"Sanctus Deus!①据说至少打死了十四个人。"

这时候其他的窗子也打开了，露出更多的脑袋，彼此打着招呼，发着议论。看来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在预示晴天的明澈晨光里，远远地还能看见国民警卫队象一些灰色影子，忙忙乱乱地来回走动。

"又是一具死尸！"从一个窗口发出一声叫喊。

"一具？我看见两具。"

"我也……可是说真的，你难道还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尸首吗？"一个面目狡狯的人问。

"哦，是国民警卫队的！"

"不对，先生，据说是军营中发生了兵变！"

"什么样的兵变？是本堂神甫和国民警卫队长干起来了吗？"

"不是，跟这完全不相干，"最先问话的那个人回答说，"是中国人闹起来了。"说完，关上了窗子。

"中国人！"大家都大吃一惊地说。

"难怪一个也看不见他们！"

"大概都给杀光了！"

---

① 拉丁文：至圣天主！

“我就曾料到他们要干什么坏事，昨天……”

“我也亲眼瞧见的，昨天夜里……”

“真可惜！”露法修女喊了起来，“偏偏在圣诞节前他们要给大家送礼的时候给杀了！应该等到新年再动手。”

大街渐渐醒过来了。首先活动的是狗、鸡、猪和鸽子，跟着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胆怯地走近军营，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然后是几个包着头巾的老女人，头巾紧系在下巴上，手里拿着大念珠，装作做祷告的样子，好让国民警卫队放她们过去。等到看清楚别人在街上走也没有挨枪弹，男人们也开始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屋子里走出来。最初，他们只在自家门前走动，抚摸抚摸他们的斗鸡，然后逐渐朝前活动，但不时地停下来，最后终于走到镇公所前面。

不到一刻钟，关于这件事，又流传着其他各种谣言：伊瓦腊带领他的仆人打算抢走玛丽亚·克拉腊，甲必丹蒂亚格请来国民警卫队保护他的女儿。打死的人现在已经不只十四个，有三十个了。甲必丹蒂亚格受了伤，今天要带着全家到马尼拉去。

两名镇警察抬着一副担架走来，上面躺着一个人，用布盖着，后面跟着一个国民警卫队员，一见这个，大家又大大地轰动起来。有人推测说，是从修道院来的，有人根据担架上耷拉下来的一只脚的形状，就猜测死者可能是谁，有人站在不远的地方连死者的名字也说出来了。再过一会儿，死尸越来越多，圣徒的受难事件加了一倍，最后，大麦饼和鱼的奇迹[1]也重复地显示出来，被打死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三十八个。

---

[1] 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有一次显示奇迹，把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不但使大家都吃饱了，而且剩下的碎屑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等到七点半钟，附近城镇又派来了一些国民警卫队的时候，流行的说法才算眉清目楚，更为详细。"我刚从镇公所来，在那儿看见了被捕的唐斐利波和唐克里索斯托莫，"一个人告诉普台修女说，"我和一个看守他们的镇警察聊了聊。你知道吗，布鲁诺，那个给鞭子抽死的家伙的儿子，昨天夜里把什么都供出来了。你是知道的，甲必丹蒂亚格准备把女儿嫁给那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唐克里索斯托莫一怒之下，决心报复，打算把所有的西班牙人杀个精光，连本堂神甫也不留下。昨天晚上，他们袭击了兵营和修道院，幸亏天主保佑，本堂神甫正在甲必丹蒂亚格家里，据说有不少暴徒都逃走了。国民警卫队放火烧了唐克里索斯托莫的房子，要不是他事先被逮捕，也会把他烧死在里面。"

"他们把他的房子烧了？"

"他的佣人全都被捕了。你瞧，现在你还能从这里望得见房子冒烟呢！"那人一面回答，一面走向窗口，"从那边来的人还讲了许多令人伤心的事。"

大家一齐朝着他指的那个方向望去，只见一缕轻烟还在慢慢地升向天空。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表示怜悯，有的责骂。

"可怜的青年人！"一位老人叹了一口气，他是普台修女的丈夫。

"可怜倒是可怜，"普台修女回答说，"可是想想看吧，他没有献过一台弥撒来超度他父亲的灵魂，不消说，他父亲比起别人来更需要超度了。"

"婆娘，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可怜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神甫说过，可怜天主的敌人是一种罪过。你不记得了吗？他在墓地里来回蹓跶，好象是在畜

栏里一样。”

“畜栏和墓地本来就是一样，”老头回答说，“不同的只是畜栏里关的是动物。”

“闭上你的嘴吧！”普台修女喊道，“你还替那些受到天主惩罚的人辩护。你等着吧，他们会把你也抓起来的，你在支撑一间正在倒塌的房屋。”

丈夫听到这句话只好不响了。

“是啊，”老太太又接着说，“打了达马索神甫以后，进一步就只有去杀萨尔维神甫了。”

“可是你总不能否认，他小时候可是个好孩子啊。”

“不错，他是个好孩子，”老太太回答说，“可是他到西班牙去了呀。正象本堂神甫说的，凡是到西班牙去的人都变成了邪门歪道。”

“啊哈！”她的丈夫喊了一声，抓到了反击的机会，“我们的本堂神甫和所有的神甫，以及大主教、教皇和圣母，不都是从西班牙来的吗？难道他们也是邪门歪道吗？呸！”

使普台修女十分高兴的是，在这时候，一个女佣人跑进来了。她脸色刷白，十分惊慌地打断了他们的争辩。

“隔壁园子里吊死了一个人！”女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吊死了一个人？”大家都楞住了。女人们在身上画着十字。没有人能挪动一步。

“是的，老爷，”哆嗦着的女佣人接着说，“我去拔菜……走进隔壁家的园子里想看看有没有……就见树底下有个人在摇晃——我还以为是那家里的佣人特奥，他常常给我……的特奥呢……我就走过去……想去拔菜，那不是特奥，是一个死人。我扭头就跑，拚命地跑……”

“我们去看看，”老头说着站了起来，“你在前头带路。”

“别去！”普台修女叫嚷说，一把抓住了老头的衬衣，“你别给我惹事！他自己吊死的？那更是活该！”

“我去瞧一瞧，老婆子。胡安，你到兵营去向国民警卫队报告一声。也许那人还没死呢。”

于是他和女佣人一起到园子去了，女佣人畏畏缩缩地跟在后面。女人们，连普台修女本人在内，也跟在后头，她们心里害怕，可又好奇。

“老爷，就在那边。”女佣人站住脚，用手指了指。

这一群人老远就都站住了，只让老头一个人向前走去。

一株桑托尔树的树枝上吊着一个人，在风里轻轻摇晃着。老头对着上吊的人望了一会儿，发现那人的腿和胳臂已经僵硬，衣服上满是泥土，头耷拉着。

“在警官没来之前，我们可千万不要去碰他，”他大声说，“他已经僵硬了，已经死了不少时候啦。”

女人们慢慢地走近来。

“这就是住在那边那个小屋里的人，他是在两个星期之前搬到这里来的。你们瞧他脸上的那块伤疤。”

“Ave Maria①！”有几个女人喊道。

“我们要不要为他的灵魂祷告？”一个年轻女人对死人瞧了一会儿之后问道。

“傻瓜，异教徒！”普台修女呵斥她说，“你没听达马索神甫说过么？给有罪的人祷告是考验天主。自杀的人万劫不得翻身，所以他不能埋在教堂里的圣地上。”

---

① 拉丁文：圣母马利亚！

接着她又添了一句："我早知道这人不得善终。我一直没能打听出来他是靠什么过活的。"

"我有两次看见他和圣器管理长谈话。"一个年轻女人说。

"反正不会是做忏悔，或是献弥撒！"

左邻右舍的人们越聚越多，直到死人周围站满了一大群人。尸体仍旧挂在树上摇来晃去。半个钟头以后，书记官和一个警官带着两名镇警察来了，镇警察把尸体从树上取下来，放在一副担架上。

"今天人们好象都急急忙忙去找死。"书记官笑了笑说，从耳朵上取下一支笔。

他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记下女佣人的话。他竭力要把这个女佣人弄糊涂，一会儿凶狠地瞪着她，一会儿吓唬她，一会儿又硬说她刚才说了并未说过的话，缠来缠去，弄得她以为非去坐牢不可了，便大哭起来，末了还声明她到园子里来不是为了拔菜，而是……她叫特奥给她作证。

这时候，一个头戴菲律宾宽边草帽、脖子上缠着一大条绷带的乡下人也在检查尸体和上吊的绳子。死尸的脸和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呈铁青色；在绳套上边的脖子上留下两道抓伤和两块青肿，绳子是白色的，上面没有一点血迹。这个好奇的乡下人又仔细地察看了死者的衬衫和裤子，发现衣服上满是尘土，有几处地方是新撕破的。但是，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是衬衫上直到领口都粘满了"空爱草"①的草籽。

"你在看什么？"书记官问道。

"我是看看我能不能认出他是谁，先生。"这个乡下人结结巴

---

① 一种长得很低的草，它的带刺的籽荚极易粘在衣服上。

巴地说，伸手抬了抬他的宽边草帽，结果把它更低地盖在眼睛上。

“你没听大家说他叫鲁卡斯吗？你还没睡醒吧？”

人群发出了哄笑，乡下人红着脸，嘴里咕哝了两句什么话，低着头慢慢地走开了。

“喂，你往哪儿走呀？”老头在他后面喊道，“那边走不出去，那条路是通到死人的房子的。”

“这家伙准还没睡醒，”书记官用滑稽的口吻说，“最好是往他头上浇点凉水。”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乡下人离开这个使自己成为大家笑料的地方，向着教堂走去。他来到圣器室，要求见见圣器管理长。

“他还没有醒，”他得到一个粗声粗气的回答，“你不知道修道院昨天晚上遭到打劫吗？”

“那我就等着他醒过来。”他说，用呆呆的目光看着对方，就象惯于接受粗暴对待的人那样。

在屋子依然昏暗的一个角落里，那个独眼的圣器管理长熟睡在一把大椅子上。他的眼镜架在盖着长发的脑门上，袒露的又脏又瘦的胸脯有规律地起伏着。

乡下人在旁边坐下来，仿佛准备耐心等待似的，但是他把一枚钱币掉在地上了，于是他端起一支蜡烛在圣器管理长的大椅子下面寻找起来。他注意到这个睡觉的人的裤子和衬衫袖口上也粘着“空爱草”的草籽。圣器管理长醒了，揉着他那一只好眼睛，极不高兴地呵斥起这个乡下人来。

“我是来献一台弥撒的，先生。”乡下人用抱歉的声调说。

“今天做弥撒的时间已经过了，”圣器管理长听到这话，口气缓和了一些，“要是你愿意明天……是替在炼狱中的亡魂做吗？”

“不是的，先生，”乡下人回答说，递给他一个比索，然后紧紧地盯着那只独眼，加上了一句：“是为一个活不了多久的人做的。”

说完，乡下人就离开了圣器室。“我本可以在昨天夜里抓住他的！”他叹了口气说，一边取下脖子上的绷带，挺直身子，露出埃利亚斯的面貌和神态。

# 第五十七章　VAE VICTIS!*

Mi Gozo en un pozo.**

满脸凶相的国民警卫队在镇公所门口来回踱着，用枪托吓唬那些踮起脚尖或是爬在别人身上、从栅栏门向里面张望的胆大的孩子。

镇公所的大厅没有象上次大家讨论庆祝日节目时那种愉快的气象了；此刻，它是那么阴森森的，充满杀气。在这里面的那些国民警卫队和镇警察很少说话，有也只是偶尔低声地谈上一两句。桌子旁边坐着镇书记官，另外还有两个文书和几个士兵，他们沙沙地翻着文件。国民警卫队长迈着大步，在房间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时凶狠地朝门口张望。他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就是在萨拉米斯一战之后出现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的斯弥斯托克里兹①也难望其项背。坐在屋角里的慰藉夫人打了一个哈欠，露出她那发黑的牙龈和参差不齐的牙齿，一边用两只冷漠凶狠的眼睛死死盯着画满了猥亵图画的牢房大门。她乘丈夫因胜利变得温和起来的时候说服了他，允许她来旁听审讯，或许还

* 拉丁文：战败者唯有任人宰割。

** 西班牙文：我失掉了一切欢乐。

① 斯弥斯托克里兹（纪元前 527？—前460？），雅典的政治家、将军，纪元前四八〇年，他率领舰队，在萨拉米斯岛附近打败波斯海军。

可以看到用刑。鬣狗已经嗅到了腐尸的肉香，正在迫不及待地舔着嘴唇。

镇长显得很沮丧，那把摆在国王肖像下面的大椅子是空着的，显然是留给另一个人去坐。九点钟左右，本堂神甫来了，他面色苍白，满脸不高兴。

“嘿，你来得好早呀！”国民警卫队长招呼他说。

“我本来不想来，”萨尔维神甫低声说，没有理会国民警卫队长那种嘲讽的口吻。“我这个人很容易激动。”

“既然别的人来不了啦，我认为您出席……您知道他们今天下午就要走了。”

“伊瓦腊和副镇长吗？”

国民警卫队长指了指牢房的门，说：“里面一共有八个，布鲁诺昨天夜里死了，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他的口供。”

本堂神甫向慰藉夫人打了个招呼（她打了个哈欠算是回答）之后，便在国王肖像下面的那把大椅子上坐下来。“我们开始吧。”他宣布说。

“把上了足枷的那两个人带上来！”国民警卫队长尽量用使人听了害怕的声音命令说。然后又换了一副声调，转过身来对本堂神甫说：“他们是隔两个孔上的枷。”

为了照顾那些对这种刑具毫无了解的人，我们先说明一下：足枷在刑具中是最轻松的了。卡在犯人两腿上的洞孔相隔不过一英尺左右，如果隔开两个孔上枷，两脚之间就相距约为一码，走起路来十分艰难，不过也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刑具决不会立刻致人死命。

狱卒领着四名士兵，拉开门闩，推开牢门。一下子从这个黑洞中便扑来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一阵潮湿的重浊的气流，同时

也传来了呻吟声和叹息声。一个士兵划了根火柴，可是在那污浊的空气中立刻就熄灭了，他们只好停下来，等待空气变好一些再说。

借着昏暗的烛光，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几个人影：有的双手抱着膝盖，有的把头埋在两膝之间，有的又面朝下趴着，有的站着，有的面朝墙壁。只听一声鞭子响，又听见嘎吱一声，还杂着咒骂——枷打开了，慰藉夫人向前探出身子，伸长脖子，鼓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半打开的牢门。

一个满身肮脏的人走出来了，他就是布鲁诺的哥哥塔西罗。他被两个士兵夹在当中，手上戴着手铐，衣服扯得稀烂，露出一副肌肉发达的健壮身体。他傲慢地看了慰藉夫人一眼。

“这就是叫他的同伙赶快逃跑，自己拚命抵抗的那个家伙。”国民警卫队长对萨尔维神甫说。

随后又带上来一个愁眉苦脸的人，象个孩子似的呜呜咽咽地哭着。他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裤子上血迹斑斑。“行行好吧，大人，发发好心吧！我下次再也不到那个院子里去了。”他哭哭啼啼地说。

“这是个坏蛋，”国民警卫队长向本堂神甫介绍说，“他想逃走，可是大腿上受了伤。我们只捉到了这两个活的。”

“你叫什么名字？”国民警卫队长问塔西罗。

“塔西罗·阿拉西甘。”

“唐克里索斯托莫叫你去袭击兵营，答应给你什么好处？”

“唐克里索斯托莫跟我们毫无关系。”

“别耍赖！得了他的好处，你们才来袭击我们的。”

“你错了。原因很简单，你打死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替他报仇，再没别的。给你那两个狐群狗党收尸去吧。”

国民警卫队长惊讶地望着上士。

“他们在那边的山沟里，是我们昨天丢下去的，他们在那里腐烂。你枪毙我好了，休想从我嘴里知道别的事。”

大家吓了一跳，谁也不作声，最后还是国民警卫队长打破了沉默。“你就得招出你的同谋。”他舞动起藤鞭，威胁地说。

犯人翘起嘴唇，露出轻蔑的微笑。国民警卫队长和本堂神甫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转向旁边的几个士兵，命令说：“把他带到外面摆着尸体的地方去。”

院子角落里的一辆大车上堆着五具尸体，上面半盖着一张肮脏的破草席。一个士兵在旁边来回走动，不断啐着唾沫。

“你认识他们吗？”国民警卫队长揭开草席问道。

塔西罗没有回答。他看见了那个疯女人的丈夫和另外两个人的尸体：一个是他弟弟，身上被刺刀戳了许多窟窿，一个是鲁卡斯，脖子上仍然套着绳索。他的脸色阴沉起来，从他胸膛里好象发出一声叹息。

“你认识他们吗？”国民警卫队长又问了一遍，但塔西罗还是一声不响。

藤鞭嗖地一声抽在他的肩膀上。他身子颤抖了一下，肌肉收紧了。鞭子象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给我抽，不说就打死他！”国民警卫队长气极了，叫嚷起来。

“说吧，”书记官劝塔西罗说，“反正他们要杀你的。”

他们把他带回大厅，另外那个犯人吓得四肢发抖，牙齿打战，正在那里向圣徒求救。

“你认识这个家伙吗？”萨尔维神甫问。

“我今天第一次看见这个人。”塔西罗用怜悯的目光望着那

个人回答说。

队长向他一拳打去，接着又是一脚。“把他绑在凳子上！”

他们没有给他除下沾满鲜血的手铐，就把他缚在一张长板凳上。这个不幸的青年向四周看了一下，好象在寻找什么，他看到了慰藉夫人，脸上立刻浮起嘲弄的冷笑。旁边的人也吃惊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这位夫人正在轻轻咬着自己的嘴唇。

“我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丑的女人呢！”塔西罗在众人的沉默中大声说，“我宁愿象现在这样躺在板凳上，也不愿象国民警卫队长那样睡在她身边。”

这位女神的脸变得煞白。

“你要把我抽死，队长先生，”他又接下去说，“可是今天夜里你老婆搂抱你，就给我报了仇。”

“塞住他的嘴！”队长暴跳如雷地嚷道，他气得浑身发抖。

塔西罗好象很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当他们把他的嘴塞上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出满意的光芒。队长作了个手势，一个手持藤鞭的国民警卫队员便开始执行起他那使人毛发悚然的工作来。塔西罗的整个身子紧紧收缩起来，尽管嘴里塞着东西，还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压抑的呻吟。他的头垂了下来，衣服上沾满鲜血。

萨尔维神甫脸色惨白，眼神恍惚，吃力地站起身子，作了个手势，便迈着不稳的脚步走出镇公所。在大街上，他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肩膀靠在墙上，全身僵直，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凝神倾听，眼睛呆呆地望着前面，双手痉挛地扶在墙上。太阳热烘烘地射在她身上。她好象屏住呼吸，数着单调、沉重的鞭打声，听着令人心碎的呻吟。她就是塔西罗的妹妹。

这时候，大厅中的那一幕还在继续演下去。这个不幸的青

年疼得死去活来，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等着鞭打他的人精疲力竭。最后，那个国民警卫队员也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了。队长面色惨白，又惊又气，只好示意把塔西罗解开。慰藉夫人站起身子，在丈夫耳边低低说了几句。他领悟地点了一下头。

"把他带到井边去！"他命令说。

菲律宾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加禄语管这叫"timbaín"①。我们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不过我们相信这种刑罚一定由来已久。俗话说的井底出真言，在这里也许另有一番嘲讽的解释吧。

院子中央立着一个别致的井栏，是用天然岩石砌成的。上面有一个竹子做的桔槔，用来提那污浊粘臭的井水。井底堆积着碎陶片、粪便以及其他垃圾。这口井也和监牢一样，凡是社会不要的或是认为无用的东西都聚集到这里。不管原来是什么好的东西，一到这里就算是完了。尽管这样，这口井始终也没被填上，有时候还罚犯人爬下去把它往深里再挖一挖。这倒不是为了想从这种惩罚中得到点什么有用的结果，只是因为这工作是一种非常艰难的苦役。凡是下井的犯人，以后都会得一种热病，而且是必死无疑。

塔西罗目不转睛地看着士兵们进行准备。他的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也可能是在祷告。他那由于绝望而产生的傲慢态度似乎消失了，或者至少说是减弱了。有好几次他垂下了抬得高高的头，眼睛望着地面，好象已经死了心，听任他们摆布。他们把他带到井栏边，慰藉夫人笑容满面地跟在后面。面临着这样的苦难，他不禁带着羡慕的目光瞥了一下那堆死尸，叹了

① 这个字的意思是"水疗法"，最初的意思是用吊桶"从井里汲水"。

口气。

“说出来吧，”那个书记官又一次劝他说，“反正他们要把你绞死，说了，至少可以少受些罪。”

“熬过刑罚也得上绞架啊。”一个镇警察也跟着说。

他们取出塞在他嘴里的布，拴住双脚把他倒吊起来，因为必须让他的头先下去，象吊桶那样浸入水中，不同的只是他的头比吊桶泡的工夫要长一些。国民警卫队长走去取表来计算时间，这时候塔西罗就被吊在那里，长长的头发垂挂下来，半睁半闭着眼睛。

“假如你们是基督教徒，假如你们还有一点人心，”他低声恳求说，“就请赶快把我放下去，或者让我的脑袋撞在井边上，马上死掉吧。天主会因为这桩好事给你们报酬的……说不定有一天，你们也会落到我今天这步田地！”

国民警卫队长手里拿着表回来了，他站在旁边亲自监督士兵把他放下去。

“慢慢的！慢慢的！”慰藉夫人喊道，眼睛盯着这个不幸的人。“当心一点呀！”桔槔慢慢地往下降落，塔西罗的身子擦过石棱和长在缝隙中的肮脏杂草。接着，桔槔不动了，队长看着表数秒数。

“提起来！”过了半分钟他命令说。

水滴滴落井中的清亮悦耳的响声表明犯人的身子已经离开水面。桔槔比前加重了，他迅速地被提了上来。井壁上的大小石块落入井里发出咚咚的声音。他的额头和头发上粘满了粘糊糊的污泥，脸上一道道擦破的伤痕，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滴滴嗒嗒地往下滴水，大家默不作声地看他被提出井栏。风吹在身上，冷得他直打寒颤。

“你说不说？”他们问。

“请你照看一下我的妹妹。”这个可怜的青年带着哀求的目光望着一个镇警察低声说。

桔槔又叽叽嘎嘎地响起来，这个被命运判决了的青年再一次消失在井中。慰藉夫人注意到井底下的水一动也不动。队长数了整整一分钟。

塔西罗第二次被提上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口和鼻子都缩在一起，面色铁青。他睁大了充血的眼睛，盯着站在旁边的人。

“你说不说？”国民警卫队长十分沮丧地问。

塔西罗摇了摇头，他们又把他再放下去。他的眼皮快要合上时，眼珠仍然继续凝视着飘浮着絮毛般白云的天空。他抬起头看了天空最后一眼，可是很快就被一片污秽的水帘把他和这个世界永远遮断了。

一分钟过去了，正在凝神注视的那位女神看见水面上冒起大个大个的水泡。“他渴啦。”她咯咯地笑着说。

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这一次，队长一直过了一分半钟才让他们把犯人提上来。塔西罗的五官不再紧缩了，半张开的眼皮露出白眼珠，嘴里流着血和泥水，但是他的身子在寒风中再也不战栗了。

站在旁边的人全都面色发白，满怀恐怖，一声不响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队长作了个手势，叫他们把尸体解下来，然后满肚子心事地走开了。慰藉夫人用雪茄烟头去烧死者的大腿，但肌肉没有抽搐，烟头却熄灭了。

“他是自己憋死的，”一个镇警察喃喃地说，“你瞧他的舌头往后卷得那么厉害，好象他要把它吞下去似的。”

另外那个囚犯在场看见了这幕惨剧，吓得浑身是汗，簌簌发

抖，这时就象个疯子一样，向四面八方张望着。队长叫书记官审问他。

“老爷，老爷，”他呻吟着说，“您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好！咱们看吧，你叫什么？”

“我叫鹤蛋①，老爷！”

“你的名字叫伯尔纳多——利奥纳多——李嘉尔多——爱杜亚尔多——赫拉尔多——还是叫什么？”

“叫鹤蛋，老爷！”那个呆子又重说了一遍。

“就给他写上伯尔纳多，或别的什么名字。”队长吩咐说。

“姓呢？”

那人惊恐地望着书记官。

“在鹤蛋这个名字前面的是什么？”

“啊，老爷！傻瓜鹤蛋，老爷！”

旁边的人忍不住笑了出来，就连来回走动的国民警卫队长也停下了脚步。

“职业呢？”

“修剪椰子树，老爷，还在我丈母娘家干活。”

“谁叫你去攻打兵营的？”

“没人叫我去，老爷！”

“什么，没人叫你去？不许胡说，不然就把你也吊到井里去！谁叫你去的？老老实实地说。”

“我一定老老实实说，老爷！”

“那么谁叫你去的？”

“谁，老爷？”

---

① “鹤蛋”是译音，这是菲律宾人的一个普通绰号。

“我是问你，谁叫你去闹革命的？”

“什么革命呀，老爷？”

“就是这次革命。昨天夜晚你在兵营旁边的院子里。”

“啊，老爷！”鹌蛋喊了起来，脸红了。

“谁叫你去的？”

“我的丈母娘，老爷！”

这个回答引起了一阵惊讶和哄笑。队长停下脚步，比较温和地瞧着这个可怜的家伙。囚犯一看他的话产生了效果，便更大胆地接着说下去，“真的，老爷，丈母娘除了一些烂菜和不能吃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给我吃，所以昨天夜里我走过这儿的时候肚子饿得直疼，我一看到兵营旁边的那个小院子，就对自己说：‘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了，没人看见。’我就走进院子……随后就听见乒乒乓乓地响起了枪声……”

啪的一鞭子打断了他的话。

“把他带回牢房，”队长命令说，“今天下午把他解到马尼拉去！”

# 第五十八章 不幸的人

犯人就要起解的消息随即传遍全镇。亲人们最初十分惊慌，过后就呼天抢地哭起来。他们象疯了一样到处乱跑，从修道院跑到兵营，又从兵营跑到镇公所。但是从哪儿也得不到安慰，只好呻吟号叫，嚎啕痛哭。本堂神甫借口有病，关在家里。国民警卫队长那里也增添了守卫，他们用枪托子来接待那些前去哀求的妇女。镇长原就是个废物，这时更显得比往常愚蠢、无用了。在监狱前面，那些还有气力的女人就仍然来回奔走，那些精疲力尽的只好坐在地上，呼唤着她们亲人的名字。

日头虽然把人晒得滚烫，但这些不幸的人却没有一个想到走开。朵莱，平时总是那么高兴和快活的唐斐利波的妻子，此刻也手里抱着婴儿，垂头丧气地四处徘徊，母子都在哭泣。朋友们劝她回家，免得孩子受热中暑，这个忧伤的女人回答说："要是孩子没有了抚养他的爸爸，他还活着干什么呢？"

"你的丈夫是清白的，也许他会回来。"

"是啊，等我们都死了他才回来。"

甲必丹娜蒂奈也在哭泣，呼唤着儿子安东尼奥的名字。勇敢的甲必丹娜玛丽亚一声不响，只盯住关着她那对双胞胎儿子（她只有这两个孩子）的小栅栏门望。

那里还有那椰子树剪修工人的丈母娘，她却没有哭，只是在门前走来走去，举起两只胳臂，指手划脚地对人群讲演："你们听

说过这样的事儿吗？把我的鹌蛋抓了起来，朝他开枪，给他戴上脚镣，还要把他解到首都去，只不过是因为——因为他有一条新裤子！这口气一定要出！国民警卫队又在胡作非为了！他们经常到我园子里来偷东西，我起誓，要是我再在我的园子里抓到他们，我非把他们剁烂不可。我一定要把他们剁烂，要不然就让他们把我剁烂！”可是对这位穆斯林岳母的抗议很少有人搭腔。

“这都是唐克里索斯托莫闹的。”一个女人叹了口气说。

那位小学校长也在人群中，一个人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胡安不再象平常那样搓他的手，也没有拿着他的尺和线铊了。他穿了一身黑衣服，因为他已经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他一向深信万事都由前定，所以现在就开始为伊瓦腊穿丧服了。

下午两点钟，一辆由两头牛拉着的敞篷大车停在镇公所门前。人群马上一拥而上，想把牛解下来，把车子砸毁。“慢着！”甲必丹娜玛丽亚说，“你们想让他们走着去吗？”犯人的亲友们一听这话，便都住了手。

从镇公所里面走出来二十多个士兵，把大车围住，随后出来的是犯人。头一个就是绑着两手的唐斐利波，他带着微笑招呼他的妻子，可是朵莱却伤心地大哭起来，两个国民警卫队员费了好大劲才拦住她，没让她扑到丈夫身上。甲必丹娜蒂奈的儿子安东尼奥，哭得象个小孩，更增加了家里人的悲伤。傻瓜鹌蛋一看见丈母娘——他的祸根，也痛哭失声。甲必丹娜玛丽亚的双胞胎儿子和前神学院的学生阿尔维诺也都绑着双手，三个人表情都很严肃。最后出来的是伊瓦腊，他没有上绑，但走在两个士兵中间。这个脸色苍白的青年向周围扫视了一下，想寻找一张友好的面孔。

“闹事的就是他！”许多声音一齐叫喊，“他是祸首，倒没有

上绑!”

“我的女婿什么事也没干,反倒戴上手铐!”

伊瓦腊转向士兵,说:“给我上绑,把我两肘一起绑上。”

“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

“给我上绑!”两个士兵只好照办了。

国民警卫队长骑着马出现了,他全副武装,后面跟着十来个士兵。

每个犯人都有亲人在那里为他祷告,为他哭泣,用最亲切的称呼呼唤他,唯有伊瓦腊,一个送别的人都没有,就连胡安和那个小学校长这时也不见了。

“你瞧瞧我丈夫和儿子被你害成什么样子了!”朵莱对他嚷道,“你瞧瞧我可怜的孩子!你夺走了他的父亲!”

家属们把悲哀变成愤怒,骂他是这场灾难的祸根。国民警卫队长发出号令,囚队出发了。

“你是个胆小鬼!”鹌蛋的丈母娘跟在伊瓦腊背后喊道,“别人替你卖命,你自己却躲起来,胆小鬼!”

“你真该死!”一个老头在旁边一面跟着跑,一面叫嚷说,“你用祖宗积下来的臭钱来祸害我们,你真该死!该死!该死!”

“但愿他们把你吊死,异教徒!”阿尔维诺的一个亲戚喊道。他怒不可遏,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向青年扔去。

大家马上学起样来,泥块和石头象雨点般地落到这个可怜的青年身上。他既不生气,也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许多心里万分悲痛的人对他应有的愤怒。这就是他热爱的人民对他的告别,对他的送行了。他低着头,也许正在想着那个在马尼拉大街上被当众鞭笞的人,想着那个看见儿子的脑袋心碎而死的老妇人。也许埃利亚斯的遭遇正在他的眼前一幕幕地闪过。

国民警卫队长不得不把人群赶开，可是石子和辱骂并没有停止。只有一个母亲没有把她的一肚子怨恨发泄在伊瓦腊身上，那就是甲必丹娜玛丽亚。她一动不动，紧紧地抿着嘴，眼睛里含着泪水，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向前走去。她的坚定，她的无言的悲哀远远地超过了尼俄柏①。

囚犯的队伍继续在大街上移动。在少数几个敞开着的窗口上，出现了一些对这个青年表示同情的人，但都是和他没有关系的看热闹的人。他所有的朋友都躲起来了，就连甲必丹巴西里奥也不敢再露面，还禁止他的女儿席楠哭泣。

伊瓦腊看到了自己的房子，余烟未尽，已成了一片废墟——这就是他的祖先住过的家，他生在那里，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宝贵的记忆也在那里。长久忍着的眼泪涌进眼眶，他低下头哭了。可是双臂被绑，无法隐藏住自己的悲哀，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现在，他是一个没有祖国、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朋友、没有前途的人了！

在一个不高的土坡上，有一个人正凝视着这个凄惨的行列。这是一个面色苍白、形容枯槁的老人，身上披了一条毛毯，吃力地倚在一根拐杖上。他是老哲人塔席奥，他听说这件事，便下床来看看，可是气力不够，走不到镇公所。老人目送囚车，直到它消失在远方。他继续站了一会儿，低着头陷入深思。然后，他站直身子，吃力地向家里走去，每走一步就歇一歇。第二天，几个牧人才发现他已经死在他那冷落的家门口了。

---

① 希腊神话里的忒拜王后，她有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她的骄傲使她以自己的幸福和只有两个孩子的女神勒托相比，说出了轻蔑勒托的话。结果尼俄柏的十四个子女全被勒托的儿子阿波罗和女儿阿耳忒弥斯射死了，她本人也变成了石头，只有她的眼睛不断地流着悲痛的眼泪。

# 第五十九章　爱国心和个人利益

电报悄悄把这个消息传到马尼拉，三十六小时以后各大报纸就以十分隐秘的语句评论起这件事来了，文中也有好些隐晦的暗示——当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官的添削窜改的。在这个期间，从修道院中传来的消息，首先就偷偷地在暗中传遍各处，听到的人莫不感到异常震惊。事件的真相给歪曲成千百种样子，听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作判断，对了胃口的就深深相信，不合胃口的就表示怀疑。

公共秩序似乎并未受到扰乱，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可是家家户户平静的心境被搅乱了，就象深处挤满了鱼群的池水，表面十分平静，可是深处不声不响的鱼群却在那里东穿西钻，互相追逐。对一部分人来说，十字勋章、绶带、肩章、荣誉、地位、权力、高官显位开始象蝴蝶一样在金黄色的空间回旋飞舞。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又是乌云压顶，从它的深处闪出监狱铁门、铁链，甚至不祥的绞架的阴影。空中似乎已经传来侦查、判刑和刑讯室中的呼号。透过一块血污的破幕，似乎可以看见马里亚纳群岛①和巴贡巴扬广场的绞架。追捕者和被追捕者混成一团。在马尼拉人的想象中，命运之神把这个事件画得很象中国纸扇——一面涂得乌黑，另一面又是灿烂夺目、色彩鲜艳的鸟虫

① 当时是放逐政治犯的地方。

花卉。

乱得最厉害的是修道院了。马车都套好了马具，省级修士会会长们互相走访，举行秘密会谈。他们来到总督府，表示愿意在国家危急的时候给政府以全力支持。也有人谈论起扫帚星和种种不祥之兆。

“我们来唱一首Te Deum!①唱一首 Te Deum吧！”某个修道院中的一位修士喊道，“这一次合唱谁也不准缺席！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大家束手无策的这个时候，天主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我们的价值有多么巨大，这可不是个小恩典哩！”

“这个小小的教训够那位Mal—Aguero② 受的。”另一个附和说。

“要是没有我们修士会，我看他怎么办？”

“为了更好地庆祝这桩喜事，我通知了厨子和糖果店老板准备一下。让我们来gaudeamus③ 三天吧！”

“阿门！”萨尔维万岁！”“阿门！”

在另一个修道院中，又别有一番谈论。

“你瞧，那小子是耶稣会的修士教出来的学生，凡是叛乱分子都是从耶稣会学院出来的。”

“所有的反修士派也都是。”

“我早就对你说过，这帮耶稣会修士正在把国家搞垮，他们把青年人都教坏了。可是他们还得到容忍，因为在发生地震的

---

① 拉丁文：“啊，天主！”这是一首古老的赞美诗的开头第一句。

② 拉丁文：晦气。这是修士们给从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六五年任菲律宾总督的沃金·霍维拉尔取的绰号。他在任期间曾企图采取某些改革，因而招致了修士们的憎恨。

③ 拉丁文：狂欢。

时候他们还能在天文台的纸上画上几笔。”

“只有天主知道那几笔是怎么画出来的!”

“是啊,可是别反对他们,要不然等一切东西都摇晃起来,到处挪动的时候,就没人来画图了。没有了塞基神甫① ……”

他们带着无比轻蔑的神气笑了笑。

“可是对于天气预报和台风警告,又怎么说呢?”另一个人用嘲弄的口吻问,“你能说他们没两手吗?”

“随便哪个打鱼的都懂得这一套!”

“要是上面掌权的是个糊涂虫……那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过,你看到他们是怎样互相提携的。新闻界几乎要为萨尔维神甫要求一顶主教帽子了。”

“他会得到的!他一定会弄到一顶主教帽子!”

“你这么想吗?”

“当然啦!眼下他们很容易送给人主教帽子。我就知道有个家伙干的还不如他,也当上主教了,那人写了小小一本无聊的书,证明印第安人只配当工人。完全是老一套!”

“不错!就因为胡乱提升,把宗教给毁了!”另一个人大声说,“如果主教帽子有眼睛,能够看见它戴在什么人的头上……”

“如果主教帽子和大自然一样,”另一个人瓮声瓮气地插进来说,“Natura abhorret vacuum.”②

“正好相反,真空的脑袋会把帽子紧紧吸住!”又一个人说。

修道院中的议论当然还不只是这些,但我们不打算把其他各种政治性的、形而上学或挖苦性的议论都写出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读者带到普通人家里去看看。我们在马尼拉认识的人不

① 塞基(1818—1878),意大利天文学家,耶稣会的修士。

② 拉丁文:“大自然憎恶真空。”

多，就到甲必丹梯农家里去走一趟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就是那个非常有礼貌的、再三恳请伊瓦腊到他家作客的那个人。

在唐多他家中的华贵宽敞的客厅里，梯农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上，正在绝望地用两手擦着脸和脖颈。他的妻子，甲必丹娜丁昌在一旁哭着数落他。两个女儿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里，恐惧地呆头呆脑地听着。

“唉，安蒂波洛圣母啊！”女人哭着说，“唉，玫瑰圣母和圣索圣母啊！唉，唉！诺瓦利奇圣母啊！”

“妈妈！”她的大女儿叫了一声。

“我早就说过了吧！”这位妻子用责备的声调继续说，“我早就说过了吧！唉，唉，卡门圣母呀，唉！”

“你什么也没跟我说过呀。”甲必丹梯农大着胆子哭声丧气地回答说，“你说过的正好相反，你说我做得很对：常到甲必丹蒂亚格家去串串门，和伊瓦腊拉拉交情，因为他有钱……你还对我说……”

“什么！我对你说了什么？我没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我什么也没对你说过！唉，要是你早听我的话就好了！”

“现在你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了，”他拍着椅子扶手恼恨地说，“你不是告诉我，请他上咱们家来吃饭做得很对吗，因为他是个富翁，你不是对我说过我们只应该结交有钱人吗？哼！”

“不错，我是对你这么说过，因为……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是你整天在夸赞他，开口唐伊瓦腊，闭口唐伊瓦腊，处处都是唐伊瓦腊。呸！我可没叫你在欢迎会上去找他说话呀！这你不能否认吧？”

“我怎么知道他也在那儿？”

“你应该知道！”

"我连认都不认识他，怎么会知道？"

"你应该认识他！"

"可是，丁昌呀，那回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第一次听人提到他啊！"

"那么，你应该以前就认识他，听人家说过他。你是一个穿长裤子的、看《马尼拉日报》① 的男人嘛。"一点也不受他的话影响的妻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回答说。

这回，甲必丹梯农没有话回答了。可是甲必丹娜丁昌对这个胜利还不满足，还想完全把他压倒。她攥紧拳头，走到他面前。"我一年又一年地吃苦受累，省吃俭用，就为的是等着你干这种蠢事，把我一辈子辛勤劳动的果实白白地丢掉吗？"她责备他说，"他们马上就要把你流放到别处去，并且没收我们的全部财产，正如同他们拿走那个谁的老婆的财产一样……啊，我要是个男人，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看到丈夫已经低下了头，她又哭起来，一边不住嘴地说："唉，我要是个男人，我要是个男人！"

"好吧，就算你是个男人，"丈夫给骂得终于忍不住了，"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呀……我呀……我现在就去见总督，要求让我去打那些造反的人，现在就去！"

"你没看见《马尼拉日报》上的报道吧？你去看一看：'这次罪恶的、可耻的叛乱已被政府强大的力量镇压下去了，不久之后，这些背叛祖国的敌人及其同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你没看见这段消息吧？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叛乱啦。"

---

① 《马尼拉日报》是当时马尼拉的一家历史最久和最保守的报纸。

"那没有关系！你应当象人们在一八七二年[①]那样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些人挽救了自己。"

"对，那个人就是这么做的，那个布尔哥斯……"

没容他把这个名字说完，他的妻子已经跑到他面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轻点！你提这个名字，是不是想要让他们明天把你送上巴贡巴扬广场的绞刑台？你不知道吗，光凭你念叨这个名字，就够他们不经审讯判你的罪？闭上你的嘴！"

不管甲必丹梯农心里愿意不愿意，他也得服从，因为她双手捂住他的嘴，把他那小脑袋按在椅背上，要不是这当儿来了一位我们还没有提到过的人，这个可怜的家伙真可能被憋死。这人是他们的亲戚，非常熟悉拉丁哲学，他名叫唐普里米提沃，四十岁左右，衣著豪华，生得肥头胖耳，大腹便便。

"Quid video?"[②]他一进门就嚷道，"出了什么事啦？Quare?[③]"

"啊，表哥！"女人带着眼泪向他奔去，"我派人把你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啦。你有什么高见呀？说吧，你学过拉丁文，是个能说善辩的人。"

"可是，首先quid quaeritis?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prius non fuerit in sensu; nihil volitum quin praecognitum.[④]"

他郑重其事地坐下来。这两句拉丁文仿佛具有一种镇定作用，夫妇俩不再哭泣了，他们向他凑过去，巴望着从他嘴里掏出

① 参看第403页注。

② 拉丁文："我看到什么了呀？"

③ 拉丁文：这是为什么？

④ 拉丁文：你要我说什么？先有感觉，然后才有认识；不能希求你不知道的东西。

个好主意，很象有一个时期，希腊人眼巴巴地指望着神的启示，好把他们从波斯人的蹂躏中拯救出来。

“你们为什么哭呀？Ubinam gentium sumus?①”

“你已经听说暴动的事儿了吧？”

“Alzamentum Ibarrae ab alferesio Guardiae Civilis destructum? Et nunc? ② 怎么，唐克里索斯托莫欠你们钱吗？”

“不是，不是，你知道，梯农曾经请他到我们家来吃过饭，还在西班牙大桥上（就在大白天呀！）和他谈过话。他们会说他是伊瓦腊的朋友！”

“他的朋友！”这位拉丁学者吃惊地喊了一声，站起身来。“Amice,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物以类聚。Malum est negotium et est timendum rerum istarum horrendissimum resultatum!”③

甲必丹梯农一听到这么多带 um字尾的字，脸色刷地白得跟死人一样，因为 um 的声音是不吉之兆。他的妻子带着哀求的样子合住双手，说：

“我说表哥，现在先别跟我们说拉丁文了，你知道我们不象你一样是个哲学家。让我们用西班牙话或他加禄话来谈谈，给我出点主意吧。”

“真可惜，你们不懂拉丁文，表妹。拉丁文中的真理在他加禄语中就成了谎言。比方说，contra principia negantem fustibus est arguendum④在拉丁文中，这是和诺亚方舟一样的真

① 拉丁文：这是怎么回事呀？

② 拉丁文：是被国民警卫队长镇压下去的伊瓦腊的暴动吗？怎么样？

③ 拉丁文：“朋友，柏拉图固然可贵，但真理更可贵……这可是太糟糕了，恐怕要惹起可怕的后果。”

④ 拉丁文：凡是不承认基本原则的人，就应当用棍子来和他说理。

理，但是有一次我把这句话付诸实践，结果挨揍的却是我自己。所以，真可惜，你们不懂得拉丁文。在拉丁文中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也懂得不少拉丁文，象 oremus①，parcenobis②和Agnus Dei Catolis③，可是现在我们相互听不懂。你快教梯农一套话，免得他们绞死他！”

“我说表妹，你们和那个年轻人拉交情，这件事可是做错了，做得太错了，”这位拉丁文学者回答说，“无罪的人要为罪人受过。我几乎想劝你准备好遗嘱。Vae illis! Ubi est fumus ibi est ignis! Similis simili audet; atqui Ibarra ahorcatur, ergo ahorcaberis ……④”说完，他表示厌恶地来回摇晃着脑袋。

“萨图尼诺，你怎么啦？”甲必丹娜丁昌绝望地喊道，“啊，他死了！快去请医生！梯农，梯农呀！”

两个女儿跑到她跟前，三个人一起哭起来。

“没有什么，他只是晕过去了，表妹！我真盼望能……可是，不幸得很，他只是晕过去了。Non timeo mortem in catre sed super espaldonem Bagumbayanis⑤.拿点水来！”

“你可死不得呀！”妻子抽噎着说，“你可别死呀，他们还要来抓你呢！哎哟，你要死了，国民警卫队要起人来……唉，唉！”

那位有学问的表哥把水洒在梯农的脸上，直到他完全醒了

---

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② 原文应当是 parce nobis，系一句拉丁语祷文：可怜我们吧！

③ 原文应当是Agnus Dei qui tollis，《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的一句经文：上帝的羔羊。

④ 拉丁文：愿上帝降灾给那些叛徒！有烟必有火，无风不起浪！同气相求，物以类聚。如果伊瓦腊被绞死，那你也要被绞死。

⑤ 拉丁文：我不怕死在床上，就怕死在巴贡巴扬的绞刑台上。

过来。“算了，算了，别哭了。Inveni remedium!①我想起了一个办法。我们先把他抬到床上去。来，放大胆！有我哩，古人的全部智慧都在这里。去请个医生来，你，表妹，马上就到总督那里，给他送份厚礼——金戒指或金项链什么的。Dadivae quebrantant peñas②. 就说是圣诞节的礼物。把所有的窗子都关上，把大门也关起来，如果有人来找，就说他得了暴病。同时，我要象唐克里索斯托莫那样，把所有的书信、文件和书籍统统烧掉，让他们什么也找不到。Scripti testes sunt! Quod medicamenta non sanant, ferrum sanat, quod ferrum non sanat, ignis sanat.③”

“好，就照你说的这么办，表哥，把一切东西都烧掉！”甲必丹娜丁昌说，“这是钥匙。这是甲必丹蒂亚格来的信，把它们全部烧掉！一份欧洲的报纸也不要留，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我留着包肥皂和旧衣服的《泰晤士报》，这儿是书。”

“你马上到总督那儿去，表妹，”唐普里米提沃说，“别管我们。In extremis extrema.④给我古罗马独裁者的权力，你就会看到不要多久，我就能把我的亲爱的国家——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表哥——拯救出来。”

于是，他开始发号施令，命令一个接着一个，把书架翻得乱七八糟，把书、信和文件全都撕了，不一会儿，就在厨房里烧起一堆熊熊烈火。几支旧鸟枪用斧子劈了，生锈的手枪也扔了。女佣人要求留一根枪筒做吹火筒，结果挨了一顿骂：

---

① 拉丁文：我有办法了！

② 一句西班牙谚语的前半句：礼物可以钻透岩石。

③ 拉丁文：白纸黑字便是证据！药不能治的，铁能治；铁不能治的，火能治。

④ 拉丁文：非常情况需要采取非常措施。

"Conservare etiam sper asti, perfida?①把它扔到火里!"

说着,又继续干他的"焚烧异端"的工作。他看到一本牛皮纸封面的旧书,拿过一看,是哥白尼的"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Globes"②。"啊! Ite, maledicti, in ignem kalanis!③"他喊道,把书扔进火堆。"革命和哥白尼!简直是罪上加罪!幸亏我及时赶来了! 'Liberty in Philippines'④!好家伙!什么书啊!扔到火里去!"

许多朴实的作家写的无害的书籍都被烧掉了,就连最无辜的书籍也未能幸免。普里米提沃表哥说得一点也不错:无罪的人要为罪人受过。

过了四、五个钟头,在西班牙旧城的一个豪华的宴会上,大家谈论起最近发生的事。宴会上有许多上了年纪的妇人和妙龄的少女,都是政府官员的妻子和女儿们。她们穿着宽大的衣裙,摇着扇子,打着哈欠。男客们和女客们一样,也都把自己的教养和家世摆在脸上,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一只胳臂、备受大家尊敬的老绅士,独自带着鄙夷的神情沉默不语。

"老实说,以前我可真看不惯这帮修士和国民警卫队,他们太粗暴了,"一位胖太太说,"可是现在,我才看出他们很有用处,他们替我们出力,现在我几乎愿意随便嫁给他们哪一个。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我也是这个意思!"一位瘦太太补充说,"可惜我们的前任总督走了,不然,他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清洗得象盘子一样干净。"

---

① 拉丁文:你还想留下它吗,你这个女反叛?

② 英文书名:《天体运行》,但"Revolution"一字亦可解释为"革命"。

③ 拉丁文:滚吧,该死的,到火里去吧。

④ 英文书名:《菲律宾的自由》。

“一切叛乱分子也都会绝迹了！”

“人们不是说，现在仍然有许多岛，上面没有人吗？为什么不把这些疯狂的印第安人全都放逐到那些岛上去呢？我要是总督……”

“夫人，”那个独臂的老人打断了她的话，“总督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我听说，他非常烦恼，因为他曾经给那个伊瓦腊帮过许多忙。”

“帮过他许多忙！”那个瘦太太随着重复了一句，气呼呼地摇着扇子，“你们瞧瞧这些印第安人有多么忘恩负义吧！这种人能把他们当人看待吗？Jesus①!”

“你们知道我听说的事情吗？”一位军官说。

“你听说什么了？”

“说出来我们听听！”

“他们说了些什么？”

“据某些有声望的人说，”军官在鸦雀无声中说，“所谓兴建学校完全是一种诡计。”

“Jesus! 你们听听！”那位太太喊起来了，已经深信那是个诡计。

“盖学校只是一个幌子，他要建筑的是一座碉堡，以便在我们进攻他的时候好进行抵抗。”

“多么无耻！只有一个印第安人才会有这样卑鄙的念头。”胖太太喊道，“我要是总督，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瘦太太大声说，转向那位独臂绅士，“把

① 拉丁文：耶稣啊。

所有那些土律师、土教士和商人们统统都抓起来，不经过审判就把他们驱逐出境或是流放到荒岛上去！把这些坏蛋连根铲除！”

“可是，听说这个叛逆分子有西班牙血统呢。”那位独臂绅士说，眼睛没有专门望着谁。

“哦，是的！”那位胖太太泰然自若地大声说，“闹事的总是这帮西班牙杂种！印第安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革命！这正是养乌鸦的报应，这正是养乌鸦的报应！①”

“你们知道我听说的事情吗？”一位西班牙混血太太想转变一下话题，“甲必丹梯农的老婆，你们一定记得她吧，就是那个在唐多举行节日庆祝时我们在她家跳舞吃饭的那个女人……”

“就是那个有两个女儿的女人吗？她怎么啦？”

“就在今天下午，这个女人送给总督一个价值一千比索的戒指！”

那位独臂绅士转过身来问道：“真的吗？为什么？”他的眼睛闪出亮光。

“说这是圣诞节的礼物……”

“可是，现在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来月呢！”

“大概是她看到风暴吹向她来了。”胖太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所以正在找藏身之处。”瘦太太补充说。

“无缘无故地送礼，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

“这件事得仔细研究，”独臂绅士若有所思地说，“我怕这里面大有文章。”

“对，里面大有文章！我也正要这么说。”瘦太太附和说。

---

① 一句西班牙谚语，意思是：哺育乌鸦的人反要被它啄瞎眼睛。

“我也这么想，”另一位太太接过去说，“甲必丹梯农的老婆是非常吝啬的——自从那次到她家去过以后，她还没有送过我们一点礼物呢。所以，如果这样一个爱财如命、一毛不拔的女人肯送价值一千比索的礼物，那……”

“不过，这话确实吗？”独臂绅士问。

“当然确实！再确实没有了！这是我表妹的情人、总督大人的副官亲自对她说的。我认为，那只戒指一定就是她的大女儿在那次宴会上戴的那一只。她向来总是满身钻石的。”

“一只活橱窗！”

“跟其他女人一样，这也是卖弄风骚的一种方法！她不买服装图样，也不请裁缝；可是……”

那位独臂绅士借口有事先走了。过了两个钟头，人们都已进入梦乡了，唐多有好几个居民从国民警卫队手里接到一份请帖。原来当局不放心让这些有地位有财产的人睡在他们那防护不周和通风欠佳的房子里，觉得让他们待在圣地亚哥的堡垒和其他政府大厦中会睡得更安稳，精神更爽快。在这些受到款待的人中就有可怜的甲必丹梯农。

# 第六十章　玛丽亚·克拉腊的婚事

甲必丹蒂亚格十分快乐，在这次惊心动魄的风暴里竟然谁也没有碰他。他没有被捕，没有关进单人牢房，没有受审讯，坐电椅，也没有在地牢里“泡脚”，也没有领略过某些自称为文明人所熟悉的那些享受。他的朋友，也就是那些过去曾经是他的朋友的人（因为自从他们一遭到政府的怀疑，这位好人就和他所有的菲律宾朋友断绝来往了）在政府大厦中度过了几天休假之后已经回到他们各自的家里。总督亲自下了一道命令，把他们赶出去，可能认为他们不宜居住在政府机关里。这使得那位独臂绅士大为失望，他原打算和这些阔佬们一起欢度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的。

甲必丹梯农带着病回到家里，脸色青黄，面目浮肿。这次旅行没有给他带来好处。他改变得那么厉害，回来时一句话也不说，甚至对家里人也不招呼。亲人们一见他回来，又是哭又是笑，说这说那的，乐得几乎发疯。这个可怜的人再也不敢迈出大门一步，深怕见着一个叛乱分子，又去冒和人家“寒暄”的危险。就连集古人智慧之大成的唐普里米提沃也不能引他开口说话。

“Crede, prime.”①这位拉丁学者对他说，“要不是我赶来把你的书信文件全都烧掉，他们准会扭断你的脖子的。如果当初

① 拉丁文：“相信我，表哥。”

我一把火把这座房子全都烧光，他们就一根汗毛也不会碰你了。不过，quod eventum, eventum; gratias agamus Domino Deo quia non in Marianis Insulis es, camotes seminando.①”

类似甲必丹梯农这样的故事，甲必丹蒂亚格还听到不少，所以他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但他不太清楚是谁帮了他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忙。伊莎贝尔姑妈认为这个奇迹应当归功于安蒂波洛圣母或玫瑰圣母，至少也应当归功于卡门圣母，至少至少也应当归功于圣索圣母，她不能再让步了。照她看来，显示这个奇迹的不可能超出这几位圣母。

甲必丹蒂亚格不否认这是一个奇迹，但他添了一句说："我也这么想，伊莎贝尔，可是这也不光是安蒂波洛圣母一个人行的奇迹。我们的朋友也出了力，我未来的女婿李纳瑞斯先生，你知道，他和安东尼奥·卡诺瓦斯是可以彼此开玩笑的老朋友，卡诺瓦斯就是在画报上登有照片的首相，他只肯屈尊让人们看到他半边脸。"

因此，每当他听到重要消息的时候，这个善良的人脸上便不禁现出满意的微笑。消息也确实不少：大家暗地里都在说伊瓦腊将被判处绞刑；又说虽然缺乏足够的罪证，但至少已经有人出来证实他有罪；还说专家们已经宣布，校舍的建筑工程实际上算得上一座碉堡，当然还有不足之处，不过不学无术的印第安人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这些谣传使甲必丹蒂亚格消除了顾虑，脸上现出微笑。

正如甲必丹蒂亚格和伊莎贝尔姑妈意见有分歧一样，他们的朋友也分成两派——一派是奇迹派，另一派是政府派，虽然后

---

① 拉丁文：过去的事就算了，感谢天主，你没有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种甘薯。

一派人数很少。奇迹派又分为两支：毕农多的圣器管理长、卖蜡烛的女人和圣母玫瑰经会的领导人认为这次天主是通过玫瑰圣母的手显示奇迹的。甲必丹蒂亚格到安蒂波洛去时，供应他蜡烛的中国蜡烛店老板却又一面摇着扇子，一面抖动着一条腿说：

“别信他们的鬼话，我告诉你，是安蒂波洛圣母显的奇迹！她的神通比谁都大，别相信他们！”

甲必丹蒂亚格很尊重这个以预言家和医生自居的中国人。在他的女儿出世前不久，这位预言家看了他业已去世的妻子的手相后预言说：“如果生下来的不是一个男孩，而且还能活下来，那么她准是一个漂亮的千金！”果然真应了这异教徒的话，玛丽亚·克拉腊出世了。

甲必丹蒂亚格一向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会象特洛亚的帕里斯那样轻率地作出决定①——他不会轻易偏向一个圣母去得罪另一个圣母，从而招致严重的后果。“要谨慎呐！”他对自己说，“现在可不能莽撞从事，把一切弄糟了。”

正当他还在委决不下的时候，政府派——唐娜维多利娜、唐提武西奥和李纳瑞斯来了。唐娜维多利娜说起话来没完没了，所有人的话都让她一个人说了。她说李纳瑞斯拜访了总督，她一再暗示有一个“有身份的”亲戚有说不完的好处。“啊，”她最后下结论说，“正象我们常缩（说）的：要想瘦（受）得住风摧（吹）雨打，头丧（上）一定得有个好屋顶。”

“说反了，太太！”大夫纠正她。

---

① 帕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亚城的王。在他年轻时，有一次，三位女神请他决定她们三个人谁最美丽，他轻率地决定爱神最美，爱神许诺将世上最美的妇人给他作妻子，后来他拐走了斯巴达的王后海伦，引起了特洛亚战争。

多少天来，她竭力在使自己的发音安达卢西亚[1]化，谁也无法使她放弃这个念头——她宁可让人扯掉她的小鬈发也决不肯让步。

“是的，”她接着谈到伊瓦腊。“他活该则（这）样。我头一次看见他就对你缩（说）过，他一定四（是）个叛乱分子。兹（侄）子，曾（总）督对你怎么缩（说）的？关于这个伊瓦腊，他对你缩（说）了些什么？”

看到侄子吞吞吐吐地不肯答复，她就继续朝甲必丹蒂亚格说下去：“相信我，如果他们能按照大家所希望的那样把他判处私（死）刑，那一定四（是）由于我兹（侄）子的关西（系）。”

“夫人，夫人！”李纳瑞斯抗议说。

可是她根本不给他否认的机会。“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只（直）爽了！我们全都指（知）道你是曾（总）督的顾问，曾（总）督离了你就不行。啊，克拉丽妲，我看现（见）你多么高腥（兴）呀！”

玛丽亚·克拉腊的病虽然差不多已经完全好了，但脸色仍很苍白，她的一头长发用一根淡蓝色的缎带扎着。她羞怯地向大家弯了弯腰，带着悲戚的微笑走到唐娜维多利娜面前和她行接吻礼。

经过一番照例的寒暄之后，这位假安达卢西亚人又接着刚才被打断的话继续说：“我们来看望你们。多亏你们的朋友帮忙，你们都平安无事。”说时，她意味深长地望了李纳瑞斯一眼。

“天主保祐了我的父亲！”姑娘低声说。

“四（是）的，克拉丽妲，可是相信奇急（迹）的丝（时）代已金（经）过去了。我们细（西）班牙人有句话缩（说）：‘相信圣母，不

---

[1] 西班牙的一个省。

如相信自己的腿。'"

"你……你说反了！"

直到这时候为止，甲必丹蒂亚格始终没有得到说话的机会，现在他决心鼓起勇气提出一个问题，同时做出全神贯注的样子："那么说，唐娜维多利娜，您相信圣母……"

"我们就是特地来和你谈谈这位闺女① 的事的，"她神秘地回答说，同时向玛丽亚·克拉腊那边作了个手势。"我们来和你商量正事。"

姑娘知道他们希望她回避一下，便借口有事，扶着家具走出去了。

他们在谈话中商量和决定的事情是那么卑鄙，那么龌龊，我们也不便在这里重述。总之，当他们起身告别的时候，彼此皆大欢喜。随后，甲必丹蒂亚格对伊莎贝尔姑妈说：

"你去通知饭店一下，明天我们举行宴会。让玛丽亚准备准备，过不几天我们就要让她出嫁啦。"

伊莎贝尔姑妈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他。

"过后你就会明白的！等李纳瑞斯当了我的女婿，我们就可以出入官府，进入所有上流社会了。所有的人都会羡慕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对我们嫉妒得要命！"

于是，第二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甲必丹蒂亚格家里又是高朋满座，贵客盈门。只是这一回，他邀请的是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女客们也只限于西班牙和菲律宾—西班牙混血的太太们。

我们所认识的人大部分都来了：在许多圣方济各会和圣多

① 这个字的原文大写时作圣母讲，小写作处女讲，发音相同。

明我会的修士当中，有锡维拉神甫和萨尔维神甫；国民警卫队的那个老中尉格瓦拉先生，显得比以前更忧郁了；国民警卫队长又在第一千次地向大家描述他的战斗，他如今已是少校了，他转着脑袋瞧着每一个人，简直以奥地利的约翰① 自居。德·艾斯帕达尼亚带着敬畏的神情瞧着他，但竭力避免和他的目光相遇，唐娜维多利娜却气得要死。李纳瑞斯还没有来，他是个重要人物，自然必须比别人到得晚一些。有些人头脑竟然这样简单，认为只要迟到一小时，就可以变成大人物。

在女客群里，大家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玛丽亚·克拉腊的事。这位姑娘仍然带着那股凄楚的神情，礼貌周到地一个一个接待了她们。

“哼！”一个年轻女人议论说，“傲慢的小东西！”

“漂亮的小东西！”另一个接过来说，“其实呀，他原可以另找一个脸相不这么蠢的姑娘。”

“这都是钱呐，孩子！那个挺好的青年把自己给卖啦。”

在另一群妇女中，又有这样的议论：

“头一个未婚夫还没有被绞死，她就准备跟别人结婚了！”

“这就叫做有远见，先准备好一个候补的。”

“是啊，如果就要当寡妇……”

玛丽亚·克拉腊正坐在椅上整理一盆鲜花，不消说，这些话她全都听见了，因为她的手不住地哆嗦，脸色变得煞白，好几次咬紧嘴唇。

---

① 在历史上有两个“奥地利的约翰”，都是西班牙将军，一个是皇帝查尔斯五世的私生子(1547—1578)，一个是菲利普四世的私生子(1629—1679)，两个人均以残酷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出名。

在男客们的圈子里，人们正在高谈阔论，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新近发生的事情上。所有的人都在发表意见，连唐提武西奥也不例外，只有锡维拉神甫仍旧和往常一样，带着轻蔑的神情保持沉默。

“我听说您就要离开圣地亚哥了，萨尔维神甫？”新晋升的少校问道，他肩章上的新星使他比以前和蔼得多了。

“我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打算到马尼拉长住。您呢？”

“我也要离开这儿了，”前国民警卫队长挺起胸脯说，“政府叫我率领一支队伍去清剿各省的叛逆分子。”

锡维拉修士抬起眼睛从头到脚迅速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把整个身子扭过去，背朝着他。

“那个罪魁，那个叛乱分子如何处置，已经确定了吗？”一个政府雇员问。

“您是说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吗？”另一个人问，“最可能的也是最公正的处置，就是象对一八七二年的那些人一样，把他判处绞刑。”

“政府打算把他流放。”那个老中尉冷冷地说。

“流放！只是流放吗？但当然是终身流放喽！”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叫喊说。

“如果那个青年做事再谨慎一点，”格瓦拉中尉用响亮而严峻的声调接着说，“如果他对与他有信件往来的某些人少信任一些，如果我们的检察官不那么善于巧妙地解释那些文件，那么他就准会无罪释放。”

老中尉这番话和他的声调在听者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惊讶，他们显然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萨尔维神甫眼睛望着别处，大概是为了躲开那个老军人向他投来的阴沉目光。花儿从玛丽

亚·克拉腊的手中滑落下来，她呆呆地坐在那里。现在好象只有善于保持沉默的锡维拉神甫一个人能够开口说话了。

“您是指那些信件吗，格瓦拉先生？”

“我只是重复那个认真、热忱地承办这件案子的律师告诉我的话罢了。据他说，除了伊瓦腊离开欧洲前写给一个女人的一封信中有些暧昧的词句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定他的罪。检察官从这些词句里看出危害政府的阴谋，伊瓦腊也不否认这封信是他写的。”

“可是那个歹徒在死前的供词是怎么说的呢？”

“辩护律师已经把这一点驳倒了，因为根据那个歹徒的口供，他们从来没有和伊瓦腊有过往来，和他们联系的是一个叫鲁卡斯的家伙。鲁卡斯是伊瓦腊的仇人，这是能够证明的，而且也许是出于悔恨，鲁卡斯已经自杀了。从死者身上搜出的信件也证明出于伪造，信上的笔迹只和伊瓦腊先生七年前的笔迹相似，和他现在的笔迹不同。这就可以断定这些信件可能就是模仿那封牵累他的信的笔迹写的。不但这样，律师还对我说，如果伊瓦腊先生拒绝承认那封信，他还可以为他尽更多的力——可是伊瓦腊一瞧见那封信就变了颜色，泄了气，承认了其中所写的一切。”

“你刚才不是说，那封信是写给一个女人的吗？”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问，“它怎么会落到检察官的手里呢？”

中尉没有回答，他盯住萨尔维神甫望了一会儿，然后捻着他那花白胡子尖走开了。剩下的人又纷纷议论起来。

“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出天主的旨意！”一个人说，“连女人都恨他。”

“他把自己的房子烧掉，认为就可以逃脱了，可是他没有预

料到会站出来一个第三者，他的 querida[1]，他的 babaye[2]。"另一个人笑着插进来说，"这是天主的旨意！Santiago y cierra España![3]"

这时候，老军人走到玛丽亚·克拉腊面前，她正在听着人们的谈话，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花儿在她脚下撒了一地。

"你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姑娘，"这位老军官悄悄对她说，"你交出这封信，做得很漂亮，你和你的一家以后就再也不会有麻烦了。"

她咬紧嘴唇，茫然地望着他从身边走开，幸而这时候伊莎贝尔姑妈走了过来，姑娘以仅有的一点力气伸手拉住老太太的衣裙。

"姑妈！"她低低地喊道。

"你怎么啦？"老太太看到姑娘的脸色吃了一惊。

"扶我回屋去吧！"她哀求说，抓住姑妈的胳臂站了起来。

"你不舒服吗，姑娘？你好象骨头架子都散了似的！怎么回事儿？"

"头又晕了……屋子里这么多人……这么多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告诉爸爸一声，我要去睡了。"

"你身上冰凉，要不要喝点热茶？"

玛丽亚·克拉腊摇了摇头，她走进卧室，锁上房门；跟着就两腿一软，扑倒在圣母像前面的地板上，抽噎起来。

"妈妈，妈妈，我的妈妈啊！"她哭着喊道。

月光从窗口和通往屋顶小花园的门口照射进来。乐师们继

---

① 西班牙语：这情妇。

② 马来亚语：女人。

③ 西班牙语，这是西班牙士兵的冲锋口号：圣地亚哥，冲呀，西班牙！

续奏着轻快的华尔兹舞曲，嗡嗡营营的人声和欢笑声从外面钻进屋里。有好几次，她的父亲、伊莎贝尔姑妈和唐娜维多利娜走来敲房门，就连李纳瑞斯也来过了，但是她动也没有动。她哭得那么伤心，连胸膛都在震动。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人们享受过美酒佳肴，接着便传来歌声和跳舞的声音，房间里的蜡烛已经燃尽，可是这位姑娘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圣母像前面洒满月光的地板上。

逐渐地这座房子又复归于寂静，灯烛也全都熄灭了，伊莎贝尔姑妈又来敲了一次门。

“好，她已经睡着了，”老太太大声说，“究竟是年轻人，无忧无虑的，睡得象个死人。”

等到整个房子全都静下来之后，她才慢慢站起来，向四周看了一遍。她看见屋顶花园和花园里的小亭子浸在一片惨淡的月光中。

“以后就再也不会有麻烦了！睡得象个死人！”她低声重复着这些话，一面走到外面的屋顶小花园里。

全镇都已睡着了，只是不时传来一辆马车驰过河上木桥的辚辚声，桥下静静的流水，镜子般反映出明月的光辉。姑娘仰起头来，望着蓝宝石一样的夜空。她慢慢取下手指上的戒指和耳朵上的耳环，除下头发上的梳子。她把它们放在屋顶平台的栏杆上，眼睛呆呆地望着下面的河水。

一只载着草料的小船在一个水边人家的小码头旁边停了下来。小船上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跑上石阶，翻过矮墙，几秒钟后，从通向屋顶花园的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

这个人一看见玛丽亚·克拉腊就停下了，但也只是一刹那的工夫，随后，他就慢慢地向她走过来，在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

方站住了。玛丽亚·克拉腊吓得往后退缩。

“克里索斯托莫！”她喃喃地说，心中充满恐怖。

“不错，是我克里索斯托莫，”青年神情严肃地说，“我的朋友把我投进监牢，可是埃利亚斯，一个敌人，一个有一切理由恨我的人却把我救了出来。”

一阵悲戚的沉默。玛丽亚·克拉腊低下头去，垂着双手。

伊瓦腊又接着说：“我曾经在母亲的遗体旁边发过誓，不论我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我都要使你幸福！你可以不忠于你的誓言，因为她不是你的母亲。可是我却是她的儿子，我对她的怀念是十分神圣的，所以我冒着危险，到你这里来履行我的誓言。感谢天主 现在我可以把我的心意给你当面讲清楚。玛丽亚，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你还年轻，也许有一天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我永远离开这儿之前，我来告诉你，我原谅你。现在，祝你幸福——永别了！”

伊瓦腊刚要走，姑娘把他喊住了。

“克里索斯托莫，”她说，“天主派你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你先听我说完，再来裁判我。”

伊瓦腊轻轻地移动着身子。“我不是来跟你算帐的！我是来使你心安的！”

“我不需要你给我的这种心安，我自己才能使我心安。你瞧不起我，你的轻视就够我痛苦一辈子的了。”

伊瓦腊看到姑娘痛苦的脸上带着绝望和悲痛，便问她想要什么。

“我要你相信我始终爱你！”

听到这话，他的脸上露出苦笑。

“啊，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你自幼一块长大的朋友，她从

来没有对你隐瞒过一点心思！”这个少女悲痛地说，“现在我知道了！不过，等我把话说完，等我把在病中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你就会宽恕我，你就不会对我的悲伤那样冷笑了。我为什么没有死在那个无知的庸医手里呢？那样，你和我都要幸福得多！”

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不愿意我病死，可是又不相信我对你的爱！但愿我的母亲能够原谅我！在我病得最厉害的一个晚上，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的生父的名字，他不许我爱你——除非我的生父肯宽恕你对他的侮辱。”

伊瓦腊后退了一步，恐怖地注视着她。

“是的，”她继续说，“那个人对我说，他不能允许我们结合，因为他的良心不允许这件事，又说，要不然他就不得不冒引起一桩惊人的社会丑闻的危险，把我生父的姓名公诸于世，因为我的生父是……”她凑上那青年的耳朵小声说出一个名字，声音低得只有他能够听见。

“你叫我怎么办呢？难道我能够为了我的爱情牺牲母亲的名誉，牺牲我的假父的体面，以及我的生父的名声吗？我能够做这种连你也要瞧不起我的事吗？”

“可是证据呢？你有证据吗？你应当叫他把证据拿出来！”伊瓦腊喊道，激动得浑身发抖。

姑娘从怀里拿出两封信。

“这是我母亲写的两封信，是她满怀着悔恨的心情写的，当时我还没有出世，你拿去看看，你就知道她是多么诅咒我，盼望我死掉，我的生父也想用药打掉我，可是没能办到。他把这两封信忘记在他从前住过的一所房子里了，另外那个人发现了这两封信，把它保存起来。只是为了和我交换你写给我的那封信，才把它们交给我。他说，他所以要你的信，是要我保证：没有我生父

的同意，我不嫁给你。自从我把这两封信带在身边，放在原来放你那封信的地方以后，我感到我的心都凉了！我牺牲了你，牺牲了我的爱情！为了我故去的母亲和两个活着的父亲，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那样卑鄙地利用了你那封信！”

伊瓦腊站在那儿，惊呆了。她又继续说：

“我还有什么第二条路可走呢？难道我能告诉你我的生父是谁吗？我能要求你向那个把你父亲害苦了的人请求宽恕吗？我能要求我的生父原谅你，告诉他我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女儿，是那个一心想置我于死地的人的女儿吗？我只有独自忍受一切，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直到死去！现在，我的朋友，现在你知道你苦命的玛丽亚的悲惨身世了，你还会对她那样轻蔑地冷笑吗？”

“玛丽亚，你是一个天使！”

“你相信我，我就快乐了……”

“可是，”青年改变了声调说，“听说你就要跟别人结婚了……”

“是的，”这位姑娘抽噎着说，“我父亲要求我作这样的牺牲。他爱我，抚养了我，他本来没有这种义务，我就借这个新的亲戚关系来保证他的安全，以此来报答他。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不会忘记我的誓言，我要永远忠于你。”

“你准备怎么办呢？”伊瓦腊问，竭力想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她的心思。

“我的未来一片漆黑，我的命运朦胧一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我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一生只有过一次爱情，我永远不属于任何我不爱的男人。你呢，你今后打算怎么样？”

“我只不过是一个亡命者，到处逃亡。不久他们就会发现我已经越狱逃走。玛丽亚……”

玛丽亚·克拉腊双手抱住这个青年的头，不住吻着他的嘴唇，紧紧搂着他，然后突然推开他，哭着说：“走，走吧！永别了！”

伊瓦腊含着晶莹的眼泪注视着她，看见她挥手让他离开，便转身走了，脚步摇摇晃晃的，好象一个喝醉了的人。

他再一次翻过矮墙，登上小船。玛丽亚靠着栏杆，望着他离去。埃利亚斯摘下帽子，向她深深鞠了一躬。

# 第六十一章　湖上的追逐

“先生，听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两人向圣嘉布里尔方向划去时，埃利亚斯沉思地说，“我准备先把你藏在曼达卢永的一个朋友家里，等我把我抢救出来的那些钱给你带来，——我把它埋在你祖父那个神秘墓地里面的榕树底下了，——你就离开这个国家。”

“到外国去？”伊瓦腊问。

“对，到外国去安安静静地度过你的后半生。你在西班牙有朋友，你又有钱，你能够得到赦免的。对我们来说，住在外国要比住在祖国好一些。”

克里索斯托莫没有回答，他深深地沉思着。这时他们已经来到巴石河，小船开始溯流而上。一个骑兵从西班牙大桥上疾驰而过，远处传来一声拖长的刺耳的警笛声。

“埃利亚斯，”伊瓦腊说，“我家把你毁了，而你两次救了我的命，我不仅应当报答你的救命之恩，还应当偿还你的财产。你劝我出国——那么你跟我一起走吧，以后我们在一起生活，象兄弟一样。你在这里也是个受苦的人。”

埃利亚斯凄然地摇了摇头，回答说：“这办不到！不错，我在我的国家里没有爱也没有快乐，但我可以受苦，可以死，也许为她而死——这总是有点价值的。祖国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虽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把我和我的同胞联系起来，虽然我们的

心没有为同一个名字一起跳动，至少，共同的苦难可以把我和我的同胞联系在一起，我将和他们一起为我们的不幸同声痛哭，让同样残酷的命运压在我们大家的心上！”

“那么你为什么要劝我离开呢？”

“因为你在外国可以得到快乐，我却不能；因为你生来不是个受苦的人；因为如果有一天，你认为你的毁灭是因祖国而起，你就会憎恨你的祖国。天底下最不幸的事莫过于憎恨自己的祖国了。”

“你对我太不公平了！”伊瓦腊苦恼地大声说，“你忘记了我刚一回到菲律宾就着手争取祖国的幸福。”

“别生气，先生，我丝毫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希望大家都能象你那样！但我不想要求你作你办不到的事，如果我说你的感情欺骗了你，请你不要生气。你爱你的祖国，因为你的父亲这样教导过你；你爱你的祖国，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你的青春、爱情和财产；因为这里一切都在向你招手微笑，你的祖国也没有亏待你，你爱她就象我们爱一切能使我们快乐的东西一样。可是，有一天你陷入了穷困饥饿，遭到同胞的抨击、陷害和出卖，你当天就会否定自己，否定你的国家，否定全人类。”

“你的话使我感到很痛苦。”伊瓦腊难过地说。

埃利亚斯低下头去，思索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先生，我是想把你从幻想中唤醒，免得你将来再次失望。你还记得不到一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吧，我也是在这条小船上，在这样的月光下跟你谈话的。当时你还过得很幸福，不幸者的呼吁你是听不进去的，你丝毫不关心他们的诉苦，认为那是罪犯的抱怨，你关心的是他们的敌人，我虽然一再劝告、请求，你却坚决站在压迫者那一边。当时，我是不是会成为一个罪犯，或为了遵守

神圣誓言而让自己死于非命，就完全取决于你。不过天主没有让我遭到这样的命运，因为那个老首领死了。现在相隔还不到一个月，你的想法就改变了。”

“你说得对，埃利亚斯，人是受环境支配的动物！当时我是个瞎子，我感到厌烦——我知道些什么呢？现在，灾祸已经扯掉蒙在我眼睛上的绷带了。监狱中的孤独和痛苦教育了我。现在，我已经看见侵蚀我们社会的那个可怕的毒瘤，它紧紧地附在社会的肌肉上，它需要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把它连根挖掉。他们使我睁开眼睛，他们使我看见毒瘤，他们逼得我变成一个罪犯！既然他们愿意这样，那么我就作一个叛乱分子，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的叛乱分子。我要把所有的不幸者，把所有在胸膛里怀有一颗跳动的心的人，所有那些上次派遣你来找我的人团结在一起。不，我不会作一个罪犯，一个为祖国而斗争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罪犯的，恰恰相反！三百年来，我们一直向他们伸出双手，向他们要求友爱，想把他们当作兄弟，可是他们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侮辱，嘲笑，甚至不拿我们当人！世界上已经没有天主，没有希望，没有人性，什么都没有了！强权就是公理！”伊瓦腊全身颤抖，非常激动。

小船从总督府前面经过时，似乎看见警卫们正在乱哄哄地四处走动。

“会不会是他们已经发现你逃跑了？”埃利亚斯小声说，“躺下来，先生，我用草料把你盖上。我们要从火药库附近经过，船上有两个人会引起哨兵的怀疑。”

小船是一只窄小的独木舟，它好象不是在水里破浪前进，而是在水面滑行。果然不出埃利亚斯所料，哨兵喝住了他，盘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从马尼拉来，给法官老爷和本堂神甫送草料。”他用潘达坎口音回答说。

房子里一个上士走出来问有什么事。“走吧！”他对埃利亚斯说，“可是我要警告你，不许让任何人搭你的船。刚刚逃走了一个囚犯，要是你逮住他，把他交给我，我赏你一大笔酒钱。”

“好的，老爷。这个犯人是什么长相？”

“他穿一件粗麻布上衣，说西班牙话。多留神点！”

小船向前划去。埃利亚斯回过头来，望着站在河岸上的那个哨兵的黑影。

“我们要耽搁几分钟了，”他低声说，“我们得到比阿塔河去弯一下，假装我是从佩尼亚弗朗西亚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佛朗西斯科·巴尔塔扎歌颂的那条河。”

全镇在月光下熟睡了，克里索斯托莫站起来欣赏这清冷宁静的夜色。河面不宽，两岸的平原长满了草。埃利亚斯把船上载的东西抛到岸上，用一根竹竿从草底下挑出几只空袋子。之后，他们又继续往前划去。

“先生，你打算怎么办，当然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他对沉默着的克里索斯托莫说，“可是，如果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就要说：你今后无论做什么，都要慎重考虑——你有钱，又有头脑，你可以燃起战火，很快就会有许多人来投靠你，因为不幸的是，不满现状的人太多了。可是在你打算进行的这场斗争中，受害最大的将是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无辜的人。一个月前促使我请你要求政府进行改革的那种感情，今天同样促使我请你凡事要慎重考虑。先生，这个国家并不想脱离它的母国，它只要求一点自由、一点公道和爱。那些不满现状的人、罪犯和亡命者都会支持你，但是一般人只会远远地避开你。如果你看到周围一片黑暗，

就认为整个国家都想铤而走险，那你可就想错了。是的，这个国家正在受苦受难，但是它仍然怀有希望，仍然相信母国，只有在它忍无可忍的时候，它才会起来反抗，就是说要等到统治者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现在还没有到来。我自己是不会追随你的，只要我对人类还怀有一线希望，我决不采取这种极端的作法。”

“那我就一个人单独干！”伊瓦腊坚决地回答说。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最后的也是决不更改的决定。我对母亲的在天之灵发誓！我不会轻易让别人夺去我的安宁和幸福。过去，我只做好事，为了爱护虚伪的信仰，为了爱护母国，我对一切事物都采取尊重和容忍的态度。可是，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他们把我丢进臭气冲天的地牢，夺去了我的未婚妻！我不报仇，就是犯罪，就是鼓励他们再干新的罪恶！这个仇我不能不报，在我还有一口气，血管里还有热血的时候，在他们除了侮辱和威胁之外又加上嘲笑的时候，如果只是呻吟流泪，那就是怯懦，那就太没有骨头了。我要唤醒那些糊涂的人，我要让他们看清自己的苦难；我要教会他们不去考虑什么情爱，世界上只有互相吞噬的狼；我要鼓动他们起来反抗压迫，并且宣布争取自由是一个人永恒的权利！”

“可是受害的将是无辜的人民！”

“那更好了！你能送我到山上去吗？”

“等到了安全地带再说吧。”埃利亚斯回答。

他们重又划进巴石河，不时谈几句不相干的话。

“圣安娜！”伊瓦腊喃喃地说，“你还认得这座房子吗？”他们正从耶稣会的一所乡间别墅前面经过。

“我在那里度过多少欢乐的日子啊！”埃利亚斯叹了口气说，

"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当时我和别人一样，有钱，有家，怀着梦想，向往未来。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到附近的学院里去探望我的妹妹，有一次她还送给了我一件她亲手做的刺绣。她有一个女伴经常和她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这一切都象梦一样地过去了。"

他们不再言语，最后他们来到了马拉帕德一纳一巴托①。这是一个菲律宾特有的迷人的夜晚，月光从透明的翠蓝色天空倾泻下一片凄惘的清辉，昏黑的阴影遮住了人间的苦难，听不到一点点世俗的人声，听见的只是大自然的声响。——凡是曾在这样夜晚在巴石河上流航行过的人，就会懂得这两个年轻人此时此刻的心境了。

在马拉帕德一纳一巴托，昏昏欲睡的值班税警看到小船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揩（捞点外快已经成为关卡上税警的恶规和惯例），就一点没有为难地把他们放过去了。巴石河岸的国民警卫队对他们丝毫没有怀疑，因此他们没有受到阻挠。

他们来到水平如镜的辽阔湖面时，天色已经开始破晓了。月儿惨淡无光，东方现出一片玫瑰红霞。他们发现远处有一个灰色的东西正在慢慢地向他们驶来。

"巡逻艇过来了，"埃利亚斯小声说，"躺下来，我用这些草袋把你盖上。"

巡逻艇的轮廓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明显了。

"它插到我们和湖岸之间来了。"埃利亚斯不安地说。

他慢慢掉转小船的方向，向比南戈南划去。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巡逻艇也改变了航向，同时传来命令他停下的声音。

---

① 他加禄语译音，意为宽岩。这块地方在他加禄族的古老传说中是有名的鬼怪出没之地，后来在这里设了一个征税的关卡。

埃利亚斯停下来想了一下。湖岸还有相当距离，小船眼看就要进入巡逻艇步枪射程之内。他想再划回巴石河去，因为他的小船比巡逻艇要快一些，可是运气不好，他看见从河那边又驶来了另一条船，船上国民警卫队的钢盔和刺刀闪闪发光。

"我们糟了！"他低声说了一句，脸色变得煞白。

他看了看自己一双结实粗壮的胳臂，决定采取唯一剩下来的对策，就使出全身力气开始向塔林岛划去。这时太阳刚刚升起来。

小船向前飞走。埃利亚斯看见巡逻艇已经掉转船头，船上站着几个人，向他打着手势。

"你会划船吗？"他问伊瓦腊。

"会，怎么样？"

"如果我不马上跳到水里把他们引开，我们就都完蛋了。他们会来追赶我的，可是我善于游泳和潜水。我把他引开，你就可以逃脱了。"

"不，你留在船上，我们跟他们拚了，死也要让他们付出最大的代价！"

"那没有用。我们没有武器，他们有步枪，可以象打鸟一样把我们打死。"

就在这个时候，水里发出嘶的一声，正象灼热的金属掉入水里时那样，紧接着一声枪响。

"看见没有！"埃利亚斯放下手里的桨。"圣诞节前夕我们再在你祖父的墓地里会面。你逃命吧。"

"你呢？"

"比这大得多的危险天主都保佑过我。"

埃利亚斯刚刚脱下身上的衬衫，一颗子弹就把衬衫从他手

里打飞了，接着又是两声枪响。他沉着地和仍然躺在船舱里的伊瓦腊握了握手，然后站起来，跳进水里，乘势用脚把小船蹬开。

湖上响起一片喊声；不一会儿这个青年的头在远处冒出水面，象是换了口气，马上又不见了。

“那儿，他在那儿！”好几个声音一齐喊道，接着又是一阵子弹的呼啸声。

巡逻艇和从巴石河那边驶来的船立即向他追过去，一条浅浅的痕迹表明他离开小船愈来愈远，小船漂浮在水面上，好象完全被人抛弃了。每当这个游泳者从水里冒出头来换气的时候，两只小船上的国民警卫队便一齐对他开枪射击。

这场追逐就这样继续着。他们离伊瓦腊的小船已经很远，游泳者也快到湖边，只剩下三十码左右了。划船的人都已疲惫不堪，埃利亚斯也是一样，因为他伸出头来的次数愈来愈多了。可是他经常改变方向，好象是故意要迷惑他的追逐者。那条暴露他在何处的痕迹再也不见了，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距离岸边十码左右的地方，他们对他开了几枪。此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从平静清冷的湖面冒出来了。

半小时之后，船上的一个国民警卫队员说他看见靠近岸边的水里有血迹，但他的同伴都表示怀疑地摇了摇头。

# 第六十二章　达马索神甫的解释

光彩夺目的结婚礼物白白堆在桌子上，不论是放在蓝色天鹅绒盒子里的钻石，还是菠萝纱刺绣和整匹整匹的绫罗绸缎，都没有能让玛丽亚·克拉腊看上一眼。姑娘坐在那里，茫然地瞪大眼睛望着登载伊瓦腊淹死在湖里的消息的那张报纸，但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

突然间，两只手紧紧蒙住了她的眼睛，就听见达马索神甫兴高采烈地问道：

"我是谁？你猜我是谁？"

玛丽亚·克拉腊从椅子上跳起来，十分恐怖地望着他。

"小傻姑娘，你吓了一跳，是吗？啊，你没想到是我吧？我是特意从外省赶来参加你的婚礼的。"

他满意地微笑着，向她走近一步，伸出手来给她亲吻。玛丽亚·克拉腊战战兢兢地走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把他的手拿到嘴唇上触了一下。

"你怎么啦，玛丽亚？"这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问道，愉快的笑容消失了，变得不安起来。"你的手冰凉，脸色苍白，你是不是不舒服了，小姑娘？"

达马索神甫十分温柔地——温柔得令人难以想象他能做得出来——把姑娘拉到身边，握住她的双手，眼睛询问地望着她。

"你已经不再信任你的教父了吗？"他带着责备的口吻问她，

"来，坐下来，就象你还是小孩子、要用蜡烛来捏蜡人时那样，把你心里的小小烦恼告诉我。你知道我一向是爱你的，我从来没有对你发过脾气。"

这时候，他的声调不再象往常那么粗暴，甚至变得很温柔了。玛丽亚·克拉腊哭了起来。

"你哭啦，小姑娘？为什么要哭？是和李纳瑞斯吵嘴了吗？"

玛丽亚·克拉腊用手捂住耳朵。"不要提他——现在不要提他！"她喊道。

达马索神甫惊异地望着她。

"你不肯把心事告诉我吗？我不是一切都顺着你的吗？"

姑娘抬起噙满泪水的眼睛，朝他看了很久，然后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别哭得这么伤心，小姑娘。看见你哭，我心里受不了。把你的烦恼告诉我，你就会知道你的教父是怎样疼你了！"

玛丽亚·克拉腊慢慢走到他跟前，跪下来，朝他仰起一副泪痕斑斑的脸，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道："您还爱我吗？"

"孩子！"

"那么，请保护我的父亲，解除我的婚约！"

说到这里，玛丽亚·克拉腊就把她跟伊瓦腊最后一次会见的经过全都告诉了神甫，只是没有告诉他，她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达马索神甫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是他还活着，"姑娘接着说，"我还想挣扎，还怀着希望，还有信心！我还要活下去，为的是能够听到他的消息。可是现在他们把他杀死，我也就没有理由要再活着受罪了。"姑娘说话的声音很低，不慌不忙的，态度很镇静，也没有流泪。

"可是，傻孩子，李纳瑞斯不是比他强上一千倍吗……"

“要是他还活着，我可以和别人结婚——打算以后再逃走——我的父亲要的只是这门亲戚！可是既然他死了，我就谁也不嫁！有他活着，我可以忍辱偷生，因为一想到他还活着，或许他正在想念着我，我还可以得到一点点安慰。可是现在他死了，那么对我来说就只有两条路了：到修道院或是一死了事！”

姑娘的口气十分坚定，达马索神甫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消失了，他陷入沉思。

“你当真那么爱他吗？”他结结巴巴地问。

玛丽亚·克拉腊没有回答。达马索神甫垂下头，半天没有说话。

“我的孩子，”他终于伤心地说，“原谅我无心使你受了这样的苦，我是为你的前途着想，我希望你幸福。我怎么能让你嫁给一个菲律宾人，眼看着你变成一个不幸的妻子和可怜的母亲呢？尽管我竭力反对，都没能打消你的痴情。我作了许多错事，但我是为你好，完全是为你好。要是你做了他的妻子，过后你就会为你丈夫的处境苦恼，你们将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无法自卫。如果你有儿女，你就会为儿女的命运悲伤，即使你让他们受了教育，也只是为他们准备好一个悲惨的前途，因为那样他们会成为圣教的敌人，你会看到他们被送上绞刑台或被流放。如果你不让他们读书识字，你又会看到他们受人欺凌，变成下流堕落的人。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因为这个缘故，我才给你找了一个能使你成为幸福的母亲的丈夫，你的儿子将去统治别人，而不是受别人统治，惩罚别人，而不是受别人惩罚。我知道那个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个好青年，我喜欢他就象喜欢他父亲一样，可是自从我看到他们会给你带来不幸，我就开始憎恶他们了，因为我爱你，我崇拜你，我象爱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地爱你！你是我

唯一心爱的人，我看着你长大——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你，就是做梦也梦见你，你是我唯一的快乐的源泉！”

说到这里，达马索神甫哭了起来，哭得象一个孩子。

“那么，既然您爱我，就不要让我痛苦一辈子。他已经不在人世，我愿意去当修女！”

老修士一手按着前额，连声说：“去当修女，当修女！孩子，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生活，隐藏在修道院高墙后面的秘密你是不知道的！我宁愿看见你在尘世受苦一千次，也不愿让你到修道院去。在这里你还可向人诉苦，在那里你却只能对着墙壁说话。你生得很美，美极了，你生来就不是去做……做基督的新娘①的！相信我，孩子，时间会治愈一切的。以后你会忘掉过去，你会爱你的丈夫李纳瑞斯。”

“不是修道院，就是死！”

“不是修道院，就是死！”达马索神甫嚷道，“玛丽亚，我现在老了，再没有多少时间来照顾你和你的幸福了。那么你就另外选择一条路吧，另外挑选一个爱人，一个别的男人，什么人都行，只要不进修道院。”

“不是修道院，就是死！”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修士连喊了两声，双手捂住脸，“您惩罚我，我接受您的惩罚！可是，请您爱护我的女儿吧！”

接着，他转过来向年轻的姑娘说：“你想去当修女，我依你好了。我不能让你死。”

玛丽亚·克拉腊跪在地上，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她吻着他的手，连声说：“教父，谢谢您，我的教父！”

---

① 天主教通称修女为“基督的新娘”。

达马索神甫垂着头，满面愁容地走了出去，一边不住叹息：“天主啊，我深深地体会您的存在，因为您惩罚了我！可是请您只惩罚我一个人，不要伤及无辜。救救我的女儿吧！”

# 第六十三章　圣诞节前夕

一条大河在奔腾咆哮，岸边山坡高处的树木中间掩藏着一座茅屋，它是用满是节瘤的木头建筑的。盖着柯刚草的茅屋顶上，爬着开满花朵和结实累累的葫芦藤。在这幢山区茅屋里面，到处都是鹿角和野猪头骨，有些上面还带着长牙。这里住着一户以打猎和砍柴为生的他加禄人家。

家里的老祖父正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用椰子叶筋编扫帚，一个年轻姑娘正在把鸡蛋、柠檬和一些蔬菜放进一只大篮子。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另外一个男孩旁边游戏。男孩坐在一棵横倒在地的大树干上，面色苍白，神情忧郁，从他那一双大眼睛、一副深沉的目光和清瘦的面容来看，我们认得出他就是茜莎的儿子，克里斯宾的哥哥巴西里奥。

"等你的脚好了，"小女孩对他说，"咱们一块儿玩捉迷藏。你们藏，我来捉。"

"你跟我们到山顶上去，"小男孩补充说，"喝鹿血掺柠檬汁，你就胖起来了，到那时，我教你怎样在岩石上跳来跳去。"

巴西里奥露出凄怆的微笑，盯着脚上的伤口，然后把目光转向金光闪闪的太阳。

"你把这些扫帚拿去卖了，"老祖父对那个年轻女人说，"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回来，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爆竹，我要爆竹！"小男孩叫嚷说。

“我的洋娃娃的脑袋掉了，我要个脑袋。”小女孩拉着姐姐的围腰嚷道。

“你呢，你要什么？”老祖父问巴西里奥。他听见老祖父问他，便吃力地站起来，走到老人面前。

“先生，”他说，“到现在我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吧？”

“从我们在你人事不知、浑身是伤的情况下发现你以来，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们当时还认为你活不多久了哩。”

“愿天主酬报你们，因为我们家非常穷。”巴西里奥回答说，“既然明天就是圣诞节，我想回镇上去看看我妈和我的小弟弟。他们一定到处在找我呢。”

“可是，我的孩子，你还没有完全好呢，再说，你住的那个镇又很远，要走到半夜你才能赶到家。”

“那没关系，先生。我妈妈和我的小弟弟一定很着急了。每年圣诞节前夕我们都是在一起过的。去年，我们三个人吃了一条鱼。现在我妈一定正在伤心落泪，到处找我呢。”

“孩子，不等你回到你们镇上，你就死在半路上了！今天晚上我们吃鸡和野猪肉，我的儿子们从地里回来一定会问起你的。”

“你有好几个儿子，可我妈只有我们两个。说不定她已经认为我死了！今天夜里我要使她惊喜一下，带给她一件圣诞节礼物——一个儿子。”

老人感到眼泪涌上了眼眶，他把手放在巴西里奥的头上，感情激动地说：“你说起话来真象个大人！去吧，找你的母亲去吧，就象你所说的，把天主的圣诞礼物带给她。要是我知道你们住在哪个镇，我一定在你生病的时候就上你们镇上去了。去吧，我的孩子，愿天主和耶稣基督和你同在。我的孙女露西娅可以把

你送到离这儿最近的一个镇上去。”

“什么！你要走了？”小男孩问他，“山下有大兵，又有很多强盗。你不想看看我的爆竹吗？通，通，通！”

“你不想和我玩捉迷藏了吗？”小女孩问他说，“你以前玩过没有？真的，再没有比藏起来让别人来找更好玩的了。”

巴西里奥微微笑了笑，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拿起拐杖，回答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把我的小弟弟带来，你可以和他一块儿玩，他跟你差不多年纪。”

“他走起路来也是一跛一跛的吗？”小女孩问，“要是那样，我们捉迷藏时就让他来捉。”

“别忘了我们，”老人对他说，“把这块干肉给你母亲带去吧。”

两个孩子陪着他一起走到河水汹涌的竹桥边。露西娅扶着他走，巴西里奥虽然腿上扎着绷带，但一路上还是走得很快，不久他们就消失在远方了。

北风呼啸，圣地亚哥的居民冻得浑身发抖。这是圣诞节前夕，可是镇上却笼罩着一片阴暗。没有一家人家的窗口挂着纸灯笼，没有一处房子里有一点声音，表示出他们象往年那样欢乐。

在甲必丹巴西里奥的屋子里，主人和唐斐利波正站在一扇格子窗前谈话，由于唐斐利波的不幸遭遇，两个人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席楠和她的堂妹维多利亚，还有美丽的伊黛伫立在另一扇格子窗前，眺望大街。

下弦月刚从地平线后面升起，照亮了浮云，使树木和房屋投出长长的、古怪的阴影。

“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能逃脱灾祸，可真是运气呀！”甲必丹

巴西里奥对唐斐利波说，"不错，他们把你的书全烧掉了，可是其他人的损失要大得多。"

一个女人走到格子窗前，向屋子里面张望。她的面容憔悴，蓬头散发；眼睛亮闪闪的。在月光下，她那样子显得非常凄厉。

"茜莎！"唐斐利波惊呼了一声。这个疯女人赶忙跑走了，他转过身向甲必丹巴西里奥说，"她不是在医生家里吗？好了吗？"

甲必丹巴西里奥苦笑了一下。"医生怕别人说他是唐克里索斯托莫的朋友，就把她从家里赶出来了。现在，她依然是个疯子，到处流浪、唱歌，住在树林里，倒是不招人，不惹人。"

"自从我们离开之后，镇上还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们的本堂神甫和国民警卫队长都换了人了。"

"这些日子说来真是可怕，人越来越堕落了，"甲必丹巴西里奥回想过去，低声说，"你们走后第二天，就发现教堂的圣器管理长在他自己家里的屋椽上吊死了。他的死使萨尔维神甫非常震惊，萨尔维神甫把他所有的文件都拿走了。哦，还有，老哲人塔席奥也死了，埋葬在中国人的墓地里。"

"可怜的老人！"唐斐利波叹了口气说。"他那些书怎么样了？"

"他的书全被那些虔敬的信徒们给烧了，他们认为这样会使天主高兴。我一本书也没能抢救出来，连西塞罗的全集都没能救下。镇长听任他们烧书，根本不管。"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这时候，传来了疯女人的凄凉忧郁的歌声。

"你知道玛丽亚·克拉腊什么时候结婚吗？"伊黛问席楠。

"我不知道。"席楠回答说，"我接到她一封信，但没有拆开，我怕看见她要结婚的消息。可怜的克里索斯托莫！"

“据说要不是李纳瑞斯帮忙，他们会判甲必丹蒂亚格绞刑的，因此，你叫玛丽亚·克拉腊怎么办呢？”维多利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一个男孩一跛一跛地向传来茜莎歌声的广场跑去。那是巴西里奥，他发现他家里已经没有人，房子也倒塌了。他打听了很多人，才知道母亲疯了，在镇里四处流浪——至于克里斯宾，他什么消息也没打听到。

巴西里奥忍着眼泪，抑制住悲哀，也没休息就又开始寻找母亲。到了镇上，他正在到处打听，就听到她的歌声。这个可怜的孩子克制住双膝的颤抖，向着母亲跑去，想扑倒在母亲的怀里。

这时，疯女人已经离开广场，在新任的国民警卫队长的家门口站住了。和以往一样，门前也有一个卫兵，窗口也露出一个女人的头，只是已经不是慰藉夫人，而是一个标致的年轻妇女。原来国民警卫队长和不幸并不一定是同义语。

茜莎望着月亮，开始在房子前面唱起歌来，月儿辉煌灿烂地高高挂在蔚蓝的天空中，四周围着金黄的云彩。巴西里奥看见母亲，却不敢走近。他只好在附近转来转去，小心地不去挨近国民警卫队的兵营，等候她离开那里。

在窗口注意听疯女人唱歌的年轻女人，吩咐卫兵把她带进来。可是茜莎一看见那个卫兵向她走过来，又听见他的呼喊，便惊骇非常，拔腿就跑，她跑得那样快，只有疯子才有那样的速度。巴西里奥生怕母亲跑掉，马上在后面紧追，完全忘记了自己脚疼。

“瞧那孩子，拚命追着那个疯女人不放！”街上有一个女人气愤地嚷道。她看见孩子紧追不放，便拾起一块石头向他掷去，嘴里说：“让你尝尝我的石头！可惜狗是拴着的！”

巴西里奥感到有什么东西打在自己的头上，可是他没去理会，只顾向前奔跑。狗吠，鹅叫，好几户人家打开窗子，好奇的人探出头来，但即刻又把窗子关上，生怕这又是一个恐怖之夜。

不久，他们就跑到镇外。茜莎开始放慢了脚步，不过两个人之间仍然相隔很大一段距离。

“妈妈！”他喊。

可是疯女人一听到他的喊声，便又飞跑起来。

“妈妈，是我呀！”孩子绝望地喊道。可是疯女人根本不理会，他只好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跑。这时他们已经越过稻田，来到树林边上。巴西里奥看见母亲钻进树林，便也跟着钻了进去。灌木、矮树丛、带刺的藤蔓和突出的树根使他们两人的行动都受到阻碍。借着不时透过树叶射到林间空地上的月光可以看到母亲的模糊身影，儿子便跟在这个身影后面追赶。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伊瓦腊家那片神秘的森林中了。

巴西里奥跌跌绊绊，好几次摔倒在地上，可是他总是爬起来又往前追，并不觉得疼痛。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那个热爱的身影，整个心灵都集中在一双眼睛上。他们越过幽咽的小溪，溪边沙地上的竹刺戳进他的赤脚，他也顾不得停下把它们拔出来。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看见母亲钻进茂密的树丛，跑进榕树下面那个老西班牙人墓地的木头大门。巴西里奥也想跟进去，可是他发现门关上了。疯女人用她两只细瘦的胳膊和蓬乱的脑袋拚命地顶住大门。

“妈妈，是我，是我呀！我是巴西里奥，你的儿子！”孩子大声喊着，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可是疯女人仍然不肯开门。她分开两腿，用脚撑着地面，死死顶住。巴西里奥用拳头捶门，用他那血糊糊的头撞门，又哭又

喊，可是全然无用。他忍着疼痛站起来，打量打量墙壁，想从墙头上爬过去，可是没有搭脚的地方。于是他顺着墙根走了一圈，发现那棵不吉利的榕树有一根枝丫和另外一棵树的枝丫交搭在一起，他便爬上这棵树，顺着树枝往那棵榕树上爬，他的孝心果然产生奇迹，他居然从这根树枝爬到那根树枝，一直爬到榕树上。从那里，他看见母亲仍然在用头把门顶着。

他在树杈上爬动的声响，惊动了茜莎。她转身就跑，可是儿子已经从树上跳下来，把她抱住，不住地吻着她，吻着吻着就晕过去了。

茜莎看见他额头都是血，便向儿子俯下身去。当她看清他的面孔时，她的眼睛好象从眼眶里突了出来。他那苍白的面容唤醒了她脑子里的那些昏睡的细胞，一丝清醒的火花在她的心里闪耀，她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她惨叫了一声，扑倒在失去知觉的孩子的身上，把他搂在怀里，亲吻他。母亲和儿子都不再动了。

巴西里奥恢复知觉以后，才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用最亲热的名字连连呼唤着母亲，她也不见醒来。他发觉母亲停止呼吸了，便站起身来，走到近旁的小溪边，用香蕉叶盛了一点水，揉擦她那没有血色的脸，可是疯女人眼睛仍然紧闭着，一动也不动。

巴西里奥十分惊恐地瞧着母亲。他把耳朵贴在母亲的心口上，她那干瘪衰老的胸脯冰冷冷的，她的心也不再跳动了。他把嘴唇贴在母亲的嘴上，也感觉不到一丝呼吸。这个历尽苦难的孩子搂着母亲的尸体，放声痛哭起来。

一轮明月庄严地悬挂在天空，一阵阵微风发出叹息，草丛中蟋蟀在唧唧鸣叫。这一夜，对许多儿童来说，正是灯火辉煌、欢

欣快乐的一夜，他们在温暖的家庭怀抱里庆祝这个充满幸福回忆的节日，这个天主第一次用爱怜的目光注视着地上的节日；这一夜，每一个基督教家庭都在尽情吃喝，唱歌跳舞，相互爱抚，互相亲吻；这一夜，在气候寒冷的国家里，传统的枞树上挂满了小蜡烛、小玩偶、糖果和闪亮的金箔，正是儿童们的乐园仙境，望着它的都是睁得大大的、圆圆的、天真烂熳的眼睛——但是这一夜给巴西里奥带来的却只是一个孤儿的命运。谁知道呢，也许在那个沉默寡言的萨尔维神甫的家里，孩子们也做游戏，也唱：

"La Nochebuena se viene,

La Nochebuena se va."①

孩子哭了很久很久。最后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默默地注视着他。

"你是她的儿子吗？"陌生人轻声问道。

巴西里奥点了点头。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把她埋葬了！"

"埋到公墓里去吗？"

"我一个钱也没有，再说本堂神甫也不会答应。"

"那怎么办呢？"

"要是您愿意帮助我……"

"我一点气力也没有，"陌生人说，慢慢地在地上坐下来，双手支撑着身子。"我受了伤。我两天没吃没睡了。今天夜里没有别人来过吧？"

这人沉思地朝着这个孩子的清秀面容看了半天，随后用更

---

① 西班牙文，这是一首圣诞颂歌中的两句："圣诞节来了，圣诞节过去了。"

加虚弱无力的声音接着说："听我说，我在天亮前也要死去的。离这儿二十来步，在小溪那边有一大堆木柴。把它搬到这儿来，堆成一个火葬堆，然后把我们的尸体放到上面，在身上盖上一些木柴，点把大火，把我们烧成灰烬！"

巴西里奥注意地听着。

"过后，要是没有人来，你就在这里往下挖。你会发现一堆金子，统统都归你。你拿去上学吧。"

陌生人的声音愈来愈含混不清。"去，把那堆木柴搬来，我可以帮你堆。"

巴西里奥走开以后，陌生人把脸转向东方，仿佛祷告似的喃喃地说：

"我死了，没有能看见祖国的黎明！你们，看到黎明的人们，迎接它吧，别忘了那些在黑夜中倒下去的人！"

他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嘴唇继续翕动着，好象是在祈祷。然后他垂下脑袋，慢慢地倒下去了。

两个小时之后，露法修女正在她屋子背后的廊子上净身沐浴，准备去望弥撒。这个虔诚的女人面对附近的树林，看见从林中冒起一股浓烟。她心里充满了神圣的愤怒，蹙起眉头大声嚷道：

"是哪个异教徒在这样重大的节日放火开荒，难怪有这么多灾难！真该下炼狱，永世不得超生，野人！"

# 收 场 白

我们这部书里的人物，有些还活在人世，有些已经下落不明，因此，要写一篇真正的“收场白”是不可能的。为了满足一般读者，我们倒是乐意把他们，从萨尔维神甫直到唐娜维多利娜，统统杀光，可是这我们也办不到。他们还没有死，那么就让他们活下去吧！反正养活他们的是这个国家，而不是我们。

自从玛丽亚·克拉腊进了修道院之后，达马索神甫就离开他住的市镇，迁居到马尼拉去了。萨尔维神甫也移住到马尼拉，他在那里一方面等候主教职位出缺，一方面常到圣克拉腊教堂去讲道，在这个教堂的修道院中担任重要的职务。没到几个月，达马索神甫接到省级总主教的指令，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当本堂神甫。据说，这个委派给他的打击很大，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经死在卧室里。有人说他是中风死的，也有人说他是给噩梦骇死的，但是他的医生消除了众人的怀疑，宣布他“突然死亡”。

现在，读者谁也不会认得甲必丹蒂亚格了。还在玛丽亚未当修女以前几个星期，他就十分消沉沮丧，弄得人也瘦了，跟他从前的朋友梯农一样，每天心事重重，对谁也不肯信任。玛丽亚一进修道院，他便吩咐他忧伤的堂妹伊莎贝尔姑妈把所有属于他女儿和亡妻的东西都收拾起来，迁到玛拉翁或圣地亚哥去住，他以后要一个人过活。从此他便沉溺在玩牌和斗鸡上，而且抽上了鸦片。他再也不上安蒂波洛去了，再也不花钱献弥撒了。因

此，他的老对头唐娜帕特罗西尼奥就在听讲道的时候，大发鼾声，借此虔诚地来庆祝她的胜利。每当傍晚，只要你到圣基督大街上去散步，你就可以看到在一家中国店铺里，坐着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蜡黄、瘦削佝偻、两手肮脏、指头被烟熏黄了的人，他坐在那里，正用一双深深下陷、迷迷糊糊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来往的行人。天黑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他吃力地站起身子，拄着一根手杖，取路向一条狭窄的小巷走去，走进一所门楣上用红笔大字写着"FUMADERO PUBLICO DE ANFION"① 的肮脏房子。这就是从前那个众口交赞的甲必丹蒂亚格，现在他已完全被人遗忘，就连圣器管理长也不记得他了。

唐娜维多利娜除了头上的假发鬈增多、更加努力使自己的发音安达卢西亚化（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么一个字眼的话）之外，又赶上了自己驾车的时髦风尚，逼使唐提武西奥缄默地坐在一边。她因为眼力不佳，闹出了许多事情，就戴上眼镜，这样一来，使她那副尊容显得更加奇妙了。再也没有谁来请这位医生去看病，仆人们看见他在一个星期当中倒有好几天是瘪着嘴的，读者当然明白，这是个很不好的兆头。唯一替这位倒霉的大夫说好话的李纳瑞斯，早已长眠在帕科公墓，他患了痢疾，又经这位堂姐夫的粗心治疗，就此一命呜呼了。

旗开得胜的国民警卫队长升了少校，回到西班牙，丢下他那位身穿法兰绒衬衫的可爱的妻子。现在，她这件衣服的颜色已经难以形容了。可怜的阿里阿德涅② 自从发觉自己被遗弃之

① 西班牙文："公共鸦片烟室"。

②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的王弥诺斯的女儿，她爱上了忒修斯，因而她给了他一个线球帮助他走出了迷宫。后来她和他出走了，但却被忒修斯遗弃在纳克索斯岛。

后，也象弥诺斯的女儿一样，迷恋起巴克科斯[①]和烟草来。她拚命抽烟喝酒，现在不仅是姑娘，就连老太婆和小孩子看见她也要害怕。

我们在圣地亚哥城所熟识的人，如果没有在那只开往外省的轮船"里帕"号的爆炸事件[②]中丧生的话，大概还都活在人间。既然没有人愿意多过问闲事，打听在这场灾祸中罹难的是些什么人，或横陈在"疗养岛"和河岸上的那些无人过问的断臂残肢是谁的，我们也就无从知道其中有没有我们读者所熟识的人。和当时的政府与报纸一样，我们只知道在那只轮船上的唯一的一位修士没有遇难，这就够了，我们并不想再探听别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们仍然在人间，愿天主保佑他们在菲律宾的统治，好使我们的灵魂得救！

关于玛丽亚·克拉腊，除了她好象被守护在那座石墓的深处之外，我们再也不知道其他的消息。我们曾向圣克拉腊修道院中的几个有地位的人探听过她的情况，可是谁也不肯向我们透露一个字，甚至连那些多嘴多舌的信徒、那些经常得到修道院的出名的煎鸡肝和更出名的、由"天主的贞女"的巧手厨师配制的"修女酱油"的人也不肯说。

但在九月的一个晚上，飓风侵袭了马尼拉，它展开巨大的翅膀一路上扑打房屋。霹雳一个接着一个，夺目的闪电把镇上居民骇得魂不附体，把遭到破坏的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大雨倾盆，叉子般的电光每闪一次，人们就看见一片屋顶或一扇百叶窗在空中飞过，接着便是轰隆一声巨响。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一辆马车。每当一声沉闷的巨雷滚滚而过，消逝在远方之后，就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此事发生于一八八三年一月二日。——作者注。

可以听到呼啸的狂风夹着雨点沙沙地打在紧闭的贝壳窗子上。

两个巡夜的士兵躲在修道院附近一座房子的房檐下避雨。一个是普通士兵，一个是特级兵①。

“我们在这儿有什么用?”普通士兵说，“街上已经没有人了，我们应该找个人家躲一躲雨。我有个相好的就住在阿佐比斯波大街。”

“从这儿到阿佐比斯波大街有好长一段路，到了那里衣服也湿透了。”特级兵回答。

“只要雷电不劈我们，衣服湿了有什么关系?”

“噢，你放心好啦！修女们准安装了避雷针。”

“真的吗？天那么黑，避雷针管用吗?”那普通士兵问。

说这话时，他抬起头来望望漆黑的天空，就在这时候，闪过了一道长长的电光，紧跟着是一声可怕的霹雳。

“Nakú②! Susmariosep③!”普通士兵叫了起来，在身上画了个十字，一把拖住他的伙伴说：“我们离开这儿吧。”

“你怎么啦?”

“走，离开这儿。”他连声说，吓得牙齿直打战。

“你看见什么啦?”

“一个鬼魂!”他小声说，恐怖得浑身哆嗦。

“一个鬼魂?”

“就在那个屋顶上。一定是哪个修女在夜里作法。”

那个特级兵探出头去张望，正好空中划过一道闪电，跟着一

---

① 出身世家的士兵，免服艰苦的劳役，有军功时可以优先晋升。

② 他加禄语，表示惊奇，惊叹。

③ 一种普通的感叹语，是由西班牙文Jesús、María、y José(耶稣、马利亚和约瑟)这三个字缩减成的。

声骇人的霹雳。“Jesús!”他叫了一声，也在身上画了一个十字。

在这一道明亮亮的天火照耀下，他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差不多站在屋脊的边缘上，仰着脸，伸出两臂，象是在向天呼告。上天用闪电和霹雳回答她！

滚滚雷声远去以后，可以听见一声凄凉的叹息。

“这不是风声，是那个鬼魂的叹息。”普通士兵小声说。他的同伴紧握着他的手。

“唉！唉！”声音从空中传来，无论是雨的喧嚣还是风的呼啸，都没能掩盖住那充满痛苦的温柔、悲哀的叹息。

又是一道耀眼的闪电。

“不，那不是鬼！”特级兵大声说，“我以前看见过她，是一个美得象圣母的姑娘！我们走吧，马上去报告去。”

普通士兵没等他再催促，两个人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是谁，在深更半夜，不顾狂风暴雨，发出这样的悲声？是谁，不怕狂暴的大自然，选择这样一个怕人的深夜，在露天之下，站在这么危险的高处向天主倾诉她心底的委屈？这个羞怯的姑娘，这个基督的新娘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天主已经抛弃了他在修道院中的圣坛，因而听不见她的哀求呢？是不是修道院拱门高耸，挡住了灵魂的祈求，不让它上达大慈大悲的天主宝座呢？

暴风雨逞威肆虐，几乎闹了一整夜，漆黑的天空看不见一颗闪亮的星星。那绝望的哀号也夹在凄风苦雨中绵绵不断。可是不论大自然也好，凡人也好，都对它充耳不闻。天主也躲了起来，没有倾听她的哀告。

第二天，乌云消散，灿烂的太阳重又照耀着清澈的天空，一辆马车在圣克拉腊修道院的门前停下来，从车里走出一个自称代表政府当局的人。他要求立刻和修道院长谈话，会见一下所

有的修女。

据说，其中有一个修女穿着浑身湿透、扯得七零八落的衣服，哭诉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要求这人保护她，不再受伪善的修道院的暴行。还说，这位修女生得非常美丽，有一双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最好看、最动人的眼睛。

不管她怎样哭泣哀求，这位政府当局的代表也没有答应她的请求，他和修道院院长谈完话之后，就丢下她独自走了。这个年轻的修女眼看着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就象一个入地狱的人看到天堂的大门对他关上一样——如果天堂有一天也变得象人间这样冷酷无情的话。修道院长说她是一个疯子。这位先生大概还不知道在马尼拉有一个收留疯子的地方，但也可能他就把修道院本身看成是一所疯人院。据说他是个相当无知的人，特别是在判断一个人精神是否正常这类事情上。

也有人说，这件事后来传到总督的耳朵里，他很不以为然。他愿意保护这个疯姑娘，而且还想见见她。可是这一次那个无依无靠的美丽的姑娘并没有露面，修道院院长以圣教和清规为借口，拒绝外人到修道院来。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再也没有人听说过有关不幸的玛丽亚·克拉腊的消息了。

[General Information]
□□=□□□□ [□□□]□□·□□□ □□□
□□=BEXP
SS□=
□□□□=http://book4.5read.com/300-35/diskaab/aab84/01/!00001.pdg
□□=515
□□□□=http://book4.5read.com/300-35/diskaab/aab84/01/!00001.pdg

IL BUON DI SI CONOSCE DA MATTINA

VAE VICTIS!